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册目次

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道光丁亥春鐫

野獲編

錢唐姚氏鑒藏

校刊野獲編弁言

史氏自龍門而後載筆拘於體例專舉政典大綱凡軼
事瑣聞槩置勿錄其或記注之間有所嫌避敘述更畧
而弗詳由是正史闕文不能無藉於野乘之參補遷固
而下代有其書由來尚矣顧風微人遠傳聞異辭承學
之士操觚率爾一時緣情藻飾不免蹈左氏之浮夸欲
求敬事慎言克守春秋謹嚴之教者往往難之沈景倩
野獲編著自明萬歷間竹垞朱氏謂其事有左證論無
偏黨明代野史蔑有過之者伏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采取百數十條著錄於篇故簡叢殘

獲登
清祕邦畿掌故資考鏡焉今觀全編三十四卷自洪武
初元迄於萬歷己未二百五十餘年制度彝章朝政時
事議大識小釐然具備凡舉措之得失流品之臧否隨
事論列莫不言之有物而於靖難復辟議禮諸大端涉
筆尤慎論建文出亡深闢致身錄之非謂其不諳國初
典制自呈敗缺此持論之最精者他如鄭氏吾學編高
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以及葉文莊水東日記王弇州
史乘考誤紀盛紀異諸書一一舉其譌漏詳析而訂正
之意在表章潛隱辨雪冤誣徵信祛疑有關於世道人
心甚鉅洵讀史者所不可廢也至若博考事物之源流
引古證今卽瑣事常談悉爲援采前聞因端附見腹笥
便便淵乎其莫可測竹垞稱其生禀異質日讀一寸書
信不虛矣所著淸權堂集中有天啓宮詞之作而茲編
記載一以萬歷爲斷於熹宗朝客魏亂政槩未之及殆
以朝綱日紊國是日淆直道難行曲筆無俾有繇於危
行言孫之訓故爲是默足以容歟當時藏諸枕秘弗以
問世命意固自有在是不僅博學多聞抑亦明哲之士
也今際
右文之世蒐羅遺佚全書踵出傳布藝林凡探討舊聞

者咸以先覩爲愉快亦足慰當年撰述之苦心弆藏之
夙願也已傳鈔既久譌脫滋多觧組索居爲之旁攷羣
書補綴百一甞校往復再閱寒暑而後卒業爰付剞劂
以廣其傳舊時軼失諸條仍存其目以待續補未敢遽
加删節云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春三月錢塘姚祖恩芴園氏識於
羊城邸寓之扶荔山房

萬歷野獲編序

余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與隴畝老農談說前輩典型及瑣言剩語娓娓忘倦久而漸忘之矣因阨名場踄寐京國今年鼓篋游成均不勝令威化鶴歸來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幾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還舟車多暇念年將及壯遭迴無成又無能著述以名世輒復紬繹故所記憶閒及戲笑不急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并錄置敗簏中所得僅往日百之一耳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書燕說則不敢存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濫於宋溯其初則蕭梁殷芸始有小說行世芸字灌蔬蓋有取於退耕之義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余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錄若比於野人之獻則美芹十論當時已置高閣非吾所甘矣編中強半述時事故以萬歷冠之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沈德符題於甕汲軒

野獲編分類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萬歷戊午舉于北畿祖父皆以進士起家景倩初隨寓京師該洽好古日讀書一寸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戚里習聞前朝掌故沿革折衷攷之往昔驗之將來其是非予奪一出于公而不爲門戶偏黨此史家必當取材者但隨時紀錄缺失甚多即其自敘云僅得往日百之一後復合成續編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于前書者往往不可得見朱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歸田之後多方搜輯略已具備余得借觀苦其事多猥雜以查攷因割裂排纘都爲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庶便因類檢尋云

凡分類之書皆先立篇目後集其事詞以相從今此編止就所有者各爲標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條章粗列各以類聚取明白易曉非敢好立異同編中次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後有追敘以前與傍及者概不暇細爲分析

昔人云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于誌常而略於誌異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

閭閈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
僞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來說
家概然有識之士知無譏焉
康熙庚辰八月桐鄉錢枋識

野獲編總目

野獲編卷一目錄

列朝

野獲編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列朝

告天卽位

高皇帝將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進時上御新宮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命眞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於天下人民土地豪傑分爭唯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戡定羣雄息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爲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卽晴至日日光皎潔合祭天地上卽位於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未敢遽登至尊且請烈風異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爲公未嘗矯飾符命塗世耳目眞合堯舜湯武爲心也超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于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循至列聖追祔先朝帝后行禮如儀又崇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興獻帝效奉先爲之其後進稱宗亦祔於奉先殿而崇先廢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祔廟而徙孝烈方后於宏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祔享其後今上又遷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輟不舉今歲時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爲小

太廟聞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謁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卽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又云奉先殿爲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革除末年文皇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于鷄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于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爲位於文華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眞君改設歷代帝

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邱爲春卿謂徐知證知諤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寢廟宜擇善地上以爲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淶卽議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執奏以爲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禮臣以旣有國學爲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別所唯寺內歡喜佛爲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

此鬼淫像可便毀之不數年而此寺鏇爲鞠塲矣邵陶兩方士以扰符靈濟等官領天下道教人銜矣任邱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官智哉

帝王配享

太祖倣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擯不得預詞嚴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背故主投義師者眞聖人也若元世祖之侑食則罷安童阿朮二人而進木華黎與伯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俺虜冠入犯用漢武帝詛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爲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爲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穆宗在裕邸生長子是爲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朞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爲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庋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爲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卽徽宗播遷裔土南渡尙能博訪遺文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頒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册布在人間卽下而詩餘小技如世傳武宗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卽有散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龍圖呼學士爲老龍直學士爲大龍待制爲小龍直閣

爲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
稱蓋助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爲大坡拾遺爲小
坡散騎常侍爲大貂補闕爲小貂又以吏部尚書爲大
天郎中爲小天尤奇

訪求遺書

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
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
書在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
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也初貯在左順門北廊
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邃禁嚴事同前代

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
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
雖置高閣飽蠹魚卷帙尚如故也自宏政以後閣臣詞
臣俱無人間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皐上
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
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
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頒
賞賚爲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備開書
目收采藏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倦
勤間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

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
見亦虛應也因命俱已之蓋上已一心元教朝講漸稀
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已啣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寢罷
惜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賜
進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經籍所又設興文署以
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反視爲迂緩不急
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竊者
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即使
徐九皐之說得行亦祇供攘攫耳

賜百官食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馭臣有
禮且其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即恤勞亦宜然至末年
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
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
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
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餠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八
日吃不落夾五月端午吃糉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
日吃臘麪俱光祿先期上聞凡朝參官例得饜飫天恩
亦太平宴衎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
讌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麪又不在此

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宴饗減每遇令節輒奉旨免
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矣○四月八日爲釋迦生
日所賜亦麪食名不落夾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闢佛改
賜期於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麪蓋凡屬釋氏必盡
廢爲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剎憲孝武歷朝法王
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驅衆番
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
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經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

然亦不甚詳至宋則備甚矣神宗實錄初爲黃魯直張
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
滅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從秘府傳出始行
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後以章蔡本爲誣罔
命再修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矣本朝太祖實錄修于
建文中王景等爲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
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
爲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
也然前兩番所修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
宗絕不同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爲然李景隆等

進錄表予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
再修時楊文貞俱爲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
非何所取裁眞是厚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勳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
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
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爲禮
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爲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
士高巽志纂修官爲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
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
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
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爲逆黨論死籍沒本
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爲曹國公李景隆忠
誠伯茹瑺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
隆瑺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
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佐之而
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
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
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

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爲監修益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爲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爲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書成各受上賞然實錄已屬僭擬卽欲加隆于列聖之上徒爲識者所哂無足爲輕重也

避諱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元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丸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丸字者皆黜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爲緱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謚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爲興宗康皇帝猶爲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偃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至後章謚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璽文

自秦璽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爲文後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爲一璽以上俱六字爲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爲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寶甫卽位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

詩篤篇遂命匠琢此玉爲大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宜示遠邇百官畢賀大宴文武四夷於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脗合靖康之禍諸寶俱爲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攜以渡江抑爲十一寶之第十蓋以蔡京所書故詘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寶亦爲文皇所斥不用矣而兩重璽俱爲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前用事宜有此夸誕之舉革除時方

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粉飾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於何所且未定命寶號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壞樓故佛圖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爲神明所授詔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祗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尙存古式

園廟缺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淸明中元冬至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塡御名但稱遣南太常寺局道官爲奉祀者行禮乃哀冲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慊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歷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於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尙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繆恭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爲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爲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惜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諡興宗時加隆禰廟有此縟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覩爲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爲東陵想當日興宗尊號必追上陵名既經革除遂不可改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闕有故臣太監吳誠識之遂留之內廷以壽終葬金山鄭端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楊應能升州爲府以土知州岑瑛爲知府異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爲證初不言其僞實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詒人曰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爲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錮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弇州獨以實錄爲眞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

間某年升州爲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見正統四年□月實錄內可查）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炎惡總兵官柳溥議升思恩爲府益以諸峒詔從之尋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參政改都指揮使傳至孫濬又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濬後敗其妾入官爲婢卽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爲獲僭而改固誤弁州以爲無改

府事則又誤之誤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來時也爲眞爲僞亦未可臆斷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統初不過六旬而楊應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立見不待辯已明矣史官撰實錄自宜用僞不疑稱成遂故事以正國體卽眞如陸文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淸李文達賢相處分似亦宜然但謚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猶然若敖之鬼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事楊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議續其烝嘗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巢刺王立後故事未敢輕議也

近年陳南充議開局修史言官因請復建文紀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輟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爲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爲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爲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賡和篇什倘徉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

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訪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爲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僞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爲所惑卽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僞而哀其乞憐爲之序論眞可駭恨蓋此段大謊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于世誤後學不小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詫蓋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爲宋端王合尊

幼子一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揜借稱傳信此與近日遣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于此○甲戌年今上御日講間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攷但相傳正統間于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為府如吾秀州之

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肅皇帝從興邸入纘已升安陸州為承天府最合古義惟憲宗以沂王再正儲宮穆宗以裕王肇登宸極二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為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迂而於國體有關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為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二州地險而固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為府治從本省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帥開閫最為雄盛且所領十縣俱上腴善地尤宜急升為府以資彈壓今建議者非抵掌衛霍即抗顏桑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又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別建一鎮為節度使今亦宜併為一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為上腴且統六縣即設兩府治亦可

年號

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難諸降附解楊諸公扶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獻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

以彰天眷豈能諦攷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遽何不詳審乃爾惟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即今御歷久長如川方至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也至若先帝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興邸已有隆慶殿改名慶源宜府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襄府隆慶郡王載𤪳改封鄖城不免多一番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泰者亦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為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號雖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

郎四十八人五代錢氏曾號湖州爲宣德軍宋正朝爲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即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攷世宗入繼初擬紹治爲號而上不用此未必滿宏治爲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萌于隱微特輔臣不及窺其端耳況嘉靖二字王守仁已先示於所勑文矣識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惟宋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爲有力者喜世宗甫即位張桂輩以朝熙縣得柄政盡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祔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惟夏文愍言爲禮卿時倡是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爲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惟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元孫侯佞得之戶部左侍郎唐胄力爭以爲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

極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進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眞不得其解竊嘗攷宋十三帝惟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眞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以上惟彬美繼隆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俱純爲文臣矣然則夏貴谿之議固未可非也嘗妄臆之仁宗朝如黃淮蹇義等宣宗朝如金幼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孚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博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否○唐胄之駁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從大將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得侯乃雲南之功而

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詭更辮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剌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爲一國之鎭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鎭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沐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日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茲樂雍容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褐襲禮虔恭天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鎭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子孫萬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

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鎭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獨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廸功遠島微寇敢鞫凶鼠竊蠅嘬潛具蹤爾奉朕命捜捕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俘奸囚荷校屈肘銜以從獻俘來庭口喁喁形庭左右諮精忠顧咨太史暘敷庸有國鎭山宜錫封惟爾善與山埒崇寵以銘詩貞石磐萬世照耀扶桑紅六年渤淳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鑲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封爲一國鎭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寧鎭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迕慄慄賢王惟化之慕導以象譯遹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遣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

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遊以躬或難朝曰宋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與王賢直流高山以鎭王國鑱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于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

渤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
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亦里爲國王并封其國
中之山爲鎭國山上親製碑文丙系以銘曰截彼高山
作鎭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麗時其雨暘肅其煩熇
作彼豐穰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
游卒歲山之嶄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蓋封
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
雋蔚斷非醜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
伸於漠北而屈于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
南古所未賓之國嚴晶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禩所
未有也

釋樂工民婦

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諭禮部曰教坊樂工數多其擇堪
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鄉土父母
之思命中官還回金黑寺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
還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爲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
[illegible]英宗初政仁浹華夷矣○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剌麻
[illegible]六百九十餘名亦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
放[illegible][illegible]廚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豬羊雞鵝二
萬七千餘子鵝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廚役六千四
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値全盛
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尙冗濫破冒至此況成正以後乎

賜圖記

人主賜臣下印記始于文皇帝賜井泉張泌諸臣至仁
宗朝蹇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蹇夏三
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友諒若
憲廟之賜李孜省等佞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
桂安仁李任邱費鉛山夏貴谿顧崑山翟諸城方南海
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
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
行繳上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諒者劉銑適見之云
先朝三楊相公俱帶回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
攜之歸銑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即用印記上聞方歎
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繳上矣蓋當時揆地諸公無
有不繳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惟賜張江陵一銀
記曰帝賚忠良其事在戊寅張歸葬之年令其在途在
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遭籍沒亦
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
井泉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廚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妃嬪九奇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爲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爲例惟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欲燈市嬉娛爲臣子曠職業士民溺聲酒張本議禁絶之其不知體制甚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鋪以燈傳送此起於宏治間孝宗一日夜坐甚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

曰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爲導奈何左右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鋪軍執燈傳送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寀親屬并禁其酒食過從似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豈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歸德爲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正其說甚詳奉旨頒示天下至欲并禁倡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論兩京教坊爲祖宗所設即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侑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於中官王妃合巹及內庭慶賀俱用樂婦供事一革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外夷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伶官俳長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爲勳貴縉紳自公之暇借以宴衎即遇大比之歲宴大小座師賀新進郎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葛端肅長西臺曾建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衆歌而阻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白及此似未爲知體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爲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

簾不着臣見捹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按此詞雖佳不如金海陵煬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誰撥定水晶宮作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宏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十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〇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駿

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駿圖命輔臣張居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邨壩大戰胷臁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兎白溝河大戰胷臁着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三曰棗騮小河大戰胷臁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璧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猱兒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戎名文皇所收虜中驍卒用以衝鋒者宜非盛庸平安輩所敵況李景隆乎鄭邨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馬首日南一日至靈壁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

詩章俱不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文皇者惟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二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竇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露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殷仲容爲贊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次以故入金川門之後慟哭於孝陵始登大位其艱苦可知矣此四駿六馬者載負氣能出入矛戟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烟何異然昭陵旣傷後琢石爲六馬列置栢城如生前天廐之狀後來天寶兵亂遍體沾濕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蓋紀實也靖難四駿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祖宗締構與倒戈壺漿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權奇可也○按成化間劉文安定之所咏文皇戰馬本有八駿自鄭邨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烏兎東昌府

大戰中箭都督董信拔箭曰飛兎夾河大戰中箭都指揮猫兒拔箭曰飛黃欒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曰銀褐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此後遂戰於靈壁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劇馬皆傷當時既有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馬而杜甫僅舉一拳毛騧卽其例也

從龍誅賞迥異

潛邸從龍之賞宣宗之後卽接景帝凡舊臣俱沾恩命而其一時之厚薄後日之榮枯竟成兩截則莫如宣德

一朝如雨庶子陳瑛張山卽大拜入閣可云厚矣而洗馬戴綸以兵部侍郎出鎭交趾中允林長懋爲鬱林州知州一守荒方一斥瘴鄉此際之踈薄已極矣其後綸死于獄長懋久錮至英宗朝放出僅得仍守鬱林曾聞長懋因侍上上還北京取道水路致觸聖怒而繫之得罪則未詳今觀立齋閒錄所述則長懋及綸爲宮僚時多苦口犯顏遇宣宗稍有欲違卽以聞於文皇銜之已非一日長懋之出守復多怨望語遂下錦衣獄并其弟刑部主事遊飾亦出爲慶遠通判又勒懋攀指綸罪遂逮至京綸叔河南守賢太僕寺卿希文百口俱籍沒希

文幼子懷恩腐刑至成化間爲司禮太監皆非常處分也宣宗仁聖不宜修故郤至此意者以戴綸規切將如內臣江保黃儼輩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長史儀銘至兵部尚書審理俞綱伴讀俞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于天順鼎革之際恩禮不替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懷恩在成化間執大權立大功爲本朝賢璫巨擘然恩自云吳人而戴綸則山東高密人豈當時有所諱避耶抑別一懷恩耶

賜講官金錢

御前八局中有所謂銀作局者專司製造金銀豆葉以及金銀錢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宮娃及內侍賞賜今上沖年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攘奪以爲笑樂然有可異者李古廉爲侍講學士宣宗至史館袖金錢賜諸詞臣俱爭從地上拾取李獨立不動上呼至前以袖中錢賚之蓋寵異儒臣偶一戲劇耳景帝初年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閣臣陳循高穀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爲講官每値講畢輙布金錢於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廣寒殿

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爲耶律后梳粧樓我朝成祖命留之爲後世鑒戒宣宗曾爲之記蓋當時上及各臣尙用爲遊覽之所其後日就傾圮無人復登然故老相傳及貴臣大璫以至隸人則衆口云遼后粧臺想文皇二聖亦未必知其誤也此殿雖久頹廢至今上己卯歲端陽前一日遂自圮梁上得金錢百二十文蓋厭勝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寶此號爲元世祖紀元可見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時閣臣張江陵首叨金錢之賜備記其事張集脫出人不及覩且事涉宮掖世尤罕談

也則今吳越間靈巖之西施屧跡吾邑之蘇小小墓皆
此類耳（）又傳金章宗同李妃坐此臺出一對云二人
土上坐妃對以一月日邊明一時詫爲絕奇不知乃本
朝國號之讖

蟒衣

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
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璫常得之今
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記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
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蟒龍
飛魚斗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

用之人重罪不宥宏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蟒衣云
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韻書皆云蟒者大蛇非龍類蟒
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
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造違者坐以法孝宗是
之著爲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
亦安能禁絕也

天順年號

景泰七年秋妖賊李珍者潛之錢塘人也爲火居道士
聞苗賊作亂往投之遇武當山道士魏元冲於途與言
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執銀寨中謂曰
我唐太宗之後生時有紫氣三晝夜今聞空中人言命
我率兵征討天下遂與元冲同至此苗賊俱順之築臺
僞稱皇帝書天順年號封苗酋等爲侯及都司等官率
兵二萬至天柱爲都指揮湛清擒獲解京磔之不數月
而上皇復辟正用此紀年萑苻小寇乃與聖主同號蓋
機兆亦非偶然但天順二字在遼穆宗已自稱爲徽號
金宣宗時益都楊安兒者亦僭號天順至故元泰定帝
崩其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亦以天順爲年號俱
著之史册時武人石亨輩不足責徐武功亦不學之甚
矣

英宗即位日期

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後八年先以正統十四年八月十
五日壬戌車駕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還京凡
蒙塵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宮者七年以天順元
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復辟登極至天順八年正月十七
日己巳晏駕前後不差一日豈適會偶爾相值抑果如
術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數耶（）按吳越國錢俶以八月
廿四日之四更生諱止滿六旬即以其年八月廿四之
四更卒又與其父元瓘同一諱日南唐國李煜以七夕
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擬眞主然亦

異矣至南齊王與妻殷氏學生二子曰融曰深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於市又唐宰相喬琳亦生於七夕後以降伏朱泚伏誅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餘矣宋蔡京父祖與京俱以七月廿一日卒三世同忌辰尤奇

復辟誅賞之濫

天順元年正月南内奪門之功陞賞過濫不必言矣乃至無目人劉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樂工高鑑陞司樂俱見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舉哉以故朝天宮道士朱可名大興隆寺僧本金皆以誦經祈祝乞官而

山西按察司僉本亦以曾禱關羽廟祐上還京且錄告神詩文以獻矣若于謙王文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僇其身并戍其子孫足矣何至籍沒其家祖宗來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時已過於慘烈至如閣臣徐止僅以漏泄聖語罪止戍邊亦以其宅廬及所有家具盡賜通事達官李鐸無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廣戰功與石亨相亞特以于謙愛將爲曹石輩所忌既抵極法且以其第宅并其妻妾賜降虜皮兒馬黑麻誠國朝怪事一時誅賞不遵祖制不厭人情一至于此成化二年廣妻宿氏訴冤憲宗惻然哀之曰范廣驍勇爲一時諸將冠中外奸臣以計殺之命其子昇仍襲世職仍還所沒家貲則廣之妻小辱于匈奴者十年矣後來忠義報國者能無喪氣自沮耶

景泰初賜邊臣勅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報至京師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都出朝見及與銀兩緞疋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

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眞僞切不可聽虜多詐愼之愼之故諭上鈐郕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餘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眞僞明示以睿皇再臨邊必當拒回明矣而社稷爲重一語早已布告邊將則監國登極以後自然令以此言折虜謀乃其後擬議罪于肅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羅通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兩勍遂居內官潘成之前矣通緣仕爲交阯清化知府後謫廣西河泊所官路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己巳之難

翁公大用其言果驗亦異矣

憲孝二廟盛德

憲宗在東朝景帝廢之爲沂王及登極而訓導高瑤者
建言請追復郕王尊號黎文僖淳時爲庶子疏劾之謂
瑤有死罪上批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顯是獻
諂希恩俱不必行數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旣被此
命自宜引退乃此後在侍從歷成化二十餘年至孝宗
宏治四年始以宥大宗伯休致抑何厚顏耶孝廟初元
臣下欲治故錦衣都指揮使萬喜等罪且籍其家上不
可然萬妃當日若果進酖于紀妃揆之天理人情卽追

究怨毒亦未爲過而孝宗以事狀未明且恐傷先帝在
天之心迄不見從此雖聖孝超越古昔亦揆地劉博野
諸公調護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貴之而不能得
僅追爵孝穆之父[illegible]斌爲都督而已後有自言爲元舅
者二人又太監陸愷者亦附會爲皇親俱官金吾受厚
賚非於孝穆原籍祖塋設一巡檢司以司守護後詐冒
事敗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粤西尋訪眞外家究不
能得因命革所設巡檢司訪求事亦遂罷蓋初時訛報
紀爲李故假托者紛紛起孝穆之崩逝旣不顯明而宗
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爲廣西桂林
人賀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后父李
公爲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自云
孝穆親兄其籍乃無爲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
知何據

君相異稟

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琅琅如貫珠近年
新安許文穆公頭岑岑搖遇進講取旨則屹然不動出
御復然乃知君相天賦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測又有
丙戌進士浙人羅應斗者素強壯無疾但每坐堂皇輒
股戰欲死初起部郎陞郡守謝事歸後再起病如前甫

抵任卽去此蓋福薄使然

貢鮮貢茶

楚中魚鮮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爲
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
號孝宗仁恕仍命屬中使減去船十隻累朝因之今上
壬辰以楚貢粗惡至褫左方伯官爲編氓蓋又屬藩司
但不知改於何年耳此等事皆職貢成例敝規旣立貽
累無窮至此因見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本府宜
興縣額貢茶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
十九萬斤除納過尚少九萬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

乃至此令遁者免進仍于廿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
二祖廟未遠且宣宗聖德尙不免加舊額至數十倍卽
云減半爲數亦不少矣況後世但知增不知減耶

召對

孝宗留心政事優禮大臣每賜召對幾如古之晝日三
接此本朝極盛際也先是憲宗以天語微吃以故賜對
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劉博野劉壽光等入訪及時
政俱不能置對卽叩頭呼萬歲當時有萬歲相公之誚
今上淵默歲久自庚寅元旦召吳門新安太倉山陰入
對以後又廿五年而爲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宮一事

召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入內商榷方惟叩首唯唯不能
措他語矣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
進言厲聲命拏下羣閹閧聚殿之事出倉卒崇仁驚怖
忽得僵臥乃至便液並下上同宮數隷扶之出如一土
木閱數日而視聽始復眞所謂天威在顏使溫嶠不容
得謝者況崇仁自登第後尙未見嘗若之容一旦備位
政本不覺失措至此以視憲宗時萬眉州諸公又不逮
矣

重修會典

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
至英宗復辟復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蓋會
典已權輿于此但未及成帙耳至宏治十年丁巳始勅
立此書成於宏治十五年賜名大明會典進呈之日上
御奉天殿受之宴總裁劉健等於禮部命英國公張輔
侍宴與極隆重卽日孝宗詔製序文之但未及刊行至
正德四年校潤而發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諸
詞臣重修之已有緒矣二十四年春閣臣嚴嵩等又請
續添新例以成全書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
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貴谿等爲政以故如宗獻王加
分郊如四禘如改製冠服俱詳載新製而舊儀反畧焉

又禮部儀司所列大行皇太后喪禮一欵則興獻王之
章聖蔣后反居太祖孝慈馬后之前至其後又皆嚴分
宜總裁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禮踰法則極矣進呈御覽
之後世宗留之禁中不製序不發刊聖意深矣至今上
典年又命輔臣張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
事今刊行者是也蓋此書雖四修而人間傳行板本止
正德與萬歷兩部而已

宏治中年之政

晉僧尙師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
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護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濟大智慧佛此成化間事也至孝宗登極已革去矣宏治九年又下詔陞灌頂大國師領巴竪參爲西天佛子而道錄司左正一王應琦等三人亦復眞人高士原職至十年復賜眞人王應琦陳應循等眞人印并誥命而言官無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間僧繼曉李孜省以左道進後俱伏法至是太監李廣又以燒煉服食蠱惑孝宗觀宏治十年大學士徐溥所上諫疏云所成何丹所煉何藥而給事中葉紳之劾李廣也謂一誑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祓蹝之說蓋其左道欺誕亦不下繼曉等矣十一年清

寧宮災吏部員外張綵又疏諫謂太監汪直梁芳撓亂國典脫罰死之誅幸矣陛下何以復召還之蓋李廣雖死而直芳再進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見云近年傳陞乞陞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又進入內庫銀兩俱有定數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至一百三十萬兩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齋元武神像至武當山用黃圍快船至八十餘料道及吏書倪岳兵書馬文升俱力諫不聽又太監孫振姪漢乞恩送國子監讀書允之更累朝僅有之事又尚膳監奉御趙瑄獻雄縣等處閑地爲

東宮官莊上命官踏勘戸部力言其不可上云業已差官姑依之其時霸州等處有仁壽宮皇莊仁壽孝肅后所居時稱太皇太后上祖母也爲給事中周旋等所糾上命退出牧馬矣獨東宮之獻地得請何耶異日武宗登極後皇莊遍於畿何得無權輿於此歟以上數事皆內璫輩媚上爲之雖於孝宗聖德無纖芥之玷較之宏治初政則似稍不牟矣宦官之關係治道如此○按張綵以曹郎抗疏不可謂非直臣其後至列逆黨嘉靖間趙文華亦然

進璽

秦璽始末予因也先媛書辨之矣本朝初無心于秦物而宏治十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熊翀奏鄠縣民毛志學得一璽質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下之禮部時傅文穆瀚爲尚書以爲後世摹倣秦璽所刻斷非眞物姑宜藏之內府上是之僅賞志學銀五兩撫臣等別無加賚按秦璽止四寸即雍州璽所謂藍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陽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大至一尺四寸其僞不待辨聖主之明察禮臣之持正勝宋元符君臣萬萬矣

御膳

人主御膳用素惟孝宗朝為甚每月必有十餘日齋然皆光祿寺節省舊例以進而內庖自行供給又聞給事中徐錦言仍發膳銀與光祿以補上供之缺逮至世宗久居西內事元設醮不茹葷之日居多光祿大烹之門既遠且所具不精故以烹飪悉委之大璫輩聞茹蔬之中皆以葷血清汁和劑以進上始甘之所費不貲行之凡二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為故事凡齋日少玉食加豐自司禮掌印大璫以下輪日派直常見一中貴費一大第止供上饔飧一日之需往往攢眉隕泣而不敢言蓋先朝橫賜無紀奉賜所得又多以餘力辦

此不難而今上馭下最嚴凡歲時例賞亦行裁減暫御非平居無策惟以吏兵二部為外府居間所入半充牙簪近職乃大臣執法不能盡從大璫恚怒往往借中旨而竄或至顛躋不安其位眞可慨也夫

先朝藏書

祕書以表藏皆在文淵閣大紙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掩閉雖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甚難但掌管僅屬之典籍此官皆貲郎倖進雖不知書而盜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歷朝所去已強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以言當料理者乃命中書胡熙典籍劉禕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繇是為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來傳聞俱云楊升庵因乃父為相潛入攘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則新都公方憂居在蜀升菴安得闌入禁地至於今日則十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為結繩之世矣

御輅

大駕鹵簿為大朝會丹陛所設者大涼步輦一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輅一板轎一至於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輦其他用備觀美而已按古有五輅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輦大輅以象負之

而革木之名不顯意者木輅即板輿惟革輅則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親征宸濠曾乘革輅最合古禮玉輅則耕籍田用之其他輅不知先朝亦曾御否予兒時值乙酉之五月今上以旱躬禱南郊自宮中即徒步入大壇親見穆若之容衣青苧布袍繫黑角帶天行矯健羣臣莫及四閣臣俱侍從時山陰王家屏為末相中暍於途扶曳以歸潞王亦扈從上左右直至午後上始乘馬回宮并步輦却勿御也至主上禁中遊幸惟用欃轎其制輕捷又減步輦數倍若古時五副車金根車豹尾車雲母輦以至踏豬車闢虎車之屬其制蓋不傳久

矣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八駿之游始于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元會罷後御史程起充諫曰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百蠻待漏入賀迨酉而禮始成比散已漏下久矣枵腹之衆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而他臣僚失簪笏毀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聞者寒心若倉卒變起何以禦之上不省也是年仲冬上視牲

入夜始歸邊兵爭門塡塞闕內踐踏多死是時楊新都憂去梁南海代爲首揆嘗以死生力諍竟不聞伏闕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禮遂出獵于外又以夜半還而三月傳臚狀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燈火傳呼始克竣事蓋以宵易晝習爲故事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問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發軔于此當元旦時政地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袞號一二不蒙悛改遂持祿默默矣焉用彼相哉今人慣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爲社稷臣悞矣其後吳廷舉以不諫止責蔣全州蔣在正德爲三揆至嘉靖初始當國也

武宗托名

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後軍都督府帶俸出有勅書之賜歸有旗帳之賀此人所盡知至于崇奉佛教自稱大慶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禮部尚書傅珪佯爲不知疏駁之曰法王何人至與上尊號並列當大不道宜誅有詔不問而下院之說亦止按此即嘉靖間奉元累加眞人帝君之權輿矣正德五年上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給金印玉軸誥命此弇州已紀之異典

者又實錄云以大慶法王印爲天字第一號且鎭國公銜號亦命刻牙牌與朝參官無異尤爲奇事又宸濠反時檄文指斥上云自佩都太監牙牌則似未可信

武宗再進爵號

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爲銜提兵以行其後親征應州凱旋則又加官號焉其敕諭兵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汛掃腥羶安民保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淸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遠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蓋至是又易威武爲威遠之號至本年九月遂進爲

鎭國公後府帶俸支祿五千石造鎭國公牙牌并賜誥
劵又以自稱總督因改天下總督官俱爲總制明年春
又加太師未幾南討寧王復以前銜仍稱威武大將軍
統兵而南安邊伯許泰爲前鋒掛威武副將軍印泰因
敢對人稱上爲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師至京師
提督贊畫軍務平虜伯朱彬疏稱奉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鎭國公朱壽指授方畧擒獲宸濠逆黨申宗遠等
十五人上優詔答之前此題奏雖有稱鎭國公者尚無
敢稱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爲同列云威武之稱古
無其官雖宋將曲端曾拜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後
死獄中非佳名也

人主別號

古來帝王不聞別號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想卽別
號矣本朝惟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但升遐聖壽甫踰三
旬何以遽稱老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
惟興化李文定一詩最當聖意卽今所傳拱極衆星爲
七佣懸崟新月作銀鈎者是也又嘉靖二十三年內廷
施藥于外其藥有凝道雷軒之印傳聞雷軒上道號也
又云世宗號堯齋其後穆宗號舜齋今上因之亦號禹
齋以故己卯應天命禹一題乃暗頌兩朝非諂江陵也

未知信否

帝后別號

武宗南征自號總兵官鎭國公是以至尊而下夷于兜
鍪將帥然猶寓名朱壽也至於奉竺乾敎自稱大慶法
王則同西番入貢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元所
加道家名號大抵與宣和帝畧同乃於孝烈皇后亦追
封妙化元君夫龍虎山張眞人母妻例得元君封號其
後欲改封一品夫人嚴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擬異端
伉儷何以示後世二敎之惑人雖英主不免也嘉靖間
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稱元君

御賜故相詩

楊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
以征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前後凡三至焉上賦
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賀上聖武數亦如之又有
應制律詩諸篇刻爲二編名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
爲詩四章侈其事其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
園新部出西廂想其時文襄上南山之觴以崔張傳奇
命伶人侑王食王詩蓋紀其實也楊是時特荷殊眷徒
以邀致六飛爲榮而不能力勸旋軫僅以冊府元龜等
書爲獻似乘舊弼之誼然能止蘇浙之行則功亦足稱

今世宗登極召起再相倘用詞臣潤色故事而格心無
聞焉蓋此公祿用權術逢迎與救正各居其半宜為張
桂輩所輕

白服之忌

白爲凶服古來已然漢高三軍縞素是矣晉世婦人一
時俱簪白柰花相傳天女死爲之服孝俄太后崩疑爲
𠱶徵但南朝天子晏居皆戴白如宋明帝着烏紗帽劉
體仁遽易白紗是也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尚素
凡江西從逆藩臬大小諸臣以至前吏部尚書陸完左
都督朱寧皆裸體反接首插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則

梟首于竿亦以白幟標其姓名自東安門貫大內而出
數十里間彌亘如雪識者以爲不祥時已逼除夕矣次
年壬午之春上即晏駕於豹房然則國容軍容即屏除
白色亦可况俘囚廷獻例頂緋巾披紅衣乎

禁宰猪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爲諫官謂上爲壬戌生於生肖
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此
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時武宗
南幸至揚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　抄奉欽差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帖照得養豕宰猪固尋常通事但當衙本命又姓字異
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省諭地方除牛
羊等不禁外即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
違本犯并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然則范致虛之
說又行於本朝矣今古怪事堪作對者何所不有王侍
郎爲王憲時扈上親征逆濠後見知世宗仕至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諡康毅范致虛從宋高宗南渡亦拜宰相

禁殺怪事

古今殺牛自郊祀外有厲禁唯邊塞則不盡遵此亦理
勢宜然內地則兩京俱日日享飫太牢雖明旨不能遏

也乃禁殺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
則民間將所畜無大小俱殺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廟
當用豕牲儀眞縣學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斷屠給
事中甯汝寄遂請幷禁捕蛙按周禮蟈氏供御食即今
所謂蛙也漢霍光亦奏丞相擅減宗廟鼃羔則人主存
亡俱用之何給事好生并及此水族耶此與則天后時
狼咬殺魚何異耶較之成化間御史請禁驢騾同串宏
治間給事請防馬縈被偷者尚可恕也

塡上馬房

內外大小祀典俱領之祠部及太常惟有塡上馬房無

所隸局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祿備牲差遣中官往祭
下知何所起意必後世添設非祖宗舊耳今本房芻粟
至煩戶部一郎官司之所費不貲先是成化十八年內
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歷孝宗至武
宗已二十餘年至是言官疏言其上八處所豢惟牛最
浪費無美先帝朝給事許文錫建白謂宜送之犧牲所
及光祿寺已得旨以內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議以省
冒濫武宗允之然其上馬房至今芻牧供應如故也國
家不經之費往往如此

佾官干政

武宗之寵優伶幾同高齊及朱耶之季至賜飛魚等禁
服然官秩猶爲有節惟臧賢以教坊司右司樂請告疏
云病不能侍左右上優詔勉留仍陞本司奉鑾供職其
禮視朝士有加焉已爲異矣至中書官光祿卿周惠疇
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復托賢懇於上以家遠難歸乞暫
留京師詔仍復職猶曰異途也編修孫清者登宏治壬
戌一甲第二以士論不齒去官復用賢薦起爲山西提
學副使時丹徒楊文襄爲太宰謂人曰如淸者不以一
官竊之將何所不爲蓋以弭一時之謗議也伶人恣橫
至探文學詞臣進退之權不待與錢寧通逆濠已當寸
傑矣乃僅賜杖遣戍凶終世謂向未薇華云○先是賢
奉命祀碧霞元君所過州邑倨坐受謁肩輿呼殿官吏
望風迎拜至濟南三司出城郊勞俱具賓主禮及賢戍
廣西馴象衛因獄詞連錢寧寧懼謀滅口密使人殺之於
張家灣

野獲編卷一終

野獲編卷二目錄

列朝 〔二〕

野獲編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列朝

世宗入紹禮

世宗從興邸入纘初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議如皇太子即位禮上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輔臣楊廷和等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以待勸進上不許輔臣輩不得已乃以慈壽皇太后令旨內外臣民卽於行殿上牋行三勸進禮恭上繼統不繼嗣之說早已定於聖心張桂等建白不過默窺其機耳是年九月章聖太后自安陸至京禮部具議[illegible]門進東華門上不允命再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illegible]上又不從令再議而諸臣又執前說上乃親定其儀從正陽中門直入以至他門及大內皆然此旨已下大臣等不敢復違乃禮部具奉迎聖母鳳轎儀仗請用王妃禮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鸞儀以往此時儀注已俱云聖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稱本生皇太后與夫七年之直稱聖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諸臣紛紛哭諫伏闕者徒自取僇譴耳然事君則當如此矣

引祖訓

世宗之入紹也用武宗遺詔曰皇考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卽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按兄終弟及祖訓蓋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於獻王是也若世宗之於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爲親兄弟時草此詔者爲楊文忠廷和旣妄引祖訓後張桂議起復改曰援宋濮安懿王故事以拒之持論不堅遂終不能勝今上之二十一年処儲事久不定上忽出御劄有待嫡之議時王太倉新從里中起當國擬兩旨以進一爲册立定期一則云中宮年少且待數年後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以遵祖訓今日並封三王以俟之上竟出待嫡之旨於是舉朝譁然謂祖訓所云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乃藩王嗣爵之例非天家也上雖震怒王自認條旨偶誤之罪上曰卿旣認罪置朕何地未幾而並封事亦寢矣待嫡之說沈商邱鯉爲宗伯時亦曾私建此議但王以祖訓爲證則悞矣王出一時倉卒姑以臆對亦理勢所有楊文忠時上不豫已久籌度推敲當無剩義猶不免舛謬如此何耶二公俱一代名臣初不以此貶望然授後生以話端致其彈舌相譏可見通今之難勝於博古

世室

世宗登極後張桂議更興獻王尊號是時附和者尙少且興獻王亦旣安祀於觀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聽選監生何淵繼璁上言力請追考興獻王且加帝號立世室於京師不宜遠在安陸上是其言命會議無一人應者時廷臣愉之遷陝西平涼縣主簿以去屢爲上官笞撻自訴乞改京職乃拜光祿珍羞署丞時嘉靖四年之春則獻皇帝稱考久矣淵至京又上疏請立世室祀獻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時席書爲尙書正大禮首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會多官詳議以聞時張桂並爲學士各抗章力阻乞罷會議亦不見從至禮部再議廷臣

俱有異詞上又命復議張桂等又爭之疏俱報聞席書又會文武大臣科道議無一人以爲可者上命內閣傳示必欲祔廟而後已席書上密疏勸止乃令止議世室于是何淵復上禰廟正議上亦下之禮部禮臣乃會議立廟京師別爲祭享亦無不可且引漢宋故事爲證上視定其名爲世廟命於太廟左右擇日興工時禮臣疏中有云待獻王服盡之日與孝宗一同祧上乃又遣內臣諭旨更議部覆以爲此宜俟百年聖君賢相自定之上又不悅令別議部乃議請於世廟另建一室爲祧廟上不從云旣別立廟則與太廟不同以後子孫世世

奉祀不遷事遂定而議禮諸臣如黃宗明黃綰皆疏乞速正何淵謬議之罪止報聞而已比廟工興何淵又疏以新廟神路迂遠宜別闢路與太廟同門於是尊議謂改別路當壞垣伐木震驚宗廟上大怒責對狀於是張桂等又疏諍之宜如初議上乃命拆神宮監對房通路蓋淵之橫恣求榮如此張桂等亦厭恨之矣淵以大禮集議書成陞上林右監丞其年十二月淵又上疏奏以席書格其世室諸疏請將以前後疏增入重修續編上又下之禮部時席書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仁及議禮臣方獻夫等增修其何淵章奏紕繆不可采上

又諭席書將續修事理直對以聞書不得已奏請將世廟事編次爲上下二卷上允之命張桂諸人爲纂修官六年淵又進大禮續奏一部并疏己倡議立廟之功數千萬言上命付史官旣而明倫大典成淵已陞太僕寺丞又上疏謂大典中詩安皇太后今進爲太皇太后矣請改在昔之誤稱庶爲全禮全書上以已經進呈不許且云毋得再擾上亦厭惡之矣淵猶不悟十八年二月上言璁等沒其太廟世室之說私竄其疏爲五卷進之且訐璁引漢哀別廟之謬上怒甚謫爲湖廣永州衛經歷蓋嘵嘵狂噴者凡八年而始逐天下快之

御製元夕詩

世宗初政每於萬幾之暇喜爲詩時命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更定或御製詩成令二輔臣屬和以進一時傳爲盛事而張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詩遂啓章攻宏謂其以小技希恩上雖不詰責而所出聖製漸希矣上嘗命一清擬賦上元詩進呈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爲似中秋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而知爲元宵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惜爲璁輩所撓使天縱多能不盡窮神知化耳

定策拜罷迥異

世宗自興邸入紹諸宰輔翼戴之功良不可沒如楊新都蔣全州毛東萊俱封伯爵固其宜也費鉛山時在林下至上御極後召還入閣亦得世蔭錦衣指揮使而梁南海時爲次揆位在蔣上竟無寸賞已爲可異至如駙馬崔元以親奉金符迎立於邸中遂進封金山侯世襲而梁以輔臣偕奉符以往獨無涓滴及之又何說耶若云梁儲扈武宗南征不能力諫以是爲罪則蔣冕固同侍六飛往還何得獨求多於梁也蓋見時新都受遺爲物情歸嚮而梁素不爲楊所重以故世宗以四月廿二日登極梁即以五月五日見逐蓋相新朝僅十餘日耳其後議禮貴人方獻夫霍韜彭澤輩俱南海人也昔不平久矣乘機而發至指新都爲元惡爲逆臣必削其籍成其子著之丹書而後快亦新都有以取之最後高拱著鴻猷錄遂謂鎮國朱壽之出梁以死捍詔而蔣氏湛章錄又以草敕屬之新都皆方霍儕喙也楊廷和人位次年上念梁儲定策迎駕功蔭一子世襲錦衣指揮同知特命太監韋霦往諭意儲力辭上嘉其讓特允所請加蔭其子中書爲寶丞時大禮已定楊以議禮失上意而毛蔣亦以傳會廷和相繼謝事上始追錄梁儲勞績

謝疏中自陳無功詞旨抑揚微露去國之由且引蔣毛二輔不受蔭爲比而無一語及廷和其不愜可知矣又一年梁歿上眷之不衰飾終之典大備又一年而明倫大典成新都奉木當僇市姑宥爲民之旨蔣毛亦削仕而梁不及也乃知禍福吉凶倚伏無常非人力可爭矣

嘉靖初議大禮

世宗欲考興獻帝其議合得大用者七人以稱大禮用者五人言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此王弇州紀之最字敬傳後者也然用而不終者其人尚多今略記於後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山東歷城縣擐頭巡檢方濬建言議

考獻王其說與張璁同此宜與張桂俱受賞竟不見察進繼之者爲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璉致論王价亦不聞優擢後惟雲章爲霍韜所薦起陞國子博士轉太僕寺丞而已此皆進議最先者稍後有南京通政司經歷金述者以官生入仕與黃綰同亦疏稱張璁之言爲是吏部陞爲隨州知州致仕去後得起爲武昌府同知至工部員外而止其位去黃綰遠矣嘉靖三年原任給事中陞僉事陳洸以議大禮復職尋以他事遞解原籍爲民七年霍韜薦起陞一級十二年南京考察以貪斥則韜以憂去不及救矣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

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上言獻皇帝當改葬北京之天壽山以會議不同而止二人廢罷如故五年大禮書成王价錢子勳復職給事中解[illegible]謂二人皆考察斥官不可壞典制從之四年有致仕縣丞歐陽欽薦席書及張桂等宜另給誥命上允之而欽無所加賞五年十一月南寧伯毛良及百戶陳紀以議禮求陞旨陞紀一級良不[illegible]至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千戶陳昇又祖隨全之說力請遷獻王梓宮葬於北上又命會議禮部尚書李時工部尚書趙璜等極論其不可得寢未幾而錄事監生詹啓湖州武舉杜承美爲民

兵馬周寀湖廣生員黃時用致仕僉事甯河又勵前說託名地理請遷顯陵尚書汪鋐駁之上不允命禮部會議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禮部尚書席書今大學士李時皆極言於昔又尚書趙璜言尤切至望聖明獨斷勿爲羣議所惑上大悟下旨曰卿言良是朕奉聖母慈訓謂陵不可輕動奏擾諸人本當拿究姑宥之再犯者必置重典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又歟奏遷陵殿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於是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是年歸州南遷口巡檢徐震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上下禮部議云京師之建於典

禮無據當依太祖龍興濠州改州爲鳳陽府故事陞安陸州爲府詔從之命改建府賜名承天而徐震無寸賞也至十一年而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上言皇考當有天下請更定廟號稱宗自皇上誕生之年追改鍾祥年號不用正德紀年以昭皇考受命之符皇上當效古人刻木爲皇考聖像朝夕侍立以決萬幾仍請聖母改衣帝服正位內廷上執太子禮關決政事於是禮部參奏其罪上責以大禮久定時亨假建言希進又潛住京師著法司訊問後以時亨有心疾姑褫其職十二年山西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言孝宗之統已訖於正德則獻皇

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之統當奉之太廟今張孚敬乃別創世廟永不得與昭穆之次是幽之也上大怒謂其毀上詘君大肆不道下錦衣拷訊主使之人鍾服妄議希恩實無主者乃命比妖言律坐死繫獄自是言禮者知獻諛無賞亦稍稍息矣至何淵之建世室豐坊之宗獻王雖其說得伸要俱無賴之尤別紀詳之

帝社稷

嘉靖十年上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蓋以上戊爲祖制社稷祭期故抑爲次戊內設豳風亭無逸殿其後添設戶部尚書或侍郎專督西苑農務又立恒裕倉收其所穫以備內殿及世廟薦新先蠶等祀蓋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亙古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未幾而元極高元等寶殿繼起以元極爲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爲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清馥殿爲行香之所每建金籙大醮壇則上必日躬至焉凡入直撰元諸侍臣皆附麗其旁即閣臣亦晝夜供事不復至文淵閣蓋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社稷相終始至穆宗紹位不特永壽宮夷爲牧場并

西苑督農大臣亦立裁去矣西苑農務凡占地五頃有餘役農五十人老人四人縣夫八人每人日支太倉米三升仍復其身耕畜則從御馬監支糧草先是工部蓋農舍築牛宮造倉廒順天府歲進穀種此其費也戶部以本年所入之數上聞蓋自夏言皇后親蠶之說行於是農桑並舉以復邃古神農之政未幾親蠶禮即廢而農務則終世宗之世焉今西苑宮殿久撤惟無逸豳風尚存仍爲至尊親稼之所

景靈宮

宋世建景靈宮於汴京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陳設其中以表羹牆雖非古制亦後主孝思也本朝事先典制極備獨此禮未講直至嘉靖十五年造獻皇帝廟於太廟之巽隅其初時營建名世廟者遂空寂無所用始移列后列帝神像於其中改名曰景神殿其後殿則曰永孝以示尊崇蓋前此雖藏之禁廷未有專地專名也至十八年又命帝后忌辰俱列祭於景神永孝二殿最合宋世所行舊典至二十四年而罷還其祭於奉先殿此宮神御雖存而昭告駿奔絕迹矣稽景靈宮在宋不特人主四時臨禮即大臣遇有除拜俱行詣謝聖朝鉅事至世宗修舉而禮數簡略識者猶有遺恨云

配天配上帝

世宗既分祀天地於南北郊矣其後以太祖太宗並配天爲非禮遂省去太宗之祀蓋陰爲獻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諛臣豐坊言請仿古明堂之制加獻皇宗號以配上帝上意甚愜遂以其年九月舉明堂大享禮於大內尊獻皇稱睿宗更上昊天上帝號爲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蓋用周禮故事按上帝即天豈有分祀爲二之禮此舉在古人已屬支離至於昊天皇天更易名號尤爲贅詞蓋世宗熟揣獻皇之不可配天故犹而從明堂之說至穆宗登極并大享禮罷之眞千古卓見宋徽宗政和間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循眞宗舊稱而益以昊天字也其事與嘉靖相似

會典失載

嘉靖八年開局重修會典時副總裁詹事霍韜等上疏其略云臣等將舊典繙閱見洪武初年天下田額以至宏治十五年如湖廣田額二百二十萬今存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矣天下田額已減如此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如何乞勅戶部考訂又天下戶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萬宏治四年承平已久戶僅九百一十一萬乞勅戶部覈實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晉王府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爵而下共支八十七萬石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乞勅禮部稽纂俾司計者計之處之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此成化已前耳若宏治已後尚未之及也乞勅兵部稽纂俾司計者何以處之再按內臣監局官祖訓置職甚詳惟宏治年間儲臣失考不及纂述致皇祖聖制不得而知乞勅禮部行司禮監備查洪武年職掌員數列聖來欽差事例及今日員數送館修纂臣等觀周禮內監統天官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若遵祖訓添修內臣職掌亦聖朝禮以御治之意至刑工二部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應之式四方物料之准律令異同之宜太祖俱有定典在惟宏治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盡壞成憲乞勅廷臣削斥訂積年之陋得旨令各衙門備覈沿革定數送付文館按霍疏最切時弊至查考內官冗濫尤爲吃緊世宗雖俞允嚴稽迄至書成猶循宏正之舊至今上再修時則江陵公爲政交懽璫寺惟恐稍失其歡欲如霍渭厓

昌言刊補難矣惜哉

駁正大禮

大禮定後舉朝緘口而遠外下吏及昌言以糾其非者又二人嘉靖九年福建平和知縣王祿者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上斥其言下巡按御史逮治比疏下則祿已先解印歸矣御史坐以避難在逃律詔罷職不敘按祿前封崇仁之說即上初年楊廷和議也預養宗子之說即他日薛侃所建白也楊薛俱蒙重譴而祿以小

臣擅興此議且其時明倫大典已頒行踰年璁正位首揆萼爲次輔不聞起而鬻諱昌言使祿僅以微罪行其人亦幸矣至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陳枀者又上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遺詔謂陛下乃孝宗親弟與獻王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孝宗止繼統於武宗因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宗廟既明知其非又巳成薛侃之謀以陰壞祖宗成法楊廷和雖蒙斥罰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議禮之端而乃那移祖訓誣罔先帝疑誤聖躬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上大怒謂大典朕所裁定行天下久矣乃輒敢妄議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陳枀此論又并新鄙永嘉議論一概掀翻其詞辨而譎乃亦無駁之者時永嘉以陷薛侃甫去國桂安仁又病死內閣輔臣唯方南海爲議禮貴人然而新入又性和易不願與人競也蓋大禮雖定不旋踵而即紛紛若此況後世乎

獻帝稱宗

獻皇帝之稱宗也非張桂意也始於何淵之世宗至四年淵復申前說上惑之下其事禮部會議時席書新以

議禮得上眷拜宗伯力止且曰昔者獻考觀德殿成暨士劉惠欲更殿名巳蒙聖斷發戍邊衞臣上議曰假使張璁桂萼謂獻帝可以入太廟非獨諸臣欲誅臣當先攘臂誅之今何淵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臣昧死以爲不可上不允至學士璁萼及太宰廖紀咸力言其非且共請重治淵罪猶不許至兵部尚書金獻民乃調停爲別廟京師之說上始允行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廟爲獻皇帝廟與九廟並列其稱宗祔廟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復再議繼而猶有請者上嚴治論死事寢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豐坊遂請加尊皇考

獻皇帝稱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禮部尚書嚴嵩覆奏謂配帝當如所奏稱宗則未安上必欲行坊言戶部臣侍郎唐胄力持以爲不可上震怒下胄獄訊治於是嚴嵩等改口奉命進獻皇爲宗一如坊議坊父豐熙以翰林學士率修撰楊愼等諸詞臣於嘉靖二年痛哭闕下撼門長跪力辨考興獻之非廷杖瀕死下獄遠戍至嘉靖十六年恩詔大霈部議赦還上許盡還諸臣獨豐熙楊愼等不宥是年熙卽卒於戍所坊之入都獻疏距其父歿時尚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於爲惡一至於此上旣以獻皇明堂配上帝稱宗入廟居武宗之上聖意始大

愜無遺恨而坊仍罷歸田里老死不敘坊素有文無行以故世皇用其言薄其人聖哉廟哉坊歸至十八年又上慶雲雅詩一章命付史館而坊終不召坊字存禮浙之鄞人舉解元爲第初爲南考功郎謫是官旋以察罷旣歸獻諂不售居家益狠戾不爲鄉里所容出游吳越間以善書知名稍用自給而與人交多不終偶有不諧輒爲文詛之於丸幽晚年尤甚人皆厭惱之困阨以死

隆慶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建議欲奉還睿宗於世室上不允至今上登極禮科都給事陸樹德又疏言穆宗祔廟則宣宗當祧不如仍以世廟祀睿宗而免祧宣宗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邵經邦議議禮

明倫大典行後張璁被劾遣歸尋卽召還刑部員外邵經邦者以陽月日食上言議禮貴當用人貴公陛下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非公禮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禮爲至當欲子孫世守莫若厚其賚與全其終始以答議禮之功然後專選碩德置諸左右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不亦美乎上大怒謂朕私議禮諸臣自比茅焦之諫詘上無禮逮下詔獄訊治已請

付法司擬罪上以非嘗犯不必擬竟發邊衞充軍經邦之疏語簡而該卽張桂聞之亦無辭置辨但人主生前未有臣下輒擬謚號者惟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爲烈祖貽千古笑端經邦敢於英主初年肆言至此卽茅焦所不道也而僅以戍行豈世宗二字已默契聖衷遂從末減與其後上升還廟號竟符二字若經邦者倘得氣之先耶

更正殿名

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皇營北京遂仍其名燬於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華

蓋殿則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蓋取洪範之義而首行
以為洪範中更有六極字面相同意義不美然上方親
定禮樂蔑視百王少忤即立廢無救正者至隆慶初元
而御史張槓請改仍太祖舊號時高儀為大宗伯以為
皇考所定且遺詔中多所釐正獨不及殿名乞存之以
存三年無改之義遂不果易按太祖奉天二字實千古
獨見萬世不可易以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鐫
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
以至臣下誥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太宗靖難
一切封拜諸功臣必曰奉天靖難其文曰奉天翊衛本

天翊運至列聖所封者無論為功勳為恩澤為文武亦
必奉天為號至今不改若皇極建極本虞一義而中極
尤為無出穆宗初元未忍遽改於聖孝宜然今殿與門
再罹祝融鼎建在邇仍用太祖初號亦是機會使然有
識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完顏氏上京宮殿其正寢殿
名乾元殿蓋襲唐世舊號至天眷元年改名皇極殿則
亡金先已稱之尤為不典張侍御疏後原任山東副使
王世貞亦有復殿名疏不允行其與張侍御同時則有
太監李芳請改南北郊合祀天地如國初典制禮臣亦
執不許蓋以議出中官其後今上甲申議崇祀陳獻章

從孔廟禮臣為沈鯉亦疑大璫張宏主之不肯行而內
閣竟票發多官會議允祀由是與政府不叶其與隆
慶中李芳正相類李芳者能讀書喜諫諍穆宗於裕邸
代縢祥柄事益發舒屢指上過舉積久不能平乃杖之
自下法司論斬刑官毛愷等力爭之不能得其人亦介
英覃昌之流亞也張宏繼馮保柄事亦有稱於時

玉芝宮

初世宗之建世廟也先名世室以奉皇考獻皇之祀既
以世字嫌後世稱宗改建獻皇帝廟既而獻皇祔廟陞
宗遂閉世廟不復祀至嘉靖四十四年舊廟柱產芝上

大悅更名玉芝宮欽定祀儀日供膳如內殿四時歲暮
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穆宗即位禮臣以獻皇已
同列聖臨享則玉芝之祀可罷況宗廟常禮如四孟大
祫止行於太廟節辰忌辰止行於內殿閒有大事止告
太廟或內殿未有并告者今無所不祭告則列聖先帝
將何以處之至於日供之膳宜仿南京奉先殿太祖例
如舊奉設以存有舉莫廢之義上命如所議而議者猶
以日膳為瀆云按玉芝之祀去世宗上仙僅匝歲說者
謂上春秋高欲仿漢原廟衣冠故事存此舊制俾興盛
典默示意於後俾尊奉禰廟傳之子孫為中興元祀如

漢光武苔武帝萬世孫嘗張本卽改太宗爲成祖亦舉
意慮及此耳未知然否

齋宮

西苑宮殿自十年辛卯漸興以至壬戌凡三十餘年其
間剏造不輟名號已不勝書至壬戌萬壽宮再建之後
其間可紀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華等殿寶
月等亭既成改惠熙爲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
金籙大典於元都殿又謝天賜丸藥於太極殿及紫皇
殿此三殿又先期挪者至四十四年重建萬法寶殿名
其中曰壽憩左曰福舍右曰祿舍則工程甚大各臣俱

沾賞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眞慶殿四月紫極殿之壽
清宮成在事者俱受賞則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
殿閏十月紫宸宮成百官上表稱賀時上疾已亟雖賀
而未必能御矣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宮殿及門
所懸扁額以次漸拆材木穆宗欲以紫極宮材重建翔
鳳樓因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力諫而止未歷數年惟
存壞垣斷礎而已蓋玆地爲文皇帝潛邸舊宮因而入
紹大位且自永樂以來無論升遐卽嬪御無一告殂於
此者故上意爲吉地而安之禁籞初起命名爲仁壽殿
他如洪應雷壇上有禱必至如凝道雷軒上晝日常御

皆無跡可問惟清馥殿則整麗如故外門曰仙芳曰丹
馨內亭曰錦芳曰翠芬流泉石梁頗甚幽致且松柏列
植蒙密蔽空又百卉羅植於庭開花時則今上亦時一
游幸蓋其地又與萬壽宮稍隔故得免焉讀連昌宮詞
數世後舞榭猶存轉眼已成蔓草悲夫○今西苑齋宮
獨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嚴內官宮婢習
道教者俱於其中演唱科儀且往歲世宗修元御容在
焉故亦不廢至萬歷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見新凡戧物
料銀二十萬工匠銀十萬不過油漆一番而已然則修
葺更當費幾何乃知當時徐文貞力主盡毀未爲無見

無逸殿

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翼以豳風亭蓋取詩書中義
以重農務而時率大臣游宴其中又命閣臣李時翟鑾
輩坐講豳風七月之詩賞賚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
穡事其後日事元修卽於其地營永壽宮雖設官如故
而主上所創春祈秋報大典悉遣官代行撰青詞諸臣
雖儤直於無逸之傍廬而屬車則絕跡不復至其殿惟
內直工匠寓居彩畫神像并裝潢渲染諸猥事而已至
上甲辰年翟鑾坐二子中式被議鑾辨疏以日直無逸
爲辭時上奉道已虔惟稱上元高元及元威元功而變

樵朴尙舉故事上大怒褫逐之此後并殿亭舊名無能
及者矣世宗上賓未期月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則至
今存至穆於西成時間亦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
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饁農歌徵糧諸事無不入御
覽蓋較上耕耤田時尤詳云今上甲申乙酉間無逸燬
於火輔臣申吳縣等奏皇祖作此殿欲後世知稼穡艱
難其處甚遠非他遊觀比宜以時修復上深然之今輪
奐尙如新也

西內

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後以至壬寅遭宮婢之變益厭大

內不欲居或云逆婢楊金英輩正法後不無冤死者因
而爲厲以故上益決計他徙宮掖事秘莫知果否上既
遷西苑號永壽宮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至西成永
壽火後暫徙玉熙殿又徙元都殿俱湫隘不能容萬乘
時分宜首揆請移駐南城蓋故英廟爲上皇時所居也
天順間修飾完整實遜勝永壽上以當時遜位受錮之
所意甚惡之聞分宜言大不懌然是時方興三殿大工
縣官匱乏無暇他營分宜建議甚善但倉卒不及避忌
諱耳時華亭公爲次揆即對云今徵到建殿餘材尙多
頃刻可辦且薦司空雷禮材諝足任此役上大悅立命

華亭子璠以尙寶司丞兼營繕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宮
成上大悅即日徙居賜名曰萬壽華亭進少師蔭子璠
亦躐遷太常少卿雷司空禮加太子太保大匠徐杲者
亦拜工部尙書分宜僅拜加祿銀幣之賜其年七月即
有御史鄒應龍之疏分宜遂而世蕃成矣分宜一生以
逢迎稱上旨獨晚途片言稍逆頓失權寵豈天奪其魄
耶○雷司空古和素名博洽居官亦以勤勞著經初以
分宜同里厚善得官六卿時竊知上意已傾華亭復大
嚴事徐其營萬壽一事俱先有成謀因分宜失旨愈得
間之以固寵分宜恨甚面詈之雷答[illegible]詩幾至撻詈

徐以此益厚之世宗上賓未幾萬壽宮殿悉已撤去僅
存階礎若諸臣直廬更榛莽不可問矣而南內之完整
則至今如故也識者謂華亭此舉於三年無改一段稍
未請解云雷在世宗末年又進少保再加少傅階崇祿
年以上修祭樂器陞賞太監滕祥詞旨甚激上不悅
令致仕人議其迎合於先帝而觸忤於新朝借題直道
云　雷江西豐城人

代祀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穀於圜丘上命武定侯
郭勛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簡命拜

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宥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郭勛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且親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宮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葢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甲午後遂不視朝己亥幸承天還途中火災上僅以身免因歸功神佑壬寅宮婢之變益以爲事元之效陶仲文日重矣然邵元節實以嘉靖三年召入五年遂封淸微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至一眞人給玉

金銀牙印章各一得密封言事是時鉛山費文憲爲首揆已不能有所諫正矣至其後進禮部尙書贈其父守義爲太常寺丞猶之可也又封其師范文泰爲淸微崇元守道凝神湛默履素葆和衍法輔教眞人則濫極矣至陶仲文更勸上以退居爲祈天永命秘術何論郊祀哉

聖誕忌辰同日

八月初十日爲孝慈高皇后忌辰而世宗皇帝以是日誕生及卽位禮臣毛文簡（澄）請先一日稱賀但并習儀及山呼之禮俱殺之行之二年矣至嘉靖三年又遇聖誕時禮部爲汪文莊（俊）請卽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禮然後嵩呼大慶一切如先朝故事上允之四十餘年不復輟則以孝慈雖開天聖母而上則藩王入嗣又中興聖主自不相妨也其時議者又云正月初三日爲宣莊忌辰然孝武二廟凡遇祭祀得衣大紅吉服爲比是又不然均爲在天之靈自不宜軒此輊彼若嗣君必當自盡其誠但普天臣子又欲申祝釐之敬則先凶後吉亦無不可使其事在宋朝又有洛蜀哭則不歌之爭成一大黨論矣

世宗聖孝

嘉靖丙午外計言官拾遺疏有貴州尋甸知府汪登不謹當斥吏部尙書廖紀覆疏謂登以母老赴官偶延宜鐫秩示罰上命降職三級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祿蓋上聖性至孝以登爲母被議故左其官實優之也其後陝西參議于湛者直隸金壇人以母老求改南方言官糾其詭避宜重懲上又命改江西便其迎養吏部侍郎董玘以聞母喪久不奔赴褫職蓋錫類之孝如此○嘉靖間京師人張福欲圖賴鄰人張柱自弒其母誣柱殺之旣鞫得情且有福姊爲證上謂必不然再三研審刑官執如初讞上終不信竟坐柱辟蓋上謂世間無弒母

之人也

講學見絀

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人主爭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爲非至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志行邪僞乞斥之并毀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矣比湛没請卹上怒叱其僞學盜名不許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其惛之如此至辛未年九廟焚給事戚賢等

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並用上曰畿僞學小人乃擅薦植黨命謫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僞學見斥至於聶雙江豹道學重望徐文貞力薦居本兵上以虜警僨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賓文貞柄國湛聶俱得恩卹加等湛補謚文簡聶補謚貞襄蓋二公俱徐受業師在沉滯一脈宜然而識者以爲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殁在嘉靖初年既靳其卹典復停其世爵亦文貞力主續封備極崇異而物論翕然推服蓋人品不甚相遠也王龍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復官故文貞不能爲之地即隆慶初元起廢亦不敢及之第爲廣揚其光價耳○湛文簡之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斂精神上曰既欲服收斂則不必如此煩瀆其時即已厭之矣聶貞襄任本兵曲庇分宜孫嚴鵠官功爲時所薄及罷官南還遇倭亂暫留吳門人問何以禦倭則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聞者竊笑如此經濟何以支倭寇哉惟王龍溪聰明機警辨材無礙聞其說者解頤心折即王文成當時亦歎服以爲門牆第一人至徐華亭又爲同心至友推獎贊歎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又龍溪性好游以故安樂行窩所至四方共重踰於王公同時同

鄉錢緒山唐一庵諸公俱不爾也

進詩獻諛得罪

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爲繁夥乃遭際亦自不同如嘉靖四年天台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凡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回文體以獻其用心亦勤矣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識命關寫正文再上之然其時不聞有賞尚不聞被罰也至嘉靖十三年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上祝釐之暇作中興頌詩二十一首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以及瑞露白鵲白兎俱有詩上進乞賜宸翰序文

下部議以猥媟陳瀆僭踰狂悖希圖進用詔下法司逮繫訊問則進諛希恩反得譴矣然猶黃冠也嘉靖二十六年朝覲竣事上敕諭天下入覲官員此不過尋例奏語耳而給事中陳棐者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上大怒謂棐撰弄文墨輒欲將此上同天語㵼示在外臣工甚爲狂僭令自陳狀棐服罪乃降調外任棐向議帝王廟斥去元世祖者蓋善逢君不謂求榮得辱然前此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上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卿夏言即進天賜時玉賦以獻上大悅以忠愛褒之甫踰年而入相矣此非上同聖語

乎乃知富貴前定聖主喜怒偶然值之容悅無益也

賀唁鳥獸文字

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爲賀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異眷取卿相然在先朝亦有故事如永樂間北京得白鵲時仁宗監國命宮臣撰長爲賀楊士奇以爲不若規即賀自獻白鹿亦可仁宗即命士奇改作云翬金門而送喜朝丹陛以有儀又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暉翯翯在文王之囿仁宗大喜云方是帝王白鵲命撤內膳賜之士奇之見知此亦一也其後世宗廟朝宗憲進白鹿諸生徐渭作表一時傳誦而上不及知及禮卿吳山賀表實祠部郎徐學謨所作爲上特賞未幾山以不賀日食閒住未嘗得表文力也最後西苑永壽宮有獅貓死上痛惜之爲製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又命在直諸老爲文薦度超升俱以題窘不能發揮惟禮侍學士袁煒文中有化獅成龍等語最愜聖意未幾即改少宗伯宗伯加一品入內閣祇半年內事耳同一禽畜同一詠詞而遇不遇如此○按白鵲爲瑞僅見於荀子純德論嘉靖十年鄭王厚烷貢二白鵲上大喜命獻宗廟及兩宮頒示百官廷臣爲鵲頌鵲賦鵲論者盈廷遂爲獻

瑞作俑癸亥年八月湖廣巡撫徐南金獻白鵲云出自景陵羣臣表賀昔楊椒山喜鵶惡鵲謂鵶忠鵲佞也鵲身爲佞又導人以佞然楊文貞已先學鵲矣何論嘉靖諸人至若厚烷晚年又極諫世宗事元上大怒革爵錮之高牆至穆宗即位以忠正見褒還爵復國是又始鵲而終鵶矣極堪捧腹○先是宏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縣民家烏巢中生一白雛因收豢之及長瑩潔如雪時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未久咸以爲上孝感所致遂表獻之朝上不受却還甫踰年而孝宗亦鼎成矣白烏較鵲不知孰佳然鵶災不爲祥如此使在嘉靖朝賜貴者不

知幾人矣

廟議獻諂不用

嘉靖中太廟被災尋即鼎建時尙寶司丞桂與首上議請增建廟制倫次繪圖上之其意在尊睿宗也上不悅下法司鞫之擬以納贖還職上特命冠帶閒住與削謫臣萼之子將竊父故智取寵不意其遭斥也又數月國子監司業江汝璧請備親廟謂上享祀宗宮若廟不可獨缺宜奉皇考入居昭廟又請預立世室以待皇考其言無非尊興獻以媚上而上不省其冬上自下命仍復舊制太祖正南面之位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

享畢各歸於寢已如敕奉行矣次年甲辰又會議同堂異室之制時江汝璧已遷爲左庶子矣又上言皇考入廟宜遷於穆廟之首與成祖對峙三昭三穆列於商成廟睿廟奠於左右蓋欲以興獻爲百世不祧之主也又贊善郭希顏則請如太祖立四親廟以明未有無父之國無非爲睿考計久遠而上皆報寢不踰歲汝璧已逝少詹事坐科場事革職爲民希顏陞中允謫運副罷歸矣蓋上入紹之初大禮未定人心方搖故貴張桂諸臣以招徠天下至是且二十年矣稱宗入廟禮無可加而此輩憸邪猶仍倖習爲橫飛直拜之地甫出口而上已洞悉其奸斥逐不已而郭希顏遂以弔奇至殺身豈非下愚之尤哉就江郭兩疏細詳之則汝璧之議尤爲狂恣蔑禮

捐俸助工

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廟被燬更建時邊備亦告匱大宗許讚議借百官之俸上以非盛世事已之眞得治朝大體今上甲申大婚壽陵興工閣臣亦議令百官捐俸上不許蓋養廉爲重亦體群臣之一也頃三殿之災在僚又欲捐俸助工會議於中府一御史秦筆書曰主上好貨諸公捐俸是矣倘主上好色諸公何以處之皆赧然

退散其後各衙門公疏或各官私疏以捐俸爲請主上亦欣然俯從自此以後爲開礦爲抽稅徧大地皆以大工爲名不復能遏止矣

工匠見知

世宗既以剏改大禮得愉快於志故委吡春曾特垂知言如高如階爲宗伯時其寄託已埒輔相又以掀翻大獄疑刑官皆比周撓法立意摧抑之卽賢若多不以善去至末年土木繁興冬卿尤難稱職一切優游養高及遲鈍不趨事者最所切齒誅譴不踰時刻最後趙文華爲分宜義子歐陽必進爲分宜妻弟特以貪戾與[illegible]

相繼見逐權臣毫不能庇而雷豐城禮以勤敏獨爲上所眷倚卽帝堯則哲之明何以過之終上之世司長冬曹無事不倚辦卽永壽宮再建雷總其成而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据經營操斤指示聞其相度時第四顧籌算俄頃卽出而斵材長短大小不爽錙銖上暫居玉熙幷不聞有斧鑿聲不三月而新宮告成上大喜以故尙書之峻加金吾之世廕上猶以爲慊也杲亦謙退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其才自加人數等以視文華必進直僕椽下材耳○按奉天等三殿幷奉天門災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時上迫欲先成門工以便朝謁而文華不能

鳩僝屢疏遷延上大怒■其官而用必進甫匝歲門成必進得一品則督工侍郎雷禮有勞而躬自操作則徐杲一人力也又三年而殿工無完期必進以司空爲苦海營改左都而上怒矣甫一月分宜又勸上改必進吏部而聖怒遂不可解先革孤卿幷兼官未幾幷尙書奪之其去工部半歲耳明年而三殿告成矣然先一年永壽宮已災旋奏工完不特禮得一品杲得正卿而華亭亦因以進少師乃子尙寶丞璠躐拜太常少卿識者不無代爲慮焉時分宜以子世蕃官工部侍郎反不得監工求與璠同事而上峻卻不許退而父子相泣不雨月禍起矣比三殿落成時徐杲已稱尙書上欲以太子太保寵之而徐華亭力沮謂無故事得中止僅支正一品俸雷亦僅以宮保轉官傳其他在事諸臣陞賞亦止不行僅拜銀幣之賜以較永壽宮加恩百不及一矣時上眷念杲不已倘再有營建杲必峻加卽華亭亦不能尼也

觸忌

古來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當辛巳登極御袍偶長上屢俯而視之意殊不愜首揆楊新都進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顏頓怡晚年在西苑召太醫

院使徐偉察脈上坐小榻袞衣曳地偉避不前上問故偉答曰皇上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上始引衣出腕診畢手詔在直閣臣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至是始悟喜懼若再生又乙丑會試第一題爲綏之斯來二句下文則其死也哀上已惡之矣第三題孟子又有兩夷字時上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至是大怒欲置重典時主文爲高新鄭賴徐華亭詭辭解之而止然初年講章有進曾子有疾章去卻人之將死一節上謂死生常理有何嫌疑促令補進又似諂然無所諱者蓋進講時講官爲學士徐瑨上方富於春

秋嗣位未久樂聞啓沃恐臣下有所避諱故亦從容至
乙丑之春上年已六旬不豫且久宜其俗物多疑也○
按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
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而新鄭出題犯之又有前一題
蓋疑其詛呪矣高之得免謂非全出華亭不可新鄭晚
途與徐講和書亦引先帝見疑賴公調解爲言亦是天
理難泯處○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完顏
世仇不欲稱其國號也至高宗之劉貴人寧宗之楊后
所寫金字亦然則宮闈亦改用矣然則世宗之細書亦
不爲過

正嘉御寶之燬

御寶凡十七正德九年甲戌大內遭火寶璽散佚至嘉
靖四十五年之冬則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詔曰先朝
甲戌遇災御寶凡六其五已遭燬命所司覓美玉補造
想十七寶者大半範金爲之而此六璽乃玉製耶然嘉
靖十八年上又添製七顆合之世守者爲廿四矣辛酉
西苑之災則歷代所傳盡付煨燼所少奚止五寶意者
聖主諱言而託之甲戌耶

符印之式

秦天子六璽唐始有八寶宋世尙踵其制至徽宗而加
九南渡至十一皆非制也本朝初有十七寶至世宗加
製其七今掌在符臺者共二十四寶蓋金玉兼有之若
中宮之璽自屬女官收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曰厚
載之紀以賜孝慈后者至今相傳寶藏若歷朝太后則
每進徽號一次輒另鑄新稱一次皆用純金此故事皆
然其臣下印信則文武一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
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兩京兆獨三品印
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取義
謂何唐宋以來益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
九之意乎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從九品巡

檢倉道衙門尚殺四之一又百官印止一顆惟巡按則
有循環二印以故拜命即佩印綬且其文八疊與大小
文武特異豈以斧鑕雄劇特變其制耶此外則各鎮掛
印總兵官如征南征西鎮西平羌鎮朔征蠻平蠻征虜
諸將軍俱銀印視一品稍殺二品稍豐獨以虎爲鼻鈕
且篆文爲柳葉則百僚中所未覩其他添設大帥雖事
體不殊而另給關防與督撫文臣無異矣明興無正任
大將軍國初徐武寧達會一領之其他則必帶別號如
徐達藍玉馮勝邱福盛庸領征虜楊洪朱永領鎮朔仇
鸞領平虜俱得稱大將軍而印之制無可考據矣內閣

大學士位不過五品而所用文淵閣印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銀視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筯篆文與主上御覽書法相埒宜其權超百辟也邱瓊山北征失律并印亦亡廢職不得後於沙漠夜吐光怪始蹤跡得之仇鸞病篤藏印內寢忽躍出於地有聲尋鸞即暴死戮屍而文淵閣印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則閣權漸倒陵夷以至今日益將相二大柄關於印章如此

嘉靖青詞

世廟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衆而最工巧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煒董尚書份然皆

諛妄不典之言如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袁所撰最爲時所膾炙他文可知矣時每一舉醮無論他費即赤金亦至數千兩蓋門壇扁對皆以金書屑金爲泥凡數十器其搽筆中書官預備大管蘸筆令滿故爲不堪波畫裝則蘸之又出一管凡寫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金亦不下數十銖矣吾邑談相龍既以此得貳卿且致富云

嘉靖始終不御正宮

大內乾清宮以正德九年遇災旋鳩工剏建役尚未竣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統暫居於文華殿亟促冬宮晝夜繕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蹕臨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則永壽宮已成至壬寅宮婢之變上因謂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寶法物盡從寶其中後宮妃嬪俱從行乾清遂虛直至丙寅上賓始返龍蛻於大內蓋自踐阼之初及彌留之際皆於別宮行吉凶禮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爲列聖升遐之所意頗疑懼而永壽則文皇舊宮龍興吉壤故聖意屬之古云先天而天弗違世宗有焉

大行喪禮

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蓋佛家謂地獄受諸苦者聞鐘聲卽甦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非云化者有罪爲之解禳也聲鐘一事累朝皆同之詔旨蓋自唐宋以來相沿已久惟冥鏹最爲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爲金銀錁黃者曰泉臺上寶白者名冥游亞寶已爲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諫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孝宗曰邵堯夫何

如人祭先必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則此亦相傳故事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賢於前代多矣

實錄紀事

世穆兩朝實錄皆江陵故相筆也於諸史中最稱嚴核其紀新鄭將去爲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爲皆迎合時情而參高保徐尤屬諂媚況上未嘗有意棄徐紛紛保之何爲其言可謂至公及至奪情戀位一切保留偏大小南北倍於諂徐之時而杖譴忤意者以快睚眦又有華亭所不爲者其於新鄭幕客吏科都給事韓原川(楫)等亦極筆醜詆目爲無忌憚小人豈非眞正實錄及吏科都陳錦江(三謨)等入幕後獻諛畫策與韓循州諸公無異顧一一任爲腹心脊其角距恬不爲異則笑人適以自笑也頃見居續眞吳花記其遺詞皆無足取惟內盧杞說白云我做秀才時也曾罵過李林甫來此一語也亦後來黃扉藥石矣

實錄難據

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爲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爲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刻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

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爲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爲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爲張本後書成俱被𨲚賞至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可哂亦可歎矣今學士大夫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復字同其修承天大志亦然但開局太運詞林諸公各具事希寵紛紛不定比成未幾則世宗已升遐矣總之皆不經之舉也

兩朝仁厚

世宗末年一更嚴明之政如海忠介狂戇尚能容之賜謀穆廟以迨今上禮遇士大夫絕無往年論報見法之事惟初政逮訊廷杖數君子皆出權相意後皆不次登用僅臨江錢知府(若賡)以濫刑被劾坐辟亦意在重懲酷吏終以輔臣請貸至今長繫李見羅中丞以演事下獄七年而從戍近年礦稅忤旨者或致逮繫非久即釋惟曹必洛侍御(學程)以爭東封在獄稍久頃得旨編戍出獄之日京師擁曹歡呼者數萬人且頌聖主如天之量云

主上改臣下名

世宗時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張相國璁爲孚敬改袁中
丞貞吉姓爲袁又改指揮僉事琴大鳴爲大聲是也穆
宗朝掖縣趙官爲御史因巡方題差上見名不雅改爲
煥今歷大司空以侍養歸弟名耀亦拜御史後以中丞
撫遼左亦請告歸養其父名孟以明經官教授得封吏
部左侍郎二子俱爲大九卿住膝下娛侍尤不易得云
○趙長公巡方爲陝西巡茶任滿而乃弟代之兄弟交
承亦一時佳話事在今上初元

聖主命名

今上以癸亥八月生於裕邸時世宗惑於二龍不相見

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是年四月西苑玉兎
生子七月又有白鼈卵育之瑞廷臣俱上表賀而今上
彌月不敢請行翦髮禮至穆宗卽位大臣以立太子請
上命先命名徐議冊立始以元年正月賜今御名故事
命名在百日至是睿齡已五歲矣從來朱邸皇孫未有
遲期至此者然而次年卽主震方又四年龍飛開萬億
年盛治千古未有也

朝覲官進獻

近以國用匱乏議加田賦加關稅以至搜索贖鍰且有
無礙官銀之說夫旣曰官銀那有無礙之理眞掩耳盜
鈴也當穆宗戊辰外計時陝西副使姜子羔者上言朝
覲官各有路費及儹還私帑宜令進獻議條以佐國用
且限爲定制布政司三百兩按察司二百兩苑馬行太
僕一百兩運司府正二百五十兩府佐一百兩州縣正
官二百兩州縣佐五十兩上曰進獻非事體且國用亦
不藉此其勿許且并禁入朝官員不得借覲名科派大
哉王言與歲進月進者天壤矣姜未幾卽轉行太僕稍
示裁抑猶有太平氣象云

今上聖孝

今上初登極尊禮兩宮嫡母陳皇后上號仁聖皇太后

生母李皇貴妃上號慈聖皇太后每遇大慶輒增二字
至丙申年則仁聖上仙慈聖獨享天下之養慶典頻舉
丙午之春以皇太子元孫誕生加上徽號曰慈聖宣文
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則聖壽僅六十有二○按
本朝母后得親見曾孫者惟孝肅周后一人今慈聖福
履正同但孝莊后先崩時孝肅爲邪說所惑慮他日不
得與英宗同穴欲改葬孝莊於他所賴大臣力諍而止
今慈聖在位事仁聖最恭歲時尚執嫡庶之禮仁聖上
仙悲慕逾禮宜其備享榮哀今上聖孝又千古所無自
玉欄觀牡丹正值先帝游賞無意入間信有之矣

今上御筆

今上自髫年卽工八法如賜江陵吳門諸公堂扁已極偉麗其後漸入神化幼時曾見中貴手中所捧御書金扇龍翔鳳翥令人驚羨嗣後又從太倉相公家盡得拜覩批答諸詔旨其中亦間有改竄遒筆之妙有顏柳所不逮者眞可謂天縱多能矣

貞觀政要

今上聖學高邃遠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啓講筵上御文華講畢復傳諭閣臣申時行等曰唐魏徵爲何如人對以徵能强諫亦是賢臣上駁云徵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後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賢者其時閣臣以伊尹就湯就桀爲比已非其倫又引太祖時佐命劉基等皆元舊臣顧其人可用否耳此語尤爲失當劉基輩用夏變夷豈魏徵遽角逐時可擬上遂置不問又傳聖諭云唐太宗殺父弑兄家法不正閣臣對曰倫理果虧閨門亦多慙德但納諫一事可取耳此語稍爲得之上意終不釋命罷貞觀政要而講禮記閣臣又言宋儒云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蹟宜令通鑑與禮經參講上允之乃命先講尚書徐及通鑑以至大學衍義上之於經史後先權宜審矣至評論魏徵太宗眞千古

斧鉞惜乎對颺諸語稍未能助高深耳○通鑑一書今上元年冬杪張居正當國將本年講章進呈已首刻此書上命鏤版印行矣今閣臣何又以通鑑爲請似乎未經御覽者意或卷帙浩汗啓沃未竟耶然貞觀政要亦上初御講幄輔臣卽以勸講至是乃厭薄中輟或以張居正所進終未審當聖意耶然自政要罷後次年四月遂不復御文華廣廈細旃迄成曠廢輔臣屢請不允其年冬郎有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之疏庚寅元旦召對以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唐太宗貞觀之治季年亦少遜焉蓋古今同一慨矣

沖聖日講

列聖經筵每月用初二十二廿二凡三日而日講則不拘期一切禮儀視經筵俱減殺僅侍班閣部大臣與詞林講官及侍書等官供事然聖體稍勞則不御之日居多值日詞臣依例進講章以備乙覽而已今上初登大寶江陵相建議上每日於日初出時駕幸文華聽儒臣講讀經書少憩片時復御講筵再讀史書至午膳而後還大內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暫免此外仍隆冬盛暑無間焉以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

海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主上早歲勵精頁可使千古矣

今上待馮保

上初以慈寧及江陵故待馮璫厚而不堪其鈐束頗有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講畢書大字賜輔臣等馮璫侍側立稍傾欲上遽以巨筆濡墨瀋過俺擲其所衣大紅衫上淋漓幾滿馮璫震懼辟易江陵亦變色失措上徐書畢起還內時戊寅己卯間事故相申吳門已從講筵入閣是日正得上所賜大字其長公職方為予言此時上意已作李輔國魚朝恩之想而馮璫尚以少主視之了

不悟也後惟癸巳年王太倉為首揆蘭谿新建為次因自請得御筆大字是後遂不復賜

壬寅茂厄

世宗中年靜攝齋居不御朝已久至壬寅冬十月而有宮婢之變主上已瀕危至丙夜始能言醫官用去血劑稍甦猶數日始能復故從此聖體愈康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龍馭始上升真古來奇事載籍所未覩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數日至十六日己卯遂大漸上急召輔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啟祥宮時內閣止沈一貫一人耳至則中官及鄭貴妃俱避不待上命太子及諸王跪聽上呼沈近前聽諭云朕享國已久亦無所憾佳兒佳婦今以付先生輔之為好皇帝勸其講學勤政且命向來礦稅悉罷并諸無稽之征停止釋詔獄及法司繫囚還職起用建言得罪諸臣此後遂當令諸臣而去矣按此即玉几末命比及二更而上稍甦不次日庚辰則聖躬頓安寢膳復舊蓋垂殆者僅一晝夜耳時東宮成婚甫三日故有佳兒佳婦之語如思太宗故事是時垂拱內廷不視朝者亦十年矣今上神明威斷動法皇祖而罹災之歲亦屬壬寅恰恰六十年豈非上天仁愛同一示警哉上所頒聖諭旋即取回雖告天有

反汗之疑又三年為乙巳冬命稅務歸併有司封閉礦洞撤回內臣出子遺於水火聖德遠彼共覩罪己較之世宗再御二十五年行止什伯倍之矣

壬寅上壽

壬寅之歲上聖齡甫滿四旬而御極已三十年至秋八月值上萬壽聖節內廷皆御輩思別效嵩祝以博大顏一啟者乃以上誕生及在宥合之為七十歲上南山之觴大小監局競肴鬪侈罄其力以備進奉時礦稅諸璫而旋與諸榷使方憂喜交併聞得此消息爭市瑰異未名之寶名孝順錢糧充金帛之勝左藏為之充牣聖

情果大怡嗣後乾德壽皇小南內諸工及造龍鳳船亭之屬一切惟羣下所請而榷稅縱橫愈不可諫止矣然但行之禁掖惟閹尹宮婢歡獻諛詞而已不以聞之大廷故諫官無敢以其事與諍者蓋長生久視固聖主所樂聞況春閣啓祥召臣下驚魂甫定此舉雖似不經亦古所謂此非惡心也

百年四葉

邵康節謂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後百年而僅止四葉詫以爲近古所未覩昭代歷年之久前此不必言卽如世宗以辛巳入纘在位四十六年中更穆宗之隆慶而爲今上之壬申御極今年己未恰已九十九年又祗三葉耳而聖躬强豫方共日升月恆三皇御宇俱百年以外茲且將四之使康節生今日其慶幸又何如也

北臺

今上仁儉至土木事尤爲減省惟辛丑年於禁城內乾方築一高臺臺名曰乾德臺閣名乾祐閣其鉅麗不待言而高入雲表望之眞如五城十二樓頭駙馬萬仲晦招同戚里諸公入游西苑因試登之如旋螺然殊不覺足力之疲每一層卽有一小殿几榻什物畢具凡數轉未至其巓已平視兔兒山矣時天曙未久萬瓦映日大

內樓臺約略在目悚然心悸急促同行諸公趨下閤落成時主上以軟輿升陟則宮城外巷陌街逵如棊齊宮前後一帶皆近在眉睫聖心亦以下瞰爲非體闢後僅以月夜再登今宸游不至已數年矣

章奏留中

先朝章奏亦有不報聞者然多是奏本若通本用印則係衙門公事例不留中卽不當上意再三更改亦可自今上厭臣下之屢聒一切庋之禁中屢催不下初亦甚以爲苦久而稍習遇大小興革主者自行其意竟具本題知不復取上意可否而大權反下移矣臺省建白間有當取旨者則建言之人上疏以後卽請謁政府云此本當條旨云云政府卽唯唯如命一同屬吏之稟承於長官其名曰講旨此亙古未有之事福淸在時尙未然

端陽

京師及邊鎭最重午節至今各邊是日俱射柳較勝士卒命中者將帥次第賞賚京師惟天壇游人最勝連錢障泥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過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閣部大老及經筵

日講詞臣得拜川扇香藥諸賜視他令節獨優今上初年猶然自內操事興至甲申歲之午日預選少年強壯內侍三千名俱先嫻習騎射至期彎弧馳驟雲錦成群有京營所不逮者上大悅賞賚二萬餘金然是日酷熱當値健兒喝暍環甲操兵伺令於赤日中因而斃死者數人按禁中本非觀兵之所其事起於正德初年若不特八虎輩各有偏裨列校彷倣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頂眾刺飄旋纓雜處於中貴之中矣今上因癸未易陵始選內臣具軍容扈從旋蹕後益廣其伍俱江陵敗後事也近年來則內教場已鞠爲茂草想武事罷不講矣

○聞之先輩云孝宗在御日遇午節曾於便殿予諸一桃符云綵線結成長命縷丹砂書就辟兵符蓋聖主好文宴衎自娛又與後聖不同如此其後午節惟世宗初元曾奉兩宮聖母游娛最後十五年又同李時夏言郭勛泛舟西苑賦詩唱和○按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而古來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禁火太原之地嚴冷未解因禁煙寒食人多有死者何不考訂改正既合楚俗二忠臣各享極嚐民間餕角黍之餘即寒食不至傷生也附以解頤

七夕

七夕暑退涼至自是一年佳候至於曝衣穿針鵲橋牛女所不論也宋世禁中以金銀摩睺羅爲玩具分賜大臣今內廷雖徧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至宮嬪輩則皆衣鵲橋補服而外廷侍從不及拜賜矣惟大璫輩以瓜果相餉遺民間則閭閻兒女尚修乞巧故事而朝家獨無聞意者盂蘭會近道俗共趨且中元謁祭陵寢尤國家重典無暇他及耳江南李煜以七夕生在朝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爲七夕亦奇事也

扈從頒賜

至尊初登極行郊祀大禮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俱賜大紅織金紵袍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則內閣輔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至鸞帶金銀瓢繡袋等物以壯扈從其次即及日講官以至文武勳戚部府大臣俱沾繡帶綵幣之賜皆主上肇行大禮特恩殊典一次耳惟閣臣未及受賜者則於嗣歲補給他官不爾也又錦衣衞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衣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其常朝亦衣青服侍立於御座之西以備宣喚其親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

右列豔之名爲武翰林

六曹答詔稱卿

從來六尙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識者以爲非體萬曆己亥大計南六卿自陳旨下有得稱卿者一時以爲榮遇自後漸復舊制可謂釐正隨規矣王給事元翰忽於建白疏內攻輔臣條旨之失謂其獻媚大僚爲植黨地巷末而與故耳

御座後扇

今主上御門常朝黼扆之後內臣執一有柄之物若摩扇然用黃帕裹之自上陞座擁蔽於後降座則撤去從來不曾展開或疑爲雉尾之屬終莫知其眞後問其名曰卓影乃先朝外夷所貢瑞物最能祓除不祥以故臨朝輒設以衛御座未知果否

礦賜

今開礦徧天下生民罹其毒說者以始禍歸罪張新建相公固矣永樂十三年太監王房等督夫六千人於遼東黑山淘金凡九十日得金八兩又永樂十五年有言廣西南丹州礦發者命內臣開採歲餘得九十六金旋變爲錫乃止時胡文穆當國江西之吉安人成化十年湖廣寶慶府開金礦歲役夫五十五萬淘府民爲水渰死及虎豹所傷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始報罷時彭文憲當國彭亦江西之安福人

礦害

今開礦徧天下爲世亂階然權璫內璫一類好充故致紛紜耳按宋金冶有二百一處銀冶則倍蓰于是三州又三軍一監共冶場八十有四歲中得金萬五千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其後銀又增九十餘萬兩然所入止此堂堂天朝安用此刀錐之利然皆守令爲政

閭閻受害猶淺今日則敲朴善良必見其敗發家央由以爲射取之術矣○宋仁宗皇祐中金脈大發於登萊州其民掘地採取至有一塊重二十餘斤者取之不禁是時爲宋盛世豈眞地不愛寶耶

野獲編卷二終

野獲編卷三目錄

宮闈

野獲編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宮闈

修女戒

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上之立法直追三代故列聖以來不第后妃專司陰教即以英廟及

今上沖聖御宇長樂居尊惟保護皇躬未曾預聞一政詒謀遠矣使宋祖以此示戒則元祐時宣仁后之謗何自而興

母后聖製

本朝仁孝皇后著內訓又有女誡至章聖皇太后又有女訓今俱刻之內府頒在宇內今上聖母慈聖皇太后所撰述女鑑一書尤爲詳明典要主上親灑宸翰序之眞宮閫中盛事也然聖製又不止此今文華殿後殿所懸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御筆臣下但見龍翔鳳翥結構波磔之妙以爲今上御書而實非也古來惟宋宣仁皇后善飛白大書然不過一二字豈如慈聖備得八法精蘊哉眞天人也

國初納妃

高皇帝提一劍芟羣雄於所平諸國妃主無選入侍者惟僞漢逹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納其妾旋即遣出深以爲悔野史訛傳爲曾生潭王梓復叛誅不知潭王與齊王榑同爲逹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誅也惟第十四女含山公主母妃韓氏係高麗人考遜簡王母妃亦韓氏但不知與含山同產否無所証據

不敢臆斷公主以洪武十三年生二十七年下降駙馬尹清永樂間進長公主洪熙初進大長公主至天順六年方薨年八十三於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爲壽考然則高麗貢女不始于文皇時光祿權永均等諸女也○天順五年七月上致書含山大長公主云高皇祖所生惟祖姑享高壽誠爲難得近者承諭用度有缺朕心惻然特遣太監藍忠賫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紵紗羅各十疋生熟絹三十疋以表親親之義按博鬢惟皇后得用之國初王妃亦許用永樂間革之親藩曾有請而不許今特以賜含山

蓋異數也

天家生母不同

高皇帝貴妃孫氏以洪武七年薨上以妃無子命吳王橚認爲慈母治後事服斬衰三年一如孝慈錄中生母之例橚後改封周王高后嫡出也嘉靖二十四年肅皇帝第三女寧安公主將下降駙馬李和以母妃先薨命拜皇貴妃沈氏爲慈母出閤醮戒謝辭諸儀一同生母及和與公主成婚後入謁皇貴妃賜宴宮中尤爲異數一則無子而子一則無女而女孰非聖主異恩哉乃有不幸而反是者如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則

穆宗生母也禮官請復三年喪上不許又引孫貴妃故事亦不從且以應遁至尊不宜重服下諭大臣遂不敢爭且自穆宗就裕邸後生不得見沒不得訣亦可悲矣又如孝宗爲淑妃紀氏出自離母腹卽爲萬貴妃所妬妃出居內安樂堂迨孝宗六齡始得見父皇而淑妃旋以暴薨報憲宗亦不敢詰孝宗龍飛徧覓母家宗族幾至今終不可得兩妃爲兩朝聖主所託體他日雖備享尊崇而生由殁而所遭迍剝乃爾天耶人耶意者運數宮禁特甚乎

[illegible]

內廷嬪御尊稱至貴妃而極先朝拜此秩者歷歷可數高皇帝朝有貴妃孫氏諡成穆文皇帝朝有貴妃張氏諡昭懿貴妃王氏諡昭獻昭皇帝朝有貴妃郭氏諡恭肅章皇帝朝則孝恭后亦曾先拜且特加皇字旋位中宮不敢並祀嗣後則有賢妃何氏贈貴妃諡端靖然而不得皇字矣睿皇帝朝則孝肅后亦曾拜不敢並祀純皇帝朝則有皇貴妃萬氏諡恭肅端順榮靖爲宮妃六字諡之始而宸妃邵氏進封貴妃是生興獻帝後稱孝惠后不敢並祀肅皇帝朝則有皇貴妃王氏諡端和恭順溫僖皇貴妃閻氏諡榮和惠順端僖皇貴妃沈氏諡

莊順安榮貞靜其諡號皆用憲宗萬妃例也莊皇帝朝則有皇貴妃李氏卽今慈聖皇太后不敢並祀今上則有今東宮母妃及敬妃追封皇貴妃李氏諡恭順榮莊端靖及今翊坤宮鄭氏蓋列帝十二朝歷年二百五十而得此號者僅十六位內二位猶非生拜然二祖及仁宗朝尙未有皇字故有册而無寶世宗時閻王兩妃未聞殊寵特以儲宮之重驟得峻加而賢妃柏氏在憲宗朝曾育悼恭太子竟不得封蓋軒龍嗣誕不輕授如此然柏妃至嘉靖六年薨距生悼恭時已五十九年雖嗇於遇而豐於壽矣○孝惠邵后封貴妃時有册又有寶

矣而不加皇字意者同封者共十八不欲太軒輊耶是不可曉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子進封敬妃文氏爲貴妃時去上六十聖誕僅三日耳然封號內無皇字故止用金册無寶此則近代未有姑附紀之

帝王娶外國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以洪武四年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爲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淸河王愈女反屈居其下同時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狀元爲襄陽人任亨泰其妻本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

母爲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又文皇帝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爲賢妃權氏侍上北征回師薨於嶧縣遂葬焉賢妃父拜光祿卿仍居高麗是時尙仍元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後正德間回回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目侯伯及達官女入內蓋亦有所本○古來中國娶胡婦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閭氏爲蠕蠕主阿那瓌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后納之復以悼后妬賜乙弗死阿那瓌次女又爲齊神武后神武每因事跪拜蓋皆仰其勇息以爲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强盛倍于往時宇文與高氏爭衡倚以爲援共求其女終爲周所得藉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和親之公主矣我朝英宗北狩也先欲進其妹上堅拒之迄不能强聖主英槪處困不撓奚止雪恥酬百王也

高麗女見疑

洪武十三年高麗愆貢期上賜詔詰責之既而彼國遣使周誼來計事上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高麗朝貢違約朕拘其使後縱之歸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曾納誼女於宮中庚申君出奔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遣誼來使殊有意焉卿不可不

備勅至當遣誼來京別有以處之及周誼至京署本國官爲禮曹判書上賜以襲衣遣通事先歸留誼于京師仍命邊將自今入境者皆止於邊不許入見雖有貢賦亦不許入獻蓋終以女在宮爲疑聖主之嚴防女戎如此又安得致女驪姬之禍乎

故后無諱日

太后呂氏故懿文太子追崇興宗康皇帝之繼配也太子娶開平王常遇春女爲妃先薨以太常卿呂本女爲繼妃文帝卽位追尊常氏爲懿敬孝康皇后呂爲皇太后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舉兵之意后出宮

復故號爲太子妃尋命懿文諸子吳王爲廣澤王居滁州衡王爲懷恩王居建昌是年俱召還錮之鳳陽高牆惟少子允熈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妃居懿文陵園永樂四年火起於邸中暴卒追謚哀簡蓋以呂后生不欲顯誅之也自此呂后遂不知所終今紀遜中有云與建文同日自焚者妄也今懿文園近附孝陵歲時尚能沾祭當呂二后想亦並祔不廢然呂后竟無諱日可攷亦無謚號追贈雖大義滅親然於文皇爲長嫂于仁宗爲伯妣恩禮缺然可爲歎息今志士仁人徒致意於建文尊號屢形章奏尚未循其本也嘉靖間孝宗

張后崩追謚孝康與懿文帝后號同此大臣不討論之過時貴溪首揆分宜掌禮部

母后在位久

本朝母后如仁宗誠孝后張氏以中宮擁立宣英兩朝進稱皇太后太皇太后而在位止十八年宣宗孝恭后孫氏稍久正位中宮及太后三十一年英宗之孝肅周后稱太后太皇太后共四十一年爲更久然在成化初以憲宗生母從貴妃崇進者惟憲宗之孝貞王后以中宮擁立孝武兩朝稱太后太皇太后共五十五年最尊且壽所微恨者聖主非所出耳至若孝宗之孝康張后專寵椒宮古今無匹且誕育毅皇爰立肅皇享天下養前後亦五十五年可稱備福然在正德間已擁虛位嘉靖間以章聖之故開罪主上禍延二弟憂撓憔悴不復可堪何如早從毅皇上仙之樂人有以壽爲戚者帝后且然況下此者乎

宣宗廢后

初宣宗爲皇太孫時納胡氏爲妃及居東宮稱皇太子妃宣宗登極爲皇后至三年十一月以無子多病表請閒居而孝恭孫后代其位蓋孝恭旣誕英宗甫三月則已正位儲宮矣胡氏以正統八年甍於別宮尊爲靜慈

仙師又至天順七年上復下勅所司追復皇后尊稱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加葬金山寢園但不立陵名不祔廟祀耳盡英宗之達孝如此其時詔中有云於情於禮兩者無憾眞不誣也此與天順四年赦出建庶人文圭同一盛德。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是爲孝莊后時孝肅周后正並尊恐他日不得祔葬裕陵乃啓上欲別擇地以葬慈懿賴輔臣彭時商輅禮臣姚夔等爭之始許錢后祔葬虛其右以待周后按姚夔之疏云或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同此又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遜位而立孝恭矣慈懿當時未嘗退處而別立

一后況宣宗晚年悔恨莫及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
蓋其時詔孝肅者有引胡后以比錢后故藝有是言然
則聖主舉動爲子孫取法不可不愼如此○宏治十七
年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卽孝肅后也上召輔臣劉健
李東陽謝遷賜對出裕陵圖以示則英宗隧道右壙相
通而左爲孝莊錢氏元宮相去數丈中隔不通輔臣謝
不知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
內官有幾个識道理的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
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健等曰英宗遺命錢后合葬
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遺命奈何違之東陽曰聞

當時尚有別議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今日斷自聖衷勿
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痛快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
以爲不然遷對曰陰陽拘忌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
今開壙合葬非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隔惟一
點誠心爲之料亦無害東陽健等力贊上曰此事不難
後事竟不行欽天監旣以爲歲殺在此內官監又謂事
干英廟陵寢難以輕動也以孝廟仁聖尚不能改已成
之誤當時內臣曲媚孝肅致英宗在天之靈終於不安
是時去孝莊祔葬已三十七年矣此事詳李文正廟對
錄中而孝宗實錄反不詳其祔廟事更出孝宗獨斷文
正猶不過將順而已

封妃異典

皇貴妃始於宣廟朝是固然矣然亦有異者如高皇帝
洪武十七年甲子册李氏爲皇淑妃又進封郭氏爲皇
寧妃而貴妃反不得皇字此其異也至文皇帝嬪御自
貴妃而下凡二十餘人無一得皇字者至宣宗孝恭后
後而皇字始尊屬貴妃矣又如後宮姬侍列在魚貫者
一承天眷次日報名謝恩內廷卽以異禮待之主上亦
命鋪宮以待封拜列聖前後皆然惟世宗晚年西宮奉
元極庭儀例與大內稍異兼餌熱劑過多稍有屬意間

或非時御幸不能盡行册拜於是有未封妃嬪之呼如
追封榮妃楊氏乃以宮人隨上遭火災而得追賁且謚
以恭淑安僖四字且祔葬於孝潔皇后之側此殊特之
典又前此未有者此後砕雖藝祀然承恩殀沒者必加
封內侍以是外廷得聞逮龍馭上賓其現存未封者概
不得知矣聞之老內侍云世宗一日誦經運手擊磬偶
誤槌他處諸侍女皆頫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聲大笑
上注目顧之咸謂命在頃刻矣經轂後遂承更衣之寵
卽世所稱尚美人是也從此貴寵震天下時年僅十三
世宗已將耳順矣其後册拜爲壽妃拜後百餘日而上

大漸說者歸罪壽妃微似漢成帝之趙昭儀云壽妃之寵在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宮嬪承恩早而下世晚者近代少其比

帝后祔葬

本朝先帝大行山陵止一后祔葬直至英宗元配孝莊錢后崩時憲宗厭於生母孝肅周后幾不得同葬裕陵大臣力諍之始虛孝肅元宮以待而二后並祔自此始矣憲宗初選吳氏旋廢則元配爲孝貞后王氏而孝宗生母爲孝穆后紀氏二后同祔茂陵蓋循用裕陵新例至嘉靖入繼則憲宗貴妃邵氏已稱壽安皇太后尋崩

初葬金山後亦遷祔茂陵於是三后並祔又從此始世宗元配爲孝潔后陳氏繼曰孝烈后方氏上以方氏有定變衛蹕功其崩也梓宮先入永陵元宮又特祧仁宗以孝烈神主入太廟比穆宗登極遷孝潔梓宮與孝烈並祔而上生母爲孝恪后杜氏亦遷祔焉永陵亦有三后同穴一如茂陵故事矣今上孝祀兩宮他年千秋萬歲其並祔昭陵不待言惟太廟配享列朝以來止一帝一后嗣聖俱遵行舊禮不敢更也

廢后加禮

本朝廢后如恭讓胡后在天順間英宗已復位號矣惟憲宗吳后立兩月而廢後以撫育孝宗稍得加禮至正德四年薨于別宮輔臣李東陽等疏稱吳氏雖先朝所斥而詔止云退居閑位無廢爲庶人之文宜稍加恩禮上命如英廟惠妃王氏例葬時以素羞祭別所然惠妃得謚端靜安和而吳竟缺謚號蓋以追稱莫擬也又后兄瑛爲羽林衛指揮使於宏治間自陳臣職乃先世軍功所遺不沾外戚恩澤乞升職改衛孝宗命陞都指揮僉事改注錦衣衛而已當昭德貴妃謀甃儲皇吳氏保護功實多而酬報之恩止此於義似矣今嘉靖中之薨上命一依成化吳氏故事尋得旨改稱繼后視吳氏

稍優焉蓋吳之得罪以譏萬妃張之得罪以救張延齡持一時微眚遂干天怒蓋不幸也

英宗重夫婦

閩縣者先爲雲南左布政居妻喪未幾即繼一室爲巡撫侍郎鄭辰所指摘聞杖晉歲閑住矣至正統五年緣恩赦詔書自辯云律所載但有居父母及夫喪而私嫁娶者杖一百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乞命廷議是非詔示天下上怒其輒回不敘次年陝西參議蔡弁任滿以代以妻喪及女亡歸鄉御史曹冀劾其奸惰不職弁乃自陳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貰其罪時大婚

未舉已重人倫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姿見幸于上與同臥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馴至極品行幸必隨如韓嫣張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未入直上出至內苑忽聞鼓樂之聲問之知良續娶又知爲陽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腸乃爾自此不復召蓋聖德仁厚加以中宮錢后同憂患者積年伉儷情更加篤摯因推及於臣妾眞帝王盛節也○聞英宗爲太上時錢后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今安昌侯錢氏宅在城東英宗同孝莊后曾兩幸其第今正寢尚設有御座錢后爲浙江之錢塘人與孝惠后邵氏同邑

英宗敬妃喪禮

英宗敬妃劉氏之薨距上升遐數月耳其喪禮皆上手定恩禮獨厚輟朝五日贈惠妃册諡貞順懿恭一切祭葬之禮視文廟昭獻王貴妃有加焉他妃所不論也時劉氏雖久承恩然未有所出則上鍾情獨至矣次年正月上彌留之際召太子及太監牛玉等至御榻前口諭命太子百日後卽成婚次卽召皇后錢氏他日壽終須合葬惠妃亦須遷來蓋亦必欲祔葬山陵也少頃而上賓天矣蓋始終眷念劉氏如此其後成化四年孝莊太后崩時孝肅周后恐身後不得同穴至欲別葬孝莊于他所賴閣臣彭時等及禮臣姚夔等力諍且述英宗遺命當時李賢曾紀于閣下憲宗始婉諭孝肅得並入元宮而惠妃之得祔與否則未詳攷但今祀典載裕陵十八妃一葬綿山餘皆金山意者綿山爲劉妃乎○按太祖孝陵凡妃嬪四十人俱身殉從葬僅二人葬陵之東西蓋洪武中先歿者至太宗長陵則十六妃俱殉矣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聖愚奚啻千里○嘉靖三十一年康妃杜氏薨逝禮臣奏循成化紀妃喪禮蓋杜爲穆宗生母而紀則孝宗所自出故引用之上不悅僅輟朝三日加二字諡并無褒贈益見英宗之厚敬妃至矣

景帝廢后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上追復郕戾王仍舊帝號尋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且致書于周王等各府詔告天下云請之聖母皇太后亦云出自先帝遺意不幸上賓未及舉行茲奉慈訓誕告在廷用成先志仍令有司修葺陵寢蓋是年十一月已立孝宗爲皇太子大赦海內上意欲追崇郕邸而難於赦書發之故特下詔以示崇奉亦首揆商文毅等苦心也但景帝繼后杭氏已于天順元年廢死而王妃汪氏故景帝元配正位中宮者四年

而後被廢睿皇復辟卽追復爲郕王妃現居郕邸何以
不并其位號復之耶況天順初廷臣以無罪廢汪后爲
于文丁謙之罪見之彈章今王于旣雪而母后又不返
正亦事理之未愜者汪妃至正德元年始薨乃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云

景皇后壽考

本朝母后在位最久者憲宗孝貞后王氏五十五年孝
宗孝康后張氏亦五十五年王則皇后稱皇太后又稱
太皇太后張則皇后稱皇太后改稱伯母皇太后初無
貶降也惟景帝汪后以正統十年乙丑册爲郕王妃十

四年景帝卽位立爲皇后景泰三年被廢天順元年復
爲郕王妃至正德元年丙寅始薨后以丁未年生春秋
八十一追崇爲貞惠安和景皇后凡爲王妃者二次爲
皇后者一次爲庶人者一次爲追贈母后者又一次凡
歷五帝六朝前後六十二年升沉興廢更疊爲之終得
與景皇同穴實前古未之聞

憲宗廢后

憲宗登極以天順八年七月廿一日册立吳氏爲皇后
已詔告天下矣至本年八月廿二日復下詔曰太監牛
玉偏徇已私擅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聖母前奏
請立爲皇后吳氏言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愼之意
今廢斥吳氏退居別宮閒住蓋中宮正位甫滿一月耳
又下詔云牛玉論罪本當處決念先帝時曾效微勞與
吳熹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俊戍
登州子雄隨之至本年十月十二日又立王氏爲皇后
詔中謂先帝臨御之日嘗爲朕簡賢淑已定王氏育於
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云云蓋吳氏之得罪實由
萬妃受撻而讒之其禍遂不可解而王氏卽孝貞皇后
能委曲下之故得安于位在孝宗朝稱皇太后武宗朝
稱太皇太后加徽號曰慈聖康壽母儀兩朝壽逾八十

夫豈偶然廢后吳氏至成化末年尙在西宮孝宗爲萬
貴妃所忌賴吳氏保護以全至宏治初孝宗以吳后撫
育恩命供給俱如后禮至正德四年正月十六日薨逝
○按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皇太后聖諭皇帝婚期在
邇必得賢淑爲配先時已嘗選擇尙慮有司遺忽禮部
其榜曉諭京城內外大小官民之家素有家法女子年
十五至十八者令其父母送來親閱時去睿皇升遐纔
五旬而遽下此詔蓋宗祧之計重也此事在謝文正公
宏治元年疏抗之前當時不以爲非至正德元年八月
武宗大婚納孝靜皇后夏氏遂已備設六宮時去先帝

升遐亦甫踰年耳且聖齡止十六歲少于孝宗三年則謝已爲少傅次揆正受遺當軸却不聞一語救正豈蹇楊于宮僚而循默于宰輔耶不可得而知矣○英宗大婚時年亦止十六

孝宗生母

東阿于穀峰（慎行）宗伯筆塵紀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氏孕孝宗時爲萬貴妃所妬潛育西宮上不及知一日上見百官奏咄嗟欸憤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已三歲上驚喜勅百官語狀召皇子紀妃泣曰兒去我不活矣皇子至遂賀頒詔天下移紀居東朝后尋賜死

或云自縊後萬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辭妃因忿不能語以致成疾此言似是而實不然按尹文和直瑣綴錄云紀后有娠萬妃恚而苦之上令托病處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旣誕皇子密令內侍謹護則憲宗設計潛養他所初非不知也又云甲午春悼恭太子亡後與彭先生談及請賜名付玉牒及冬乃托太監黃賜達之上上云果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按孝宗庚寅生至是已五歲矣不止三歲也又云太監張敏結萬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貴妃妃驚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次日下勅徙紀居西內永壽宮禮數一視貴妃是時內臣乃黃賜等三人之功懷恩惟奉上命傳諭內閣耳而紀后遷西宮亦成禮未有遽稱不活之語亦不曾有進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東宮至二十三年春則孝宗已年十八萬妃方薨距立太子時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語成疾之說也獨紀氏有疾萬妃雖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未幾而卒則此中曖昧殊薨事必有之所以孝宗登極後縣丞徐頊等建言請逮殺按仇也惟此說爲稍實耳尹謇齋雖非賢者然此時正長禁林親預其事豈有謬悞于公起北方早貴幷本朝紀載不盡寓目自謂得其說于今上初年

老中官不知宮寺傳言訛舛更甚于齊東予每聞此輩談朝家故事十無一實者最可笑也○尹錄所云彭先生是彭文憲（時）也時甲午年彭正當國而尹以讀學掌院與彭故厚故得道其所紀未免居功而情景則不謬云○商文毅公於成化十一年因悼恭太子薨上憂念甚知西宮有子六歲乃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國本攸繫重以昭德貴妃撫育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所無但外議皇子生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人情事體未便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庶朝夕便于接見按此疏孝宗之在西宮商公已頌

言於朝且歸美萬氏以頌寓規可謂苦心今廑史乃云出自懷恩密奏想于公并文毅疏未之見耳○成化五年柏賢妃生長子郎悼恭也大臣請告之天下上不許蓋慮傷萬妃之心也至孝宗之生臣下不敢請命名無怪其然先憲宗大婚時初選吳氏爲中宮柏氏與王氏爲東西二宮迨吳氏廢退王氏代爲后止存柏妃一人爲科婚三宮之一若孝穆本萬妃宮中人而萬妃又孝肅侍女先以賜上者初未有位號故吳氏得而笞之后以此廢○萬妃之始先入孝恭太后宮

萬貴妃

憲廟時萬貴妃專房異寵首揆萬文康至通譜稱從子而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氏噤不敢自明至六歲而左右言之始得見父皇命養于仁壽皇太后宮萬貴妃志甚孝穆旋以暴薨報未逾年而孝皇亦旋正東宮之位矣以萬氏之專妒遂令孝穆不全而終不能有加于孝廟則宗社之靈憑之也萬氏豐艷有肌每上出遊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顧之輒爲色飛其後成化二十三年挺一宮婢怒極氣咽痰湧不復甦急以訃聞上不語久之但長歎曰萬侍長去了我亦將去矣于是悒悒無聊日以不豫至于上賓情之所鍾遂甘棄臣民不復顧然婦人以纖柔爲主今萬氏反是而獲異眷亦猶王瓌之受寵于明皇也晉傳咸傳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晉書五行志謂男子履方頭女履圓頭至惠帝時女履亦如男子以爲賈南風專妬之應今萬氏女而男服亦身應之矣又武周垂拱二年雍州新豐縣有山湧出初僅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因命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謂太后女居男位反易剛柔致然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地中突起一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又湧出一山廣袤五丈此見雙槐歲抄以爲男女易位之象蓋亦以屬萬氏之服妖云○萬

氏以成化二年丙戌封貴妃生皇長子將百日而薨未及命名至妃之薨則二十三年丁未想其年必非少艾矣而恩寵不衰亦猶今上之專眷鄭貴妃幾三十年也然萬氏戚里之封僅得錦衣秩雖漸進不離本衛今鄭氏不然並不敢援永樂之例以請文職蓋兩朝之恩厚薄有節如此

劉韓二公論選妃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選女子于宮中或諸王館以待上服闋册封二妃廣衍儲嗣左庶子謝遷諫止謂六宮當備而三年未終山陵未畢諒陰猶痛不宜遽及此事

焦泌陽秉史筆謂謝進此議詞獻諂以悞孝宗繼嗣之
不廣王弇州考悞中駁焦云此泌陽慰筆蓋陰刺中宮
之擅夕而議謝公之從臾時上聖齡甫十九中宮何以
有擅夕之辟耶謝疏議甚正焦乃小人無忌憚耳此說
固不謬然次年禮科右給事韓鼎又以皇嗣未廣爲憂
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重大本也今舍
是弗圖乃信邪說徒建設齋醮以徼福不亦惑乎上感
其言優詔答之次月鼎又言臣有立天下大本之言仰
承溫詔今幾五十日而聖斷杳然伏望愼選良家以充
六宮爲宗廟長久計上曰立大本之言誠有理但未宜

遽行耳按韓之疏正與謝牴牾但據韓疏細味之則是
時中宮已擅寵專以祈禱爲求嗣法上雖是鼎言終不
別廣恩澤蓋爲后所制也以故后自再舉蔚悼王後孝
宗更無他子泌陽之議謝文正誠屬無稽然而謝之爲
聖孝計韓之爲宗祧慮俱憂國讜言未可偏廢也至宏
治三年荊王見瀟亦請上博選良家女以廣亂嗣而上
終不從蓋中宮之擅夕已著聞于宗藩矣至宏治四年
吏部聽選監生丁赫者又疏言內庭妃嬪之選上用諭
德謝遷言而止所以保護聖躬者至矣今恐左右讒巧
之人或以皇儲未建爲言移上初意乞愼終如始云云

是時去謝疏時已閱四歲且上亦從無采擇之詔其意
不過迎合中宮結歡張氏爲進用地也然時武宗已在
孕矣○歴朝大行山陵後凡生時嬪御已逝者及他日
亡者俱得陪葬陵寢或近陵之金山歲時侑食於本陵
之享殿俱得標名沾祭孝宗以前孝陵在南京高皇帝
之葬帝后以下祔葬者妃嬪共四十八人其在北葬天壽
山者如太宗長陵則帝后以下有十六妃祔仁宗獻陵
則帝后以下有七妃祔宣宗景陵帝后以下有八妃祔
以上三陵俱主上升遐時殉節從葬者英宗裕陵帝后
下有十八妃祔祭憲宗茂陵帝后下有十四妃祔祭其

後武宗康陵則二妃祔祭世宗永陵則妃三十人嬪二
十六人祔祭以上四朝則先後薨逝不祔先帝山陵俱
葬金山惟孝宗止有孝康皇后實山雙峙即泰陵祭祀
更無一妃旁侍侑食蓋上自青宮婚後未幾登大位無
論魚貫承恩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以至於上仙眞千
古所無之事

鄭旺妖言

當宏治末年孝康皇后張氏擅寵六宮俱不得進御且
自武宗生後正位東宮再舉蔚悼王薨後更無支子京
師遂有浮言太子非眞中宮出者時有武城尉軍餘鄭

旺有女入高通政家進內因結內侍劉山宣言其女今名鄭金蓮現在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宮中實東宮生母也孝宗聞之大怒卽磔劉山并鄭旺論斬後遇赦得免至正德二年十月又布前言同居人王璽擅入東安門且云欲奏國母見幽之狀武宗下之刑部再讞再不服久之始成獄正法此案倡議甚怪往年郭江夏行勘楚府時馮開之先生爲予言楚事因及武宗亦曾被謗如楚宗所言以此世宗尤追恨張太后并及鶴齡延齡兄弟決欲族之余謂不然此謗實始于鄭旺一時皆信之傳入各藩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逆移檄遠近

中有上以莒滅鄭太祖皇帝不血食之語蓋又因鄭旺之言而傅會之以實昭聖太后之罪耳○治世餘聞云鄭旺招係嫋上入有女選入內近聞生有皇子見在太后宮每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往來送時新瓜果入本宮使人黃女兒遞進回有衣服等物旺因誇耀鄉人稱爲鄭皇親已二三年被緝事衙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奉旨劉林便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氏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謂旨云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何也其案在刑部福建司至宏治十八年五月武宗登極大赦閔尚書珪放出蓋意亦有在此當時目擊其事者所紀較國史更確其所謂有所受者指孝康皇后也旺罪魁不加刑者指孝宗知旺之冤也閔珪意有在者謂孝宗爲中宮所制其意實不欲殺旺也然則武宗果爲鄭金蓮所出而孝康攘爲嫡子耶抑更有他皇子也至正德二年則珪已罷去居勳代爲司寇矣旺猶不平復理前說時孝康與武宗母子恩深豈有更改之理旺不死更何待哉若金蓮者則編修王贊敘內侍書于司禮監親見其紅氈裹送浣衣局內臣皆起立迎入待之異常則旨中云發落者止與黃女兒同耳其後日處分則不可攷矣

頒行女訓

世宗以章聖太后所著女訓一卷示輔臣其首卽獻帝爲之序次卽太后自序爲目十有二已復以慈孝高皇后及仁文皇后內訓同示欲與女訓並刊行輔臣張璁贊美請上御製跋語於後已奉旨允行矣次輔桂萼復獻頌謂女訓一書臣拜觀詳味知天啟中興聖賢繼出胚胎於此矣宜仿古胎教姙子及月將二南詩古詩編成簡明說詞選哲婦十餘人以備輪直凡中宮圖畫花鳥寓目之物尤當一一揀擇又合兩京布政司府州縣各修官女學設廟奉先代女師之神傍有廊爲習女工

之所中一堂爲聽敎之堂選行義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開學十二月止其敎蒙瞽之人以女訓一書敎令講解背誦量與俸給提學官歲考閱之又欲選大家有家法之人爲嬪氏凡女七歲以上入學習女訓者書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倘有大婚禮按籍而取之則太子必得聖女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次年之春夢卽以病去位尋卒于家○近年重刊呂氏閨範翊坤宮鄭妃作序擬其書仁孝后之女誡章聖后之女訓說者遂有僭偪之疑致啟大獄貽禍迄今未解是時不知何人覩草不識忌諱乃爾

母后謚號

歷朝皇后謚號例用十二字謚中必有天聖二字而以虛字別之如高后之承天順聖是也蓋以匹耦至尊沒後仍有伉儷之體後世皆倣此至世宗朝追謚章聖太后乃曰安天誕聖獻皇后是直以篤生嗣皇見之徽稱而沒其敵體配帝之實矣至同時加上高后謚改承天順聖爲成天育聖則又但以生文皇見重而助贊開天聖人置不論矣又其時世宗自謂應運中興功同文皇之躋禰爲萬世不祧張本以故一時在事大臣政府則李文康夏文愍顧文康禮卿則嚴分宜但知逢迎上意容悅固位而已宗廟大體彼豈暇顧哉

世宗廢后

世宗自孝潔崩逝甫踰月卽冊立順妃張氏爲后事在嘉靖七年至十二年之正月初六日忽下詔廢爲庶人時首揆張永嘉新從里居起再位首揆亦不能力諍而夏文愍爲宗伯最得上眷寂不聞一言卽臺諫亦無一人出疏諫止亦不以廢后罪狀告宗廟示天下但云不敬不遜僭肆不悛而已至今後學不解其故王弇州於本朝事極博獨於此事略之前輩如鄭端簡雷豐城時俱已立朝負史才所著書並不記涯略說者謂建昌侯張延齡坐罪當死昭聖太后乞哀于廢后后乘新正侍上宴微及其事上震怒立褫冠服鞭撻之斥譴以去本月初八日卽下詔冊封德妃方氏爲皇后蓋聖心先定久矣廢后事屬之建昌侯者其說似爲近之延齡橫于孝宗朝至殺無辜汚宮眷如文臣李夢陽內臣何文鼎皆所參眞死有餘僇至是大臣力請寬延齡蓋恐昭聖因此不豫致有他故以故延齡在獄十餘年而後棄市時昭聖已升遐不及見矣此張永嘉方南海諸公力也然十七年章聖服藥崩上疑昭聖爲巫蠱欲行大事非李文康以死捍護否幾如唐宣宗之於郭太后矣昭聖

閣之次年卽有宮婢楊金英等謀弒大變使昭聖尙在
難乎免矣孝宗優假外戚反貽後殃所謂愛之適以害
之也張后以嘉靖[illegible][illegible]年閏十二月初三日薨詔喪禮
視憲宗廢后吳氏例

皇后祔廟之禮

宗廟大事有以忠憤太過激成莫解之禍者無如嘉靖
初之議大禮者微言至理導人以不得不從者無如成
化初孝莊太后之議祔葬夫葬嫡后於他所誠爲悖謬
當時彭時商輅姚夔諸大臣回天之力固偉矣然禮卿
姚夔疏中云慈懿葬于左皇太后萬年後葬于右慈

懿今日祔于廟皇太后他日亦祔于廟同尊並列毫無
低昂其詞甚婉故孝肅曲意勉從又三十七年而爲孝
宗宏治之甲子孝肅始崩則洛陽長沙餘姚在閣矣孝
宗以本朝雖未有此事然二后合葬爲非禮因元宮先
就無可奈何遂仍舊貫然此後孝貞王后得與憲宗同
穴而孝穆紀后先亡僅得祔葬則孝宗恪遵古禮嫡庶
昭然不敢踰尺寸何其仁而斷耶至于祔廟一事劉健
等尙祖姚夔舊說引唐宋二后三后並尊舊事以待上
之自裁而上乃曰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
從朕壞起況孝穆爲朕生母尙祀於奉慈殿又有事須

何古未聞部議不足學之語健等始稱誦贊決而祔廟
之議遂定果止孝貞合葬茂陵且與憲宗同入太廟而
孝穆廟葬別祀于是一帝一后永爲後世法矣其後世
宗議大禮非有孝宗故事在前則孝惠邵后亦必入祔
太廟與憲宗同享蒸嘗而孝穆紀后見擯于外矣孝宗
之爲孝豈非千古一人哉最後世宗先祔孝烈后寧非
祧仁宗而不恤者亦以一帝一后成規已定恐他日身
所並食者不爲孝烈而爲元配之孝潔故預爲之謀其
心甚矣孰知聖子神孫他日定當補救匡正安肯違禮
拂經以成先帝之過舉耶

孝烈祔廟

孝烈旣以擁護聖躬大獲殊眷其父安平伯方銳亦進
封侯二十六年孝烈崩上欲升祔太廟久之廷議不決
上自出睿斷竟祧仁宗祔孝烈神主于廟時分宜當國
固不足言而華亭新升宗伯亦僅一執奏繼奉嚴旨卽
唯唯從事矣此事關宗廟最大而廷臣無有以死諍者
此時去議大禮時已二十餘年當時批鱗諸臣死者無
算卽幸存亦流落荒裔朝士但羨張桂諸人之驟貴其
貶竄者無一收召遂不復能執古誼力爭使聖主有此
過舉良可惋歎至於孝烈梓宮亦開上壽宮隧道納之

元宮尤不愜人情蓋先世賢主如南宋文帝之于袁后唐太宗之于長孫后亦以先亡歸陵寢他日帝反祔葬焉本朝惟孝陵長陵母后先葬此後累朝皆別葬他所及上升遐始遷后祔葬于典禮甚合況孝潔爲上元配尙痤禊兒峪而孝烈爲第三后乃先居上壽宮更覺失序至隆慶初年孝潔仍祔世宗室而孝烈神主遷置於奉先殿補救折衷咸歸穆宗達孝云○按隆慶初元加孝烈諡號有祇天畏聖字面蓋亦著當時弭變之功也然嘉靖三十五年已從元門法加孝烈爲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則先有輔聖之語矣

母后減諡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廟后莊肅夏氏崩時張孚敬爲首揆議以夏后與他后不同其諡號只可二字多亦不過四字蓋用景帝廢后汪氏貞惠安和四字故事也時汪鋐亦助孚敬謂只可二字李后時謂可八字惟禮卿夏言謂宜如故事仍爲十二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韜亦同夏言所議上命定爲八字次年四月上幸天壽山坐行宮召大臣曰莊肅之諡未安仍宜循舊至九月乃進今諡時孚敬已去位矣世宗聖意何曾菲薄夏后乃永嘉素工揣摩翻爲異議其罪豈止逢君之惡而汪鋐則又逢相之惡時貴溪南海皆以議禮驟貴猶能持正不阿如此今諛永嘉相業者大抵多溢美則江陵公秉史筆時以聲氣相附每追頌其功也

莊肅后喪禮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莊肅夏后崩禮臣上儀注擬上素冠服舉哀及羣臣行奉慰禮上曰朕於皇兄后無服制又追聖母壽誕朕當青服視事于是禮臣改請皇上服制既絕不必舉哀臣下亦不必奉慰越七日即爲章聖太后壽誕上命百官不必赴衙門但於私第盡制蓋覩聖情也輔臣孚敬等言聖母聖誕吉禮重大宜吉服

終日上始悅而許之然數日前元旦以憲廟恭妃初喪免文武百官慶賀矣且莊肅於世宗爲同堂從嫂祖宗亦服緦麻乃上曰無服禮臣亦曰服絕不得其解時貴溪長禮部

嘉靖兩后喪禮

世宗初年以議大禮得伸志於興邸兩親其後尊禮靡所不及從此遂視定典制厚薄任情其於喪禮最減殺者則昭聖太后最隆重者則孝烈皇后而極矣嘉靖二十年昭聖崩上諭禮部昭聖雖稱伯母朕事之敬愼自十七年秋事不得不自防愛以愛宗社朕故不敢躬詣

罰安今崩朝夕奠祭令內侍官代行蓋上意猶謂戊戌
章聖之逝皆昭聖肆毒不止如始所疑潛行巫蠱已也
至二十七年孝烈后崩上以壬寅內變后有大功命喪
以元配禮未踰月即定陵名曰永陵命先葬元宮則二
祖以後所未有也且元配孝潔尚別厝而第三后先入
陵寢尤亘古所無至大祥遂欲祔廟輔臣嵩請祔于皇
妣之次上怒以爲是爭考爭皇之故智不許至再期竟
祧仁宗而以孝烈先入廟則古今𠡠見時上恚初議未
即許祧乃于忌日請祭疏中批旨云孝烈所配者入繼
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即不祭亦可部臣益惶懼將

順恐後至引本朝宣廟祫恭讓后而祔孝恭憲廟祫吳
后而祔孝貞爲比以媚聖意上始悅許之時宗伯爲徐
華亭豈不知讓后以病退別居盡謝位號吳后立甫一
月廢斥還宮久不母儀天下豈孝潔可比乃曲筆詭詞
至此即得世宗愉快寵眷一時其如後世議者何○先
是嘉靖七年孝潔陳后崩靈轝赴山陵時上命出左門
言官及禮臣再三請謂宜出正門終不許至孝烈梓宮
當葬期禮部儀注竟擬正門中道出蓋已預揣上意矣
○景泰七年孝肅后崩亦先入太廟然而不祧祖宗蓋
廟室未滿也

母后先祔廟

世宗既追崇獻皇帝矣至中葉又納諛臣言祔獻皇於
太廟稱宗臣下畏禍自侍郎唐胄之外無復敢繼起者
上追忿往事謂近代爲不足法及孝烈皇后崩已先納
梓宮于上所營壽宮矣及小祥遂下詔欲奉神主入祔
、廟時宗伯費文通依違未果比釋服則有徐文貞爲
禮卿僅婉辭以爲此聖子神孫之事上遂大怒而禮科
都給事顏思忠復執部議以諫內旨因他事杖一百爲
民而孝烈入廟仁宗祧矣按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崩
次月葬鍾山之陽定其名曰孝陵至太祖升遐合葬焉

蓋用唐太宗昭陵故事是亦國初未定之制也至永樂
五年仁孝皇后崩文皇聖意已不欲立封域於南方故
遲迴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於昌平縣用江西術
士廖均卿議改封黃土山爲天壽山十年遷仁孝后梓
宮北行安葬因定陵名曰長陵蓋三千里輀車遠涉無
非定德所之理已非太祖時比矣此後累朝不復遵此
制惟景泰七年廢后杭氏薨即懷獻太子母也帝諭爲
孝肅皇后先歸山陵因祔太廟此爲古來僅見之事蓋
自未入廟乃令宮闈先侍祖宗于典制甚悖而陳王諸
輔臣不能救正識者非之比英宗復辟禮臣胡濙始以

爲言上命遷后主於別室時景帝進豫未大漸也未幾襄王瞻墡入朝謁陵回奏稱景陵明樓未建而杭氏所葬明樓高聳與長獻二陵相等乞毀之上命如議然而陵名固尙未立又未幾帝與后俱廢矣世宗薄視累朝動以二祖爲法以故臣下所建白無一轉圜然祔廟一事罕自景帝何足道守且尋遭廢斥不祥之甚惜當時無有以此密諷於上者又孝烈之葬先定名曰永陵亦用二祖故事方孝烈初崩踰月順天府進春例當並進而中宮已虛上命仍進几筵府官用吉服從事亦上所親定也○葬孝烈時上命居元宮之左而虛其右以待

元配孝潔合葬未幾又命孝烈復葬右云○世宗之命進春故后盖用宋仁宗溫成后故事后薨未久會立春后閤已虛詞臣不復進帖子詞帝命仍進禹玉代歐陽公曰古爲詞卽所謂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者是也

親蠶禮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告夏貴溪逢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訓后親蠶于郊不可示後世然夏說未可非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祭蠶於北郊漢禮儀志皇后祠先蠶以中牢文帝景帝元帝俱詔皇后親蠶魏黃初中依周禮置壇于北郊晉與高齊俱置高壇皇后親祭俱躬蠶後周因之隋置壇宮北三里皇后以太牢祭唐置壇在長安宮西苑中貞觀顯慶先天乾元間皇后親蠶皆先有事于先蠶壇儀其開元禮宋用高齊制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獻其神則祠天駟星次則黃帝元妃西陵氏漢加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後又益以蠶女馬頭娘之屬皆有所本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農桑並舉固帝王所重

李氏再貢女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詔選淑女有河南延津人李拱宸

獻其女上以長至在邇而女適至大喜之是月十九日慶成宴畢卽令東華門入不必擇日賜拱宸錦幣宴于光祿寺次年二月卽拜其女爲敬嬪拱宸爲錦衣正千戶至二十四年九月拱宸之子應詩又以拱宸之次女爲獻禮部請日未報至十一月始得旨以冬至慶成宴自東華門入賞賜供宴如其父其事俱同昭陽二趙但相距十年爲異耳

聖母並尊

唐宋人主爲妃嬪所出者御極以後尊后爲太后而進所生母爲皇太妃雖恩禮無異而嫡庶尙分也至後唐

莊宗以嫡母爲太妃而以生母爲太后冠履倒置蓋胡虜不學使然貽笑千古我朝列帝其后出者比臨御時多不並存惟景帝初登極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太后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憲宗初元則孝莊與孝肅並以天下養于是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亦爲皇太后而無尊號以稍別等威識者尚尤其過直至隆慶六年今上六月即位甫六日而高新鄭見逐江陵奉上面諭欲並尊兩宮且於生母皇貴妃更加二字徽號蓋故反其詞以遏止閣臣使不得執奏也於是江陵與禮臣議兩宮並進爲皇太后而於嫡母陳加仁

聖生母李加慈聖各二字徽號而體貌俱無少別矣時江陵公方欲內諂慈聖以爲固權地尙可異禮何所不至而議者尙以不力諫誤矣歷朝以來臣下嫡母在堂者生母不得封卽生母歿亦不得丁憂其自愛者不過給假治喪今、二母並封登之令甲而所生卽媵婢亦得盡三年之哀此固君父曠蕩之恩錫類所及頓欲使人主自狥於所生當亦非人臣所安也○按新鄭逐時內臣稱兩宮出其首云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云云是時已三宮並列矣踰月始舉並尊聖母之典又安能止勿行也

兩宮同在位久

今上嫡母曰仁聖皇太后生母曰慈聖皇太后當上御極之初卽已並尊如成化初年故事但當時中宮錢氏進稱慈懿皇太后而孝肅止崇爲皇太后尙有等差不如今上同加尊號情禮並申之爲愉快又錢后稱太后止五年而仁聖享孝養者二十五年且初登長樂時與慈聖父母俱存兩宮聖母尙修家人之敬俾得通籍禁中尤爲亘古未有之福今慈聖遐齡正未可量恐又非孝肅周后所能企耳

今上篤厚中宮

自內中兩宮災後上移居毓德宮既而又移啟祥宮其宮本未央宮興獻帝誕生此中世廟以美名冠之後改今名自今上移蹕後惟翊坤鄭貴妃及他寵嬪侍左右中宮不復得時奉謁間至庚子之冬京師盛傳中宮久病侍衞不過數人其膳修服御俱爲主上裁減大半抑鬱成疾漸瀕危殆都下貴賤長幼皆信之蓋其時已傳行修東宮次第冊立未幾遂有此謗疑上且頓抑中宮使之不全以爲次子奪嫡之地大小臣工俱憂駭莫敢發時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新自家居補官至都始露章力諫其辭哀婉而危切上大怒下詔獄拷訊究問主

使之人九卿臺省俱力數不從時首揆久謝病次輔沈一貫以密揭婉解次日忽下聖諭云中宮乃聖母選擇元配見今同居一宮少有過失豈不優容逾年稍稍悍戾不慈朕每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宮亦知改悟何嘗有疾云云輔臣回奏不報一貫又上奏謂今日之謗十年前已鼎沸故上前諭惟示首臣不使一人得見若以此諭外傳外人必謂上果不利於中宮則數年之謗本虛而反以爲實上數年之旨本實而反以爲虛天下藩府以至萬國四夷歲進表牋稱賀中宮倘聞此語尤爲未便其他語尤過激難堪上稍爲霽威且示以皇長子册

立稍遲之故并疑所傳聖諭不下德完雖廷杖削籍亦得免於死上重彝倫畏名義卽箇禮中宮或亦一時咈意致然忽聞中外浮言諫臣伏闕遂不勝媿悔此後伉儷彌篤恩禮有加次年卽特旨建儲人心大定去冬彌天疑謗一旦冰釋給事虞淵取日功眞不世而閣臣犯顏苦口甘犯天威其善亦未可沒也

恭妃進封

本朝貴妃之加皇字也自孝恭始也孝恭旣以誕元子進封未幾元良正位卽代讓后居尊此雖先朝故事非可爲訓迨今上誕舉聖嗣今東宮生母初止封恭妃而德妃鄭氏乃特加皇貴妃且皇第三子年止四歲以故孫如法姜應麟輩曹起力諫亦懼他日有包藏禍心妄援孝恭以希橫恩者爲慮雖遠不知聖主乾斷非臣下所能蠡測其時姑假名號以慰翼坤而長幼之序久已定矣皇貴妃之體鄰于正嫡凡禁中大慶奏請兩宮則中宮奉侍仁聖而翼坤奉侍慈聖得並講姑媳之體他貴嬪皆退避不敢望見卽今太子册立以後恭妃執禮猶謙亦被廷舊制使然時臣下雖懣憤而不敢請直至元孫誕生上大霈中外恭加慈聖徽號至十二字而恭妃進封爲皇貴妃錫以金册金寶自此禮儀體貌一覩

翼坤並列左右天下始快然無遺憾而聖心至是大白蓋主上於定名正分究竟無爽云

郊寺保釐

今上專寵鄭貴妃固累朝所少因有疑福王懷奪宗之計者不知上神斷素定非昔庸主溺衽席者比但侍婢左貂之徒未免妄測以冀非常卽稱謂間不無踰僭猶記向游郊外一寺亦勅建者壯麗特甚登殿禮佛見供凡上並列三位中曰當今皇帝萬歲景命左曰坤寧宮萬歲景命右曰翊坤宮萬歲景命翊坤則鄭妃所處宮也予爲吐舌駭汗諷主僧易之不知能從與否此蓋彼

宮位下大璫所爲時福邸之國已久然不免並嫡之嫌矣因思昔年王都諫德完一疏有功宗社不細

今上家法

今上眷鄭貴妃幾於憲宗之萬貴妃矣然禮遇雖隆而防維則甚峻有內臣史賓者以善書能詩文知名于內廷其人已貴顯蟒玉侍御前久矣一日文書房缺員上偶指賓以爲可補此缺貴妃從旁力贊助之上震怒笞賓逐之南京貴妃戰慄待罪久而始釋史居南十餘年始再召入卽外廷大臣如寧陵呂司冦撰閨範一書貴妃作序重刻其後呂爲言官所糾直指此事爲交結宮

闈上下皆謂此書本係御賜非出私獻衆疑始稍解蓋此書未必曾入御覽卽入覽亦必不命重發梓閒上初見彈呂疏聖意甚不懌特以貴妃故有投鼠之忌姑云御賜以杜衆口塞浮謗耳呂未幾卽去位累薦未召蓋聖明英察每多意外之防如此

東宮妃號

萬歷丙午春三月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其生母爲欽命選侍王氏未有封號命內閣及禮部擬議進呈初擬皇太子嬪不允又擬皇太子夫人亦不當聖意乃下聖諭進封爲才人且賜閣部皇明典禮各一部書內皇太子正妃封妃次皆拜才人開載甚明上命存留備考時揆地爲四明歸德山陰而署部則侍郎李晉江也諸公皆大儒不宜疏陋至此然典禮亦非僻書館閣名公亦宜家置一帙而待欽賜耶按漢太子宮中自妃而下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晉惠帝在東宮謝才人生子遹進拜淑媛俱載在史而此後蓋不勝紀諸公何不詳考具奏而以臆對知不滿聖主一哂耳

王妃殉節

壬辰年寧夏兵變慶王新立爲賊所脅屈節馴服不待言憲王之正妃方氏者繼册甫一年卽孀居矣逆賊哱

承恩逼之欲行非禮妃乃抱世子匿於土窨哱賊怒搜捕苛急驚悸薨逝管理府事鎭原王仲鏴以其事上聞上惻然傷之差官慰問未幾又報妃實以本年四月初一日守節自縊上曰妃貞烈可嘉宜加褒䘏以風示天下命禮部從厚議䘏來言蓋妃之義不受汙事狀必非僞而死於穴處與死於雉經終莫能明朝議亦不深核第遵明旨錫殊典而已其後事平亦更無實錄倘彼中將吏功罪亦貿貿如此何以定誅賞耶

宮人姓名

本朝宮女命名最不典雅如世宗壬寅宮婢逆案其名

供蓮菊蘭荷之屬與外間粗婢命名無異然而出外則不然只如進出監公主駙馬府者則聯其父之姓名如趙甲則云趙甲女錢乙則云錢乙女之類是也偶閱宋周平園襍記其爲翰林學士時淳熙三年內中夫人帳傳鎖院次日御批出典字直筆畏庭慶降充紫霞帔主管大內宮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其名與朝士無異

文臣賜官婢

太祖賜右丞相汪廣洋死時汪謫南海已在舟中使至之日汪奏詔自經有一妾從死使者以聞上訪其人則故陳知縣之女以罪謫爲官婢上怒曰凡沒官子女例發功臣爲奴從無與文臣者因勅法司治罪事在洪武十二年之十二月其時上疑宰相胡惟庸與六部大臣共廣洋爲奸次年正月惟庸即謀叛滅族六卿或死或貶無一留者蓋官婢之重如此

野獲編卷三終

野獲編卷四目錄

宗藩

野獲編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宗藩

論建藩府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憂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議謂先朝分封各藩必留親王一人在京謂之守國或代行禮遇有事則膺監國撫軍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削之盡行出封乞查舊典擇親藩一人爲守城王若東宮誕生則以爲輔貳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國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載典故而侃同年彭澤者素媢

張永嘉又與夏貴溪爭爲都御史恨之甚因促令亟上便可坐夏主使且云張少傅甚善此疏當從中力贊上成之疏上上大怒會官廷訊五毒備下時汪鋐彭澤合侃引夏言主使侃抗詈不服乃得不死而澤遣戍永嘉亦謫歸穆宗初崩新鄭當國時有大俠名呂光者爲故相華亭所遣行間於京師因別遣客以奇計干新鄭謂主少國疑宜如高皇初制命親王爲宗人令領宗人府用鎮安社稷新鄭大喜納其謀呂又宣言於內廷云高閣老已遣牌迎立所厚周王入紹身取世襲國公新帝位不安矣兩宮大駭偵知果有宗人之說遂從中出旨立逐新鄭時先帝升遐甫二旬距今上卽位甫六日耳兩說俱關宗祧大計然其事創見人所不習聞處人骨肉間尙不可深言況君臣哉薛之狂躁高之粗淺落人度內俱不自覺撥禍至此不致爲郭損菴中允亦幸矣

○正德二年榮王之國常德府時廷臣抗疏爭之其意蓋與薛侃同而終不允榮王爲憲宗少子於武宗爲季父使其果得留京師則辛巳之春興邸龍飛將有不可知者況唐宣宗爲太叔故事在史册乎薛侃之言正觸上忌諱且其時雖前星未燿而上富於春秋遽建此計是待上以終無亂嗣如武宗也安得不干天怒乎賴上

寬仁偶不死耳

元子出閣

故事太子出閣設座于文華殿中自嘉靖十五年改易黃瓦仍爲主上開經筵之所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行冠禮出閣禮官謂此殿更飾已久黼座所在禮當避尊上乃命改于文華門之左南向然而莊敬冠後二十日卽薨并門不及御也至今上爲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又改命設于文華殿東廊西向今東宮未立先出講學上命設座于文華殿之左室視兩朝加隆焉雖儲位未升而規儀已亞至尊其後福王讀書不過武英殿之

廊廡而已

聖功圖

宏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于皇太子蓋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儲宮自童冠至登極凡百餘事前用金碧繪爲圖後錄出處并己之論斷于後時謂紀曾任祭酒以不稱調南京至是謀爲宮僚故有此舉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爲聖功圖一册上之謂皇太子幼未出閤未可以文詞陳說唯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爲養正之助乃自文王爲世子而下繪圖爲十三事且各有

說上云圖册語多曲隱假公行謗無人臣禮下禮部參看既而命宥韜等罪其册竟廢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爲講官居末亦進養正圖說一册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諭爲講官之長大恨怒之次輔張位亦恚甚至焦丁酉爲北京副考遂借場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後三朝四公皆以納忠東朝被疑受譴若鄭紀者固不足言霍渭厓鄒東廓皆一時名士何以亦有是歟且書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抑承襲爲之也易經一[illegible][illegible]悮人乃衍[illegible]霍鄒二人夥俱

入爲宮僚

太子册寶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朔日世宗將幸承天府册立莊敬太子及裕王景王裕即穆宗潛藩也是日大禮甫舉內臣司寶册者各奉所賜歸而裕王册寶悞入太子所其青宮册寶乃爲裕邸所收中外駭怪是時莊敬已有疾年十四而薨逝穆宗與景王生同歲中外頗有左右袒之疑然册寶之兆久已定於冥冥及景恭王就國甫四年亦于國中下世雖儲位未建而人心大安矣己亥二月之誤豈偶然哉册立之日日下五色雲現時以爲

東朝之瑞其後穆宗竟從裕邸龍飛所謂休徵在此不在彼也

三王並封

國本之爭自乙酉至癸巳幾十年朝端競沸如蜩螗終不得請甚至廷杖空署罷逐而不能止至癸巳春太倉相公自省覲來京時虛首揆待者踰年矣至則預戒言路勿及建儲事閣中自當一力擔當忽有密旨至太倉私第次日即得待嫡之旨引祖訓爲証今且並封三王涂御史杰朱寺丞維京首爭之俱遣戍於是爭者滿朝而禮部陳主事泰來直攻太倉語太峻遂一切留中不

下太倉自認條旨之誤于是併三王之封亦寢涂朱免戍爲民並封旨下時人多不諒太倉至其冬再三力請其密揭至二十餘上始命元子出閣講學雖未正儲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嗣得之一二名公云太倉從南來路過諸儀部壽賢請告歸問以京師近狀且及册儲一事諸云上多疑猜未肯遽立有識者以並封三王爲妥太倉猶未謂然復問趙定宇云何諸曰趙正有此議諸乃太倉丙戌門人也意遂信之抵京問趙少宰公果主此議乎趙曰僉言以爲然不獨我也趙始與王微隙尋已講解不虞其非誠言追糾彈叢集始大悔之趙亦

特疏救正語甚侃侃太倉乃悟二人有意紿之業爲所慣隱忍不敢發至秋而有吳鎮告訐賴婚之事趙蒙惡聲去位說者又謂王相實主之所以報東門之役也然兩公俱當世偉人終不敢信其然

立儲儀注

辛丑皇太子册立儀注有太子受册恭謝皇貴妃之文蓋用宣德嘉靖舊儀也然考太祖初定之制本不及皇妃時懿文爲中宮所出自無他謁至宣德二年而英宗升儲始改添謝上與皇后八拜之後卽謝皇妃四拜皇妃卽孝恭孫后時尙爲貴妃英宗其所出則禮自當以

義起其後百餘年而爲嘉靖十八年莊敬太子升儲亦于謝上及中宮禮畢謝貴妃則俱用八拜禮蓋貴妃王氏亦莊敬生母而拜禮已並隆矣今東宮之立旣謁謝上位中宮先皇貴妃而次及皇妃俱四拜禮時生母恭妃王氏尙未進封故僅得四拜而貴妃鄭氏徒以位號尊重遂居恭妃之前此則前代所無而禮臣翺議者時以爲異然以今上意中事或不妨將順也惟英宗册立以後則母妃受命婦賀其後俱進牋稱慶一同太后及中宮之儀今則删去意者亦壓于翊坤鄭妃非得已也時建儲大典顒望廿年一旦允行中外欣躍故禮臣不

敢復較小節以咈上旨耳○按英宗册立最幼尙未及百日命名之期蓋宣廟急欲孝恭正椒寢之位所謂母以子貴也今太子年最長受册時睿齡已二十歲而次年納妃過摽梅之期久矣兩朝大典迥異如此

皇子追封

下殤不成服不追封此古今通例至本朝尤嚴如高皇帝第二十六子楠爲葛麗妃出未逾月而薨遂無封典而文皇帝第四子高曦亦因之至純皇帝長子爲昭德萬貴妃出以將及周晬而薨不命名不追封是時萬妃寵震天下又得一索之祥而斤斤守祖宗法如此至肅

皇帝第五子則生僅一日而薨亦賜以名追爵爲蔚王謚曰殤此出何典制耶然猶曰帝子也若興獻帝之長子生于藩邸亦僅五日而亡事在宏治庚申至嘉靖乙酉已將三十年矣亦追封爲懷王命首輔楊一清撰墓碑抑何不經之甚耶又至庚申年則已週一甲子始賜名曰厚熜蓋向來玉牒中尚未有名也亦怪矣○按皇子以百日命名而嵩皇第二十六子尚未及期已先得名蓋亦定例也若憲宗長子以正月生至十一月薨亦未賜名何耶是未可曉

使長侍長

國初沿亡元餘習臣下呼親王俱爲使長未知取義謂何如文皇登極後聞建文故將平安當時相窘狀安對曰此際欲生致使長耳今親王不聞有此呼矣又侍長之號則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曾細叩何義則云曾其爲侍者之長也乃至支庶猥賤不膺封號且忝爲非嫡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極矣今荊釵記戲文中尚有怕觸突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親王來朝

永樂朝親王入覲者不絕蓋文皇矯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禮往往聞漢王高煦以反見誅遂停入朝之事雖

英廟復辟以襄獻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請視南城起居又疏勸景帝朝南內上感其誠且先有于謙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謗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禮優渥前代無比其歸國時車駕又親送至盧溝橋特賜以護衛時護衛不設久矣此後親王不朝者將四十年至宏治八年上復下詔召崇簡王入京以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一見蓋崇王亦英宗同母弟也時倪文毅岳爲禮卿抗疏力止以黃河泛溢中州荒旱三丁之國物力不充爲言上曰卿等說的是但朕承聖祖母意已有旨往取王來了迄未允未幾忽奉中旨免王來余味倪疏末有云太皇太后享天下養崇王親愛所託恩禮無加今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舍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聖慮雖欲悔之無及矣此等語切中人情意中事雖欲不允得乎此雖孝宗轉圜亦特諭者婉曲真切有以動之

親王迎謁

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內例出迎謁祖宗朝惟永樂七年巡幸北京至濟寧州魯王肇煇來朝次年還京亦如之其後武宗巡游旅頓次未聞有親王朝謁一事至千山

西大同府駐蹕更久太原府亦曾臨幸初不聞代王與晉王如何祗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過臨淸州則德魯二王俱在境內亦不云迎見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宗幸承天府先較諭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駕跪迎道傍駕至行殿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趙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衛輝鄭王迎于新鄭周世孫迎于鄭州徽王迎于所封鈞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陽府俱宴賜有加而朝宗王會之盛極矣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不許出城一步至萬歷六年故相江陵張公以葬父歸過南陽唐王出郊謁具賓主及答拜留欵張坐南面王

相向亦敵禮至襄陽府則襄王亦倣唐例無少異蓋朝見宗藩之禮一切不講而親藩反以得親奉謦欬爲幸中[illegible]素至此安得不敢又先期遣牌云本閣部所過二司遇見俱遵見部禮蓋勒其長跪也于是手板折腰與州縣下僚無異、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禮至私第見仍以客禮見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復問矣

趙王監國

永樂二年上在京師今南京以第三子趙王高燧留守北京永樂八年改命皇長孫留守而燧猶留行在時皇孫春齡十有三矣至永樂廿一年上在行在頻以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命皇太子決之時仁宗英斷裁抑宦寺而內臣黃儼江保等尤見疏斥因日譖太子于上賴聖明不能間然亦稀得進見矣儼素厚高燧嘗陰爲之地詐造毀譽傳于外謂上注意趙王外結常山護衛指揮命孟賢等舉兵推趙王爲主因謀不利于上并皇太子時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告賢天象當易主賢等謀益急令興州後屯衛軍高正等連結貴近就宮中進毒于上候宴駕即刼收內庫兵仗符寶執文武大臣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寶養子至期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皇帝時有常山護衛總旗

王瑜者高正之甥也正密告之瑜力諫不從瑜遂并將上變上覽僞詔震怒立捕楊養子斬之命急捕賊盡得之召皇太子趙王勛臣文臣等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燧戰栗不能言皇太子力解之曰高燧必不與謀上以王射成以天象誘人先誅之賢等更加窮治勿令遽死未幾并其黨悉誅此事詳見實錄中審爾趙王之罪不容赦矣鄭曉吾學編敘此事不云高正等謀弒殊爲失實趙王以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宣宗征漢庶人還師時欲乘虛襲趙以楊士奇力諫而止似乎失刑○高正一作高以正後歷官至都督僉

事

楊東里議趙王

宣宗之討高煦也回師欲襲趙時楊榮極贊成之賴楊士奇力諫而止人稱其功至今不衰然士奇之誌贊善梁潛墓也云永樂十五年車駕狩北京上有疾兩京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權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于外會有陳千戶事連梁潛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謂萌異志者蓋指趙王高燧權倖者內臣黃儼江保也既謂趙有異志何以力保其不反且知梁潛之冤矣何以自文皇崩後又相三朝二十餘年不一爲

潛白見冤狀使得昭雪于泉下耶方仁宗監國時潛又與士奇同爲侍臣之副殆不可曉○潛曾主永樂十三年會試又主十五年應天鄉試

周定王興志

周定王橚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初封吳國于浙江之錢唐繼改封周建國河南開封府至洪武二十二年內棄其國走鳳陽上命遷之雲南未行赦歸建文帝即位王次子有爋告王謀逆又竄雲南已召還留京師比靖難師入出見文皇哀之復封開封王上書言汴城歲苦河患上爲營洛陽舊宮將徙封焉未幾又言河堤漸圮乞仍脩舊宮以省煩費上又從之永樂十八年十月護衛軍丁奄三等屢上變告王不軌召至京師面詰之示以告詞唯頓首稱死罪乃革其三護衛放還夫定王世所稱賢者而舉動乃爾其初有爋藎語倘云方黃造謀繼而再告輸伏無辭矣豈非瞰六飛屢駕復襲壬午故事耶且當太祖在御不俟父命擅離封域既而俟請洛陽仍戀大梁何其躁動耶再竄滇南終保祿位幸矣

藩府再建

太祖第七子齊庶人之國山東青州府建文中以嫌死國除而太宗第二子漢庶人即封其地未行而改樂安

州後憲宗第七子又國於此是爲衡恭王傳至今第八子潭王封湖廣之長沙府後坐妃事自焚國除仁宗第五子襄憲王又封其地至正統間移襄陽英宗第七子又國于此是爲吉簡王傳至今第十二子湘獻王封湖廣之荊州府建文中坐嫌自焚國除至成祖靖難以太祖第十五子徙國其地是爲遼簡王傳至隆慶二年庶人憲㸅以罪廢不嗣第二十二子安惠王之國陝西平涼府尋以無子國除永樂中以太祖第二十子封其地是爲韓憲王傳至今第二十四子郢靖王之國湖廣之安陸州無子國除仁宗第九子封其地是爲梁莊王又

以無子國除至憲宗第四子獻皇帝復于安陸建國世
宗龍飛陞爲興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第四子衡王永樂
中降封懷恩王建國江西建昌府未幾廢之後爲仁宗
第六子荆憲王封國又改封湖廣蘄州至憲宗第六子
又封其地是爲益端王傳至今仁宗第十子衛恭王建
國河南懷慶府未行薨卽改第二子鄭靖王自陝西鳳
翔府徙國于此傳至今英宗第五子秀懷王之國河南
汝寧府無子國除卽以封第六子爲崇簡王傳至今憲
宗第五子岐惠王之國湖廣德安府無子國除卽以第
九子壽定王補封其地又無子國除至世宗朝又以第

四子封德安是爲景恭王不數年薨亦以無子國除憲
宗第十一子汝安王之國河南衛輝府無子國除宏治
間又建興府於此獻王以逼黃河爲辭乞改安陸上允
之至今又爲潞王府則先帝穆宗之第四子而今上之
同母弟也以萬歷十七年之國按安陸之封再絕而興
邸肇開遂爲萬世豐鎬之地德安之封再殄再續而景
王又世宗愛子幾有奪嫡之漸終以胙土不嗣蓋廢與
莫非天意不皆地靈也○按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旋
改封周蓋以上霸府初開曾以吳王紀號故亟更之也
至懿文第三子允熥又封吳王何耶不可謂非方黃諸

公之失矣又如憲宗於景泰中從太子降封沂王英宗
復辟太子反正則沂亦青宮潛邸不宜再封至涇簡王
爲憲宗第十二子宏治十五年又之國沂州憲宗初被
廢雖不入沂然景帝時給事中徐正曾密疏欲出太上
及沂王于沂州矣此等嫌疑之地卽不封建亦可是時
劉晦菴當國李西涯謝木齋爲佐何以不商及此

郡王謀叛貸命

宗室中謀不軌者親王則有漢府高煦寧府宸濠郡王
則有安化王寘鐇皆罪狀顯著夷滅無辭若正德中歸
善王當沍之死人尙以爲冤其他支庶如代府充灼之

屬尤幺麽不足數惟情罪最昭灼審鞫最詳確猶得死
牖下者無若景帝初年處岷藩事最爲失刑岷府廣通
王徽煠者太宗第十八子莊王之第四子也有武岡州
民蒙能等投爲家人導以不法又引致仕後府都事于
利賓以術干之謂煠有異相當王天下因謀逆將以
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趨南京據大位先以金造寶
天王之寶又以銀造靈武侯欽武侯諸印改年號曰元
武僞作勑書遣蒙能及陳添仔等以貲幣并印賜諸苗
帥會兵大舉未行而事洩上遣駙馬焦敬內臣李琮往
徵之煠時未有兵束手就道比至鞫於廷俱伏反狀適

湖廣督臣王來等亦奏陳添仔蒙能等所招苗賊助煠
會煠已行官軍連擊敗之大潰蒙能隨苗兵遁還廣西
并以煠所頒僞勅亦上景帝謂謀危宗社法不當恕姑
屈法貸死斥爲庶人并家屬禁錮鳳陽弟斬于利賓以
狥又五年爲景泰乙亥蒙能匿蠻中自稱蒙王糾引生
苗三萬餘寇龍里等城湖廣鎭臣以聞帝命貴州廣西
文武大帥會湖廣合勦時能已破銅鼓諸衞所殺都指
揮吕迪聲勢大振撫臣尚書王來壽告急兵部尚書于
謙至自請往討帝不許但命總兵南和伯方瑛進兵至
其宗後位始殲焉凡平寨一百九十五斬級三千而他

帥不與焉此事首尾五年黔楚騷動蒙能何足道徽煠
者僭號紀元僞造符璽圖踞留都其罪豈在寘鐇之下
猶得保首領終天年政刑如此宜景帝之不終此事紀
傳旣少見爰書亦不存人無知者故備列之若較之近
年楚府劫槓一事至論斬傳首眞可謂倒置矣

兄王伯王

晉定王濟熺太祖第三子恭王嫡長子也旣嗣位至永
樂十三年爲庶弟平陽王濟熿所譖削爵禁錮時太宗
寵信熿卽以熿代封晉王後淫暴不法并誣陷兄事漸
露仁宗卽位遷熺冠服及王號徙居平陽稱之曰兄王
宣宗卽位進稱爲伯王宣德二年濟熿通高煦事發削
爵錮鳳陽而熺居平陽如故宣德四年熺請還太原奉
恭王祀上不許命建廟于平陽復書以太宗建都北京
卽作太廟于北爲比是時晉竟虛國無王至宣德十年
熺薨子美珪始以平陽王嗣晉王位歸太原時熺昭雪
久終不還國亦終不得稱晉王其故竟不可知○濟熿
先封昭德王改封平陽其妃爲曹國公李景隆女熺之
廢景隆之力居多

淮王宗廟稱號

初淮康王世子見濂早卒諡安懿世子無子康王老請

以次子淸江王見濲攝府事王薨見濲尋卒諡端裕其
長子祐棨襲爲淮王而以見濂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
爲王妃時冊稱安王爲祐棨伯父故其常祭祀號安王
稱王伯淸江王稱王考其所居宮王氏仍世子府內而
本生母趙氏入居永壽宮輔導官謂非宜言於王上奏
其生在安王卒後未嘗爲嗣欲加重私親事下禮部移
江西守臣勘復乃謂安王伯父之稱本諸祭詞唯稱淸
江王爲王考於義未協按禮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稱
子所後之天子而不得稱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
諸侯後者子爲天子而父非天子則必追尊之詔已布

于天下乃可稱其父爲天子乎爲諸侯而父非諸侯則必追封之請已允于天子乃敢稱其父爲諸侯今之親王卽古諸侯也今之郡王卽古別子也親王所主祭之王則諸侯之禰廟也淮王既不後于其伯則非爲人後者欲乞以淸江王追封入廟與安王同爲三世之穆似兩得之又生母趙氏未得進封遽稱國母先居永壽宮此則其非據者於是禮部尙書劉春謂安王雖未封而卒今已追封爲王祐棨雖生於安王卒後今既入繼親王則實承安王後矣皆朝廷之命非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本生之父則安王封謚之命將安委乎徒欲顧其私親而不知繼嗣之重事體殊戾況安王既追封入廟爲三世之穆淸江又欲進封則一代二穆豈禮哉況廟號稱呼不可以制冊爲據唯當以所後爲稱其淸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無與焉所居宮則安王妃遷入永壽宮淸江王妃退居淸江府斯禮典法合皆得矣詔以其援據甚明從之此事之處分在正德八年按前江西守臣所議卽他日張桂等繼統不繼嗣非爲人後之說也禮卿劉春所議卽大廷公論力諍以爲上承孝宗之嗣一代無二昭二穆之說也次子祐揆主淸江王祀事卽進封崇仁王爲興王奉興邸祀之說也至

于生母趙氏退居淸江郡王府則當時章聖蔣后尊居大內舉朝無敢以爲非者其時情勢又非藩國比也淮事去世宗議大禮未十年而取舍從違矛盾顚倒一至於此非天子不議禮信哉其後嘉靖中見澱竟加封爲淮王謚曰端藎議禮新貴人正借以伸己說也劉春之議至是詘矣

藩國隨封官

先朝親王出閣例選翰林二人侍講讀天順初英宗從李賢議改用進士二人授翰林檢討及之國郎陞其國左右長史從行歲外加服俸終身不得他遷士人苦之宏治間進士十人被選至與太宰耿文恪相詬詈互呼爲畜生嘉靖間吳秀水鵬秉銓亦以選藩僚爲中書劉芬所窘辱雖皆受重譴不顧也及萬歷戊寅潞王出閣輔臣始議定旣授史官効勞年久俸滿陞參議以出諸進士始免曳裾之憂此江陵公曲體人情處也是時先人同年董樾徐聯芳俱以此官外轉藩臣遂爲本朝創典然二公俱不振至萬歷壬寅福王講讀用韓孫愛陳翔龍拜檢討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參藩然在都下時雖隸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絕望華要居平多邑邑至於長史皆于藩封定期之頃吏部乘閣奏用進士部郎充

之曆此選者如長流安置皋家哀慟因思史官爲王官囿爲失意永樂二十二年仁宗第八子滕王之國雲南上命左庶子姚友直陞雲南參政掌滕府長史司事雖其時親王體峻特屈宮僚爲相然其法自可師後世若遵此例人必樂就無論史職郎官俱無辭矣況以三品大吏統八所屬官體統截然郡縣亦無敢相撓此最善法也姚後終太常寺卿時同封者有鄭越襄荆淮梁衞七國如鄭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王淪陞任尋入爲戶部郎中陞左侍郎巡撫兩浙卒于景泰初元右長史則以吏部考功員外郎何源陞任尋入爲文選司郎

中後終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統初年越府右長史則以刑部員外周忱陞任入爲戶部侍郎撫江南終尚書卒于景泰四年諡文襄襄府左長史則以詹事府丞周孟簡陞任至宣德五年庚戌終于官梁府右長史則以吏部郎中宋子環改任後改越府宣德八年終于官衞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金實陞任至正統四年爲會試同考卒于京右長史則以四川道御史楊徽陞任後亦卒於官皆不幸早歿未得他徙初未嘗錮之也英憲以後始漸不然矣○長史騶貴者無如世宗入紹之張袁二公俱峻登樅地然張景明爲左長史二十年而歿距上龍飛未浹月也雖得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然緣慳極矣右長史袁宗皋亦二十年自興邸來峻拜禮書文淵閣不三月而卒于位猶之不用也豈設醴祿料天賦自有限耶

安置二庶

天順三年十月淮揚巡撫都御史滕昭上言建庶吳庶俱安置鳳陽官軍巡警擊柝聲聞陵寢或有不逞之徒事出意外卒難防禦乞將二庶送有軍衞城池或即移鳳陽廢中書省嚴加防範上曰安置已定不必動至成化三年九月南司禮太監覃包等奏建庶吳庶自天順

初安置鳳陽其帶帳幔靴俱已敝盡又人口一十八名歲給布縑綿絮今死亡者五人因而減給所買女奴六人俱無衣布宜爲修補詔下工部勘給之時吳庶先卒懿文太子之後僅存建庶一人其後釋放又卒嗣遂絕兩朝仁厚雖加優恤而無救于若敖之餒若滕昭者身爲節鉞大吏但知逢迎希寵其識反出中官之下眞名教罪人也

下殤追封

本朝皇子下殤無追册者唯蔚悼王爲孝宗張后嫡出破例追封然年亦三歲矣若岳懷王厚煐爲興獻王之

長子世宗同母兄也生僅五日而薨嘉靖四年詔追封
岳王諡曰懷時章聖太后在養悼憶長子故上追崇以
上承慈意不失爲孝然竟無名可諱至三十九年始追
賜今名亦異矣至嘉靖十六年之穎殤王則生僅一日
而薨十六年之蔚哀王則生僅半月而薨亦追加王爵
賜上諡何也因思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上第一子生
爲昭德宮萬貴人所生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薨時萬寵
冠後宮與后亦因之而廢所生乃元子且已及期月竟
不加封亦不賜名時李文達當國蓋以下殤未足當儲
位之重其見卓矣至世宗長子以嘉靖十二年八月生

十月薨爲閻妃所出甫兩月耳追名載壖册諡爲哀沖
太子與憲宗朝迥異矣時永嘉張文忠第三次爲首揆

慶府兩衍遭變

慶王爲太祖第十六子初之國韋州徙寧夏在今鎮城
中傳至王台浤先以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之亂守國
有勞特賜勅褒諭且以黃金三百白金五千賚之未幾
督兵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參其諂媚寘鐇稱臣卑
辱奉行追還賜勅及所賜物至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
庶人以兵衛守之止給祿三百石又徙西安府禁錮台
浤四傳而爲今王伸域以萬歷十九年襲位二十一年
遭劉哱之變爲所劫質亦諂附亂卒以求苟免奉嚴旨
切責後事平自言困辱之狀又撫按奏慶獻王妃方氏
抗節不受污以死得旌且遣官撫慰賜金修葺宮殿蓋
前王先貴後譴後王先貶後褒雖所被僇辱不同總之
變起意外屈節兩番抑揚互見言之均堪泚顙建國雖
二百年盡喪親藩之體可恨亦可羞矣

二郡王建白

嘉靖初年襄府棗陽王祐楒疏請追崇與獻王如張桂
言者及宗室久錮窮困欲開四民業以安貧宗凡省祿
糧得百數其身因議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來諸建

白者及策士者往往談及此事終齟齬中格至今上始
決意下令一切宗人俱得充諸生應舉爲中外官天潢
二百餘年抑鬱之氣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禮部因覆慶
府豐林王台瀚疏上手作書傳諭諸親藩欲將帝子應封
者俱止爲郡王而親王次子俱封鎮國將軍先以書示
少傅張璁璁謂此天下大計主上薄于本根非親
親盛節不如節其歲祿如京朝官本折兼支爲便計上
遂持不下而減祿之議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條例一
書于是減省祿米而諸藩亦自謂損除以紓民困因爲
成例以至于今竊謂世宗此舉盡善盡美天子之子有

限而潘王支子無窮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體不加貶其王子皆鎭國則册世子册妃及建府第等費以至儀衛宮屬又細而校尉樂戶之屬所費不貲皆得省罷又體統不太崇重與地方長吏不至爭禮相詬病況各國中尉之下舊不降爵此議若行又可遞降至七八品其裨國計甚大永嘉當國肯任勞怨獨此事不能將順聖意使宗藩不億漫無節制民生日匱隱憂正大惜哉

鄭王直諫

鄭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獻白鵲二于朝上大喜命獻之宗廟薦之兩宮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獻賦以彰聖德時太常卿管國子祭酒許論上白鵲論司業陳寰上聖德感靈鵲頌尤爲上所嘉納命付史館是爲獻瑞禽之始至十八年厚烷又奏境內溫縣產瑞麟蓋又踵各撫按獻瑞之後矣至二十七年又上疏勸上脩德講學并上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上簡禮怠政飾非惡諫及神仙土木爲規上大怒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誘訕故尚效尤彼勤熨一無賴子耳爾眞今之西伯也未幾因鄭王上表謝失辭臣遂削爵錮高牆所謂勤熨者故周府鎭國中尉也亦以是年先上疏譏切上齋醮興作且以秦皇漢武梁武宋徽爲喩上已斥爲庶人錮之鳳陽矣鄭王之疏卽繼之氣亦甚壯但責諫于先而切諫于後似乎市名釣奇史稱其好爲詭激不情之事非誣也隆慶初復爵赦還國增祿四百石壽考無恙直至今上辛卯年始薨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河淸五十里鄭府盟津王長子祐橏獻河淸頌上悅賜勅褒奬鄭王厚烷匿之不發祐橏上疏訴之上命烷速還仍各不與上怒飭諭甚厲始歸于盟津至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懷慶府產瑞麥瑞瓜嘉禾鄭王厚烷又奏此知府王得明善政所召上命河南守臣獎諭得明蓋其獻諛無恥非一日矣方上之事元也又有駙馬都尉鄔景和者尙興獻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主先逝景和以戚臣召入西苑供撰元文上疏力辭云臣不諳元理不敢奉詔上震怒奪爵歛原籍爲編氓景和本直隸崑山人遂流寓吳中歲久以公主墳墓南北隔遠得奉祭祀哀請乞還上憐而許之亦至穆宗登極始復其爵與同時駙馬京山侯崔元負邪寵墮矣

鄭世子讓國

鄭世子載堉者鄭王厚烷之嫡長子好讀書明歷法久爲世子當襲位不願受爵自萬歷辛卯辭疏屢上不允

至乙巳年疏猶不止禮部議載堉以世子之爵終身而命其子世孫翊錫代管府事以待異日承襲鄭王之爵上已允行載堉復疏力辭謂庶子襲封有違祖制且于近日欽頒要例所載相戾又言身年七十衰病不堪宜令載璽襲盟津王代理府事他日入繼親藩之統而身及男退居庶子襲封郡王之例上嘉其恬讓褒美甚至特允其請且命其父子俱以世子世孫終老而聽孫承郡王爵按載堉本鄭國始封靖王瞻埈之六世孫也靖王傳簡王祁鍈生十二子其第四子為東垣王見湏則載堉之本生祖也簡王傳康王祐枔無子庤應簡王第

三子見濍之子祐橏入繼而見濍先以罪廢乃以見湏長子祐檡進封鄭王是為懿王懿王薨子厚烷立即載堉之父也厚烷以諫世宗元修錮高牆穆宗放還復國加祿至今上辛卯始薨而載堉應立逮讓國之議起遂以東垣故封還之考鄭三世而絕祐檡入紹已追爵乃父見湏為定王至厚烷而南面亦三世矣盟津既以罪斥至載璽亦已四世稱庶人無復敢以倫序為言者載堉一旦棄大國而就郡封似屬矯情矣細考嘉靖六年祐橏為盟津王爵長子撰河清頌以獻上大悅賜勑褒異而厚烷匿之上聞下詔詰責始還之其後祐橏又請復父爵而上不許益疑恨厚烷而烷所上表偶誤稱弟不稱臣且又抗疏諫止齋醮上意轉怒橏因訐烷謀反烷亦訐橏擅殺良民上命勘覈其事既覆奏至則謂謀反盡誣但規切至尊法當首論橏縱惡播殃亦宜治罪於是烷廢錮而橏亦重譴蓋兩宗仇隙積有歲年載堉自度一受國封傳襲年久則前釁逾結難解既不忍明言先王互訐受禍之狀又不欲再訟盟津父子革爵之由但以宗法世次自請避位而以鄭國還之祐橏之子孫既蓋乃父生前忿競之怨又杜載璽他日報復之念其慮深其謀遠眞仁人孝子用心也吳之季札契丹之

李贊華何足多讓而禮臣不能詳稽往事一表苦心僅以仁讓見褒乞賜勑豎坊而已惜哉○先是厚烷竄錮載堉遂結庵於宮門外席藁飯蔬子居者十九年迨厚烷歸國始回府又奉事其父者二十五年終於辭國逮章上撥又十五年甫始得請眞天潢中異人也

景恭王

景恭王為世宗第四子時哀沖莊敬二太子先薨景王與穆宗同歲生僅小一月母靖妃盧氏爲上所寵幾有奪宗之漸與穆宗同日封王後之國僅四年而薨無子國除其妃仍還京居恭王舊邸至今尚在然孤婺困悴

幾不聊生景王乳母年巳篤老至行乞閭閻余幼時曾
識之備道當日章華兎園之盛及恭王驕侈漁色輒潸
然泣下使聽者惘然

藩王獻諂

嘉靖初年議追崇興獻王其得志而取富貴者如張桂
諸人不必言卽親藩亦有楚王榮誠貢諛附和僅得勅
獎他無所褒賞鄭府東陽王祐櫇亦頌言大禮尋以
罪削爵撫按議禮功得復故封而楚府儀賓沈竇者亦以
言大禮得加一品服俸後以誣奏楚王顯榕謀叛勒爲
編氓至嘉靖中葉以後則世宗方西宮修齋醮其時方

士如邵陶輩士人如顧盛輩不足論而親王如徽恭王
厚爝及其子庶人載埨相繼附會事元俱給金印並封
眞人遼庶人憲㸅效之亦得印并眞人號二王俱恃上
寵橫於其國未幾俱以淫虐不道坐法廢削徽遼二先
王俱不祀夫以天潢介藩下同諸媚邪佞所得幾何而
禍不旋踵楚王雖免於身其子愍王爲世子所弑及其
孫也遂有今日華奎假王之勘吁可戒矣

趙王縊死

俗傳夜臥不得獨一室慮有鬼物侵擾又相傳室有投
繯者必覓一人以替代始得託生因戒人獨寢此皆俚
言不足信然有極異者趙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孫也
讀書下士素著令譽晚年屏絕妃御獨居一樓入夜唯
一小童侍寢偶夜起搠王足見王縊於床下驚呼妃張
氏王第四子成皐王載埈入視則王氣絕久矣竟不知
薨以何時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
薨在位凡四十年壽六十三王生平無過失不應受鬼
厲徒以仁柔少斷未薨數日前侍兒有見王者咄咄自
語若有所恨或云事起于張妃及成皐而長史輩懼罪
乃架告于通判田時雨詔械至彰德府王封內斬之王
府建樓必無人雉經卽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

其或有曖昧未可知矣趙王世子世孫俱先卒僅曾孫
常清在世孫夫人遂奏以載埈攝府事矣于是人益疑
王之死專爲張妃與成皐事懟恚自經云

徽王世封眞人

嘉靖間徽王厚爝國鈞州姓好琴以與知州陳吉爭斷
琴事訟于朝上爲杖殺巡撫都御史駱昂戍州守吉及
巡按御史王三聘時論不直王王心不安因以重賄賂
上所幸眞人陶仲文言王忠敬奉道上悅封爲太清輔
元宣化忠道眞人錆金印賜之薨謚恭王次子載埨嗣
益用南陽人梁高輔者術房中藥取紅鉛梅子配以生

兒未啼時口中血名爲含眞餅者服之而效遂以藥達之上并遣高輔因陶仲文以進上又慨封高輔爲通妙散人仍封掄爲淸微翊教輔化忠孝眞人賜金印如其父後高輔在京爲上取梅子不得乃以書求掄故所蓄者掄不應高輔始怒而上亦疑高輔并疑掄矣久之上意愈厭掄掄懼遣儀衛官紀旻齎紅鉛送仲文以轉獻于上時高輔已與仲文有隙廉得而奏之上以密札諭仲文有莫管徽事之語而掄勢益孤矣會其部內民耿安等奏王掄子女佔田宅事下彼中勘勘官輩以乃父斷琴之役禍延撫按追恨之因附會成大獄旨下革祿

米三之二并追奪眞人金印王益追欲佩始封莊王金符入京自辨撫按遂取傳聞誹謗語入招詞旨下革王爵爲庶人押發高牆廢其國掄聞命先縊其正妃沈氏等十六人旋亦投繯死次妃林氏等取帛殉者前後五十餘人事聞許葬葬城外子女俱送會城周府收管不許請婚封事在嘉靖三十五年至隆慶初元始赦還以一琴細故餘殃再世覆磐石之宗掄雖有罪得禍亦不應至此哀哉正德中淮王祐棨亦與寧庶人宸濠爭琴隙以幾覆國其琴名天風環珮乃淮王先世所傳異寶也〕鈞州犯上御名已改禹州矣其始封徽也爲莊

王見沛在成化十七年至宏治二年乞陞州爲府時王端毅恕主議不從至嘉靖五年厚爝復申前請終以非故事不允然則兩王特以藩封之重欲陞郡示尊而憲宗之封沂穆宗之封裕二州俱無議及陞爲府者何也

遼王封眞人

遼廢王憲㸅喜方術性淫虐時世宗奉元則亦假崇事道教以請於上得賜號淸微忠孝眞人賜金印及法衣法冠等物每出輒服所賜衣冠前列諸神免迎牌及拷鬼械具已可駭笑乃至入齊民家爲之齋醮自稱高功求酬謝尤爲無賴又以符呪妖術欲得生人首適街有

醉民顚長保者被劃喪元一城驚怪其他不法尤多至穆宗御極之二年爲巡按御史陳省禮科給事中張卤所糾奪眞人印又爲巡按御史郜光先發其十三大罪上遣少司寇洪芳洲往勘洪推鞫峻刻與道臣施篤臣務爲深文致㸅罔廢身錮後江陵公敗其母妃尙存歸誓江陵求復國廷議還故庶人骸歸葬而國不許復議者以此實江陵之罪巳屬可笑乃洪氏之子謂朝選不從江陵指授以致殞身又謂勞道亭堪中丞以諂故相陷洪于死洪得復官勞至遣戍舉朝無人辨白其事尤堪浩歎徽遼二王俱以左道邀上寵一甫及其子一不

免于身並至夷滅雖其自取而當時承勸諸臣各以私意陷親藩于極典傷國恩甚矣

遼廢王

江陵初殁上未有意深罪之特忿馮璫久横意甚銜之張蒲坂已當國因授意同里門生李御史植彈治馮保并其掌家內官張大受書記徐爵以嘗上意初無一字及江陵也及嚴旨逐保於南京諸言官知上意已移始交章彈射故相而臺中江東之羊可立最先上疏上尋留三臣少卿以旌發奸之功于是故遼府母妃亦露章訴冤而籍没之旨下矣故廢王憲㸅淫虐不道巡按御史陳省劾其罪皆不枉江陵初無意深求時廷遣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得其殺人諸事謬加增飾且鍛鍊不遺餘力而遼社遂屋然事在隆慶二年張爲次揆其欲求織亦不得謂張獨主滅遼也是年洪還朝次年已巳卽以大計劾致仕久之上疏自辨命閑住洪歸閩後爲撫臣勞堪訐其居家不法瘐死獄中洪子官生競伏闕控訴謂勞爲江陵効力報冤致死乃父詔還其故官勞坐遣戍而遼國終不得復勞旣以承望抵罪然洪之處遼獄人多尤其已甚反用忤權昭雪亦事理之未允者洪初撫山東聞章邱李少卿先芳家富藏書與借觀不與

因起大獄破滅其家李以恚恨死及洪非命或謂有天道焉于東阿筆麈但記洪芳洲爲少司寇時遇死故都御史楊順以媚華亭不知有章邱李中麓事也洪與中麓同年進士以此人尤薄之

遼王貴烚罪惡

遼王憲㸅之廢也事在隆慶初年人至今有稱冤者蓋歸罪張江陵有意殄之也不知遼之惡當廢久矣遼簡王植爲太祖第十五子有庶弟二子通川王貴烚嗣遼王在位十五年屢爲撫按科道所彈治英宗每降書戒之不悛至正統四年事盡發初與江陵瀘溪二郡王淫亂又姦通千戶曹廣等妻女數十人非理毆死者十餘人又杖死長史杜述檀笞荆州知府劉永澤假以進貢爲名奪彝陵江陵等州縣軍民柑橘起人夫逼死者三十人以軍人許俊賜儀賓劉亨爲奴以許俊妻賜儀賓周英璧與之奸其他罪不可勝紀上召王至京親鞫之且示以諸彈章王輸服無辭乃命遣歸革爵爲庶人併守墳塋仍支歲俸一千石以其庶弟興山王貴燰嗣封蓋貴烚之富失國有餘辜矣時去國初未遠內臨三楊等未敢輒移同姓大國故僅從薄罰又二世爲王恩鑙以私怨一日殺宗室鎮國將軍恩鑰等八十人不數日

而長子死未幾王亦殂發背竟又一世而憲𤊹終覆其
祀積不善遺殃如此。貴燴之子豪墭仍受貴燴初封
郡爵至今傳國不廢而憲𤊹之子俱革爲庶人徙楚府
矜東矣按隆慶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選所上憲𤊹罪狀
甚詳皆罪在赦前者及謂洪不阿江陵欲存遼得罪
眞說夢耳

楚宗伏法

楚宗劫槓一案起于建臣周應治之報及成于撫臣趙
可懷之激用後亦以分誠過然劫掠貨財又無辭殺一
巡撫尚書何可末減獄成賜死足矣身首異處已覺太

過至行刑顯陵則舛甚矣顯陵爲興邸舊園與太祖子
孫何預而祭告之耶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叛
逆一時舉事者如鄖陽巡撫胡心得等勤兵境上疏請
命師張大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謂楚宗
無死法此議又未確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
罪未免矯枉過正總之前案失之苛後案失之縱皆時
局使然非通論也善乎袁中郎之詩曰國體藩規俱不
論老臣淚血也堪憐盡之矣

英燿弒逆之由

楚愍王顯榕之被弒也事在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相傳
由于英燿烝愍王所嬖方二兒篡致于宮懼爲父所廢
遂起異謀與逆徒約以上元觀燈舉事至十八日邀愍
王宴進鴆不效乃用銅瓜擊斃以中風暴卒訃于各宗
室時撫按先以實狀聞世宗械燿至京伏誅向來爰書
及史所書皆然然聞其端不由此先是愍王暴于其閫
內外俱不能堪人已離心而英燿病足不良于行其父
又愛次子英𤏡欲以位畀之屢詆燿曰若苦足疾何以
不裹名僧孕長生燿以是恨怒決意爲冒頓之舉其後
英𤏡果得立沒于隆慶之五年謚恭王子爲今王華奎
即近日宗室所訟爲抱入者也廢長立幼未有不敗如

袁紹劉表今幸免者其子弱耳

楚府前後遭變

楚王爲太祖第六子傳至愍王見弒于世子英燿燿伏
法以庶子英𤏡嗣位是爲恭王在位久無所出說者謂
亦不男如昔海西公晚年爲後計者甚密會厥示意所
厚啗傢俱懼禍不敢承乃謀於孿侍因有孿生二子事
英𤏡殂子倘幼以武岡王顯槐監國武岡習知其所名
子狀盡取先世所藏珍異寶貨以去國人畏燄往事不
敢詰今王嗣爵已三十年宗人不復奉其約束王尚以
仄繼之故有革送守訐參劾議不能決郭江夏署禮部

素不平其事力主發勘因而去位禍延縉紳至今未已也按英燿以嘉靖二十四年弑逆三十五年徽王載埨以奪田宅子女四十二年伊王典模以淫虐不法未幾逆王憲㸅以酗橫殺人俱削爵除國身錮高牆子孫俱為庶人此三國不過縱汰失道尚至廢錮英燿躬為大逆惡踰商臣只宜汚瀦其宮止存郡王聽鄰藩節制如故事何以茅土儼然致恭王有李道兒之疑然則愍王二子一剚刃所生一自斬其祀皆覆載所不受也時當國者為夏嚴二公其見終出新鄭江陵之下令人邑邑

○弇州所紀止云東安王顯梡管理府事蓋顯槐監國

淫媟不法擅殺多命為撫按所劾始改命顯梡弇州偶失記顯槐耳

楚府行勘

楚宗室華越等之訐王也初沈四明當國意不欲發其事遂令通政司遏之不上乃主訐王者郭江夏也時正署禮部直發沈遏疏事郭因此為給事錢夢皐楊應文輩所彈劾去位楚亦得罷勘其冬郎有妖書一事錢楊與康御史輩竟欲坐江夏主使因而波及次揆沈商邱予舊師王之楨者則欲坐所仇同僚周嘉慶賴大瑞陳矩力爭而止諸言者謂江夏父曾受楚王笞借報仇引

楚故相廣逆事為喻不知江陵已冤此更冤之冤者當楚恭王壯年時吾鄉有沈樟亭者名失記為楚紀善相得如魚水一日忽出春申君呂陽翟二傳示之沈知其旨以死謝不敢當王意遂移遣不復道而他有所屬矣肆報篡篡之祥沈懼禍及致其事歸老于杭沈即馮祭酒外翁親為余言且歎曰郭明龍憨矣此事重大得實時必殺數百人四明不欲行亦老成之見但迎合者囂郭太甚耳妖書事寧郭僅而得免越一年乙巳錢給事輩以京考當謫中旨留用蓋當事者酬劾郭之勳也然諸公終不安其位云

存楚

癸卯楚事興時議存議勘者不一其中各有所為至議存者更多出私心時惟趙南渚司徒最稱清正亦主免勘蓋非謂郭江夏之說為非但以事體重大當麗極典者多人且年已久遠株連逮累一方騷動固謀國長策也當國者方惜江夏示意所厚言路力攻之至云郭父曾被楚王笞辱以此挾仇不知郭父起家孝廉曾守大州楚王安得笞之哉郭甫出國門而妖書事起給事錢夢皐輩遂直以坐江夏且波及歸德次揆而人心始大不平矣是時趙司徒方署銓部大不直之遂欲外遷錢

給事首揆四明怒甚擬旨留鐵而司徒所署印亦遂奪與楊少宰署掌司徒非附四明者特存楚一事偶與之合而心事則徑庭矣建白諸公不悉趙生平概以四明黨目之有識者豈肯輕信耶

蔡虛臺辨疏

癸卯楚府議勘郭江夏因之去位旋以妖書陷之幾死此人心所久憤者近年來事漸白四明謝政江夏望益重一時與郭異同者多罹白簡或借他事中之故儀郎蔡虛臺獻臣其一也己酉冬將舉明年外計時蔡已歷轉按察使備兵常鎮南御史汪懷德管下巡江遂露章

彈之擬坐不謹中多臚列亦及楚事蔡乃抗章力辨所以并往日堂屬不相得之故于楚事尤娓娓今疏已無可覓偶記其末數行檃括頗核因記之○總記一時在事諸臣始終欲勘楚者郭正域也始終欲存楚者趙世卿也心欲存楚而口不敢言姑推其事與廷臣會議而陰綴其事者李廷機也受楚重賂而忽勘忽不勘以傒內之自罷者趙可懷也楚撫按覆疏至而猶持勘結之說者臣與張問達也向達有揭臣有疏可覆按也蓋欲勘楚者爲耳聞目擊之真心而欲存楚者亦老成持重之隱計第存之易而勘之難耳正域慷慨任事天宜祐之可懷首鼠兩端天宜殛之獨恨擁戴諸臣希光附景以山中之宰相奉爲驅除之主盟異日出山未免少滅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先臣王用汲之言曰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云云○故事大計例不許辨辨者有厲禁疏上後人皆爲蔡危之及察處止降三級亦以其詞直也蔡今亦已起補矣○王堯封訟言蔡之枉于是與汪御史俱外出

廢釋之僭

齊王爲太祖第七子建文中坐廢靖難後復封後復以

謀叛除國錮南京其子孫皆庶人有庶糧無名封今支屬漸繁橫行留都廊下諸舖院中諸妓動輒出票取物不還值薦枕不損橐以至僧寺亦罹其害間有自愛者不多得也尤可笑者貧販不得志卽設一几北面拜自稱謝恩次日繫金帶服象龍拜客家中受人謝賀正不知此章服從何來都下百寮習見以爲故常不復致詰亦隨例與往還正不可解

宗室通四民業

本朝宗室厲禁不知起自何時既絕其仕宦并不習四民業錮之一城至于皇親亦不許作京官尤屬無謂仕

者僅止布政使如嘉靖壬辰探花孔天允榜下選陝西提學僉事時方弱冠尋任浙江提學副使後官至左轄而歸他不可勝紀向來諸名公如弇州藿屨議開禁未有敢任之者頃者建立皇太子詔內奄許習儒業入庠序登鄉會榜于是天潢不億始有昇朝之望矣此二百年來最快心事沈四明實草此詔且青宮肇起暨普天久鬱之望雖聖心默定已久非出臣下贊決然偶值其時特四明為時議所不與遂無稱其勞者在他相或不免貪天功矣

宗室名

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為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傳其請名時則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年久人多不勝煩複至創為不雅之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為可笑至有讀其名而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謔于宗室賜名如士羯士芭士崑士綴之屬蓋以四字與揭起裩尿同音也刻薄無禮蓋古今同然矣

野獲編卷四終

野獲編卷五目錄

野獲編卷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公主

公主追謚

本朝公主薨逝例無謚號惟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爲德安公主謚曰悼簡以爲創見而太祖已先有之矣洪武元年太祖登極皇姊嫁李貞者先薨冊爲隴西公主貞爲駙馬都尉尋封恩親侯謚公主爲孝親公主其喪禮還葬於先隴後貞封曹公始改隴西爲曹國長公主云至嘉靖間武定侯郭勳以上寵異遂請追謚其遠祖郭鎮所尚永嘉公主曰貞懿則太祖第十二女也事隔九朝歷年幾二百無故追崇於是爲不經矣公主得謚始自唐德宗朝唐安公主賜謚莊穆前此未之有也

同邑尚主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下嫁安陽人李堅建文初以駙馬封灤城侯北征陣亡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下嫁安陽人李讓先以儀賓掌北平布政司印永樂初以駙馬封富陽侯贈景國公謚恭敏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安陽人周景景父騆爲山西參議在任公主將出降上命同妻宋氏乘傳入京行見舅姑禮尋加騆鴻臚寺卿景拜駙馬後其兄郎舉鄉試第一子賢又繼登鄉榜河北傳爲盛事英宗第五女廣德公主下嫁駙馬樊凱亦安陽人也與景同邑公主又親姊妹慕景風流傾心與爲友同以能詩稱凱有康濟心其論處私閹及圖營軍俱擘畫詳當爲世所稱曾以忤劉瑾知名四人者皆河北傖父並產下邑俱爲三朝禁臠周樊又並尚帝姬稱僚壻尤爲盛事二李在先朝俱進爵通侯各領文武重寄一以忠義殉國一以功名顯重俱非尋常勳侯可比益鄴下靈秀所鍾也李讓誌中又云舒城人想靖難後所寄籍〇駙馬封侯者自李讓李堅外高帝朝恩親侯李貞太宗朝永春侯王寧廣平侯袁容世宗朝京山侯崔元追封者英宗朝鉅鹿侯井濟

公主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按古惟皇后有官屬爲大長秋後世不復設唐高宗始令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諸公主並得開府置官屬其僚有邑司有令有丞時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責其不能救正我高皇聖主何以設此官後亦不知何時廢罷但中使司有正副亦閹官領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僚佐

其制自不同

儀賓牙牌

各王府親王位下儀賓亞駙馬一等秩從二品惟洪武末年皇孫女儀賓在都下者其後分封遝拜例居外藩雖云尙主無得繫牙牌如京官例惟景皇帝女固安郡主以成化六年下嫁王憲禮部特請憲係郕府儀賓乞給牙牌上從之命班行列都督僉事之下蓋以從二品居正二品之次也此後遣祀分祭憲亦供事如諸戚臣實爲創見宏治四年固安公主卒上命喪禮一視嘉祥長公主嘉祥爲憲宗親女時固安母汪氏尙稱郕王妃

其女乃得異禮如此上恩厚矣因思懿文太子三女長爲江都公主下嫁駙馬耿璿文皇降爲郡主儀賓皆以罪死次女宜城郡主文皇命錦衣百戶于禮爲儀賓尙之惟第三女年三歲以建文庚辰年生未有名封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卒於高牆年已八十六歲當時臣下無能推廣聖澤使其終無匹偶以歿其恩遇曾不及固安之百一眞足令人灑泣○儀賓三品者階爲中奉大夫本文職也而夷之右列督僉之下是猶宣慰使有功得陞左右參政亦有陞都指揮僉事者然彼土會而此乃貴壻耳其後嘉靖間儀賓周鉞等用王憲例

公主封號同名

本朝分封親藩如兩吳兩漢兩趙兩榮之屬當時或出聖意親定臣下不敢駁正至於郡王之封亦間相同此則儀曹疏略且歷年已二百餘一時或難徧稽猶可諉也至於帝女冊封則累朝公主能有幾人如英宗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靖遠伯王驥孫王增事在成化三年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駙馬許崇誠亦封嘉善公主時相距僅隔三朝何以漫不稽考其時嚴分宜當國頗以博雅自負何冬烘至此豈黷貨方殷無暇分心耶○嘉善兩公主後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繼宗封慶都

伯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號最後則今上嫡母仁聖亦后父陳萬言封固安伯亦景帝女初封公主號後降爲郡主者此皆帝姬湯沐邑豈臣子所宜蒙襲時與固安同封者爲上生母慈聖后父武清伯李偉此石亭舊封後以凶終尤非吉祥前則徐文貞當國後則張江陵當國兩公明習典故豈分宜可比而舛錯乃爾況受遺以來討論已非一朝耶

駙馬再選

宏治八年內官監太監李廣受富民袁相重賄遝爲駙馬尙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爲科道官發其事得旨斥

相命別選詰責太監蕭敬等選婚不謹致有人言而廣置不問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將下降禮部選婚時永清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上親定爲駙馬矣聽選官余德敏奏釗父本勇士家世惡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尚主禮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請逮治罪上不許命斥釗再選并奪侍郎劉龍俸別選得謝詔上以公主爲獻皇親女命詔成婚二十日後命師教習經書以禮部儀制司主事金克厚爲之師駙馬教習用春曹自此始至萬歷十年上因胞妹永寧公主將下嫁選京師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璫馮保納其數

萬之賂首捘江陵公力持之慈聖太后亦爲所惑未幾合巹鼻血雙下沾溼袍袂幾不成禮宦監尚稱喜以爲掛紅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孀居數年而歿竟不識人間房幃事使當時能如兩朝別謀佳耦未必致命帝姬抑鬱早世馮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廣矣○謝詔選後京師人有十好笑之謠其閒嘲張桂驟貴暴橫者居多其末則云十好笑駙馬換箇現世報蓋謝禿少髮幾不能綰髻故有此譏然詔直至嘉靖末年卒富貴者四十年

公主廕胥子

勳戚大臣有勞績或特恩得別廕子然必授右列無廕胥子者嘉靖十二年永嘉大長公主元孫郭勍武定侯勳弟也援累朝公主例請廕入監禮臣言公主子孫本無入監事例因汝陽大長公主庶孫謝琏乞恩允之遂沿以爲例實非定典得旨不許是時郭勳之寵震世無兩值夏貴溪爲禮部與勳深仇故力阻之然世宗謹守祖制不爲權倖假借亦前代未有也今勳戚陳乞者無不賜允又近日恩詔中一款凡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俱送監讀書遂使白丁紈袴濫竽世胄布列清曹出守壯郡當軸者能辭責乎○嘉靖癸丑甲寅間有署中書

科事大理寺副于麟者故奉聖夫人劉氏子也以乳母恩得此蓋用天順間翊聖夫人成化間恭聖夫人二子例然與新公主恩胥壤矣又同時掌太常寺禮部右侍郎徐可成以考績乞恩上命廕其徒晉義金爲太常寺典簿以黃冠而延賞正七品且及異姓眞爲創見若同時眞人陶仲文廕子爲尚寶丞雖以雜流膺首揆恩然猶其血允也蓋守法於初政而濫恩於末年不特聖主倦勤而揆地之執奏亦久廢矣

公主下殤特恩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皇第四女生母爲雍妃

陳氏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命名曰瑞爍并命先所舉第三女曰瑞禎以示宗人府登玉牒故事皇子以百日皇女以彌月命名今先誕者逾期至纔有所出始補行則愛念不同也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追封歸善公主喪禮依太康公主故事太康爲孝宗女其母即昭聖太后其殤也喪葬諸禮俱依蔚悼王按太康係正嫡所生且其時孝廟獨厚中宮僅育一女當時下殤未封上坿親王僭踰已極但禮部尚書爲徐瓊其妻與建昌侯張延齡爲姊妹因以傳暨宗伯其不敢執奏宜也若世宗朝則不首張文簡爲禮卿亦唯諾恐後何耶

雖禮樂自天子出而春曹所司何事此時容悅具臣自紛職掌者多矣其如典制何此等事雖若無傷而關係主德不淺未可以本朝德安永嘉二主藉口文過也

駙馬受制

公主下嫁例遣老宮人掌閤中事名管家婆無論蔑視駙馬如奴隸即貴主舉動每爲所制選尚以後出居十王府必捐數萬金偏賂內外始得講伉儷之好今上同產妹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鏹不足駙馬鬱死公主居孀猶然處子也頃壬子之秋今上愛女壽陽公主爲鄭貴妃所出者選冉興讓尚之相歡已久偶月夕公主宣駙馬入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方與所耦宦官趙進朝酣飲不及稟白盈女大怒乘醉扶冉無算驅之令出以公主勸解并詈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晨奔訴於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唐愬增飾諸穢語母妃怒甚拒不許謁冉君具疏入朝則昨夕酣飲宦官已結其黨數十人羣捽冉於內廷衣冠破壞血肉狼藉狂走出長安門其儀從輿馬又先筆散冉蓬跣歸府第正欲再草疏嚴旨已下詰責甚厲褫其蟒玉送國學省愆三月不復再奏公主亦含忍獨還彼梁盈女者僅取回另差而已內官之辈毆駙馬者不問也

公主賜謚之濫

祖宗典制公主無文賜自後間以陳乞得之然非例也嘉靖十二年武定侯郭勛之族弟郭勍者其高祖爲駙馬郭鎮援往年汝陽等公主例以請上已允之時禮卿爲夏言執稱事例所無乃汝陽創始非故事宜禁上然其言遂罷勍請且求舊爲令今萬歷壬寅三月以冊立皇太子恩詔內詔公主賜予送監讀書時首徼恩命者四人曰謝愍功則興獻帝第四女永淳大長公主之孫曰楊天佑則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長公主之曾孫曰周居經則英宗長女重慶大長公主之元孫固已年遠服

絕矣至郭夢兆者爲武定侯郭英苗裔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貞懿大長公主之七世孫也按永嘉主之薨在建文元年己卯至是已二百餘年歷聖主已十二朝卽去夏貫溪執奏之時亦且七十年矣當時已禁其祖今日反許其孫於事理甚悖時沈四明獨當國馮琢庵爲禮卿豈其識不逮貫溪耶昔王介甫因宗室輩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乃云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此眞不易之論○公主廕子自世宗嚴禁後至今上升儲華亭草詔直云公主裔孫有志者送監讀書俾門一啓至四明而極矣

勳戚

劉基

高皇帝之於劉青田也稱之爲老先生比之子房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詔中有云彭蠡之戰砲聲轟裂猶天雷之臨首雖鬼神亦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亦在舟中同患難也今年夏鏡妝失脂粉之容遺子幼沖暫回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者難一來朕心悅矣等語述往日艱虞之苦及近日鰥居之戚眞如家人父子至封誠意伯制云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其贊美極矣至四年後以宏文館學士告歸則幸相得請也未幾以請設本鄉淡洋巡司事爲胡惟庸所譖謂劉欲以淡洋爲墓因再入京師不敢復歸居久之遂爲惟庸所毒胸有卷石二物上始遣歸其敕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千里兼程謁朕用征四方爾亦助焉是用加以顯爵敕歸老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禍生於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恕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亦國之憲也若愚蠢之徒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可謂不潔其名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

日侵朕甚憫之禽鳥生於叢木翎乾飈去戀巢復顧禽鳥如是況人乎今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與此洪武八年三月詔也抵家甫一月而卒矣是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其進毒卽此時而上之賜敕明數其罪則劉晩年留京其危可知且比之禽鳥飈去則入胡之譖已深卽胡之肆酷於劉上雖聞之亦未必怒也雲龍會合千古稱覯而不克終如此君臣之際難矣哉今劉行狀出同鄉黃伯生手其仲子璟所乞更不敢斥祿賜敕諸事蓋諱之也○基歿後十五年爲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上命

基孫廌襲爵其制略曰[illegible][illegible]廌祖父誠意伯劉基括蒼
之士居勍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馳來附朕歷
數有在議戡定之機其為人正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
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秉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初授
伯爵終身固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為誠意伯增
祿二百六十石共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非謀
逆其餘雜犯死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德按是年五
月韓公李善長以罪自殺而後下此詔則當時讒基者
不止胡惟庸一人韓公與胡善當亦與焉故至此時上
始大悟昭雪青田以流爵而得世封且加祿免死基亦

可無憾於地下矣後廌子又不得襲至憲宗朝始授五
經博士孝宗改處州衛指揮使武宗朝追贈基太師謚
文成世宗嘉靖八年紹封功臣以廌之後瑜嗣爵加祿
為七百石至今不絕

李善長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之死不特後世冤之即解縉代虞
部郎中王國用疏為善長理枉其言不啻辨矣然觀洪
武二十六年之詔有曰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
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
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為亂
謀洩捉拏族誅已萬五千人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拏
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不分朋黨藍黨
一概赦宥之是時李死已三年若祇以天變塞咎上必
不引藍玉為對且云伏誅又似非自裁明矣況青田之
死已荷昭雪與以世爵而李竟泯泯其長子祺為駙馬
都尉并所尚皇長女臨安公主俱已先歿亦不蒙一卹
何也則韓公之禍似未必甚冤

劉璟鐵簡

谷府長史劉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閤
門使賜第及馬與衣帶又賜以鐵簡上鑄金為除奸摘

佞四字命之以擊百官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
璟當殿以簡擊其項其事甚奇弇州考誤中斷以為妄
謂劉邑人陳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會之余亦謂然
今焦弱侯乃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曾出以示焦則陳言
似不誣矣高皇帝威嚴不測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鷹
鸇之任於其子理亦有之且弇州又謂長史一小府佐
無提調六府之理是不知國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
也且璟遇文皇即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親王逮至京
入見但稱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難逃一箇字因縊死獄
中其人忠勁如此高皇帝即以鐵簡畀之亦不為過

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劵形如覆瓦面刻制詞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質如綠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劵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貯一付藏內府印綬監備照所謂免死者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後即革爵革祿不許仍故封蓋但貸其命耳此鄉問之世爵諸公其言皆如此至於世職則自指揮使以下皆屬兵部武選司選官俱以黃爲據黃分內外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注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

送內庫銅匱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錯失者許赴內府查外黃如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再查內黃蓋事之重而防之密如此凡軍職非失機重情及大逆不道罪止及身子孫仍許襲承然必身首異處者方揭黃停襲以故軍職有願答死絞死得免斬刑尚肯出重賂者以此

萬通妒死

成化中錦衣都指揮萬通者戚畹萬貴之次子貴妃之弟也兄進弟喜俱藉勢無賴而通尤橫京師無貴賤俱呼爲萬二其父謹飭畏禍屢戒之不悛父死愈恣有徐達者妻美豔通悅之收爲家人納其妻令達持厚貲往淮上中鹽遇通抱病而達適從兩淮歸與故妻語通在牀蓐聞其私相昵也忿恚不堪哽咽而死上命有司給賻賜祭葬比故事加等而徐達者挾通所假多金不返月即拜錦衣正千戶與都指揮使萬喜指揮使萬進同拜命未幾達又進指揮現任管事而萬氏兄弟俱帶俸云踰年命達世襲其官萬氏伯仲雖又進秩仍爲沉官〇萬通次子從善二歲拜錦衣衛指揮使萬通養子名牛兒者甫四歲亦得爲錦衣指揮僉事其後陞轉凡章疏及聖旨俱仍牛兒名不改亦可哂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因爲千古笑端唐末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會豪一見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返一撤其妻劉至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失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寧夏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妒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家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尚書至兼掌吏部兼官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諡榮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

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之中慙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澤者附記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寅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休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徵呼人內良久陳饑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擠排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獰漢便餓死不可與穅粃故弁髦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熲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而後已也

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初勳以附會張永嘉議大禮因相倚互爲援驟得上寵謀進爵上公乃出奇計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

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詞大得上眷幾出陸武惠仇咸寧之上遂用工程功峻拜太師後又加翊國公世襲則僞造紀傳與有力焉此通俗書今傳播於世後郭恃恩驕橫與夏貴溪爭權側目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次年瘐死獄中上終憐之命其子紹侯然受禍亦烈矣至夏貴溪之排陷特天所假手耳○自郭勳外則有天順間武清侯石亨之晉忠國成化間撫寧侯朱永之晉保國嘉靖初壽寧侯張鶴齡之晉昌國皆以恩倖得之而忠昌皆不終保公亦不世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求充日本封使冀事成復

曹公故爵既而逃歸論死[illegible]并侯失之尤爲天下姍笑

郭勳冒功

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戰酣時郭英射死僞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郎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爲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鞏昌侯郭子興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冒竊其功今俗說英烈傳一書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設謀則久矣當武宗朝勳撰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營國公英也序文出楊文襄一清筆其配廟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禮議起勳乘機遘會奮袂而起竊附張璁得伸夙志亦小人之魁傑也子興之得封在洪武三年係開國功在英封武定之前十餘年歿贈陝國公謚宣武襲爵至孫以無嗣國除子興既與滁陽王同名其絕祀亦同

大臣恣橫

嘉靖間太師翊國公郭勳憑上異寵至於武會試亦超大司馬而上之司馬不從勳引團營坐支力爭上切責如其議至後來上眷已衰會命與文大帥會派役卒久不領敕爲言官所論乃辨云何必更勞賜敕上始大怒至論斬時害勳寵者夏桂洲也夏以一品六年考滿奏

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爲夏所嬖異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庶於兩宮慶賀中宮親蠶供事爲便上特允之其橫與郭無異也郭之後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錦衣陸炳以舉進士恩榮宴時陸爲廷試巡綽官乞與宴詔許之班尙書列中又故事錦衣官侍朝俱烏帽吉服以便拏人炳自製朝服立於本班之首前乎此後乎此未有也未幾歿於位炳初助嚴陷夏晚途失歡或云爲嚴氏所酖嚴介溪仗子世蕃爲必膂會歐陽夫人逝上疏留其子侍養不必奔喪上亦允之太宰缺出部推歐陽必進上不許嚴密進揭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用以慰老境上又允之此文武四公者怙權專恣視英主如嬰兒且相傾相陷不戒前車先後一轍未幾郭瘐死獄中夏誅死西市陸身後削奪籍沒嚴身謫子誅俱爲天下所快至若咸寧侯仇鸞之橫斵棺戮尸妻子論斬又入逆臣中其罪更彌天矣寵遇戮辱聚於一時可畏哉

咸寧侯

咸寧侯仇鸞小字長生故江都人祖鉞以偏裨事楊文襄一清能先期平安化王寘鐇封咸寧伯尋以平河南

寇晉封侯鸞父茂病廢鸞襲其祖爵出鎭甘肅大同既附分宜傾貴溪陷之極典得上異眷佩平虜大將軍印驟貴而驕狎視分宜父子分宜已恨之又忤緹帥陸武惠因奪其大將印鸞先病亟至是悸死死之三日其家人通虜事發上震怒追斷鸞棺剉尸妻子俱斬其妻故洪義惠鍾女洪亦正德間名臣也鉞從行伍起乘時討叛不爲無功幸開茅土國家酬之已不薄嗣孫汰忞兇忍遂赤其族洪氏無辜伏法則向來逆臣家屬俱未至此哀哉〇鸞在孕時其母夢一胡兒拜牀下卽起自屠割身首異處醒而鸞生兆果不爽〇鸞以庚戌年譖楊

恪愍守謙死西市爲八月二十六日至壬子鸞死三日謀叛事發剉尸傳示九邊亦八月廿六日恰二年人謂天道焉〇嘉靖間夏桂洲與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極典邪熾死獄中年六十八未幾夏相爲分宜所陷死西市年亦六十八

忠誠伯

太保兼少傅右都督陸炳號東湖故浙之平湖人父松以興邸護衞起家官至都指揮使掌錦衣衞炳嗣職從世宗奉承天府塗次行殿失火炳從煙燄中負上出從此寵冠一時至以公兼孤領緹騎古未有也初事分宜父子既而以其武選座師吏部尙書李默被誣事與分宜失權默爲趙文華所訐致死因恃炳陰事并欲陷之賴嚴世蕃爲力解而免炳因并銜嚴氏遂結徐華亭爲婚姻又與仇鸞爭寵潛同華亭陰詗其異謀以致族滅分宜愈恨以上深眷不敢顯攻之一日飲於少保楊博所醉歸猝卒人謂博持其奸狀席間示意將奏之因而仰藥或云楊與世蕃謀進以酖厄莫能明也上震悼贈忠誠伯謚武惠恩禮始終視武定咸寧二弁不啻天淵後穆宗登極言官追論其橫惡盡奪爵謚革其世職以至籍產則高新鄭秉國以炳與徐華亭結姻將并沒其

家賴張江陵爲百方調劑罪止及陸氏至萬歷間子孫奏辨復其故官還錦衣百戸一世職然炳才智實高人數等至今有惜之者

陸炳扈駕功

世傳太傅陸武惠炳得異寵於世宗至以三公兼三孤歿贈伯賜謚蓋上幸承天時行宮遭火炳負上出煙燄中以此受眷知而弇州力辨以爲無之今觀世廟實錄備載此事且只云炳一人負上出安得謂之無豈弇州未嘗寓目世宗實錄耶抑憎其人因沒其功也至成國公朱公希忠墓碑亦載此事云公與陸公炳同負上

以出此江陵公筆可見兩人又同立大勳矣然朱之衞上他無可考惟見此碑云按上遇火在衞輝府時宿衞大臣遲遲未至獨炳最先挾上升輿此又湖廣通志所紀也陸東湖爲緹帥諸諫官下詔獄者爲周全存活者甚衆而朱葵亭亦愛樂士大夫延禮加等皆近代貴幸所罕睹○近日王對南相公爲太監張宏墓志云宏被上出行宮火中則同功者三人矣

世官

西北士大夫以戰功得世開五等者有咸寧靖遠之屬若吳中則惟武功伯徐元玉然不得終其身吾浙東則

有誠意新建二家俱世襲劉開國元功自宜百世然傳至裔孫世延以愎戾好訐今上初年已逐回原籍青田受錮後始得釋回南京耳王氏封而旋奪至隆慶初始復故爵其子正億得襲正億子承勳繼之今總漕淮陰其人亦略知文墨性甚和易然染勳貴餘習自聲色遊畋之外別無雅嗜且嬖妾爲政久而不堪其凌至訟言於朝繫之獄復竄去胄子又未立將來大有可慮伯安先生遺澤恐不能五世矣至若金吾之秩又大遜邑封不過使士列校之長耳予幼時識緹帥徐蘭泉有慶故華亭相公長曾孫而太常寶陽元春冢嫡也衣裝舉動全如紈袴子無別時文貞公下世甫三數年耳以故申吳門相公力辭武廕每謂人曰我本書生起家身後子孫通塞不可知館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柰何變衣巾爲兜鍪占籍行伍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乎眞遠識之言○閣臣預邊功自正德初年後不經見嘉靖間惟夏貴溪暴貴自擬世襲錦衣夏既伏法且無後翟諸城亦如之則自以故相行九邊得之者體例稍殊直至嚴分宜而諸孫始現任金吾及世蕃誅盡削去若楊新都與毛蔣諸相翊戴世宗入紹初廕世伯爵今降爲指揮四品又非可同日語者華亭武廕葢與分宜同事不能獨

異然當其在相位時已與陸武惠劉太保二緹帥締兒女姻一在荊之景陵一在黃之麻城後陸敗被籍高新鄭欲以法并籍文貞賴江陵而解麻城之壻後亦以嫁中產不明與妻姪輩爭搆不休葢文貞學問稍雜權術初欲收二弁以爲用不虞後之貽害也若張江陵之甫廕旋革又不足言矣○吾郡城亦有二錦衣一則項襄毅之後其平滿四定流賊功甚大僅得一百戸然以裔孫爲吳太宰壻始改外衞爲錦衣今又傳三世矣後則趙少保文華爲項氏贅壻亦居禾郡其女子怡思以少保平倭功廕錦衣世襲正千戸理南鎮撫司奉使歸驕

寨自慫撫按監司候謁俱不以時見或至不答拜未幾少保敗旋歿卽坐侵餉追贓時宦浙諸公尙俱在事捕怡思將掠楚毒備至繫獄幾三十年贓猶未及數直至萬歷十年大霈始得釋放從戎其人久居京師對人不能吳音在家庭亦作燕市語可見功爵延世亦非甚幸事也

定襄王

靖難功臣英國張成國朱俱三世贈王爲極盛朱氏最後則定襄王希忠以封在故相張居正時言官交攻歸罪權臣遂并定興王張懋奪之以故相曾引懋例封希

忠也然希忠微有勞可錄若其祖平陰王勇者陷英宗蒙塵罪眞當奪而言路顧不之及也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撫寧伯得侯又從侯晉保國公歿而貴眞王叨上謚其人不過下附汪直上欺憲宗冒功濫賞其罪視王越有加乃至今無人議削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

補廕

開國元勳如李韓公傅潁公俱以嫌死不及嗣爵嘉靖間繼絕世亦無敢議及者近代王弇州始昌言當續故封自是公論然二公後俱微甚無可徵考而潁公之後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時者冒稱友德後人幾欲承襲會事敗而止盍湯鄧常李諸將尙有裔孫爲錦衣易於稽核二公在國初巳夷於輿隸矣近年朱侍御鳳翔疏請改于忠愍謙之廕爲錦衣胡襄愍宗憲宜與外衛指揮時東明石司馬星在事覆准得旨允行胡之功過相當卽得一勇爵非過若于忠愍本無後其子名冕者官至應天府尹巳立姪爲嗣然富弼司馬光在宋亦無子亦何害其不朽若秦檜以妻姪爲嗣改王氏爲秦則并非秦宗矣今杭人諱言檜後我正以爲不必諱也○朱疏又云尙有冒功當革者二人爲故尙書淩雲翼廕錦衣

世千戶故少卿史際廕錦衣世百戶石司馬覆疏時淩子元超史子繼書俱歷官指揮使僉事錦衣大堂雖巳罷任俱在輦下乃依違其詞云侯二臣身終之日再議其後繼書子仍得世襲而淩氏以貧至今未襲也淩洋山羅𣃁之功不下殷石汀此廕似不爲濫史雁峯以家丁拒倭績雖少遜然破家徇國亦足爲倡義者勸徒以二公俱爲故相江陵客不免翦抑太過要之江陵功豈可亦終泯耶

嗣封新建伯

新建伯王瑜樓承勳文成先生家孫也爲故大司馬吳

瀛洲兌壻婚媾多年無所出乃納杭人沙相之女爲妾相故椽吏以宛平典史罷斥因留京師市井梟黠也居久之沙已孕嫡不能容至遣歸家相乃上疏謂吳氏曾親以誥劵相授自言身係石女不知人道許代爲正室且已生子當襲爵爲言承勳力辨謂沙實妾且子產於沙氏非眞其遺體上下兩疏勘議竟離其妾而還其子於沙氏又十許年而新建爲漕帥則吳夫人歿矣追念沙氏不置復招致淮陰署中寵待有加所生兒已長亦遂留子舍沙復與惡少通體檜其子癡眼以藥酖之人始曉然非王氏種實沙相京師所抱假子矣旣酖子不

遂又酖厥夫其跡彰露新建無計謀之李中丞中丞謬語之曰公爲勳貴重臣非他官比宜聞之朝或謂中丞知新建橐中富有珍異及古玩不貲借以挾之必飽所欲新建疏上得旨果即命淮上撫按會問則事在中丞掌握間矣其間曖昧不能盡知初發郡邑共讞不能決乃以淮徐道臣鞫之比拷訊具如承勳所奏乃擬沙極刑轉詳中丞至黃河中流忽自沈洪波不及正刑撫按遂具獄上之朝事得粗結然聞沙氏故在人間至今未死其所斥假子復有子且將來爭茅土蓋新建年將稀齡尙未有血允也當讞此案時茗上卜養菴汝梁爲淮徐道爲余詳言始末沙氏色衰且已衰獨辨有口卜叱問之曰人間弑夫雖惡極然理亦有之汝何忍自戕其兒沙曰翁翁錯了從來自肉自痛那有此理滿口俱杭州鄉談令人撫掌不能已

魏公徐鵬舉

徐鵬舉者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父奎壁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爲權奸所陷今世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及長則父已歿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至今上初元始薨凡享國五十七年爲掌府及南京守備者數任備極榮寵較之武穆

遭際不啻什伯過之然溺愛嬖妾鄭氏冒封夫人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寧而棄長子邦瑞弗立爲言官所聚劾致奪祿革管事追奪鄭氏所得告身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値振武營兵變爲亂卒呼爲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槩豈輪迴已久漸失其故吾耶又聞之金陵人云鵬舉治圃於白門郊外見一邱隆起立命夷爲平地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大冢或諫形啓又大怒剗之則宋相秦忠獻墓也閱之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眞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於江寧鎭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金陵故老

爵主兵主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關皆聽爵主分剖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爲然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談者每呼正任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爲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尊官亦得用

軍法誅之

服色之僭

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勳戚如公侯伯支子勳衛爲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麟服繫金帶頂褐蓋自稱勳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爲齊民曾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其衣亦如勳衛而束以四爪象龍尤可駭怪其一爲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爲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曾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即未賜者亦被蟒腰玉與無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爲怪也其一爲婦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揭簾露面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逵前驅旣不呵止大老亦不詰責眞天地間大災孽嘉靖間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獨不及此三種何耶

永樂間後宮父恩澤

永樂七年冊封張氏爲貴妃故河間忠武王玉女也封

權氏爲賢妃父永均爲光祿寺卿任氏爲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王氏爲昭容父[illegible]李氏爲昭儀父文命呂氏爲婕好父貴眞俱爲光祿寺少卿崔氏爲美人父得霖爲鴻臚少卿諸嬪御除張氏外惟王氏爲蘇州人餘五人皆朝鮮人也蓋文皇時尙不拒高麗獻女曰而其父立拜清卿亦并後世戚畹所可望且英國生前爲靖難功臣第一而其女亦備貴嬪之選豈用西晉胡奮女例耶權賢妃封後即侍車駕北征次年十二月上南還至臨城權氏以疾薨賜諡恭獻權厝於嶧縣○後永樂爲皇太孫選妃臚序班孫忠之女爲太孫妃反不

閒遷官郎孝烈皇后在世宗朝爲貴嬪時其父方鋭亦
僅爲錦衣鎮撫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宮始陞都
指揮使至十八年隨幸承天始封伯二十一年壬寅孝
烈擁護宮人之變始進封侯云

外戚封爵同邑

五等之爵其封號有至再者如忠誠伯前有文臣茹瑺
後有武臣陸炳以及惠安順義之屬屢見矣雖於國體
無關然識者已譏當事之不學至此如安平伯則景帝
登極已封故宣廟賢妃吳氏之弟名安者其時賢妃稱
皇太后故安循往例得開茅土至英宗反正太后仍稱

賢妃安辭爵邑上准辭拜錦衣指揮使矣嘉靖十八年
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鋭以左都督進封亦號安平伯猶
曰一時失誤也廿一年孝烈方以官婢搆逆擁衛聖躬
受非常寵眷鋭亦進侯爵何以仍號安平不改正耶況
外戚爵邑有幾吳安爲廢后既奪之封豈是佳事況廢
絶尤所惡聞猶幸世宗不核故牒得免深求而當事
元老貴溪分宜亦鹵莽極矣○按安平侯伯在永樂中
直隸懷遠人李遠者以靖難功封侯其子安襲伯爵卽
於文皇朝坐法削爵論戍矣至方鋭而三見焉李安與
吳安俱不得延世其不祥尤甚何以屢襲其號蓋是時

上方事元閣臣禮卿惟考據諸眞靈位業耳其他古今
之學槩不暇及也

孝穆后外家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本姓紀氏其後誤以爲李使李氏
得冒認追其先爲慶元伯最後內官陸愷者又有云孝
穆親兄則已三易姓矣乃成化末年又有一說則穆后
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縣丁家道口人其先有穆先者
生而重瞳永樂間爲王府官屬罪當族誅乃逃難於廣
西苗洞中又三世而生后及長與表妹李氏同日入宮
因茲報爲李姓其親父聞妃承恩曾來省女中途聞孝

穆已薨自恨病死其弟素不慧幼育於內侍陸愷家故
愷自名爲戚畹當時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郎
其宗人也稔知本末欲暴其事會隆貶外而止據此則
仙源甚遠亦甚明當時訪求何以竟不及此新建丁至
今爲大族侍郎以忠大參此吕工部此名皆其裔也

沈祿

沈祿者京師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其妻爲壽寧侯
張巒妹敬皇后姑也孝宗登極以椒房恩澤傳陞爲通
政司右參議尋進通政再進本司使後爲禮部右侍郎
卒贈禮部尚書飾終之典甚備夫以本衙門幕職卽擢

為堂官此亦創見之事時傳野劉文穆當國何無一言諫止況三原王端毅為太宰亦不聞以職掌執奏大不可解孝宗仁聖於斜封墨敕最為有節而季年傳陞官積至七百六十餘員直至武宗登極洛陽劉文靖當國始革之蓋承成化以來濫授冗員俱以中旨批出遂習為故常不以為怪也若正德中之冒濫又不可勝紀矣自新都楊文忠廓清之後三朝嗣統此弊遂漸以絶宏治五年通政司經歷高祿傳陞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執奏不允至十一年九月又陞本司通政使祿由舉人亦壽寧侯張鶴齡之妹夫也又宏治十二年湖廣按察司僉事祝祥因母老乞改京職以便侍養吏部奏請以原官改山東河南中旨改為尚寶司卿祥由成化十一年進士亦壽寧侯姻戚也當時張氏特恩恣橫其姻戚奮自科目者尚無恥如此若右列不可勝紀矣○又御史張岐乃昌國公張巒之弟中宮親叔也以進士起家亦傳陞僉都御史

曹祖

浙民曹祖有子鼎為壽寧侯張鶴齡僕正德初劉瑾用事祖上書數鼎罪惡且自言其生兆應天曹祖之語多幻妄瑾怒罪之械還浙正德十年十月又來依鼎鼎不禮其父祖遂并恨張氏擊登聞鼓訴鶴齡兄弟陰圖不軌上震怒命多官廷鞫又命司禮監東廠訊之禁鶴齡兄弟不許朝參會祖自裁於獄上益疑怒降旨詰責刑部尚書張子麟下原問主事及提牢巡風官於詔獄窮治之覆疏謂祖所奏既無左驗實懼罪服毒時張氏闔門惴恐禍且叵測乃大行金於內昭聖亦百端祈請事稍懈猶罰子麟等俸二張朝參究終罷不許史所記如此按壽寧建昌二侯在武宗朝已不免謀逆之謗其平日橫恣失人心可知何待世宗時始敗且張氏慣以賄殺人至嘉靖十二年延齡讞辭中所列殺僧殺婢諸事俱有實迹因追治正德間原問官罪悉逮下獄株連縉紳數十人而曹祖之果自盡與否終莫能明也蓋張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殺身事不少特坐以大逆則不服耳

中宮外家恩澤

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即如玉田伯蔣氏為上生母孝慈后家亦僅許其子終身泰和伯陳氏為世宗元配孝潔后家其子已不得襲惟孝烈后父安平方氏以中宮擁衛大勳得延一世此特恩非例也至穆宗元配德不李氏則一世止矣今上嫡母仁聖后父固安陳

氏長子亦僅襲錦衣惟生母慈聖后武清李氏得三世稍異然以上孝通神明不爲過也至中宮父永寧伯王偉歿其子棟得襲爲優厚至丁未年而棟卒其母趙氏爲孫乞恩承襲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上但云後不爲例而已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爲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即孝烈后無敢望焉似此曠典獨厚中宮猶疑上薄於元配是殆不然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偉之長

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傅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箠簏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逍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吾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衙許稱耶錢心知其憨矣乃謬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戚里肩輿之濫

武臣貴至上公無得乘轎即上馬不許用櫈杌至近代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屢代祁天或以久居班首間賜肩輿以爲曠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銳以中宮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內撰元文亦得賜稍爲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陳昇行武清伯李偉皆甫封即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無特加優禮非過也未幾而永年伯王偉亦得之亦以中宮父也李偉歿而子文全襲爵已屬殊恩襲甫三年爲戊子歲以上闕壽官命之居守暫假得賜竣事復請上遂許乘言官爭之不得自是戚里紛紛陳乞肩輿不勝紀亦不足貴矣○近年文全之子誠銘襲封亦隨例乞轎上初猶拒之後亦竟賜

野獲編卷五終

內監

野獲編卷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監

內臣禁約

永樂四年上諭兵部尙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小事漸不可長隨巳罪之因勅衛士於出入之際遵制嚴搜文皇之馭中官如此其峻然前一年巳遣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眞臘王又遣太監鄭和率兵二萬七千賫西洋諸國彖二臣若欲寓財於外安得禁之至八

年遂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密與商議停當回話按此卽內臣鎮守之權輿也夫西寧爲靖難勳臣而琥又上親壻乃別寄腹心於宦寺蓋內難初平猜疑未解雖與諭金忠之言相左不自覺耳王振之導親征汪直之開西廠有自來矣

東廠

東廠之始不見史傳王弇州考據以爲始於永樂之十八年引萬文康疏爲証意者不謬其始偵伺非常蓋尙慮義師靖難未厭人心耳然而中官之橫始此矣至成化間憲宗設立西廠以寵汪直不特剌奸之權熏灼中

外並東廠官校亦得譏察京師洶洶上用閣部大臣商
文毅項襄毅等謙罷之御史戴縉阿直獻諛上令復設
又數年而直爲其同類掌東廠尚銘者所構直始出領
邊事不復入西廠亦罷然而東廠之熾如故也武宗委
政羣小復設西廠以谷大用兼領又邱聚掌東廠兩廠
對峙用成化故事未幾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劉瑾
躬自領之軍國大柄盡歸其手東廠西廠并在調伺中
於是邏卒四出天下騷然瑾敗俱革止存東廠蓋當事
諸公尚謂文皇頒設而不知東廠與各省鎮守內臣俱
非太祖初制也以故世宗初年盡革天下鎮守而東廠

不能幸主上太阿獨操廠衛俱不得大肆迨至今上憲
天法祖宮府凜凜而廠衛大抵相倚爲重如己丑錦衣
大帥劉守有一逐而廠璫張鯨遂繼之則掌司禮印者
張誠實與聞焉內廷故事監印與廠必兩人分掌蓋以
東廠領勅給關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張不宜更兼樞密
耳世宗朝麥福黃錦輩始得兼領此後或分或合唯今
上初元馮保以印帶廠而王大臣事起時故相高新鄭
幾不免賴掌衛朱希忠與江陵相力懇保得解今則今
上癸卯陳矩亦以印帶廠而皦生光事起時次相沈歸
德幾不免亦賴矩力抗其說而得解蓋二權并在一
人故能回天乃爾然則宰輔軀命懸於東廠矣○初馮
璫謀陷高相明以危語脅內外而言官無應之者且緹
帥爲挽回甚苦至沈四明不悅歸德初未形辭色而壹
璫揣摩意旨坐以妖書且緹帥又借以傾所憎夫四明
之權非張馮比也而懸絕如此世道日下矣

東廠印

自方印須行之外事[illegible]關錢糧及軍務機要者俱得
給關防用之奏章用之文移與方印等內臣關防之最
重者爲東廠其威焰不必言即所給關防文曰欽差總
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

所給原無欽差字面即其署銜不過曰內官內臣而已
此又特稱太監以示威重余謂文皇雖設此廠以寄耳
目然其時貂璫未熾安得有如許雄峻之稱此必王振
用事時另鑄以張角距迨後直之西廠瑾之內行廠階
厲于此矣○掌廠內直房又有欽賜牙章一方凡打進
事件奏聞者用此印鈐蓋直至御前蓋得比輔臣之文
淵閣印亦僭紊極矣

內臣封外國王

唐末藩鎭大帥繼襲皆以內臣使其軍命爲留後旋與
旌節此古今大弊政本朝內使出使外國始於成祖時

加內臣李興使暹邏國又太監鄭和勒兵使西洋滿剌加諸國不過獎勞賞賜之事唯永樂三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畢進封眞臘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則銜錫土分茅之任且與省垣法從爲伍矣至成化四年命太監鄭同翟安册朝鮮世子李晄爲王已奉詔行矣巡撫遼東御史侯英力言同安皆朝鮮人見其王必修臣子拜伏之禮且墳墓宗族皆在彼中倘有囑托所損天朝大體非細上是其言今後賚賞仍遣內臣其册封大典必選廷臣有學問者充之本朝中貴膺册立之選至是乃止時彭文憲商文毅在閣上所聽信故能勇革弊政

未幾而汪直用事劉珝當國濁亂天下復行舊事至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監金英輔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鮮王李懽嫡長孫顒爲世子時劉文靖當國不能救正況他相哉○予所見金國所刻名弔伐錄者備載破宋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徽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其初與宋童貫書署題曰元帥粘罕與亡宋故宣撫使廣陽郡王閹人童貫書其後譏詆貫若時正割燕雲與宋未啟兵端也至後以納平州張覺與兵犯闕所傳檄文謂元符主亡趙佶本不當立交結宦官童貫越次僭竊以此寵任命主兵柄爵以眞王此雖敵人誣謗然先是用貫使金已爲所輕及任制師北征益狎視之最後裔夷猾夏遂指以聲道君之罪然則宦寺出疆又不止褻國體侯御史一疏其見卓矣

賜內宦宮人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內臣陳蕪交阯人以永樂丁亥侍太孫于潛邸既御極是爲宣宗以舊恩陞御馬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潤賞賜不可勝紀陳廬陵循爲之志載其事如範金印曰心跡雙淸曰金貂貴客不可殫紀且出宮女兩人賜之爲夫人日記又云幼時曾見蕪過太倉州封西洋寶船其勢張甚則此言不謬矣

枝山野記又以爲陳符益蕪字之悞其時有李校尉者極諫謂奄人無辱宮嬪之禮上大怒命剪其舌後不死人戲呼爲李神仙云景泰去宣德不遠故主上不以爲異誠罪且允其請耳後來世宗怒內臣侯章畜使女立置極典眞英主哉

內臣李德

景泰初元上皇尚留虜廷鎭守浙江太監李德上言錦衣指揮馬順長隨王貴等罪犯亦宜取自聖斷各臣乃肆奸宄卽於御前捶死之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悖禮犯分鬭者切爾宿衞官員無一人遮護使無內臣左

右侍立各臣必生別議此正賊臣犯闕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親近其章下文武大臣少保于謙等連章言馬順乃王振之爪牙王貴等乃王振之心腹黨惡既深遂謀不軌遏駕親征乘輿不返羣臣同時捶死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景帝曰然誅亂臣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捶死俱忠義心李德所言鄉等其亦置之當時內豎盤結于內聯合于外帝即洞知李德狂悖而終不能去且其時喜寧方被獲甫磔於市此輩尙喙口橫恣如此况平居乎○時尙寶司查究指揮同知馬順牙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王竑捶死宜責竑尋取帝從之六科十

三道言捶死奸黨豈竑一人之力竑身爲近侍豈敢收匿牙牌乞改前旨令出榜曾拾順牙牌者無論破損並許送官上乃允其議順子刀潑可恨何至遂狥所請景帝以英斷稱處此事却未然

內臣乞賜謚

英宗朝王振以彌天之罪僅隨衆死土木至上復位而塟之祠之天下以爲訝恩欽氣不平久矣至成化八年太監劉永誠死其侄寧晉伯劉聚奏乞贈謚并祠堂賜額事下所司時鄒康靖幹爲禮卿覆奏內臣無封謚事例唯王振曾蒙先朝賜祠額曰旌忠耳上命賜永誠祠名褒功仍以封謚事命內閣議之首揆彭文憲時上議曰王振輔英宗年久且死國事英宗非不欲重加優䘏以無例止賜祠額今永誠得比振例已爲過矣又加封謚出振上則輕重失倫人心不服將來守邊者比例陳乞變祖宗法必自此始于是事得寢按鄒彭二公一言而止內臣濫恩功亦偉矣但不能明數王振濁亂天下失陷乘輿之罪反以從龍死事褒之即能回天聽亦詭遇之獲耳其時憲宗倘以永誠生前西征功次嘗得卹典爲言又何以措辭所幸此時汪直未熾梁方未進無人導上鑿混沌竅耳○舊恩澤諸封至嘉靖初悉除直

是宇宙大快事而武淸靖遠彭城惠安諸伯以及劉聚之寧晉猶得承襲論世者尙不免扼腕然自正德八虎以後內官子弟亦無敢以封拜請者矣

內臣妾抗疏

弇州紀奇事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南京莊田以椓人授室爲異倘未知誠前事也誠先於正統十四年隨太上皇車駕北征陣亾至景泰二年八月吳誠妾姚氏奏稱誠存日曾於香山置墳今欲將其所遺衣冠招魂安塟景帝允之按此則內臣娶妾蒙上恩禮巳爲創見至於生前寄愛殁後陳情一如所請則太祖初厲禁可直

付高閽耶古來宦官有妻者多矣未聞買妾且以閹之至尊廷臣亦不以為駭怪何耶○吳誠即世所傳建文帝歸閹內侍輩辨視云誠曾伏地舐賜肉者是也○成化五年內臣龍閏娶南和伯方英妻為妻上命離異成化十二年太監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權妻以為養女後謀逆事發被誅葢其時內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矣

對食

太祖馭內官極嚴凡椓人娶妻者有剝皮之刑然至英宗朝之吳誠憲宗朝之龍閏輩已違禁者多矣今中貴授室者甚衆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歸者至于配耦

宮人則無人不然凡宮人市一鹽蔬博一線帛無不藉手苟久而無匹則女伴俱姍笑之以為棄物當其講好亦有媒妁為之作合葢多先締結而後評議者所費亦不貲然皆宮掖之中怨曠無聊解饞止渴出此下策耳近日福建稅璫高寀妄謀陽具再生為術士所惑竊買童男腦髓啖之所殺稚兒無算則又狠而愚矣按宮女配合起于漢之對食猶之今菜戶也武帝時陳皇后寵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幘帶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謂女而男淫廢后處長門宮此猶妖蠱也至元魏孝文帝胡后與中官高菩薩淫亂則又不知作何狀矣余向讀書城外一寺稍久與主僧習寺中一室扃鑰甚固偶因汎掃隨之入則皆中官奉祀宮人之已歿者設牌位署姓名甚備一日其耦以忌日來致奠擗踊號慟情踰伉儷余因徵叩其故彼亦娓娓道之但屢囑余勿廣告人而已

內臣交結

天順八年英宗大漸學士錢溥先以史官教習小內侍至是溥所教內官典璽局丞王綸者以次當柄用結溥草遺詔為鄰居內閣學士陳文所發謫知縣隆慶六年穆宗大漸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以遺詔諸事密傳司禮

太監馮保為同事大學士高拱所見面叱之不數日穆宗升遐拱反被逐事雖同而所託異故成敗天淵

懷恩安儲

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宋唯宣和閒宰相王黼結宦官梁師成動搖東宮謀立鄆王然終於無成本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唯成化間牛玉易后一事最為異變然旋正法矣今觀故太監懷恩事蹟謂其同類梁方等導上侈費帑藏一空上閱之不懌有吾不與汝等自有後人與汝計之語葢指東宮也方等懼甚時上新愛興王乃謀進言於昭德萬貴妃勸上易儲位因以

興王爲昭德子上意已動謀之于恩恩以死拒不從上恚謫發往鳳陽司香恩既去覃昌當軸憂不能支或爲之計勸上改謀於輔臣萬安劉珝等皆默不應會泰山震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應在東朝必得喜乃解上始詔爲太子選妃而儲位安矣審如此言則孝宗龍飛當以懷恩爲首功覃昌次之而內臺諸璫亦當受上賞葢天祚祐聖使左貂輩亦獲收羽翼之勛未可謂其誣也○閣劉珝亦有密疏力諍易儲

劉聚封伯

成化七年太監劉永誠以征延綏功封其姪聚爲寧晉

伯再以功得世襲嘉靖初年一切恩澤封拜凡中貴子弟若太監張永兄泰安伯富永弟安定伯容太監谷大用兄高平伯大寬弟永清伯大亮太監馬永成姪平涼伯山太監魏彬弟鎮安伯英太監陸誾姪鎮平伯永太監裴[illegible]義子永壽伯朱德盡數革爵唯聚得存自憲廟迄今一百四十年傳襲十輩握兵符掌樞府者不絕果何功德以堪之今京師大家所張圍屏多畫劉永誠西征事者自選入內廷以擘米多力見知於上遂被任使至御馬太監出征入陣帶假髯以衝鋒至凱旋受賞諸得意狀竟不知皆實事否也永誠死上賜特祠額曰褒

功則勞績或有之然陷英宗於土木者爲王振亦先得賜祠曰旌忠則此祠額亦不足尚矣劉永誠小名馬兒至今京師人猶以此稱之

何文鼎

太監何文鼎者浙之餘姚人少習舉業能詩文壯而始閹宏治間供事內廷時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以椒房被恩出入禁中無恒度文鼎心惡之一日二張入內觀燈孝宗與飲偶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二張起戲頂之又延齡被酒奸汚宮人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

怒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文鼎對曰有二人主使但拿他不得又問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御史黃山等皆力救之不從爲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尋上自聞搜御前銅缸有聲其聲若文鼎訴冤者會淸寧宮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上大感悟特命以禮收瘞且御製文祭之於時詞林某公有詩弔之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又云道合比干唯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詩雖不佳亦指實也其後世宗入紹不復加禮於昭聖而張延齡被訐上必置於極法而後已蓋追恨往事云○正德間有太監崔和者鎮守雲

南之金騰一日過路江安撫司進遞江銀三百兩又景東蒙化二府各饋年例銀若干和俱不受乃曰是看我內臣素低耳因悉言生平與何文鼎爲友業孝廟見知因以各屬所賂建橋修寺毫不以入帑夫寺人亦知慕其類之賢者而稱說之且飭簠簋乃爾今之仕紳視此輩有媿色矣○陳鳳梧者起庶常官至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亦正嘉名臣也所輯有周禮會雋一書頃司禮印瑞陳矩重刻邱文莊大學衍義補成郎議刻此書未知已竣事否邱書以不議內臣陳則以雪何文鼎冤故大璫德之于其遺編猶注意如此

內臣何文鼎再見

弘治始初長隨何鼎奏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如錦衣衛官校行事得陞蓋因國初人心未定故暫爲此以儲伏姦雄之具此一時之權也後以爲例往往行事得陞故本朝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祿殊失祖宗建官本意繼例而陞年久益繁況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皇上御極之初灼見其非已行沙汰中外稱快但其間猶多漏網近來復有賓緣以啟倖門者伏望聖明特敕吏兵二部審覆文非考本等程式者武非軍功新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倖門上命所司查議以聞吏部覆奏長隨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前此傳奉官員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唯中書舍人萬宏琠劉章劉鈗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三人奉有蔭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留非無故脫漏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任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起端本部俱執奏不可初未嘗輒徇其請是傳奉倖門未嘗開也今鼎欲審查天順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倖進存者無幾間

亦有轉遷別官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璋今陞至尚寶司卿劉定之子稱今陞至南京尚寶司丞蓋由歷俸年深循資陞職非無故而陞者近商輅子良輔除工部主事徐汝謙除尚寶司丞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蓋由恩蔭授非無階而得者此外又有保陞爲太醫院官爲欽天監官爲工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書辦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人數今若概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鎮以安靜不追既往今後內外大小官員俱照舊額隨缺選補自然奔競可息若往者方革而來者未已則亦

何益從之兵部覆奏何鼎疏備查武官由緝事陞職及
先次并倒後傳乞陞者都指揮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
上請去留上命俱留待各子孫襲代之日照例定奪文
鼎此疏抑僥倖重名器有大臣言官所難言者時馬鈞
陽長兵部尚以去留兩請王三原方秉銓乃云未有傳
奉且以諸輔臣任子爲言以柱鼎之口其說竟不行孝
宗新卽位方求言若渴乃大臣之見反出寺人下惜哉
至宏治五年則鼎已爲惜薪司左司副又奏通州倉糧
儲一時權置初非經久軍士不便于關支警急不便於
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廒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

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
挽運之勞戶部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河
閘請誌之而行上是之自是大通河至今爲百世利而
京倉則不盡行鼎之悉心體國朝士所不逮也二疏關
係甚大故截之稍詳至十年又以直言繫錦衣獄刑科
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合疏共救謂鼎素
著狂直宜加褒顯或曲賜優容上曰內外事體具有舊
規爾等何由知其事皆詰責罰俸繼禮部主事李昆吏
部進士吳宗周又各疏論救皆下其章於所司最後則
戶部尚書周經等又公疏云臣等備位大臣不能救正

有媿于鼎多矣其言稍峻上大怒詰讓當重究姑宥之
時屠鄞縣滽爲冢宰不列名疏首蓋畏禍也鼎卽于是
時死杖下矣次年淸寧宮災陳鳳梧以刑部主事應詔
上言何鼎之冤上始感悟昭雪賜祭其詳在建昌侯張
延齡事中語具前卷○鼎名後去文字止單名鳳梧疏
中尙稱文鼎按鼎死之次年李廣亦服毒死廣以左道
蠱上得寵鼎之得罪雖以彈二張實廣承中宮意殺之
時用刑者爲司禮內臣李榮鼎至死罵不絕口

內臣蔣琮 附繼曉

故禮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等先

以孝宗登極俱削秩謫戍邊衛矣是年十一月以赦當
還于是印綬監太監蔣琮上疏謂諸人罪大罰輕而閒
住少監梁芳韋興陳善等皆罰不蔽辜上允之命俱逮
下錦衣衛未幾孜省不禁拷掠死獄中蓋是時懷恩方
自南京召還掌司禮印上雅信重之故琮言得行未幾
懷恩卒常恩玉芝俱貸死仍戍邊衛竟逃極典倘世宗
初政有如懷恩者在左右則何澤之說行矣○宏治元
年十一月誅妖僧繼曉初刑部擬繼曉當死但事在赦
前宜發爲民上改命刑科都給事中陳璚等御史魏璋
等存詳謂曉罪大部擬不當宜并治太監梁芳引進繼

曉之罪上是之命斬曉于市芳既充淨軍姑貸死發南京守備加杖八十仍充役時蔣琮正爲守備芳之得痛決不必言矣刑部尙書何喬新等俱命奪俸有差按李孜省未及擬罪而斃於獄先朝諸妖黨僅曉一人正法耳曉爲湖廣江夏人始以貪淫欺妄楚府事覺走京師貧緣梁芳以星命進上見之大寵幸賞賚不貲請給護勅旌其門曰孝行其母本娼也亦被旌表請故太監蔡忠都督馬俊二宅以居賜門額曰輔教寺又起大寺名大鎭國永昌寺上親幸焉所居前後多置婦女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云爲御手所執其事與宋朱勔及

嘉靖中談相畧同史稱繼曉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此益房中淫褻之術也孝宗在靑宮必具悉其詳故獨斷誅之且沒妻子爲奴籍其家云琮後與同類相訐亦充孝陵淨軍而梁芳遂同汪直名還矣去邪之難如此蔣琮守備南京最久屢與言官爭論求勝遂爲公論所憎

內官張永志銘

余讀楊文襄石淙所爲司禮太監張永墓志不過鋪敍永平生寵遇及征安化王寘鐇隨武廟南征宸濠與誅劉瑾之功他無所增飾其視唐李文饒爲中尉馬存亮等諸碣過譽不情亦大有間矣乃張蘿峰譜楊受永弟容賂黃金二百兩因而諛墓遂追所受潤筆盡奪其官爵被楊疽背死噫亦甚矣楊從田間起西征實與永同事誅瑾之謀又自楊發之生平相知固不可諱然張永在內臣中建大功亦不止誅瑾一事宸濠被擒後江彬等誘上仍縱之大江與戰而獲之以居功非永彌縫其間則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天下事去矣昔李文饒之平澤潞亦使內使楊欽義爲之與主始克奏績稹平後詔告四右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益涯等爲太和故相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而死故德

裕以此語悅宦寺此等險詖恐文襄所不屑爲者若詭遇而獲功名不終則楊石淙與李文饒古今一轍也近日江陵公之與馮瑞亦然○古來宦官冒武功固多然未有被編摩之賞者獨嘉靖初年修獻帝實錄成首揆費鉛山等諸公請于上歸功司禮太監張佐等數人得旨各蔭弟姪一人錦衣世襲指揮等官則眞千古創見之事又唐時所無者

二中貴命相

陳瑩中抗論二蔡萬死不顧而獨喜談命蔡元長視日不瞬瑩中謂此至貴之相然恃其目力敢與太陽爭光

其占必爲巨奸則星相二家賢者猶篤信之如此近日此二種人最行都下亦有極奇驗者正德初內臣于喜以偉故司選人舊入此者例無他選謂之東衙門諸監皆厭不齒于以長軀偉貌偶得選改爲傘扇長隨但日侍輦尾間亦賤役也一日出外同伴侶坐玉河橋時新暑各解衣置欄杆上笑語旁一人過熟視于曰公何姓且久且大貴于大喜起詢之則曰從此即得蟒玉掌內外柄極富貴者十年然命止此過其期則仍如今日衆譁駭而徐詢之其人且云只三日內吾言驗當來取賞諸公皆其證也于還內正値午節武宗射柳命諸璫校

獵苑中設高麗陣仍設莫离支爲夷將比立御營則上自坐纛下親申號令以唐兵破之敗者行軍令能入者與蟒玉諸內侍雄健者策馬以往屢衝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長大或可任此上回顧頷之畀擐甲冑帶假鬚作小秦王裝束儀形頗偉岸可觀甚愜上意命以所御龍駒借之喜據鞍揮策馬顧見喜狀素所不習大驚狂驚直突莫离支中軍各營披靡解散天顏大怡即賞蟒玉如約時從玉河橋還正三日矣自是日爲上所寵眷出鎭宣府大同入掌各監局稔惡者十年而武宗升遐肅皇入纘素知其罪僅在八黨之下偶一日問汝姓爲于耶對曰然上又曰爲俞爲余耶對曰奴婢之姓爲于字蹻脚者是也上怒曰于爲干字踢脚汝敢爲讖語侮我即褫其蟒玉收繫治罪得諸不法謫爲孝陵淨軍盡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復入京自辨仍加榜掠遣歸伍凍餒死萬歷初有浙之紹興人朱陞者粗知文理來京師困極一飽不可得偶閒命於肆日者得支干而異之歎曰怪哉是當刑而富貴且久朱笑曰時非角逐豈能如英布黥而王哉歸益貧無計心念日者言遂決計自宮投大璫張大受名下大見信愛張乃馮保上佐也因亦爲馮保所器歷掌廠局賜蟒玉提督武英殿其田產第

宅爲一時所艷稱馮璫敗同大受等罷逐今猶居都城閶闔中厚自奉養家尚殷富頗好書畫尊彝之屬至不自揆冒認朱相國金庭同宗與其疏族稱昆季狙儈閃爍猶然山會胥吏伎倆也今老矣予亦識之一日遇一武英殿中書同席輒詫曰此故我屬吏奈何敢講敵禮余爲之掩口○內監翟得志多無忌憚如梁師成之父蘇子瞻童貫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蘇王子孫終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筮川進士繼賢少年勵志讀書以慾念頗熾去其外腎遂作宦者狀詳貌全如婦人辛丑登第後諸閹驕于上前指王名云

吾曹中已有甲榜宜力于外者矣上諭知其故亦爲敔齒羣閹出外抵王寓稱賀不絕求附氣類王大恚避入西山其作令淸苦故是欒巴一流人也

內臣何澤

正德十六年七月世宗新卽位先下詔求言至是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事已獲俞旨旣而又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局奸利事卽被嚴譴榜掠發充孝陵淨軍其疏旣不下又命取通政司副本滅之御史成英上言澤得罪非上意乃監局同類嫌其相攻構陷至此先帝時內臣邱岳范亨皆有除奸之志逆瑾與八黨致之死上誤先

帝幾危宗社今岳等之冤方雪而澤之事又似之臣所爲陛下惜也宜名澤復職諸奸則據法罪之疏入僅報聞而已澤疏讜直不避同事之怨其忠誠與何鼎不異中宮直攻二張無異均是呂強鄭衆之流但孝宗溺於孝康之愛漸成畏憚鼎言不行而死良亦有由世宗初政如劍鋩出匣何以謫澤且并沒其言耶閹寺輩本不之善良値此兩聖主當陽尙不免誅貶欲其內廷匡救難矣兩內臣俱何姓亦奇但鼎卽承郵典澤他日昭晦與否則不可攷矣

內臣掌兵

嘉靖八九年間革各省鎭守內臣兵部尙書李承勛因及騰驤四衞詭冒依附者內臣爭之言禁軍隷兵部不便往歲彰儀門之破虜騎東市之剮曹賊皆四衞功以直內故得號名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年正以兵歸閹寺致亂彰儀門之役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太監曹吉祥也內臣始杜口上從其議今宦官雖不典兵而勇士四營仍屬其提督不知何故

鎭守內臣革復

鎭守內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間天下稱快此正張永嘉入相時也至十七年而太師武定侯郭勳奏請復

之上許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邊各仍設一人中外大駭時任邱李文康當國不能救正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變將新復鎭守內臣盡皆取回遂不再設距用郭言甫匝歲耳是時當國者爲夏貴溪而嚴分宜爲大宗伯題請得旨其功亦不細今人但知裁革鎭守歸美於永嘉而夏嚴二公遂不復齒及豈因人而沒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實也

內臣護行

大臣唯輔臣起家及謝事歸里恩禮隆重者特遣行人宣名及護行若以內臣隨侍則唯永樂間楊榮成化間

李賢劉吉三公俱閣臣丁憂俱奪情復任遂用內臣輔
送促其來覲事此後更無同行者況婦人乎唯世宗朝
及今上初二事最奇嘉靖十九年秉一眞人少保禮部
尙書陶典眞奏爲懇乞天恩奉安雷壇以光聖典事先
是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風鎭增修雷
壇今已落成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臣壻博士吳
濬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塋祭埽用彰
皇上敬神勸孝大典乞量給應付奉聖旨覽卿奏工成
令男奉母安神祭埽朕心喜悅着兵部便行水陸應付
差誤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去爲勅與他時陶尙行

舊名也其後萬歷六年少師閣臣張居正歸葬上命奉
母一品太夫人趙氏來京仍着差去司禮監官魏朝伴
送登途至十年居正歿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命司禮
太監陳政護之還鄉近代內臣伴行唯見此兩家蓋本
朝未有之典也此二嫗者一配方士一生權相遂叨非
常恩遇他日時移事改徒足供後人評笑一時寵榮皆
罪案耳

內臣兼掌印廠

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
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以俟奏畢蓋機密
不使他人得聞也歷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間
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至癸丑而黃錦又
繼之自此內廷事體一變矣世宗神聖以至今上俱太
阿在握可無過慮倘此例他日踵行亦肘腋之憂也○
萬歷初年馮保亦兼掌東廠馮保之後則有張誠張之
後則近日陳矩俱以掌監印帶管廠事

馮邦寧

馮邦寧者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于
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
曠不遜因相爭鬬爲邦寧之徒御箠擊稍過歸訴於主

人即遣人述其事于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
冠服不許朝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
其姪乃爾璫以江陵片言不難笞猶子以謝過似非他
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
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馮保之敗

大璫馮保之敗也王弇州所紀謂出於張誠此向來士
大夫皆云然不獨弇州也此一說也至乙酉年麻城周
二魯宏禴疏論李順衡植謂李之參保繇大璫張宏授
意門下山人樂新爐轉授李使擊保去宏因得掌司禮

監李以此與張宏爭訶頭交李自云受皇上異眷每于
內廷呼李植爲我兒亦出張宏之力此又一說也至戊
子冬東廠張鯨之敗閣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或公疏
或單疏無一人不劾鯨者科臣李沂受杖至慘毒幾死
時皆謂鯨陰佐翼坤宮鄭貴妃有立幼之謀事關宗社
故一時朝士昌言鋤去眞可謂公忠乃閒一二大君子
微不滿此舉謂其中別有竅妙當保盛時羣璫刦于積
盛莫敢攖其鋒惟鯨爲上所親信且有胆決密與上定
謀決計除之鯨以此受知越次掌廠既久用事復將懷
張誠位而據之且誠本馮保餘黨唯時在事大僚曾受

馮保卵翼者思爲保復仇且結張誠歡故出全力攻之
言官不過逐影隨波而已此又一說也三種議論俱有
根據然宮府事秘莫知誰屬近見一大璫所述則云馮
保一案實出張鯨手而鯨爲張宏名下宮人宏知其謀
曾密止之則後一說似確且鯨掌東廠旨下之日李順
衙即于是日上參保之疏不踰時刻則或有承望亦未
可知大抵權璫盤踞深固非同類相戕必難芟翦如憲
宗朝汪直則尙銘擠之武宗朝劉瑾則張永殪之外廷
儒臣安能與魚程仇田爭勝負也○先是劾張鯨時御
史馮象乾語最峻且切責三輔臣不能主持匡正上大

怒下鎭撫司打問三輔力救至云願與象乾同受刑拷
上始收回成命而給事李沂疏繼之上怒加甚亦命下
詔獄且有好生着實打着問之旨蓋用強盜例也拷竟
又命廷杖六十爲民近來言官得譴未有拷打與廷杖
幷于一人一時者蓋沂本內有密獻珠寶之語觸上所
深諱故輔臣若諍不能得其後說者謂馮疏爲閹臣授
意故以生死爭之而李疏乃出張誠假手不意嫁禍至
此他日薦起建言諸臣唯李沂不甚推轂亦此說尙在
人口也張鯨以戊子冬見逐次年己丑復名入言官爭
之上皆不報張誠已兼掌東廠故鯨不得再預廠事比

誠敗受禍較鯨更慘時鯨尙在御前供事且官爵家產
俱無恙其先得罪者亦唯司房邢尙智謫戍及弟張書
紳革任而已

大璫同姓

今上既逐馮保後以張宏代之未幾宏卒次及張誠誠
從楚籍沒故相還京即繼宏掌印時東廠則張鯨督工
則張信秉筆大璫日在左右者又有張明張維張用張
忠張朝張楨張仲舉等其他監局司印姓張者又十餘
人俱在戊子己丑之間可謂極奇未幾鯨爲南北大臣
及科道聚劾以出又數年而誠亦見逐被籍其中張維

若今罷閒居私宅好作律詩亦整妥作字學文衡山頗得其貌自稱燕山廢叟每以此署名刺喜交士大夫亦此輩中之向上者余亦曾識之○張維曾掌兵仗局令上冲年取兵器戲玩以直諫忤旨又以好文爲上所知呼之爲秀才張頗見禮重

張誠之敗

張誠自張鯨失權遂兼管廠印凡八年號稱馴謹政府與交歡無閒卽科道諸臣亦無以驕恣議之者其人稍知文藝以呂強鄭衆自命時上頗耽麴蘖與居稍蹉節以及宮婢小豎多死梃下誠輒執古誼以諫上爲之霽

威曾于邸報中見己丑年上手諭一道奬誠首句爲諭忠輔張誠知道其眷倚如此旣而又兼綰御用監印則以司禮東廠又帶纏腴衙門同類已側目而內夫人郝金鳳之死誠實主其謀內廷咸怨之會其弟張勳俗呼老五者與慈聖太后弟武淸侯締兒女姻上聞之震怒其儕類始進讒謂誠家富踰天府上益心豔思以法籍之而其家僮霍文炳者用誠力冒功得錦衣副千戶又自以弁功進指揮同知則本兵石星擅允其請不以上聞時文炳已貴至僉書南鎭撫司値考察軍政爲科道所劾上謂文炳冒功罪大何以不言石本兵具疏自劾

上怒不解遂併文炳及弟張勳輩數十家產盡沒入官誠降奉御謫南京再謫南海子窮困以死然而士大夫或以爲罪不蔽辜最後張勳論斬竟死西市蓋上素憎臣下結交外戚故勳無大惡竟罹極典豈其罪浮於馮邦寧輩耶識者冤之

霍文炳併功

方霍文炳併職事起上以兵科不糾盡行謫逐旣又以兩京科道不行糾舉凡先後掌印者俱降外尋又俱爲民時有刑科都給事中侯廷珮者於誠初敗極數誠罪狀謂近旨處分尙輕時誠僅革任閒住上爲改降南京

亦未有籍產之令用廷珮言始盡行抄沒上仍詰責廷珮云張誠巨奸爾等如何先無一言之忠今已發露方行參劾其於觸奸指佞之責何在姑不究益聖主行其言而已薄其人矣時刑科給事徐成楚者與侯同籍素不睦遂指成楚他疏內愼刑一語專爲救張誠以激上怒成楚謂臣疏並無張誠字面廷珮以此陷臣自爲容悅計且誠陰事上自發之廷珮卽百喙何益上皆不問按往日張鯨之逐言路彈章山積至內旨嚴罪張誠事後助焰者則僅廷珮一人而已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洩私忿尤爲一時所駭云○文炳籍後有空房爲鄒泗山

洗馬貲居中有窖藏二萬餘金不以聞官旋奴隸輩爭金事發鄒至褫職追贓鄒盡鬻其衣裝諸壬辰乙未二科分考門生醵金代償始克畢事時洗馬會人素嚴閟之恨怒泗山不敢歸至庚子始抵家或云其京師門下士王艮材者慫以奉其師鄒初無成心也丁酉秋應天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爲時所譏亦泗山將差南京主考而中罷因兩界所厚云

內官勘獄

癸卯冬妖書事起言路之媢首揆者欲坐郭江夏時郭已去國尚滯潞河僮婢星散友朋亦無一敢往覷都下

九卿及法司臺省錦衣衛奉命同鞫上遣大璫陳矩監之大臣輩莫能發一語時攻江夏者亦在列其言雖無人附和然事久不決蔓延浸多會補得狂生皦生光者云曾造飛語挾詐鄭戚有據御史沈裕曰不如竟以此非坐之陳應聲曰極是諸公始首肯立議陳人內又寃轉達于上皦生光磔死江夏始得免昔歐陽永叔爲蔣之奇誣以甥女事賴法官蘇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石守道爲夏竦誣以詐死欲斵棺驗之亦賴漕臣呂居僑并內璫中官張圭得免於禍嘉靖初張永嘉欲逮楊新都閣亦司禮大璫力抗而止今上初元張江陵馮保以王大臣事欲陷高新鄭以司禮張宏力阻得寢今江夏事亦然士大夫居風紀獻替之地其識見反出貂璫下蓋自古然矣陳矩故與沈四明暱厚此舉尤爲士林所美云○皦生光本名楊本文安縣庠生以無行被斥貌寢陋性狙險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戰死遼左時其父寧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皦具雜黍往奠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皦曰我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千金賂之得甦他無

賴事尚夥都人類能言之然此段已足死矣○陳矩安肅縣人父虎本農家一日邑中踐更界迎中使以供具不時被笞歸而發憤即閹其長子得供奉內廷曾以司禮典簿同張誠輩籍沒馮保至是遂長司禮又一日復當踐更界迎過客亦受笞問貴客何人云進士也即令次子就外傅既而登壬辰進士迄兩遂其志亦奇事也進士名萬策恂恂長者因公車二十年甫得第就教職從轉國博而卒其子承伯父蔭今爲緹帥余遊西山玉泉寺見榻間有矩詩牌詞翰俱不工但其印章曰白眉中使似亦不甘與儕輩爲伍者

尙衣失珠袍

萬歷三十二年尙衣監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禮掌印太監陳矩拷究袍房內臣田進等三人以夙仇互訐各受酷刑竟無蹤跡因進尋瘐死餘充淨軍後乃知上前一貴顯宮女卽內中稱爲某太者盜與菜戸內官斥賣久矣然憚此宮人爲主上信用且事屬旣往遂不復窮詰○內府盜竊乃其本等長技偶私攘過多難逃大罪貽故稱遺漏付之一炬以失悞上聞不過薄責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庫大管庫暨盛與其黨盧添保等揑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同類發其奸世宗下之獄命給事張岳等嚴查始知該庫所焚乃別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報上大怒悉如律治罪此偶敗露者僅十之一耳又其時上索眞龍涎甚急遍覓不得戸部尙書高燿百方高價購之僅得八兩云買之民閒實亦內臣盜之內庫

門監僭命

庚子辛丑之後礦稅內使橫于大地中叅督撫毆披臣視爲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撓卽遣緹騎但云貪肆卽行追贓直奴隸視之而已歲丁未外吏大計旣竣正月末旬前任泰興知縣龍鏜者以重貶行鬱悒成病扶曳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鏜奚囊空匱不能滿所欲遂毆之尋釋去數步卽仆地初猶謂暴疾試掖之則僵臥氣絕矣事旋上聞上怒甚下法司訊治坐邢相抵償再審則趙蘇舊拳乃改坐蘇死相等數人俱遠戍時鏜病已殆卽不毆亦必殞中途邂逅諸暴遂促數日之命內監輩俱得正法自礦稅興後中人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一時闔官爲之喪氣比季春下第諸士還里出城亦得稍減需索云

箭樓

京師正陽門樓燬于火庚戌年議重建時內監同工部官估計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楚人也素以負氣稱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張大怒厲聲云此樓在民閒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衆宜加倍爲六千諸大璫忿極氣滿口重不能辨詰但奮拳欲毆之時監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勸解散去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所坐事雖多此亦其一端也後數載箭樓已成問之計部諸君云動工銀三萬蓋初估爲張所詘其後終不能滿內璫之欲也張起家司李好與人訐且自尊大以故屢躓宦塗其正郎乃自憲幕遷入列銜爲署郞中事都察院經歷同寅戲之曰君名位已尊今後

行文移牌票可竟書爲本部院矣蓋總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方有此稱故用以爲諱張雖不堪然默無以應

陳增之死

礦稅流毒宇內已無尺寸浄地而淮徐之陳增爲甚增名下叅隨程守訓者徽人也首建礦稅之議自京師從增以出增唯所提掇認爲姪壻又不屑與諸叅隨爲伍自納銀助大工特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驕恣署其銜曰欽差總理山東直隸礦稅事務兼查工餉以示不復服屬内監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黃旗

於黃竿曰帝心簡在又扁其堂爲咸有一德是時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疏劾陳增貪橫當撤回守訓乃訐宗堯多贓巨萬潛寄徽商吳朝俸家上如所奏嚴追宗堯徽人與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爲宗堯寄贓之家必重賂始釋又徽州大商吳養晦者家本素封蕩盡詭稱有財百萬在兄叔處願助大工上是之行撫按查覈守訓與吳姻連遂僞稱勘究江淮不法大戶及私藏珍寶之家出巡太平安慶等府許人不時告密問理凡衣食稍温厚者無不嚴刑拷詐禍及婦孺矣又署棍徒仝治者爲中軍官晨夕鼓吹舉砲時巡南畿者爲御史劉曰梧遇之於途見其導從旗幟弓戟較督撫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爲答劉竟無以難之唯稍畏淮撫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泰州李亦密爲之備伴以好語陳增曰公大内貴臣廉幹冠諸勅使今徽有議者僅一守訓爲梟耳他日壞乃公事禍且及公虎雖出柙盍自縛而自獻之增初聞猶峻拒既又歆之日守訓暴斂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獻之朝以半歸私帑其富可甲京師也增見守訓跋扈漸彰不復遵其約束心慍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覺之潛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訓酷刑者出首於增云守訓有金四十餘萬他珍寶瑰異無

算并畜龍鳳僭逆之衣將謀不軌李又怵增急以上聞公不第積謗可雪上喜公勤即司禮印可得也增以爲誠言果以疏聞上即命李三才捕送京師治罪及追所首多贓增既失上佐跡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賍取不能如歲額上疑增屢歲所剝奪且不貲又苛責之李中丞又使人脅之謂閣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緹騎出都門矣增不勝愧悔一夕雉經死名下狐鼠懼罪即時鳥獸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錄以獻江淮老幼歌舞相慶說者云淮撫匿增金錢巨萬所進不過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即有之誅翦長鯨其功不

細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宦寺宣淫

比來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識三數人至納平康歌妓今京師坊曲所謂西院者前作宦者外宅以故同類俱賤之不屑與齒然皆廢退失職及年少佻達者為之若用事貴璫極諱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斃乃已則猶愈于高力士之娶李元晤女李輔國之娶元擢女也擢女即元載從妹今猥下婦女多與此輩往還至有暱愛宦官棄其夫而托身者此唯京師有之其內宦儕輩中亦或爭妍鬬豔然不敢聞之官恭以國家有厲禁

也頃者邸報中見禁中獲婦人男裝者訊之則宦官包奸久而遁其夜合之資匿避內府不出以故假衣冠闌禁廷案之旨下宦官付司禮監婦人付法司後不知究竟如何及見石允常傳則國初更有異者允常為浙之寧海人舉進士為河南按察僉事微行民間聞哭甚悲廉知其女為閹宦逼姦而死因聞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景泰元年大同右參將許貴奏鎮守右少監韋力轉恨軍妻不與奸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事下巡按御史驗問天順元年工部右侍郎霍瑄又奏力轉每宴輒命妓復強取所部女子為妾上怒始遣人執之天順六年守備大同右少監馬貴收浣衣局所釋婦女為妻為都指揮杜鑑所訐貴服罪上命宥之天順七年協守大同東路都知監右監丞阮和娶妻納婢又指掠軍士甚酷為其所訐命錦衣官密察得實上亦命宥之近日都下有一閹豎比頑以假具入小唱穀道不能出遂脹死法官坐以抵償人間怪事何所不有○元魏宦官張宗之納南宋殷孝祖妻蕭氏至唐時內侍高力士李輔國爾外如中尉劉宏規妻李氏封爵國夫人上將軍馬存亮妻王氏封岐國夫人皆直書碑志者其類甚多不能悉紀又唐朝年代紀云宰相裴

光廷娶武三思女為妻高力士與之私通則不但有正室且有外遇矣又元順帝時宦者罕失娶妾殺其妻糜其肉以飼犬則又妻妾相妬致相戕矣異哉

內廷結好

內中宮人鮮有無配偶者而數十年來為盛蓋先朝尚屬私期且諱其事今則不然明隨往還如外人夫婦無異其講婚媾者訂定之後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無別遇亦有暗約偷情重費不惜或所歡偵知之至於相仇特刃梃報復者頃年翼坤宮皇貴妃鄭氏宮人名吳贊女者久為內官宋保所侍後復與同類張進朝者結好

菜不勝憤恨遂棄其官去爲僧不返儕類咸高之又
宮人與內官既偶之後或一人先亡亦有終身不肯再
配如人間所稱義節其與爲友者多津津稱美爲人道
之今上最憎此事每聞成配多行譴死或亦株連說合
媒妁多斃梃下然亦終不能禁也○凡內人呼所配爲
菜戶即至尊或亦問曰汝菜戶爲誰即以實對蓋相沿
成習已恬不爲怪唯名下人及厮役輩則曰某公爲某
老太弟兄蓋老太乃宮女尊稱而弟兄則翁媼之別名
也凡閩人呼男淫者爲契弟兄此或倣其意歟似不如
呼兄妹之爲親切耳

鏇匠

京師人多懶而饞而婦人爲甚就婦人中則宮婢爲甚
蓋逸居飽食本相因也凡菜戶既與宮人成伉儷其卑
賤冗負貧而下劣者又甘爲菜戶之役皆宮人出錢僱
之以善庖者爲上等并視其技之高下爲値之低昂其
價昂者每月得銀四五兩專供烹飪使令如僕隸然其
衣服垢膩背負菜筐出入以市雜物內官輩賤之呼之
曰鏇匠不知何所取義○貴璫近侍者俱有直房然爵
邇乾淸等各宮不敢設庖廚僅於外室移飧入內用木
炭再溫以供饔飧唯宮婢各有爨室自炊旋調旋供貴
璫輩反甘之托爲中饋此結好中之吃緊事也

丐閹

余入都渡河自河間任邱以北敗垣中隱閹豎數十輩
但遇往來輿馬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
銜索犒間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
喉或捉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轟然散去其被劫之人
方甦尙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長視爲故
常曾不禁戢爲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閹有
厲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輔之俗專借以博富
貴爲人父者忍於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閹而無一入

選者以至爲乞爲刼固其宜也按宋制凡願自宮者先
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閹之兵部紀其日上奏驗
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即以閹之日爲誕
辰一切星士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璫却不
聞有此說然而報名就閹自是令甲所載無奈浸尋至
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數年亦間選二三千人然僅得什
之一耳聚此數萬殘形之人於輦轂之側他日將有隱
憂不止爲行役之患已也

野獲編卷六終

野獲編卷七目錄

內閣

野獲編卷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內閣

丞相

秦官以丞相為第一主國柄漢因之唐以尚書令為眞相而左右僕射佐之皆宰相職也武后改僕射為文昌左右相中宗返正復舊名至元宗又改兩僕射為左右丞相可謂名位俱正矣然是時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以故李適之張九齡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罷政事歸本班則柔甚矣趙家以僕射為眞相似合唐初

之制至徽宗改為太宰少宰最為不經南渡始復僕射之名為眞相如初制迨孝宗復改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雙拜古來丞相之名至是始正本朝以大臣入閣預機務此平章事之遺而銜稱殿閣大學士則宋昭文右相集賢左右之遺也

文華殿大學士

內府諸殿閣俱有大學士今為輔臣兼職獨文華殿無之豈以主上日御講讀之所故不設此官耶惟永樂二十二年徐州人權謹者以賢良保科舉並仕為山西壽陽縣丞坐事謫戍再以薦為樂安知縣轉光祿署丞遂

入爲文華殿大學士侍皇太子監國宣德元年以病乞歸優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蓋是時殿閣大學士止備侍從顧問未預機政也此後是官不復除直至萬歷三十五年十月朱山陰以首揆武英殿太子少保滿一品考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則自永樂甲辰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餘年矣明興除是官者僅見此二人朱亦年卽終是官

王柳菴入閣

王文端柳菴直以永樂二年甲申庶常爲文皇所眷不數年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駕幸北京仁宗以

太子監國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道固已儼然宰相職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進侍讀仁宗朝爲侍讀學士又以庶子兼讀學宣宗卽位進少詹事兼讀學英宗卽位爲先帝實錄總裁正統三年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六年以禮部缺人始命出閣部同尚書胡濙治事自此後雖拜吏部尚書加保傅三孤及奪師傅以歸不復兼學士至天順六年卒於家雖贈太保謚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柳菴不過以詞臣爲卿貳耳及觀王歛志與本傳中云王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我理部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則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蓋英宗復辟閣臣俱誅竄故直猶以華少傅宫師爲幸也據此則柳菴先爲內閣輔弼凡歷五朝前後幾五十年爲楊東里所擠始出理部事其初固眞相也而鄭端簡雷豐城王弇州諸公紀述宰輔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傳出李文達諸公俱與文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

布衣拜大學士

余初謂文華殿無大學士惟洪熙有權謹一人及萬歷丁未有朱金庭賡耳不知尙有數人也洪武間禮卿主事劉庸薦鮑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興人余詮湖廣安

吉人張長年直隸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明經通治體遣使召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大喜賜坐顧問終日同拜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不允再辭始許之賜宴放還惟張紳後至以爲鄠縣教諭同時又有全思誠者字希賢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蓋國初之優禮隱佚至以秘殿高秩處之予固陋寡聞近始得睹於廖中允集中再書之以志余之不學

六修國史

楊文貞士奇初於建文朝爲太祖實錄纂修官永樂間

再修三修太祖實錄並爲總裁矣至宣德間修太宗仁宗實錄正統間修宣宗實錄又皆爲總裁以勞加進師保凡握史權者六次後來無與比者又主鄉試會試各二次眞布衣之極寵也○嘉靖中張文毅治再主應天鄉試又再主會試與文貞畧同特未總裁國史耳

輔臣殿閣銜

宣德以後輔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卽入武英殿次之爲文淵閣其稍輕者則東閣俱稱大學士而祖宗朝則不盡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後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卽如近代正德元年王文恪鏊以吏侍學士

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懿鑾亦以吏侍學士入直俱踰年始得尙書文淵閣此後則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爲眞相矣其入而復出者先朝如楊溥江淵等不具論只如天順六年徐有貞以武功伯華蓋殿出爲廣東參政尋謫金齒衞許彬以禮侍學士出爲陝西參政不復召李賢以吏書學士出爲福建參政尋召還岳正以翰林修撰出爲廣東欽州同知尋謫甘肅此英宗復辟後事也而憲武二朝無之其後則嘉靖四年楊一淸以原任少傅吏書武英殿落殿銜出爲兵書總制陝西三邊踰年召還復入閣十八年翟鑾以原任禮書武英殿落殿銜出爲兵書閱視九邊次年召還復入閣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師華蓋殿革孤卿落殿銜以吏書致仕未幾逮獄論斬前乎此後乎此但有崇進與斥削二端更無外補左官之事矣○自來閣臣初入俱稱直內閣自徐有貞驟得權遂以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掌文淵閣入銜人詫爲異今輔臣俱爲殿閣大學士無復直內閣之稱矣○其入閣而終不得大學士者天順後蕭鎡以戶書終許彬以南京禮侍終薛瑄以禮侍學士終岳正以邵武知府終呂原以學士終劉定之以禮侍學士終彭華以禮書終尹直以兵書學士終然皆正德以前事

也其爲大學士而不得預閣務者國初不具論宣德中則張瑛以禮書兼華蓋殿陳山以戶書兼謹身殿山改教小內侍瑛出領南部命再入閣已先卒而嘉靖六年則席書以少保禮書引疾得進兼武英殿致仕居京師仍給祿未幾卒

宰相老科第

宣德正統間三楊同在內閣時文貞不由科目起當國凡二十年爲最久文敏文定俱起洪武庚辰進士先後拜相文敏相四朝至正統庚申而歿於位其科第已四十一年文定相三朝至丙寅亦歿於位則去登第已四

十七年二公存歿恩禮俱無缺可稱完福此後內閣輔臣其名行完玷禮遇盛衰不齊然自罷相溯釋褐之年俱未有及四十年者直至正德元年劉文靖健以首揆致罷則天順庚辰進士至是已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楊文忠廷和亦以首揆得請成化戊戌進士至是已四十六年雖皆以主上新立若臣間齟齬以去而劉名重四裔楊功高一時後皆旋遭褫奪其勝九遷九命多矣雖楊丹徒一清舉成化壬辰進士辭相位已十年至嘉靖四年復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四年謝餘姚遷内成化乙未狀元罷相已二十二年至嘉靖六年復起爲次

揆時登第已四十二年皆爲新貴張璁所擠謝僅半年默默不得志亦無所建明而歸楊雖得四年然明攻暗刺無虛日卒以簠簋之謗受譴罷去未久俱下世費鉛山宏由成化丁未狀元罷相已九年至嘉靖十四年復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九年抵任甫兩月暴卒於官幸則此三公者未路再出喪其生平多矣至世宗末年嚴分宜以四十四年謝休致位上相窮極富貴身籍子孫爲人口實固不足言若徐華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至受世宗末命輔相穆宗雖其謝事之時亦已四十六年矣然去位及家而新鄭修怨幾至覆宗幸而免耳鐘漏並盡古人所戒況先朝淳厚之風漸斵已盡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平晚途悔吝頗多自取夜行者可以悟矣

景泰從龍二命

景泰自郕王監國即位推恩藩邸故臣以審理正俞綱爲太常寺少卿綱嘉興府之嘉興縣人也以作讀俞山爲鴻臚寺卿山嘉興府之秀水縣人也二邑俱吾郡附郭同時同姓綱以生員習字選山以舉人副榜起綱次年即以兵部左侍郎入內閣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爲經筵講官尋因易儲綱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少傅

俱爲官銜二品而不得正拜六卿然得兼支二俸後山密請復儲不聽遂引疾以優禮致仕天順元年卒綱於天順復辟後再起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仕十四年卒賜祭葬如例則景泰故臣所無者此邑中奇事而故老已不能舉其姓名近始有梓其志銘者然銘中止云官登卿而埋却官銜保傅等蓋天順間所作有意諱之也又吾禾大拜者人但知呂原而不知呂之先已有俞綱也綱字元立山字積之山子諸又蔭爲給事中尤奇景泰己巳從龍恩又有郕府典寶成敬者陞內官陞太監則進士也陝西人以庶吉士授晉府奉祠坐

決宮刑爲藩府内官因有是選尤奇之奇者

雜學士

宋有龍圖天章等諸閣以藏累朝御集閣必有學士命曰雜學以別於翰林本朝無此唯洪武三年置宏文館學士以胡鉉劉基等爲之至元年廢不復置洪熙元年復建宏文閣本年宣宗登極輔臣楊士奇等以印繳進各官俱還原任矣若殿閣及兩坊之有大學士乃宋昭文集賢觀文資政諸大學士比非雜學也

閣部列銜

國初閣部大臣惟以部次及宮銜之大小爲次第不獨

重閣臣也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試讀卷工部尚書石璞居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高穀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宮銜璞又以乙科起家非詞林前輩蓋以坐部爲尊故抑穀銜於後也至成化五年己丑科讀卷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商輅居吏部尚書崔恭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宮銜亦宜以部序爲次而位置如此則以閣體重也其時去景泰初元將廿年時事已大不同矣至十一年乙未科讀卷商淳安以戶書學士萬眉州以禮書學士俱列吏部尚書尹旻之前則揆地之勢已大定自此循爲故事矣其後宏治四年辛亥邱文莊以禮書入爲文淵大學士時王端毅爲太宰與邱同加太子太保遂用往例班行中壓邱之上爲邱所憎破謗以去亦可謂不知時變矣

閣臣終喪

弇州首輔傳云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是大不然景泰元年翰林侍讀直內閣彭時奏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敬蒙令旨令臣文淵閣辦事於今五月餘臣切思繼母如母義無輕重雖奪情自古有之今時又非向日多事之比聖恩曲全不加罪責其如良心何且更有一行既虧百美莫贖等語疏再上景帝許其終

制而心不悅也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滿仍除前官不許復入閣至英宗復辟始以太常少卿再參機務此在楊新都之前未有羅倫疏也此後則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以母喪請歸詔許馳驛奔喪仍命喪畢即理事至次年四月還京復入閣預機務六年正月始出爲工部尚書蓋歸里者八閱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王文以五月丁母憂歸至九月回京復任則歸里僅五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丁憂奔喪以五月復來凡三月始爲修撰羅所駁自是閣臣無奪情直

至宏治中之劉博野以至今上之張江陵矣

徐武功賴婚

徐天全奪門封伯也等爲石亨曹吉祥所構僞作章疏訕謗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因譖於上謂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疏而滅其迹乃捕士權同有貞下獄錦衣掌印都指揮門達拷掠士權瀕死數四士權終無一言徐始得釋編戍金齒衞士權泰州人博學負氣有貞感其恩以女字其子曹石敗有貞赦還竟寒盟而士權不以爲恐又成化間御史李頁著大學士劉健弟子也時健當國頁以女字其孫承學爲婦

頁親歿已書於誌中刻石矣及正德初劉去位頁詭云女夭還其聘禮其女改適舉人朱敬頁歷官至光祿卿爲御史張世隆直糾其事頁不能安以養病告歸則劉晦菴尙家居洛陽無恙也不知歸時何以見其師○天順初年故吏部尙書何文淵受業弟子知府楊稽奏文淵於景泰間草易儲詔及上復位文淵子禮部主事喬新逼文淵縊死以脫禍喬新亦告揭稽前任侍郎鎭守廣東時代土官黃玹爲易儲疏上命逮稽等赴京鞫之若稽者亦如李頁之叛師而甚焉者史云文淵自縊後爲人所奏至差官啟棺驗之果然但不知卽揭稽相訐時否其禍又酷於石介矣

李南陽相業

李文達相業儘自奇偉如出建庶人於內閣佐英廟作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爲殉文達云汪妃雖僭后號然不爲郕王所寵且二女可念英廟用其言并二女出就外邸後來英宗上仙不許妃嬪殉葬且著令爲後世法豈非文達一言啟之哉近世議江陵奪情遂并李公地下之靈重遭詆斥而江陵亦追恨羅文毅詈爲無知豎子然李聞訃卽歸以上召畢襄事而起羅始以疏糾之張在位卽靦覥事爲五賢所聚劾况以九月

丁憂奪情次年三月始請歸葬初予假僅一月耳則似亦稍有間云

詞林大拜

本朝自英宗天順以後揆地尠不出詞林者惟正德十年楊丹徒以外僚入役無繼者至世宗登極袁石首以長史入則從龍恩也至六年丁亥而張永嘉用議禮以外吏驟取相位八年己丑而桂安仁繼之壬辰方南海又繼之此時詞林遂大不振以往姑勿論卽桂安仁登第之歲爲正德辛未則楊愼爲狀元合庶常二十六人無一拜相者而楊以修撰終九年甲戌科則一甲三人

無庶常狀元唐皐僅五品講學十二年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舒芬以修撰外謫僅得復官嘉靖辛巳科則一甲合庶常共二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楊惟聰外謫僅從外藩一轉冏卿而止癸未一甲三人無庶常而徐華亭以探花爲首揆斯爲創見而丙戌己丑兩科戊元龔用卿至祭酒丑元羅洪先僅止贊善合二科庶常四十人爲永嘉所惡俱授外官至無一人留詞林矣壬辰一甲最爲不競首林大欽止修撰榜眼孔天允以王親授僉事探花高節以編修謫戍庶常惟呂餘姚一人入閣差强人意耳己未狀元韓應龍止

修撰而庶常又有趙内江一人入相戊戌則袁慈谿以一甲繼之是年無庶常而張永嘉已先一年卒桂安仁則下世已久而夏貴谿自外吏入用事自此大拜不復有他官矣二十年爲辛丑科沈坤爲狀元官祭酒合庶常三十六人遂有四相出焉豈惟張桂諸公真能奪造化之鑪錘耶甲辰狀元秦鳴雷至大宗伯斯爲僅見是科無庶常丁未則李興化大拜爲首揆蓋宏治乙丑之後所不經見而庶常二十八人張江陵相公在其中雖一人已可當什伯而殷歷城亦得大拜庚戌則唐汝楫狀元官止諭德是年無庶常而榜眼李桂林爲相癸丑

陳謹爲狀元官止中允庶常二十八人而張蒲坂馬同州爲相丙辰諸大綬己未丁士美二元俱至侍郎此一科無庶常至壬戌雖不考館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又一時同朝則制科以來未有之盛其去張桂用事時恰將六十年矣天運一周豈其然乎乙丑狀元范應期至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則許新安沈歸德入相至隆慶戊辰狀元羅萬化至禮部尚書而探花趙志高及庶常三十人有陳南充沈四明王山陰朱山陰張新建于東阿共宰相七人真詞林盛事二百餘年所僅有耳此後則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無一大拜狀元張元忭

止諭德五品萬歷甲戌狀元孫繼皐至侍郎是年無庶常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無一大拜狀元沈懋學止修撰榜眼張嗣修至遣戍庚辰無庶常而狀元張懋修甫授修撰匝歲亦削籍矣蓋壬戌戊辰極盛之後自難其繼亦消息之恒理也癸未科則狀元朱國祚以少宰在告李廷機以榜眼大拜葉向高以庶常同入相亦稱盛事其他諸公儲用方新且議定每科考選吉士將來步武綸扉正不可屈指矣○詞林館元更爲不利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凡五十年爲嘉靖乙未趙大洲辛丑高南宇繼之辛丑至近科丙戌又將五十年矣

豈止無人入相卽官至三品者僅二人而丁丑先入爲館元終於修撰癸未則李道統止司業而丙戌則李啟美止檢討相連二科俱盛年早世尤爲恨事己丑則王肯堂爲首以檢討外謫未出而壬辰之王象飾乙未之高承祚俱授吏官旋終於任戊戌王宗楨獨至宮庶近聞亦卒辛丑王陞甲辰王國鼎並以初授官告終又連五科

親臣密賚

本朝臣下賜賚視前代爲最薄且最爲有節然以親暱特賜則間有之祖宗朝所不論如天順初錦衣掌衛事指揮袁彬先賜白金三百兩及彩幣爲治第矣比娶婦又賚以黃金三十兩彩幣八襲及生子亦如之嘉靖初閣臣少傅張孚敬先以西第成賜白金二百兩及彩幣矣又後以繼娶賜白金二百兩大紅蟒紋四襲夫營建婚媾私事也而錫予如此一則蒙塵扈從之舊一則襄勵崇勳之勞文武後先并拜橫賜且其恩禮符合非他臣可比也然已爲非常之典矣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第賜銀至千兩其數已太多至今上大婚何與臣下事乃先以加師卽受慈聖二百金坐蟒之賜禮成後加歲賜白石又進其子世金吾秩又蔭一子鑾丞此何說也

其不終宜矣萬歷十年今上元子生首擢張蒲州等諸公俱進官廕子尤爲本朝創建之事

謝文正驟用

謝木齋之拜相也以丁憂召用時宏治乙卯向爲侍講學士從五品特起以少詹兼學士入直內閣因服未滿留家又半年抵京甫到任卽陞正詹事由詹事一年卽晉太子少保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一時大臣崇進未有如此之迅捷者常見常熟楊憲副儀所作明良記云謝初在詞林上疏力止孝宗册妃以故中宮德之後來推閣員一時殆盡俱不得旨最後以李長沙及謝名上始並荷簡用其後中官妹入宮上用內意欲册爲妃謝又奏娶堯二女爲比上是之竟以外廷力諍而止然則文正初年直諫本非容悅而孝宗偰以爲德其在閣也受上恩已厚娥英之事卽將順亦不爲媚但焦泌陽因之遂謂謝前疏逢迎孝康以致孝宗不祀則仇口無疑矣○楊又云孝康之妹後嫁劉閣老長子時二劉同爲輔臣爲博野耶爲洛陽耶是不可知然洛陽以剛直著意之必博野然博野之去正坐草后父張巒誥命稽遲得罪則必非姻婭矣

龍子

長沙李文正公在閣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文正對云其子蒲牢好鳴今爲鐘上鈕鼻囚牛好音今爲胡琴頭刻獸睚眦好殺今爲刀劍上吞口嘲風好險今爲殿閣走獸狻猊好坐今爲佛座騎象崩下好負重今爲碑碣石趺狴犴好訟今爲獄戶首鋪壓屓贔好文今爲碑兩旁蜿蜒蚩吻好吞今爲殿脊獸頭凡九物皆龍種非見之懷麓堂集者而實不止此又有憲章性好囚饕餮性好水蟋蜴性好腥蠻蚣性好風雨螭虎性好文金猊性好烟椒圖性好閉口虭多性好立險鰲魚性好存火金吾性通靈不寐此又見博物志諸書者蓋商比將不特九種已也且龍極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則生麒得豕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最爲大地災害其遺體有鑄中數十年後始裂山飛出移城郭夷墟亦所殺不勝計比入海往往爲大魚所噬卽幸成龍未幾輒殞非能如神龍應龍之屬變化者考也又前代紀述中有感婦人而誕小龍者若漢高祖之母龍據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劉不億抑更神矣○又龍生三子一爲吉弔益與鹿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詞臣論劾首揆

殿閣輔臣每有被彈章者然多出言路或庶僚間亦有之其出本衙門者絕少至首輔尤罕見自孝宗初年有之以至于今然皆有所爲也宏治元年庶子張昇參首揆劉吉十罪則以孝宗從龍恩僅從諭德轉一階以賞謝恨吉也嘉靖四年詹事學士桂萼張璁等參首輔費宏受賄及居鄉不法以不得講官修書及主考諸差恨宏也七年詹事學士黃綰攻首輔楊一清則助張桂也八年詹事學士霍韜參楊一清則謂張桂去位係一清唆給事陸粲劾罷之也此後又六十餘年而爲今上之十九年司業劉應秋論首揆申時行則以久淹南中也二十五年庶吉士劉綱論首揆趙志皋諸罪狀則以將散館恐外補先事脅持之也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兼讀學郭正域參首揆沈一貫則以助楚事異議也恭持之皆有故云惟成化二年修撰羅倫之糾首揆李文達全上六年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之糾首揆張江陵則以爲奪情大事有關綱常且就事論事未嘗旁及云○成化初庶子黎淳以議者請追復景帝淳疏駁之因及四輔商輅時淳被吉以獻諂希恩誚之矣至宏治初年庶吉士鄒智追劾首揆萬安劉吉等雖云公論然萬已去位其疏亦出御史楊鵬等手羅圭峯曾譏之

閣部形跡

孝宗朝君臣魚水千古美談至今人能誦其說乃其中微有不然者則今人未必知也宏治初年上用劉博野徐宜興劉洛陽三相時王三原亦初爲吏部尚書與洛陽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幾博野欲處言官而三原救之已微齟齬最後劉文泰事起邱瓊山最晚入閣陰爲之主孝宗眷注頓衰三原因以見逐至上末年馬鈞陽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稱耆夙洛陽公已爲首揆李長沙謝餘姚次之三相咸負物望而劉華容新入爲本兵戮浮梁亦起爲臺長二人俱爲上所重而眷劉尤深因得非時召見造膝三接恩禮出諸貴上卽三相

所謂旨有不當上意亦與商確竄定三相有時反從劉間上今日何語意不無怏怏鈞陽弟修銓曹職事不獲一望天顏亦稍稍懷妒矣孝宗上賓浮梁亦下世華容雖得請鈞陽銓試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題以譏洛陽不學亦先華容去位而閣部之隙遂開李長沙雖云持平然華容公甘肅一戍已不能救矣以爲不然何不覩宏治十七年召對事乎李謝二公在閣因孝肅周太后喪禮召閣臣入議葬事東陽還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其言懟乎憾乎次年而鼎湖遂泣假此局勢卽使孝宗猶在御華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際其難如此寧獨桓使君撫箏能令謝安涕泣哉

首相晚途

武宗朝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未嘗不慟哭甚追悔不及皆劉謝同行也丹徒楊文襄嘉靖初年罷官歸尋以張永嘉墓銘事奪職疽發於背每嘆爲小子所賣甚追悔當年附會大禮之非終見辱於張永嘉也世宗末年嚴分宜被逐家居世蕃遣戍見所藏鑑軀掩之至欲獻之朝以助邊餉今上初年高新鄭被逐家居患末疾忿懣無聊每書壁及几牖云精扯淡三字日以百數則華亭內江江陵諸郤在胸中已漸消化矣水

落石出興盡悲來理勢宜然或曰此諸公皆以無子故晚稍醒悟只如近日江陵公其聰明豈出四公下而瀕危悄忿愈甚戀戀權位薦人擠人至死不休則多男子多後爾累之也此說亦有理○王與齡墓銘云世蕃爲嚴相養子已見前卷

三相同氣

三朝以來受遺元老如正德末之新都楊文忠嘉靖末之華亭徐文貞隆慶末之江陵張文忠俱受玉几導揚事權特重且時局驟更百官總已幾同苗晉卿故事卽三相亦儼然以天下自任而同氣之間竟不能調停爲

世所媿笑新都之弟爲兵部左侍郎廷儀初以乃兄故從禮部調吏部後頓失權遍騰謗於縉紳至謂新都附麗逆瑾以進後首揆去國諸彈章亦預聞焉華亭之弟爲南京工部右侍郎陟以浮沉卿寺不得大用痛恨其兄至於訐陰事登之白簡華亭罷相故用先忌日以莅麻迎之道左江陵之異母弟舉人居謙因公子就試勒其辭疾不入闈居謙歸至南陽府悒鬱而歿太夫人哀痛成疾江陵庚辰屢疏乞歸全爲此事甫踰年身亦不起矣三公者勛名蓋代故非經常宰相若責友于似尚有慚色

楊新都守制

今南陽之奪情譏者皆之羅一峯糾疏詞旨極峻當時有以爲過者以李受憲宗異眷不忍辭也楊新都丁外艱武宗亦固留之至三疏而後得請是時給事中范尙亦疏請允楊歸且引張九齡起復見譏後世爲比其旨嚴而詞婉最爲得體新都不以爲忤求去益決爲國爲家兩無負江陵公聞喪爲上勉留時史臣吳趙兩公救正之疏大都與范給事同無奈羣小脅持竟惑邪說反謂二門生背叛門牆加以廷杖迄不能止言者雖身遭而禍醲矣江陵歿未一年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內艱此時前車方戒萬無留理然蒲坂甫出春明而時局遂又大變乃知江陵寧冒不韙必不肯一日舍綸扉益亦非得已也○新都奔喪到家甫一月而守催之行人已至上疏哀控乞守制優詔不允又差內臣右監丞秦用賫敕召起新都又苦辭上始聽終制命服闋敦勸來京至制滿上復遣行人賫敕促之還朝又再辭而至

閣部離合

正德初劉謝去位長沙當國焦芳從吏部劉宇從兵部先後入閣張綵以郎署躐拜太宰曹元亦進本兵皆逆瑾所引膠互弄權幾不知有首揆李公調停其間僅亦

有補救而已瑾誅諸附麗者俱敗又二年長沙謝事楊新都以疏遠驟膺大柄梁南海費鉛山佐之楊丹徒以才諝領銓一時在事俱人望號同心雖主上惑於貂弁秕政日聞賴諸公匡救彌縫有楊遵彥臣清於下之譽未幾陸全卿爲吏部王晉溪爲兵部二人才而貪險內結權璫外通逆藩雖揆地益以蔣全州毛東萊俱厚重長者楊梁協力鼎足承君然與吏兵兩曹外交權而內水火日夕相猜防迨宰事厎平武宗亦升遐二人先後誅竄內閣獨建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紹時局一新矣

首輔再居次

輔臣首次之分極於正嘉間而首輔復遜居於次亦始於此時正德十年楊新都廷和丁艱梁南海儲代居首三年矣十二年冬新都再至梁仍居次遂終以次相箴免嘉靖十年張永嘉孚敬去位李任邱時代居首次年永嘉再起李仍居次十四年永嘉致仕李又居首未幾費鉛山宏從田間起再當國李仍居次甫三月而費卒於位任邱始稱首揆二十三年翟諸城鑾去位嚴分宜嵩代居首巳二年矣夏貴溪言從田間起再當國嚴仍居次凡二年而夏被刑嚴始復稱首揆此後又四十餘年爲今上辛卯申吳縣時行去位王太倉錫爵未至趙

蘭谿仍首揆將兩歲太倉蒞事趙仍居次甲午太倉致政趙始得稱首揆是時位諸公上者其才望其寵眷遠出趙上者數倍諸公亦用柔道承之甘心雌伏終保無咎如分宜者且因而快夙憾焉養晦之效如此

杜見山霍渭厓

議禮初起杜萼爲首倡張璁次之既而張以敏練得上眷先入相桂遲二年始繼入其信用俱不如張意不能無怏時魏莊渠校以講學負重名久滯外僚桂引入爲祭酒每奏對俱扯之爲草上每稱善張自覺弗如俱知其故乃徙魏太常攬其經筵入直桂始絀矣始王文成再起兩廣實張桂薦之至是魏與王爭名相軋王位業已高聲亦遠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於王直至奪其世爵且分董中峯玘於武廟實錄中譏刺文成縱兵劫掠南昌爲之一空皆慫筆也至於佐禮部時與成化三年例令科道互相糾最爲罔誕蓋成化本無其事特借以洩其私忿耳霍渭厓韜初以明倫大典得拜禮部尚書蓋上褊議禮功也霍獨五疏抗辭不受及永嘉爲陸粲所論乃出疏代張辨且力攻楊遂菴及四郊議起又力攻夏貴溪幷及永嘉以至錦衣下詔獄後雖復職履與夏爭計至數十疏終不能勝及瀕死尙以了

不能欲劾考官蓋藉陷亦張桂之亞云○霍佐吏部薦人材樂詞臣豐熙楊愼則議大禮謫戍者刑部郎唐樞則以大獄黜民者知縣陸粲則故給事中論張桂及霍者其能不修怯又如此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之長姪人尤以爲難云

輔臣掌吏部

內閣輔臣主看詳票擬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爲眞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有之自正德間焦泌陽始焦依憑逆瑾破壞典制固不足道然不過數日事耳世廟以方南海出暦自係議禮躐貴得此異眷非成例也然方亦故

太宰卽在部不及一月至末年乙丑嚴常熟以從冢宰入拜以待新宰未至暫管部事遂至兩月總不過守故官耳惟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呂餘姚出署部事則專司考察雖旬日還閣而事體大紊矣馴至穆宗之三年高新鄭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猶謂其止得銓柄耳及抵任則自以意務首揆李興化條旨云不妨部務入閣辦事比進首揆猶長天曹首尾共三年則明興所僅見也若餘姚之掌銓也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獄論死分宜從嚴詆其所登進者乃授意於呂令考察大僚分三等其上等爲尙書吳鵬許論等侍郎嚴世蕃趙文華董

份等而二等則侍郎馭懋卿楊順等俱注上考尙書葛守禮等爲最下俱罷去其黜陟大抵如斯矣後今上癸酉郭明龍署部議務大臣謚數人而呂文安與馬郭並以楚事去位其說不果行○呂從內閣丁艱歸遂不復出在今上初年忽問左右故輔臣呂本在家安否皆不聞對江陵公問之大怒召其子禮部主事名兌者譙呵甚苦兌惶懼辨析哀楚遂請告歸尋以察罷上此問必非無因然其故則不可得而知○呂還故地吳鵬卽以工部調吏部與分宜爲一體在位六年以劾去趙文華卽倫李太宰者趙以工部右侍郎視江南師回適大司

馬楊蒲坂以憂去趙謂可唾手得之乃不用而用許讚實趙切齒恨之分宜亦以曾薦李冀其報而李在部每持正不阿又驟得上寵行且入相益畏惡之因合謀擠李部試策問惡語訕上令趙上之上果震怒寘李大辟呂既列趙於上等上益委信之不匝月卽用劾李功峻遷趙爲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再出視師其冬又加少保廕世襲錦衣矣

張方二相

嘉靖議禮諸臣其最專愎者無如張蘿峯（孚敬）最和平者無如方西樵（獻夫）當大獄起時張署都察院方署大

理寺張欲坐前尙書顏頤壽等奸黨紊亂朝政律盡誅之方力諍至具疏欲劾張桂二人且棄官歸乃得末減頤壽等僅罷官去其解縉紳之禍不小矣方長吏部時創議革外戚世襲侯伯及入閣後上欲論決故建昌侯張延齡時張蘿峯居首揆雖諍之僅以傷昭聖太后心爲言方疏乃去陛下居法宮之中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其犯顏至此若永嘉者無論他事卽一彭澤也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兩淮運副已陛辭去矣時張尙爲兵部侍郎疏救之得還原職又薦爲諭德尋躐進太常卿此何說也至其惡夏貴谿令澤誘薛侃上疏又

令引夏言指授以殺之此等舉動全是鬼蜮心腸究竟爲世宗神明纍其密疏於朝責谿還職佩編氓澤遠戍不知當時永嘉何顏以對世宗何辭以謝彭澤也彭澤南海人正統進士非大司馬彭澤也大司馬號幸菴蘭州籍長沙人宏治庚戌進士謚襄毅○席元山書亦以議禮貴者其愎戾亦似桂見山但負心不甚泯如稱楊新都見之章疏者曰廷和實社稷臣其不沒公論如此非如張桂霍疏中動指楊爲奸逆也席又薦議禮忤旨得罪學士豐熙等尤爲不易得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訝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鳴鳳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即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棲枳棘且命數已定即就選亦必不諧張尚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即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鳴鳳浙之餘姚人

內閣密揭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會極門俱有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蓋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爲奸藪欲盡行停格不知轉移聖意全恃此一線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且司禮諸大璫亦得借相公爲重以挽回於內又非廷臣交結近侍者可同日語以故向來重譴言官往往內閣密揭得此從輕處此其驗也自言路此言入而上意亦不疑至密揭亦多不報揆地遂束手無策付之浩歎而已○閣中密揭雖祖宗朝皆然然惟在事則行之耳嘉靖中萬歷初有

在籍在途而用之者永嘉江陵二張文忠是也彼時臣主如一人忤者立見奇禍始得度外作事要之非體矣頃年婁江王相公因上屢召不出始以密揭進諫遣家人王勉賫入京勉爲王五之婿即東阿于相公作五七九傳中之一也道經淮上李修吾中丞欵之大醉因潛發篋得之初欲改易知爲王相孫時敏之筆但抄錄而仍封之此揭未達御覽而東南正論諸公南京臺省諸公已家有一通矣李爲婁江癸酉鄉試門生師弟最相得與其同年周元孚宏禴俱受國士之遇先皆在謫籍皆因時望欲內推之李時已別得路乃作書力辭謂以

庸衆人待我周遂轉尙寶而李爲山西提學副使然王益心重李愛敬之稱道不容口至此婁江從山中虜召李候問執禮愈虔王方倚爲心膂手書娓娓論時事因得潛扼中其要害李雖稍涉權譎畢竟婁江亦多此一揭旣決計高卧安得循黃扉故事嘵嘵於三千里外也今揭刻集中

四宰相報恩

昔人以塵埃中物色爲難遇其偶中則受報不輕近代嘉靖間三四宰相俱有可紀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欲就選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謂其支干當正位首相蕭

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其後張果大拜時蕭以副使擅笞知府廢罷張思前言且感其意起用之欲引爲正卿以符前說蕭官至布政而卒亦二品也餘姚人楊大章潦倒宦途久矣其受業門人呂文安童子時受其恩及大用引至刑部侍郎楊已篤老不堪煩劇屢稱病在告世宗厭之勒令閒住去則年已八十餘矣江西人聶豹初任華亭知縣時徐文貞爲諸生甫童丱聶器重之引爲同志且與講王文成良知之學徐即聯第驟貴至宰相則聶久放退家居徐以兵事特薦之由副使二年而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其超峻幾與張桂等皆文貞一人力也連歲虜大入聶一籌莫展上怒勒令閒住迨穆宗登極文臣首舉名臣贈少保謚貞襄金陵顧尙書璘撫楚時江陵張文忠登賢書以年少居後顧特呼與結交手解犀帶贈之謂名位當過我且邀至衙署出其幼子峻爲托比張當國顧歿久矣召其幼子入都與其恩蔭其兒姪爭之張曰往日受若翁語不曾及他兒也蓋二尙書身後猶享眼力之報又非蕭楊兩人所敢望矣

吉士不讀書

張永嘉之入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時嘉靖丙戌諸庶常

在館以白雲宗閣老呼之每進閣揖及朔望閣試門有不赴者并不引疾給解張始震怒密揭於上謂俱指爲費鉛山私人於是俱遣出外授官無一留爲史官者時去改吉士甫踰年耳故事散館期尙隔一年也內惟陸粲得爲吉士王宣得爲御史餘皆部寺知縣其中毛渠爲故相紀之子費懋賢爲故相宏之子楊恂爲故相廷和嫡姪皆切齒深仇故波及餘人內趙時春爲是科會元年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次科己丑卽永嘉爲大主考取會元唐順之等二十人爲庶吉士時舉朝淸議尙目議禮貴人爲胡虜負恩諸吉士不願稱恩地以故

亦恨望之旦皆首揆楊丹徒所選益懷忿忌比旨下改授甫數日又密揭此輩浮薄非遠到器於是奉旨遍年大臣徇私市恩立黨於國何益自今永不必選蓋循楷宏并倖一清也於是教習大臣停推新吉士亦不入館讀書即以應得之官出授皆部寺州縣僅王表得給事胡經等得御史蓋科道三人而已然次科壬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留者七人永嘉爲首揆不能止矣方順之等之改部屬也吏部尚書方獻夫建議翰林額設本有定員今濫於常額乞量增數員有弗稱者俱令外補詔如議行侍讀侍講修撰舊二員今增爲三員編修檢討

舊四員今增爲六員上命著爲令今詞林充斥不止數倍於前雖三堂盛事不免盈朊棱書之誚矣

宰相別領

宋之盛時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蓋崇釋教也有領玉清昭應宮使者則以奉天書崇道教也至王安石以閒局處請告者宮觀遂爲廢退所得至徽宗置上清寶籙宮使以宰相專領則又眞學道教矣若王黼以元台領應奉司雖褻類宦寺與前秉二氏教者稍不同其爲失職則一也元時有仁虞院以首相領之蓋鷹坊也又有玉宸院則教坊梨園亦加官至平章事此胡俗不

足言而鼎鉉之辱極矣本朝雖不設宰相而政本歸之內閣重則師保次亦卿佐兼殿閣之官除知經筵及書史總裁更不他領最爲得體至嘉靖初張永嘉以首揆屢領南北郊工程李任邱以首揆夏貴溪以次揆舊刑部因高新鄭於隆慶間又踵行之雖肆意兼綜實自貶威重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即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

禮繫貫又起大獄以媚郭勛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下三法司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戍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尚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宮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踞吏部欲并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牴牾察完未匝月高即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趙辨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臣所能也臣直庸臣耳若拱乃可謂橫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則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

本末然總之非制也○張寅卽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眷辨者亦衆後蔡伯貫[illegible]於蜀被擒其獄詞中載其事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箝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同事所斥論韓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爲重也

宰相出山

成化以後宰相四人閣者惟嘉靖中張永嘉夏貴溪二人張最後起至金華病歸旋卒夏最後起以少師降尚書前去國而罹極刑三人者爲費鉛山最後居首揆僅

二月餘病卒俱不利之甚者再入閣者成化中李南陽丁憂奪情其年遂卒商淳安以直諫去位正德中楊新都再入至嘉靖初以議禮去尋削籍楊丹徒再入以受賂罷去尋削籍褫諸城再入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桂安仁再入但病致仕卒隆慶初高新鄭再入今上登極中旨見逐萬曆間王山陰再入以爭冊立自免更無一得善去者至若嘉靖之初起謝餘姚於田間謝林居二十二年負天下重望抵任僅五閱月悒悒不得志而歸其初去時以少傅居次輔再出仍位楊文襄下官亦無所加是又多此一出矣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丁未再召當國堅卧者五年終不出以至於歿然而攻擊四起哭子哭孫憂撓無一日寧是又多此一召矣盛滿難以久居得意不可再往信哉

發傀道

古人不受暮夜特持己嚴耳不聞發人傀遺爲自己功名地也自嘉靖間張永嘉相公發徐崦西少宰傀役惟見隆慶間今大中丞三原溫一齋純爲給事時發原任兩廣總督劉燾廿四金之餽時劉已起右都御史提督神樞營奉旨以原官致仕故南太宰諸城邱月林橓爲給事時發湖廣巡撫都御史方廉五金之餽方罷官歸

今上乙巳年中丞褚愛所鈇爲總漕發荆州知府倪棟二十金之傀倪罷官歸四公俱清修名碩議者尙以過刻議之近年則戶科都給事中李著門應策發祥符知縣王興二十金之餽王得重貶李奉溫旨見褒王後復漸振今爲郎署李歷官左通政乙巳內計以浮躁褫級至今未出也士君子持己不媿四知足矣至於尋常交際尙有不止此者若以一時近名阻人榮進揆之天理或亦未安○徐縉以陸粲座主爲永嘉所誣沒後得昭雪劉燾以邊功著後亦再出獨方與倪遂不振倪爲南駕部郎處置馬快船一事爲百世利王弇州稱爲材諝

名臣眞非虛語頃丙午丁未間再登啟事而說者復攻之謂爲浙黨以朱金庭相公桑梓故也

兩張文忠

嘉靖初之張永嘉今上初之張江陵皆絕世異才然永嘉險江陵暴皆果於自用異己者則百端排之其所憑心膂又皆非端人所以不得稱純臣永嘉之初起也倚桂文襄爲先登末後自以英敏結上知與桂隙日開而用同事者霍文敏爲爪牙如楊邃菴一淸之與陸貞山給事粲謀逐永嘉已得行去位非霍起而代辨永嘉始矣既而邃菴罷貞山貶形勢已固而霍憂去始寄腹心

於汪榮和於是相業日卑矣汪之陰賊貪詐士人所不齒非桂霍可比擬如誘彭澤薛侃以陷夏貴溪且專疏劾夏矣夏既得白復哀請於夏謂疏出永嘉非其本意至永嘉傾陷徐崦西縉少宰一事皆汪一人力主之其他杖謫言官排逐正人必攘臂爭先永嘉自庚寅當國汪即以是年總憲又三年而得太宰與永嘉終始者七年張去而汪逐矣江陵初得柄亦矯矯自任丙子已前其設施儘自可觀自爲劉念臺所糾而漸用王陽城王夷陵等人森陽城以掌銓司黜陟夷陵以少宰爲鷹犬迨奪情諸事起而隄防盡裂矣夷陵之忍毒不能如汪

榮和而卑佞過之矣至糾合臺垣爲之角距動借白簡鋤去非類則又永嘉所不爲者永嘉因李福達一案以結歡翊國公郭勛此事最得罪名教若江陵之厚成國公朱希忠兄弟直以門客畜之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貴耳非如永嘉之諂附翊國以媚上也永嘉之再相也昭聖皇太后嚴言之上謂今日得與若爲母子皆張少傅力因之召入江陵異眷尤出永嘉上然今上幼冲慈聖皇太后日以張先生親受顧命社稷臣耳提之以故寵得竟其身嗟乎柄國者非藉手宮掖亦安能久擅大權哉永嘉險伎非一端而傾吏部左侍郎徐縉一事尤爲

可恨縉號崦西吳人也其門生陸貞山亦吳人俱厚楊邃菴而上眷徐厚次將大用永嘉恐其續邃菴之脈不利於已陸劾張疏出益疑恨之適有監生詹榮者恨縉因訐其私事人皆不直榮而永嘉忽參縉謂其夜以刺投人開其篋精白蠟諸珍異比索其人則并賄俱逃去矣上信之下之都察院時汪榮和掌院即欲實徐罪賴史鹿野道爲僉院力諍謂事涉曖昧不可懸坐汪大怒并史語奏之上始悟徐得閑住去而史竟引誣告律反坐詹榮罪張汪亦不能救蓋徐少宰昏夜之饋俱諸人僞爲之直同戲劇似狡實愚可發一哂此又江陵所不

所首江陵於世宗實錄極推許永嘉蓋其材術相似故心儀而託之贊歎弇州謂二公事業相去實不遠而永嘉之綵素矣此語固不謬但馬西元汝驥作呂仲木柟行狀云永嘉暴橫其鄉侵人田宅無算既死浙御史欲直之霍文敏爲保全其家時仲木爲南禮侍與霍同僚因與霍書責其阿私黨奸云云則弇州言又未必然史又稱孚敬以廢寺建敬一亭寶綸樓凡興役必役民夫爲巡按御史周汝員裁抑乃訐汝員上命浙江福建會勘則孚敬居鄉之不法可知也

野獲編卷七終

野獲編卷八目錄

內閣

野獲編卷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內閣

二相詩詞

嚴分宜自爲史官郎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鈐山堂藁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爲長城蓋李長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夏貴溪亦能詩然不甚當行獨長於新聲所著有白鷗園詞藁豪邁俊爽有辛幼安劉改之風其謀復河套作漁家傲詞亦其一也二公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麞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夏之夫人亦工詩餘更是作家

宰相讞獄之始

讞獄大事然刑部大理寺乃專責也朝審主以冢宰熱審主以中官已屬侵越若宰相則不問決獄自古已然惟洪熙元年曾命內閣學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會審重囚至成化初元而罷之時李文達當國其保相體多矣又至嘉靖十五年冬上特命少傅大學士李時夏言同武定侯郭勛審刑部重囚釋放應死者凡六十八人時以爲太縱然此舉因改獻皇廟號及恭上章聖太后徽號大霈宇內其時赦書中未行即有刑部具題

請赦大臣會法司審鞫之條矣以故特遣賜赦行事本係一時曠蕩之恩比至竣事之後三臣再請遍行天下遣照京師一體審恤上允其議其事在閏十二月弇州誤記作是年三年熱審因以爲不遣内臣之證則失實甚矣此後惟隆慶四年兼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自以意請朝審主筆蓋專爲王金一案借以昭徐華亭既非故事亦非上意竊之也

禁苑用輿

嘉靖間供事内廷奉元修者宰臣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爲古今曠絶之典其同事而恩

眷稍下者則有夏文愍翟文懿俱賜乘馬二公因私用腰輿上聞以爲僭忘銜之夏被禍翟被逐已胎於此矣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内宫址前尚豎二石碑刊宫眷人等至此下馬則當時御前婦寺輩皆非徒步矣又貴璫輩承恩有賜内府騎馬者最貴則云著於内府坐杌杌其製如腰輿而差小直身至乾清宫至今尚然何以當國首臣拱奉離宫又非朝宁比反不得與婦寺埒也○先時與夏貴溪同直者有武定侯郭勛等亦賜乘馬後則徐華亭郭安陽嚴常熟李興化董吳興袁慈谿諸公皆未聞有得腰輿者何論肩輿若成國朱氏兄弟成寧侯仇鸞駙馬崔元錦衣帥陸炳輩皆右列纓弁雖同在直廬益不敢望矣

金書誥命

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字於册及給功臣鐵券則字用金塡至於告身雖貴極上公但墨書而已今上初年刑部尚書王之誥以前任邊功進太子太保封贈四代乃賂主者得金書誥命後爲言官所糾上命改正而宥其罪王爲江陵兒女姻然抗直不肯附麗且時進逆耳爲世所重疑其不應僭侈乃爾後乃知亦有所本世宗朝夏文愍言以一品得誥遂創爲金書時夏貴寵冠廷

臣且司誥勅者皆其屬吏惟所頤指臺省亦懾其燄莫敢救正即此一事其驕恣已甚且幸上事元修無暇省覽蓋膽大合之器小宜其撥奇禍也

命名被遇

宋米元章潔癖擇壻久不得人有士人名段拂字去塵者米大喜曰拂矣而又去塵眞吾壻也遂妻以女段即高宗時諂附秦檜拜參知政事者我朝世宗極重命名如甲辰狀元以夢聞雷即取秦鳴雷爲首至己酉年嚴分宜獨相請加閣員時會推數人俱不當上意適數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爲起語上頷之遂點茶陵張

文穀徐姚李文安二人蓋張名治李名本也李時爲祭酒名最居末忽承特簡舉朝駭之久乃知其故恭陵拜踰年郎卒餘姚在相位十三年以憂歸至今上丁亥始終於家蓋林下又二十七年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姓被遇者如宏治丙辰上拆進呈卷得朱恭靖希周因謂首揆徐文靖曰此人乃同國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遂欽定爲第一蓋兼姓名得之又今上癸未得吾鄉朱少宰乙未得金陵朱宮諭俱以國姓掄大魁聞亦出聖意特拔其以名近似而落者如以孫曰恭爲孫暴徐鍇爲害今俱不得狀元

嚴相處王弇州

王弇州爲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忬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枝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詬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荊川閱邊之疏譏切思質再入鄢劍泉懋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後嚴敗弇州即闕陳冤時華亭當國次揆新鄭已與之水火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爲市恩地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終賴徐主持得復故官而鄭與毫不及沾鄢與新鄭俱思質辛丑同籍也嚴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於紀述描畫兩公妍醜無不極筆雖於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新鄭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辭且詞及笸簋則未必盡然也當華亭力救弇州時有問公何必乃爾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裾不足餌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世宗遺詔盡起諸廢臣其老疾者許加銜致仕華亭同邑馮南岡恩以南臺直諫論大辟繇乃子行可請代得赦出編戍家居三十餘年矣年已衰甚

尚望徐念桑梓特大用之竟以老例加大理寺丞致仕其少子學憲時可恨之每書徐相事必苛索痛詆詈似弇州之報嚴

計陷

夏桂州主復河套欲爲書生封公侯計至作漁家傲曲徧令人屬和以爲功在漏刻至世宗入仇嚴之譖始驚怖自辨諉出套之罪於曾銑上終不聽以至西市之僇此何異蔡元長主復燕雲及送其子攸北征詩云百年信誓須堅守六月王師盡少休又云身非帷幄若爲籌宏諉伐遼之罪於蔡攸比金人入犯京終不免潭州竄

死初同一任事後同一御賁然蔡預策北征之必敗而夏不能料套功之無成其識見相去遠矣當夏未下獄時適陝西澄城縣有移山之變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始入奏時上方修長生祈福而元旦得實封且正值曾銑出塞失利之期上震懼且大怒而嚴介溪授眞人陶仲文密計令譖夏於上謂山崩應在聖躬可如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移於將相又私語大璫漢世災異賜三公死以應天變又密疏引翟方進事而夏遂不免矣上元旦卽下聖諭謂氣數固莫逃亦不可坐視者是也夏死後十四年爲壬

戌歲嚴氏敗亦由術士藍道行扶乩傳仙語稱嵩奸而階忠上元不誅而待上誅時皆云徐華亭實使之蓋夏嚴受禍皆出讐口而扶乩更巧於占驗矣當其同在事時嚴之事貴溪如子之奉嚴君唯諾趨承無復僚友之體夏故淺人遂覩之如奴客嚴雖深險然爲華亭所籠絡移鄉貫結婚姻時時預其密謀因以心膂相寄不虞兩公各懷腹劍陽托丙魏房杜之同心陰學勾踐沼吳之故智可畏哉嚴之殺夏陰佑之者陸炳崔元也嚴旣逐後乃子世蕃再以逃軍被重劾時華亭意尚猶豫而同里人楊豫孫范惟丕進謀不如殺之以絕禍本徐始憬然悟而棄市之旨下矣陸崔武人不足道華亭所善兩公俱名士大夫惜哉華亭謝事高中元亦欲殺之然而仇隙久著且舉動明白不設陰謀如曹操議除楊彪尚有英雄氣

宰相黷貨

士大夫黷貨無厭者固云齷齪下流然爲子孫計或是一理古來宰相如秦會之者其子秦熺固其婦翁王仲山之孫而故相王珪之曾孫也於秦氏何預乃積鏹侔帝室至死後四方珍異猶集其門且欲以熺嗣爲宰相抑何愚耶世廟末年嚴分宜縱其子世蕃受賂以致於

敗初聞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浚谷中丞爲吏部郎中王輿齡行狀直云世蕃爲螟蛉子則分宜固無後也名穢家滅爲千古笑端是誠何心嘗見大璫用事者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而江南富僧畜貲巨萬瓶鉢之餘至儕程卓此輩肝腸定與人殊何足深尤但士人效之則汚齒頰羞史冊耳○正嘉以來宰相無子者數人如李西涯之淸苦無復可議曹健齋元之穢褻不足掛齒若楊遂菴之急於嬲人夏桂溪之侈於奉養袁元峯之溺於女嬖雖交際稍通融尙是高明之過最後高中元平日以素絲自豪卽彈章滿公車未

有嘗及其守者惟弇州以讒慝議之說者謂出於懟筆直至近日嗣子輩爭產始知其家之厚人之難知如此

權臣籍沒怪事

元載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兒三十七秤王黼黃雀鮓堆至三楹童貫劑成理中丸千斤賈似道果子庫內只糖霜亦數百甕此猶云食物也嘉靖間籍沒嚴分宜則碧玉白玉圍棋數百副金銀象棋亦數百副若對局用之最為滯重不堪藏之則又無謂真是長物然收藏法書名畫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圖特起大獄而終不得則貪殘中又帶雅趣較之領軍鞋一屋似差勝之○聞籍分

宜時有褻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陰承溺尤屬可笑蓋事者謂非雅物難以進上因鎔成鋌以充數

籍沒古玩

嚴氏被籍時其他玩好不經見惟書畫之屬入內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卽唐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而長君希忠尤多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後朱病亟漸以備江陵相因得進封定襄王未幾張敗又遭籍沒入官不數年為掌庫宦官盜出售之一時好事者如韓敬堂太史頊太學墨林輩爭購之所蓄皆精絕其時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其曾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歷司半印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蓋當時用以籍記掛號者今卷軸中有兩府半印並鈐於首幅蓋二十年間再受填宮之罰終於流落人間每從豪家展玩輒為低徊掩卷焉但此後黠者偽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贗跡百出又不可問矣○自江陵與馮保籍沒後上用法益嚴凡有犯者不貸後來如富民徐性善之屬既以法見籍而司禮掌印大璫張誠得罪併其司房錦衣南鎮撫司僉書霍文炳者亦俱沒入霍用事久其橐不貲又如故太監容用之屬亦

從此例羣小因妄測上有意實左藏至奸徒王錦襲王守仁輩密告先世曾寄重貲於楚府且及故大司空廷安楊晴川兆楊先被籍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還奏所列無一實狀守仁卽下獄論斬於是內黨震懼天下益服上英斷云○霍文炳之被籍有一空房為江右一詞臣賃居其下有伏藏數萬金或云詞臣發之掩為已有巡城御史況上進露章於朝詞臣削籍去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此公理學名臣官至坊局時望甚重是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忽被汚見斥其程策無所用之遂以畀樹知二人因有應天河南二錄雷同之事阿堵

作祟宛轉蔓延一至於此奇哉

籍沒二相之害

籍沒罪人貲產在前朝不能盡紀如世廟末年之籍嚴分宜時世蕃闒重勍先往戍所而其子紹庭爲緹帥馳急足歸報乃祖預匿諸珍寶於所親厚及欽遣使者至所籍不及額之半於是株累其姻友以至無辜俱嚴刑賠補如鄢懋卿萬寀輩受其卵翼爲之角距以取富貴固不足惜而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亦可哀矣今上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爲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扃鑰之悉見啖於饑犬太慘毒矣其後追逮至少宰曾司空所寄頓終不及數上亦用大臣言留田千畝以贍太夫人先是馮保籍後亦已留衣二箱銀千兩僅降南京奉御去矣廢遼庶人憲㸅之太妃遂借端歸罪故相求復國賴上聖明不聽然遼故宮已先被上賜加拓爲故相第宅太妃因得以有辭夫此污瀦不祥之地江陵公何所見而偃然居之當時亦何以不撤毀而歸之上相眞事理之難解者迨江陵籍沒後此第又入官爲衙署矣○

分宜同時有義子趙文華贅於吾郡因征倭事與胡宗憲同追所侵軍餉趙已死其子粟治二十餘年追不滿數至累其壻屠御史叔方者時尙爲孝廉賠至三萬金郡中又僉派富戶包認拆其第每一椽亦勒價三兩鄉人受毒不可言其後今上丁酉籍沒大璫張誠司房霍文炳致累鄉泗山德溥官諭削籍追贓又不足言矣

嚴東樓

嚴分宜敗後乃子世蕃從粤東之雷州戍所私歸偕其密友羅小華（龍文）游樂於家園廣募壯士以衞金穴物情甚駭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訴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鄭諫臣者稍爲申理輒羅其詬詈且有入奏之語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直以聞之朝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時世宗方在齋宮祈長年見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疏下時林已自差歸署而先大父爲儀部郎同鄉孫簡肅（植）在南臺掌憲素相知偶謁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嚳門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即統兵星馳入江右矣南中尙未有知者而蕃子紹庭尙在錦衣已先詗得報之即偕龍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躡至就縛龍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與龍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

功陞光祿少卿尋以都御史撫江南未幾病見世蕃爲謀如田蚡叩頭狀竟卒按此獄實出華亭相公意世蕃不能爲厲於平津而但求償於發難之臺臣蓋徐之禰祚時正未艾也○初徐華亭爲分宜所猜防乃以長君太常璠次女字世蕃所愛幼子分宜大喜坦然不復疑及世蕃逮至將就法則此女及笄矣太常晨謁乃翁色怒不言偵知其意遂酖其女以報華亭瞑然頷之不浹日而世蕃赴市矣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無項善相者云是猪形法當受屠○羅小華故徽州人有才慧因爲世蕃入幕客入制勅房爲中書凡通賄皆屬其道地因

致巨富後亦同嚴籍沒其子名六一者林勑其通倭詔下捕之因逃去後赦還尙不敢名龍文子改姓名爲王延年從楚中吳明卿先生學詩侍游吳越間以鬻骨董自給有父風

居官居鄉不同

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爲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焦泌陽在武宗朝黨附逆瑾與張西麓綵同科流賊劉六劉七過其鄉索焦不得至縛槀爲人跪而斬之云爲天下誅此賊其見惡如此乃近日中州舉人鄉賢王岵雲方伯爲文祭之蓋以泌陽邑人至今猶思之也可見居官居鄉自是兩截事又如江西臨江人朱璉爲御史時媚張江陵爲入幕第一客聞其在家却忠厚安靜鄒南皐先生亦與相善此張雨若汝霖兵部爲予言者張曾令其地知之甚詳朱爲江陵辛未門生卽留奪情時言老師不聽主上挽留猶私負國門生便入疏參老師矣卽其人是也又同時邢子愿侗侍御居鄉居官並有令譽爲其同年一御史所引與江陵及王弇陵相善遂廢不起此又當别論非前諸公等倫也

遠婚

近代遠結姻者如嘉靖間松江徐文貞之結陸劉二縉帥皆楚人今上初年西粵光祿卿蔣遵箴之壻於安肅鄭大司馬皆有所爲世人多知之近年吾鄉陸工部基恕與江西安福劉冑君孟銑聯姻相去三千里劉爲畏所臺侍御之子陸爲莊簡太宰之子俱用任子相歡稱氣誼交然往還殊不便也因與李文達公賢以中州而納休寧程篁墩爲壻已屬可異而傳紀中又紀文達一壻爲衍聖公孔宏緒李公何以好遠遣女乃爾羅彝正糾李奪情是本朝有數文字然並不摭拾他語具見正直人未有不忠厚者使在今日卽壻程孔二女事不知

如何描寫矣其後衍聖公孔宏緒終以淫虐殺人奪爵

○正德中大學士曹元京師人也其婦翁周文端宣則山西陽曲人

嫉詔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錢海內爲之側目張文忠爲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而排議之比及當國遂欲盡滅講學諸賢不無矯枉之過乃其喜佞則又百倍於華亭諛之者伊周不足重以

舜禹至身後有勸進之疑亦自貽伊戚也王太倉以忤張起用聞望重天下力挽頹波如甲戌分考門生陶蘭亭比部賀文其詞稍溢美其制稍華侈遂至面叱遣還陶後屢躓不振太倉略不援手獨喜癸酉鄉試門生李修吾中丞謂其抗直不阿海內稱爲第一流究竟晚年密揭一事爲中丞所賣似亦未深知李底裏也辛丑以後礦稅肆虐而江淮爲最李時正撫江北巧制稅監陳增致陳守訓等於死其功亦不細蓋學力多得之捭闔云

呂光

呂光者浙之崇德人別號水山又名呂需少嘗殺人亡命河套因備知阨塞險要遇赦得解走京師以其復套策干曾石塘制臺曾以聞之夏貴溪夏大喜因議舉兵出蒐如呂謀分宜以挑釁起禍間之世宗兩公俱死西市晚年游徐華亭門爲入幕客徐爲高新鄭所恨授旨吳之兵使蔡國熙至戍其長子坻其兩次子籍其田六萬呂詐爲徐之奴持徐乞哀書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胥故事高爲心動至高夫人亦感泣勸解高入閣條旨謂所擬太重令地方官改讞其獄未結而高去位徐事盡化烏有矣驅俠至此可怖哉呂後游輦下以貲得官

年已七十餘予幼時亦曾識面眞傾危之尤也

直廬

撰文諸臣初不過一二宰輔既而郭勛崔元以勛爵入陸炳朱希孝以緹帥入李春芳董份等以學士入人數既增直房有限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羨不復覺其湫隘且房俱東西向受日良苦惟嚴分宜最後得另建南面一所甚寬潔且命賜白金鈪爲飲食器及他食物甚備分宜處之凡十餘年分宜逐卽以居徐華亭徐徙居其內亦五年嚴之晚節以屢出直見疎徐懲其敗每遇上命到閣理事或賜沐歸家輙云在外反不樂且戀念

聖躬起居不忍暫舍而出上以是益憐愛之高新鄭最後入直具辨胡給事疏中云所居凡四層十六楹最敝則亦分宜公直房之亞矣

宰相世賞金吾

錦衣爲右列雄俊第一然必以賞功世及非大帥即元樞未有及輔臣者以故正德中李長沙等四公俱力辭平流賊之賞梁南海之子次攄自以納級錦衣舍人冒功僅得百戶嘉靖中葉嚴分宜尙以孫效忠冒嶺南功拜千戶尋勑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惟世宗初紹論羽翼功輔臣楊新都廷和蔣全州冕毛東萊紀俱得世襲

指揮使及同知等官然終謙讓未拜既而翟諸城鑾以行邊功特拜千戶即授官其子矣夏貴溪薄錦衣不屑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於敗嚴分宜懲其事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鵠受正千戶且卽於南鎭撫司管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復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氏故事未幾俱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廕錦衣者惟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汝敬徐華亭之曾孫有慶俱承襲用事他未見盡拜官也

大臣用禁卒

古來宰相擅權畏禍者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爲異至憲宗朝宰相武元衡被刺死裴度繼相復用騎士呵衛南宋則秦檜爲施全所刺亦加禁軍扈從本朝既無宰相亦少擅權大臣惟宏治初年馬端肅文升爲兵部尙書承憲宗末年武弁冒濫之後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於是怨家引弓射人其門又爲飛書摭其過惡射之東安門內上乃給賜文升錦衣騎士十二人爲之衛世宗新卽位楊文忠廷和爲首揆汰去諸衞及內監冗員至十四萬人因有挾刃伺之入朝輿傍者事聞

詔以京營卒百人護廷和出入蓋不特權奸專恣爲時憤嫉卽鼎革之時如馬楊二公俱一代名臣稍裁佞倖遂幾不免矢刃蓋任事之難如此若天順間兵部尙書陳汝言代于肅愍專橫貪肆亦爲仇家所伺命給卒衞之後竟以賄誅此林甫之徒耳○夏言亦用禁卒出入西內則以贊上事玄也

兩給事攻時相

新鄭直廬想是嚴常熟故居蓋是時嚴甫去位而高正自春卿入閣矣時高無子乃移家於西安門外晝日出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時上已抱疾漸深不復日修齋醮

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徙廬中器物出外此則不獨高一人也會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劾高專引此二事力攻之時皆謂華亭實與聞禍且叵測高聞駭懼而上迫彌留不克有所可否比上崩當下遺詔徐又獨與門人張居正屬草不以商之同列高自以新帝潛藩腑臣銜恨之切骨不可解矣應嘉後以他事外謫量移至參議聞新鄭召還閣兼掌吏部驚悸而卒或云其膽已破裂矣高再相又三年而穆宗不豫戶科給事曹大野疏論高大不忠十事其首曰上服藥既久中外憂惶而拱方與刑部侍郎曹金結姻舉樂大

宴其次曰東宮出閣講讀敢圖便安以二八日方人卯頭果於慢上無人臣禮二事亦罪在不貸次摘張江陵所援也時上已憒甚僅批妄言調外任拱辦雖留而無褎詞未幾上賓天今上甫即位高逐去大野驟進淸華不數十年以中丞撫江右矣同一言官同一受嗾又同攻一人同在兩朝末命時而幸不幸如此

邵芳

邵芳者號樗朽丹陽人也穆宗之三年華亭新鄭俱在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醵金合數萬使覓主者邵先以策干華亭不用乃走新鄭謁高公初猶難之既見置之坐隅語稍洽高大悅引爲上賓稱同志邵遂與謀復相走京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奇貨吾爲天下計盡出槖裝代此公爲壽時大璫陳洪故高所厚也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且兼掌吏部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司禮印矣時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惡之及其當國授意江南撫臺張崌崍（佳胤）誘致獄而支解之時張并欲殄其嗣邵有壻沈湛源名應奎者文士而多力從其家重圍中挾邵二少子於兩臂踰垣以出而守者不覺也沈

亦奇士今以乙榜爲國博與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聞有客至避之軟屏後潛窺之既出問耿曰來客爲誰耿曰此江陵張太史也邵長歎曰此人當爲宰相權震天下此時余當死其手後果如所言又金壇于中甫比部爲余言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榜曰此議機密處來者不得擅人此等舉動安得不敗邵與呂同時而先死呂數年前尙無恙弇州紀耿楚侗座客事屬之何心隱蓋記憶偶誤然心隱亦江陵所深嫉因示意楚撫王之垣按臣郭思極寘之法心隱每大言欲去江陵不難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禍後聞見收逃至婺源縣而

郭御史之補卒追討鵬之後御史趙崇善訟心隱冤欲反坐撫按罪上以心隱罪自當誅不聽趙疏云何與江陵本講學舊友雖屬訛傳然非邂逅相識可知矣○江陵最惜講學言之切齒即華亭其所嚴事獨至聚講即艴然見色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譚道時楚人李幼滋爲工部尚書正江陵人藉密各素以講學爲心隱所輕故借江陵之怒以中之又耿楚侗亦厚心隱曾勸王中丞貸其死而王不從其後李卓吾尤喜稱之故得罪四明受禍亦略同

新鄭論事矛盾

新鄭掌銓適當法司會審重犯意欲平反王金之獄以陷故相徐華亭乃自請云臣以首揆行冢宰之事宜往讞因極論王金一案爲非云議事者假先帝爲辭謂金等進燥藥丹藥致大行悞服又用麝香附子熱藥及百花酒吸飲冉出發熱遂損聖體如此誣罔先帝爲天地古今大變亟宜昭雪其言甚辨得旨再問而王金竟得末減矣新鄭之意雖主於修舊怨然初擬弑逆則華亭當國亦果未詳確使高得借以爲詞賴穆宗寬仁不深究及穆宗升遐江陵爲次揆用馮保掌司禮印新鄭形勢已危乃具疏草令所厚門人都給事程文宋之韓等

公劾馮保其第一款即云保私進邪燥之藥以損聖體先帝遂至彌留又引宏治十八年太監張瑜悞進藥餌致損孝皇張瑜問斬爲據疏上留中而高遂矣夫悞藥一也在世廟則確証以爲無在先帝則確証以爲有且一疏俱刋集中明著俱出其手又何也蓋一報仇一去偪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覺遂爲有識者所窺○高公主筆審決在隆慶四年九月至次年則又托詞歸其事于吏部尚書掌兵部楊襄敏博矣蓋讞決中已無所關心也

華亭故相被脅

隆慶間高新鄭再起以首揆領銓修怨華亭故相時海忠介撫江南以翦抑豪强爲己任而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故有才名以講學受知於華亭稱弟子至是入新鄭幕願治徐事自效遂起爲蘇松兵備大開告訐徐三子俱論戍爲民同鄉通家子莫廷韓雲卿致仕同知袁履善睎微各以居間自任脅得數百金莫以明經優選袁即家補官出而今上登極高逐去徐事立解矣莫袁俱負俊稱知名當世此舉頗不爲鄉評所與莫終諸生袁後爲唐府長史坐事褫職問徒歸家老壽健飲啖暮年游金陵時馮其區爲祭酒馮少時故與袁諸子同社相

蕃至是有所關說馮不能盡從因構飛語中之歐陽比部日簡即其筆也蕃才高性伎至老猶然居鄉與陸文定亦齮齕陸終不較然其警敏實一世少敵爲詩多奇儁語又頃刻數百言談笑風流後來未見其比王弇州其同年進士也亦口剌而心服之

攻保公疏

隆慶末年華亭爲御史齊康所攻實受新鄭旨也當時人心向徐因發兩人交構謀逐首揆狀至大小九卿給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合力攻高以保徐至戶部則葛端肅爲尙書獨不肯上而侍郎劉自强爲白頭疏上之

高去而徐得留矣至隆慶六年先帝已不豫而給事曹大野攻新鄭則受張江陵旨也於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大小九卿則各具公疏劾大野誣陷元輔而賠攻江陵大野謫去江陵大懼遂以中旨逐高而江陵當國矣一高新鄭也攻之保之俱非定論特皆爲勢所怵而高性粗疎前攻後保皆不得安其位至其後也丁丑江陵之奪情庚辰江陵之乞身無人不保舉朝如狂又詔檄令人嘔噦矣

保留宰相

保留宰相事不經見惟隆慶初留徐華亭者最多然以與高新鄭者爭構有左右袒也萬歷丁丑至江陵奪情保留則怪矣然猶曰吳趙沈艾等攻之使去位也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歸甚懇主上亦爲心動矣時大婚已三年慈聖亦久歸政回宮聖齡將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時使其得請可謂君臣終始兩無負矣而大小九卿則吏部尙書王國光等太常卿陰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則吏科都給事中秦燿等山西道御史帥祥等亦合衙門保留何也踰年後病不起身後旋受大僇亦豈非諸公再誤之使上有驂乘之萌乎此風久革已三十餘年至癸丑南宮試福清獨相上命主會試福清初無意

辭有大理丞前御史朱密所（吾弼）特疏勸駕語微涉諂見者駭愕然以時相方爲物情所歸無敢糾之者御史彭天承（宗孟）露章彈之其疏語云輔臣遵旨自恪邪臣獻媚堪羞云云疏雖留中而朱內媿閉門旋奉差去次年福清亦謝政朱歷南北兩臺所至有聲蹟此疏未必有他腸而舉事稍出格遂不爲識者所諒○朱奉差以冊封藩府行自來慶典無有法官者朱此差實爲剏見蓋朱誥簪既久無顏入班行政府借此差曲全其體面耳

大臣被論

隆慶初元兩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爲徐華亭以攻新鄭高中元少保凡二十八疏而高去究竟不能沒高之雄才今上乙未科道爲孫富平以攻秀水沈繼山司馬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究竟不能掩沈之勁節近日丁未戊申間言官復爲李淮撫以攻李九我闔學并及故相王荆石少傳各不下數十疏王終不應召李遂杜門六年而後行究竟不能汚王李之淸操蓋一時同聲附和正如飄風疾雨久之天日自然淸明物論之定固不待蓋棺也○言事者須得實方動上聽如丁未戊申間李九我之爲宗伯次揆趙南湝世卿之爲大司農眞是

兩袖淸風而言者至以簠簋鱗之主上素重二人冰蘖簡注最久見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安能轉移聖意哉又如焦弱侯太史不過一木强老書生丁酉年被劾時給事楚人曹大咸者至目爲莽操懿溫徒取有識掩口更誰信之又彈李晉江諸疏往往指其學問之僻執持之拗全是王介甫嗟乎介甫亦何可輕許人哉

絲綸簿

向傳閣中有絲綸簿爲擬旨底本無論天語大小皆錄之以備他日照驗聞上初年爲馮璫共江陵相匿之以滅其欺妄之跡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劉瑾張綵藏去久矣甲申年御史譚岳南希思耳剽其說遂疏請查簿下落以還舊規閣中疏辨謂從無此簿亦初不聞其說上詰譚此語所從來令卽回話譚亦祇以傳聞聽對因重貶去簿之有無總不可知然代言視草尙須存稾豈有聖斷處分寄草剏於近璫而條擬本案不留一字他日誰爲將順誰爲規正又何從辨之況六科俱有抄旨底案則閣中雖無故事特設此一簿亦宜○按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向見陸廉伯云絲綸簿爲廬陵楊文貞公所匿後文恪進內閣則底稿俱在但不名絲綸簿耳此語旣傳嘉靖初言官祖其說謂楊文貞謀奪情以此簿

奉王振甚者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所奪詔問簿與印所在令言者自來追還之言者伏罪乃已然則所謂絲綸簿者亦傳聞之訛未必有此名也至謂爲馮璫張相所匿抑又夢中說夢矣又天順日錄云徐武功有貞奪門英宗復辟徐究出絲綸簿歸內閣此雖李文達之言然無所據文達文恪俱官揆地而言之不同如此

宰相時政記

宋世宰相俱有時政記以記一時君臣可否商榷之語以至軍國興革人材進退亦及之可備記注之缺如王安石之實錄授之蔡卞者至再撰國史盡竄執筆舊臣

亦其遺害也若李綱有靖康及建炎時政記雖兩當國
柄爲日無多所記甚備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世皆
罪綱主謀今記中載欽宗手札往復甚明然則忠定受
冤非此書莫能明也蓋得失相半焉本朝無時政記惟
楊文貞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文達賢有天順日錄李
文正東陽有燕對錄李文康時有召對錄俱記柄政時
諸事而不如宋人之詳若彭文憲筆記則又寥寥無足
採此外罕見宰相作此書矣近日張文忠居正亦有奏
對稿但俱手疏及上批答耳亦間及一二召對俱非關
大肯綮者蓋此公假借於中涓或要挾於禁掖不可見

之楮墨者居多遂幷造膝嘉謨盡付烏有可歎也惟徐
文貞階有諭對錄抄本幼卽慕之頃始得從陳眉公借
讀其卷帙幾十倍西楊二李無論朝野大計卽醫藥齋
醮及宮闈御幸無所不獻替不旬日復取去不及手錄
今徐氏子孫閟不出矣聞張文忠孚敬有書記對揚諸
大政者以付其子遜業今永嘉子孫微弱恐遂湮沒矣
○今永嘉公亦有諭對錄數葉行世但記救張延齡一
事耳

新鄭富平身後

新鄭高少師富平孫太宰初俱以重名大用後皆以太
鬨去位未幾俱歿於里第俱無嗣孫爲臺臣時與徐華
亭莫逆疏詆新鄭最醜二公道不相謀相去亦三十餘
年及其在事擁戴之者俱衆然皆負素絲之名卽甚憎
者無能以墨議之近年高繼子務觀務實等爭產各交
章訟言遺貲百萬分授不均奉旨彼中撫按會勘頃富
平身後孳從爭繼亦互訐于秦中諸當事謂太宰積鏹
若干寶貨若干彼此搆訟不結時西安推官程策爲之
讞決處分於爰書中備列其數孫㓜下世桃李正繁恨
程不爲稍諱遂以白簡謫程去兩公立朝錚錚卽微有
可議何至溺情阿堵使有三尺之孤必不決裂至此古

人以無後爲酷罰信哉

陳飛

萬歷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
八百里蓋蹻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相公子
名泰徵者庚辰南宮登第遣飛歸報先馳馬者一日夜
已至河中府則全錄且在手矣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
五百里後爲盜受健吏酷罰兩足遂攣然猶三百里也
此外久不聞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初應募在戎籍後
得異人傳授云一日夜可千里淮撫李中丞三才喜之
至與分庭抗禮近巳不能行閑爲忌者奪其囊中一小

鐵船去蓋即其師所授也奇者又不得其秘呪如板橋三娘子木人亦無所用之顧姓者余亦相稔近已改業內外丹矣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鼎臣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稚共啖人誚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僎亦毀伽藍代爨曾有詩云夜半大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

同性俊爽同特一拳相一下條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氣常與同里吳侍御撰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為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乾笑無以答

諛墓

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如考亭之狀張浚尚不免此何論其他然如二十年前董聞徐文貞傳出其同里馮元敏時可筆中間刺譏非一至於營建萬壽官一事謂文貞創謀以奪分宜之寵又薦其長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工躐陞太常寺少卿此傳盛行人間後有語璠以不當刊送者遂止不行因與馮成貿首之讐此後馮仕途屢躓慨歸咎徐氏下石至今相詬未已也元敏乃翁廷尉南岡恩之不召文貞不得辭其責而元敏作傳未免借筆舌報怨閒又其家所乞乃任情抑揚亦險矣然馮元敏刻集中所載文貞傳則推獎過情無一貶辭是改本矣○近日見文貞諭對錄凡十餘卷俱世廟手勅及所答密疏中間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即建

儲大典聖意欲遲遲亦不敢顯諫大抵依違居多特不敢如分宜父子懷二必任上意於二王中擇一耳及景恭王就藩邸穆廟登宸極文貞遂以定策功著稱至壬午存問一詔為江陵公親草特引羽翼先帝為言而文貞功名寵眷遂為近世僅見然諭對一錄其子孫何以不秘藏之致吾輩亦得寓目也

五臣

吳中徐天全有貞以閣臣封武功伯為曹石所構因其河功告身有織禹之語謂為不臣幾致伏法賴雷電示警得免然猶削奪官爵長流金齒衛今上己卯高昆命

嚴愳主應天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首題合塲喧噪至江陵敗言官糾之謂其用禪受爲江陵勸進上意已動賴諸大臣力諍得解然亦盡削宗伯學士之職奪其三世告身可見禪禹固非臣子所敢當也頃丁未爰立現任爲朱山陰趙故相王太倉爲首揆而進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俱爲東閣御史康驤漢（丕揚）建白疏有皇上新得五賢輔何異舜之有五臣則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此等非分之譽在尋常文字尙不可況敢開之君父耶賴上寛仁不詰責耳

野獲編卷八終

野獲編卷九目錄

內閣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緝

內閣

閣臣進御筆

今上四年六月江陵張公爲首揆進閣中所藏世宗御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製票帖七十道又纂修館中得親批本章共六十三本進之于上時張公新被御史劉臺糾劾說者謂怒劉入骨恨其未置極典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諸事導主上威嚴雖借口法祖實快己私也至十六年三月閣臣又進閣中舊藏太祖御

筆七十六道以呈御覽時吳縣申公當國其次爲歙縣許公太倉王公是時朝講漸稀內外亦漸否隔說者又謂諸公以此歆上欲如高皇召對勤政講學其意甚美竊謂兩說或出臆度未足深信然雲漢天章留之秘閣使輔臣不時展閱可以警策心魂且見祖宗朝君臣一體泰交之盛今盡登禁掖譬猶六丁取歸天上使人間永絕見聞豈不可惜當時揆地諸公或自有深意乃奪食之見則如此

江陵震主

今上初元嚴重江陵不必言矣至後大婚聖齡已長偶被酒命小閹唱以侑之閹辭不能上倚醉拔劍斷其總角厚賞詐於馮保保奏之慈聖次日召上面詰甚苦予有社稷爲重之說上涕泣謝過爲手詔罪責以賜江陵而璫保因得中其所仇孫海客用謂二人引誘江陵條旨俱謫淨軍發南京種菜亦可已矣江陵復再疏推廣保說謂太監孫德秀溫泰周海俱詔佞當斥三人亦保之素嫉者上不得已允之受還元老內挾母后以張威下迎璫以助焰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後發其得禍已晚矣客用久居金陵與縉紳大夫遊先人同年朱虞葑廷益爲南京大理寺丞談次每稱其賢

朱愿樸君子言當不妄弇州首輔傳謂上手刃馮保養子二人以致慈聖大怒此一時傳訛其實不然客用逐後不數年馮保亦籍沒以奉御居南京無聊思歸乃其奏遣家奴馮繼清哀祈於上求放還爲言官所聚攻上命南法司究問云客用爲之設謀乃謫保充淨軍答用八十仍着伍事見南司寇姜寶疏中蓋二璫晚途復合矣

江陵家法

江陵相怙權時其家人子游楚濱辰用事即世所謂游七者縉紳與交懽其厚者如昆弟有一都給事李選[illegible]

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七妻之妹爲側室因修僚壻之好一日相君知之呼七撻數十呼給事至面數斥之不許再見因召冢宰使出之外次日卽推江西參政矣江陵公當震主時而顧惜名教乃爾此等事豈可盡抹殺時給事李宗魯亦娶游七妾之姑與李選同外補僉事亦江陵傳示吏部。江陵教子極嚴不特各省督撫及各邊大帥俱不許之通書問卽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還蓋欲諸郎君纖小許公事業預養其相望耳

江陵二鄉人

江陵在位時附麗者雖衆其最厚密感無過承天曾大

司空省吾 夷陵王少宰篆 二人其後並削奪追張氏寄頓贓物報籍萬狀然兩人品實不同曾所至有聲績撫蜀剋平九絲冬曹亦著勞勣卽在相門未始傾陷一人王則狡險貪橫蔑名教所棄曾不幸與同科受禍世多惜之方丘月林同張誠往楚籍沒時曾具方巾青袍入謁於後堂丘與揖而送之王則囚首楚服口稱小的言詞俟而鄙丘與張怒笞二十而遣之陸五臺不平謂沈繼山曰天下亂矣那有少宰決臀之理沈笑曰公甚爲之不然行且及矣時陸正爲少宰也此雖一時戲言亦足爲千古至戒按曾爲江陵所厚復以平都蠻功受知

曾之父賜白名璠後其子三科登壬戌進士以參議告歸受乃子一品之封世甚榮之及敗時則賜白尚在堂與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王夷陵旣奪官子之鼎之衡亦削鄉舉籍獨享壽考闔至今尚無恙 曾號確菴 王號少方

劉小魯尚書

劉小魯 一儒 先大父同年進士亦夷陵州人與江陵相兒女姻也當江陵炙手時劉獨退避居冷局張謂有意遠之已不相悅每遇其行法嚴刻及刑辱建言者輒若口規之遂大矛盾滯南京貳卿數年不遷江陵敗言路交章慰薦始晉南大司空尋自免去後再起遂不出其

長子名戡之少年美丰姿有儁才爲婦翁所器愛嘗赴省試江陵授意主者錄之乃翁聞之令謝病不入闈江陵大怒後以任子得官今爲戶部郎。戡之字元定與予善其內子爲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唯默坐或暗誦經咒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趺坐而化若蛻脫者與所天終不講衾裯事竟以童眞辭世益與曇陽雖顯晦異迹其爲異人一也

三詔亭

江陵以天下爲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攝字於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令

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謙死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其辭楚按臣朱璉建亭書曰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過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所謂三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曇陽子稱江陵爲一世豪傑太倉相公駭而信之故入都不復修卻反加調護亦用化女之言也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慙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頌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又今相國福淸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記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此○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爲李南陽建坊

江陵公之奪情也爲五賢所糾且引故相李文達賢爲比一時京師傳寫羅彝正舊疏爲之紙貴江陵恚甚追詈羅倫小子彼何所知尋以葬父歸過南陽檄彼中撫

按爲文達建坊表其宅里亦猶秦檜之屢用有官者爲狀元以明其子熺之非倖同一心事也然歐陽永叔與劉明仲俱宋世大儒歐陽五代史屢致意於義子家人以申己濮議之正胡作讀史管見但遇母子間事必再三辨論則以當年不喪生母爲世所嗤也古賢已如此何況江陵公

內閣稱大人

先大父以今上初元之冬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以位業自矜重對客不交一言先大父隨衆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

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他語而別蓋素昧平生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先大父尋補山東轉陝西而歸江陵始終在事別無他留意也近聞之瀋臬諸公則政府欵洽深談呼公呼丈者多矣更不聞有大人之稱

貂帽腰輿

京師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沍寒上普賜內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謝惟近來主上息止此詔業已數年百寮出入省署殊以爲苦而近閣輔臣爲甚蓋侵晨向北步入朔風劈面不啻霜刀蹣跚顛躓數里而達比至已半僵矣蓋賜貂之日禁中例費數萬緡故今上靳之然

又有異者張江陵當國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大臣自六卿至科道每朝退見閣必手摘煖耳藏之江陵亦不以爲訝此已拜賜而違命不用者又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爲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製腰輿舁以出入上大不懌其後翟至削籍夏乃極刑則此事亦搆禍之一端也此未得賜而違命擅用者宰相爲百辟師表而自行其意如此功名安得終○四明杜門時歸德公已老傴獨進閣正值嚴寒項繫回頞冠頂數貂而渤澥垂髯盡結冰筯儼似琉璃光明佛眞是可憐若西苑路本無多自無邈殿直廬至上齋宮不過步武間即寒暑時乘馬皆可何必腰輿

詞林失利

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荆州還朝其以貲幣事之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眞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爲當意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牀榻者江陵甚喜將酬美官以資淺稍緩錢丁艱歸里比公除則江陵已歿次年癸未外計竟以不謹罷斥毫不沾翻悵也又如奪情時南北大小臣僚保留其同年陳瓚者北直獻縣人時以左都御史領西臺謀率九列保之會其病亟遣

人以姓名傳送同事者謂必登疏且待此以瞑吏囑我爲獻縣之陳瓚非南直之陳瓚蓋、時有一人同名同爲常伯慮其或誤耳未幾瓚病去位旋卒得謚簡肅近年郭江夏議奪謚者五人瓚居一焉雖議不行而事已流傳汙史冊矣亦何利之有○錢有文學居官亦無穢狀即獻縣之陳所至以廉潔稱一時失計生平盡喪眞足可惜

江陵始終宦官

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海內能訟言之至其前後異禮皆假手左貂即就奪情一事而言其始聞喪也

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賻近侍孫良尚銘劉彥保李忠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偕入楚營賜域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餞司禮王臻齎帝賚忠良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之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謹柯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宮旋使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誠賚

敕褒諭至其歿也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葬一切殊典皆出中貴人手而最後破彈以至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若高新鄭之入相則初以李芳繼以陳洪孟冲而其敗也又以馮保然奏疏中未至臚列內臣姓名如江陵公刻稿之備也仕無中人不如歸耕自古然矣

相公投刺司禮

弇州觚不觚錄云江陵相公謁司禮馮璫投晚生帖此語最爲孟浪予不敢信馮保勢雖張然一唯江陵指麾所以膠漆如一人者僅以逆慈聖一路耳何至自卑如此先人以史官教習內書堂馮逐而張誠代之矣其往還俱單紅帖彼此稱侍生則授地可知矣

言官論人

張江陵身輔冲聖自負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當之耳昔韓侂胄首至金國完顏氏葬之謚曰忠謬侯謂其忠於謀國謬於謀身今江陵功罪約略相當身後一敗塗地言者目爲奇貨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令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盌玉杯數百隻此就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則又理外之談矣其上柱國勛銜雖曾加而不受至歿後

遂以爲贈乃云生前曾拜以實其無將之罪更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進侯伯加九錫矣從來後宮誕育未有恩及宰輔者有之實自江陵身後始有識者頗以爲非然則楊何不明糾當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權臣也疏上而籍沒之旨下矣楊以此附正人歷巡方數任至拜大理左少卿而爲給事王希泉德完所擊指爲朱璉王篆餘黨反面貢諛并及他穢狀謫外去至癸巳大計以不謹罷距抗疏時十年矣又如戊申年一禮部郎論首揆朱山陰十二大罪其事之裝飾不足言至謂礦稅棍徒皆其家人所得

御[illegible][illegible]資遽歸朱私橐此副墨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座師李晉江且并暗摘其門生詞林以杜後日大拜此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恕矣此疏初上一時耳目亦覺振動後漸爲人所覺卽被彈章至辛亥大計亦坐不謹斥距抗疏時止三年耳戊申以後新谷命下瓦缶亂鳴攻太倉晉江未已而攻崑攻湘者四起有所謂單打雙敲之說或云紅廟設誓或云關廟歃血或云抱太倉靴脚慟哭不唯聖主厭聞而邸報抄傳俱相示以滋席間談柄供酒中笑謔董思白太史目之爲活水滸傳信然哉○癸未甲申閒南給事劉一相御史丁此呂論詞臣

高啟愚舜命禹題高坐削官奪告身丁謫去後至大參乙未大計以不謹斥孫富平復追劾之坐遣戍劉壽以前任知縣謫典史歷任至副使庚戌大計富平再起掌銓亦以不謹罷之

浙闈同時柄政

自今上乙酉進王太倉於文淵閣而先任申吳縣許歙縣同爲南直人竄爲奇事然末相王山陰則晉人也至丙戌山陰憂去申許王三公同事者三年而山陰始復起此後則戊戌之秋次揆張新建得罪去首揆屬趙蘭谿次揆爲沈四明兩公俱浙人同事未幾趙臥病邸第不入閣四明獨相然列名元輔每進疏揭仍以趙冠之凡三年而蘭谿卒於位又至戊申之冬則首揆朱山陰卒而首揆屬李晉江次揆爲葉福清兩公俱閩人同事而晉江已先遷眞武廟待放不復還寓福清獨相其進疏進揭仍列李名於首如往事凡五年而晉江始得請謝政前後浙閩四公俱同鄉同年並相而爲首者俱見扼不展甚遂徑趨向本不相謀卽桑梓猶胡越也欲如乙酉丙戌閒三相同心不可得矣

閩縣林氏之盛

弇州紀盛事謂閩縣有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瀚子南京

禮部尚書庭機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爊三代六卿在本朝只一家又俱係詞林俱爲祭酒以爲絕盛矣其後爊弟烴又拜南京工部尚書而瀚長子庭㭿又先爲南京工部尚書葢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壽考令終無公私之譴且四人得諡恐前代亦未有若父子宰相則有南充陳文端以勤子文憲于陛本朝僅一家亦弇州所未及紀也○近日餘姚孫燧以副都御史死事贈尚書燧子陞禮部尚書陞子鑨吏部尚書鋌禮部侍郎鋐太常寺卿鑛南京兵部尚書亦堪並美林氏

沈四明同鄉

沈四明在事與西北不洽固也而待同鄉尤薄時浙之名碩惟沈繼山(思孝)尤著特以與孫富平相構久不出壬寅冬沈歸德爲次揆初抵任兩人交尙未離一日謂四明曰公之里人又貴同年如沈繼山司馬者宜亟用之吾同里門人之呂新吾(坤)亦宜一出四明怫然曰呂之當起不必言若沈司馬者吾不敢聞命事遂已蓋呂司寇爲富平所厚與沈司馬爭爲太宰同罷四明方欲結歡西北故抑司馬以伸司寇究之司馬紬而四明仍不爲西北所與也時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錢給事(夢皐)張御史(似渠)齊人康御史(丕揚)若浙人則有陳宮允(之龍)姚給事(文蔚)鍾給事(兆斗)賀吏部(燦然)俱稱契厚然自以聲氣相引重非關桑梓也

李溫陵相

丁未歲閣臣獨朱山陰一人尙未得稱首輔上起故相王太倉宗伯于東阿於家召葉福清於南部李溫陵以現任晉太宗伯同入閣時王不出葉召未至于抵京見朝三日而歿惟李即赴閣辦事先是推舉時言路攻李者矢如蝟毛不謂上違衆用之一旦與朱兩人共事衆益忿懼詆之愈厲未幾葉至李杜門乞身朱亦卒於位李嘗首揆攻者矢石復集李遂決計不出而葉獨相矣議者尙恐上眷李未衰逐之轉急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眞武廟悉遣家累以示必去自戊申至壬子旅居五年而始得請物情既不附大權又不關寒暑閉門更無一人窺其庭即其衡文所首舉已在詞林登坊局者更對衆詆詈之以明大義滅親李性素褊至是却恬然不以爲異有一同邑晉江士人從邑令行取爲工部郎管廠平日荷李提挈不淺適當酷暑眞武廟地湫隘李乞其廠中餘材搭一席篷遮日畢事出門偶遇舊友見之怕駭無人色哀祈其秘弗言則一時人心趨向可知矣古來宰相受侮者亦多未有名列首揆身居敗屋幾濊再

考論落無聊至此者亦史冊所未睹也工部郎後攷臺員出視淮鹺以簠簋落職遣戍○晉江公居破廟五年乞歸之疏幾七十上每篇有一議論初不重複且詞理燦然明白眞是文家老手惜當時草草閱過不曾錄得視之亦可以悉文章之變態才士之用心

東西王李

宣德初年三楊相公同在閣士奇爲泰和人號西楊榮爲建安人號東楊溥爲石首人號南楊未幾二王同官詞林對掌制誥並至尙書英爲江西金谿人號西王直爲江西泰和人號東王蓋從居第得名不過都人所指

稱耳至今上乙酉二王同日大拜錫爵爲南直太倉人號東王家屏爲山西山陰人號西王又以地言也無論俗稱卽上宮中對大璫女侍亦以呼二公可謂過矣又穆宗潛邸正妃李氏直隸冀州人先朝隆慶間進封尊號卽孝懿皇后也其家東城人稱之爲東李今上生母慈聖皇太后山西眞城人也以皇貴妃進加尊號太后故從東李入內兩家俗好甚至都人目之爲西李云

太倉相公

今上輔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倉相公甲申歲從禮制中起家入相未行有席平人連

三元者辛未進士曾爲吳之常熟令作文賀之謂太倉爲元聖封公愛荊爲啟聖王大怒卽欲露章劾之爲弇州公力勸而止甫至京而有蒙陰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楊者故己未進士從郎署屢蹶至此具疏建白而以私書相干且行請乞憐王并其書上之同知坐斥去一時百辟稟然謂庶幾楊綰杜黃裳之風旣因壽宮事劾三少卿滿與諸建言者不諧至戊子而乃子辰玉發解高饒事起議者紛紛葢長洲一少宰與吾鄉宮詹主試者爭進用構成其事以逐宮詹辰玉才實高覆試仍冠其曹而宮詹尚在位於是言者曹起并總憲之右宮詹者亦被惡聲矣然太倉與宮詹寔不厚頗有知其狀者惟其時吏垣都諫缺其資俸當屬澤州張元冲養蒙而浙中一給事卽其次人望大不及張然爲太倉甲戌分考首錄士謊得之張補工科都次年又出爲河南參政張亦太倉丁丑庶常教習門生又吳門大主考門生因謂太倉厚其所私而故抑之且逐之根遂不可解并遷怒首揆吳門矣張負物望爲西北諸君子領袖尋從參政擢冏卿以至僉院副院司農主持議論者十餘年卽當平新建貿首相仇亦從司農公起見其禍蔓延至今益葛藤無了日云○太倉公發公一揚賄固云嫉惡稍以

爲太過後來效尤發覺者接踵漸不復出正人益覺太倉多此一事今刻文肅公集不載此疏且志狀中亦不書此舉想太倉存日已削其藁矣

親書奏章

世宗御札至閣寂寥及在西苑則在直大臣日承手詔無慮數■而諸臣回奏亦皆親書如嘉靖辛丑夏言以左削復官其謝疏中有洗改字面爲上所詰責是矣然特撰元侍奉諸大老爲然而外臣則不爾惟胡宗憲在浙江每疏必手書前後如一最後得罪坐死上猶爾述此事遂得釋還則亦曲謹之效也近年故相王錫爵密

揭亦其幼孫所寫故竊啟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達御前不然禍不知所終矣

王文肅密揭之發

丁未年婁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傳邸李修吾最後書揭中亦自認身所傳布矣近見陳眉公又云此事極究是乃王吏部冏伯賂文肅幹僕盜錄私錄之且添改其詞以激言路之怒如重處姜士昌等語以咨南中給黃門諸公實不由李中丞也初冏伯不謂言路遂聚攻文肅意頗懟沮乃委罪於李中丞其時爲中丞者既無賍隨始謀即宜直辨其誣乃冒居發奸首功取悅時

賢以爲擁戴入閣之地是兩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冏伯爲文肅通家子朝夕過從本無毫髮仇隙特以己丑館選不得預以此切齒終身恨之然是科入選者止二十二人其時王宇泰肯堂爲文肅至契已居館元而董思白其昌名蓋一世自不得見遺唐完初效純爲荊川先生冢孫乃父凝菴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圖必得則江南四府已用三人萬不能再加矣時松江陸伯達亦有聲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可嘆甚苦伯達遂不赴考時服其恬冏伯才名家世不下唐王二公遂憤憤不能解每遇文肅大小舉動必密偵以播四方而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發揭事余曾記之近乃知出於王吏部然婁相之傾心淮撫與淮撫之欽兩婁僕皆定事也

元旦詩

申文定相公與王伯穀同里同庚爲史官時即與相善及罷相歸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詩以示王王即和而答之旋以兩詩並粘壁間直至歲除不撤次年元旦申再有詩及又和而揭之齋屏舊者始除去蓋自辛卯文定返里壬辰至壬子凡二十一年歲歲皆然是年百穀下世再閱歲甲寅而文定亦捐賓客矣想修文地下其

遇新歲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而粘屏與否則不可問矣○分宜在首揆時山人吳擴者作一詩其題云元旦懷介溪閣老亦揭之齋中有友戲之曰君以新年第一日懷當朝第一官若循級而下續至我輩即除夕未能見及也似亦相似

五七九傳

近有作五七九傳者蓋皆指今上首揆江陵吳縣太倉三相公用事奴也七爲游七名守禮署號曰楚濱當江陵相公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曾入貲爲幕職至冠進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同論斬爵死已久

闖七尙至今在獄當其盛時無恥者自屈節交之耳江陵馭下最嚴聞七娶妾出六兩黃門李姓者姻連大怒笞之幾死二李皆見逐矣吳縣在事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署號雙山主人先自馴謹畏禍其僕亦能守法第頻與邊將往還通賂遺如李寧遠父子皆爾汝交亦有一二搢紳留之座隅者繼授納京衛經歷因覃恩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縣懞懂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實輩已冒功爲錦衣百戸矣九死未久其子巳酷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費江當國最晚最不久門

庭素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弇州僕胡正者爲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書畫銅瓷之屬挾中游棍時邀之又嘗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爲妾頗干費江家法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京省一詞林大僚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入閣及辛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寫宋九以逞主人之墨而五七則于連犯人也

閣臣致政遇異

宰相進退係國家大體其自處與主上處之皆有禮先朝撫諭矣今上御極後如高新鄭張新建之逐出自內旨不必言初則呂桂林四疏而退申吳門爲上所眷留至十一疏亦允後則王太倉尤受寵注亦入疏即見俞至許新安王山陰稍拂聖意許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請矣至趙蘭谿臥邸則時歷三年疏凡八十餘上而卒於位說者以爲子弟輩貪戀權位制其乃父致然沈四明告歸僅匝歲而辭疏亦至八十說者又謂欲挈歸德同行故久不去位是時相體已掃地矣又至李晉江則在閣不兩月而居眞武廟凡六年謝事之章百餘始放歸直如囚之長繫獄之在檻而已尙可曰相體曰主恩

哉

元老堂名相同

宋朱紫陽號晦庵而本朝劉文靜亦號晦庵然古今不相及或云朱所署爲晦與劉本不同也若宋宰相吳育號容齋而南渡洪學士邁亦稱容齋洪素博洽何以卽襲前輩別號耶世宗朝夏文愍治白鷗園有堂名賜閒郎以名其刻本詩集今尙行世而近日吳門申瑤泉相公謝事歸亦構別業名賜閒堂刻圖記署詩文俱用之同爲首揆相去不數十年何以雷同至此想或偶不記憶耳

古道

古人交以先投契爲主不論後來貴賤如魏野之於王旦郃雍之於文彥博司馬光尙矣輓近漸失此意而尙有存者如松江之陸平泉宗伯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陸尙史官講敵禮此詞林前後輩之最不拘套者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倉在揆地時海鹽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遜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年而晚遂顯晦頓異者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牆者則體統迥不假借王弇州爲藩臬時江陵當國其同年也

通書不書銜不稱晚竟免易之先外大父爲山東憲使投書於同年太倉相公則書銜而下仍年眷弟亦不以爲忤今則蠅頭細書靑面手板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惟京卿尙有之侍郎則稱年晚生尙書則僅年侍教生近蕭已晉三孤尙於祝文稱侍教他可知矣然則趙司馬年申吳縣七旬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時申久居林鑑稱年晚生於首揆費鉛山致有神童之誚今何足異也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不論生平交誼概執弟子禮如礀壓陽吏部之于孫柏潭少宰雖認師弟於公會面宴見則猶通融爾二公俱有後言二公眞人品眞交情尙不免俗何論其他蓋古道之窒於世法久矣○王文祿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都年已望八是科正太倉主考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首篇題爲君子名之必可言末句無所苟而已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云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倉每舉似人以爲笑柄

不願拜相

今上登極起陸平泉宗伯於家陸於江陵公爲前輩素所敬服將援之入閣與同事且示意使附己陸佯爲不覺竟托疾乞歸江陵慍其異己亦不堅留比歸遂不復出天下高之然而已有先之者李文敏蒲汀廷相在武

宗時以史官在講筵儀表豐偉音吐洪亮上顧而屬目遂擬相之時錢寧江彬輩即致賀且市德李惶懼力辭不得以權詞托他端詭詞致懇始免當時尤之者曰功名到手爲眞奈何作態追後門人張蘿峰翟石門嚴介溪又門人之門人夏貴溪相繼爲元宰而李終不得笑不悔也李在世宗朝以正任戶部尙書帶兼翰林學士爲本朝僅見及考滿以正二品加太子賓客僅得三品亦故事所未有前此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綱等俱加東宮三少則又三品上兼二品與此正相反皆異典也陸公以林下進加太子少保尤爲聖朝優老盛事二公俱

以完名老林下勝於黃扉忍詬多矣○正德中呂涇野柟以劉瑾同鄉騾遷亞卿亦欲引之入閣呂遂不與往來幾爲所中瑾敗而免○今上之十年潘新昌爲馮保受業舊師在里中用故相薦以宗伯起武英殿大學士中道策免其辱更甚昔嚴挺之寧不爲相必不見牛仙客卓哉

宗伯大拜

今上壬申卽位首簡禮部尚書呂文簡調陽爲次揆初元之後惟戊寅馬文莊自强再以宗伯入甫半歲而卒至壬午張江陵薦潘新昌晟以舊禮卿入武英殿未任

論罷自後大拜者俱以侍郞得之直至辛丑九月沈歸德朱山陰俱以故宗伯起用閣入東閣自呂文簡以來恰三十年矣說者遂以春卿爲鈍物又壬辰之後羅康洲萬化范含虛謙余雲衢繼登三公相繼歿於位辛丑八月馮琢菴琦以久次得之然甚不樂不旬月而沈朱大拜馮久負相望且以現任南宮不能得自謂必絕望矣愈以怏怏甫任歲餘亦病終於邸第年僅四十有五云

太宰推內閣

傳奉陞官本非治朝佳事至於傳陞大僚尤爲非體先朝正德間不必言卽成宏兩朝號稱盛世亦不免此如倪文僖謙之爲南大宗伯王端毅恕之以尙書撫南直隸房襄惠瀛之得太宰徐宮保溥之得宗伯皆是也至於輔臣以中旨入閣雖先朝皆有之惟世宗朝爲多而臣下不敢議今上辛卯申吳縣謝事中旨用趙蘭谿張新建二公入閣實申所揭薦也時陸莊簡新入領銓特疏諍之謂斜封墨勅乃季世亂政況輔弼近臣無夜半傳出之例漸不可長其詞甚峻上優容答之此有旨再推閣臣則銓臣爲政陸於會推疏中列堪任者數人以己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云卿向有疏欲

復會推舊制今果卿居首足見請推之意陸惶恐謝不敢遂閉門請罷給事中喬胤承風旨劾之見逐矣陸初治邑有聲嘗宗人陸炳盜柄欲引居言路若乞刑曹郎又欲引爲吏部郎告改南禮部以出柄敗始進用後與江陵有交比其柄政又借端見忤而行自此名重一世迨晚節熱中揆地遂爲聖主所誚眞所謂日暮途遠也

宰相朝房體制

宋世宰相居政事堂受百寮參謁俱踞坐不爲禮唯南制侍從以上始稍加延接耳本朝旣不設宰相亦無政事堂凡爲閣臣者但以朝房爲通謁之所然署名俗林

院初非曹省公署也向來庶僚見朝房者有所請質大半多立談至吾鄉陸莊簡光祖爲鄉寺時江陵公當國氣蓋羣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卽遣行陸至揖罷便進曰今日有公事當詳議須一席侍坐方可盡其愚不然且告退從此不復敢望清光張憐其氣始命坐接對自此循以爲例卽庶僚亦得鼎坐矣江陵驕倨獨此一事號爲能折節陸與深交故敢直言不致逢其怒耳陸先爲選郎見都察院三堂長揖不跪彼此爭禮不勝而屈後爲少宰勒庶吉士避道至遭阿屬唯此一節得勝耳○舊翰林編檢俱避太宰自嘉靖萬曆兼銓史官始與平交若吉士之抗少宰則不知始於何時

冢宰避內閣

自來六卿皆避內閣惟太宰則否自分宜勢張冢宰亦引避遂爲故事陸平湖始改正之然預囑輿夫宛轉迂道不使與內閣相値以故終其任閣部無爭禮之嫌後來孫富平但循陸故事不能授意於舁卒卒遇張新建下輿欲揖張擁扇蔽面不顧而去遂成仇隙蓋兩家構兵自有大局然此亦其切齒之一端也富平再出時福清獨相故號聲氣意其前輩重望或未必相下富平鑒前事猶引避恐後福清大喜過望一切批答相應如壎篪久之孫威福既成羽翼更衆政府反仰其鼻息會富平考滿加一品福清有所珍玉帶欲遺之慮其見卻使其客胡給事忻先道意孫徐曰此亦後生輩好事吾何忍辭葉方敢以爲獻蓋勢之所歸卽大賢獨相亦且聽之矣○按江陵在事時冢宰不過一主書吏而已及吳門則遍商權相可否其權大半尙在閣至陸平湖秉銓雖從政府取位而自持太阿王山陰亦委心聽之故閣部號相歡王太倉自家來居首揆時孫餘姚已先位太宰爲諸君子所脅持屢與太倉抗因而有癸巳京察重處功郞之事此後則孫富平與新建各結强援相攻若胡越而閣部成兩訟場矣李延津與沈四明稍洽而上饒楊少宰繼之亦受諸名流控制與沈遂徑各分而體局猶未盡裂朱山陰病强半邸第不能干銓政銓地亦不忍忘之至福清獨相起富平於家雖從人望亦以先輩同志冀得左右如意比至則擁戴諸公在朝在野各自居功以取償秦中在言路者又不能以道相夾助於是黜陟大柄關中不復能干預而冢臣一嚬笑間揆地之毀譽去留係之關福清亦甚悔恨無奈彼六翮已完又無金翅鳥啖神龍力反事事顧揖閣中視江陵時眞手足易位矣○辛亥內計詞臣之例謫皆掌院王耀州

一人爲政福淸毫不得主此本衙門事而甕首揆若贅癰福淸所以亦不樂

閣部重輕

六曹文武二柄政爲極重其輕則始於嘉靖初張永嘉之未相也先福西臺篆刑辱大臣以張角距比得柄得君箝制天下方桂其同志也王瓊其起枯骨而肉之者也汪鋐彼其卵翼而奴事之者也四人者先後在銓地十餘年與永嘉相終始張去而夏貴溪爲政其寵信不及張而氣燄與橫肆過之旋進旋奪與部臣互有低昂比夏誅而嚴分宜在事凡秉國十九年以吏兵二曹爲

外府稍不當意或誅或斥二曹事之如椽吏之對官長主奉行文書而已嚴之見逐徐文貞爲政無專擅之名而能籠絡鈞致得其歡心秉東西銓者在其術中不覺也先帝獨任高新鄭以首揆領銓均乃古今一大變革且其才足自辦視他卿佐蔑如也迨今上沖年張江陵以受遺當阿衡之任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張歿而事體大變申吳門以柔道御天下時楊海豐用者皆秉銓和平凝重政府安之者十年楊去而宋商丘代之欲大有振作而不及待吳門亦解相印矣陸平湖故與揆地相知時王太倉繼當國卧籍未至尤陸心膂不變而暫攝政府者爲王山陰與陸傾蓋相善銓政幾還舊觀甫期而二公俱去國矣太倉還朝孫陳二公相繼爲吏部同爲浙人又同邑也修平湖故事稍稍見忤端蓋王非撓部者而不能不惜閣體之日見輕孫陳非侵閣者而不能不恨部權之未盡復其黠而喜事者復從旁挑之遂有異同之說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趙蘭谿名日首相以庸碌見輕張新建代庖遂與太宰孫富平植黨相攻先後並去嗣後遂延至今未已此後則沈四明繼之在吏部者前爲李延津今爲楊上饒以少宰署事

最久去年一已一察閣部意見概可知矣

大老居鄉之體

庚寅年吳縣申相公正當國時江南大饑上命給事中楊東明銜專勅出賑駐節吳中每過申門輒屏騶從步行益申乃楊丁丑大座師也時謂其禮太恭至壬辰申已謝相印歸里時吳江知縣黃似華以才新調至亦申門人之門人入郡城訪申則呵殿至門彩服踞上坐申相辭以疾不面時謂其禮太倨二公皆蜀人也然申與其地方官往還修郡民禮甚謹吾鄉如沈繼山則不然生平絕不與守令交其必欲求晤者則野服相對頃丁

酉年以右都御史告歸嘉禾兵使劉庚其同年也首來相訪幅巾芒履以出自云引疾不出門送至中庭而止又不報謁劉大怒詬罵欲起大獄羅織之以物論不可始息余訝其過亢私問之曰陸莊簡太宰生平皦皦然銓罷還家親見其肩輿秪縣門何不稍效其析節乎沈曰陸余石交也晚年殖産太厚諸子無能繼述者不免爲後人屑余無田無子何所顧恤則姑行吾意可也

兩殿兩房中書

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宮講讀之所視唐之延英宋之集賢其地最爲親切非如武英殿爲襍流窟穴以故自永樂以後輔臣拜大學士者即華蓋謹身在正殿之後皆緊銜其間而文華以偏殿獨缺則地望邃密故也其中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寧以永樂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華殿宣德年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俱結銜文華殿書辦李應禎自乙科入官太僕少卿其稱亦然至正德嘉靖間則兩房事寄已踞文華上矣乃周惠疇以儒士入官至工部何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自若也然自正德以後科目正途無一人肯屑就者此官益以日輕自近年來鬻爵事

興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俱許入貲直拜不復考校藝能人竟以異流目之且俱虛縻公廩不從事於濡染即一殿之中已自分爲兩途不相往還而東西二殿亦不復低昂矣至制勅誥勅兩房今爲閣臣椽屬僅比唐宋宰相主書堂後之役然永樂相設內閣本理制誥其後漸以中書入直猶唐宋兩制之意宣德間始專設西房處之而閣臣身居於東因有兩房之稱非專屬中書官也其後制勅誥勅又分而兩房遂屬之中書稱閣臣屬吏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揆地亦間寄以耳目其選本不輕且得拜翰林典籍侍書及司經局正字等官與玉堂稱寮寀而修實錄修書史俱得劾勞充謄寫催纂收藏之役以至東宮出閣亦供事講筵他日龍飛並沾恩典或得蔭子俱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爲辦事於是兩房諸寮間有甲科名士亦居之如徐學謨以吏部主事入供事吳國綸則出拜吏科給事中嚴杰出爲御史歸有光則入爲太僕寺丞供事至於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其不願久留者俱以郎署出爲藩臬大吏矣其以監生儒士選者亦得積資帶銜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穆

宗朝高新鄭始建議兩房不得拜卿貳兩殿不得遷四五品上允之命著爲令然未久已盡踰越而兩房又日以加貴即兩殿有朶頤登瀛至傾橐罄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以今日兩中書相覰幾有雲泥涇渭之別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爲猥襍而文華之與兩房似亦不甚軒輊也○太常少卿程洛者即宣德間中書程南雲之子先以尙寶司丞在內閣司誥勅成化乙酉年取入文華殿東耳房書辦以至今官則中書官舊例可知矣南雲官太常卿至充廷試讀卷官

書辦

書辦爲寫文書者通稱以故秘殿內閣凡帶銜中書科俱以入銜本不足諱如輔臣大拜奉旨則曰入閣辦事甲科各衙門觀政期滿未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恭俱以政務所自出也若兩殿各有侍直房內閣又有制誥兩房所司不過筆札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効勞者亦稱供事以自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今胥吏書辦之權已超本官之上而吏禮兵三部之權又超諸書辦之上恐帶銜中書官無此炙手也

仁智等殿官

仁智殿者故元時在內苑萬歲山之半爲游幸之所今不復存本朝武英殿後別有仁智殿爲中官受朝賀及列帝列后大行發喪之所武英殿之東北爲思善門裏百官及命婦入臨處凡襍流以技藝進者俱隸仁智殿自在文華殿武英殿之外曾見呂紀翎毛極工迴出生平滿染之上下題仁智殿辦事錦衣衞試百戶臣某恭其時百藝所萃與工匠爲伍即今武英殿諸人之前輩凡內府各監局寺觀俱有之抄寫小說雜書最爲猥賤成化間如周惠疇後官至尙書其初乃以大慈恩寺書辦入銜然此後遂自列於武英殿不復稱仁智矣若文武兩殿本自有別文華爲司禮監提調與提督本殿大璫相見但用師生禮武英殿中書官先朝本不甚設其稜角以及鞭扇陳設繪畫之事悉以委之其中亦有[illegible]在今日則屬御用監管轄一應本監刊刻書籍所聯頗峻成化初元太監傳恭傳旨陞技術仁智殿副使李景華等爲中書舍人御用監書辦自是不復屬內侍奉不絕幾不可■清近之班景華後陞至通政司參議尙稱御用監辦事蓋其時即武英殿亦未許入銜也而文華之體則尙在蓋自宣德間置中書舍人撒其供事

文華門東廊備上宣喚爲門聯年帖之屬署銜曰文華門耳房書辦本係翰墨親近至成化間亦各以傳旨進秩地望漸輕遂對稱爲兩殿官其間供事者皆以見進或獻詩詞於大璫者亦得之於是科目清流無肯傾刺憲宗朝刑部主事鄒宗以太監覃昌傳陞尚寶少卿直文華殿宗起進士工刻印章爲中人所引遂與市井小人趨走無別憾恨成疾以死正德初逆瑾用事時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亦起家進士挾册與雜流並試得陞光祿少卿供事於文華殿之中書房士林賤之不齒之縉紳焉此後則貲郎白身輩充牣其中雖自命清流忽

覩武英不屑與稱僚寀而時論不謂然然自成宏後中書傳奉之弊一清凡八十餘年而兩殿加納之例又開矣

異途中書初授

兩殿官雖分而考授例則無異其以監生入者歷三年即拜中書舍人若九年即陞帶銜部寺矣其以儒士起家者僅得鴻臚序班九年滿始得從八品又九年始升中書舍人其途紆迴如此此後歷俸加陞則郎署卿寺便無分別若遞年納級則又不然矣○猶憶往時松江潘雲龍以監生考授武英殿試中書樂清趙上楨以欲召入文華殿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尚爲鴻臚主簿休寧黃正賓亦以儒士入武英止鴻臚司賓署丞此三人皆他途中知名者時納官例未開也

野獲編卷九終

野獲編卷十目錄

詞林

野獲編卷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詞林

翰林權重

內閣輔臣俱繫職詞林至今上任視事仍在翰苑凡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謂詞臣偏重爲非是未知太祖時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春坊會擬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是生殺大事主於詞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攷駁諸司奏啟以聞如平允則序銜

日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書之以進則唐宋平章參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廢四輔官遂設華蓋等殿閣大學士以邵質等爲之二十三年止稱學士而任事如故也惟建文不設學士而永樂仍爲殿閣大學士秩本尊於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議者紛紛正未攷夫典故耳

選庶吉士之始

今會試後攷選庶吉士人謂始於文皇帝永樂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應列宿相傳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開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當會試詔命罷之特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授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宋濂桂彥良等敎習此卽選考庶常權輿於此矣至十八年乙丑科而一甲三名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授翰林院修撰此鼎甲得詞林之始也是科卽有庶吉士楊靖者試事於吏科尋出使還卽陞戶部侍郎則遴考庶常似是此年創始然讀大誥又載承勅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賕誅事在十八年則不始於乙丑矣又徐孟昭傳云孟昭舉洪武乙丑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入爲禮科庶吉士其傳爲梁用之所作又戶部尙書追封湯溪伯郭資亦乙丑科翰林庶吉

士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縉亦爲中書庶吉士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一甲[illegible]周述周孟簡三人俱授修撰又選楊相等二十八人爲[illegible]併掖宿周忱爲二十九人耳向來紀述者孫未核○[illegible]武十八年狀元有云花綸者則見永平志有云鄧偉[illegible]爲榜眼者見楚紀是科會元有云黃子澄者有云鄧偉奇者俱未知孰是

遍歷四衙門

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爲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然未有遍歷之者本朝惟江西樂平人徐旭字孟昭登

洪武十八年乙丑進士授河南道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以忤旨降涿州訓導進鳳陽教諭擢安工府紀善以薦者陞知州又入直史館出爲吏部考功員外郎人宗入紹陞郎中預修太祖實錄陞國子祭酒降雲南參議改翰林修撰命修永樂大典未幾卒蓋於四衙門美官無所不歷又再爲教官一出史稱一典方州一參方面且曾正大司成之位三領著作之任晚終於六品史官於法不得䘏乃文皇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又命官給槥以殮恩禮始終亦異矣○一云旭爲永樂四年丙戌會試同考卒於闈中

勝國詞臣出使

太祖定天下以元故詞臣危素周伯琦輩不能殉節薄之俱廢置不終所以勸事君也然有極異者如翰林待讀張以寧登元泰定丁卯進士任黃巖州判官再陞六合知縣又教諭淮南再徵國子助教累入翰林益食其祿者四十餘年至明興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國主禾至王卒國人請立世子以寧不從復請命於朝乃許之上以其奉使不辱御製詩八篇賜之其寵異如此按以寧祖名留孫元禮部尚書父一淸參知政事爲元世臣不宜遽忘其恩也又羅復仁者爲僞漢陳友諒翰林編修太祖取九江歸附以爲國子助教遣諭友諒子陳理於武昌降之又使山西諭降擴廓帖木兒遷翰林編修又使安南不受餽遺上嘉之拜宏文館學士以其樸野呼老實羅而不名乞致仕歸賜以大布衣趨其上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復召至京上憐其老遣還賜以玉帶及鐵杖裹馬食具其被眷又十倍以寧有非宋金華陶當塗所敢望者豈以二人雖仕兩國不及危周之顯貴耶抑以出使時有口舌之勞也是未可測

詞林中舍互改

翰林著作之庭中書絲綸所出古來並重至我國初猶然如洪武間朱孟辨以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至永樂間黃淮以中書舍人召入翰林備顧問請命入內閣掌制誥陞編修庶吉士張益授中書舍人陞左評事俱仍於翰林院供職姚友直以中書舍人陞太子洗馬而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書舍人高卽轉春坊司直郎宣德間朱祚以詞賦授中書舍人陞翰林修撰教內官書景泰元年中書舍人陳學等四人俱陞翰林編修仍於內閣書辦蓋當時以爲恆典自舍人之有胥子而任漸輕其後穢流貲郎一概混拜兩房兩殿充塞且貿甲

科第仕授此官者必别標署以自異矣然翰林之猥襍
在唐尤甚如畫工碁博士茶酒司之屬咸得待詔翰林
猶今日中書科薰蕕玉石之無别也必如國初故事始
不失兩制遺意云

鼎甲同爲庶常

國初選庶吉士不獨諸進士也亦不獨新科也如永樂
甲申科則一甲曾棨等三人楊相等廿五人爲廿八宿
而以周忱爲挨宿宣德三年戊申將立太子上欲選賢
才備宮寮上出題親試爲諸葛孔明可與禮樂論拔翰
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人比永樂二十八宿例則有官

者不列宿中矣特狀元馬愉仍爲選首而以所爲二十
八人者正史及紀載諸書俱不載姓名今無可考惟是
宣宗在御十年凡三開科宣德二年爲丁未僅留邢恭
一人爲庶吉士以諱字得第四留之是年所得吉士又
有蕭鎡共二人而已五年庚戌科命大學士楊士奇
等選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上親試用人何以得其力
論命侍讀學士王直爲之師給房舍酒饌如永樂例至
八年爲癸丑科是年三月命禮部尚書胡濙等選新進
士尹昌等六員上命改庶吉士同薩琦等進學賜賚亦
如永樂例仍命王直督之三月一考其文本年十一月
又命尚書蹇義等選前科之後併癸丑新科得徐珵等
十三人爲庶吉士同薩琦等於翰林進學仍以王直訓
督而楊榮考校之本月之己酉日上又諭吏部尚書郭
璡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朕欲得其人用之
命卿選擇明日璡即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楊士奇等
試於庭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敎諭黃
純徐惟超訓導龔升等共七人上命改進士爲吉士同
黃純等歷事六科以備用則是年凡三試庶常外吏敎
官亦列其中若孔友諒者爲永樂戊戌科吉士授知縣
以出已十八年又入爲庶常尤爲奇事而丁未庚戌兩

科尚讀書未散館也至九年甲寅三月上命行在翰林
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鍾復趙恢大
理寺左評事張益闕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李紹
姜洪徐珵林補賴世隆潘洪尹昌黃縉方熙許南傑吳
節葉錫王玉劉實虞英趙智陳金王振逯端黃囘祖傅
綱蕭鎡陳惠陳睿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至是召人
左順門試之上親第高下賜賚有差以少詹兼讀學王
直有訓勵勞賜鈔千貫其前修撰四員馬林曹三人俱
丁未庚戌癸丑狀元陳詢者則永樂戊戌庶常至是已
十七年老詞臣矣編修四人亦皆鼎甲乃與廷評吉士

同業同考俱異典也未幾宣宗升遐三科吉士皆不及授官至正統而始拜職云前所記蕭鎡景泰拜相而史竟不云曾爲吉士鎡本傳中云宣宗選蕭鎡等二十人入館改庶常讀書則當時癸丑散館又不止三次又庚戌科趙忠爲吾邑人亦選吉士而史不載以上見各家記述中者什僅得一二修史之鹵莽罪不勝誅矣至景泰二年辛未選吳滙等二十五人與狀元柯潛等三人共二十八人如永樂甲申之制始盡復舊規皆讀書東閣中不別立館司不出居外署惟命閣臣教習考試其制特爲隆重云若鼎甲之不同庶常習學未知起於何

科至隆慶五年閣臣高拱等建白始同諸吉士讀書亦辛未科云○王文端自丁未至正統丙辰四科爲吉士教習自癸丑丙辰己未連三科爲會試主考俱本朝所無

庶吉士失載

今詞臣典故及弇州別集載永樂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其實二十八人如高舉授行在刑科劉倹授行在兵科王璡何志曾泉萬頃木訥張觀沈善周安劉濟李敬盧璟晏鐸俱御史此二書所失載者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授晉王府奉祠宣德間坐晉事波累腐刑後改郕府典寶景皇自郕邸入纘歴內官監太監子凱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授吏科都給事中蔣天敘以景泰四年乞省墓上賜勅及墓祭更賜詩以寵其行又二年卒閣中喬景叔世寧爲敬作傳備載其事此在詞林典故諱之亦可弇州失記豈未見喬傳耶○永樂甲辰吉士予向亦只記六名

醫官再領著作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薦其文學時文皇帝方修永樂大典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性理諸大全又用爲纂修官其職實詞林妙選而銜仍方技襍流

也始彥如爲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薦拜華亭訓導會主浙江鄉試滿九載當陞以少師姚廣孝言其知醫遂得此官因而留京師充纂修又有薦其知水利者命從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醫見知不及爲文學近臣終老異途可慨也

吉士寫佛經

成化間太監王敬奉勅至江南多所徵索至令生員抄寫佛經爲蘇州諸生所譟逐時太宰陸全卿以青衿爲之倡以此知名然文皇朝有故事不特役諸生已也永樂辛丑翰林吉士高穀寫經於海印寺遇雨徒跣奔歸

有見而憐之者欲爲丐免殺不可曰盍語當路概行禁寫所全者不更大乎殺以乙未科改庶常至是且七年矣久次拜中書舍人以考滿改編修葢國初內外制並重如唐宋例也是時三楊在閣稱一時極盛而主上嗜好不敢諫止則帝師哈立麻輩爲之祟也

進士授史官

自來進士竟授史官者國初不必論惟正統四年己未科錢文通溥以教習內侍得直拜檢討後雖通顯終以結交內臣王倫擅草英宗遺詔謫順德知縣後顯再起至南太宰僅得下謚其生平不爲正人所許正德三年

戊辰科焦黃中以二甲第一名胡纘宗以三甲第一名俱奉旨傳授檢討此出逆瑾私意焦不足言胡故村臣坐是謫州判後歷中丞爲仇家王聯所訐下獄幾死得戍此後則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閣用庚戌科進士六人爲檢討侍講讀各喧詈於吏部堂尚書耿裕奏知爲首充軍餘降爲吏世宗朝景王出閣用進士二人爲講讀亦改史官隨封之國俱改長史其後景恭王薨逝始得他官其喜若登仙然皆不振若今上初年以潞邸出閣亦改進士徐聯芳董樾爲檢討閣臣奏准待九年考滿得陞參議至王之國別選他官爲藩僚以行二人始肯就職後皆轉參藩以出然而終不顯今福藩講讀仍修故事侍講讀者得方面去矣意者他日能大用豁諸公蒙氣也○袁宗皐者亦宏治庚戌進士不由翰林竟授興府長史隨獻王之國世宗龍飛入相卒於位

正統戊辰庶常

正統十三年選庶常三十人內山西五人山東四人北直六人河南三人陝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俱江北而浙福湖廣江西四大省南直隸之江南以至兩廣雲貴俱無一人焉最爲怪事時首揆爲曹文忠鼐其弟鼎卽爲庶常第二人次揆陳循江西泰和人冢宰王直

與之同邑何以皆不爲桑梓出一語也第十名李泰者爲司禮太監永昌嗣子竟不爲本生母治喪遂爲玉堂之玷其時開館敎習俱非詞林尊官先爲侍讀習嘉言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恢繼之者侍講劉鉉修撰王振郎王悧後以權瑺同名改焉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陞入尤爲異後又得爲國子祭酒○是科三十吉士散館時萬安留爲編修李本留爲檢討俱四川人劉吉李泰留爲編修俱北直隸人其廿六人俱出爲科道部寺至李覺又爲行人司正亦奇○按是年會試同考官一教授二教諭一訓導俱貢士四書題論語居二中庸居一而

無孟子廷試讀卷官例用正途大臣而用戶部左侍郎佘亨係吏員太常少卿程南雲係書寫人俱爲創見又印卷官禮部儀制司主事八通其姓甚稀想降夷也

武弁保舉詞臣

成化以前大小臣工奪其情者固多然多出自聖眷或心欲留而黃緣中旨得之猶爲有說惟正統十三年八月翰林修撰許彬聞父喪當守制而錦衣衞帶俸都指揮使昌英疏彬方譯寫夷字今外夷朝貢番文塡委乞命奪情上允之按彬以永樂乙未庶常起家從檢討陞修撰卽云譯字固詞臣也武弁安敢留之彬亦不以爲

恥卽靦顏不去舉朝無一人非之蓋四維已絕三綱將廢宜次年卽有土木大變但天順初元彬遂入相殞而得謚襄敏斯爲異矣

檢討掌翰林院

王稹者江西泰和縣人吏部尚書王文端直次子也以布衣薦授本縣訓導陞南京國子博士再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三年考滿入京適南京翰林學士邢寬卒吏部奏以稹舊職掌南院又三年丁母艱卒於家以布衣入翰林一異也以檢討從七品史館而握詞林篆二異也邢起家狀元而稹布衣繼之三異也其推掌院印時

文端公方爲冢宰在事而子膺異數不一引嫌四異也天順改元舊臣誅逐殆盡文端亦革少傅致仕時稹在南院亦無人指摘之五異也蓋文端重望非有私於子而時猶淳樸言事者亦未嘗有穿鑿搜抉之習遂無物色及之者

詞林單名

後漢人無複名向以爲王莽禁之然而無據況有馬日磾諸人則仍複名也自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益中原胡名遂有三四字者本朝惟正統十年六相單名景帝卽位五相俱單名以爲異至英宗復辟凡六相徐有

貞以首揆讁去其五相又皆單名不先不後同居內閣已爲異矣若永樂壬辰一甲馬鐸等三人吉士蔣禮等十七人景泰甲戌科一甲孫賢等三人吉士吳瑤等三人俱單名無二字者是雖偶然亦史冊僅見正統戊辰科一甲彭時等庶吉士萬安等共二十三人止白行順一人複名亦奇

改名被疑

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本朝景泰中翰林編修王振因與內官同名土木之變改爲王倫成化中編修王臣因有奸人與之同名伏法請改名舜功上不許也嘉靖間

刑科徐學詩以劾嚴分宜罷去時徐宗伯太宰爲禮部郎姓名與之同乃改詩爲謨後致位通顯亦有惑之者宗伯辨白良苦時人疑信猶相半也名爲父所命苟非犯君父諱及同奸惡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輕改若徐公即非媚竈亦多此一事矣

翰林陞轉之速

本朝遷官故事必九年方陞二級他官猶內外互轉惟詞臣不離本局確守此制以故有積薪之歎凡九年滿者若檢討止陞修撰若編修止陞侍讀侍講皆仍爲史官惟修撰九年得陞中允而侍讀侍講再陞得爲學士

否則宮庶及左右春坊大學士然而不恆有也蓋祖宗朝凡宮僚俱以大臣兼領無專拜者以故成化三年左諭德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左庶子引故事力辭雖其意欲得翰林光學不願久處坊局其持論則未嘗謬也近日詞臣陞轉俱拜爲宮僚檢討一轉即爲贊善編修一轉即爲中允講讀之官遂廢不設至于春坊大學士則自楊新都而後無一人除者蓋以名稱與閣臣相亂猶爲有說若光學士則自嘉靖末年張蒲州特拜駭爲奇事今遂絕響但爲大宗伯兼官而已此官雖淸華極選要當覩其人稱否不宜竟虛其位○詞林極重五品

凡三考始得之蓋已二十七年矣隆慶以前皆然近年丁酉焦弱侯被謫時已歷九年特未考滿耳竟以修撰外貶而庚子顧開雍以編修主試北京亦已九年僅遷修撰入闈二公皆鼎甲也尙皆不敢踰越近日庶常授史職不數年即紛紛求轉必得贊善中允即司業且厭薄之矣坊局六品不過一年即轉五品蓋比嘉隆前輩超之幾二十年云○翰林當爲三四品而資稍淺者舊俱爲太常卿及少卿蓋以正詹及少詹爲宮僚之長未欲輕授也如今上之戊午年劉和宇虞夔以常少掌院項者己酉年傅湯盤新德以常卿掌國子監猶存此意

也近爲庶子諭德者俱竟轉少詹以至詹事似薄容臺淸卿爲不屑居不知祖宗朝石首楊文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憲華俱以常卿少卿爲輔臣也亦可慨矣

翰林建言知名

詞林職在論思風議若面折廷諍非其事也惟成化初年以上元宮中放燈事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合疏力諫俱謫外時人名爲翰林三諫按上元鰲山本祖宗故事且兩宮在養理宜娛侍初非主上過舉此疏似屬可已至嘉靖初年山西僉事前給事中史道疏論元輔楊廷和漏網元凶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爲

囘等擅定去留給事中閻閎又劾楊以救史遂與曾俱貶外時人呼爲翰林三傑葢三人俱丁丑科庶吉士初求留爲史官廷和不許以是切齒恨之時御史鄭袞駁史曰廷和撥亂返正足稱救時宰相遂指爲元惡且先揚聲邀人阻止及補外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給事安磐駮曹曰本朝解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上命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二疏皆公論也至嘉靖十九年上偶疾不視朝東宮官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以上免朝頗頻各疏請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及朝覲官朝賀上

震怒曰朕宮中靜理猶視庶事今氣體未復豈可不自愛東宮目上視未愈安得行步朕疾未全平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由是三人俱斥爲民是時上方靜攝而東宮病更亟上特旨停今年行刑爲太子祈安布告天下豈宜復請臨朝且睿齡亦止五歲耳此等建白直以唐順宗宋光宗待主上矣使在末年必遭孫希顏之禍葢三公忠於國而不暇計其言之可行否也時人高之又呼爲翰林三直云以上詞臣皆以抗疏顯名史道輩不足言若章楓山與羅念庵等諸君子亦未中肯綮必如戊寅詞林諸公與江陵爭奪情則斷無可

嗇矣○成化初元李文達奪情編修陳音始書力勸其終喪繼而修撰羅倫遂露章攻之戊寅詞林尖起二公劾江陵而修撰沈君典亦僅以書婉諷其事與成化同

正德朝鼎甲庶常

武宗御極十八年放五科凡鼎甲十五人後來絕少大拜及爲正卿者惟辛未科之桂萼丁丑科之夏言辛巳科之張璁俱以外僚入相俱蒙世宗異眷寵冠天下五科除戊辰傳奉八人外四科又皆選庶常并首甲凡得九十六人惟辛未張石首辛巳張茶陵一參撰席石首不一年以老病死茶陵以不願劾勢青詞爲世宗所

根入閣亦一年以悒鬱死猶之乎不相也一時詞林之厄至此葢運會使然耶○按正德戊辰科詞林典故所紀止得庶吉士焦黃中胡纘宗邵銳黃芳劉仁等五人卽弇州科試考亦如之然胡纘宗墓誌中尚有李志學等三人則當時傳奉寔八人也此近代事遂訛失至此可歎

庶常再讀書

舊例吉士散館各授詞林臺省部郎等官其遂改而未經考校以憂去服闋而至者皆竟授他官無再補史官之例亦無再與新吉士同列之例惟宏治十八年乙丑

庶吉士孫紹先憂歸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上命同今科吉士讀書後授官檢討前此未有也至今上己丑科庶吉士傅新德丁憂壬辰年再至亦得與新科吉士入館考課後亦授官檢討自是丁艱者以爲例至今不改然此後亦有改授科道者矣孫傅二君俱山西人孫之再入館也與焦黃中並八人同事說者以爲黃中父芳爲次揆實主之傅以十八歲發解速捷時次揆王太倉惜其才故有此命事雖同而心之公私便別矣

館選定制

自嘉靖十三年乙未館選後遇丑未則選遇辰戌則停

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己未壬戌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耳而穆宗御極二年爲戊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歷二年雖有科亦不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而次揆王太倉建議謂每科必有佳士安見丑未盛而辰戌衰於是奏准仍舊試之後俱行館選而本天濟濟光前絕後矣自張永嘉丙戌罹廢以來至是恰周大蓄運會固然不第聖主之寬嚴異也

詞臣遷官

詞林雖號淸華然遷轉最遲編檢歷俸須九年始轉即已得五品亦有至十餘年始得再轉者前輩碑誌可考至嘉靖間登進稍速矣惟乙丑科有十年而爲宮坊者說者謂高新鄭私其門生然自癸丑後三科不選庶常勢不得不驟轉至戊辰仍復淹滯曾記沈四明故相久滯七品戲以詩寄同年王山陰相公云何勞赤眼望青壇汝老編分我老編司業翩翩君莫羨也曾陪點七年前夫司業雖小京堂然詞林最厭薄之以爲嫁老女乃至陪點後七年而積薪如故較之近年速化者不免竊笑咄咄矣

庶常授州縣

庶常授官外任此永樂宣德間未有定制時皆有授王府典寶奉祠者即紀善亦不易得也至正德間則資格大定久矣乃六年辛未科則山東武城人庶吉士王導以中原流寇大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請改應天府教授允之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陽人王邦瑞以丁憂去再來俾補廣德知州此二科館選從無一人任外吏者一則自請一則直除俱恬然涖任不聞有怨言蓋前此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黃中等以傳奉爲吉士尋陞編檢侍講宜有後人之退讓其後王導歷官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邦瑞至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謚文定而焦黃中等倒籍爲士林不齒然則躁競果孰爲得之耶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館盡授科道部屬而李元楊等四人授知縣則以張羅峰密疏謂皆故相費宏所植私人不足作養八年己丑吉士雖皆羅峰所取門生然以會元唐順之等皆不附座師故盡斥爲主事僅得二給事中一御史又二知州一推官此柄臣弄權藉威福以鉗劫後進非上意亦非諸士退讓也自此至今九十年更無此事矣萬歷己丑散館吾浙有一吉士當得禮部主事心厭薄之以情祈於太宰陸莊簡陸同郡人也甚不樂謂吉士曰不佞往日從邑令轉刑部郎得

調春曹自謂極清華之選今已忝竊至此安見臺省之足慕耶吉士終以座師次揆許新安力授御史自此至甲辰六科散館遂無一人爲郎署而丁未黔人潘潤氏授禮部且以爲創見矣

翰林一時外補

霍兀崖初拜少詹事卽上言用人之法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人爲史官如太祖初制其說亦可採但時非開創一旦更張人所不習故太宰廖紀力言其窒礙上亦有隨時酌行之旨蓋世宗亦心知霍說之難行耳比張羅峰入閣因侍讀汪佃講書不愜上旨令吏部調外張因密揭并他史臣不稱者改他官首揆楊石淙附會其說而推廣之上遂允行旣調汪府通判而中允楊維聰侍講崔桐等二十餘人俱易外吏以去京師十可笑中所云翰林个个都外調者是也蓋霍張俱起他曹故痛抑詞林至此楊丹徒自謂附張得計未幾亦爲張逐矣此玉堂一時厄運特假手於兩權臣耳

壬戌科罷選吉士

嘉靖自癸丑科選庶常之後丙辰己未二科不選至壬戌議定考館奉旨定期至日進士入試其有時名得徑

路者俱相追趂坐磨墨濡毫相顧談笑預慶華選而內閣擬題呈御覽久之未出忽傳御札下閣臣披視則於題之左御筆硃書四大字曰今年且罷於是一鬨而散其最負聲且先道地者數人至摧被羞恨旬日不敢見其同年云蓋先是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分宜首揆其儕類中有不咸者密奏於上遂臨事中輟世宗之神聖如此其年之七月分宜遂逐矣

鼎甲召試文

袁元峰少傅以次揆主嘉靖壬戌會試是年不選庶常惟一甲申少師時行王宮保錫爵及故少傅余有丁在

詞林而已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元諸醮章以至館中高文大册悉召三門生至私寓代爲屬草稍不當意輙厲色呵叱惡聲繼之余其同郡人也至詬之曰汝安得名有丁當呼爲余白丁其傲慢無禮至此有時當入西内直房供上筆札竟扃門而去亦不設酒饌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遂菜色而歸以此爲常王相國每爲余言之尚顰蹙不堪也袁所最當意者惟吳中王百穀山人以爲異材欲援之入誥勅房如談相張文憲故事可援以至卿貳會袁卒不果又有吳人王逢年者袁亦欲援之而逢年不堪其倨竟移書辭之曰閣下以時文博會元以青詞博宰相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竟叢釁歸袁大怒而無如之何

楊名編修

嘉靖壬辰楊編修芳洲（名）抗疏論汪鋐與郭勛等之欺罔上下之詔獄楊爲蜀之遂寧人汪遂指爲故相新都公之姪故爲之報仇擬大辟蓋爲己卸罪地且以媚首揆永嘉也會兵部侍郎黃敬齋（宗明）特疏救芳洲上怒并下之獄加以慘刑芳洲不爲改辭而敬齋語亦不屈上稍霽威楊戍瞿唐衛其年卽赦之令致仕黃出爲福建參政尋召入爲禮部侍郎與汪同爲卿貳蓋汪爲永嘉鳴吠不待言而當時議禮諸公自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黃敬齋熊兆原諸公皆表表自樹無肯掃舍人門者自是永嘉勢亦漸孤不二年再罷不復起矣

翰林散官

翰林官不論崇卑其稱郎稱大夫俱結銜於本官之下相沿既已久矣而亦不盡然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試讀卷官侍讀學士吳惠等俱先書奉直大夫次書學士及侍講江汝璧等先書承直郎亦如之至次榜戊戌科廷試則詞林散官又在本職之下矣至二十三年甲辰彌封官左春坊司直謝少南自係宮官其結銜只宜如各曹之例乃亦書承德郎於司直之下此又不可曉矣

詞林拜太宰

閣臣之專用詞林自嘉靖中葉始迄今恰六十年此誠偏枯不均之事今年二沈相公並去正擬爰立言官因有内外兼用之議其說眞不可易而旁觀者謂潛有所推戴故建此議未知確否惟太宰一官自來兼用内外祖宗朝所不論如世宗朝羅文莊（欽順）嚴文靖（訥）郭文簡（樸）俱以翰林掌銓曹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領吏部凡三年則又穆宗朝近事也何以禁史官不許拜近癸巳

年吏部尚書缺出首揆意屬羅宗伯（萬化）時趙定宇用賢以左宰學士署銓亦力任之雖欲復詞林領銓盛事亦從人望也給事中朱爵起而諍之謂破壞成例且指首揆趙蘭谿張新建私其同年并訾羅之品格首揆爲王太倉不勝忿恚極口詆給事朱雖謫去而羅終不得用矣給事所云成例竟不知此例成於何時蓋憤外吏之不得大拜故借此以鳴不平耳此等建白謂之存體面爭意氣則可若云愛惜人材通達國體則未必然

交際

詞林交際最簡其始入者合衙門自政府以下至史官

各送賀儀分金七分卽書名於書儀之上不具他柬其以奉差謁補入者具靑布一端爲禮此先人在館時事蓋沿襲先輩雅道想至今尚不變若他署則不及知矣先王大父從省中外遷山東僉事終養歸後入補官去國將二十年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却紗補任又其鄰郡分巡始終相歡無他蓋嚴雖黷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想當時習然不以爲異也二十年來卽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以他物如數侑之謂之八大八小不知始自何時而嘗之者反以爲俗套不肯盡

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購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補選擇至黃白酒鎗之屬剤瓶異名以避旁觀之目掩屬垣之耳如此惡俗將何底止

翰林應制

今上大婚以後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陽冬至必命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屬間出內府所藏書畫令之題咏或游宴節宣索進呈至講筵尤爲隆重宴賞之外間有橫賜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楷墨而禁臠法醞亦時時及門以後上朝講漸稀宸游亦簡遂今日而警蹕不聞聲天庖不排當歲時節序亦未聞命

一二文字進乙覽詞臣甘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雖享清閒之福而不蒙禁近之榮似亦不如當時寵遇也

翰林官先奏事

本朝朝儀凡早朝畢各衙門以次奏事待上親決或引大臣面議最後內閣輔臣職當承旨趨御前裁決然以衙門五品隔在大寮之後進退俱屬未便始命每遇午朝則翰林院先奏事遂爲成規所以重輔弼體也今午朝久不行奏事亦廢久矣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議請復午朝舊制不數日上忽閣內臣若遇午朝正此時否

因而楔傳內臣紛走鐘鼓畫鳴皇極門御座亦移正矣
一時侍從諸公奔趨入內踉蹌失度而上竟不出也又
國初早朝輔臣與司禮監內臣對立於寶座文皇晚年
以病健忘每命後官用事者立衮　後紀載問答聖語
輔臣金幼孜等始避立丹陛之下至成化間而仍移立
於上然在今日則常朝禮訖俱退步宮門即班序上下
不深辨可矣又記注起居古有郎有舍人兩官唐宋以
來俱立螭坳親聞天語國朝無此官至今上始創設以
詞臣帶管每視朝亦令同科臣侍立今仍在本班行禮
未嘗別侍燕閒所謂起居注不過講筵隨班侍文華殿

退而節錄各衙門章疏及所奉聖旨而已與起居兩字
毫無涉也蓋國朝既以史官為宰相又不以史職責成
史官非一日矣

庶常授官

丁丑館選先人為選首故事留補本局不必言時沔陽
費似隺尚伊年少有雋聲且屢考前列當留無疑己卯
散館前閣試江陵相出廿一論題為李綱不私其鄉人衆
相顧失色知費不得為史官矣已而散館費果出為給
事中於是次輔蒲阪之鄉人張元冲養蒙授給事李順
衡植授御史三輔吳門之鄉人張愼吾鼎思萬涵臺象
春史念橋孟麟俱授給事無敢留者矣是科江陵次子
為榜眼不曾引嫌獨於鄉人示公何也費尋外補僉事
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居家後起饒州府之推官竟不起
○按是科自史官科道外授部屬者二人循故事也癸
未科亦然自丙戌至今遂無科不選散館日竟無一人
為郎署凡八科矣豈諸庶常薄視列宿耶抑握化爐者
加意桃李也典制久廢必有起而正之者嘉靖間惟乙
丑散館無郎署以前三科不選館故特優之戊辰則又
遵故事矣

吉士散館

近來臺省雄劇覓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踴望
留其輿皂則計日以盱言路惟恐為史官之隸人此輩
就中又以烏府為第一鬪其賽願時入臺則用羊豕入
垣則用雞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今年值
甲辰諸君散館有闚窺於吏部門者見諸隸互相詢答
一人問汝主拜何官振聲應曰御史又問一人徐對以
給事最後問一人垂首半日不應苦詰之第長吁照舊
二字而已適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顏色甚慘沮因語
以吏部所見亦一為啟齒

丁未閣中詞林之盛

向來閣中無大拜者惟永樂間楊文敏入閣雖不由翰林此後二百年絕響矣今上丁未科會試大主考二人爲楊荊巖道賓黃葵菴汝良俱以禮右侍兼讀學入場而李九我廷機以禮左侍兼讀學署部爲知貢舉官俱福建晉江人也南宮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此明興所未有三月廷試則張瑞圖爲探花五月考館則林欲楫楊道寅爲庶吉士又皆晉江人至六月而李陞尚書福清葉從南少宰陞禮尚書同月大拜益人閩之盛際極矣是科經房同考官檢討黃國鼎亦晉江人至己酉散館林楊二吉士俱留爲史官今皆顯重矣

戊辰詞林大拜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倉請告趙蘭谿代爲政時張新建爲次輔而陳南充沈四明繼之同事凡四人皆戊辰詞館中人也本朝至今從無此盛四公在閣凡三年而南充卒於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譴歸趙沈二公並列又四年趙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歸德始入仍爲乙丑科益戊辰諸公在政地者幾十年更無別籍中人尤稱盛事況前此則王山陰後此則朱山陰于東阿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從來未有○甲午之春首揆趙以鼎甲起家而會試第二名張爲次揆三名陸爲三揆四名沈爲四揆依序排遞不差一名尤奇是科戊辰一甲狀元羅康洲榜眼黃廷儀俱正位禮卿探花趙儕陽爲元輔且俱得謚亦可亞壬戌之盛

四六

四六雖駢偶餘習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今取宋人所構讀之其組織之工引用之巧令人擊節起舞本朝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惟世宗奉元一時撰文諸大臣竭精力爲之如嚴分宜徐華亭李餘姚召募海內名士幾遍爭新鬬巧幾三十年其中豈少抽秘騁妍可垂後世者惜乎鼎成以後槩諱不言然戊辰庶常諸君尚

沿餘習以故陳玉壘王對南于穀峰輩猶以四六擅名此後遂絕響矣又嘉靖間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總制南方每報捷獻瑞輒爲四六表以博天顏一啟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內臣錄爲一冊以故東南才士縉紳則田汝成茅坤輩諸生則徐渭等咸集幕下不減羅隱之於錢鏐此露布中云彷彿祿山之强不減宋江之勇蓋取山以對江幾笑破士人之口有友人云何不取徐海之强以配宋江耶海即徐明山胡總制所擒日本酋首也雖係戲

言實是確對○袁文榮撰元文每命壬戌門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時不給其拜相以此盡瘁亦以此

黃愼軒之逐

黃愼軒輝以宮僚在京時素心好道與陶石簣甞結淨社佛一時高明士人多趨之而側目者亦漸衆尤爲當途所深嫉壬寅之春禮科都給事張誠宇問達耑疏劾李卓吾其末段云近來縉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禪敎者蓋暗攻黃愼軒及陶石簣諸君也不十日而禮卿馮琢庵琦之疏繼之大抵如張都諫之言上下旨云覽卿等奏深於世敎有裨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尙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以儒術並進以惑人心蓋又專指黃暉逐之速去矣時康御史丕揚亦有疏與馮疏同日上則畢參達觀及朝上附會之非二疏同時塤篪相和張康承首揆風旨不必言馮宗伯非附四明者特好尙與黃偶異耳黃卽移疾請急歸再召遂不復出與陶石簣俱不失學道本相

詞林前後輩

詞林極重行輩卽前一科者見必屛氣鞠躬不敢多出一語或苦其太拘憶往年先人爲史官今晉江李九我宗伯入館後二科而居址最近臭味亦最洽先入或得一鮮物卽邀與同酌或折柬移之李有一味亦然毫無町畦也近日格套愈嚴前後輩幾同師弟而實情轉薄相傾相軋甚或嗾人顯彈隱刺以自爲速化地欲如廿年前忘形相與安可再得

四品金扇

故事京朝官詞林坊局五品卽得用大金扇遮馬其他須三品乘轎始用之故太僕光祿皆得金扇左右僉都雖雄貴以尙四品張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以後僉都忽自製金扇每出皆屬日訝之逾年則左右通政與大理左少卿亦用之蓋以同爲四品大九卿也言官禮官無敢糾正之者習見旣久今且以爲固然矣

翰苑設敎坊

敎坊司專備大內承應其在外庭維宴外夷朝貢使臣命文武大臣陪宴乃用之蓋沿唐鴻臚寺宋班荆館故事所以柔服遠人本殊典也又賜進士恩榮宴亦用之則聖朝加重制科非他途可望其他臣僚雖至貴倨如首輔考滿特恩賜宴始用之惟翰林官到任命敎坊官俳供役亦玉堂一佳話也猶記丙戌諸吉士入館余隨先人同官入觀時正承平盛時禮數極盛今二十年矣

按宋世學士赴院開封府點集優伶供應至用女妓況本朝止役樂工以供詞臣非過也若唐世學士上翰林乃作弄獼猴戲則怪矣

侍從官

宋朝兩府執政而下最貴近者名侍從自六部尙書襍學士以至龍圖等閣待制是也以執政造膝之後卽召入諷議故又名次對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俱要劇尙不在此數若翰林學士則日直禁中固不必言矣或遇有大事大賚則出旨必有侍從及中丞兩省兩制云云葢皆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小從官

之別若右列必至觀察使以上始得比侍從其重如此本朝不列次對之名葢六卿事柄雄重臺長亦西漢亞相之職也同宋之執政而學士惟翰林及春坊有之春坊大學士已久不除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僅爲翰林大老兼官若待制則本朝固不曾設也以故筮仕得入吏局與外吏入諫垣皆以侍從自居人亦不允其僭殊失次對之義矣竊謂部之貳卿臺之兩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長及其佐之四品者詞林詹事少詹光學祭酒太常等小九卿三品者宜命爲大從官大理左右丞通政二參議翰林之講讀學士坊局之五品以及太常等小九卿之貳登四品者宜爲次從官以上俱得從閣臣部堂臺長之後論思於別殿卽經筵日講俱於其中選用其積資稱上意者不時超拜揆地則內既無詞臣觖覬大拜之嫌外亦杜庶寮巧圖爰立之望似與孝宗朝劉大夏戴珊等面議條旨故事相合宋制雖不足法然因以裨益聖政陶鑄相材亦或有補云

宮寮超贈

仁宗初卽位故宮寮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仁宗親爲文以祭又追贈左春坊右贊善兼編修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謚

文靖徐字好古浙之天台人起歲貢爲桂陽州學正遷國子博士以至今官凡考鄉試者一會試者二此猶國初時有之事獨贊善從六品超九階而贈宮保且得謚賜祠儲君親灑翰祭之寔爲本朝所未有王名璲以字行吳之長洲人起鄉舉爲應天訓導進翰林五經博士再進贊善兼檢討坐事謫戍時侍仁宗東宮命特宥之降爲典籍又復故官後以應制作神龜賦名第一時人忌之搆其罪又下獄死至是贈祭諸恩俱備葢以從六品超七階而贈正三品亦得謚其卹稍亞於善述云葢當時禮重儒臣如此○又宣德元年翰林侍講承直郎

王璡卒王字汝嘉蘇之長洲人永樂間舉明經由訓導歷前官嘗爲永樂大典副總裁主應天廣西廣東鄉試各一同考禮部會試者三洪熙初建宏文閣與翰林學士楊溥等四人入直葢亦內閣輔臣也而典故俱不載汝嘉歿之日殿閣大學士以下咸走哭二公與楊東里同官誌銘俱出其手其敍置最詳確汝嘉汝玉葢從兄弟也二王俱不由甲榜而遭逢如此可謂遇矣

從龍外遷

歷朝從龍舊臣俱峻擢臺閣惟宣宗登極恩最爲涼薄如春坊中允林長懋者至轉廣東鬱林知州弇州書之

以爲不可解余攷長懋永樂十八年以編修侍皇太孫讀書洪熙初轉中允是爲宮臣且六年矣仁宗崩問至從臣扈從太子赴京而長懋辭以不便鞍馬自以舟行比至則宣宗已登極故有是遷葢上尙優容不加罪也乃訟言宮僚遷擢同異不平且以二弟一爲部屬一爲監生母老路遙願改降繁難京職上怒下錦衣獄終宣德一朝不釋至英廟登極始赦出令之故官遂卒於任然則長懋免於誅殛亦幸矣時宮寮中有司直郎張景頁者轉四川順慶通判則不得其解矣

坊局

近年詞林遷轉俱以坊局爲重若從本衙門遷轉則快快見辭色葢因講讀俱爲翰林屬官而修撰以下俱史官不得與掭地請客禮也以故今上己卯應天主試先中允而後侍讀以至高啟愚出題有勸進之疑不知祖宗朝殊不然如永樂二年李繼鼎以禮部儀制郎中兼右贊善猶曰外僚也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統戊辰鼎甲編修至壬申已轉贊善天順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閣辦事益轉宮寮已六年仍還本衙門且兩官俱從六品其重詞館如此其他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又不勝紀矣

宮僚兼官之異

世宗朝用人入詞林多不次而兼職亦異如夏文愍以翰林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此特恩不必言其他尋常兼官如嘉靖二十年廷試讀卷官張治直拜翰林光學士則不當帶他職而兼右諭德提調官孫承恩以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是矣又帶少詹事掌卷官左副都御史胡守中本憲職也而兼詹事府丞葢皆以宮官爲重也又是年彌封官通政參議兼禮科都給事李鳳來掭之祖制是以堂官兼屬吏也尤奇〇永樂間楊士奇金幼孜輩亦嘗以光學兼官寮是時仁宗在東宮特

重其選後館中久次者亦轉官臣然不復以大寮兼宮
世宗初立莊敬太子每事倣祖宗行之故宮官較前朝
特異末年亦漸不然乃宮寮自此日重昔成化初黎淳
以英宗實錄成陞庶子力辭願轉本衙門應得之官其
時猶未以坊局為榮也今惟以早離史局為幸矣○正
統八年胡儼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
事卒於官景泰間以修通志成閣臣商輅由兵部左侍
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尤奇

詞林知制誥

宋朝分內外兩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之本朝

獨歸其任於翰林正統初年特置學士一人司其事其
後廢不復設至宏治七年始簡命倘書或侍郎一人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耑典誥勅需次大拜為輔臣以故詞
林中亦呼為閣老其不得入相者十不一二人也至嘉
靖二十四年而廢之但用講讀編檢諸史臣四五員分
掌以至於今蓋相嵩新居首揆惡知制誥大臣之逼故
設計去之自史臣分領以來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
盛一日以逮數年來如陶周望董元宰黃平倩湯嘉賓
諸太史咸命代才名鼓其餘勇騈麗詳縟殫巧窮工幾
奪宋人四六之席然揆之綸綍之體或稍未然○或云

大僚司誥勅廢不設始於張永嘉柄政時是不然

王師竹宮庶

信陽王師竹祖嫡宮庶與先人最相善且不拘詞林前
後輩俗體博洽虛心過從甚密其為庶常時值同館有
以微嫌詈吏部吏者時蒲坂楊襄毅溥為太宰聞之大
怒懟之江陵相公蓋以俱江陵所取辛未榜中人也江
陵素嚴重蒲坂議欲盡斥諸吉士為外寮如張永嘉世
宗朝丙戌己丑故事館司同州馬文莊爭之弗能得諸
吉士各絮語自明求免王獨奮然起願以身獨承之且
謂庶常辱掾吏亦何罪可問江陵憚其詞直怒亦解授

官史局以復建文帝號為請且云景皇帝位號久復而
英宗實錄中猶書郕戾王附名實並舛亦宜改正今上
稱善英錄中故稱遂釐為景帝而建文之號則暫已蓋
以事體大難驟舉行而識者固韙其議矣尋轉宮洗會
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聖太后拜金綺佛像諸密賜
心不自安恐人議其以他途求速化也尋遷庶子即以
病請急歸時正冀其復出而僅以下壽歿然晚年耳稍
聵似亦難以登綸扉云其家世為右列有子延世官參
將亦能文○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掾也在癸酉之秋去
散館止旬月耳時吉士宋儒者素與吉士熊登樸有卩

語乃譖之江陵謂毆吏止熊一人江陵信之比散館宋授禮部主事熊授兵部主事葢有意抑之熊有才名館試亦屢前列遠非宋比卽不留亦當掖垣而得此官乃諸吉士之殿也意亦不無憤憤出怨望語宋僞者因增飾之又以譖於江陵謂登楼已具疏將劾蒲坂并及吾師相矣江陵怒且恐亟語蒲坂參之蒲坂與登楼父名過號南沙者相善同年也不便舉事乃囑之熊堂官大司馬譚二華綸參之坐降調外任稍有言其冤者江陵乃召熊宋二生面質始知盡出宋揑造宋亦遂遠貶時去二人授官匝月耳因思蒲坂江陵二老俱一時高才巨公何至爲一刻木而修怨於吉士三十人既用王太史一言而中寢可謂能補過矣又因宋儒讒說致熊登楼兩遭蜮射無端左官人謂江陵英察玆事則太憒憒云○熊登楼號陸海從謫稍進爲常德府通判其地故江陵楚旁郡也以公差入京謁江陵江陵留之坐溫語慰勞之曰足下今漸進可喜努力修職峻擢不難我詞林衙門痛癢相關我此語亦出痛腸也熊徐起曰只恐老師未必痛耳記得醫書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請以二語驗之江陵爲大笑歡劇而罷熊後晉學使者歸其父亦己丑庶常以永嘉不㦸亦僅授主事尤爲異云

野獲編卷十終

野獲編卷十一目錄

吏部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洪武間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爲極異然此時官制未定也正德初屠滽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嘉靖中熊浹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俱專領憲事李承勛王廷相等俱領團營不預部事也惟嘉靖九年汪鋐以右都理戎政未幾改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至十一年又以太子

太保改吏部尚書又加少保兼兵部尚書蓋以御史大夫帶本品二次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馬者一次皆身綰二綬各領事寄極古今權任之重一身當之且其人狙險貪狠古今所少何以當此異寵其他以兵部尚書領左右都者如毛伯溫等以南兵書領者如王守仁等以別部領者如刑書洪鍾等俱以用兵帶憲銜非正兼也自國初至嘉靖太宰爲他官者不論隆慶以後爲楊襄毅博嚴恭肅淸揚在兵部不踰月卽還吏部今上丁亥嚴以本官召掌兵部未至而卒于家今上戊辰陳恭介有年以吏部尚書予告歸五年矣忽以南右都御史召之時陳已先沒不及聞新命然自來無北太宰得南臺長者或謂內閣有意抑之按諸公皆一時名碩用之多不盡其材而稔惡不悛如汪鋐者乃持權久任如此則永嘉張相始終爲之輿主也

借官出使

宋朝使北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疆以示重我朝景泰初以英宗北狩遣使候問亦有超等借用然國初已有之洪熙元年宣宗卽位遣行在鴻臚寺丞焦循攝禮部侍郎鳴贊盧進攝鴻臚少卿頒登極詔于朝鮮上復以朝鮮世修職貢簡用爾等爲言且命以禮自持其懷遠

人較諸國特厚今使高麗者例以翰林或給事爲正行人爲副不復借官但賜一品服以往復命繳還最爲得體其後使琉球國亦然○使朝鮮者類拜命卽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爲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留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閩中腰玉被麟用八人肩輿多設中軍旗鼓等官其尊與撫臣無異議者以爲非體又近年日本關白舉兵廷遣行人司憲者慰諭朝鮮司君甫被命卽于都下緋玉騎馬拜客傾國竊笑之使還未幾爲遼撫所訐以墨敗

科道陞州府

宏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覆給事中林廷玉奏中有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給事中盧瑀陞湖廣長沙府通判給事中秦昇陞四川廣安州同知給事中童杭陞湖廣興國州同知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蕭顯陞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陞四川夔州府通判俱先年陞用官員要依上登極恩詔一體擢用此諸官他日敭歷陞沉俱不可致但憲宗末年臺省陞擢尚得冗散外僚如此今或以三品大參而出尚裂眦攘臂如不欲生何也○永樂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陞交阯南靈州知州至宣德七年壬子內擢右諭德則此時官制未

定耳又天順五年工科給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滿陞廣西平樂府同知鼎即故大學士鼐弟正統戊辰科庶吉士又成化七年戶部左給事中李森陞懷慶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給事中張鐸陞漢陽府通判成化[illegible]年御史汪奎陞夔州府通判則又皆憲宗朝事也

傳奉官之濫

傳奉官莫盛于成化間蓋李孜省等爲之至孝宗而釐革盡矣然宏治十年淸寧宮災給事中涂旦等奏爛火傳陞者程通等十三人建醮秀亭陞者康表等三十餘人其他李廣傳陞匠官六十六人冠帶人匠百三十八人幾與成化間相埒此猶李廣用事時耳至十四年吏部兵部奏近年傳奉文職至八百九十餘人武職二百八十餘人視李廣亂政時又數倍蓋中官親戚居其大半此又憲宗朝所無矣

方伯致政加銜

外吏以布政使爲極其久任不得內遷往往以滯淹乞身亦有淡于宦情自保末路者往時多晉京秩以寵其行如光祿太僕卿之屬在朝廷已爲殊典矣惟宏治十五年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上以其方曾薦大用勇于辭榮加右副都御史致仕仍命馳驛以歸至正德

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符乞休上以其生平無過恬退可嘉亦加右副都御史致仕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使林茂達覲歲乞休上以其有風望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請然而不得乘傳矣此後方伯以禮允歸尙量移淸卿近日四維稍裂其引退者類知吏議將及藏拙居多卽小京堂絕響矣何論中丞

堂官笞屬官

祖制堂官得笞其屬然久不舉行惟嘉靖間吏部尚書汪鋐以事怒其屬員外郎莊一俊笞二十論謫之外汪怙上寵恣胷臆當時已訝之其前則有余祖母之祖臨

江守錢東畬公撻其屬一知縣亦被糾以調任歸五十餘年遂不聞此事海剛峯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櫈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爲未有怪事然終設而不用其意亦欲姑示威稜以厲臺綱耳又上疏請懲貪官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時情尤恨之御史梅鵾祚因劾瑞導上法外淫刑得旨亦云瑞偶失言仍留供職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類是也弇州評海忠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似亦定論

九卿揖司屬

故事吏部體最尊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凡大九卿以考滿及公事至者先赴部見三堂畢卽赴功司揖司官向外答禮不少讓吏部司官有公事至都察院者亦報名庭參一如各御史見吏部堂官禮行之已久至嘉靖末年郎中張濂始不報名郎中陸光祖始不庭參至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不能平揭示司務廳命復舊規時値郎中盧㫤當考滿乃先詣永明私宅約必免報名庭參不然卽止不來謁永明忿甚上疏直訐之㫤亦上疏自辨上下其事于禮部禮科于是禮部尙書高儀等議當如永明言復舊規于是吏部司屬見都察院一如見本部之禮而九卿亦不復往四司門揖其閣部大臣考滿應投供狀者只于吏部後堂見三堂後揖問孰爲功郎因手付以狀并不詣功司矣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淸滇人也本籍嘉興縣人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逋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嚴其名則刻木

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輿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益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余心訝其不宏然氷蘖之操目中無兩正位統均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之不如也

致仕

唐宋士人以致仕爲榮如白香山見之歌詠以誌慶幸宋陸務觀亦受人賀禮詩集可考蓋不特臣子以爲幸事卽主上亦優禮之故唐令致仕官朝參俱居本班之

上宋時致仕俱給半俸今則不然乃至內外考察以致仕處年老及有疾者而被論之善去者與得罪之稍輕者俱云着致仕去于是林下之人以致仕爲恥矣猶憶孫簡肅燧生前以刑部尚書請告後以工部尚書起用孫辭不赴屢疏始允得旨加褒語以原官致仕身後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因于銜上入致仕二字其家入石時抹去之大父屢以古道規之不從孫有子六人一任子一甲科一乙科而所見乃爾眞習俗之移人也

監生選正官

本朝監生本重至景泰時許納馬而漸輕然至正嘉間

尚選教職及知州知縣等官以錢虜白丁得專民社所至貪暴不作進步想雖吏議旋及而民不聊生矣至隆慶間高新鄭以首揆掌銓始議禁革其雙月考中第一者亦僅得州同知州判官一時仕路爲之稍清近年准貢事起初猶以實廩十年科舉三次者加納既而甫補廩未科舉者亦濫觴矣久之而增附亦以居閒提學批廩納矣近日則胥吏市儈亦藉手津要竟批廩生入貲稱准貢旋以錢神選府判而出儼然與二千石稱僚友濫倒至此令人切齒使新鄭公在事必奮臂剗除立盡矣○新鄭掌選奏驛閘壩等官無錢穀事寄俱得選本省以免遠宦之苦奉旨遵行至今便之止教官得選本省余自幼聞于大父云是張永嘉奏准行者近日有大老亦歸于新鄭所建白則大不然

太宰揖吏科

太宰體尊卽輔臣考滿亦必赴部聽考核供狀而考功司引奏于御前亦必隨功郎之後此舊例也惟遇朔望則太宰親赴吏科畫名亦累朝所行故事其後改以侍郎代之近并侍郎亦不行惟太宰以一名帖遣吏說知而已此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聞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遂罷不行高權傾中外無人敢抗之者若五部則遵往

例赴各科畫本不敢異也萬歷辛卯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新任特疏欲復舊規時太宰陸莊簡光祖素以骯髒見稱竟置不復後人無復敢議及矣○聞部堂之至各科科臣垂簾居內部臣向內揖科臣簾內答之畫本畢再揖而行兩人不相面也統均之地折腰于七品小臣似褻威重竊以爲不赴亦可

陸沈兩公

吾鄉陸五臺太宰初以少宰北上時沈繼山司馬從戍所起璽丞同舟詣闕兩人權若兄弟陸一日問沈曰公拚命請劍其不畏死明矣亦他有所畏乎沈云自幼惡

閫火砲聲他日雍容曹署則可恐邊塞戎馬之場不能
踐耳陸頌之後沈以冏卿憂居陸晉掌銓用沈爲勛卿
旋拜秦撫至之三日而劉啍反書聞卽被命移鎭協討
無日不在矢石砲鼓中益陸憶前語有意調之也司馬
爲予言輒絕倒

鄭蔣翁壻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
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
隸安肅縣人與粤西相去萬里聞者駭歎或云蔣方秉
銓鄭謀出鎭爲勢所脅取然亦醜矣前于此則有徐太

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家孫
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
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
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
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
官至光祿卿有壻舒洪志爲尙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
丙戌一甲第三人鄭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
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郞次子爲緹帥在京邸亦不
通聘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內閣中書外補

新鄭再起以首揆兼冢宰有內閣誥勅房辦中書事序
班十人久次當遷新鄭置不省益華亭所收意憎之也
十人者齊訴于朝房且以直滿故事請新鄭呵曰若輩
有何勞對曰勞苦已三滿考且索米長安冀增薄祿餬
口耳新鄭乾笑曰果爾耶吾卽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佚
儒之羨俱喜謝而退卽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對品調
外爲邊遠大使無一人能赴者皆慟哭歸中一夏姓者
予及識之新鄭秉重柄任情非一此特其最小者然已
足失人心矣

憲臣改學官

永樂乙未科榜眼李貞探花陳景著俱福建人俱以九
年考滿乞就養一得高州府教授一得福州府教授俱
終其官已爲異事然猶七品官也宏治元年有雲南按
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
家貧難供朝夕乞授本處或附近教授以便養母詔許
之淮除常州府教授親終仍除僉事是以五品方面憲
臣而左官至從九品冗職矣淮抵任未幾母死歸以過
哀病卒竟不得還本職淮不知何許人料必生蘇松嘉
湖閒也○又弇州異典述云有錢塘王羽以太常少卿
請便養亦得杭州府教授又正德五年御史陳茂烈福

建興化人以母老乞歸不能自存吏部爲改本省臨清教諭則異典未之及

任子爲郎署

自宏正以後大僚任子拜各衙門幕職得遍陞宗人府五都督經歷若官及經歷則五品竟陞知府矣葢以郎官應列宿不欲輕畀也穆廟高文襄以首揆掌銓建議以爲知府四品方面官大臣子弟既可以執袴得之豈有反不堪郎署之理且宗人五府經歷兩京止十二人缺少人多銓法壅滯宜一切疏通除吏禮兵外餘三部俱得遷轉待俸滿陞知府如故事得旨允行時高勢張

甚言路莫敢忤大僚亦有相左者以其利已之子弟亦唯唯贊成遂相沿以至於今然皆從都事太僕丞轉副郎又有太僕丞轉五府經歷始得員外從未有直拜主事者以主事爲二甲初授官及外長吏與甲科爲六館者優轉之缺故靳之也近已有破例者恐將來亦遂爲故事矣。今冑君在仕途多求速化甚而有訴詈選郎者銓地以忌器優容之然以余所見如常熟一邑得二人焉一爲瞿洞觀汝稷冏卿故宗伯文懿公長君文采品格冠晃一時初授詹事府錄事凡十餘年而始得部郎積資以至出守時許文穆王文肅在政府俱文懿公所錄元魁也今日則有趙元度琦美寺丞故少宰文毅公長子抗直有父風且博洽一時少儷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今已十五年始進太僕寺丞視曹郎如登天也瞿與先人厚善予亦識其儀貌趙則余蠹魚友也二君子故不可恒格論○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寶司丞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爲主事又九年爲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畧與璽卿等諸胄君若之反羨京幕郎署之遷早得金緋膺龔黃之寄然以祖宗成例莫敢爲遷就他徙者近年則殷洗心盤故歷下相文

公長子也居秘書年久獨櫕上疏願得外陞三部郎官即二三品任子事例奉旨允行殷首出爲戶部郎庭以正郎出理宣府糧儲此後薇垣諸冑君無復有厭承明者矣

吏部堂屬

吏部雖榮貴而並列六曹其堂屬體貌故無差别而實有大不同者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說堂試卿及同司官俱得商搉吏部則不然遇陞遷用人選君獨至太宰火房面決可否其門擬皆選郎手自啓閉即欵語移日無一人敢窺至疏上而兩侍郎尚不聞同司員外主事

亦不敢問此猶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堂屬大小最嚴凡見于私宅僅送之門而止惟吏部則送其司官上馬方別予初見之大駭比詢之則此事相傳已久統均之地先自炎涼何以責人奔競要地耶唯國子監則祭酒司業投帖于其屬各廳各堂俱稱寅即去爲卿相而屬吏爲冗散亦僚亦稱舊寅生終身不易蓋師儒重地非他曹傳舍可比此都最爲雅道與銓司冷煖迥別矣。近日馮琢菴宗伯琦爲左右少宰幾三年與延津李對泉戴相終始李太宰無事不與謀至有行而爲馮中止者緊要章疏俱少宰手筆太宰不更一字本科司

官亦不敢有違言蓋李爲馮尊人仰芹子履同年而琢菴方負中外重望以故折節尊信而倣規爲之一變矣此後則恐未必然辛丑外計有欲中李本乎寇使者賴馮救止而吏科王斗溟士昌用拾遺糾之馮又力持得薄謫初過堂時李之屬吏遂昌知縣湯顯祖議斥李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幾于墮淚不知身亦在吏議中矣湯爲前吏科都給事項東鰲應祥所切齒項故遂昌鄉紳時正聽補入京故禍不可解而李馮二公一片憐才至意眞令人可敬可悲

吏部見客

吏部選君雖握重權其位不過郎吏耳今乃于朝房見客與揆地同一尊嚴而言路諸公亦俯首俟之須其一面即竟日不敢告疲或退有後言而再謁則仍坐以待矣至于不攜眷屬竟住選司則始于近年倪選君禺同斯蕙尤爲無謂既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自應博采衆論前輩如嚴文靖之爲太宰陸莊簡之爲選郎私宅皆無日不通賓客未聞有譏評之者況要津之嫌挾簠簋之潛通豈朝房公署所能絕耶其後抨擊所及亦不因此衰止也

吏部三堂俱浙人

今上壬辰孫立峯鑨拜吏部尚書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也左侍郎羅康洲萬化則浙江紹興府會稽人右侍郎陳心穀有年則又浙江紹興之餘姚人一時同領銓柄最爲我浙盛事未幾孫去位而陳即以南冢宰改北繼之尤爲奇特然孫之前又我郡平湖之陸五臺光祖亦浙人也此後不可得矣

司農署銓

今上丙申丁酉間太宰孫富平去位以戶部尚書楊本菴俊民署吏部事幾一年然未嘗主內外計也至癸丑之冬太宰李延津去位以戶部尚書趙南渚世卿署吏

部止半年然司甲辰外察矣時論皆議二公爲政府腹心故有此舉然而世宗朝已有之嘉靖十八年己亥大計上命戶部尚書梁端肅材司其事凡斥謫數百人時靈寶許文簡讚爲冢卿未嘗辭印梁亦未嘗署部特出聖意簡注耳又是年刑部有大獄數事則又命梁署印讞治事竣而後還印至次年梁遂奪官歸世宗恩威不可測如此○楊趙二司農署銓稍久餘一二月者不紀若宣德初年戶部尚書師逵署吏部者二年則官制未定也

璽丞改吏部

尚寶司丞雖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輔任子初授而以時望自他曹遷者爲清華之選步趨公輔間亦有轉落臬以出者然從無改郎署之理則以體統懸絶也唯嘉靖末年北直隸人穆文熙以璽丞調吏部郎訝爲怪事今上癸巳則福建蔣時馨繼之然而穆以計典外謫蔣爲文選正郎被劾削籍兩人皆不復振固不如安于符臺坐致榮膴何苦而求啓事之榮也薄冷局而獵要地者可以思矣蔣之前又有唐伯元者亦以尚寶丞改吏部爲選郎亦不得遷而歸林下至今未起唐之前又有璽丞陳于陛亦改吏部副郎馴至大用則僅見者

掣籤授官

吏部掣籤之法始自邇年孫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孫以夙望起與新建張相尋端相攻慮銓政鼠穴難塞爲張所持乃建此議盡諉其責于枯竹初行時主者既以權衡弛擔幸謝揣摩得者亦以義命自安稍減怨讟亦便計也然其時有一陝西老明經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震慄求免富平公大怒謂若敢以鄉曲私情首撓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抆淚而出比抵任則首郡刑官百責所萃果不克展布撫按爲題一浙東甲科互相更調富平必知其故佯不悟而允之此後則記認

分別陽則曰南北有分遠近有分原籍有分各爲一筒遇無徑竇者任其自取而陰匿其佳者以待後來其授絶域瘴鄉之人涕泣哀訴筒已他授矣初猶同胥吏輩共作此伎倆耳至其後也選司官每遇大選前二三日輒扃其火房手自粘帖地方暗標高下以至籤之長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隱謎書辦輩亦不得與聞名曰做籤公然告人不以爲諱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矣其或先有成約而授受偶誤者則一換二換三換必得所欲而止他有欲言則叱詈扶出矣曰統曰均如斯而已乎

吏兵二部大選

凡雙月吏部大選則吏部堂官率選司官入內銓除吏科都給事中同入看打選官印子掛榜登簿以待總繳入內雖大權不得干預亦寓監制微意焉是日例賜酒飯於內則吏部尚書上坐都給事下席此在掖垣之體已自尊重至今上辛卯鍾給事羽正拜吏科都上疏爭之謂故事都諫與冢宰俱上座自近年吏科臣陳三謨諂媚要津自貶下席且以兵部選官兵科與大司馬並列爲証力請改正其事迄不行今下座如故也按太宰表率百僚自非他曹可比即吏兵體例不同不爲無說

先朝當久有定制未必三謨之罪此說未知何據在事者夙大老亦不一爲折衷何也○吏部大選加午飯一頓兵部則無之其體已自不同

鄉吏部

往時銓屬俱由太宰自擇自張新建爲政始令各省大僚各舉其鄉人以分太宰之權于是鄉先達多以愛憎行其意一缺出至薦六七人甲可乙否惟望重地尊者所舉始登啓事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采顧者凡數人嘉興賀伯闇燦然其一也賀先爲諸生時有盛名適丁艱同一偕計者入都時朱少宰方髫年在京願學執贄而賀不屑受朱尋聯捷爲鼎元循至卿貳是年適以禮部左侍郎署部事賀巳登乙未第爲行人矣向來投刺春曹例應稱門下晚生而賀自以同里前輩不肯遵舊例朱頗有後言賀聞而作長書詈之二公遂絕交賀至是憂㨗無計謂朱必下石厄之而同里有醫孫姓者游二公之門甚昵賀問計於孫孫曰是不難我力能得之乃往說朱謂賀之開罪於公都下莫不聞今公能沮其銓曹未必能收沮其臺瑣與其樹以爲敵不如收以爲援朱大然之遂力薦之時朱方有相望同鄉亦隨聲稱許而賀立改銓曹時咸多朱之恕云次年壬寅南直江

南吏部缺出時兵曹王淡生士騏最有名當得之其同府則兵部郎張其廉與崇德令陳允堅亦在伯仲間而陳尤爲時賢所推轂王乃遍約江南諸大老及各曹大僚以至科道無不以王登薦於是吏部竟以單名上疏無一人陪者亦近例行後未有之事也陳在官聞王命下推案一噓而殁張僅得調禮部亦引疾歸殁於家蓋一時推銓司不復由太宰惟畫諾聽命而已至於巡撫缺出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近年覲後廣西適缺巡撫時左轄入覲尚在都下於是吏部彙薦舉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轄也京師遂謠曰廣西撫院京省京絹

間者捧腹邇來始漸變亦體勢之不得不變也

選科道

成宏之間進士避外官者多營求三法司觀政久之名日理刑三年後堂官以刑名精熟上聞即授御史即監生歷事久者亦得之蓋此時擇各衙門觀政尙未限定常規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然而必先授試職或踰年再考不稱則又調別衙門嗣後漸不然矣至給事中之選則專取姿貌雄偉以故成化初編修張元禎建議六科不必拘體貌長大當以器識學問文章爲主而時論不從其說蓋以近侍官兼主對揚必用體貌長而語

言確者以爲壯觀故當時爲之語曰選科不用選文章只要生來鬍胖長然亦聽吏部試文以爲去取蓋本唐人身言書判之法以身爲第一義亦其遺意也今之考選發訪單于大僚及四衙門以揄揚多少爲殿最即太宰亦不能專其柄矣何以尙名考選

科道俸滿外轉

正嘉以後都給事之外轉必陞參政固矣又論序不論俸即拜都科僅一日亦得三品唯西臺則不然非轉京堂止得副使雖滿九年亦然蓋國初御史三考無過僅陞主事也頃丁酉年違中丞 標 爲御史亦滿九載杜門戲謂人曰若陞我吏部主政我即立起赴任矣蓋尙以故事解嘲近年臺班壅滯積俸有十年以外者于是應朝卿以首俸應外遷特陞參政遂爲御史得三品破天荒之始矣至若邇年都諫出爲大參者若之如赴坑塹即戶科姚養谷 文蔚 序次久應外補甲辰年亦曾上疏求外奉旨以謙退褒之然屢推參政不下至丁未年十月因御史丸年俸滿盡陞京卿姚又自請致仕而疏中又云科俸久已逾期但不敢通考丸年暗藏留內之意上命留陞京堂其時梁惺田 有年 蕭九生 近高 俱以都科應轉而以姚故見壓遂先後俱自乞大參以去姚遂

得擬南太僕少卿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說者因謂文蔚避外營內大不直之署部少宰楊時喬疏所云智盡能索而後得者指姚也時姚科資已十五年實俸亦十二矣梁蕭俱乙未吉士姚又先一科庶常而推敲內外屢致紛紜其時科臣俱有█言詞臣亦以薄于舊僚不免腹誹辛亥內計姚竟坐斥其得京堂僅閱歲耳亦何利之有○隆慶中吏科都給事韓楫亦請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品雖不同職業則一請得通考上是之著爲令時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韓其心腹門人也故敢破壞祖制如此未幾二人敗此例亦廢○近自癸丑以後六

科會議歲出一人以存例轉舊規恭公論其棄者當之乙卯年兵科都張翼眞國儒出爲參政其都諫俸亦已考滿又叙勞績本不當外轉特以品望見擯非復一內一外之舊張不能堪具疏自辨銓部遂直發其當外之故張益恚恨投劾自罷丁巳大計不謹及之矣蓋累朝來都諫序資俸擢大參成規從此遂廢但恐不能終廢耳

臺省互改

弇州異典述謂徐霈東貞明以給事中外謫後轉尙寶卿兼御史治水利凡兩居臺瑣以爲異後來有穆來輔

者以給事轉至左通政矣庚寅歲邊事孔亟奉命兼御史閱視薊昌與徐事畧仝又同時並還者王懷棘世揚先任湖廣道御史歷大理左少卿至是又兼御史閱事延綏又曾健齋乾亨初以山東道御史言事謫官轉至光祿少卿亦兼河南道御史閱視宣大二邊又鍾文陸化民初以御史聖謨謫行人司正尋陞光祿寺丞兼御史賑濟河南則再入臺班矣尤爲異事○吏部曹郎亦無再入者唯顧涇陽憲成以銓郎救辛總憲外謫後再入吏部最爲創見然重望高名終不得志而去至詞林帶遠職者唯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內江相公以司業建言陞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行營將士此後七十年而徐元扈光啓太史繼之以上疏論兵特旨陞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治兵于都城蓋軍興異典前後一揆不可以常格拘也○按臺省互改前朝甚多至正德後稍稀耳

四衙門遷客

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謫者皆不赴任僅身至境上移文索公據歸而待遷如乙卯之冬吾鄉一給事謫爲閩藩幕適黃與參承元自南京兆擢中丞撫福建還里給事持眷弟刺往候值其他適閩者微有難色給事立索

名刺竟去黃歸大恐痛詈閩人身叩謝罪凡往數次始得面解因憶老人輩述吾鄉前癸丑科姚禹門少宰洪謨以編修外謫謁中丞而移其座北向中丞笑而從之蓋久爲詞林不知撫臺作主亦南面也又余所目覩則辛卯年馮具區祭酒謫廣德州判官適鈇州守署印兩月轉南行人司副始歸又戊戌年許星石聞造侍御許海寧人貴州道論列諸大臣謫山西嵐州判官謁撫臺魏見泉允貞魏前亦臺臣曾以言事外謫許疏中所劾大僚魏亦一人也相晤時魏留款歡然稱老道長慰勞有加許故乙科起家反佩然作色魏終不以介意此皆吾郡

先輩故事不知抵境上一說起于何年何人也又憶乙酉年吾鄉馬廓菴應圖比部疏論時宰倖及諸言官謫山西馬邑典史時御史滇人孫愈賢按宣大正馬所首糾者蓋銓地有意困之也抵任謁臺孫佯不見馬長跪竟日至事畢而後揖之入所以窘辱之者甚備馬內在勿能抗也則孫之識見隘于魏遠矣且兩公品亦薰蕕本不足並論馬亦狷者偶與其甥李氏有違言李故太史見亭自華子虞愬于王太倉相公述其吞噬之狀王信之適大拜出山逢人痛詈必欲重處之故馬決計抗疏求謫王後當國起馬復故官蓋亦無成心云

用違其才

大臣坐鎮雅俗與宣力封疆本是兩事本朝如馬端肅楊襄毅兩太師前後握樞秉銓俱有稱于時眞全才也其他大老未必兼長然不害其爲名碩今上初年用人隨材器使各著聲績近二十年來俱以資望推用不復論其材地相宜與否只如沈繼山司馬伉直著聞以之儀表百僚何等凝重乃用以禦虜劉哱之變扞守有餘驅勦稍遜迄不能成功改撫中州不赴而去孫檵峯司馬爲選郎時清勁無染士林推服卽爲冢宰亦其分內乃用以禦倭卒與本兵相左爲白簡擊去二公後雖再出終以前議未得大用也又如石東泉先朝直臣爲司徒時正繼宋莊敏之後心計操守不減前人久任計曹國計必裕忽移之兵部值關白事起力任貢封遂致僨轅又如萬邱澤熟諳邊情屢著勞勩經畧朝鮮奏凱而旋其時酬以本兵亦不爲過乃用爲協理坐院諸臺臣起而譁之復加秩出鎭終于塞上其他尙未能悉記若乎許少薇之疏曰沈思孝淸直名臣使其建牙內地將見一路風淸乃使作陝西巡撫助討寧夏正如斲桐方竹杖刮漆斷紋琴毫無濟于用而至寶損矣可謂至論此癸巳年事許爲兵科都給事名宏綱

異途任用

三途並用江陵公建議也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山東一省則有萊蕪之趙蛟費縣之楊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州府同知可謂得其用矣頗聞兩人俱非循吏但幹局開敏能肩繁鉅果初蒞事諸儒生侮易之無一來謁者忽揭一示訂期季考諸生以故事姑往試且窺其作何舉動比衆集則請校官來出題且云不佞臬刀筆不諳舉業又不敢廢典制願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比收卷則鴻乙滿紙或僅數行或戲爲俚詞以寓嘲謔果東爲一篋夜作檄呈督學云身旣異途濁

流離定甲乙教職又師生親暱評品多私敢煩文宗親閱第其上下諸生聞之囚服叩首求哀乞就明府手定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從此洗腸滌胃以聽指南兩學師又代爲懇遂恣胸臆發案終其任無一靑衿敢譁者又有一胥名黃濤江西之上饒人起司獄歷任我郡嘉興同知親寢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應變無窮能持人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卽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蛇蝎及高寶諸河議築內隄久不就江陵公謂非濤不可乃改銜爲淮安府甫歲餘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兩淮運司同知留竣役又匝歲且報完一日謁臺使者

于舟中偶蹉板墮水中因中寒死蓋上官憎其忮妬其能令人擠之也事聞賜特祭贈太僕卿蔭一子入冑監使其尚在必藩臬開府矣是時用人能破格如此

添注衛經歷

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陞王官初亦一時權宜疏通之術後遂循爲故事不能改矣至今上之庚戌西粵人文無技（立綱）者爲文選副郎署選事患銓選壅滯又創爲一法於凡州縣卑官有考語非上等者卽上考而歷任稍久者輒陞外衛倏缺經歷謂之半王官呈之太宰孫富平大稱善卽爲尤行亦不經題請而言路以富平故無一人敢議初猶一缺止用一人久而二三人更數年則累累若若與王官無異矣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數處在彼候缺者尙少今衛幕則布滿天下動云待缺凡州佐縣佐以及驛丞倉巡之屬每一缺官輒求代署恣行蠹攫或憲訪或告發則潛匿他方詭云回籍及事過再來又免有力者道地以圖承乏在上臺則以去來莫測無從行驅逐之令在吏部則以閑廢已久無從中考功之法眞如飛天野叉擇人而食普天率土無處不然其蠹吏治害民生眞第一歇政文君實作之俑而吏部奸胥又利缺之易出

可以上下其手下吏應劣轉者又借以避王官稍賂刺木蠹卽已得之蠅集一方磨牙棘吻爲蒼生猰貐更十許年不知何所終矣

張西江比部

江右張西江（壽朋）初拜比部丁亥京察外謫爲山東泰安州同知又以與同寅爭香稅事當鐫一級赴部聽補得降永平府推官言路起而爭之謂以州倅得司理則運同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僉事知府降一級當得布政司參議運司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副使矣時文選郎中爲謝庭寀疏辨殊支張乃致降萬全都司斷事而去迄

不振罷歸至今未出張此補本屬創見謝選君同鄉相善破格用之但先朝知縣多陞州同知嘉靖初尚然後遂爲胥吏輩考中之官及貲郎之優選無一清流居之今下遷反爲理官似駭聽聞因思此官亦從六品秩巳不卑然列縣佐之班卽首呼老爺每直指行部則大帽戎衣趨走廵捕一不當意箠楚塵埃間與輿皂無異至府司理亦得而笞之詈之宜謝選郎之受抨也

州同降知縣

近年張西江壽朋癸未進士亦知名士也以刑部郎謫州同知又因事降一級補任推官爲言官所糾改降副

斷事并謝選郎俱得罪朝議不以選郎爲冤但本朝州佐降府佐縣正者甚多無論祖宗時卽隆慶初年南直通州同知王汝信者登嘉靖癸丑進士亦以戶部主事降是官後被論再降一級時廣陵李文定爲首揆力薦其賢因降補其邑興化知縣尋陞戶部主事優轉通政參議其人至今上初年尚在非遠事也

老人漁色

山西陽城王太宰國光休致時已七十餘尚健飲啖御女如少壯時至今上十八年則去國凡九年矣時陽城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豔托諸生田大狩等誘以爲妾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後以威脅再以利動遂許焉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刎死一時傳爲奇事按臣喬壁星得之遂疏以聞上命查勘後亦不竟其事而罷夫踰八之年或嗜仕進營財賄者世亦有之至于漁色宣淫作少年伎倆則未之前聞或云王善房中術以故老而不衰

人臣漁色無等

今上壬寅吏部郎趙邦清爲御史金忠士給事張鳳翔等論諸所臚列眞僞相半趙憤恨力辨醜詆穢詈至持利器欲剸刃言者獨其中有欽選東宮淑女楊氏退出

爲趙買爲妾則不復置辨尋奉旨削籍去不深窮其事也前此二十年則有故禮部郎臨江守一事與趙正同竟坐極法長繫矣又前乎此則宏治初年寧陽侯陳輔幼聘駙馬楊偉女待年未娶因聞淶水縣人郝榮有女殊色曾入內廷簡出輔匿楊氏婚娶之後以寵衰仍娶楊女旣入門乃發其事至下獄會讞旋命革爵爲民俟他日伊子承襲猶爲寬政也若正統十三年侍郎齊韶娶內選百戶史宣之女事發至夏月論斬則其禍烈矣又數年則英宗返正時詰問達官吳官保曰也先何以失信當時曾許以妹歸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巳爲石亨

奪去且盡殺其騰矣上戒官保勿言亭坐大逆夷滅淫夫漁色至此眞膽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

京官避大轎

閣臣禮絕百僚大小臣工無不引避唯太宰與抗禮然亦有不盡然者至太宰之出唯大九卿尊官及詞林則讓道駐馬以俟其過他五部則庶僚皆引避雖科道雄劇亦不敢抗至少宰之出其體同五部正卿他亞卿則不然矣至庶吉士向來止避閣師及太宰餘卿貳俱竟于道上遙揖吾鄉陸五臺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間佐銓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訴之閣下

亦不能直因憤極語人曰當今京師異類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有四等一爲小閹宦二爲婦人三爲入朝象隻四爲庶吉士諸吉士聞之益恚恨立意與抗今不知何如又北京臺省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則不然每道上相値竟講敵禮西臺尙以堂官之故不與公會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禮直與正卿雁行並立無少差等亦異矣

大臣屢逐屢留

禮部尙書石瑤者山西應州人正統間進士也初爲金華知府以考察罷軟當罷適陞布政行得留及爲福建布政又坐罷軟去適陞南吏部侍郎再留會禮卿蕭暄以奏對失上旨調南京李文達薦瑤以代蕭入朝出班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趨右階英宗大不懌謂其舉動失措有忝禮臣勅令引退比自陳疏上上又云其人篤實可憐但遲鈍耳命姑留之未幾卽病不能出部事久廢時孝恭皇后上僊典禮煩冗始命右侍郎鄒幹署印而瑤竟不言去久之始卒於京邸是時計典已重何以陞任卽廢不行而身被議者又何恬然若不聞比勒自陳時李文達亦不引罪又何也彼石瑤者何足言特大臣廉恥道喪可異耳

大計年分條欵

大計考察之法至今日詳備極矣然孝宗朝尙未然宏治元年言官奏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則有年老有疾罷軟無爲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凡五條而無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欵之外又有陞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一員亦無貪酷兩條蓋其時待京朝官有禮不忍以闒茸居僉輕加人也又其年爲戊申初非已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極大計然銓部初題本時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行則斷非登極又其年爲丁酉亦非已亥也且其時計

典不舉已十一年今人動云六年大計爲祖宗定制誤
矣○此時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項葢如外計之有司與
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協人望一欵亦僅見于此舉今
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

京官六年一考察者無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魏元
等言奉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掌印官公同考察八
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戴縉
等言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會官考察至
宏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吳泰等又請考察得旨

云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則王介菴爲冢宰也時掌
翰林院爲少詹兼講學汪諧請將本院侍讀以下官准
成化十三年例自會內閣大學士考察上曰雖有本院
自考事例吏部還會同翰林院掌官行事是年謫出者
凡一百四員而詞林無一人至宏治元年閏三月吏部
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僅去太僕寺丞周晃
等五人耳宏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給事李源等十三道
御史徐昇等乞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
如宏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員至宏治十四年
閏七月用南吏書傅瀚奏謂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闊
畧乞六年一考從之宏治十七年又詔十年一考尋以
給事中許天錫言命六年一考著爲令至正德四年已
巳吏部尚書劉宇侍郎張綵等又請考察時距宏治考
察時止五年葢逆瑾意也自是巳亥兩年考察遂爲定
例葢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

宏治六年正月朝覲大計吏部歴論方面州縣等官一
千四百員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上曰人材難得事
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材必待九年方陞今因
一人無稽之言沒其積勤使之不敢申理豈治世所宜

有爾等皆因舊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滿六年
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未任之先餘官到任未及
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
山東僉事王經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張文臯等
俱未三年亦視事如初矣此時王三原爲太宰已爲上
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難得云云皆大學衍
義補中語邱文莊爲次揆所擬旨也王此時即宜辭位
而猶戀戀恩遇不三月即爲劉文泰事上指爲賣直沽
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謂不見幾矣又按宏治六年
外計吏部具大小庶官當陞者二千人閣臣邱濬上言

唐虞三載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載俱留用此事實錄不載而見之黄泰泉所爲邱文莊志中可見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劉文泰疏矣史竟爲邱諱之

考察訪單

今制匿名文書禁不得行唯內外大計吏部發出訪單比塡注繳納各不著姓名雖開列穢狀滿帋莫知出于誰氏然尙無人御覽者至已未外計浙江參政丁此呂以不謹罷會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訪單進呈此呂遂

追贓遣戍人雖冤之竟不曉單自何人

外察附批

正德三年戊辰朝覲考察疏入內忽批出翰林學士吳儼帷薄不修着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爲民儼丁卯主順天試以爲臣不易爲論題劉瑾惡之南金在臺時爲堂官劉宇所檯羞怒請告故宇譖之瑾從中旨罷去儼後起至南禮部尙書謚文肅而南金亦得復官宇之附權亂法至此瑾敗僅革官銜致仕眞漏網嘉靖丁巳丙計戶部左侍郞謝九儀兵部右侍郞沈良材各以自陳得旨調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遺疏下上又附批謝九儀致仕沈良材閒住疏中無二人名也亦異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參政王愼中等二人內批俱以不謹閒住則首揆貴溪意也其後則今上丁丑星變考察南刑部員外包大爟以浮躁降內批以不謹閒住南兵部郞中呂若愚不處南給事傅作舟論之內批亦照不謹例閒住則首揆江陵意也

大計不私至親

南禮卿陶四喬承學素負人望又江陵同榜進士素以聲氣相重及奪情事起心稍不然時江陵同邑人傅作舟爲南給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禮

之乃譏之于江陵會陶亦以事見忤適辛巳大計募人劾陶若無事欵適傅密寄陶諸罪狀至江陵大喜以授給事中御史俾入糾劾疏時商燕陽爲正在臺中資最深爲陶姻家又江陵門人也若救不能得乃懇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惡語刼之商無策挽回陶遂爲科道奏擢等所糾得旨致仕商後轉廷尉將大用亦以言罷商敏練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見訾謂其畏禍坐視遂不免至壬辰外計司銓者爲太宰陸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黃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貶降議者不言其薄癸巳內計劾吏部郞呂肖昌爲吏部尙書孫鑨

嫡甥以浮躁降調吏科都給事黄三餘爲考功郎中趙南星之兒女至戚以不謹罥住一時輿論翕然服其公葢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計

京朝官六年一大計其法至嚴先朝亦有以不公爭之者如先王大父爭韋商臣等之顯然終不能得唯穆宗時考察科道後起給事周世選太僕魏時亮等然非時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鄭一時私意故公論皆以爲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謹去者次年即起用爲今大司徒趙南渚世卿則初爲南戶部郎特疏議切時政江陵怒劣陞長史旋中大計尤爲清議所推也嗣後如顏鯨管志道張正鵠馬猶龍亦時情稱枉薦章不絕終不肯破例葢以非有大節表著不得比前諸賢耳自辛巳後凡經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斥籍無有議起廢者唯邇來辛亥一察物情洶洶司黜幽者被彈射無完膚一時亦不能勝近日遂議起徐比部大化則不謹條中人也錮人明時誠可憫惜然天荒一破後來藉口憐才恐大典難以隄防矣

考察破例

宏治以後考察之法始密而嚴世宗于議禮諸臣無所不假借獨嚴于大計罷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祿監事錢子勳御史虞守隨州同知豐坊輩俱百端獻媚于興邸而上終不爲破例其嚴如此然而降調諸臣如趙文華彭澤儲良才等亦係考察人數以權奸疏保留復舊職葢以貶輕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後朱隆禧以進秘方見倖雖加銜終不見用葢以考察之故而史後以助米及建醮祝壽其子際及呂希周輩以拒倭報功皆陞職致仕亦以計典故耳此後唯穆宗庚午高新鄭以私怨斥張槚魏時亮等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今上辛巳大司農趙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陞楚府長史至是又以不謹斥未幾即復原職以至今官而大計自此不能永錮矣○嘉靖末年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嚴分宜降典史矣未幾外計即以逃斥之是時察典嚴重言者但指爲嚴相修怨而無敢救者即穆宗登極大霈言官無一遺棄而汝進屢入薦章獨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則立致槐棘矣萬戶侯何足道寧止一李廣哉○嘉靖末年諭德唐汝楫以分宜黨被劾用不謹例閒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龍飛普進舊講官汝楫僅陞太常少卿與致仕當時清議尚嚴如此

野獲編卷十一終

野獲編卷十二目錄

野獲編卷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中書考察

大計六年一舉定於宏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聽考察內惟翰林學士得免考以示優異已而講讀學士亦請如例遂並免之其坊局等官雖貴則照各官同聽吏部處分矣至於內閣書辦卽今制誥兩房中書官憲宗朝命本院學士會同閣臣與講讀以下等官考察不許吏部干預皆所以重文學侍從之體非他官得比

然嘉靖以來仍從吏部都察院爲政矣至於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辦事等官以及御用監各項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葢又以他途擯之劝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太醫院及欽天監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後也太醫與兩殿中書仍入計典惟欽天監則至今猶然不考察不丁憂不告老云

辛亥兩察之爭

嘉靖三十年辛亥當大計京察是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錬抗疏糾首輔嚴嵩其詞甚峻嵩力辦謂錬作縣敗官調簡今知京察必處以故建言祈免黜幽上怒捕錬

遠治斥口外保安州爲民計陂吏科都給事張秉壺又糾吏部尚書夏邦謨不職得旨致仕萬歷三十九年辛亥當大計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時劾吏部侍郎學士王圖其詞亦峻圖疏辨未奉處分至次年二月臨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張京兆具密啟于吏部尚書孫丕揚謂明時前疏要挾免察丕揚閱之震怒卽聞之上令閑住明時辦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發刑部贖罪爲編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臺省繼之丕揚辨甚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請致仕從來司察冢卿未有被彈射如此者且指白簡爲挾免亦惟此兩辛

亥恰好六十年豈運數使然耶

大計糾內閣

六年京官大計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畢糾拾大僚屬科道爲政而閣臣票擬去留或下部院覆議罪狀當否以聽上裁則太宰御史大夫與內閣輔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計之人向未有糾及之者自穆宗登極考察而高新鄭爲言路所惱聚攻不去乃至南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吕梭以大僚糾及之議者咸謂非體而時情正側目新鄭方以此舉爲快必無有救正之者以故已巳再出當國秉鈞恣情黜陟亦爾時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

被逐江陵專政則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部院不過一承行吏書矣○每年初冬朝審罪犯俱太宰主筆相仍已久至庚午秋復當審時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則事體非舊例可比謂宜遣他尚書代行而高奮然自請往讞所釋放最多較他年加數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誤用方藥坐大逆重辟者亦改遣戍葢欲坐前任首揆徐華亭以誣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請而往事終不究則高此一行徒傷相體耳後萬歷戊戌年朝審太宰偶缺旨下以戶部尚書楊俊民主筆甲辰年亦缺太宰又以戶部尚書趙世卿主筆斯得之矣

己亥大計糾拾

己亥大計最爲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爲朱考功石門敬循所中外轉似未服人至於南京糾拾大僚則可異矣如右都御史沈繼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楊復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孚遠皆一時人望盡入網中遠近駭愕莫知其故馮巨區祭酒謂余曰此非糾劾疏乃薦舉疏也時祝石林世祿爲南吏科以一人掌六科印遂有此舉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雖被指摘終無絲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兩察之異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調科道官數人葢首揆沈四明專庇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輩因并諸言官留之時以爲異事羣起爭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異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內不謹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謝瑜俞照貪酷例爲民浮躁主事朱軌中革職閒住葢于部議加重焉既而吏科河南道拾遺則中允郭希顏光祿少卿談相俱在斥罷之列獨得旨留用其後二人俱受極刑亦在世宗朝更異矣惟兵部侍郎張漢在劾中上獨命錦衣官校扭解來京葢漢先在部欲令總督大臣得斬將以行軍法上銜之未發至是見疏觸怒故及禍比逮至以刑部讞遣戍鎮撫司刑拷竟發鎮西衞充軍皆從來未有之事也及南京察事俱竣御史桂榮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陞常州知府符驗執法愛民而南考功郎薛應旂爲常州人以私怨報復致之降調乞復原職上命符驗仍謫而調應旂于外任桂榮計後論救非故事也上竟不問葢前乙巳世宗總攬大權或輕或重俱出獨斷後乙巳則考選久廢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不載也○後乙巳南察時給事中儲純臣署吏科本在事主計人也亦以不及降調察疏發後尚在署草拾遺

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門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計南吏科祝世祿已陞寶卿亦以察謫中外稱快

銓郎索項首

吏部郎以貨取者莫甚於嘉靖季年吾鄉項刑部治元以萬三千金得之於嚴氏嚴敗亦逮至瘐死于獄自是此風頓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間猶有陋規可笑凡先入者將引疾必薦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爲謝至餘姚呂允昌有催討之謗癸巳入大計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轉正郎時必以疾請待新者將滿求歸始再出館選此舊規也自甲午後蔣蘭居（時馨）以尚寶改授

竟掌選權爲白簡所逐而銓體大壞梅大廣（守峻）繼之以戶部郎中改入管選亦被論去朱石門（敬循）以禮部郎中改入亦掌選得陞太常寺少卿皆變體也自是而後皆以主事入亦無面至選郎者矣○嘉靖間每省凡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熱官享趨附費供應耳今定爲二人里居與現任皆新舊兼用

都給事陞轉

六科都給事陞轉惟吏科多陞京堂餘則一內一外如庠士之挨貢不敢攙越內則四品京堂外則三品參政蓋外轉以正七得從三亦仕宦之殊榮而人多厭薄之

因有官陞七級勢減萬分之語後復爲勞陞功陞閏陞三說勞如使琉球之類功如邊功督工程之類閏陞則吏科管察及耆舊起用之類人始以意爲遷就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計至癸丑年因爭熊之岡（廷弼）學差一事波及禮科都周永春不當內推臺中湯賓尹（北京）起攻太宰太宰舉一內一外舊規爲言又駁之謂非典制說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會議言人人殊而謂科臣但當內擢其最不肖者間出一二人于外則衆口如一蓋以瑣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轉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何典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在者俱積資歲久視京

卿若冷局戀禁闥如鳳池此時周都諫亦不當得外特湯欲逐太宰誤引之耳時方覬外轉爲禦魑魅投虎豹不覺爭先護周至於會議出而年例遂因之不舉矣恐祖制終難高閣也

五賢附察

丁丑冬江陵奪情兩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御史則曾士楚爲首給事則陳三謨爲首合詞請留時惟詞林吳趙救正之廷杖六十爲民比部艾沈繼之杖八十最後進士鄒則語益加厲杖一百與二比部同遣戍至辛巳京察復別緣本末欲永錮之夫已埋已戍宰

須吏麗考功法弇州首輔傳中娴笑之謂江陵敏識人而晉亂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實至言但謂將五君子入庚辰外計中則實不然當時弇州目睹其事而謬誤乃爾信乎紀述之難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躁處者係續增事例降一級調外以曲全人材其後抜擢不妨致位公輔然當其時即留用仍故職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經見矣乙巳大計主察者爲署部少宰楊正庵時喬左都御史温一齋純爲政疏上旨出切責當事者不公而留臺省當謫者數人其所注意則僅錢給事及御史張似渠等三四人而已舉朝相覷不敢發而聽補郎中劉楚磐元珍主事龐堯封時雍特疏糾沈四明破壞典制庇奸欺君諸不法俱得旨譴罷最後浙人賀吏部道星燦然繼上清平之疏請亟下考察降謫諸臣以完大典亟罷主察狥私之臣以明公道狥私則指温三原也賀故與四明厚善故斥温之私以著沈之公時四明在告不入閣得旨賀亦罷爲編氓是年温去位次年四明與商邱亦同罷相○沈四明與温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猶示羈縻以故甲辰年温考二品六年滿故事止當得

太子少保沈特爲請加太子太保以悅之幾忘隙修好未幾管察盡處其腹心由是嫌猜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爲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旨下留科道數人一時大駭以爲創見然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趙汝濂主内察欲斥主事趙文華時太宰許讚力持不可謂此權門私人疏一上必爲衙門累汝濂顧以身當之及得旨文華果留又工部屬魏姓者爲堂官尚書周敘所憎被斥汝濂不許而不能奪比科道拾遺疏上獨留之趙後官至少保尚書魏至都御史然趙故嚴分宜客是時嚴僅爲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鉗結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張璁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澤則已降兩淮運副仍守故官尋陞右諭德尤爲異矣○趙汝濂雲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筦大計故事銓郎無竟授者汝濂得是官即還正郎陞南尚寶卿以至副都御史協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計自陳調外則相嵩久在首揆而趙文華亦登貳卿久矣文華留用事實錄失載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御史葉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尋陞大

理寺丞其事與趙文華彭澤同時而史亦不書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璘與參政俞士悅僉事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罷軟爲民恭詣闕自訴云士悅偏聽典隸李保之譖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撫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覈以聞上命璘信二人各罰俸三月惟士悅與李保並付按臣鞫訊治罪恭謂其事俱起于參政之受譖故特重其譴且與輿臺並下吏其辱極矣此事在正統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悅者已拜刑部尚書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

面大僚糾一邑佐已誣反坐矣其時何顏對吏民他日何顏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豈一眚不足玷生平耶今丞簿即受誣罔無敢自鳴冤抑又鳴且無死所矣是時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因嘉興爲吾邑故紀其事

大計部院互訐

內外計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即有未愜亦調劑兩平未有察事既竣部院復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察朝臣時南京則吏部右侍郎張綸都察院則右僉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罷郎中潘孟時等九十六人矣上以會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僉名爲疑時侍郎葉盛都給事毛宏以業他事在南京遂幷以屬之綸乃上言頃會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員外蘭諧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當斥各堂上官不從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剛愎自用十三道御史豈無一人可斥高明心懷不公雖居風憲臣柔懦不立不能進賢退不肖願與明俱罷高明亦以妨賢悞事自陳上皆不許比葉盛毛宏覆奏至則云會考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察後乃輾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綸誠心商榷以致積忿猜疑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議留議斥俱考察已定恐難紛更上是之綸與明姑不問按部院同筦大計

事後乃爭計如此眞向來未有之事此後累朝計典其服人與否俱不論然俱竣郎休始終無忤直至隆慶間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以考察科道事後相訐今上辛亥京察孫冢宰與許副院事後相左則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轉反詰

甲辰春刑科給事中錢夢皐推湖廣參議未下夢皐自以疏請謂左右給事外轉始得副使參議若散給事不過僉事以處不稱職若謂之劣轉今臣特散給事耳參議之推胡爲乎來哉吏部以爲優臣則自揣無功以爲

逐臣又自省無罪乞敕問該部明數臣功過何以充年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轉無求免之理更無反詰銓司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請說者謂四明密揭保錢故得留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鍾兆斗例轉亦以論劾溫中丞因自請得留蓋鍾亦四明入幕也四維俱掃地矣○按錢給事于癸卯冬以妖書坐郭正域因及次輔沈鯉故公論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時推錢年例者爲署吏部事戶部尚書趙世卿不先以白首揆怒其異已遂改命侍郎楊時喬署印趙初議假手時意在存楚偶與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權其後爲郭江夏昭雪者因四

明以波及于趙愼矣○錢給事之埽門無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吳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鄉同年也時以聽勘在京適妖書事起伏闕上疏謂妖書出自新選教官阮明卿之筆阮蜀人又科臣錢夢皐之密戚也錢不能甘乃抗疏直謂妖書出于郭正域郭爲次輔衣鉢門徒而流醫沈令譽爲正域門下食客相與措造此事又因沈令譽串入達觀以助康丕揚錢之得罪名教不待言而胡化之誣告阮明卿總亦犬豖一流耳

考察晉免

自壬午以來諸劾江陵者多取顯官去尤而效之爭以建言自見亦有知物議將及先事而發者以予所見如乙酉年南禮部郎馬應圖論宰相權重言官阿輔謫爲邊尉去時大倉相公新出山先知馬疏所由遂因論時事及之謂年來渝訛成風乃有市井憸邪千人所指如馬某者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詞甚峻時去大計尚年餘至丁亥春南察終不及馬則以馬疏先被處也至辛卯冬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先以科場論同郡主事饒伸爲時情所薄至是又以科場事劾南京主試諭德陸可教取中舉人錢魁春乃御史錢一本子中式

有私時謂胡借以飾前疏之謬欲免察典及癸巳春大計竟以不謹罷則此疏爲無益矣至戊戌年巡按甘肅御史許閩造論邪横大臣爲侍郎張養蒙都御史魏允貞等諸公皆負時望且皆西北人說者指爲張新建私人因張去位爲之報復且本浙人浙黨預爲逃京察地也白簡紛然攻之不遺餘力許外謫去已亥内計許雖不處而恨之惜之者尚相半近日癸卯甲辰間徑路已分彈擊四起出奴入主暗避明攻乙巳一察遂至欽留滋議朝端聚訟迄今不解又非余所得而知矣○宏治癸亥京察之前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知有議先事論吏

部尚書馬文升馬辭管察不允卒斥二臣而當時不以
爲非察後又有疏辨者馬欲請再考時考功郎中楊且
執不肯從遂依先議是時人心尚古無旁齮者爲之佐
闢遠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
疏劾嚴嵩議者亦云逃察以此重譏此出仇口何足損
沈直聲

贋書

吏冊中如鍾會作僞書以賺寶劍及宋女奴習石介書
諸事皆意爲未眞乃近年如庚戌冬有傳浙江巡按御
史鄭環樞繼芳寄一書于王給事宏庭紹徽者云次年

大計欲處某某不下數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給
事慕東忻持以示孫富平其末又綴一行云嘉禾先生
近生一子想丈所欲聞者并報嘉禾指沈繼山也蓋孫
沈深仇而俱無嗣故作此語激之孫閱之果大怒即欲
重處鄭王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蕭元圃雲舉且云此
曹爲謀險毒至此非盡芟之無遺類禍不止也蕭諦視
良久忽批筆其上曰得非詐乎因孫老瞶故作字示之
孫出其不意甚驚恚已而稍悟遂寢此書不出而王之
側轉蕭之被劾亦胎于此矣鄭御史京師人曾特疏發
王聚洲元翰之罍故西北諸公切齒焉胡王二給事俱
太宰同鄉胡掞枌榆報恩怨王宏庭雖秦人持議特異
故并中之胡之伎倆似巧實拙幸富平耄而拙其計乃
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敗矣

武弁王官

吏部選法患積流壅滯姑創爲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
轉實罷斥也此法創于成化以後今不可改矣惟武弁
則無之欽依守把以上非參劾無驅逐之理況廢而復
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馬東泉始倣王官例創爲添
註一說凡劣考者則註焉有官無缺亦救時苦心然此
翟素號錫鑞酒壺非考功法所可束縛恬不懲創石去

位而添註亦不講矣

一時六卿眉壽

本朝大臣享高壽者間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時者如華
亭陸平泉樹聲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則嘉靖辛
丑進士也得年九十七海豐楊夢山巍以右都御史致
仕則嘉靖丙辰進士也得年九十四石埭畢松坡鏘以
戶部尚書致仕則嘉靖甲辰進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
今上乙巳以後三數年間其去國俱蒙優禮及九旬俱
受特使存問身後飾終之典尤皆崇備若官未二品壽
止八旬以上者又不勝紀也蓋上壽考作人之效而聖

壽無疆亦可卜矣○楊太宰乞身時其母夫人尚在堂年百十四歲始告終陸宗伯年五十九始舉乃嗣伯達少卿見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見曾孫謝中丞九十時長公京兆君年七十餘扶持左右如嬰兒尤爲難遘

文武同時各盛

嘉靖末年孫文恪壁爲南禮部尚書故左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忠烈公子也時長子鑨次子鋌俱已登進士鑨仕至吏部尚書鋌仕至南禮部侍郞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改名曰錝繼登第仕至太僕寺卿少子鑛登今上甲戌會元現爲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孫如法如游輩以甲第爲郞署爲詞林者尚多又寧遠伯李成梁從偏裨起遼左積功至封伯世襲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奉朝請嫡弟成材爲總兵其長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屢爲大帥最後帥遼歿于陣追贈少保又蔭一子爲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栢亦爲遼帥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楨以錦衣蔭今現爲管衛事都指揮使第四子如樟以都督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幼子如梅現爲遼東副總兵官將登壇矣又嫡姪如梧如櫍亦皆副總兵一時文武各極其盛李氏兜鍪騎士非可比忠烈公閥閱亦以戰功積勞至此卽唐李西平諸子所不論也

士大夫癖性

宋時蕭宗孟好潔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號同時王介甫則蓬首垢面蘇老泉至目爲衣囚面而食犬豕然二公皆名流皆憎司馬君實則一也嘉靖中楊用修衣服起居窮極華潔同時唐荊川破衲疏羹垢敝不堪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廢則一也葢好尚懸絕各出稟受何必盡同近來士人以惡菲自處者惟吾鄉丁司空政亭賓家世富厚所至翛然不淄然居處卑陋坐一柳木椅挂一粗布幬數十年不易几榻塵穢衫履鷄結絕似一苦行頭陀又沈司馬繼山思孝淸白之操不待言然整鬢修容老而彌甚虬鬚鐵面澡豆不離左右盥手日數十次不倦卽烟粉輩未喻其潔也兩公俱以小友畜予每見其舉動輒心折嘆服以其各有至處非強飾也

士大夫偉狀

士人生西北者類多長身偉貌自昔相傳風土使然而實不盡爾以予所目覩今方伯朱恒嶽燮元則浙之山陰人中丞王斗暝士昌則浙之臨海人皆昂藏八尺腰腹十圍朱飲啖能兼十人其重四百斤王稍遜之然浮白數斗不亂曾與余飲於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終席

不能敵王酣然而別次日復會飲王出其蟠桃盃以酌客盎絕巨皆所藏桃核鏇成者受酒升餘與余轟飲以十度爲率余初負其一勉强盡之已覺半醉王連負其九引滿而起始稱頹然及張燭後復劇飲如初也王起兩倍甚移北部郎時同舍有王居于（遠）者京師人幸身近下細甚其狀最奇長不過四尺腹大如負腰背皆傴僂步履蹣跚遠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縱班趨衙出人必借觀者塡路中丞輩談笑王居于亦嗒嗒赤每遇兩人俯而相握手仰而聽啟口旁人無不絕倒居于內人頎而長有才色名聞都下頗有輕薄子爲俳詞嘲之

者○上紳短小者如予所識泰和郭司馬青螺（子章）餘姚孫刑部侯居（如法）常熟瞿都諫洞觀（汝稷）皆渺小丈夫貌類侏儒然均爲一時名碩羽儀當世眞所謂丈夫之子羽　又內監徐姓者長纔及丈肥亦稱之今上呼爲徐人洪其視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華整

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雖李固何晏無以過之一時化其習多以儇俏相尚如徐漁浦（泰時）冏卿時爲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衣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

無少參錯班行豔之近年公卿間例遵朴素惟協院中丞許少微（宏綱）朱紫什襲芳馥遠聞時年逾知命面頸胸間施鉛粉能照應數人此公居官以廉名聞然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無儋石然亦具媛每遇入客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冰紈霧縠窮極奢麗至以中金爲熏籠又爲溺器而作吏頗淸白苦負鄉人借服于不能贋耳緣八歲用中帶此結習不能剗也又如太司寇劉晉川（東星）遇冬月則御紗袍遇暑月則披裕袍問之則曰力不辦時服也冏卿馮謙川（來）東帶時欽其二三勝同寅皆笑之恬不爲怪此則似出有意矣○江

陵時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製壽幛賀軸俱織成青罽爲地朱罽爲壽字以天鵝絨爲之當時以爲怪今則尋常甚矣今藩府賀其撫按將領賀其監司俱以法錦刺繡文字在在皆然價亦不甚廉蓋習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盡至織成雙金刻絲花鳥人物目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尚書六年始得東宮三少滿九年始加太子太保腰玉惟閣臣以輔弼之重不拘年歲或太宰間以六

年得之他曹不得比也近惟長垣李霖寰大司馬以搖功從憂中峻加少保雖邊功優異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李在田間得之其故宮又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帶宮銜而李竟無兼官直至一品考滿進少傅始兼東宮太傅蓋自嘉靖初張永嘉以文淵吏書得少保無兼官今始再見於長垣○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加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李東陽謝遷俱以尚書兼拜少傅時宏治十八年上新即位

戶部

海上市舶司

太祖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司有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其屬吏目一人驛丞一人後以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洪武七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太倉其後寧波尋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爲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繒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從此貽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爲私估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漸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今廣東市舶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頻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種議福興二府主絕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爲之市情法可並行也況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往泊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況邇年倭使高麗亦何曾問閩廣海道也

勸農

漢大司農爲景帝所置蓋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又別設搜粟都尉總之重農事也詩七月篇農夫註疏爲農田之大夫郭璞云今之嗇夫是也東晉勸農賦云考治民之要職美莫美乎勸農蓋行時猶重其官如此唐時節度出鎮尚兼營田使而租庸使則以戶部尚書領之至宋時州郡守臣俱帶勸農使元世祖中統二年令各路俱設勸農司最爲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設浙江杭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成化元年添設山東河南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嘉靖六年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幹別差其重農

如此至穆宗初大璫出領江南龍袍遂改勸農廳爲織造館然余初有識時尚見勸農舊扁于府署之門今改換已久問之人不復曉各郡會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參政之設久不開銓除然而無裁革之旨意者并其事于糧道乎○僞鄭王世充圍困將亡時尚遣廷臣爲諸道勸農使史所云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廢不設何耶○洪武三年用韓公李善長言置司農司於河南設卿一員少卿一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一員

救荒

嘉靖八年以連歲饑荒條議紛紛多獻義倉社會法惟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已死貧民急葬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無他法惟上官悉心經畫如甲午河南一賑則少卿鍾化民力居多二貪令借賑自潤竟寘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給事楊文舉賑江南恣意冥行雖以墨敗而孑遺已塡溝壑矣希元之疏眞荒政第一義恨無人能舉行耳○司馬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游誘按此議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則有司先稱貸于富民以實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貧民哉

金榮襄奪情

戶部尙書金濂在正統景泰間號能臣最後爲言官所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喪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謂臣往福建時母喪不臨比回又不發喪其時以軍務至重但痛哭而行後蒙取回乞歸不允夫金革之事固不敢避然必當奏請求放俟上奪情而後遵命可也豈有聞訃漠然之理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奪之且宣德閒金爲御史已奪情巡方矣其時非有金革也蓋當時士風忍薄凡遇喪而不得奪者謂爲無能見棄故衰絰視事習爲故常金則喪心之尤耳歿贈沭陽伯謚榮襄豈非忝竊

陶少卿

陳大司農業主計時國用苦乏議開事例以註誤失官者得復職其休致林下者得晉虛銜改章服其時亦有應例援納數人然皆貲郎異途無清流肯屑意有會稽陶蘭亭允宜舉甲戌進士素負才名官比部求外謫以黃州府同知罷歸忽入貲如例得改苑馬少卿銜遂服金緋謁撫按以下官自稱少卿置酒高會鄉人姍笑之不顧也或以陶高才早廢借此玩世云陳此舉祗為所厚同年倘進士第地然尚素犯名教公論所棄卒不可復而註誤一條亦奉旨刪去

西北水田

西北開墾之說始于元之虞集暢于本朝邱濬俱未見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孺東貞明新入省垣首申其說蓋即所著潞水客談緒論也疏上江陵亦以為然方見施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應禎譏切時事牽連謫去又十年孺東從田間起始奉上命以尚寶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奉勅專理水利事體甚重未匝歲竟無績可叙徐亦自請歸講卒于家然談者至今歎功之終于可成惜徐未盡其用余觀徐疏或給牛于貧民或責成于富室俱窒礙未妥惟選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說可用但又欲于勾補軍丁之費轉解京師說又支矣予以

為不當官開但當私開又不當竟自私開當設便利之術不勒其必開但誘之爭先願開京師蛙蟆鰻鰕螺蚌之屬余幼目未經見今腥風滿市屢矣皆浙東人牟利搜荒積不毛之地瀦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尚爾獨不可墾闢種蒔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土人北岸驅之如逐鴟鴞此禁則暫弛之下令江浙之人能闢田若干即畀以劄爵多者遞與加級得世有其田不願者俟其功大著子孫得讀書附入貲序定額每邑若干人以待試但嚴限其額不得濫收則浙東之為胥吏有力者悉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惰民見穫穡化為良田亦見獲而喜不待勸誘爭占為己業矣至于起科歲月之稍緩履畝勾較之稍寬是在當事者臨事時變通之矣〇今上庚子保定撫臣王應蛟曾以海濱屯田奏効上疏云天津一路從來斥鹵無人耕墾臣以江浙治地之法行之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畊得五千餘畝其蒔水稻者每畝收四五石蒔薥豆者亦可一二石始信斥鹵可變為上腴也天津為神京門戶重鎮養兵歲餉費六萬餘金俱加派民間若依今法墾得七千頃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餉足而司農亦不匱矣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請以防海官

軍用之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盡成良田一面召民
承佃數年後荒蕪盡闢軍兵且屯且守民無養兵之費
而保障益固矣味此疏則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
之畿輔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風土可施耕耨皆然
矣奈何泄沓因循不一講究坐視他日危困哀哉○徐
孺東之開水利已漸有緒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
南漕運之半此語聞而畿輔士紳大怖是且加賦吾鄉
遂入王御史之棟彈章而水田之役遂輟王爲直隸寧
晉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後中原士夫深爲子孫
憂恨入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復興此議其不撥

奇禍幸矣敢望施行哉孺東誇詞眞足爲大言僨事之
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撫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聞至壬寅之春復
上條議陳利便其一以水利爲言疏畧曰臣謹按境內
山川圖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
溉恆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
鄴下西門豹常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
南澤國不異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脊
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并選南官中能識水利

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
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發軍民夫役以
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
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輔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卽
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
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說與水田相表裏眞
西北永利未幾汪去任此議亦格至今無敢議及煌煌
明旨囿不及彼中旁撓之衆口也惜哉○先是丁酉之
冬萬邸澤世德開府天津建議與水利都水主事沈朝
煥繼之上並下戶部覆奏世德言天津瀕海荒蕪地土

俱可屯糧宜設法招集開墾朝煥言天津南連靜海北
距直沽盡屬膏腴可以開墾合二臣疏觀之眞兵農兩
利之策宜咨撫臣開諭軍民自備工本官給印照俾永
爲已業三年之後方許收稅每畝輸穀一斗中等六升
下者三升尙備津門防禦之費奉旨卽舉行之時萬中
丞以禦倭創開幕府止轄河間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
丞所轄則畿南大府延袤千里無非上腴兩撫境內合
之順天已盡帝畿倘並施春鍤則軍國所需不必取給
東南明旨再三申囑徒付空言蓋北人滯執偏見難以
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文皇帝靖難後初議遷都北京以餽餉艱苦乃於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議已定奏請於蘇州府太倉衞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衙門左右運使二員秩從二品同知二員秩從三品副使四員秩從四品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衞所俱屬提調奏既上太宗如議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議事遂中止至正統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運赴薊州諸倉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講

究後世習于便安不復議及卽間有建白者多旁掣其肘益慮始甚難小有蹉跌罪及首事卽如向年徐尚寶貞明開墾西北水田終爲忌者所阻况海運乎

海運

元之海運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歷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時至燕者四萬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萬石其始建議者爲伯顏任之者爲張瑄朱清嗣後又設立都漕運萬戶府每糧石給價六兩五錢以後香糯白粳以漸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後開新道從劉家港上船過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耳至元順帝時漕河不通始納張士誠之降賴其海道貢米以活燕京垂絕之命閩大將陳友定又從閩廣大洋綱運雜貨至都下以暫濟危亡葢海運之利如此

本朝遼東一鎭歲餉專仰給于海運文皇從都北京猶議立海漕都運使得比布政司已而中輟令十三總中遮洋一總尙爲海道設也議海道自不得不議膠萊以防海運之阻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

其間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省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汎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艣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挽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衞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自淮

入海工部郎發節省銀萬五千兩雇募海舟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傭召水手詔從之已而夢龍等又上海運經理之要四欵如修葺大嵩靈山等衛城池以壯門戶增復利津等縣巡檢司弓兵以資警備及禁私從出遠洋等事俱得旨嚴行卽遮洋一總爲給事胡應嘉議革未久至是復設時總漕王宗沐又有海運三大勢七便宜之疏更詳並奉俞旨此非遠年事也

永平海運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虜入之後增設燕河石門二路主客兵餉歲需三十萬石而盧龍地瘠旱澇相仍又無商

估肯至其地全仰給十空運艱苦最劇撫臣溫景葵始倡通漕之議繼之者則撫臣耿隨朝勘議覆奏謂永平境內有靑灤二河靑爲工頗鉅似不必議灤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諸支河倘中流遇風隨處可泊宜於紀各莊修造倉廒事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議以爲然詔下行之自是每歲通漕盧龍一鎭稍得休息而近灤諸邑遂稱樂土時值嘉靖之末接隆慶初元主之者華亭相與雷司空禮也乃知北方轉輸一切車

馬全不足恃漢唐都關中俱視漕河通塞爲盛衰卽故元運道一梗而國隨之使永平此議在相嵩當事時其疏亦必見格可見海運之難亦難於慮始耳

黃河運道

景泰四年裴秋河淺漕船不前河南參議豐慶建議請自淮安之淸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卽入衛河船運至京詔下總漕諸臣覆議卒見沮然山東運道有梗此亦可備緩急也是年河南僉事劉淸亦言自淮至滎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一百九十里引

沁水以入衛河行人王宴亦如淸言欲開岡頭置閘分沁水南入黃河北入衛河只費衛輝一府稅銀糧便可挑濬帝命侍郎趙榮同宴相度還言不便而止今遙計之開二百里之沁不如開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議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異然始終不用蓋是時方用徐有貞治河于澶濮間已稍見功緒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必成請以膠萊近事驗之是時陳芳洲之權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按隋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時都關中欲遊幸廣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則明效已見今以沁水較

濟汶固云遼遠然有成蹟可循則預防不虞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然難與守經者言矣

宣大二鎭漕河

宣府大同二鎭糧餉運道最苦嘉靖末年行究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鍾當事者憂之時御史宋儀望按其地疏稱桑乾河發源於大同縣甕城驛之古淀橋會衆水而東入京師之盧溝橋凡一千里至塞上在大同則下都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亦險但石險不過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即淺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鑿甚易時撫臣侯越曾駕小舟自懷來衛至

下村龍灣俱坦途無沮又自懷來運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達古淀橋則河之通濟甚便疏上下兵部長部者爲聶貞襄豹極主其議且云前任都御史趙錦亦曾使人從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鎭城今稍加疏瀹遂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虜騎其策最善詔命會工部議之長部者爲歐陽必進憚於興役謂道遠費煩請再加勘明舉行歐與相嵩姻厚遂遏其議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無人談及并不曉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汴河故道

天順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淸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滞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淸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惟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濬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啓閉則徐州臨淸二河均得利濟而會通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淸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其後亦格不行按景輝所議則

由汴入汶其遺跡尚存更不假開鑿僅稍煩疏導之勞耳比之景泰中三臣建白尤爲簡便省費此說當時巳置高閣然亦取給沁水以資漕河則沁在西北有濟軍國多矣近日范少參一疏大同小異可備采擇

關陝三邊餉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時見關中三鎭轉輸不給曾上疏云今關陝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黄河其中雖有三門孟津之險然漢唐糧運皆由此濟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滞今計山西米豆必運至榆林諸倉河南必運至潼關陝州諸倉諸州衞皆瀕海通舟楫可免

陸運之苦況黃河當潼關之地北連渭河渭東流接洛
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涇河可通慶陽龍門之上小河
徑通延綏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跡何處可
避險何處可陸運何處可立倉倒運何處可造船裝運
勿憚一勞而失永利事竟不行

賈魯河故道

今上甲辰迦河告成巳年餘既而南陽稍淤異同之說
遂起時中州范岫雲 守巳 以降補在京上疏其畧云河
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動夫數十萬過計者不無意外之
虞況挑築於此能保不橫決於彼何不別求利便以為

永圖也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
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
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彼時守土諸
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
形直抵衛輝河至今存也若于原決築堤處建一石閘
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為力甚易再將原衛河形補加
脩濬兩岸培為縴道為力亦易計其功費用銀不過二
三萬用夫不過三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
邳州迦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
河可以不用也若謂迦河數百里或有難溜之患無縴

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繇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
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鎮南經尉
氏扶溝西華之東沈邱之南在元時名為鄭水土人名
為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
潁川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
通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
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脩濬若于惠濟橋
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
而北直入沁口為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
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

濟漕挽舟每二十里建一石閘如會通河之比則蓄泄
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
此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即由洪澤湖入淮迦淮入
潁水迦潁入鄭水齊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即衛溢
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閘
仍加脩濬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
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可無問
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
阻不敢輕言今屢濬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
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塡不測之壑孰若改弦易轍就

此易竟之功緒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于衛水之濟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濬約深一丈闊十丈却于木蘭店東築堤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啟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迴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郡于議修濬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省截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疏上得旨下部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按范疏所陳與景泰天順間諸臣建白畧同而其說更詳及今查勘即命范往任其事亦可濟惠通河之梗

呂梁洪

徐州呂梁爲宇內險道自唐尉遲恭開鑿始通舟楫至宋元祐間漸成通渠本朝遂以爲運河然其下亂石如齶齒排連驚湍如蛟涎噴薄孔子觀瀾處稱爲懸流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即其地也遇水溢時順流者一瞬而下逆泝者以尺寸計若值旱涸行舟一遭伏石立碎魚腹余幼時侍先人過此聞其險已漸夷然猶用縴夫百人挽一舟老稚相顧無人色自後以應試北上則所謂水底嵯岈俱沒不見蓋爲淤泥所壅河身日高蘇子由所云呂梁齟齬橫絕乎前竟成安流其後數年則泇河告成行旅不復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壘閒無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爲古彭城劉項備操所爭之地南北分裂視此地得失爲強弱本朝以直隸降而爲州然領豐沛蕭碭四邑封疆亦已不狹但州守權輕屬城不盡奉約束僅一憲臣居城中稱兵使者而一參戎同事所部兵止數百人脫有風塵之警立見瓦裂宜改徐爲府以其分上爲彭城縣并舊屬邑而五南則益以邳宿北則益以嶧滕濟寧便可屹然成壯郡予向有此臆見近日李修吾中丞撫江北亦主此議竟以時論不同而止要之是必當亟行若遇有事更亂不免亡羊補牢矣徐州卑濕自堤上視之如居釜底與汴梁相似而堤之堅厚重複十不得汴二三余見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見漂溺須急徙城于高阜如雲龍子房等山皆善地可版築不然終有其魚之歎又城下洪河爲古今孔道自通泇後軍民二運俱不復經商賈散徙井邑蕭條全不似一都會宜仍遣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梗今守禦單弱千里幾無行人一旦草澤奮臂此地仍爲戰場矣

泇河膠萊河

泇河初議費數百萬先朝往勘者及身當其事者皆謂斷不可開屢議屢止至潘印川季馴司空始以挑河餘力尋葛墟嶺故道尙未暇濬治而舒中陽應龍稍從韓莊疏鑿之繼之者如楊后山一魁褚愛所鈇諸公俱相度經營漸有次第至劉晉川東星在事則功已將半矣迨李霖寰化龍從平播起任河事遂決計專治泇河初尙淺淤艱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黃三百里之險而所費不及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眞不世功也因思膠萊河亦必可開往年江陵當國用劉白川應節徐鳳竹栻二人謀銳欲圖之以劉爲南司空主之徐則以少司空奉勅專領其事時李敏肅世達撫東省亦主其說勸江陵亟成之旣而東省仕紳苦于徵發羣起譁之卽江陵亦不能違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罷其膠河之中梗者僅百餘里沙石磽确畚鍤艮難要之不過如泇河之葛墟止矣今國計方絀或難興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處南北各設一城以爲發運收運之區中道再築一城爲運夫憩頓之所三城各以州邑衞所佐貳守之度起車至入舟僅三數日可莬朞搬運而總以一戶部郞專管如隋唐洛口河陰及本朝臨德二倉事例其道近費省似亦策之次者余曾閒語言路諸公頗亦首肯終未有抗疏及之者益慮始之難久矣○泇河之成工部郞梅春宇守相功最多僅得加四品服俸尋積資陞副使去竟未有以酬其勞云

膠萊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卽爲大海矣又歷贛榆縣至安東衞卽山東界由安東衞過石臼所夏河所靈山所遂至膠州赤頭營又至麻灣海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其中止有馬家灣爲陸路此則須以畚鍤開通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灣口卽從把浪廟經平度州以至萊州所屬海倉口俱小河共三百七十里自海倉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天津衞凡泛海共四百里益所疏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彼方彙爲圖說者其後山東副使王獻言之未幾給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鈺又言之皆不果行至萬歷三年南工部尙書劉應節始建議直任膠萊河之役謂膠州南北不通者約百五六十里然溝與湖居其半應挑者止數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無放洋之苦劉卽山東之濰縣人生長其地所談較方遠

宜更確時江陵公力主其議又選藩臣有才者佐其事時山東參議李學禮爲上佐具䟽條其便宜更詳與工未幾齊魯搢紳大譁且詈劉茶毒桑梓將甘心焉劉惴甚謝役江陵亦無如之何工遂中罷至今無敢議及者按此爲元人所濬故道以避海運不轉矣可免成山諸島之險最爲省便今談者俱云若不興工則中間分水嶺陸路二百里可從舟次車剝再入水仰柢直沽亦是便計余向有建城置倉之說蓋本於此當時劉自川上䟽只云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權數萬金擲數十里何憚而不爲其說鑿鑿不知東省何以譁江陵何以輟

任事益難言之矣

泇河之成

李少保化龍濬泇河通漕甫一年而以憂歸代總督者曹時聘也曹素無素絲之譽適南陽堤稍壞曹遂思大興工作因以爲利謂泇不足恃而河且爲大害請發帑金六十萬留漕糧四十萬以堤大河之決工科給事宋一韓從而和之謂河不勝徙安可勝避且云河潰昭陽害及祖陵治河諸臣擇輕避重圖易辭難益暗攻少保以佐新督興工之議李不勝憤從憂中上書謂臣非棄黃而事泇勢不得已也泇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百六十里之險道八千運艘不兩月過盡謂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憂則一年開泇一年挽黃矣臣以時勢艱窘圖爲國家省費故泇之成早臣得以二十萬成前估三百萬之工黃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八十萬之役臣誠無所逃罪益明指新河臣豁擊其中且六十萬後又請二十萬也旨下姑論停之命催新工而已大功不賞而媢嫉之徒彈射已及之貞合人解體

○丙午之八月曹時聘又上疏極稱舊河臣李化龍開泇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後三十三年及今年糧艘盡數渡泇則泇之可賴昭昭耳目仍列善後事宜以請

益借以完興工之局而八十萬之帑金四十萬之漕糧俱銷歸無存矣工科旣不駁上亦允其言不復詰

野獲編卷十二終

野獲編卷十三目錄

禮部一

野獲編卷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禮部

國初廕叙

洪武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官議廕叙之法凡五其一曰用廕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元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元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曰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廕者皆于廕叙品遞降一級其三曰正一品子以正五

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課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閘用之類其四曰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肄習其五曰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按洪武此制極善今現行者惟三品京堂以上始許廕餘雖僉都御史之雄劇少詹事國子祭酒之清華亦以四品不可得矣鄙意令任官子孫苗裔者多縱蕩蔑身而貧弱者或衣食不給其小有才者至傭人厮類以辱先人以余所見指不勝屈今祖制卽未能概復謂宜哀益斟酌如外官則五品方面以上京官則七品科道翰林以上居官無玷者俱得廕為任子如九品未入流之屬使皆以次補官能其職者遞進如二三品官生例得至知府以上官如此則世胄子弟束手一命出則有

有官評居則列仕籍非甚不肖猶自愛其鼎凡縣佐及吏目典史諸官俱不許吏人初選卽得則缺多而人無淹滯之歎或疑恩典太濫則宋人尚有蔭壻甥門客者而致仕遺疏又得十餘人今只以一官畀子孫一人安得稱濫○祖制蔭官太高如正一品得以正五品叙用是也以故往時首揆或有蔭尚寶正卿者似乎太過但如今日之初授璽丞亦貴極矣雖未入流上等職事為巡檢司獄此等雜職似宜酌以授異途而行人在國初本無定員最為冗散以故亦列於未入流之首今已陞級為三甲進士優選不可入任子一途矣此又宜變

而通之

禮部六尚書

宏治十五年壬戌繫銜禮部爲尚書者內閣則謝遷掌通政司則元守直掌太常寺則崔志端掌鴻臚寺則賈斌而張昇正任坐部南京則王宗彝恭間　時稱宗伯者六人志端以黃冠賈斌以監生得之實置千古端二十五年丙午則北禮部爲費宏南禮部爲王學夔掌通政司則陳經而附仲文以眞人顧可學盛端明以煉藥南宮繫銜者亦共六人而六人中惟仲文以少傅兼少保官既最崇制亦最異又宏治所無也嘖嘖之口至此

尚書贈官

故事贈官加故銜一級如侍郎之贈尚書及左右都御史是也惟尚書則贈太子少保俱正二品儕目以六卿進宮銜也若左右都御史之贈尚書則太不倫矣如謂以西臺正六卿則六卿生前多改左都御史掌院又何也似亦宜以東宮少保優之

臣下妾諡

正統以前至尊大行後妃嬪從殉者俱賜諡稱皇庶母而藩邸國王郡王有殉者亦得請于朝錫之諡號此天順以前例也至于臣下則絕無之惟洪武間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思齊妾鄭氏得諡貞烈思齊本元大帥歸順至今官其妾得此諡上所以愧思齊心者多矣又燕山護衛指揮使費德妾朱氏贈德人諡貞烈在宣德間安陸侯吳復妾楊氏亦得貞烈之諡吳以平西番及青南封侯然功不甚著其妾得此已可異乃都指揮使王假妾昨氏亦賜此諡何也宣宗以後諡號無及妾媵者惟大同指揮使范安死其妾楊氏自縊以殉詔贈恭人賜以誥而無諡累朝因之若文臣妾則嘉靖間故汀州知府張寧妾高氏李氏亦以無子守夫喪羅氏論之改嫁不從特賜旌表亦爲異典寧故先朝英宗賜爲給事中與

岳正齊名吾鄉人也

封諡同本人名

諡以易名以故翰林官俱得諡文而林文爲侍講學士乃諡襄敏至陳文諡莊靖王文諡毅愍二公則又閣大學士也俱避其名以存厚遂爲故事惟金尚書忠諡忠烈則此時禮制未備其後林文俊乃諡文修陳文懋亦諡文恭則或以聖眷優異子孫不敢請改然部擬已不爲之諱矣若洪熙元年英國公張輔以奉天靖難推誠宣力爲號久矣又加輔運二字雖不降更實斥其名何耶宣德二年英宗誕生立皇后孫氏是爲孝恭皇后

父孫忠進封會昌伯其勳號乃爲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皆不避其名又何也豈以后父之尊不敢稱宣力耶成化初周壽以帝舅封慶雲伯亦仍宣忠之號自此後洪治之壽寧侯正德之慶陽伯雖皆后父無不改稱推誠宣力矣此後宣忠字面卽他勳臣亦不復見○隆慶初給故新建伯王守仁誥劵勳號亦有守正二字則以二名不偏諱也

粗婢得封

夏文愍嬖妾蘇氏詐稱再繼之妻上請得封當時以夏爲恣肆然先朝楊文貞士奇已有之楊元配爲嚴夫人

歿後以婢郭氏侍巾櫛宣德中命婦朝賀獨西楊無婦太后乃命召郭氏入以其貌寢衣敝特爲妝飾服珥甚華因盡以賜之旋命所司如例封授但不許爲例此卽南太常少卿導之生母也當時陸容紀其事而文徵明駁之云不然容之子陸粲又駁之云郭夫人制詞載文貞續集附錄中安得云無蓋徵明一時失記耳

胡忠安

胡忠安濙福履貴盛爲本朝僅有然其人惟務迎合取寵且惑于方技旁門殊無大臣之節其素行不具論卽如宣德元年胡尙爲禮部侍郞正一嗣敎眞人張宇清欲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雜于自奏托濙代請上曰僧道牒祖宗有定制無托求請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敎也爾以吾意諭之爲濙者可以愧死矣不踰月呂震卒卽代爲禮部尙書他未暇建自濙請賜貴妃孫氏寶册其言曰貴妃賢淑如此宜授寶册以昭其德上大悅卽命鑄寶令禮部具儀注以聞本朝貴妃有寶始于此至期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吏部尙書蹇義爲册寶使二公文武首臣用册皇后禮也又踰年而恭讓胡后廢貴妃代爲中宮是爲孝恭后皆濙啟之也册貴妃之次日濙又疏請進封眞人張宇淸爲大眞人掌

天下道敎上允之當時已深結宣宗之知遂得如所乞皆上元年內事也此後薦方士薦左道以致其家門被謗蓋一時得柔佞之力且曾受文皇密遣潛使天下十年又能白仁宗在靑宮之誣故始終恩禮不替云○宣德三年立中宮孫氏又奏秦王志潔賀表文詞簡略不敬當罪上不可恕其語諛多如此其後請賀白烏賀白兔賀騶虞賀景星賀外國貢麒麟十年之間貢媚無虛日上皆謙讓不允至英宗登極而其說盡行矣

禮部三尖印

胡忠安濙最受文皇寵眷宣皇初年卽正位宗伯凡三

十餘年十知禮闈貢舉其榮遇古今所少然在事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其初皆蒙恩貸最後下獄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又俛首春曹者十五年直至英宗復辟始引退人知其久享高位生拜少傅死贈太保而已不知其辱也又道士蔣守約者濙同里人因薦之朝歷官亦至禮部尚書掌太常濙與同列者數年又同致仕史又稱江西南城人娶謙者多妖術能誘惑婦人自稱張神仙之法孫因所誘婦人曹氏見知于胡濙濙方掌禮部因舉爲天文生更其名曰侖之既而日發名詐取人賂事覺法司論當徒上怒命充鐵嶺衛軍謙

往來濙家甚習頗有醜聲士論恥之至景泰間濙又奏道士仰彌高者曉諳陰陽精通兵法臣見其講論機略晝列陣圖深有妙理若使協坐守邊運謀勦賊必能宣威懾敵成撥亂之功乞命兵部公同內臣試驗委以責任下以紓軍民征伐轉輸之勞上以佐國家雍熙太平之治事下兵部召仰彌高會官試之不如濙所言帝以大臣保薦授道官爲右元義于宣府等邊協助守邊史謂彌高初無他長惟出入濙家故濙許之未幾彌高奏稱身在宣府運謀協助請以朝天宮道士朱可元代已住持濙又疏乞允所舉于是禮科劾奏彌高援當妄爲

宜治罪帝命彌高行巡按御史鞫問可元亦送刑部擬罪爲忠安者向腆顏不去亦頑鈍極矣○忠安生頂髮皎白踰月始黑其母夢僧入室因而誕育尋果有僧來求觀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吳中天池高僧也當時僧囑吾以笑爲証然則忠安者其亦史彌遠爲覺長老後身類耳

改謚

本朝文臣謚忠文者止二人一爲翰林待詔贈學士王褘一爲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李時勉然王先文初謚文節正統間改李景泰初謚文毅成化間改俱非初

謚也此外惟景泰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大學士曹鼐謚文襄天順又改文忠又景泰四年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謚文安後改文忠此後文臣無改者直至嘉靖初年大學士石珤謚文隱則以議大禮時依違兩端其死時正其門人張璁在揆地心恨甚故以違拂不成謚之嘉靖末年大學士張治亦謚文隱則以直齋宮青詞意鬱鬱不樂死上銜之故以懷情不盡謚之二人至隆慶間石改文成張改文毅又至今上壬午而大學士殷儋卒于家謚文通則以新首揆張四維素與不慊故得下謚後其家請于上

亦得改文莊益文臣改謚者止此七公然皆出詞林最爲奇事又本朝文臣有謚亦自王禕始

提學憲臣革復

提學憲臣累朝無之蓋國初最重教職一切儒生殿最俱校官主之以此威行一方至出監司上其後此選日輕而黌序之進退褒貶猶然專領時皆病之于是正統元年五月始添設憲臣首用大臣薦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按察僉事至于各省直以次設立至景帝景泰元年盡數革去蓋其時太上北狩兵事方興不復加意儒科且用禮臣周洪謨議也至天順六年英宗始命仍

舊以至于今蓋廢憲臣凡十三年而始復按元人最輕文事至兩罷科舉然猶設各路儒學提舉以統教授等官明八十餘年始以憲臣督學政時三場同在政府建此良規乃無故而盡罷去時陳泰和當國固不足道若高文義彭文憲俱在閣當任其咎矣

任子再廕

任子少有至三品京堂者間有之多不滿考以故未聞再得廕敘惟宣德間高密儀銘以父禮部左侍郎謚文簡儀智廕授禮科給事中尋改翰林修撰後以鄉邸舊恩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襄已爲任子極榮矣銘歿後景帝念之又廕銘子泰爲禮科給事中最爲異典然非三世同朝且身後遺澤耳惟穆宗登極大赦元輔徐華亭以羽翼大功馳先錄後自不必言而其子太常卿掌尚寶司徐璠亦以三品京堂廕子肇隆爲官生則其時父子同在班行尤爲奇遇實國朝所未有

尚書久任無贈官

尚書九年得一品此成例也成化間鄞人陸瑜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謚康僖瑜以天順二年正位司寇至成化二年得請凡位六卿者十六年蓋四考滿矣而不進一階似爲上所厭薄然既歸而得易名之典乃終無贈

官又何也代瑜者爲董方任甫二年餘而卒於位乃得贈太子少保是時彭文憲當國何以處分如此其中必有說

贈禮部尚書

自宏正以後北大宗伯皆以詞臣拜間有自外入者嘉靖間則席書萬歷間則徐學謨二人耳若外僚他部侍郎得贈此官則前朝間有今絕無之惟孫忠烈燧得贈以殉節特膺異典其後許忠節逵亦緣孫例得贈此官近日吳疎山悌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贈禮部尚書此累朝罕見之事吳淸修著聞且講理學亦無忝介卿但

得此曠典時其子故選君繼踵仁度方起爲卿貳用而孫鑨平掌銓又舊堂屬相知故其覆疏云悌品望與黄孔昭相同宜優以秩宗不爲例及仁度又請謚署禮部侍郎翁正春覆疏云悌贈官既同孔昭則易名亦宜照例況理學之邃加之以文允宜內閣票旨曰吳悌准謚與文字上遂允行之此等卹典百年來所無一時言官亦無敢議之者

謚號

大行謚號本朝俱用十六字說者以爲過濫前者所無此未之考耳唐時用謚雖止七字至肅宗已增至九字

矣又至懿宗時加謚宣宗爲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知章仁聰明懿道大孝皇帝遂至十八字此開闢未有也至宋太祖謚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亦至十六字惟太宗減爲六字稍稱近古而眞宗之崩復用十六字自此仁英神哲徽五宗無不十六字者而徽宗大觀中又加神宗爲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則二十字尤爲創見惟欽宗減爲六字而南渡高宗仍十六字以至孝光寧理皆循用之矣夫多詞繁稱誠爲溢美然以臣子寸誠歸美君父即極意揄揚亦無不可況有往代故事可倣乎論者至云唐宋所未有正坐不精核耳若必以復古爲準則文武成康止得一字即二字已贅此頗淸臣不能得之唐者○嘉靖十七年加上太祖尊謚亦至二十字

辛丑二宗伯

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並先其世宗朝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即入揆路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遂

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問凡加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爲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揆俱董壬戌所舉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事道醇歿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棠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

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鴈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
以侍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而公門生方在事且遣萬
拜章更無此盛舉也又三年辛丑而陸之同邑張以誠
舉狀元適值一甲子陸喜甚以年弟帖投之雖爲戲劇
然實清朝所希覯者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
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
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寮同高年休下同
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一愚侍御糾
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
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吏卒之士僉呼

羣起幾不獲生爲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膝下
游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醇時爲行人亦
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鬬彼輿儓
甚衆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
車游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
臺郎首上疏偶知余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
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余在保抱
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雋才
與子善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
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
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放券以示小
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
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
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鮮軒
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
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塡塞逐巷并及故祭酒范屏
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
用事者盡入獄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

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
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
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合疏糾彭之橫御
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
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
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
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浙人吏科都給事中陳關陽與
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
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囑於王以釣之王毅然
正色曰往日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

彼申部民之禮子脩式廬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人矣陳遂往謁賓主歡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下諡

諡法寵祿光大曰榮本下諡也得之者頗非名碩然惟嘉靖間最多上初登極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袁宗皋諡榮襄則故長史以從龍峻遷在位不數月耳其後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邵元節諡文康榮靖少師兼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陶仲文諡榮康惠肅二人俱眞人帶銜且特加四字尤非典故無足道

者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之諡榮僖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之諡榮簡二人俱以甲科起盛又出詞林而得此等諡則以煉藥進非可士人比也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直齋宮奉元亦諡恭榮又如定國公徐光祚諡榮僖鎭遠侯顧士隆諡榮靖成國公朱泰鳳諡榮康會昌侯孫果諡榮僖安昌伯錢承宗諡榮僖安平侯方銳諡榮靖昌化伯邵蕡諡榮和端安[illegible]諡榮靖則猶勳戚臣也若世宗初年之吝[illegible]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且附麗張永嘉受上異眷[illegible]諡榮和至末年則寵任袁元峰煒幾出徐文貞上[illegible]少傅戶書建極殿大學士得請歿贈太傅亦僅諡文榮恭汪死時適永嘉南去而李任邱代之故不得佳諡哀之歿也爲徐文貞所快因亦以下諡與之世宗於諸公生前嚮往何等隆赫而比其亡也雖修易名故事僅比帷蓋之恩其生平品行必術盡入聖鑒久矣肅皇之譎也諒哉

南禮部卹典

世宗朝大臣卹典最不易得如湛甘泉若水以理學名天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九十七比其歿也吏部覆請卹典上大怒謂若水僞學亂政并太宰歐陽必進奪

孤卿宮銜罷歸其他如閣臣石瑤張治俱以微忤諡文隱石以違拂不成爲養張以懷情不盡爲義皆上所親定蓋聖意示貶於褒也惟南禮部尚書章懋得起二品竟贈太子太保特諡文懿邵寶孫陞江闕顧清楊廉俱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江諡文昭顧諡文僖孫楊諡文恪五公官同湛甘泉而名出其下乃卹典易名備終之典甚備豈湛果有遺行爲上所默鑒耶又如南禮侍之贈禮書者王瓚諡文定崔銑諡文敏陳暨諡文僖皆三品也又他曹增禮書者南吏侍羅玘諡文肅南工侍黃孔昭諡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者

亦殁於嘉靖之丙申未滿考得贈南禮部尚書賜謚時
禮部擬文良又擬文恪上皆不允御筆特改曰文僖其
得此謚者本朝止林一人耳世宗之待大臣權衡必有
說矣○湛至隆慶始補贈謚文簡則以湛學為徐文貞
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為次揆若居首則終不得矣

四字謚

臣下四字之謚惟宮中貴嬪蒙寵或生皇子者有之他
不爾也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俱得謚四字此係
皇祖特恩旋亦追奪矣今上庚子九月佑聖夫人徐氏
卒賜謚閣臣擬勤敬與榮安二號以進上俱點用閣臣

以非故事諍之上曰徐氏奉事三朝故特與之後不為
例此則古今所未有按夫人號帶聖字者俱係至尊乳
母今云三朝豈皇祖阿保耶何故存至今也若陸考乳
母自是奉聖夫人柴氏

羽流恩郎之濫

故事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壇至於襍流則不在此例本
朝惟嘉靖間邵元節陶仲文以方士得一品之恩此最
為濫典未幾而削奪及之矣近日癸卯甲辰間龍虎山
眞人張國祥以齋醮久留京師其母亦隨在邸中病死
請邮上特賜祭九壇蓋視文臣之品然婦人貴至一品
夫人止得一祭公侯母妻則二祭卽各藩親王正妃俱
得祭四壇耳且眞人母妻俱稱元君又非可夫人比而
濫恩至此眞堪扼腕○按元節綎銜宗伯而仲文則又
以禮卿並兼三孤陶妻又先封一品夫人其贈蔭文臣
猶爲有說國祥列秩黃冠銜名不登仕版且今上初年
以其異服不雅不許入班朝參今乃得此而禮官亦不
聞堅執何耶先是辛巳年上命修張眞人府言官俱謂
非宜疏諫不聽有質之江陵公者江陵云此聖母慈聖
太后之意卽主上亦不能遏止時咸謂信然無何內傳
收前所下旨幷遣去內臣取回竟不果修卽政府亦不

知其故也○國祥卽隆慶間革爵降爲上淸宮提點其
人是也今上初年復其眞人近又叨恩至此

非例得封

文臣滿三年考始得封父如其官惟軍功則或加特恩
要不以爲典例先朝亦有未滿考而得全封者近代則
無之惟嘉靖初吏部侍郎溫仁和以父河南參議年
及八十恐不及待以情乞封特允之繼而詹事霍韜以
父雲南知府年八十三比例乞恩亦許之此後絕不
聞至萬曆二十四年禮部侍郎馮琦以父山西參政子
履病給假省覲亦乞恩求封上命如所請然馮三品未

及一年乃翁年止大旬尤爲異典云三公一時名碩乃父亦曾居方面宜膺殊錫其他失記者尚多要皆禁近儒臣故先後俱得之非他卿佐可望也

協理關防

京營之制自嘉靖二十九年復國初三大營以文武大臣二人主之武稱總督文稱協理即同戎政之𨚫則總督專掌坐是文臣不敢專制如咸寧侯仇鸞則恐恃上寵奴視協理矣自鸞敗文臣稍得發抒終不能自行其意直至今上己亥王懷棘世揚以太司馬領協理始專請別鑄一關防以便行事上允之自是協理大臣始得與

掌印勳臣均事權又五城巡視御史向無關防亦近年題請始鑄給而南京五城臺臣亦得之矣

大臣補蔭之濫

嘉靖末年朝政濁亂任子妄行陳乞苞苴一入往往破例得之今上初年始定爲大臣身後五十年既不准行且永遠遵守時張江陵勵精之始故力杜倖門以後又漸濫觴如吏部尚書倪岳卒於宏治辛酉至今上甲辰其曾孫翰儒以補蔭請吏部覆疏近例雖有年遠親盡不許補蔭之條但岳先朝名臣翰儒尚在五世之內其他名德逝岳者不得比例上允其補廕與京職之

歿至是已百餘年歷列帝五朝孰辨眞僞且文毅隱宦無子當時已立姪爲嗣至翰儒支派更難考矣時四明爲政固無足怪而言官無一人糾正宜次年大計即有欽留科道事矣先是隆慶四年故相梁文康儲有蔭子次梍夭死孫敉請補蔭穆宗以年久不准且命自今俱禁絕著爲令時高文襄拱以輔臣掌銓謂敉所請與濫乞者不同請許敉而此後皆力禁上乃允之高此疏雖以揆地體面且爲已他日地但梁之歿在世宗朝未及五十年次梍自以父一品九年滿得之初非濫恩尚嶄不輕與蓋初元錄故臣子孫稍多識者頗以爲非穆考

至是始加愼惜有以也

宗伯執持

天地分祀出世宗意夏貴溪附會之以取富貴而議者頗謂不然隆慶初元議論藉藉俱謂宜復舊制大璫李芳因請于上欲合祀如祖宗時時高南宇儀爲大宗伯力持不可或問之曰合祀果非是耶高曰吾且不論分合之是非但以朝廷極大典禮乃不出廷議而由宦寺建白他日事柄旁落且奈何人頗服其遠識龍虎山張眞人不法事上聞高又請革其眞人號降爲六品提點天下服其公正穆皇末命始大拜方奉憑几之詔遂卒

士論惜之謚曰文端眞不忝云○合祀之議在當時內臣主議則不可至今日若有言官建白仍太祖規制亦繼述第一義也萬歷初年張提點者請復本號時同州司馬乾庵自强為禮卿亦執奏不許而江陵當國竟以中旨復眞人同州不能執矣

卹贈諫官之謬

隆慶登極恩詔卹錄故臣以建言被僇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顏遂與員外楊繼盛並列既而郭贈翰林光學以詞林故事也而贊善羅洪先修撰楊愼止得光祿少卿希顏何如人乃出羅楊上耶沈鍊亦論嚴嵩僇死

與楊繼盛俱止光祿少卿而給事中錢椒等十餘人以他事削籍優游林下反得太常少卿凡超本品七級又何也○時列僇死首等楊郭沈三公之外又有給事楊允繩僅四人耳按允繩之死固冤但疏參寺丞胡膏時引內臣杜泰誣陷故少卿馬從謙盜用大官食物欲比例中以死法膏恨怒反嗾因之得罪夫杜泰以監讒殺從謙死有餘辜其唾餘豈士大夫可拾者楊公此語不可謂非失言也

牙牌

唐宋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為金為銀以別等或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為別耳如公侯伯則為勳字號駙馬則為親字號文臣則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臣又別為一式其後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廷難以稽考乃製官字號牌與之若英宗世宗兩朝俱有王府儀賓在京得懸牙牌想俱用親字無疑矣惟道官如協律郎奉祀之類亦得用文字號似為僭擬宜以道字別之又文臣章服各以禽鳥定品級此本朝獨創向聞教坊官穠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此更當改他禽無溷清流可也

芴囊佩袋

古今制度有一時刱獲其後循用不可變者如前代之芴囊與本朝之佩袋是也凡大朝會時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間聲韻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尚寶卿謝敏行以故事捧寶逼近宸旒其佩忽與上佩相糾結賴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命自今普用佩袋以紅紗囊之雖中外稱便而廣除中淸越之音滅矣惟郊天大禮不敢用袋登壇時惟太常侍儀進御中涓輩俱不得從萬歷丙戌年今上南郊寺臣循故業所佩忽為鼎耳所絓上立待許久始得成禮然祠官之不袋

至今猶然蓋敬天又特重云○按郊天不使閹璫得侍最合古禮而今太廟祭祀則大璫輩俱得法官祭服在上左右蓋起於中葉宦官恣橫時非祖制也又先朝太常卿多以黃冠充之如蔣守約崔志端之屬至列銜宗伯亦以此輩嫺習科儀進止合節儒臣或倉惶失措耳嘉靖以後始根羽流官止寺丞專供駿奔如董宏業郎起家道士者尚失禮至此則不習者可知矣又尚寶卿捧寶爲御前第一璽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寶此高皇創也今正殿正門盡刱奉天之名何居

三世得諡

弇州記父子得諡者以爲盛事然尚未有三世得之者今于餘姚孫氏見之第一世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燧第二世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第三世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簡鑨則國朝二百餘年來海內僅此一家而已且門宗貴盛世以忠孝濤白見稱鑨兄弟四人俱致位列卿名德鍾岐直熙朝盛事也

父子得諡

弇州記父子賜諡者十五家同諡文者止一家倪謙與岳也此後則南充陳文端以勤而子于陛諡文憲繼之則今上二十四年事弇州身後數年矣十五家中如父儀智未嘗爲翰林而得文簡子銘曾爲脩撰乃不得文諡邦日忠襄似不可解然智以儒士薦起銘以任子起家致身卿貳智以侍郎起贈太子少保銘以太子太保超贈太師俱不由科目同被兩朝殊典爲可異耳

郤千里馬

唐昭義節度劉從諫得異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諫大怒殺馬遂負固跋扈其子稹叛逆實基於此今上乙亥天方國亦獻千里馬其時大宗伯爲萬文恭抑不以上奏竟用部文郤之時江陵公柄國尙矯情擬應

未肯以異物開沖聖侈心益用漢文帝郤馬事爲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時各夷方入貢珍奇至命閻立本繪爲職貢圖至今傳爲佳話倘天方國借此發憤不修臣禮其於柔遠之義失之多矣

先朝進馬

先朝進馬者如洪武四年僞夏主明昇進良馬其一最神駿高至九尺身長十有一尺足亦高者只有肉鬣起自膺至尾如龍鱗命典牧高敬護養沙門百戶騎之始可跨以行上行夕月禮登清涼山一塵不驚上大悅賜名飛越峰繪形藏之宋濂有贊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

人崔友諒獻青蒼駒麟驄虬文形體詭異上賜名龍馬羣臣表賀至宣德四年七月撒馬兒罕國貢青龍駒記稱馬八尺曰龍此其種也產於西極風鬟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異殊常但禮部尚書呂震等表請賀則不許耳宣德九年甘肅鎮獻名馬有所謂瑤池駿銀河練照夜璧飛雲白碧玉橋白玉馴玉鱗飛者其色皆純白尤爲罕睹正統四年六月撒馬兒罕又遣使貢馬身色純黑蹄額皆白賜名瑞驎又詔畫史圖其貌閣臣少師楊士奇等各作詩或上頌蓋祖宗盛時皆不拒也況各屬國如安南瓜哇諸夷俱有年例額貢馬匹以至川

貴雲南各土司亦責貢馬何獨至天方而斥之江陵公最熟本朝典故獨不一考耶

吳悟齋奪謚

仙居吳悟齋時來以先朝直臣拜左都御史領西臺適戊子北場事起覆試中式者八人時原參官禮部郎高鳳翥桂亦同評閱欲斥二人以實其言吳獨力爲解欲蠱保全之終不能得高疏實出于景素孔兼所授高既譴去于恨吳遂深吳自是連遭掊擊數十疏溫旨慰留尋卒於位賜謚忠恪踰年于爲儀郎以職掌上言謂吳未路改節不宜冒上謚尋下部覆請竟得旨追奪謚號

時東阿于穀峰慎行大宗伯實主其事以覆試時曾左袒高儀郎與吳而爭不便具覆甫去位而于儀郎疏即上矣時申許二相並罷歸太倉王相省母暫還獨山陰王相一人在閣竟允其議代于宗伯者爲李棠軒長春東阿至厚同年也悟齋晚節微有可議然今上所奪止二大臣前爲江陵文忠後爲仙居忠恪並罹身後大辜咸謂吳罪稍末減法云其後郭明龍正域署禮部亦議奪不稱者數人以內閣王與不咸疏中不下然則仙居之被奪亦事會使之然○嘉靖初有贈太保工部尚書李鐩奪恭敏之謚以楊一清私與故蓋議禮新貴厄之

也若穆廟初奪陶邵二眞人及顧盛兩尚書謚則公論所快矣

吳仙居奪謚再見

萬歷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吳時來病故其妻尹氏請卹上下之禮部時禮書爲東阿于公慎行覆疏云所據謚典一節爲照本官持身端介體國忠誠從瑣闥而抗論權奸直節曾甘乎萬死總憲臺而主持風紀清風丕振于羣寮允爲昭代貞臣堪爲士林雅望易名賜謚允協輿情上遂賜以忠恪上謚是時吳門當國許下次之吳素與楔地厚善以故于宗伯雖心銜吳而褒美甚至

未幾吳門歙縣去國婁江未至于時于景素孔殷爲儀曹副郎卽疏請奪謚矣葢于宗伯授遺計以伸其夙志也謚典是祠司職掌與他司無涉時禮曹無人肯出疏于卽任之亦以舊隙久相左也其事予曾記之又爲補訂云○初己丑春闈試戊子順天舉人時東阿以左侍郎代朱大宗伯監試東阿素不樂典試者謂屑大壯卷文理不通當斥吳仙居力爭始得置亦通中既而奉旨俱准入試然初時批壞諸試卷者又卽于景素時尚爲主事也故二于俱恨仙居次骨云于請奪吳謚疏末又申言請補故御史楊爵謚楊爲世宗朝直臣繫獄七年

僅列牖下委宜補謚但以楊形吳見其褒貶恰當可謂良工心苦矣

邱侍郎獻諛

嘉靖末年黃岡人禮科都給事中邱岳請修承天大志先是顧中丞璘請修志既成而報罷至是邱又以爲言上大悅比志就進呈修書者皆無賞獨邱以傳奉超陞禮部侍郎不數月而穆宗登極降一級調外任邱素不赴至江陵柄政邱始出補官江陵亦許以光復矣邱乃以己姓名獻一對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相公大喜將超擢而病告殂矣

邱竟以外藩再斥葢兩番貢諛皆不得厚償世謂君相造命亦未必然

不識方印

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卽督撫大臣及總鎭大帥亦然俱得帶印綬則謂之印亦可近年有一嘉定令起家癸丑進士故南產世席紈綺初視事所轄有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于縣令用欽降方印于年月上此令閱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輒敢藐視上臺私用方關防法當重究其巡檢駭懼走謝引過且訴此印自國

初頒降凡申撫按各臺俱然今老爺嗔怪是後再不敢用矣此令內慙陽責罟而遣之凡關防未有方者此等學問見識不特可恨亦可哀哉

恩詔冠帶之濫

內外兩大計爲宏治後大典凡恩赦內俱開明不許概復其後漸不然王弇州謂始于今上壬午赦文除去朝覲考察字面以致貪酷爲民者亦列冠帶榮歸里干裝蒲坂之市恩其說誠是但其時去穆宗朝未遠庚午考察科道一案全出高新鄭私意高失位後凡在廢謫者公論翕然推轂而去年辛巳丙計則艾穆沈思孝等亦

貲名承綱中時故相新政諸君子勢必向用則此舉蓋有爲而然所惜者不明著其實耳至如近日乙亥之察時論共雪七人乙未辛亥在列八謹條中者亦登薦剡破天荒他日貪酷兩款凡有資望又何論過嚴哉按先朝治貪酷吏極嚴如宏治十一年清理官員凡詔勅准給本領而因事降調其貪淫酷刑者仍給與世宗登極上兩宮徽號凡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其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蓋降調本非永錮而貪酷尚不得沾恩況大計削籍者乎

朝班

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臨御班行遂無定序癸卯忽有臺臣與部屬互爭先後時蔡虛臺獻臣爲儀郎當主議稍以故事折之爲豸繡交詈聚唾因調停爲常例大朝之説總之無成規也因憶往年沈晴峰太史懋學曾爲予言王太倉相公爲宮允時立班未定而吏科都給事韓元川越次進欲與所厚者接談王挺而下之曰此非權相堂廡韓楫亦敢爭先取捷耶韓本新鄭私人士素嫉其生平故借朝班折之退朝韓訴于朝房新鄭怒甚方盛氣以待而王續至其詆呵幾不可聞新鄭命李失答急令人邀馬乾庵自強相公至兩比之方解去蓋

王與韓皆馬先後所收士也此時沈正在詞林目覩其事因歎太倉之不撓而新鄭出不意中尚能呼其座師息鬭亦是急智

舊制一廢難復

英祖舊制内臣出外非跟隨親王騎馬及文武大臣給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馬候道傍待過去方行今小火者値部閣大臣俱揚鞭直衝其中道矣舊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輿今凡在京大小官員俱肩輿出入初猶女轎蔽帷不用呵殿今則褰幨前驅與南京相似矣舊制給事中迴避六卿自嘉靖間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潘珍兩轎之中彼此爭論上命如祖制然而終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會儼如寮友途間相値彼此下輿揖矣太廟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議部覆不許今不知何時何人作俑六科都給事俱隨班駿奔于太廟中矣此皆蔑棄舊規遺制之極然而一變之後遂不可改他如藩臬臺與按臣亦寮友今且束服府半屬禮參游亦方面重寄今叩頭被執與奔走無異此又皆勢處極重必難返者至若制誥兩房中書官初本内閣僚佐今已夷爲屬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

爲役無有後言惟新輔臣到任兩房入謁之後新輔亦
至兩房答揖尙存往日舊例至于吏部選君見都察院
不肯行跪禮而五部尙書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爲
失體至嘉靖末年張永明爲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
今惟此一事存餼羊云

禮部官房

李晉江相公爲少宗伯時節省署中羨餘置買官房自
三堂四司司務廳皆有寓宇春曹始免僦居之費蓋自
其爲南部行之以及于北此法甚善各曹宜倣而舉者
但李能耐煩瑣任怨讟有陶士行風範他人或不辦亦

不屑也又禮部到任歷轉諸公費俱出教坊司似乎不
雅此項斷宜亟革者南京禮部堂屬俱輪教坊値茶無
論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隸人因而索詐此亦倣規北部
耶無之兼有弦索等錢糧解內府如此假貸似皆當速
罷○往時許新安爲次揆好以靑蚨餽至者每出則鷄
衣藏道擁轎叫呼識者非之近日晉江亦然而南中一
大司空于犒錢之外遇寒復有絮袍之賜卽使行濟亦
溱洧之惠也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都雄貲其父必登俎
豆至有生前屢罹晉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
秋兩祭而饗庑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于
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度置高閣間供齋役爨材矣蓋
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
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請於上以
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諸議
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褐蓋

舊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張褐蓋未及四品者惟
狀元以曾經賜京兆尹鹵簿歸第遂仍不改他亦不爾

也猶憶先人自翰檢差歸轉修撰假歸俱用靑繖如他
官後來詞林六七品忽皆黃線繖銀瓜前導已爲踰分
未幾而庶常亦然乙科之爲待詔孔目者皆耶之爲典
籍侍書者又傚之至于詹簿詹錄亦用之此何說也詞
林轉五品者惟光學士則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開
棍如大僚而庶子諭德洗馬及講讀學士在京亦張大
金扇以故向來俱得用黃繖十年前有一御史轉通政
參議忽用之殊以爲怪近日則光祿尙寶之丞俱僭張
褐蓋驛遞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
僚改靑繖爲天藍郎署以下爭相竊傚遂不可改尤爲

創見○近日事例濫開一切徒隸豈俱得以白鏹授勇爵被金紫戴黃盖充塞道路而無如之何因憶近年京師有一快心事故駙馬許從誠尚世宗女嘉善公主有孽子名顯純以太學生入貲遥授指揮僉事其人頗多金負小慧學詩畫以此得交士大夫一日擁騶騎乘小轎過正陽門所謂棋盤街者下輿遇巡城御史穆天顏相遜而揖別去穆問何官從者素愉之對曰此納級武弁也穆大怒追還裸而笞於道旁路人莫不揶揄今年閱武錄其人已用錦衣籍登武進士矣向見錦衣奉使出者俱坐八人轎覆褐盖雖試百戶亦然不知始自

何時有一溧陽人蔣文興者史元秉繼書家奴也史爲緹帥文興因冒功官百戶差至浙江舉人亦用此體令上庚子年事予親見于杭城中若內官銜命而出無論崇卑眞僞遂無一靑繖要之此輩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詰也許顯純後爲魏璫鷹犬創五虎之一士大夫受其屠戮最爲慘酷

野獲編卷十三終

野獲編卷十四目錄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衙藏梓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今泗州盱城之北為熙祖山陵設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朱氏世襲其先為宗婿遂承國姓仁祖陵在中都鳳陽府太平鄉之北設皇陵衛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二員以劉汪趙三姓之後世襲劉即義惠侯子孫汪即汪氏老母孫也泗州祀官以懿親當世職不必言如劉姻汪不過龍潛時故舊世叨冠裳國恩厚矣惟是滁陽王

郭子興長子郭大舍者戰沒一女充太祖惠妃幼子舍老舍者僅與莊田而不得官卒後亦賜諭祭傳凡五世矣以庶氏歲得一朝京師至名琥者於宏治癸丑上始與冠帶守祀壬戌歲聖旨郭琥與做奉祀遂得比劉汪二氏矣至正德間而琥求乞無已且請用信當事皆厭之遂革其職至世宗登極琥復疏辯上哀之始還其舊秩止許終身此後遂為編氓以至於今夫滁陽破家以成帝業且無論高后微時瓜葛即惠妃生蜀代谷三王永嘉汝陽兩公主與國家勳舊兼之戚畹而後人不叨一命之榮滁陽之祭亦僅有司歲終一舉而已是亦聖朝大缺典大恨事也

女神名號

孝女曹娥在宋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至政和五年加封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又加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父為和應侯母為慶善夫人此無論名號之無稽而女之父以溺死則水府乃其深仇有何和應亦不經極矣我太祖盡革之但稱孝女曹娥之神令有司歲時祭祀則最為正大至於海神今東南共祀者在宋已封天妃蓋妃生宋哲宗元祐時莆田人姓林氏生而靈異歿而為神本朝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為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廟號宏濟天妃之宮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蓋其時將遣鄭和等浮海使外國故祈神威靈以助天聲與孝女封號事若相戾然于敬奉靈祇則二聖一揆也江海二神俱以女貞享食故並記之○按曹娥碑中所云婆娑樂神巫降神時按節而歌此其舞貌也而宋封孝女敕文乃云其父迎婆娑神因溺死則冬烘之極不知其時當制者何人也又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與天配故名天妃今以為后妃之妃則褻甚矣古以伍子胥為五髭鬚以杜拾遺為杜十姨又何足怪

廩生追糧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省直憲臣時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疏請凡廩生考斥者俱追糧爲民時以爲苦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今斥生已不勒充吏請停追糧上許之禹錫起家甲子乙榜爲國子學正忤左天順四年會試同考官考陞監丞値天順七年會試大焚舉場禹錫疏請贈舉子焚死者俱爲進士禮科駁其非下錦衣獄訊治既而用其言行之成化中遷太常班○先禹錫以國子學正掌京衞武學上疏謂武學長眞統務子弟驕惰不學今後武生考劣等俱宜追所廩

糧以警其餘上亦允之其持論不同又如此蓋斟酌時宜通達國體之士也○按正統四年八月丁巳南安知府林芊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illegible]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于廩給歷積於累歲而追索于一朝因亦難矣且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行禮部除其令矣何以成化間而禹錫又有免追之疏想林疏已行而中止耶

五嶽神廟

正統三年湖廣巡按御史陳祚奏衡山嶽廟册封逐欲盡毀其后妃像設寢殿朝堂僅立壇壝齋室以供祀事且引宋儒張栻之言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而宇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太祖更制神號而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言不可行上從之命湖廣布政司督修按禮五嶽視三公豈有無室無貌之理陳祚祖張敬夫陋野之談妄議祀典已開張璁去孔廟聖像之端矣

北嶽

北嶽恒山據一統志云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歷代自舜時巡俱祀於此地及石晉賂契丹割以與

虜至宋不能復乃致祭於眞定府之曲陽縣因俗有飛來石之語遂借之以文其陋本朝因而不改此亦其襲舊矣宏治六年鈞陽馬端肅文升爲大司空始疏請遷祀渾源謂本朝既遷都北平而眞定在京師之南于祀北嶽甚悖況渾源尙有故廟基址修葺無難上下其疏于禮部時宗伯倪文毅岳覆疏謂事體重大僅請修建恒山舊廟而已說者謂文毅之受議曾禱于曲陽北岳廟因生子名以岳故文毅力遏移祀未知果否後至萬歷十二年大同巡撫胡來貢又如鈞陽疏請之卒格於禮臣覆議不允而止因陋就簡此祀之正在何日耶○

又寰宇記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此地周禮曰并州山鎮曰恒山鄭注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至高齊天保之年始去上字故郡名恒山今祀本不悞不宜更易于渾源此說似祖趙宋飛石而附會之謂舜阻雪于此即紫巖北嶽之說也當再質之博洽者

祀典

世宗朝大禮雖犯內批上憤怒愿所以大創之時正議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淶給事中陳棐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削元世祖之祀又追論故

誠意伯劉基曾受胡元僞命故力爲擁護致污廟祀非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廟易像爲主易王爲師尚爲有說至改八佾爲六籩豆諸減殺上意不樂師道與君並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議迎合廷降孚之上不顧也又進歐陽修於兩廡則以濮議與永嘉暗合故特崇之未免爲有識所笑至斥姚少師配享太宗則聖見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議孔廟從祀時主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援猶祠杜步等之說也唐以貶去先是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俱得旨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末又欲斥兩廡之陸九淵而進宋之周張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則更創甚駭怪況九淵爲世宗所褒與歐陽修並祀安得復議廢退其儕得海譏者幸耳是後王弇州遂疏請裁定孔廟從祀欲升有若南宮适而降宰予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譏弇州者祭甲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

園陵設教坊

世宗入紹報恩所生如尊興邸舊園爲顯陵此情也亦禮也至推恩蔣氏命爲世都督僉事分守典祀帝以比魏國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爲濫典至嘉靖二十七

年增設伶官左右司樂以及俳長色長鑄給顯陵供祀教坊司印獨異天壽山諸陵不特祀豐于禰廟傳議猶以爲瀆且教坊何職可與陵祀接稱不幾於皇帝梨園子弟貽譏後世乎時嚴分宜爲首揆豈亦迎合宗伯官其有此

孔廟廢塑像

正統八年國子助教李繼上言宮殿將成惟太學尚仍元舊且土木肖像不稱亦非古制請擇地改建上曰朝廷自有措置不允天順六年三月蘇州知府林鶚因文廟聖像頹壞乃并諸賢像皆易爲木主然未敢聞之朝

也至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爲雲南府幕而去至宏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遇闕里災乃上疏宜趁廟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又大成二字乃贊喻之語於謚法不合亦宜革去上雖不從而不加譴讓至嘉靖初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毀矣蓋其說非始於張也楊又有疏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其說更爲不經識者非之楊至宏治甲子以告病光祿少卿聘主浙江鄉試被言官指謫謂其欺君不忠後官至宗伯得上謚時嘉靖乙酉並永嘉以

議合左右之

先聖木主

張永嘉當國議易先聖孔子塑像爲木主時徐文貞爲編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貶天下翕然稱賢蓋高皇帝謂塑像爲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岳瀆盡易木主廢王侯之號獨孔廟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廟聖意易王爲師併棄像設時論不以爲然然廣東廣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撫都御史王翺仍易以塑者則高皇制作當時已不能盡奉行矣又宣府儒學聖像亦係土偶有鎭守大帥永寧譚廣者範中金爲五臟實其中未幾被盜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順間事見葉文莊日記中者然則木主亦未可盡非也○徐文貞抗論孔廟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階天下小人永不許擢用未幾超爲學使者超爲祭酒侍郎長春卿入内閣縱分宜當國奉世宗末命爲時元臣幾軼永嘉而上之宏治十二年給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帝不允

呂僊封號

世宗奉元諸典不可勝紀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則用次揆嚴分宜近呂洞

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但人間未有稱之者卽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四賢從祀

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趙輄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illegible]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并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illegible]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宜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借從祀以濫與伯爵欲坐徐魏以專擅封拜論斬

益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紅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栻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illegible]願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瑄同祀時爲文恭士和爲禮卿亦特疏專主守仁御史李頤則薦胡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禮部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逢其意故守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瑣以及詞臣無一人肯具議首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首倡議則及陳獻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議乃科臣蕭

遵主事唐鶴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諸疏俱衆議亡部察院右都御史趙錦等御史許子良等戶科給事中彥等官坊徐顯卿等韓世能等各公疏禮部尚書一人又獨疏俱薦陳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爲然時惟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中允吳中行則以王陳胡三人當並祀而閣臣有疏亦謂三人同祀之說爲允祀典從此定矣時禮卿爲沈歸德鯉特主議從祀胡一人而于陳王俱有譏貶忽聞閣臣有疏喫驚亟止之上僅批已有旨了其疏與閣疏同日發下沈疑揆地故抑其言怏怏見於辭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戶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橫毀盛典于是衆喙始息說者謂新建之孫與戚畹永年伯王偉共醵數萬金從內援得之尤爲怪妄永年雖浙籍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戚而貲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眞高明鬼瞰耶○初祀議紛紛時光祿寺李楨又別薦曹端呂柟等五人而以獻學暗攻守仁獻章爲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疏專劾守仁爲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詈朱熹爲老狄禽獸至造其像鞭朴之則又勦襲風聞仇口也於是

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內閣止申時行二人在事沈歸德猶在未匝月既閣疏侑而部疏繼爭皆俱已付之忘言獨唐戶部於事後力爭蓋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刻南宮奏稿最爲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忤桂萼魏恭簡校莊文節昶尼之于先矣至穆宗初又以[illegible]學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斷始祀兩廡而唐戶部疏中至云皇上爭寵王氏如此蓋暗指永年昭通中宮見之章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在

難乎免矣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謗大璫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奥主議遂中止陳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莛學中私其起中先達特下俞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爲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爲首山西蒲州人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崇祀者臺臣李頤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躋之薛王

之列其後沈歸德因據以上獨祀胡之疏二賢雖無忝盛典又得鄉人之助如此

加前代忠臣謚號

蜀漢關壯繆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尊之號而極矣或云上夢有異感遂進此銜名未知果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謚號見之誥詞不下壯繆則海內戎未及聞也其最後加岳謚云誅邪輔正大將精忠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禋祀蒸嘗協理三十六雷律令贊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永揚帝化神霄右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蕩鹵大元帥其崇奉亦至矣今西湖鄂王祠脩飾甚麗禾郡有稱其子孫立祠宇者何不以此額其廟而猶仍宋故稱耶

解池神祠加號

國家鹽利惟兩淮爲最然歲人不過六十萬緡已當天下之半若較之宋僅二十中之一耳按宋鹽有四種一曰末鹽卽今煮海所得兩淮兩浙荆湖閩廣河北供用之次曰顆鹽卽今解州及晉中蒲絳所出中州秦晉趙魏用之三曰斥鹽則川蜀四路用之以上與今日畧相似而行鹽之地則已不同四曰崖鹽出于土崖秦鳳階成所用今未聞也然宋一歲獲鹽之利凡二千餘萬緡

我朝全盛何以僅僅止此且洪武三年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皆募商人粟中鹽則所出之地亦宋所未有今但稱靈州課司耳隴西三府食此鹽耳茲鹽之外獨解鹽最奇其出之歲亦有豐歉唐大歷中河中鹽池爲秋霖所敗度支韓滉獨稱不爲害且有瑞鹽代宗喜賜一池名一曰寶應一曰靈應頃今上已丑年河東鹽池利大興御史秦大夔奏聞請加崇號以答神貺時議本朝於海內神祇久革侯王之號乃詔賜祠額曰靈惠恭司鹽之神雖解指

靈異耳○解池相傳爲蚩尤血所化其說不經且其長五十餘里周百餘里又有淡泉二區味甚甘洌鹽得此水方成又有女鹽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土人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鹽蓋天生之利也自大歷吞祠遂建鹽風亭有碑在池北之峨嵋坡至貞元十二年又有鹽池靈應公碑則史得封爵矣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鹽池大壞關壯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始爲之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關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武安王蓋關自以桑梓之鄉加意擁護而鹽池之功遂超鹽神而上之矣

部科

凡部曹一拜副郎馬前卽得用鞍籠加正郎及得用諸臣矣今惟吏禮二部無之相傳舊屬以衙門清要故此小京堂用紅鞍籠疏上而旨不下遂并尚寶寺之職論以秩宗清望不同他部亦屏不用又七品例服鸂鶒向來多別綴他補惟給事中獨用之而中書舍人亦效焉蓋兩官俱內府衙門連署出入京師因爲之門禮科不帶鞍籠求同吏部中書學穿鸂鶒混擬掌科又吏禮二部司官往還但稱侍生不用寅字亦自別於他曹也

比甲只孫

元世祖后察必宏吉剌氏創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也流傳至今而北方婦女尤尚之以爲日用常服至織金組繡加于衫襖之外其名亦循舊稱而不知所起又有所謂只孫者軍士所用今聖旨中時有製造只孫件數亦起于元時貴臣凡奉內召宴飲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衞士常服亦不知其沿勝國胡俗也只孫元史又作質孫華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時服之故云

仕臣謫歸服飾

今大小臣謫籍爲民者例得辭朝往時成化三年故閣商淳安召還時尙未復官及詣闕投牓子於鴻臚稱浙江某府縣爲民臣商輅行取到見朝及陛見戴方巾穿圓領繫絲縧蓋用楊廉夫見太祖故事想當時入閣傳旨者其體皆然頃今上甲申刑部尙書潘季馴爲民辭朝頭戴平巾亦布袍絲縧其巾如吏人之製而無屋也今六部及藩司知印尙戴之已非方巾矣比來闕朝士得譴斥削者皆小帽青衣雖曰以損思咎之意恐未妥此蓋輿皂之服充軍者方衣之而充軍重譴例不辭朝若爲民者奉旨云回籍當差猶然隴畝良民因未嘗有罪國初糧長例得用平巾則藩司冠所戴似爲得之又

冠帶閑住者必先云革了職蓋已奪爵秩無品級高卑可分一切頭踏儀從俱不得用僅子以仕服耳以故嘉靖辛酉高安吳宗伯以閑住歸時已拜少保其見客止青衣角帶并侍衞亦無之眞深諳祖制得大臣之體今俱以章服里居皆蟒玉金紫呵殿赫奕與居官無異失之遠矣○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以議壽宮不合奉旨降本司參議閑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尚書凌雲翼以毆諸生被訐奉旨革去宮保以尚書閑住夫既罷閑住又何秩可降乃復從貶謫是無官者反得官矣擇地如此票擬不滿諳練者一笑耳先朝故老決不冬烘至此

教坊官

教坊官在前元最爲尊顯秩至三品階用雲韶大夫其至和聲郎蓋亦與士人絕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長曰奉鑾雖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幞頭公服範之儼然朝士也按祖制樂工俱戴青卍字巾繫紅綠搭膊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此會典所載也又有穿帶毛豬皮靴之制今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吁可異哉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荆州府教授陳觀字子瀾以鄉薦授福建延平府教授歲滿調湖廣黃州府陞國子助教力請補外改除武昌府又調荆州府初爲應天府同考試官再爲福建考官調荆州後又爲江西福建考官以歲滿致仕歸後起復爲應天同考試官自來舉人無直選教授者觀得之又辭成均就外任且歷四郡一異也教職典試未聞有三數往者觀凡六次且爲應天同考者亦二二異也觀以洪武庚午登科壬申就選至正統辛酉尚典試凡爲教職五十餘年三異也卑官已居林下又特選爲主司且屢爲主考又爲分考四異也事見陳少保循所爲陳觀志銘

學士兩主會試

國初官制未定詞林晨星以故有一人而三主會試者如永樂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皆侍讀學士曾棨爲正主考至宣德二年丁未曾以左春坊大學士兼讀學又爲副考蓋三度云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兼學士直爲副考正統元年丙辰爲正考四年己未已陞禮部左侍郎兼讀學復爲副考亦得三次然二公後俱登卜卿貳不得大拜至成化以後詞林大備漸不復然惟成

文通（溥）成化中乙未辛丑兩爲正考而宏治三年庚戌復入正主會試然前二次俱學士掄後則爲文淵閣大學士非復詞臣比矣其他詞臣兩主會試者固多然其後次多以入閣得之其未得爲閣臣而再司南宮試者天順四年庚辰尚寶少卿兼編修柯潛爲副考七年癸未以故官再爲副火焚科場不完而出此稱是吉彭文思（華）以光學士主成化戊戌以正詹事光學士主成化甲辰吳文定（寬）以諭德主成化丁未以吏侍學士主宏治壬戌石文隱（珤）以禮侍學士主正德庚辰以吏書學士主嘉靖癸未張宗伯（潮）以少詹事學士主嘉靖壬辰門

禮書學士掌詹主嘉靖甲辰曾宗伯（朝節）以禮侍學士掌院主萬歷戊戌以禮侍學士掌詹主萬歷辛丑此五公中其後惟彭石得爲輔臣然彭戊戌爲副甲辰爲正吳丁未爲副壬戌爲正石以庚辰爲正癸未反爲副曾兩次俱副考內惟張兩度俱正考爲奇然甲辰之役以病卒於闈中輿尸而出盛美之缺陷如此

十典文衡

弇州盛事紀錢侍郎（習禮）六典文衡以爲極奇不知其于永樂二十三年甲辰巳爲會試同考宣德二年丁未再入會場分考則并後之鄉會主試共八次矣而正統元年丙辰廷試四年己未廷試又皆爲讀卷官凡主文柄者十度又錢之初主應天鄉試爲宣德乙酉而誤書爲永樂丙午正統四年讀卷而誤書爲主考至正德六年辛酉錢又以翰林光學爲順天主試而弇州缺不書始信紀載非易事○弇州盛事又記梁文康（儲）正德戊辰甲戌兩主會試是矣然文康宏治壬子辛酉又兩主順天鄉試竟亦失記何也他如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試四同考會試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同考會試兩主考會試八充讀卷數亦可爲錢侍郎之亞云○又楊文敏（榮）典京畿鄉試一

次廷試讀卷九次亦可稱十典文衡又初預修高廟實錄後文昭章三廟實錄又爲總裁俱爲難遘其十知貢舉者前爲胡忠安（濙）後爲嚴分宜（嵩）十爲讀卷官者前爲蹇忠定（義）後爲王文端（直）亦可稱盛事

金寔

金寔者浙之金華人永樂初生員上書陳王道其綱有四其目有五上嘉納之又試策三道俱稱旨遂命入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授翰林典籍又預修永樂大典晉春坊司直郎洪熙中陞衛王府長史正統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卽以是年卒於京以青衿爲纂修一異也

以靑宮近臣曳裾王門二異也以藩府外僚厠文衡重任三異也是時官制已久定而金寶獨承異數如此○是科與實同爲分考者有浙江僉事花淵生而江西豐城人李郁者以承差習禮記中五十九名

考官序次

景泰二年會試吏部左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爲考官二人俱庚戌進士林爲一甲第三人江則庶常也林滯史官二十二年矣知貢舉禮部尚書楊寧亦其同年三人者官爵高卑驟絕而同事南宮已爲可異至房考則侍講劉儼官反尊於副主考而修撰編修二人次之南京

刑部主事錢溥廣東左參政羅崇本又次之其末則教授學正訓導各一人凡分考八人始中二百名較前朝加多矣景泰五年會試分考始無外官其領房爲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楊鼎而詹事府丞李齡以己酉貢士次之左中允兼修撰柯潛又次之可見本朝官制重詞林而抑坊局且侍講中允俱正六品而相兼如此天順初元岳正以修撰入閣亦兼贊善則俱從六品相兼至今上己卯用中允高啓愚主應天試而侍讀羅萬化副之後來以舜禹命題爲言官論列高坐削奪弇州公謂故事修史主考皆講讀先而中允後此舉乃出

政府意而不知講讀之得兼中允也然則不但弇州未熟典故卽江陵公當軸亦不諳本衙門舊典矣是年會試對讀官有仙居知縣張翔名下書文學才行出身取中三百五十名如永樂十三年之制又正統十三年弇州云是科廷試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以守城讀卷然是年登科錄並無楊姓名至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二科始爲讀卷官耳且正統戊辰科尙以亞卿掌鴻臚至景帝監國始陞右都也弇州博洽第一而偶訛乃爾

鄉試取士溢額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鄉試竣事後給事中徐廷章上

言今者科舉山西陝西皆取百名其數浮於額三倍爲悖典制按正統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陝西額皆四十人則所收雖未至三倍而考官故違明旨罪難自逭乃禮部覆奏云此後仍宜如宣德年例蓋不以正統所增爲成規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不得過二十名則併宣德舊額亦不復遵矣時掌春曹者爲胡忠安濙其人以模稜致高位宜有此等議論至正德三年則科場定制明備已久又用給事中趙鐸疏下禮部議增解額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東山西俱九十名是時劉瑾陝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比周爲

好厚其桑梓而齊晉二省則以徐階見及遂超江浙閩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逐瑾誅是科其黨不復行然是時周陽曲經以宗伯主議何以附和至此豈亦以身爲山西人耶先是宏治間李廣之死六科十三道糾居賄賂交結諸狀周恚辯甚厲今觀此舉無乃不誣夫幾殁而易名文端時周堉曹元爲逆瑾私人新人輔政遂得上謚○按正統初廣解額江西僅六十五人河南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鍾復巳中江西鄉試一百九名三甲進士楊玉巳中河南鄉試一百二十七名此則不可曉矣

奏訐考官

自來子弟不第父兄無奏訐考官者惟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之循言子瑛文言子倫文字俱優不爲試官劉儼王諫所識拔欲罪之賴大學士高穀力爲救解儼等宥罪瑛倫俱許會試次年丁丑正月睿皇復辟而王文就誅陳循遣戍矣此事古今創見宜其不旋踵而敗後人亦無敢效之者惟嘉靖甲午順天鄉試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鋐以子不與中式乃指謫場弊劾考官廖道南張袞且以太祖誅劉三吾爲言道南等卽引陳王及劉儼故事以答上兩不問次年鋐亦劾罷旋死鋐之橫惡此特其一端且狠闒無識至此更爲可笑此後一科爲庚子順天鄉試掌詹事禮部尚書霍韜亦以子鞿試不錄恚甚欲糾主司龔承叙楊惟傑其門生李開先力勸之曰公有子九人安知無人發者姑聽之韜次子與瑕果中廣東鄉試第九名霍乃止疏不上汪鋐亦卒於位自制科以來大臣僅有此三次舉動至霍渭厓則正當主上眷知其疏果上必有非常處分賴李中麓巽言而止總之砥犢情深裂四維而罔顧或誅或竄或自斃俱近在歲月間則其心死久矣

減場解元

正統甲子科四川鄉試以周洪謨爲解元其卷減場止五篇考試官爲監利縣教諭楊逋所特拔明年乙丑擢一甲第二人歷官史局至成化十六年洪謨爲禮右侍郞上疑辨錄三卷訂朱熹集註五經四書之誤欲乞聖裁親加筆削寫其悞者於前續今所訂者於後頒以書名如漢白虎通之類上曰漢唐宋諸儒四書五經註釋各有原委永樂間儒臣奉勅纂修考訂悉取其不悖本旨者錄之天下習學已久洪謨乃以一己之見紛更不許行次年周卽正位宗伯其在掌[illegible]多所建白亦不識允行憲宗昇遐首上疏毀御製大學碑濟寧官碑東岳

碑顯佑宮碑延禧宮碑戒百官勅諭及龍文春景詩諸文字用字訛謬宜令改正及憲宗諡議中含譏訕宜速逮萬安等治罪時孝宗初登極山陵甫畢敢糾先帝制作之失且句摘字眨不遺餘力是誠何心豈以辨疑一錄見斥於憲宗故以此逞其憾耶是時萬文康已去位又其鄉人也蓋借以擠其在事劉博野尹泰和等耳上命九卿翰林會議皆引經傳子史以證先帝聖製會無一字之誤且諡議爲禮部掌行當日何以不言不過希恩于己嫁禍于人蓋已直抉其隱矣覆疏上得旨御製文字考訂不差洪謨妄肆詆毀本當重治姑罰俸三月

於是六科韓重等十三道劉遜等皆奉起疏治之上以洪謨挾私偏執但已罰治姑宥爲言蓋全大臣體也使當日言官追論其鄉試五篇之卷冒冠賢書文獻書爲先朝所擯故行誹訕豈惟不得仍居其宗且起大禍矣乃終無一人及之者次年洪謨罷去歿而得易名文安固聖朝優容而一時士風之厚朝論之平亦不可誣也

○成化末年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救洪謨在禮部請命廣東官送之還國尹直詰之曰還國遭殺奈何洪謨曰于彼殺之我無預矣其經濟如此

順天解元

順天解元向有被議者以輦下人衆姑曰易生也如予所知景泰四年癸酉第一名羅崇岳江西廬陵人以冒籍斥七年丙子第一名徐泰直隸江陰人以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論劾覆試得留此二事英宗實錄中俱不詳載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第一名章禮浙江餘姚人以冒籍被劾覆試得留萬曆十六年戊子王衡直隸太倉人以大學士錫爵子見疑覆試得留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趙維寰浙江平湖人以文劑被參禮部覆試罰科舉人之有罰科自此始要之傅治卿王辰玉趙無忝榜首亦遭指摘世共冤之當太倉公之爲子請

覆試也引章禮爲言而不及徐泰蓋偶不記憶耳

京闈冒籍

國初冒籍之禁頗嚴然而不甚摘發惟景泰四年順天舉冒籍者十二人時禮部主事周駿請照例論罪已中式者斥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後尚言者以爲過刻始令斥回者仍許再試其中汪諧者後即聯捷矣至成化四年復變考察南京科道交章劾吏部左侍郎章綸縱子元應冒籍京衛軍餘僥倖京闈中式并其他罪宜究上命禮部右侍郎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得實奏請區處上以事在革前姑宥之但黜斥元應令

再入試又中浙江第二十名遂以乙未科登高第爲顯官矣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順天中式陸光祚已廷魁陳策俱以冒籍被劾禮部請發回原籍上命姑准存留但不許今科入試而貸其父叔侍郎陸杰太僕卿毛渠鴻臚卿陳璋罪至四十三年甲子順天鄉試後給事中辛自脩又糾章禮等五人冒籍詔覆試僅斥二人而章禮卽以乙丑登第餘考官監試俱無所問至今上十三年乙酉科順天場後冒籍之說紛起既而給事中鍾羽正發之爲浙人馮詩等八名俱奉嚴旨詩等二人枷示順天府前滿日同六人俱發爲民禁錮終身是時議洽

既酷二生被重創荷三木窮冬盛寒皆瀕死而魁八人中史紀純之父爲編修鈎至革職閒住提學御史董以失覺察調用正主考左諭德張一桂調南京焱自來冒籍受法未有此嚴峻且濫及者逮其後再有議則寬政普及矣

薛文清主試

英宗天順元年南宮之試閣臣許彬子名起與忠國公石亨姪名俊者同登進士時有詩曰閣老賢郎眞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者指此也但登科錄刻許起書兄越爲奎文閣典籍遍考列朝無此官然刻錄必不誤益莫

宗時猶仍國初舊制設員今實錄會典諸書俱不載則舊官之不傳多矣所云吳節只知通鑑略皆孫全不曉文章因爲仇曰若所云問仁既已無顏子皆克己復禮一節題芟去首句此却不妨至祭告如何有太王則詩經后稷配天程文果有此語其說似難通至若告了且名當問罪周公謀井亦非常因孟子題稱公都子之言而去之直云告子周易井卦却引周公其說出國初趙東山亦微有可議是年薛文清爲主考此何等人品學術尙遭謗訕下第舉子之口眞可畏哉○是年同考翰林與籍徐秘刑科左給事司馬恂俱書貢生徐鄰人俱

給官大興宛平二縣主簿俱同名姓王珙一爲丙辰貢生一爲壬戌貢士俱歲薦也領房同考爲尙寶少卿兼編修錢溥以從五品兼正七品其書批語銜首稱少卿而正主考禮左侍兼光學士薛瑄以正三品帶正五品副主考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以正五帶正六但考兼官爲學士侍講而不及九列之銜俱不可曉錢溥木以春秋起家是年閱本經又兼看詩經亦奇

天順初元會試

英宗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位二月會試主考官爲薛文清瑄呂文懿原俱一時人望也而許起石俊登

第時父彬以侍郎學士爲次揆後叔亨以忠國公爲總
兵官時有作俚詩嘲主司曰閣老賢郎眞慷慨總兵令
姪獨軒昂蓋指起與浚也至四年呂原再主會試則浚
先因亨敗詐病居家褫奪又以怨望磔於市使在今日
追論往事則薛呂二人難乎免矣是科分考官有尚寶
司丞兼編修李泰者卽太監永昌嗣子也首場三題爲
大學論語孟子而首題不刻程文殊不可曉又淸卷爲
武功徐靖遠王興濟楊三伯而彌封官有光祿鄭㫌能
則由厨役起家且曾以盜賸物問罪者次科能再爲彌
封官則已陞禮部右侍郎掌寺事矣前帙已紀在許而

未備茲又詳之

會試刻文

會試錄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經各
刻文三篇二場乃刻詔十七年辛丑二場刻論二篇宏
治六年癸丑亦刻論二篇又刻詔一篇十八年乙丑又
刻論二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論二篇而會元鄒守益
論在第八名沈圻之後是後遂無此事而武舉錄或刻
二論或二策則至今尙然

京考被劾

宏治十七年甲子科禮部建議用京官各省考試于是
浙江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山東聘刑部主事王守仁
旣訖事矣至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劾廉以省視守仁
以養病夫省親者背親爲不孝養病者託病爲不忠不
忠不孝之人大本已失何以權衡人物乞復里選之制
正廉等罪然楊實依親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現任
官也王蕃之言雖過然當時御史辟聘亦似出格所以
止行一科旋卽報罷今制則先期請于朝皆以詞林請
垣及部屬中行出典省試遂爲成例不可改矣　王文
成後日功名不必言卽楊廉亦至南禮部尙書諡文恪
則言官白簡亦未足輕重也

考官爭席

李文正 西涯 初在詞林及居揆地皆以和煦容物見稱
惟爲太常少卿時典宏治癸丑會試時耿文恪 裕 以禮
部尙書知貢舉初入簾大宴與爭席有違言比撤經命
題其首題卽爲伯拜稽首讓於夔龍以微調笑亦可謂
戲而不虐其時同考修撰三人而錢福列在楊時暢涂
瑞之前錢後楊四科後涂一科凡詞林五品以下俱論
科不論官況一官而攙越前輩乃爾豈錢以鼎甲重耶
則涂亦鼎甲也涂錢俱治書經有愧首題多矣　是年
論刻二篇俱膚甚又刻一詔更寥寥數語不今不古此

時出格刻程意必博奕驚人不意救止於此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舉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韜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技以議禮獻皇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峯欲效而不能矣前乎此後乎此俱未聞也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敢復居尊而門生禮亦稍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賓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撤以貽之先人少于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書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晚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眞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宇醇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愜至于焦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張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曉矣○癸未先人以閣尙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踰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夭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未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途

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學[illegible]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遂以[illegible]罪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力止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中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即眞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貴後拜師

王文成自龍場貶所內擢爲刑部郎而南海方西樵獻夫爲吏部副郎遇文成與語服其學識立拜之爲師後

以議禮驟貴薦文成之章不一及爲禮部又薦文成入
內閣近日則趙定宇少宰自吏官疏止江陵奪情廷杖
削籍歸負海內重望亦執贄於弇州門牆修北面禮甚
恭皆可謂虛心忘勢好學者矣若羅近溪以進士請
告歸而拜大俠顏山農爲師隨之行腳遠方受其笞責
此又近於妖誕不經又如邇年之禮逆觀者俱指爲名
公持缽捧錫備高足之列此又如崔浩之師寇謙之未
可爲訓也

考官時生

本朝兩京主考從來用資深兩翰林嘉靖間同兩順天

則議論最多然有罪同罰未有獨及一人者有之自天
順己卯始時正考爲學士劉定之副爲倪謙倪有門生
不收遂疏訐其私倪至遣戍去而劉不問直至嘉靖戊
子庶子韓邦奇爲正考方鵬副之因前序引尚書錯誤
被論韓降外鵬僅罰俸蓋指摘本及一人故處分亦不
旁及猶有說也至今上乙酉冒籍之事于主考何預焉
而論德張一桂至於謫調副考陳于陛無恙戊子關節
之訐則兩主考均其任矣庶子黃洪憲受攻而副考盛
訥無恙然張黃俱正考或當獨肩重責也若丁酉順天
則中允全天敘爲正焦竑以修撰副之及場後爻章止

及焦一人而全高枕無一語訶詰次科庚子則庶子楊
道賓爲正顧天峻以修撰副之其後攻顧如焦而楊不
及也此兩人既無關節又非正考何以鋒鏑偏叢焉舉
朝明知其故而無一人爲別白之可嘆也○又應天己
卯壬午連二科亦止議及一人然前以高啟愚出舜禹
題見疑與副考羅萬化無預後以沈懋孝獨閱卷受訐
而正考沈鯉以病臥闈中俱非無故得免

關節狀元

今上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爲首揆江陵公子人謂乃父
手撰策問因以進呈後被劾削籍人皆云然前此正德

辛未科狀元楊慎爲次揆新都公子人謂首揆長沙公
先以策題示之故所對獨詳其後新都公議大禮忤時
爲新貴所聚攻亦微及前事蓋以用修博洽無忝大魁
而不免議論如此又前此永樂二年甲申科學士解縉
爲正主考得江西泰和人劉子欽爲第一劉本省癸未
解元縉捷解愛其才而許以必得狀元劉直任不讓解
心薄之以題密示江西永豐人曾棨得狀元其題以禮
樂制度爲問上意必欲得淵博之士然非夙構不能詳
對故子欽竟絀猶得選庶吉士然則曾襄敏重名高第
亦不免以關節得大魁矣今世多知楊張而未必知曾

然曾與劉子欽俱吉水人而曾棨亦同郡人當時不以
爲嫌也是科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爲上應列宿而江
西吉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浙江得七人南直隸
二人福建湖廣各一人所謂挨宿周忱者又吉水人也
兩蜀兩廣雲貴以及中原四大省及北直無一焉正與
正統戊辰科但選蜀人與北人相反之極又是科會試
取四百七十二人見楊東里所作羅簡志銘中本朝甲
榜自洪武乙丑後未有如此之多者但是科會元又有
云楊相者未知孰是簡亦是科庶吉士亦吉水簡字汝
敬後以字行又是科庶常陳士啓者江西泰和人先以

進士觀政丁後軍都督府時掌府者爲成國公朱能器
士啓才甚相知愛可見五府亦有觀政今但從六九卿
衙門不知始自何時○是年曾棨爲永豐人而第二周
述第三周孟簡俱吉水人從兄弟也又是年興甲俱入
館讀書合之吉士江西凡得二十一名按是年廷試後
即選吉士五十一人其他以善書選入同入館者亦附
吉士之列總爲六十一人蓋庶常之盛亦無踰是年者
次年又選者爲二十八人中自羅簡外彭璉字汝器柴
欽字廣敬李懋字時勉皆以字行

野獲編卷十四終

野獲編卷十五目錄

科場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科場

閣臣典試

隆萬以來南宮主試例用輔臣而以詞林大僚副之巳有成規矣惟今上之壬辰列內閣者四公首輔王太倉四輔張新建俱未至次輔王山陰以爭册立杜門僅趙蘭谿一人在閣遂並用詞林兩學士主之至辛丑科則內閣二人首輔趙蘭谿久在病杜門僅沈四明一人在閣至丁未科內閣亦止朱山陰一人遂並用詞臣如壬

辰又至庚戌科則內閣三人首輔王太倉不至次輔李晉江以避言杜門僅次輔葉福清一人在閣于時主試亦用兩詞臣是四科雖變體亦揆之理勢宜然況先朝俱有故事乎及次科癸丑內閣止福清獨相則典試應如前四科例矣而中旨忽下命葉揆入闈而起故祭酒方德清於家以爲之副是時虛綸扉以待者幾三旬一切送票本章皆自外而入條擬旨意皆自內而出法膳上尊賜無虛日眞千古所無之曠典臺垣寂無一人敢言其非體者乃至舊臺臣素號錚錚臨期上疏勸駕矣次科丙辰吳崇仁以次輔領春闈而假元之事起很俱去國爲天下笑眞所謂盛滿之後必有衰颯也

有司分考

今上壬午科以後議者謂十三省鄉試俱巡按專其事實爲總裁而外簾府縣知推自爲分考官所聘教官雖列名錄中分閱硃卷毫不得干預試事其知推各看墨卷恣通關節競取所私今宜痛革前弊以京朝翰林科部諸官馳往典試如先朝故事若分考則盡用別省教官之有聲者倘不足則間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奉旨准行以今科乙酉爲始永爲定例其年之三月將遣主考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揚條陳科場事宜數款其語俱

關切可行而就中一條若預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疏中所列二曰議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臣查得往年同考試官不論省直皆用教官惟順天鄉試則間以辦事進士或府佐及州縣正官充之此非有意如此蓋以其待選銓曹隨便擇用此雖以閱卷而取彼非以閱卷而來事不出于預期人自難於蚤見卽欲作弊安所措手哉乃今謂教官識劣位卑爲人所薄欲與前項官員相間取用是誠補偏救弊之法矣而不知今日之教官非前日之教官也前此就教者類皆年力衰遲今則多少壯矣前此就教者科不數十人今則或千百矣前此

教官多無志上進今則成進士者接踵相望矣前此充考多聚於監臨等官今則隨京考入簾得專試事矣此其識其官尚可薄乎卽使果爾亦宜另爲酌處不可遂及有司何者蓋有司之在本省屬官也其入簾則考官也將待之以屬官則考試之體不宜卑將待之以考官則上下之禮不宜紊此猶其小者耳聞甲科有司之在各州縣多有從之講學作文者其辭曰知之極眞其情好交之甚密今一旦使之得典試事則與前日外簾何殊雖糊名易書與看墨卷者不同然豈能盡保無牢籠之意如昔人所謂闈中三古者乎革弊而反以滋弊豁姦而重以爲姦似非計之得者況平時考官各省俱已聘定足數欲減其數則苦于時迫路遙欲聽其來則不免徒勞無益將若之何而可哉臣以爲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職弟速行各巡按御史督同各提學官將各學年資精壯教官嚴加考選一如類考生員之法勿徇請託勿庇私人惟擇最優者應聘前來若輩既有志于功名豈忘情于舉業以此程士自無留良若使拘拘于有司則雲貴用廣有司進士甚少亦何貴于合外省舉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舉人之有司乎此有司之分考所以當革也疏上下禮部時宗伯爲歸德沈龍江力主遵

京考者亦深是其說但間用知推乃其所建白不欲自改前言遂于覆疏中云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一二人但令按臣嚴覈姦弊可也自此以後教官日減知推日增浸至今日每科用聘來教官止一二人亦有全不用者本省有司平日廣闢門牆入闈各收桃李士子鑽營日巧徑竇日多取功名如寄其京考官視有司之高名積資者旦夕銓部臺省惴惴敬畏之不暇間或駁回二三卷則艴然盛怒不復別呈放榜期追京考惶懼反卑辭謝過仍求所呈卷塡牓畢事較之壬午以前倖門不啻倍蓰矣

鄉會分考

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鄉試其分考屬之知推以及遷謫官後知推行取拜禁近再入會場分考者固不可勝數然未有先會場而下就鄉試者惟張江李龍門閒第以禮科都給事中爲壬戌會試分考官後外補陞山東兗州府通判又爲甲午科山東鄉試房考此則二十年來未有之事

科道爭爲主考

自乙酉以京朝官典鄉試行之已三科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見奪每科必有爭執至癸巳冬而紛紛互訐愈不

休上命禮部會官議之因及主考兩司分考有司之便否今錄其畧禮部題覆九卿科道會議日臣等參酌大明會典前後詔令竊謂國初之制教官主考頗選老成端方之士皆自遠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預其間行之既久法廢弊移則改而署事舉人矣又改而京官進士矣又改而博選廷臣矣並未有以較文歸守土如近議用兩司者蓋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後可以專彈壓事內之官必絕于嫌疑之地而後可以操權衡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為提調監試而不用為考試杜請托絕嫌疑祖制之所當恪守者也同考試官舊

聘教職或謂品鑑稍有未精至欲改用本省甲榜推官知州知縣則又失祖制不用守土官之意且前項有司在本省屬官也入簾則考官也將仍待以屬官則取聘教職不得一體將槩待以考官則于御史二司不便相臨請御史于隔省聘取甲榜府佐推官或選滿開散之臣大省量用三四員小省量用二三員以為領袖其餘仍舊聘取教職而知州知縣有地方之任者不與焉一應科場之事在外聽御史糾劾在內聽禮部禮科參駁毋得阿徇著為定例庶職掌畫一名實不淆上然其言命永遠遵行蓋未幾而漸變以至今日則漸以有司為

政矣王世揚疏語雖確然奉旨後稍為部所調停此則九列與兩衙門會議乃滿朝公論今上已著為令不旋踵而置高閣雖聖主亦無如之何矣先是辛卯各御史劉會請罷京考仍用臺臣監試禮部覆奏監臨而視校閱之事倘有姦弊誰為糾察即京差不便總必歸重內簾當使甲科就教者復以行取以備主考舉人就教者竟以三科以備分考疏上議行臺臣不敢復爭然而不用本省有司如故也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

太座師

鄉會座主體嚴自難假借至座主之師則少殺矣是以

有看馬不避馬隅坐不隨行之說蓋士登甲榜便有太座師三十六人勢不得以居尊槩之況大廷會議公事糾彈有難以引嫌者往年惟甲戌科楊御史恂知認太座師許新安相公為師凡進謁俱踵弟子之後已為一時談柄近日亓靖初詩教給事用事有江西晥給事經祖與之同垣其認師弟極稱親切蓋晥之鄉座師為于泰常倫光祿而亓則于之座師也人薄其趨時譏之云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相傳以為笑

李京山門生

古人以門生門下見門生為絕盛奇事本朝因時有之

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軒維楨則異極矣辛未科李以編修分考得陳大參培所長祚陳之門生爲癸未葉相國向高葉之門生爲戊戌顧榜眼鄰初起元顧之門生爲甲辰楊狀元崑阜守勤一時同列禁近無在家者至癸丑會試葉以首揆主考得周延儒等一榜尤爲極盛李尚以右轄起家仕途中最爲積薪而衣鉢之傳則向來未有綿遠如此公者

薦主同咨

士人當重座主無論鄉會皆然若作外吏遇臺劾舉薦雖稱相知然恩地輕重相去日遠數十年來特重薦師

待以異禮幾出鄉會座師之上蓋房考座師日後升沉不可問而薦主西臺烜赫且可藉以爲援勢使然也以故近世建言諸公參劾會試大座師者屢見則大座師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聲而參薦主者無一人焉其向背趨爲易見至于中行知推同時行取者向號同咨不過以咨文並列初無譜牒之誼自戊戌一咨候命輦下者五載青袍角帶鱗集都城匹馬過從廨間朝夕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氣力者時攜壺榼作黃梅投衣故事於是一時風靡論議如出一口敘講年誼情比塤篪是時沈四明溫三原方水火次年楚王妖書事起沈遂爲公議所共棄間有異同一二人旋以揃門入幕受指目矣二十年來同咨之好更勝同榜十倍其子弟修通門之敬亦加嚴然戊戌以前無此也今同年往還投刺俱稱年弟然先入丁丑榜中惟同館數相知稱之其餘皆年侍生也間一榜蓋稱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然否要之後日名位稍異其貴者或執侍禮而亢散庶僚自稱年晚生至有竟署銜名不復敢書年字矣惡睹所謂年弟哉

乙丑會試

高中元主乙丑會試孟題有二夷字犯上所諱頗觸揆

徐存齋力解而止人皆能言之然實以首題爲殺之斯來二句則下文有其死也哀爲上深怒謂有意詛呪綏問徐此題全文令具以對徐云臣老耄健忘止記上文有臣名輿字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若能記憶耳上意頓釋不復治使其其述誦語高無死所矣是年海忠介從郎署抗疏指斥上諸過舉上必欲殺之亦賴華亭庇留如王生達生長富貴正復一往之苦云云因得長繫上卽以是年冬上賓又二年徐謝政而高再起柄用海撫江南所以苦徐者萬狀幸兩公先後去位而事寢徐之施恩出無心而報者反是不可謂非兩公之薄也

甲辰科首題

今山陰朱相公主甲辰試首題爲不知命章初命題卽約同事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貌始可掄元皆遵式唯卷亦難前列同事皆以爲然旣揭榜則元卷殊不然朱氏子弟俟其出場哲總漫叩曰大人適揭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繙閱時殊不覺也蓋識神似爲鬼物所掩矣朱墇張兵部親爲予言之又傷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二儷語亦夢中先授之者及閱二場皆擊節歎賞謂爲成語確對且切題因以刻程蓋冥趣默相此公如此然元卷爲士子所嗤詆者有

憂之索性以冠廷對冀弭羣口天之巧于玉成至矣

出題有他意

古來考試以題識人者與見識于人者其出時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如唐僖宗時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題而士子作詩云主司何事厭吾皇却把黃巢比武王此語幾欲殺其人刻亦甚矣若歐陽文忠典試出道其變而使民不倦賦詩謂多一而字錢氏子因作詩云試官偏愛外生兒此又援蔣之奇劾歐甥女曖昧事更爲浮薄我朝命題者無此事而正德改元實慢襲西夏李乾順故號時馬端肅秉銓出試題以嘲政府之不學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公在揆地世傳爲笑端世宗朝語涉忌諱有厲禁鄉會試命題與非諛詞至癸丑孟題五百餘歲而巧極矣隆慶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被劾去是年應天遂出顏淵問爲邦一章以放鄭爲言蓋媚徐華亭也斯已可異萬歷己卯正江陵擅國之時山東貴州第二題俱爲敬大臣則不眩尤屬可笑而南京出舜禹爲首題致他日有勸進之疑則怪極矣壬午湖廣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江陵之桑梓媚之尤爲近情而權相已歿不及知矣此後諂風稍衰而諷刺者漸出戊子河南孟子出好善章後二節主意在訑訑之聲

音顏色與讒諂面諛之人所以譏切時相閣時相頗不悅甲午應天以管仲器小命題福建以鄙夫事君命題說者謂指蘭谿相公又謂只指石東泉司馬未知誰屬而借聖語詈人亦虐甚矣至于己酉湖廣忽出孟子孫叔敖舉于海初見人甚疑駭後乃知爲郭江夏家居方負相望故以此題默寓擁戴亦眞能識時趨者但江夏公正人反未必喜也

讀卷官取狀元

自嘉隆以來春榜會元大都出詞臣之門蓋館閣本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詞林起家亦理勢使然惟今上癸

未會元爲李九我則工部郎蘇紫溪濬首卷蘇李同邑又自幼同筆硯李舉解元久在公車名噪海內兩主考旣欣得人並天下亦無議蘇之私者此數十年奇事也若狀元卷則必出揆地所讀方得居首間有出其意更置前後者十不一二也惟今上乙未狀元朱之蕃則工部右侍郎沈繼山思孝所讀沈居六曹試卿之首以入望新起時政府四人爲趙蘭溪張新建陳南充沈四明俱與沈同年夙稱氣類孫富平雖爲太宰與沈同禾開亦相厚善故沈所取竟得大魁莫敢與爭亦累朝以來僅見事也至考館選從來非相公屬意則本房分考

力薦未有外寮得與者是科秦人南師重故沈撫陝時得意門人至是薦入亦列庶常皆以前所未有參南二詞臣咸知己之恩脩門牆禮甚恪未數月沈轉官協理京營漸與孫太宰有違言彈文四起沈杜門求去二詞臣蹤跡亦頓疎矣

鄉試借題攻擊

丁酉順天二主考爲焦漪園竑被議攻之者惟二三科臣皆次揆張新建客也焦以進養正圖說爲新建所痛恨而郭明龍以宮寮爲皇長子講官亦深嫉之焦旣出閣卽以所撰圖說具疏呈御覽其時禍本已成矣監生吳應鴻生員鄭棻先被斥而曹蕃張蔚然等數人則重罰以待覆試分考行人何崇業主事費學佺等謫南京焦亦謫外任蓋物情惟欲焦早離青宮講筵足矣其闈節固無影響卽指摘文體亦借多名耳焦旣補冗僚己亥再入大計直至丙午始一補藩幕推南司業又論罷蓋新建厄之于前江夏厄之于後兩公非同志也時惜焦則無異辭丙午後郭久已林居時方爲名流所宗故人肯代爲効力

北場口語之多

順天鄉試自戊子深求之後辛卯則馮臨朐爲政時孫

海內重望自愛其鼎以故故陳都諫子故郡中丞子列在元魁俱斥去別換僅免口舌甲午亦無所糾恰特以政地持平主者亦無仇家相嫉耳丁酉一役焦弱侯正在多凶多懼中忽以臨場特命使不得辭識者已知其故比榜出而省中曹大咸楊廷蘭藉藉辭嚴峻刻實無闈節可指況所參汪泗論張蔚然邸夢周曹蕃諸人俱名下貧士無能具苞苴者焦雖謫而己亥大計曹楊兩公亦坐新建黨逐矣庚子則顧開雍主考素以豪傑自命慮礙大拜加意防閑至預約提調府丞喬璧星凡其同鄉江南四府監生卷皆另爲一束記認之不派房

不批閱自謂極其精嚴以故三異遂無一人得售乃榜首浙人趙維寰已首彼文體指摘蓋北人見趙卷峻潔駭而未見儀部某公尤忿忿至欲斥而待磨之會同鄉在事議罰科而止然向來被議者主試皆南人舉子皆胄監豈畿輔子衿皆傖史耶

禮官誤字

辛卯南京鄉試中式李應傑者誤書從諫如轉圜為轉鐶禮科給事胡汝寧駁之謂當為轉環而此子荒謬乃寫作鐶此必關節語主考諭德陸可教辨疏嗤之謂一圜字耳舉子已誤給事再誤此字容相笑胡江西南昌人理學名邦也又前一科戊子胡亦曾主考浙江而鹵莽乃爾同鄉聡之先是南昌一巨公張昇者在武宗時為禮部尚書因主上新登極選宮嬪例禁娼優隸卒之家而就選張誤隸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爭不聽比榜出而大書圖京刻本輩至欲剜刃始為改正同一邑人同為文章司命先後以鄙受侮乃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何代無之先嘉靖七年戊子順天鄉試後御史周易劾副考庶子韓邦奇試錄引用尚書元首喜哉等句錯亂截除而易疏中亦自稱誤改尚書為禮部所劾邦奇既降冏丞易亦降衛幕蓋易為提學恨序中不列己

名故借端攻考官已而兩敗與胡汝寧事絕似

榜後誤失硃卷

戊子順天場事竣後失去硃卷數卷禮官高桂糾場弊歸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滅其跡至次科辛卯應天中式七十五名錢魁春借出硃卷以燈下檢閱誤焚二三場檢出當議罪禮臣覆奏請薄罰得旨姑宥之一時言路亦無參駁之者錢今去魁字單名春甲辰登甲榜作吏有聲同一失硃卷也而評議異同如此蓋其時司衡者物情有與有不與故當事者之苛恕亦因之非通論也今北場及會場硃卷皆以開榜時立刻送部磨勘無復遺失事矣

廷試

正統戊辰科會榜後即喧傳謠云莫問知不知狀元是彭時及廷試彭文憲果為龍首不三年而入內閣天順癸未科以御史焦顯監試而火焚科場說者以御史之姓應之詔改是年秋會試次年甲申廷試于是時人為之語曰科場燒狀元焦比傳臚則彭教為龍首其語竟不驗惟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後至大學士少師豈知此人應之耶今上癸未閣進呈卷中有吾鄉朱少宰與國姓既同且名亦似佳識因拔為首聞乙未科金陵之朱

亦然總之君父造命特偶應之耳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以大力得路者改佳名以應廷對自謂芥拾巍甲竟不如所願揆地亦付之浩歎而已宋時焦蹈登狀元是年棘闈亦被災時人云不因科場燒那得狀元焦癸未之謠蓋祖此

閣試

士人自鎖闈殿廷之外其試事最重者無如吏部之考選科道內閣之考選庶常尤為華選先朝俱視文字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義命相安今未試之前采訪居其半請託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紙上之語僅免曳

白便足入彀科道本以試卷為爾狥惟庶常自考改以後仍親筆墨朔望有閣試每旬有館課近來又多屬之捉刀人蓋挾冊傳代諸弊視里試有加焉即博學宏詞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應酬耗之且自初考時各省限定人數而雲貴廣西三省又每科輪選如壬辰當用貴州則是科止中一人為馬文卿乙未當用雲南則是科止中一人為倂祺皆未入試已知妙選屬之最為可笑而同鄉中復嘗潛遞露揭顯攻者至不避友戚年誼哉薄終身切齒往往見告今上自御極以來放進士已十六榜其不開館選者僅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耳此

本朝翰苑稀有之盛然前戌前辰俱江陵當國自以詞林壅滯暫停至丙戌議定每科不設永為例矣庚戌以隔房取中指摘紛紛上意大疑以故屢請不報至丙辰而羣龍無首文壇爽氣不至駢誅者幸耳何暇議及庶常哉乃知宋世制科屢罷屢廢當亦有緣矣庚戌科請考吉士以未得旨過夏且歷秋矣諸進士中有壯有援者各懷奢望亦各挾妬心時山東僅當取一人有三甲守部者本巍科巨族雅負才譽自謂無敢抗衡推倒盟入周士皋父為詞林大僚身亦貲交時貴意其相厄乃作謗書遍投謂周賄數萬賂戚畹京師藉藉疑信相半

周時病困慮其或強起就試至掛閣稱旨之周不勝恚而死同鄉俱恨怒周夫人至欲出疏鳴冤為姻黨勸而止究之上終不允考聖矣神矣

御史方伯相毆

顧侍御驤字龍楨以行人入西臺出按廣東不甚諳吏治而性剛戾自尊大廣州知府方遂者以部郎出守為其所詈自罷去其下郡僚令長為所辱者接踵以漸及于藩臬王積齋坪為左轄素以清直著聲至是已先為備時庚子秋試王以提調偕侍御入闈正點名散卷畢偶以一公事相爭遂詬詈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以溫

聲答之因兩椊于至公堂上王奮拳擊之頋不能膀躄
冠弛帶以吉服而盤旋乎地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記司
外簾力爲解勸顧卽攬其裾痛毆之令故美鬚髯頃刻
頤頷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王返藩司卽具疏言狀且
請罷得旨顧革任聽勘顧疏尋至王亦去如顧勘例事
下撫按又轉委之兩司俱礙直指體貌久不能結其後
按臣李時華者黔人乙科竟欲坐王而直顧以藩臬不
從遂兩平之時人皆知曲在侍御後京考以浮躁處之
王雖不起今優游林下頗爲輿論所惜

孫蕡陳遇

洪武初元徵求隱佚惟恐不及同時南海之孫蕡建康
之陳遇皆稱儒臣然而晚節則天淵矣雖開國聖人誅
賞不測然實皆自取之蕡自洪武三年庚戌開科三試
俱高第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出爲虹縣主簿
選入爲翰林典籍又出爲平原主簿以事逮問輸作校
尋被釋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又以藍玉
黨見法蓋仕宦二十年一禁繫一從戍四爲下僚倅一
入史局而不免伏鑕其著述甚多而失傳今存者祭謚
一文耳當時亦何苦應舉入仕以致非命耶陳遇當太
祖渡江卽以書聘之稱爲老先生比之伊呂孔明書在
御集文多不載遇赴召上大悅遂見親信授供奉司丞
不受上卽帝位三授翰林學士俱不受乃賜肩輿從以
衛士以使兩浙歸除中書左丞力辭召入禁中賜坐命
草平西詔加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大學士復辭再除
太常少卿又除禮部尚書皆固辭命其子入直又辭甲
子秋病卒上遣中官諭祭賜塟子恭由鄉貢仕至工部
尚書遇自癸酉受上知入侍帷幄前後二十一年無日
不在太祖左右命以禁近不受命以卿貳不受欲貴其
子又不受寵眷則師臣而不改布衣以歿飾終之典視
文臣有加比之李鄴侯差似之倘嫌泌在德宗時多一

番宰相也蕡起東粵爲里應制科得微官而以罔終遇
生輦轂下出入禁闥而無恙者則求蘇與道棠異也當
時詞臣如青田以酖死金華以憂沒而遇獨免于讒賊
且造膝之語無一傳于世其品之高見之事有劉宋諸
公所不及者未可與孫蕡並論也或云陳遇者自以生
在元時雖不仕不忍背之故力辭顯位不特處高帝威
嚴難事也其意似與楊廉夫同遇卽世所稱靜誠先生
也

洪武開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得吳伯宗等此世所知也

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經薦至京師者上俱親策問之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廣東番禺人李德者以明尚書薦與焉授洛陽典史歷濟南西安二府經歷告改湖廣漢陽教諭又改任廣西義寧縣致仕歸見黃泰泉佐所爲德傳中則庚戌實開天第一科又蘇州錢氏世譜云洪武庚戌狀元安大全則又徐字之誤也楊升菴又紀洪武五年壬子科會元陳忠福建莆田人而狀元則爲朱善蓋連三年三賜廷對得大魁三人而世知之者尠矣至六年癸丑科命罷會試選河南舉人張惟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璡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

宋濂等教習而止史及諸家記載俱不書直至十八年乙丑始復會試廷試以至于今張惟者江西永豐人寓南陽遂應六年癸丑科河南鄉試以通尚書爲第一人是年不開南宮止選惟等十七人即授編修光祿日給酒饌太子諸王分日爲主宋濂等以上所親教不敢以師自居因侍上宴始敢請惟等爲弟子上笑而許之尋命惟等歸省墓俱擢監察御史以行其恩禮非後來教習諸士可及也時河南同選者祥符王輝河南李端洛陽張翀其云十七人蓋又在山東五人之外也

開國第一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時自畿輔外加行中書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蓋居四分之一而會元俞友仁復爲浙西之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時劉基宋濂章溢王禕花俱浙人一時同爲開創名臣宜其醇氣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內信非偶然是科獨湖廣一省無一人中式而高麗國中一人

鄉會試並舉

洪武三年庚戌開科鄉試次年辛亥會試狀元吳伯宗在紀載中久矣乃四年京畿鄉試以前元貢士鮑恂與

學士宋濂爲考試官而解大紳學士文又云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則是歲鄉闈與南宮同開矣況所爲江西人即主江西試而鮑以高年與學士同列且居其前俱奇事也又臨江先哲錄云洪武五年八月禮部侍郎曾魯本吉爲京畿考官則是庚戌辛亥壬子連三年俱舉鄉試尤奇之奇也蓋國初興制未定而後學則未之知若連三年廷試則已紀之矣

二張忠義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張顯宗福建寧化人拜編修歷官工部右侍郎以事謫戍興州起爲交阯

左布政使卒於官此史所紀也葉文莊水東日記云顯宗登洪武辛未狀元官至祭酒聞燕邸靖難師興遂從陝西起義兵後不知所終二說不同葉云顯宗狀元或承俗刻之誤而起義兵一事則偉矣顯宗初從工部侍郎謫戍也正代張紞之任紞爲浙江慈溪人從工部侍郎出爲北平左布政使知燕邸有異謀欲借其僚發之爲庫吏李友直所告文皇帝捕紞斬之卽以其時舉兵立授友直爲北平布政司參議尋陞刑部侍郎尙書以至工部尙書至正統間始歿于位二張死節同官同時今惟紞之名見于史而顯宗忠義後人無能名之者畢

除義士其湮沒者多矣又他書紀顯宗爲狀元不止葉文莊一人又練子寧別傳云登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

吳康齋父

吳康齋以布衣薦起英宗召見特授左春坊左諭德不赴而歸今上用言官議將同陳白沙王新建崇祀兩廡偶議者不同中止然天下猶以爲缺典而不知康齋之有父溥也溥字德潤洪武時爲太學生卽奉詔使雲南宣諭再使福建閩土伍其價遺一無所受登建文二年庚辰科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編修與修高皇實錄書成陞修撰又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尋用祭酒胡儼薦陞司業在詞林國學二十餘年其科名既顯遭際亦奇而人無稱之者並不知本朝有此會元也康齋以徒步位宮寮而生被寵遇沒享俎豆榮名萬世信乎人貴自立哉康齋名夢祥字與弼以字行洪武間吾邑嘉興有王嘉會者字原禮元末累舉不第入我明以明經應聘至京授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陞國子右司業與祭酒宋訥左司業龔斅嚴立楷範三人俱春秋高鬚眉皓然太學數千人肅而畏之以老疾乞歸特賜致仕未行而卒于官舍時年八十餘上命禮部應天府給舟車還葬發引之日又詔沿途有司祭之而吾

鄉人已無能名之者且國初國子司業有左右二員則雖博洽者夙亦不及知矣

前甲申會元

錢文肅習禮作劉子欽墓志云劉以書經中永樂癸未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仍第一登曾棨榜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坐累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以曾棨薦起爲江西新淦縣訓導歲滿請致仕歸以大耋終余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所述劉生平甚詳蓋錢以洪武壬子生劉以洪武戊申生長于錢四歲劉先中解元

錢以永樂戊子繼登江西鄉試第一相去僅隔一科皆吉水人又同在詞林子欽年八十卒于家又六年而錢亦歿年八十九其生平交情極暱出處又同時斷無誤謬之理而歷代紀述相傳俱云是科會元爲楊相江西泰和縣人又何也子欽名敬以字行本朝南宮榜首宦途不振未有其比錢鄉會亦聯捷已丑會試第十辛卯廷試亦超家庶常官至少宗伯謚文肅弇州[illegible]典文衡者即此公也與劉榮枯迥異如此天順[illegible]二子欽甲申會元時去永樂未遠且李文達亦不應[illegible]也陸文裕玉堂漫筆亦云然而弇州直駁其誤蓋未考李

公日錄及錢文肅所作志耳

現任大臣子弟登第

弇州云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成化以前俱無之此又大謬不然永樂二年甲申會元又館元楊相爲輔臣士奇姪宣德二年丁未進士金昭伯爲次揆金幼孜之姪正統元年丙辰二甲進士章瑾爲禮部左侍郎張敞之子試時竟不引例迴避瑾後亦至禮部右侍郎正統十年乙丑進士劉璉爲戶部左侍郎劉中敏之子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爲首揆文忠公鼐之嫡弟文忠讀卷不迴避又選爲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甲進士陳僎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鎰之嫡姪三甲進士曹景爲南京吏部尚書義之嫡姪景泰五年甲戌三甲進士孟淮爲戶部左侍郎鑑之子耿裕爲刑部右侍郎九疇之子維淮爲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姪二甲進士何喬新父文淵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在任年天順元年丁丑二甲進士許起爲次揆許彬之子二甲進士石浚爲忠國公石亨嫡姪進士沈琮爲南京戶部尚書翼之子天順四年庚辰三甲進士周經爲刑部左侍郎瑄之子俱現任大臣此皆成化以前之事也乃成化以後弇州所紀亦未詳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三名程

敏政爲首揆少師李文達賢之壻而庶吉士商文臣則故相商文毅輅之子文毅即以是年冬出山再相矣庶吉士李瑢爲禮部侍郎紹之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尹龍爲吏部左侍郎旻之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進士王沂爲南祭酒璵之子三甲進士章元應爲南禮部左侍郎綸之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進士庶吉士楊時暢爲戶部尚書鼎之子三甲進士周紘爲南刑部尚書瑄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進士黎民表爲吏部右侍郎淳之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萬宏璧爲首揆少師安之孫兵部右侍郎翼一作翬之子二甲進

士倪阜為禮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會試不迴避且為
廷試提調宏治六年癸丑二甲進士王承裕為太子太
保吏部尙書王端毅恕之子端毅不讀卷宏治九年丙
辰二甲進士劉東為次輔健之子健不辭讀卷又南左
都御史翟瑄子銓南禮部侍郎董越子天錫俱與進士
時越考績在京又進士許讚為右副都御史進之次子
宏治十二年已未二甲進士謝迪為次揆謝文正遷之
嫡弟三甲進士許誥禮部■侍郎進之長子宏治十八
年乙丑第一甲二名謝丕又為遷之子以出後其叔選
不書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雖亦引嫌竟充讀卷官進

士金達為南兵部侍郎憲之子正德三年戊辰傳陞檢
討又陞侍講焦黃中為次揆芳之子傳陞編修劉仁為
兵部尙書宇之子庶吉士韓守愚為戶部右侍郎鼎之
子進士劉寉年為禮部尙書春之姪春辭提調正德六
年辛未狀元楊愼為次揆楊文忠廷和之子庶吉士費
宷為禮部尙書費文憲宏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
余承勛為首揆楊廷和之壻十二年丁丑科三甲進士
李惠為僉都御史鉞之子庶吉士葉桂章為首揆楊廷
和之壻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三名費懋中又為文
憲之姪嘉靖二年癸未狀元姚淶為 新任工部左侍郎

姚鎮子二甲進士楊惇為首揆少師楊文忠廷和次子
仍充讀卷官二甲進士崔允為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嫡
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費懋賢又為首揆費文憲之
子庶吉士毛渠為次輔毛文簡紀之子又先一年乙酉
解元二甲進士王汝孝為兵部尙書憲之子嘉靖八年
己丑三甲進士吳子孝為南京吏部尙書一鵬之子此
後數科未之見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翟諸城當國
長子汝倫以試中書舍人次子汝孝以國子生與弟為
科臣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奪然是科二甲進士亦試
中書舍人為故錦衣帥陸松次子現任錦衣帥陸炳嫡

弟獨無一人指及蓋是時陸燄已熾非翟石門比故言
官求多于宰輔而緘口于權幸也二十六年丁未二甲
進士陳以寉為兵部尙書陳經之子二十九年庚戌三
甲進士王正國為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嘉靖三十二
年癸丑二甲進士孫鋌為禮部左侍郎陞之子南宮試
亦不迴避仍充廷試提調三十五年丙辰二甲進士孫
鑨又吏部右侍郎陞之子三十八年已未吏部尙書吳
鵬子紹登二甲進士則倩人入試送人皆知而言路無
敢言者乃父太宰亦不辭讀卷也至四十一年壬戌少
保兵部尙書楊襄毅博子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恩子

允端登第兩公辭讀卷不許二子俱二甲進士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子材亦以是科得雋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試又舉進士時乃父尚在位云隆慶以後耳目所及不必記矣李文達河南之南陽人程篁墩南直之休寧人何以數千里外結姻且程舉鼎甲年已二十有二乃父信現任兵部侍郎何以聘而未娶且婦翁爲讀卷首臣竟置前列當時亦無異議均不可解

壬辰會元

本朝開科以來南宮壬辰凡四見矣初爲永樂十年則林誌居首再爲成化八年則吳寬居首林以解元會元

登榜眼吳以經魁會元登狀元俱掇巍科居翰苑至嘉靖十一年則會元林春萬歷二十年則會元吳默俱二甲進士俱不得入詞林且兩科又考庶常而兩公竟失之是四公者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二吳皆直隸之蘇州人同姓同郡同里名前則同人發甲後則同拜郎署並館選見遺造物播弄奇巧極矣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臚唱御筆改馬爲騏

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亦卒騏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征叛王廢鄉試

宣德元年丙午科順天當鄉試以上親征漢王高煦不及開闈此亦創見事也又九十四年爲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當鄉試會寧王宸濠反亦廢試事不舉時試宗亦自北幸兵親征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上

命并取一百九十人以補前度之缺而宣德己酉順天之補否不可考矣

典史再舉鄉試

曹文忠鼐以典史中殿元以輔臣死土木人皆知之又但知其以鄉舉棄校官改縣尉耳初鼐已中鄉試爲山西代州教職自以才不屑卑冗欲棄官再就試爲吏部駮奏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解部匠至京值京師大比乞入試大學士楊士奇憐而許之遂再中順天第二人因連捷遂魁天下事見國史甚明今世徒以典史會試巍科爲奇而再登賢書抑奇之奇矣其他坐斥

去而再入彀者另記

舉人充吏會試

先朝中式舉人會試不到者降充吏如四川馬湖府王有學等後以展辨得免吏役復入會場已曾紀其事矣乃吏有可異正統三年行在錦衣衛司吏莫煥等奏臣等俱中宣德七年鄉舉以疾病會試踰期禮部援例責充吏役不敢辭避第求仍許會試以圖進取上從其請夫擯賢昔爲功曹固爲苛政然祖制不可違若已列賓吏復入南宮不幾辱賓興盛禮歟何不引王有學等例還其故物而就試歟因思後日宏治間唐寅徐經等亦

以罣悞充吏亦可如莫煥等望格外之恩矣此等事眞是異典進士以雜流起家者如驛丞吏員承差書算之屬皆同諸生鄉試也既登解籍則爲鄉貢士非復雜流矣今既降充吏役此後僅可列仕版耳仍歌鹿鳴而來則稀有之事也

驛丞進士

宣德八年癸丑曹鼐以泰和典史登狀元以爲異事而不知正統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郁江西豐城人下書承差習禮記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譚溥其下直書山東東阿縣田縣驛驛丞習書此僅見之會錄中耳弇州奇事述及科試考皆不之載若正統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鄭溫爲直隸松陵驛丞則弇州已記之矣

鄉試遇水火災

正統三年戊午順天鄉試首場畢之夕遇火士子試卷頗有燬廢者有司懼得罪但請脩葺場屋以畢兩試時曾鶴齡以侍讀學士爲正考官獨不可曰非再試無以辮百獎昭至公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以二說奏上命如鶴齡言改用十五日爲首場是科更稱得士至宏治五年壬子浙江鄉試首場遇大雨漂浮號

舍不能坐立士子諠擾競散而出約束之不能止監臨御史監察憲臣俱欲罷試獨左布政劉大夏曰暴雨必有息時可令自揣能文者聽其願留勿隨衆去當以留者爲準閱其文登榜于是存者尚有八百餘人悉命還號舍雨果止于是仍如額取足數比榜出人謂得人勝他科按此兩番變故實出意外曾欲再舉以淸獎孔劉欲畢試以完大典俱審時度勢切中事理賓興俱賴以告成事若相反其得體則一也按天順七年癸未會試首場亦遇火焚死舉人九十餘人則試卷尚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試至次年二月臚唱歷辨天順八年

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不及臨軒矣英廟在御鄉會二
試蓋兩羅鬱攸云

內官子弟登第

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進士牛輪順天涿州人登科錄
書其叔玉爲司禮監左監丞按玉橫于天順之末成化
之初李文達曾面辱之至今有學士醉歸圖傳世其在
景泰時何以遂登之錄且書叔亦非故事時高文義于
忠愍俱辦正人爲讀卷官何以置不問也若正統十三
年戊辰科二甲進士李泰順天香河縣人登科錄書父
永昌見任司禮太監此必生泰後始自宮人掖庭然不

書母吳氏而書其祖母王氏則又非典制矣又如景泰
二年辛未科二甲進士成凱陝西西安耀州人書父敬
前翰林院庶吉士時敬久從館中出爲晉府王官坐法
腐刑尋從景帝潛藩入紹已陞御馬監太監而不書僅
書前銜最爲得體且並書母孫氏稱具慶下則二太監
俱見其子成進士亦幸事矣李泰第後選庶吉士授編
修官至詹事牛輪亦選庶常授編修官至太常少卿惟
成凱因病不得赴館選而父敬爲景帝所眷寵特授凱
吏科都給事中尋卒又二年而敬始歿英宗北狩不返
徐埕輩議南遷于謙等爭之不能得賴永昌力諍于太

后而止則永昌亦賢璫也李泰後乞封云伯父永昌立
以爲嗣法不得封本生父母請封其祖父母詔允之或
疑其託辭非實也

進士給假

近來新科進士選期未及者多以給假省視省墓爲辭
得暫歸里其有力者則乞解銀及借各曹署閒設之差
以省僱募之費否則觀政衙門堂官代以爲請相沿不
改偶閱景帝實錄景泰五年甲戌科取進士三百五十
人時大理卿薛瑄奏請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職者乞
放回依親讀書帝曰科舉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

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選景帝勵精爲治不容臣下偷
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辦事進士應檟等百
人以選期尚遠乞依例放歸疏逮上未允最後上切責
爾等發軔科甲不思練習政體乃乞回以便已私終不
許至首輔費宏等代爲請亦不從世宗聖諭甫二十正
如太阿出匣諭旨森嚴正大默符先朝令之新貴圖自
佚者可以憬然矣

進士百戶

英宗親征時有宣府龍門衛充軍進士張鑑者詣行在
所疏乞上駐驛宣府但選將統兵征勦則兵權歸一號

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上不能用及景帝登極叙守山西都督孫安以爲言謂當時若從鑑言豈有今日之禍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議帝命鑑爲試百戶送大同總兵昌平伯楊洪處聽調宏治六年故兵部尚書余子俊男舉人寘乞錄其父軍功上命寘爲錦衣正千戶子孫世百戶今上辛丑錦衣管衛事指揮余茂發以考察軍政降百戶奉旨仍舊蒞事以從六品得掌司隸雅劇亦本朝所無茂發卽余寘曾孫也

異姓

天順甲申科有進士[illegible]茂登第時憲宗新郎位怪其姓罕見問之首揆李賢對云此字音陝然而韻書未之見也正德間變倖錢寧冒國姓而其嫡也氏死例士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乜寧怒不納俾改正始受之按也字必虵姓之悞或後人以爲不雅去虫字耳古來奇姓雖多未有若此二氏者又成化間有山東布政使胡得盛上以北虜方熾且盛字音與勝相似改爲胡靖于時憲宗何不并[illegible]姓改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者姓又四川雄鎭府女土官者氏卽近年招貸貴州土舍安堯臣爲壻改姓隴氏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與錢寧嫡也氏

作確對且錢寧本雲南人蓋亦夷姓類是者甚多

早達

憲宗朝早達者無如長沙李文正丹徒楊文襄俱以數歲神童薦爲翰林院秀才而不知其後又有壽光劉鈗也鈗爲劉文和珝第四子文和雖次相受知憲廟甚深鈗以八歲召入卽授中書舍人因年幼不能佩牙牌特製銀牌以代之出入殿廷欄檻未能踰越時丹徒楊文襄已舉進士與鈗同官乃提攜之出入楊負重名師友造請者無虛日又好酒奕因是不得如願每歎曰此童累我後爲劉瑾所惡勒罷用李文正薦起歷尚寶丞卿以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晉階資善大夫賜二品服食一品俸立朝五十餘年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歸其進也不以科目且文藝去李楊二公遠甚卽爵位功名亦相懸絕然文正暮年無子貧窘憔悴以終文襄被謗歸卽疽發而歿鈗以紈袴起家被遇三朝富貴安樂優游林下則二公所未逮也鈗頗好學喜藏書嘗刻同姓前代八文集數十種亦非膏粱儔輩也觀其對西樵留印記一事則固博雅典故者

納粟民生高第

景泰以後胄監始有納馬之例旣改爲輸粟初不過青

衿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許加倍輸納名曰俊秀子弟于是辟雍遂被銅臭之目且其人所冀不過一命爲榮無有留意帖括者于是士子叱爲異類居家則官長凌忽之與齊民不甚別矣惟成化丙午羅文肅圭峰累試有司不錄遂以俊秀入貲舉順天解元次年登進士爲庶常顯重于詞林其年且踰不惑久矣于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輩者以余所知近年則同邑項元池名德楨亦厄於童試入貲舉北畿乙酉第三名丙戌復高第經藝爲時所式今爲參議已丑科吳徹如名正志以乃翁赴任不及試命入南監卽聯捷爲郎建言今年以光祿丞召

入矣是年又有徽州人汪以時者年五十餘尙爲儒童而酷貧其親友哀之爲納銀游北監亦連舉鄉會爲御史今已陞冏卿其他不及知者必尙多也

外戚科目

錦衣周賢者駙馬景之子母曰重慶大長公主英宗女也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舉人時孝肅后在宮中聞外孫得雋喜甚侈以爲盛事賢南宮久不利乃以戚畹例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至宏治十六年以久不遷職乞陞兵部執奏以爲無例却之上命陞一級爲指揮同知時孝肅方稱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猶在養也至正德間又以例降千戶又再歷都指揮僉事以卒當時外戚恩澤尙有節如此又梅純者曾祖曰駙馬都尉梅殷曾祖母曰寧國大長公主爲高帝第二女殷以嫌歿于永樂中純以世職爲中都副留守上疏請改孝陵衛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詔許之純起家三甲進士授知縣改襲祖職歷指揮使以至今官純忠貞嫡裔且起甲科歸改金吾亦不爲過而嶄惜至此今之濫恩有十倍正德中葉者可慨也

魁元再甲子

宏治九年丙辰科狀元朱希周蘇之崑山人仕至南京

吏部尙書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次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階松江之華亭人仕至少師吏部尙書大學士及見萬歷癸未科會元李廷機去臚唱數日卒贈太師謚文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會元陸樹聲松江華亭人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及見萬歷辛丑科同邑人狀元張以誠又五年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三公者以南宮首薦或高第鼎甲俱詞林鉅公榮哀始終名德無玷登第周一甲子而始下世皆在吳中數十里之內盛哉

野獲編卷十五終

野獲編卷十六目錄

科場

野獲編卷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宏治庚戌科直隸丹徒人靳文僖貴以解元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為奇事又同年內江京師人陳瀾以順天鄉試第二為會元廷試第三人雖占第三名然稍錯綜矣至正德六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楊慎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廷試為狀元較靳又以次順占為尤奇而弇州紀盛事云靳為榜眼則誤矣若浙

科名雖盛然而無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谿人袁元峰煒以鄉舉第二人登嘉靖戊戌會元廷試探花刻一印記曰天下一二三人向來無與為對者乎萬歷己丑浙之會稽人陶石簣望齡亦以其鄉會廷對名次與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一百里內人也袁至及下壽陶不滿五旬又俱無後此其所同袁入政府官至少傅一品得下諡文榮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上諡文簡此其所異然品行則不啻薰蕕矣後又十五年而慈谿人楊昆皐守勤亦以鄉試第三登甲辰會元狀元科名又勝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頗相似云浙中又有楊守阯為鄞縣人以鄉試登第三成化戊戌會試第四廷試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陳已先浙江解元恰好補之後守陳守阯同官詞林又同時為翰林學士對掌南北詞林印尤為極盛此又在靳文僖之前恰與袁文榮同郡亦浙中佳話也[illegible]

八月又云同榜解元學士似不誤矣

三試三名內

弇州所記解元狀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狀元林震則本省解元其會試又第二而盛事遞遺之僅見于科試考震授脩撰其後事不可考矣按是科會試止取一

百人首場論語出二題中庸出一題孟子竟不出論語止刻一程五經各刻一程末場五策問中少第三第五對策此時文字已大備何以缺略乃爾耶又解元會元弇州所紀者十一人而永樂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劉子欽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會試復冠多士弇州亦不之載子欽改庶吉士丁憂再入翰林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謫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用廷臣薦起江西新淦訓導歷騁湖廣福建應天鄉試歲滿請致仕歸年八十八卒於家其遭際亦奇矣又甲申科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而弇州科試考亦不載并無劉子欽會元

姓名余向已紀子欽科第茲因弇州再記之弇州云是

科楊相會元

五魁俱詞林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名董玘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俱改庶吉士四名謝丕一甲探花五名安磐亦入館至正德十二年丁丑會試第一名倫以訓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名江暉五名王廷陳俱改庶吉士蓋五魁無不入詞林者眞制科中盛事至隆慶二年戊辰會試第一名田一儁以至張位陳于陛沈一貫共四經魁俱得詞林且三人俱大拜而會元失之其盛亦可相配俱南宮佳話也萬歷丁丑庶常吾鄉凡四人馮具區以會元先人以館元其留爲史官固宜而楊楚亭德政陸葵日可教俱得拜編修亦浙中一時之盛

會場遇火

禮闈之遇災人知天順癸未科而不知正德三年戊辰科亦然先是熒惑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屢以爲言傳入闈中爲之備甫末場火發於內力救而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廿七揭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延及試錄板亦焚星占之應如此

覆試

科場覆試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體也本朝士子被言者必再試至成宏而後則愈甚矣然景泰末年順天解元徐泰亦覆而得留後終不第嘗會場主者已作意摘之會場入彀者例不許覆以故群諸城二子求試而不允惟嘉靖己未科吏部尚書吳默泉子紹爲言官糾其曳白倩人入場正危疑間有文書房一內臣紿之曰上將面行覆試紹窘甚出其貲行賂夜分搬運達旦然實無此事而橐已空矣近年壬午之南戊子之北俱有此舉然以王辰玉何等才而亦列其中所以乃翁有死不受辱之疏也至丙辰會元乃以覆試斥則古來制科一大變矣近科事後有議如壬午應天舉人賀學禮以覆試不通而斥丁酉順天舉人邱夢周以解額差後而斥其以再覆試而丁艱竟歸不到者則戊子順天舉人屠大壯以考館被議覆試而以病辭者則辛丑進士項鼎鉉兩人之不赴俱有故然終不得謂近壬午歲監生劉褒之已考選中書舍人兼侍書侍福邸供事矣吏部郎中趙邦清因劾堂官及同寮謂褒之所試瑞雪詩先有關節褒之不服自請覆試既而九卿科道稱其再試詩合格旨下命供職如故此非科目也反

不失故物亦異矣

癸未二首相長子

嘉靖癸未科華亭徐相長子璠以南京應試作奸聞革萬歷癸未科德清方相長子世鴻以北京狎妓墜馬死問革二相俱在事當局俱係曾君俱不致仰累其父前後恰好六十年璠後得恩宥授官仕至太常卿又自以考滿得一廕且長子元春舉進士官亦至太常卿但不知方氏後當何如也

上合科目

貴州鎭遠府推官楊載清本應襲土舍也曾中貴州鄉試既襲職後巡撫楊一渶爲請於朝乞如武舉例加陞一級以爲遠人嚮學之勸旨下吏部議以土司額設定員且在任難以加陞宜於本府量加俸級且著爲例此嘉靖三年事也以遠夷而知讀書應試自是清朝佳事何吝一階半級不以獎借之當時廟堂諸公方以議禮暴貴無一留意人才者至隆慶五年貴州麻哈州應襲土舍宋儒遂舉進士改庶常不聞吏部厄之也載清亦不幸不生右文之世耳嘉靖初廣西思恩府那馬司巡檢黃理故其子黃賜以府學廩膳生員襲職尋以征南績功陞指揮僉事先是正統三年四川馬湖府舉人王

有學以生員得薦因病不能會試過期始到例罰充吏於是有學原籍長官司遣通事貢馬乞宥其罪上以夷人能讀書登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許會試是時三楊同在内閣知國家大體故有此處分賢於嘉靖閣諸公遠矣馬湖今已改流官統長官司但舉人誤試事何至遂降爲掾吏此例不知始于何時革于何時今雲貴二省新第者俱以路遠難到必至次科方入京會試若以有學律之不充吏者尠矣宣德七年三月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信州昌化學生中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以病未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至部以違限充吏海外之人伏望軫念上命試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會試其事與正統同

嘉靖三丑狀元

嘉靖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直隷太和衛人也歷官南祭酒憂居以倭事起將吏奔潰坤率壯勇保其鄉里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陰生護爲謠言構之南道御史林潤彈治之時坤起爲北祭酒上命補至詔獄拷治瘐死獄中潤所劾爲故宰之首并剔任房人兩手皆無其事也至三十一年辛丑科狀元爲陳謹福建閩縣人以中允丁憂歸居其鄉戊海

之卒被衆聚毆而死四十四年乙丑科狀元范應期浙江烏程人以祭酒罷官歸乃子不肖牟利殖貨歛怨鄉曲巡按御史彭應參愴之募民訐其過里中奸豪因百端窘辱之應期不能堪遂自縊死凡遭三丑三元俱隕非命且其事俱誣俱不得白亦異矣

一榜詞林之盛

弇州紀盛事但述一榜中大僚而未及詞林今按嘉靖辛丑館中則宰相五人潘宮保(晟)高宮保(儀)嚴宮保(訥)高少師(拱)陳少傅(以勤)尚書五人董宗伯(份)陸宗伯(樹聲)徐司空(養正)萬宗伯(士和)裴宗伯(宇)贈尚書一人陳宗伯(陞)其三品大九卿又七人不暇盡記然內惟潘爲一甲第二人餘皆庶常也弇州記一榜四相于辛丑但紀潘新昌嚴常熟高新鄭陳南充而遺高仁和(儀)亦千慮之一失也後戊辰詞林七相五尚書十侍郎中丞可以繼之

兩中鄉試

嘉靖間兩舉鄉試者爲會稽陶中丞(大順)先以冒籍舉順天經魁事發斥歸後仍中浙江第四名登乙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福建莆田人黃壽生者先舉建文元年己卯鄉試後文皇登極以革除徵還公據仍爲諸生尋以貢入京中永樂六年戊子應天第一名九年辛卯成進士選庶常拜翰林院檢討又直隸東鹿人王倫者故大學士王文子景泰七年丙子順天鄉試不第王文奏請欽賜舉人尋英宗復辟王文伏法倫革斥不得會試且謫戍後改名宗彝再中順天鄉試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謚安簡則尤爲異矣若近日王國昌亦兩登兩識賢書然先名胡正道又老于公車以殁未爲異也唐舟底東項山人中孚除己卯鄉試永樂癸未復試俱中第二名次年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陞江西僉事降衢州府通判旋以微罪謫戍隆慶衛仁廟登極薦授監察御史按浙江終其官有子亮從父官衢州入常山邑庠因中丞欒丁酉浙江鄉試次年戊戌成進士除泗州同官改爲事主簿又改王府奉祠仁宗即位以潛邸舊得率國府同知賜鈔幣以歸其父子履歷亦大異恒格矣又歸崇嶽江西廬陵人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第一名以冒籍斥歸仍中江西鄉試二十九名天順元年會試第一百十二名廷試二甲四名又汪諧浙江仁和人少冒順天香河籍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此諧本傳所載者諧第後改庶吉士

授編修歷史官至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以宏治十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其父澄舉進士爲御史以事見法遺誡諸子勿讀書應舉諧與弟箎俱登甲榜于衆賜又相繼成進士以上俱載志傳余再三繙閱始得之其他絓漏必尚多也汪諧登科錄書父仲淵想以極刑諱其名而書字亦異矣成化四年浙江衆清人章元應以父任南吏部侍郎冒籍應天中式爲言官所發革回又中浙江鄉試二十名登十一年進士其父郎章綸英宗朝名臣也謚恭敏其後元應亦致通顯

會場搜檢

科場之禁在唐宋甚寬如挾册者亦止扶出不錮其再試也本朝此禁甚嚴至三木囊頭斥爲編氓然僅行之鄉試耳會試則不然蓋太祖嘗云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歷朝以來搜檢之法有行有不行而試錄中則仍無搜檢官猶遵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時文冗濫千篇一律記誦稍多卽擬第如寄而無賴孝廉久棄帖括者盡抄錄小本挾以入試時世宗忌諱旣繁主司出題多所瞻顧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濫倒極矣先是己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搜檢者上允之至乙丑南宮上微聞挾書之弊始命添設御史二員專司搜檢其犯者先荷校於禮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爲厲禁以至于今然試錄之不載搜檢如故也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且一搜再搜無復國初待士體矣近科丁未浙人鄒[illegible]義者故才士第三場將所纂邸報中時事儷語抄錄批點攜入以供策科偶與監軍爭語謂其懷挾文字御不能平至拳毆之監軍扭結登堂時內監試御史爲葉永盛李時華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監軍微詈鄒之横葉曰僕巡鹽兩浙曾試此生拔爲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進士高第且所攜亦奏疏中語實非懷挾宜命之卒試

爲便李以乙科起家葉偶不記憶遂觸其盛怒立命去衣痛笞二十枷之場前雖屢次疏辨良苦終無人敢爲昭雪又聞鄒之父時以貲郎爲兵馬指揮正司巡徼曾讞一貞婦被訐兵馬受其敵之賂枉法坐之此婦自經死不數月鄒臨場時時夢中見神人敎之曰子此番必會元但五策要留心不然且第二矣故有挾而入說者謂此婦實爲祟以致其敗如隆慶庚午浙場諸葛一鳴事然則鬼之黠勝人多矣

子先父舉進士

近代會陽白少參後其子省吾三科登嘉靖壬戌進士

董龍山給諫後其子嗣成二科登萬歷癸未科進士人所知也前此四川新都楊春號留耕者以成化乙酉舉鄉試又十七年辛丑始舉南宮時已年四十有六其長君廷和已先登戊戌進士爲翰林檢討矣初仕行人司正官至湖廣提學僉事告歸在林下二十年受乃子少師之封以正德乙亥終於家時年八十較之曾少參老而見其子削奪籍沒董給諫不及送乃父之終其全福眞爲罕睹留耕翁之登第後十年同鄉萬文康卒其愛妾擁貲數萬爲其所得遂成富人是時留耕亦將耳順矣其他如吾鄉包檉芳亦先其父汴登甲榜一科

同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余所見聞如曾陽白（璠）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于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于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呵責勉強書刺中晚生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太司馬思質（忬）督薊遼以忬分宜致重辟說者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時坐戍歸里訟言于人責王薄于世誼王大怒遞貽書江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戊辰公卿之盛

弇州以一榜四相爲盛事此未足異惟戊辰一榜則趙少師（志皐）張少師（位）沈少師（一貫）朱少保（賡）陳宮保（于陛）王宗伯東閣（家屏）于宗伯東閣（愼行）先後宰相七人

眞是極盛若尚書則十八人亞卿中丞三品京堂則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向書中四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凡繫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來未有之盛也弇州又以宏治乙丑一榜七玉爲最盛蓋未見戊辰之十三也若嘉靖壬戌則亦七玉爲少師申時行李汝少傅余有丁王錫爵蕭大亨少保楊俊民太子太保蹇達亦可媲美今名碩輩出勞烈孔彰聖主酬功將來更不勝記矣

同科同時宗伯

萬歷戊子至丁酉十年間凡五易宗伯初爲朱山陰（庭

夢去于東阿慎行代之子致仕李富順長春代之李致仕羅會稽萬化代之羅卒范豐城謙代之俱戊辰科也同時掌詹者陳南充于陛亦帶禮書而南宗伯又有黃晉江鳳翔沈鄞縣一貫凡八人亦云盛矣是時張新建位以及陳南充沈鄞縣相次以禮書帶閣銜首揆則趙蘭溪志臯合之又得宗伯二人而先任禮書東閣又有王山陰家屏自來宗伯之多無如此一榜者羅甲子戊辰探花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為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在郎署為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為之一啓齒

進士房稿

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為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謂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嗣是漸盛然壬辰尚少三房乙未少一房俱京刻無選本至

戊戌則十八房俱全而婁江王房仲有闈藝隨錄之選至辛丑遂有數家今則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紛紛聚訟且半係捉刀設不足重輕矣

癸未丙戌會元

李晉江取元時各房俱無異議惟書一房為吾邑馮具區太史獨以鄒實禰卷為當第一郎兩領房亦不能決時大主考以詢先人先人為書二房謂李卷為勝衆始和之榜遂定其後李聞之甚不樂馮至甲午應天鄉試李晉江為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題馮為南掌院作擬程一首為一時膾炙及錄出則晉江程大遜之心銜遂深過李來謁馮迎謂之曰公所取士不但文嘉卽舉榜徐生亦名實俱稱果舉得榜起李驚愕別去細詢於人蓋未名為徐學易滁州人素以力聞能于監中手扶堂柱離地數寸眞賁育之流亞而時藝亦甚佳馮先為司業時所試士也故有是言李益憒憒後馮為祭酒被言聽勘則郭江夏代之賴其力得昭雪使晉江在事馮其殆矣至次科丙戌王太倉主試立意以簡勁風世故首藝公安榜初出人望不甚歸太倉公岸然不屑急以試錄魁卷寄辰玉是年錄文大半出王手筆其父子最相知信自謂此錄冠絕前後乃子必驚賞無疑及報書至更

無他言但云此錄此卷行世之後吾父勿復談文可也太倉得書大怒次科戊子辰玉舉京兆第一其卷乃翁亦不甚愜意卽辛丑舉第二太倉公批卷云此子久困場屋作此以逢世眼卽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文字一道家庭間意見迥別若此況朋友乎宜晉江之終不忘情也辰玉辛丑授官後卽奉差歸里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云今日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出以呈覽輒云不佳卽呼紙走筆不構一思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然辰玉高才正如大令之于右軍所謂外人那得知者是父是子斷不可再得也

指摘科場

自壬午應天夷陵王少宰子之鼎之衝敗後並追論江張二子冒濫鼎甲彈事者俱得志且超遷于是乙酉順天冒籍事起指出宮掖鍾給事以風聞劾之主試張宮諭調南去中式者至荷校蔡侍御請從寬被重貶而北京兆主試一差皆目為苦海戊子指摘尤苦至覆試而猶未定饒比部疏更苛峻直至辛丑王緱山會試廷試俱第二而後中外帖然然主北試者亦先一年歿矣辛卯之役南主試為陸太史可教北為馮太史琦榜出後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出疏糾之陸馮辨揭中事甚晰二太史俱無恙而胡反受挾私抵飾之議矣蓋先一科饒比部疏侵閣臣不無過激而胡特疏參之饒又胡同郡人一時多不直胡者至辛卯而事勢已變馮陸又詞林所推許胡不識物情不惟自簡見詘御史馮從吾等復彈治之次年癸巳竟坐不謹斥向來所居爲奇貨者一旦喪氣失志無所措手矣又閱一科爲丁酉議者復起則專主副考焦太史竑庚子又起則專主副考顧太史天埈自此以後或默或譁又非予所得而言矣酉子二科副考初係陪推俱越前資數人久不奉旨比入闈之夕始下則已不及辭矣豈命當罹毀因而悞受眷知耶或云政府素憎二人故投疑網以弃之未知然否

乙酉京試冒籍

乙酉秋榜後有順天諸生張元吉者投揭長安謂浙人冒籍得雋致妨畿士進取科臣鍾羽正露章言之浙士馮詩等八人斥爲民詩與章維寧罪至荷校史鶴亭太史鈳以縱子冒籍革職閑住主考張玉陽一桂調南京董督學調別衙門御史蔡時鼎以救止外謫說者謂張元吉以貲冠京師與鄭貴妃家至戚又貴妃弟入闈不得薦故以此修御一時當事者未免迎合內旨處分遂

銜過酷是冬稟例倍常馮章二生被三木于京兆門前僵暵幾死府尹沈繼山思孝浙人也以鄉曲憐之倍于衣食得不斃事聞于宮掖亦調南京太僕卿初得旨止降俸二級沈請于政府倘得乘轎腰鈒花否政府云降俸不降級何爲不可沈遂仍服不疑給事中唐堯欽遂劾以抗違明旨沈因得調時皆憎唐之承望風旨蓋沈曾左袒吳趙江李諸人久忤樞地也夫外省冒籍誠宜禁若輦轂之下則四海一家且祖制土著百名之外中三十五名其三十名皆監而五名則流寓及各衙門書算雜流舊錄歷歷可考何冒之足云況前一科會試鼎

甲二人應常二人皆浙人也何以置不問而獨嚴于鄉試株連波累至此耶亡命巨姦借通州籍納吏拜官者充塞海內孰從而正之耶此後亦屢有以冒籍受攻者皆不能勝而順天訐告諸生或有反坐被褫者矣獨張元吉者後改名以歲貢得縣令晉知州

上榜士子三木

鄉會場士人已登名籍仍斥革且問罪荷校者以余所見則京師凡三度矣乙酉科之冬京闈冒籍事起浙人馮詩章維寧俱枷於順天府門其指出宮闈備極慘毒議者寃之丙午科之秋順天第四名鄒汝𬭎以割卷敗露枷於禮部門其文本出馬顯忠求補缺額不允未幾鬱死事已奇矣至丙辰科而沈同和以懷挾倩筆兩斃得列榜首亦枷於禮部門其覆試時不能成篇並題旨亦不記憶自有制科以來會元無此大辱使在世宗朝處分必不僅如此兩榜鄭沈兩元魁俱出吳崇仁主試兩錄中俱存其經與名次而刊去其人眞千佛名經中大怪異災變也崇仁懟言官譏諷自告命薄致然恐難盡諉之命若乙酉順天之役無端累及史太史鈳削籍張宮諭一桂沈京兆思孝董御史裕俱外謫則眞命之不猶矣史餘姚人嘉靖甲子第三辛未會魁

登科錄父祖官

登科有錄呈御覽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書某官如尙書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寮並不書所官何部分何地方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寫某地者最爲失體若曾削籍則空白如庶民曾降級則書現任或所終之官非若私行序齒錄可以前銜混入者近見今上丙戌科登科錄湖州人潘大復父名季馴以太子少保刑部尙書爲民時尙在家未復官其名下竟空不書僞位最爲得之然亦故事相傳如此至於二甲第四名杳允元者杭州人其父杳志立名下書參政余按志立雖曾爲大

參以計典左官後補參議以事褫職歸田已久從未寀復安得仍稱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詭飾而任事亦無糾正之者其後紛紛不可勝紀矣

宰相子應舉

自江陵諸子鼎甲以來政府象賢例爲建言者所議至婁江公子之才亦指摘及之蓋以觸權之名甚美不問其無忝科第否也婁江當國後蘭溪繼之其郎君錦可應選衆者已而四明繼蘭溪其長子沈泰鴻有聲諸生間人皆以高擬期之偶至京省父四明紿之曰汝盍援廕爲試中書舍人就北雍試不勝漸闈逐隊耶泰鴻信

之四明竟題爲尙寶丞得旨供職蓋絕其發進可超然免於評論也泰鴻大恨請急歸家視其父皆深仇四明有所愛庶子百端虐侮之家庭之間無聊生矣四明在位久卒被惡聲以去歸里至與璽丞不相見初不難借其子以市公終於覆餗聚鏑受前人未有之彈射所謂拙事無好手也

王國昌

嘉靖間巡視光祿給事中楊允繩糾劾光祿寺丞胡膏之貪反爲所訐謂其訕上事元故減醮壇供給上大怒逮楊論死竟斃獄中胡改重慶府通判又陞徽州府同知至隆慶初元胡坐前事及他不法論重典楊復官褒卹錄一孫名忠裕者爲胄子至萬曆戊子應天鄉試忠裕得薦而胡膏之養子王國昌者亦同榜中一百三名於是科道糾之謂膏本餘姚人而國昌爲徽州人尤是乙酉科以餘姚縣生員冒順天通州籍名胡可道中式已經參論問革今安得復冒徽州奉旨王國昌在明問斥如前此後國昌屢至京師奏辨無有肯爲昭雪者國昌乃具疏擊登聞謂既斥於順天之浙籍再斥于應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則天壤之間當置臣何所疏下覆勘時有憐之者謂其詞直且非胡膏眞血

亂亦可末減其人能頃刻成文數十篇皆鋪敘可觀因許覆試入會場今且得爲廣文矣王自云隨其養父成河南時先已中式一次問其何科則笑不對未知確否余識其人年將稀齡尙慷慨談文談兵如少年然其爲浙産爲中州爲徽人終莫能明也

己丑詞林

己丑詞林如焦弱侯董元宰俱以文學冠時一以察謫去一以察例轉至今未牽復比年以來則陶石簣劉雲嶠二公俱負相望陶居家最久丁未年以房師李晉江故忽被暗糾云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人皆疑

騐既而知其由來蓋一御史受指詞林爲時除並産地也陶彝轉祭酒終不出至己酉而卒於里第又三年庚戌劉以少宰起家一時搢紳諸君奉爲赤幟且謂櫂人相吾輩橫飛直拜在卽矣劉未幾亦逝陶不及知命劉不登下壽議者惜之余謂此天所以完二公令名耳往事姑無論卽如戊辰詞林趙蘭溪張新建以諫止奪情忤江陵起謫籍沈四明以甲戌入場江陵公子卷在其房不得中爲江陵恨習皆負一時重名聯翩入拜其設施俱不滿人望又如辛未之鄧定宇張陽和丁丑之馮琢菴海內俱望爲霖雨使其秉政或猶之乎戊辰諸公

也卽謂造物愛而全之亦可又如浙人沈司馬繼山孫司馬慥峰俱不及爲太宰人皆惋惜然二公亦幸而不秉銓耳觀孫富平末路可鑒矣御史暗刺疏後復明指其人云座主復推座主者謂甲辰之楊守勤首推座主顧起元而顧復推座主方從哲并再起沈一貫也云門生復及門生者謂諸閤臣李廷機將及門生陶望齡而陶復及門生湯賓尹湯又及門生邵景堯韓也如此株連波累無論其言信否然而心術可知矣

國師闕文偶悞

猶憶戊子春婁上王辰玉松江董元宰入都名噪一時士人皆以前茅讓之無一異詞者至辛卯則湖州二沈演淮在成均其名亦甚振而祭酒蕭漢沖每試輒抑之不令居一二名獨酷愛一松江人謂必冠京兆冠南宮呈錄科又以爲監元六館先生力爭之不得未幾湖第一淮第三而松江生至今未第其人余亦熟識不欲著其名耳丁酉年則劉堯陽爲祭酒時徐元扈光啟入監其博洽無雙且精工時藝比錄科獨見遺凡續案两度終不肯收有一胥吳人名沈文選哀之爲叩頭乞憐云其嫡表弟亦屢斥而後續出則八月初七日矣徐發解元往謁怒不許通恚恨文選重笞逐出並革其頂首蓋

文字至此時已無憑據卽蕭劉兩法眼亦目迷五色矣因思成化間吳文定寬以歲貢入都年已五十餘長沙李文正卽以會狀兩元許之其時文有定價如此

陳祖皋

浙之海寧太學生陳祖皋治春秋最有聲其應辛卯順天鄉試已舉榜首時乃父吏垣都諫方以聚劾去位比拆榜知爲都諫子遂寘之而別以他卷登賢書後頗指揚屋至乙巳歲以妻母殁其僕治奠于途有僕殺論指揮事陳時實在家不與知也當事者惜之株擇是毒羅織致大辟都諫有己丑春秋房門生二人時同在詞林

顯宦通有相望都諫哀懇其道地勿能得因忌恨甚作雜劇名論癡符者中有狄滾慶一段以比二詞林甫身擬袁燦都諫殁後祖皋事得白且還其諸生出獄未幾病卒其得　門生力云都諫以麟經掄魁有文壇盛名丙戌先以吏科散給事分考至己丑以吏科再入亦前後省中所無京兆分考屬之中行及守部進士以得入爲榮然亦難取必近年則有吳江沈宏所珣作御先以中書入閣何替至己酉再入亦稀有之事

舉人再覆試

今上二十年壬辰三月廿八日時會試已竣事久矣試御史恭才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各上疏請覆試順天戊子舉人鄭國望李鴻屠大壯張毓塘四人此四人者已于己丑春爲禮部主事高桂所論覆試仍許會試至是已入闈兩度矣又請覆試山西舉人王兆河江西舉人陳以德山東舉人楊爾陶三人王爲故太宰國光子陳爲故左都御史玠子楊爲故太宰巍子俱壬午及己酉中式向無議者獨以大臣子弟故亦指摘及之如綸疏中又盛稱王衡王宗濬二解元爲後才今年衡不投卷而去宗濬投卷而不赴試時論高其品且原其心以謂二人羞與國望等爲伍也時衡父錫爵輸假在家上處首揆召之而未至濬父家屏以次揆代攝故如綸界之然衡亦戊子順天中式與鄭國望等同覆試者而家屏子發解者自名濬初不名宗濬也將名尚思何取得言識者笑其受喉之愚獻媚之巧後二人俱顛蹶官終不振此諸舉人奉旨再覆試皆存留如故惟屠大壯因報母亡奔喪遂以規避論黜議者謂大壯若入試亦不免蓋時情必欲處一二以實主試之罪而大壯其首也

宗室應試之始

本朝宗室許應科舉入仕途人但知聖恩曠蕩者破天潢而宗室已先有請奉旨允行久矣鄭世子載堉於萬曆二十二年條奏七事俱爲宗藩應試聽列一令奉國中尉以下盡同民生赴考入學一宗生得有考校換授之議第四品以上難改他官但許宗學生員不當混于衿就試他如宗子游泮亦同生員衣冠無得仍服儀服既願充諸生即以賜名入試他無名諱者始從便命名若中式者皆書國姓及名爵以自別其他皆領國輔國之署官仕版銓除之內外與夫宗學中序列自世子郡王以下俱視行輩尊卑以比齒胄之義上俱命定爲永制自此朱邸諸侯始以清流自奮矣次年乙未載堉又上歷法歲差之疏以駁天官之謬其說甚辨而禮官不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能從但請明詔賜襃而已若宗室應試竟無須其功者

舉人勒停會試

今年署禮部事侍郎李廷機上疏謂舉人在籍恣肆作奸犯科無法懲創請將屢不肖者勒停會試以示裁抑上允之談者尤其太苛然亦有激而成先是御史孔貞一巡視東城有一南方舉人投牒訴其妹為樂戶掠賣為娼今偶遇於京師乞追斷完聚孔大怒盡法懲樂戶立以娼女給還未一年而此婦復為娼于京城之外細詗之則舉人愛弛已高價別售青樓其婦亦北人初非妹也孔聞未信密偵之果然以此痛恨其事告之晉江

因遂有此舉其人浙之杭人以甲午中式不欲言其姓名恐污齒頰臨場禮部出示不許入試者曾天凡數名而此人壓卷云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即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盜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乙未會試第二名以尚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為房師所賞薦為榜首終為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為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亦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辭

者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為二甲傳臚授職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為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魁捷善走好談理學其鄉友草為破題謔之云腳觸夫之腳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為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擬乙會天漸明不得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期馮少宰為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在字大喜以為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即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郎為余言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余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缽之緣王為憫然掩袂漢陽李懋　時藝亦為後進傳誦直至今年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之門初謁座師日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習制受笞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故云喜極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鄞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

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畿元取鄉人

順天鄉試大抵取南士爲解元蓋以冑監多才北人不敵間取一二北士多不饜衆論其推服者僅今上丙子魏允中一人耳頃乙卯科給事中劉文炳眞定人也爲其鄉人不平請取北人爲解者謂燕趙乃至尊豐鎬不當使他方人得之上允其議且定爲永制時首揆方中涵京師人亦欲私其桑梓也竊以故元用蒙古人爲狀元而中華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尤乎世宗之言曰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籍哉

乙卯應天闈中之異

乙卯科應天修葺試院有魚見于闈中識者已怪之至第二場忽於供給所搜得透印無名試卷數通監試提調大驚拷掠左右甚苦終不得其故遂將私貯試卷之人斃之杖下而不敢聞之朝慄株連者衆也次年元旦大朝會時覲吏與試士俱集大廷忽衆中有人持大戟椎狙擊御史凌漢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僅絕[illegible]朝大驚急擒下則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應登也御史爲從者舁至寓復甦用良藥救治僅得不死是日相顧錯愕謂今年必有異變至二月會試遂有假元一事假元則去秋應天所舉也魚有龍門飛躍之兆而[illegible]已屆會試[illegible]于解額[illegible]之厄其事又發于辰年元會[illegible]凌應登者不知何許人久居京邸[illegible]亦粗通文藝後漸成富人凌御史以[illegible]認爲同宗稱兄弟通緩急御史弟後爲福清令以其相力入京[illegible]時應登亦登武進士官環衛已久時時指稱臺臣爲[illegible]居間挾詐外[illegible]御史患懼遂絕之不與往還應登亦以一品司游徼窺西臺發其奸狀革任回衛[illegible]謂出凌御史指授應登憤恨具疏自白且訐御史御史不甘直欲手殺之然後自刎不意垂勉受縛旨下勘問應登遣戍御史亦奪職閑住

丙辰兩大老

比年大僚不補在位者寥寥丙辰之春六卿及總憲僅得四人時太宰爲楚之鄭鳴峴繼之大司寇爲浙之李旭山志又兼掌都察院二公俱乙未生各年八十二歲出入朝省精力如少壯人固一時人瑞也

觀政進士體不同

新科進士分觀政衙門本同時共事而其體則大不同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見司官及道長用堂屬禮在禮部

用師生禮在兵部用前後輩禮在戶刑工用同官禮宜於廳內並揖分賓主而刑曹與大理寺又以兩署聯敘郎官及新進諸君輪日會飲吉凶慶弔以同僚情益篤仕伊始而九卿衙門權勢之濃淡人情之冷熱一一盤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吏部四司郎官例不接本以新第進士居三甲末者代之凡歷三年即選京官有行取科道之望且次年順天鄉試分考亦必屬之人得意爲揣摩每致浮謗前車之覆者多矣變而通之亦無不可國初五軍都督府俱有進士觀政不知相處體例何似

旗竿

弁州觚不觚錄云士子鄉會得雋郡縣始樹竿於門上懸捷旗至申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爲異事其所云吳中一大司馬子授余侍者則指凌洋山雲翼子元德也一大宗伯子翰胄子則指徐太室學謨子兆曦也誇其壯麗倍于報捷殊不知近日此風處處皆然沿以爲例而富室入貲爲中書舍人者及近日諸生自廩納准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市彌望不絕更可駭歎又有官報後得鼎甲者及選爲庶常者復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其僭侈無謂更極矣余往年游新安過程守訓之門其人以市棍從兩淮稅監陳增作參隨納中書門在有兩大牌坊中曆署程姓名而撫按以下俱列名于下一何爲之吐舌訛顏門前又豎六旗竿頗怪之因下輿宿其堂則前堂牓曰王恩三錫後堂曰咸有一德令人慚灑目不欲開未幾守訓敗俱拆毀矣

野獲編卷十六終

野獲編卷十七目錄

兵部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兵部

鐵冊軍

洪武二十三年韓公李善長以嫌自殺上始詔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部并給鐵冊先是以功臣有大勳各賜卒百十二人為從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還鄉各設百戶一人統其衆以護之給屯戍之印賜以鐵冊末云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蓋防其二心且稍殺之也於是魏開曹宋信穎涼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

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靜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兵未幾宋公馮勝穎公傅友德以嫌死涼公藍玉以反誅而長興會寧懷遠景川普定鶴慶航海西涼定遠永平諸侯或坐藍黨或坐舊嫌皆得罪死甚鐵券山河之誓曾不比鐵冊警衛之苛也悲哉

恩軍

洪武二十七年詔兵部以罪謫充軍者名為恩軍意以免死得戍當懷上恩也然是時方以重典刑亂國良民多坐微眚隸斥籍其戴恩者必無多因思完顏季年中原喪敗令刺民為兵以起[illegible]古之怨名之曰怨軍正堪與此作確對○陸釴漫記云遼東養馬皆恩軍

文臣改武

張信字彥實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中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文皇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永樂九年晉工部右侍郎仁宗登極轉兵部左侍郎其弟輗為信求改武階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揮使交趾叛率兵往勦以功進四川都指揮僉事又進都使在蜀十五年以正統十年卒於官蓋信從鉛槧起家居省闥者幾十年為卿貳者十三年徙右列握兵柄者又二十年夫

以省垣近臣中樞政地忽伍兜鍪似出譴辱乃以英國雁行為乞恩澤始得之且專征仗鉞恩遇始終抑又何耶弇州雖紀其姓名未詳事實因為稍述其概○按宋韓范經略西夏亦曾以雜學士換觀察使時用兵方謀帥事理亦宜乃二公尚以官高祿厚為辭終不屑受蓋意薄之也張信官小司馬在宋則為樞密副使居執政之列而降為三衛仗士竟恬然安之何顏之厚

邊材

文臣以勳勞開五等者自正統王靖遠後在天順則吳縣之徐封武功成化則濬縣之王封威寧一以天文兼

技擊一以騎射兼結納然皆傾危揣闔爵不及竟其身而韓襄毅繼起并世錦衣不得襲宏治以文治天下縉紳無以武事見知者正德則有太原之王晉溪行邊制闖俱著勞績得封威寧而以附麗權貴乘時邀寵君子所羞稱惟王文成以理學建安攘遂開國封固書生之希遇矣嘉靖初楊邃庵以先朝勳舊故相起行邊而無戰功可錄其後楊虞坡出鎮入樞功名亦如之至末年惟滄州劉帶川以文士奮跡而歷踐戎行初爲吾浙之嘉湖道臣出城游徼而倭艇率大衆猝至適台州解箭到滿一船因立橋上與健兒十餘曹取射之發輒洞甲

盡舟中之矢倭始退歸而肩髀不能舉則骱已脫矣隆慶初以少司馬征廣寇會一本先外祖王大參以職方郎贊其軍見其懸一金錢於百步外射必貫其竅無一失者其技眞不減陳堯咨他部曲則十得七八耳後以御史大夫總督薊遼虜畏之不敢犯塞然奢淫汰恣帳下紀綱卒數百人後堂曳羅綺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獵駿騎連翩妖童執絲簧少婦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里同時有宜黃譚二華者其將略亦相亞今上初年亦以督薊遼入正中樞數年而罷爲督府時與薊帥戚繼光者比周如一人然兩人俱以北材武爲江陵公所器

愛日致名姝瑰異以自固譚又善御女術進之江陵爾驗故得久居津要其揮霍機變自恣驕侈與滄州大略彷彿且俱享上壽以功名終二公之術俗不過十餘年外耳劉名燾譚名綸○邊材一路大抵自有賦授及崗門名家非書生讀紙上語便可抵掌登壇者仰如唐荊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才矣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陽正值倭難積勞中暍盡瘁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近日如李見羅其生平品望出人數等自負亦在留鄴二侯之間金騰用兵

以奏功超遷中丞撫鄖爲麾下健兒所窘遂不及展一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被白簡逮治幾伏法而僅免乃知王文成眞天植異稟其用兵幾同韓白而見羅亦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南京貢船

南都入貢船大抵俱屬龍江廣洋等衛水軍撑駕掌之者爲車駕司副郎專給關防行事入貢抵潞河則前運俱歸週而復始每年必往還南北不絕歲以爲常間係文皇帝初遷北平所設定制有深慮存焉其貢名目不

一每綱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經者甚多稍可紀者在司禮監則曰神帛筆料守備府則曰橄欖茶橘等物在司苑局則曰荸薺芋藕等物在供用庫則曰香稻苗薑等物御用監則銅絲紙帳等物御馬監則苜蓿一物印綬監則誥敕軸內官監則竹器尚膳監則天鵝鷓鴣櫻菜等物其最急冰鮮則尚膳監之鮮梅枇杷鮮筍鰣魚等物然諸味尚可稍遲惟鮮鰣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始開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薦太廟然後供御膳其船晝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換急如星火然實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魚皆臭穢不可

嚮邇余於夏月北上曾附其舟幾欲嘔死偶鄰舟友人邀會文則舫齋芳潔不減吳下沙棠怪問之乃知納賂主者盡徙貢物於他舫耳其魚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上頒賜閣部大臣及經筵日講詞臣先人時叨恩賚次日早朝謝恩貴璫輩雜調雞豕筍蕈以亂其氣用以餽沙鑼餉遺近臣侈爲珍味然實不堪下箸亦何止海上之癖也有一守備大璫新赴南任夏月忽呼庖人責以饌無鮮鰣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爲言璫怒不信索至諦視之始疑訝曰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耶聞者捧腹

○金陵城外臨江舊設鰣魚廠每打魚時內官出視科索百端大爲漁戶及地方之害十年前礦稅盛行闖人流毒輒於寶坻縣創爲銀魚廠與南對峙乃至冬月椎冰合漁者跣立打擂又課富室折乾潤橐民不聊生近年聞上知其弊已革去矣○冰鮮船在途驛騷日久宏治初上欲革之以中貴人進言祖宗時薦新重遂得不罷舊京土產上供寢園即勞民亦不爲過而孝宗聖德軫念郵傳自節口腹至此以視大業之責食南天寶之貢荔子不亦霄壤哉今上頃年以湖廣魚鮓不潔斥左布政使武尚耕爲編氓葢祖宗時食任聖主孝思又須虔恪守士大吏不舉其職自當議罪此又用漢世嗣余

失侯例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近年龍袍船尤爲恣橫遠出冰鮮之上即凶惡如漕卒糧船亦斂避不敢較至仕紳乘傳者爲其所凌噤不敢出聲何況行旅按龍衣之進止在南京其後增入蘇杭初猶以鎮守中臣兼領及世宗革鎮守始特設內臣管織造至隆慶登極革回止留南京舊設者至三年復遣太監李祐往蒞其事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於今遂成故事中貴以此差爲登仙其名下小閹踞以爲外府春秋二運往來如織矣

河套

成化間虜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余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上救盛往議且上方略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越亦以爲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紛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巳久今欲城河外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彼或佯爲逋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大虜入套未久

儘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五十年矣虜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爲一蹉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火藥

古來禦兵唯用兵仗故鼂錯之言曰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即有用火者大都乘風縱勢如即墨赤壁是也其大礮等物不過曹操霹靂車之屬而巳本朝以火器禦虜爲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阯始得之即用其僞相國越國大工黎澄爲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其兵卒皆造火藥之人也當時以爲古今神技無可復加然亦相傳所稱大將軍蒺藜砲之類耳弘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砲其國即古三佛齊爲諸番博易都會粵中因獲通番海艘沒入其貨始並砲收之則轉運神捷又超舊制數倍各邊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戚繼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盡火器之能事畢矣數年來因紅毛夷入寇又得其所施放者

更爲神奇視佛郎機爲笨物益藥至人斃而敵猶不覺也以此橫行天下何虜敢當之但恐守砲者畏怯虜未來而先放比對陣則藥盡反速戰士之奔此自來通病也○正德十五年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併遣使請救御史何鼇言佛郎機砲精利恐爲南方之禍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國又得其蜈蚣船銃等法論功陞上元縣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督造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再陞宛平縣丞中國之佛郎機盛傳自此始而儒老於遷調不聞破格用之可歎也

武弁殺邑令父子

廣西總兵都督過興召還京師途經湖廣郴陽縣與命其子得隆索賄於知縣李翰不得杖翰并其子劍俱死事聞法司擬得隆恃勢故殺二命擬斬而已邑令爲促見所笞已是怪事乃父子俱死箠楚寧非衣冠奇禍何以置興不問興尋病得伏枕死天網嚴而國法廢矣此成化元年事與正統末年都司李昺杖知州李玉事相似

項襄毅占寇

宏治元年吾郡城中百戶陳輔者素以興販私鹽爲業

事發革任所聚徒黨漸衆遂思爲亂同其父陳端其子陳文陳武鳩集所部白晝入郭知府徐霖踰垣遁去遂虜郡印劫庫藏釋囚徒又劫奪嘉興守禦千戶印執千戶白鑑殺掠吏民盡剽城中金帛婦女全家入大湖爲寇其勢猖獗闔郡驚惶意其或成大事時正初夏故兵部尚書項襄毅忠以削籍在家爲補卜其成敗既而曰無能爲也今日旺神在西而此賊乃揚兵東出是爲休門且夕見俘耳俄上聞變亟遣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督責地方文武用軍興法事權甚重比至無幾時而百戶父子皆就戮矣項公雖名臣不聞善風角而奇中乃爾信乎前輩多能不肯炫鬻見長如魏陽元善射非臨用何由知之○彭惠安公敕中云一應軍民詞訟輕則量情發落重則發巡按御史按察司問理是時御史之體未甚貴倨彭以刑侍奉使初未兼憲職尚以屬吏待巡按如此迨嘉興事寧後報命乃以原官改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始得帶憲銜再涖吾鄉爲中丞雄峻當時尤靳惜之云

武臣好文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湯允績之屬皆以詩名然不過聊以自娛耳非敢藝壇建旌鉞也自嘉靖間東南

倭難孔熾倖臣胡宗憲趨文華耆開府江浙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龍收取詞客充翹館胡得浙人徐渭沈明臣趙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異禮獲厚貲浸淫及於介冑皆倚客以爲重漸如唐季藩鎮至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爲薊帥時汪太函王弇州並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爲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而世所呼爲山人充塞寰亘所入不足以供此輩谿壑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蕭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峻拜寧夏制帥頻更大鎮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輩作隊趨之隨軍轉徙無不稱季馨

詞宗先生蟻附蠅集去而復來時諸邊事力已細弁成
帥時比蕭之內人前於楊司空女繼爲南太史妹俱盛
有嫁貲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武臣好文自爾至此
○自隆慶來款市事成西北弛備釐下皆以諸邊爲外
府山人之外一切醫卜星相奔薦函出者各滿所望而
歸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游宣府亦得二百金
已爲怪事今年至都在黃貞甫禮部坐中見二三小唱
窄袖急裝若遠游者來叩首云謝別問之則乞得內閣
候考選名公書往塞上也余笑謂貞甫曰他日必有此
曲女伴祈公等書牘作纏頭兒者將奈何貞甫曰不然

諸邊營妓如雲大勝京師我却愁諸弁以此相薦報我
輩龍陽子都耳因相與拊掌不已邊事如此欲武人不
掊克得乎

文士論兵

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荊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谷中
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詞林
足爲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宗樸進賢
二大參俱眞正邊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則沈少林狀
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賚志
以沒唯二十年來如顧沖庵養謙葉龍潭夢熊萬邱澤世德李霖寰化龍梅衡湘國楨皆因四方多事各從贊
筆吮毫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俱正位司馬延世金吾
頓令措大吐氣若穆宗朝楊虞坡譚二華王鑑川劉帶
川輩又未易指數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鄖撫其人蕭講
學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爲部卒譁亂備極窘
辱既而逃入襄陽尋冒功事發詔徽入獄則貞尿汁諸
葛亮也

兵部郎敘功

先外祖王諱倖登壬戌進士拜兵部主事尋晉副郎職
方正郎又以才選贊畫從劉大司馬[illegible]征海寇竹一本

成大功還歷俸將滿九年會議開馬市忤高張二相高
方掌銓出之爲永州知府尋乞身歸後高張先後敗起
廬州知府循資陞憲副大參旋以病乞身沒於家兵部
九年無出守者邊功未有不敘者又忤權高臥十餘年
時吳門太倉俱同年在政府太倉尤莫逆交竟不論敘
往事先外祖既不自鳴言路亦無爲稱薦者似皆有古
人風

石司馬

大司馬石東泉星以封貢闕白下獄時曹心洛先已入
繫正坐論石得罪者石見之慙欲入地曹顧慰勞有加

云各爲國事致禍何敢相尤兩人遂締深交且有婚媾之議未幾石以憂死曹爲經紀其身後甚周恐且津送其孥累時石妻子編管粤西正曹之桑梓也聞曹歸里欲緒成前議未知果否此一舉也曹不失爲過厚而司馬地下則有赧色矣

日本

日本貢道本從浙福二省自朝鮮之役我往彼來俱從朝鮮之釜山徑渡海面既無多亦無瀛險至封貢事起則直自山海關入京日本幾成陸路通衢矣所幸彼國安富遠遜中國初無意內犯尙來許多張皇眞是杞人

之憂而朝鮮日本向爲與國且世通婚姻特關白一人黷武近已寧帖寂不聞交兵事矣丁職方元甫 應泰 習知其事且目睹其來倭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如唐故事且自爲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聖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時將帥亦無有與李勣薛仁貴伯仲者此舉亦豈易言且兵以義起名爲䘏患救災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一且利其土地卽力能郡縣之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反得有辭於我何以風示四夷也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自邢崑田 玠 以下無一得免邢卽出師時舉丁贊畫者丁爲此謀與勘事科臣徐涵碧 觀瀾 者協意旣而朝鮮君臣惴恐揭言將丁[illegible][illegible]丁遂宵遁徐亦不復閱事還京兩人俱以聽勘歸又六年爲乙巳大計徐以不及論丁竟坐罷斥丁有才氣能任事亦楚人之錚錚者東事奏功十年之局已結倂至告成卽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欲盡汲戰功嚴核伍籍至爲剗創咨覈之法軍心已大離朝鮮復加飾其罪狀丁遂無解於朝論矣丁之初疏豈無數端實中師中情弊者攻擊四起漸增飛語應之十餘疏而不止益支離失實嵩之妒功生事則可共恨之者至云黨倭奴以壞戰局又云丁欲自據高嚴作夜郎王冤矣○日本自

古凶狡非諸國比以元世祖威力十萬之衆僅三人得還復屢招之不至本朝入貢甚虔雖以胡惟庸事暫絕後仍通貢每天朝主上新立須用日字勘合可考其嘉靖間入寇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王不及知也大抵來貢不過利中國貿易初非肅愼越裳可擬故或踰期不至中國亦不詰責之正合來不拒去不招之義石司馬乃欲以封貢縻之保其爲忠臣孝子愚矣李宗城以臨淮勳衛銜命渡海欲借此以復先世曾國公故封石司馬亦面許之甫至朝鮮卽令沈惟敬執橐鞬庭趨旋爲沈部下計誅盡棄節印單騎遯入關聊

笑遠人賴上恩慈不誅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繼之狼狽脫走跡同亡虜豈止委君命於草莽其辱國甚矣石之負乘不待言其初開隙在首揆亦不得辭責

日本和親

李如松家號師諸龍光故浙江餘姚人也受李氏恩豢已久後復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漸疏外之龍光積忿未發會如松奉征倭之命先勝於平壤道後敗於碧蹄館久戍朝鮮而封貢議起如松頗附會文師宋應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結東征之局此實情也一時媾和主戰者議不得伸漸聞軍中行賄媚倭至甲午四月且有和親結好之說龍光遂借以傾李氏上急變告如松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御史唐一鵬等信之遂露章劾如松并東征在事諸臣科臣喬允因而和之上命訊之實無此事下龍光究問主使之人不得法司擬以杖譴上大怒先命立枷後遣戍不數日遂死三木之下按古來北虜與中國和親唯漢唐有之未聞島夷敢萌此念若云日本願獻則高麗進其國女子在祖宗朝自有事例似亦可許至於公主下降則納幣賜敕宴使定期吉來一有故事軍中安能僞飾以欺外夷況倭奴狡猾爲諸夷第一非沈惟敬輩所能籠絡造爲此說者皆出東

征失志游棍流謫都中而言路一二無識者遂恣之自簡至紛紛爲諸龍光訟冤辱朝廷而羞士大夫眞可痛恨于文定與石司馬私恨遂記之筆牘只循私怨失國體矣○封事初壞李宗城逃歸上命嚴遣一科臣往而皆憚行李起詠止上意已怫會曹學程有和親割地之說聖怒遂不可解錮獄十年而始釋蓋鮮倭本與國具婚姻乃恒事但訛云天朝則可恨矣

程鵬起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盈滿公車石司馬以集衆思爲名多所采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閩帥 文熙 議集浙直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爲悠謬不經之甚旋爲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能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暹羅國借兵以攻關白可令回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石司馬大喜以爲奇策即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餉召募其黨猴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數萬至閩廣造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槖中盤桓海上不發始爲言者論罷擬行後石得罪田東洲 樂 秉中樞捕程笞數十論成逃歸至今往來南北攜數十女優及惡少數輩過豪家即令演劇以博

纏頭間有挑之者旋使爲枕連宵閟日恬不知耻又遍
拜薦紳名公稱弟子余嘗遇之廣坐中歷指其扮戲諸
婦曰此爲鄰爾瞻老師所愛此爲顧叔時老師所賞以
一漏網健兒汚蔑賢者至此而薦紳先生無一呵叱之
者異哉

暹羅

倭事起時有無賴程鵬起者詭欲招致暹羅舉兵擣其
巢以紓朝鮮之急其說甚誕一時過計者又恐暹羅入
境窺我虛實且蹂踐中華于穀峯宗伯時在春曹極詆
笑之以爲茫茫大海不知暹羅在何方所云調征者已

可笑乃又憂其入內地此待其來時再議之可也其言
似是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蠻莫及緬甸相鄰陳中丞
用賓撫滇嘗欲與協力圖緬夷爲郡縣可得地數千里
事雖無成然其國濱海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程鵬起
泛海求援固屬說夢即于公譏詆亦未得肯綮于久爲
禮官暹羅爲入貢恭順之國其道里固經何以尚未深
究

金丹說客

金丹者吾邑諸生也素以舌辨見稱微有拳勇時蔣洲
等入海游說未歸當事俱憂之募能再往者拜官升出

應募成約而歸胡司馬嘉其功即以都閫題請丹時本
業已荒遂就右列歷官閩參將中白簡歸用降汪徐諸
酋勞敘功得世本衛副千戶丹爲先大父客余幼時尚
識之其子病廢不能襲其孫貧而無賴非承勇爵者黃
雖尚存已付高閣然較之蔣洲輩不蒙寸賞已爲優矣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及見甲
寅倭事後貧落入京師好燒煉與方士及無賴輩游石
司馬妾父袁姓者亦嗜爐火因與沈善會有溫州人沈
嘉旺從倭逃歸自鬻於沈或云漳州人實降日本入寇

被擒脫獄沈得之爲更姓名然莫能明也嘉旺既習倭
事且云關白無他意始求貢中國爲朝鮮所遏以故舉
兵不過折柬可致袁信其說以聞之司馬惟敬時年已
望七長髯偉幹顧盼[illegible]然司馬大喜立題授神機三營
遊擊將軍沈嘉旺亦拜指揮與其類一餘人充麾下入
日本司馬既以封貢事委之言無不合言路交攻不爲
動沈留釜山年餘廷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爲宣諭
使偕渡海臨淮李小侯既逃朝命副使楊方亨充正即
以惟敬爲副使代之過海至山城州尊卓舉封事而倭
留朝鮮者終不去貢事亦不成石司馬以逆旨媚倭下

獄沈爲督府邢司馬補至京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惟敬無子妻爲南妓陳淡如少亦知名時已老矣沈誅後部曲星散淡如與嘉旺俱不知所終○惟敬渡海時余家有一舊僕隨之及還云日本國多風四時皆然四面皆至所謂颶風也俗好樓居至十餘層而又不善陶埴卽王居亦以茅覆故易敗亦易成土俗與舊傳略似唯所譚用箸最奇其俗侈於味强半海錯中國所未名者每宴會雖黃白雜陳不設匕箸臨食則侍奴取小材長尺許者對客削成札人置一雙旣饌便對客折之不復再用每堂廡間必設箸材半楹以備朝夕供具日必再

浴不設浴鍋但置密室高設木格人坐格上其下熾火沸湯蒸之肌熱垢浮令童子擦去然後以水從頂灌之大抵其好潔如此

斬蛟記

關白之犯朝鮮朝議傾國救之時宋桐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宋無闊望能大言次年將內計有物色之者因力任東事大司馬石東泉主之內閣則趙蘭溪暫代首揆唯石是聽特遣二主事贊畫皆妙選才望賜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僇副帥以下事權特重後碧蹄館敗歸師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罷其人故耆夙名士爲太倉相公門人號相知意其能援手時競傳關白已死遂作一書名斬蛟記首云關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蓋蛟也漏刃於旌陽化成此角素嗜鵝在朝鮮時曾謀放萬鵝於海中關白忽喚因得剸刃而主之者曇陽大師也記出遠近駭怪其同邑先達遂作闢蛟記詆之以快宿隙究之關白實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倉相公曾見此記與否皆未可知也

○斬蛟之記亦有所本潘璽卿雪松士藻馮司成癸未所錄士滯符臺十年在京偕諸名士立講會每云吳猛鎮鐵柱官貫多遁去者許眞君約後千年當生八百散

仙戩此孽魔今正其時矣我爲一人與某某等皆同列余師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師信之競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預講亦邀隸羣眞起大宅埒王公云拔宅上昇時勿令貲產有所遺司成見而姍笑之又袁中郎爲吳令時與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每論事輒云如來如此說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其他稱引果位不勝紀袁談及必撫掌不已又屠緯眞在湖上一日忽對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紛關壯繆蘇文忠各來枉顧二人素未識面偶蘇舉曹劉並稱壯繆震怒詬小子何敢辱吾兄至與阿瞞伍蘇爭之甚不服兩相搆鬭

不休若非余力解則東坡飽老拳矣居爲予父洗帑俯首匿笑不敢對大抵才士失職往往故爲夸誕以發舒胸中磊塊不足信亦不足哂也

征安南

嘉靖初年安南久踰貢期又侵奪廣東欽州四峒朝議欲問其罪時王文成新起征田州威名甚重桂文襄恭貴用事諷王乘兵力取安南爲己功王不應恚甚嗾人論之奪其世爵○又數年安南尚不賓時閩人林希元者爲欽州知州林故名士從卿寺外謫負才不得志乃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猶不止時夏文愍新登首揆

林同年也以保境息民爲言林說遂不行偁勸莫登庸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林鄉人李默移書戲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拜之相蓋譏林貌寢也夏貴溪不欲用兵亦謀國遠慮迨其後議復河套又力主其事致陷重辟蓋貴寵已極復思以書生開茅土此與桂安仁同一肺腸即張永嘉當局曾議恢復大寧三衛故地使其說果行亦必至僨轅取禍矣○安南議起時太師武定侯郭勳欲因以希上賞奏請勒禁兵及各路師待發已得旨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之說且云太宗以黎季犛弒簒殺使臣諸大罪討之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贖罪及不悛而後滅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縣之仁宗每以爲恨至宣德再叛楊士奇等舉先帝遺意以聞宣宗亦曰皇考追悔此事時形慨歎朕屢聞之遂決意棄焉世宗聞其說亦爲心動時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等奉命兵餉已集乃遣禮部尚書黃綰往諭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卒用胄策其全中國生靈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間日本侵朝鮮至調天下精兵夷漢俱擾卒不得要領而海內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當不至此袁中郎論朝鮮事云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爲之佐鬭不

亦惑乎斯語可念

安南納款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凡三次而後輸服特未及郡縣之耳初征時故宋陳尚書子丁孫及其壻梁奉御蘇少保子蘇寶章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俱降附蓋宋遺臣逃異國不特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世祖朝僭國號大越主憲天體大明光孝皇帝更名陳威晃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宣德棄地後尚修朝貢嘉靖初莫登庸簒黎氏自立亦建國曰大越改元明德禪位於子方

瀛改元大正分所部爲十三承政司以擬漢朝之布政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號降封方瀛子福海爲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秩從二品其十三司改爲宣撫然而仍帝其國不用所賜印且名入貢曰交鄰其後不復守三年入貢之約且侵粤西無虛日蓋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爲全軀以大珠爲兩目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間所獻其製何若又安南人自稱其國爲阿南國至今尙然福海死子宏瀷嗣嘉靖末年瀷歿子莫茂洽嗣後

溺死其國漸亂莫氏相傳凡五十餘年至今上初年而黎氏又興先是黎譓爲莫登庸所簒其子寧猶奉黎祀又三世爲黎惟邦與其故臣鄭松協謀起兵誅滅莫氏盡復故土惟邦死黎惟潭立始以情事上聞且進代身金人以求封號時萬歷二十五年也上嘉其意封都統使如嘉靖故事別鑄印以賜之又七年而惟潭死子惟新襲位不告哀不入貢亦不請封詔命詰責之始以年幼初立國內逆賊構亂爲辭上命姑貸之仍許通貢封爵如其父再請給印時屢勘無他乃又賜以新銀印上表謝恩貢奉如期較先朝更恭順云

仇鸞談兵之舛

仇鸞自庚戌秋虜入得上寵比壬子追僇恰二年耳其間意氣之驕盈議論之舛謬概難枚舉卽如辛亥六月虜報漸急鸞奏請欲自領京兵民兵迎賊而以邊兵分遣附近追勦零賊且許軍馬食民田禾大學士嵩乃言今歲調遣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今却遣兵出外以待零賊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賊臣等莫喻其意云何又行軍紀律有擅取一物者卽斬㝎使虜過田苗食盡必不可下此一令會禮卿階亦言之得旨允行七月鸞又請借民田車以備戰守上曰去歲造完

戰車專備禦敵如何又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允行益建白乖謬而君相俱疑厭之矣是年鸞出行邊惟督臣與雁行卽巡撫亦僉坐不敢具賓主若兵備則竟鞠侍鸞晏然受之人謂其器滿將覆矣○初仇與嚴共事夏曾得志情若父子旣已同譖大臣入直撰元文遂擬郭勛故事欲擠嚴而獨擅大柄嵩始恨之而仇亦密以嵩父子貪橫事上聞其說幾行矣嚴乃益結徐共排鸞因其死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以至夷滅是時嚴徐倘未有隙弇州獨歸誅鸞之功於徐未必盡實然實錄中亦云徐階密疏鸞通虜悞國狀上始驚收其兵權鸞因悸

死未知何據

殺降

嘉靖丙辰倭會請降時督師爲胡襄懋（宗憲）許以不死已上疏於朝旣而有流言謂賊首汪直汪五峯者與胡少保俱徽人潛通重賂貸其族誅胡懼懼無策趙文華正以少保覼師勸胡追還前疏盡改其辭汪徧聶遂俱授首近年壬辰寧夏之事亦然初哱承恩受圍旣久乃請降於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亦許貸其命且授以官承恩欣然斬劉東暘諸叛賊以獻旣而督臣葉龍潭（夢熊）媿功非己出決策誅之遂俘之朝寸磔於市梅恨甚

有詩曰棄甲抛戈滿路旁家家門外跪焚香轅門忽下坑降令閩市翻爲劫奪場計就平吳王濬老謀成返晉介推藏山中黃石休相問巳乞仙人辟穀方其怨悱可知矣自古殺降必非陰福然汪哱之流壽南北卽戮之非過也

奇兵不可再

戚少保（繼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銃火鼠之屬適林莽中有羣猴見而竊效之久之猴之技勝於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與戰必不利乃匿勇壯於隱處而以輕銳挑之佯北先擲諸火器於山嶼內倭之追者尋至猴見髣跳橫行不類所嘗覩以爲異獸將磔之爭燃火發砲倭大駭狂奔死者枕藉伏兵四起遂獲全捷往丙戌丁亥間顧沖菴（養謙）撫遼左俘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貸命以實行伍私念大虜目未識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報虜騎入犯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候戰酣時忽執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馬足皆踣仆就戮餘騎逬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復命如前法赴鬬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已先爲備矣乃知田單之牛劉尋之驢俱巳陳芻狗再用未有不敗者如戚少保出奇眞堪大噱

武弁報恩

錢寧微時受知於右都督毛倫後倫坐劉瑾黨論永戍揭黃停襲迨寧用事爲之奮緣救罪爲編氓比倫死其子毛錦請襲世職兵科給事潘勛駁之謂倫因增楊玉入劉瑾黨朋奸亂政卽十世不可宥其祖職萬無可繼之理蓋玉與張文冕等俱瑾第一用事羽翼巳驕斬於市久矣至是寧勢熏灼擅回天之力請於上命錦仍襲指揮使以報倫知遇焉嘉靖間曾司馬銑以復套事見法其愛將李珍者榆林人也先爲遊擊將軍坐法貶行伍曾愛其能從徒中超復故官曾得罪後分宜相憾之

不已又欲羅織殺其子淳令人(埶勿)珍赴侵軍餉數萬饒淳浼其入京賂要津比逮至拷掠窮治備極五毒終不承銑子受贓事法司乃止坐珍減餉論死而淳得免若珍者不知何如人然以死存孤使曾氏不至夷滅庶幾有國士之風錢寍罪惡死不足贖亦能不負恩地曲報知己俾延世爵其善亦豈可沒令之士大夫讀書知理義者有愧武人多矣○李珍尋以庚戌虜警赦出復用至大將

款議有所本

隆慶四年北虜俺答失其孫把漢那吉時高中元在閣

王鑑川在邊議還之以易叛人初甚譁而後卒得成功其論雖創實有所本宣德十年北虜脫火赤等三人歸附言其曾朶兒只怕率騎三千近在涼州失其甥卜曾罕虎里乞還之時皆不之信朱迎朶兒只怕從和寧王阿魯台歸附已拜爲都督阿魯台爲也先所敗朶兒無依常寇涼州其甥爲邊將所獲故遣使求款上與兵部尚書王驥議謂宜遣人招撫乃敕邊將同脫火赤等往諭但盡歸涼州所掠人口亦還爾甥若萌異心妻子不保矣後果如所策高中元豈先具此蘖於胸中耶抑暗合也若嘉靖末宣大總督楊順之納淫婦桃松於寨致虜大入相嵩居內遂欲棄大同右衛眞無策矣

蔡見菴憲使

隆慶間北虜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款虜酋俺答貢馬至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菴(可賢)憲使備兵陽和正同督府宴犒於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皙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於督府曰願得兵道蔡太師至吾營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正奉湩酪爲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追然諸酋俱案堵未敢遽議動數日後仍送蔡入城則虜婦已薦寢於毳帳數夕矣自此邊塵不驚西陲寢烽

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爲問一時推轂者亦衆因再起再廢至壬辰夏劉哱之亂言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爲寧鎮河西道既奏功進大參又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矣閼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愼獨之戒於廉隅或稍妨而威重亦未失遽遭吏議而屢蹶不振惜哉

京營操軍

京師禁兵號稱數十萬然皆尫弱又大半頂名無一能操戈者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戒嚴固守至不任登陴後趙大洲(貞吉)相公有分營操練之(議)竟無寸效頃年庚

貢會健齋乾亨爲光祿少卿故以御史外補有佑也陞議欲選三大營并罷諸弁不任事者此疏初傳京城洶洶曾不知也時光祿兄見臺同亨爲工部尚書一日入朝爲無賴武弁數百人擁其輿訴且詈至於扯裂碎其衣冠急避得免蓋怏傳草疏者爲司農也使其得請允行必有領軍張彝之變俯仰古今可爲浩歎

兵中驟遷

嘉靖間不次用人如議禮張桂諸公不必言後倭虜並起西臺中則有王思質忬以御史庚戌守禦通州功陞僉都御史既而倭事起胡梅林宗憲以浙江巡按御史陞僉都撫浙此皆兵事驟陞雖夠與制若通政趙甬江文華出視倭營猶曰甲日夕且平未幾倭大熾權上書者乃告于吏部尚書李古沖默由題請補上大悅從工部侍郎直陞尚書太子太保仍出視師則人人切齒相不可比於東興矣此後登進遂少有超異者惟隆慶間張學顏以山東副使陞僉都撫遼東劉應箕以山西副使陞僉都撫大同吳兌以河南副使陞僉都撫宣府雖以才望亦出高新鄭掌銓破格知也至今上乙酉陞薊州兵備副使顧沖菴養謙爲僉都撫遼左則以邊才素著後寅陞蘇松兵備副使李養思爲僉都撫應天

則以先朝直臣此後不多見至壬辰寧夏功成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當不次大用然猶先轉太僕少卿尋以僉都撫大同蓋當事者猶斤斤惜名器稍遲其途以酬功而御史遷超僉堂遂絕響矣

尅復松山

陝西邊防以宏正之失河套爲第一要害次則嘉隆間之失大小松山皆關右虜族內犯最緊巢穴也河套在寧夏鎮自夏文愍曾襄愍被禍以來無人敢再議今則以爲必不可復且必不宜復矣唯松山在甘肅鎮自爲虜寇竄宄所據之後內地僅有一綫之通先朝西方名將如馬芳濱死猶以不及恢復松山爲恨近日偶歷戊戌三邊督臣李次溪汶甘肅撫臣田東州樂甘肅總兵達雲道臣劉敏寬等厚集夷漢將士甚銳勤殺虜衆巢族遁去大小松山盡入版圖建築城堡以爲籬藩等城屬固原鎮紅水河等處臨洮鎮河塌嶺等處屬甘肅鎮其地東阻黃河北控寧夏之賀蘭山西南連接莊浪蘭靖諸邊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土於是甘肅千四百里之衝俱安枕矣功狀條上於朝再覈得實李田俱晉宮銜蔭世襲錦衣達雲外衛世千戶其賞似未足酬勞今上武功雖盛此役尤爲俊偉云

西南諸捷

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如萬歷乙亥四川之平九絲拓地幾千里時大將爲劉顯癸未之緬甸大酋莽瑞體反糾隴川酋岳鳳同逆鳳爲遊擊將軍劉綎所擒俘獻闕下綎卽顯之子後屢爲大將又越三十七年歲乙未爲楊鎬所紿戰歿於遼左當俘鳳時申許二相俱峻加三孤又如萬歷癸巳緬酋多俺又反陳用賓擒斬之萬歷丁酉順寧府土酋猛廷瑞大候州土酋奉學叛討滅之各改流官萬歷丁未隴川酋多安民又叛歸緬滇兵亦舉平之此皆雲南一方事至川黔之滅播川平苗仲

亦無不如意惟近日東北用兵竭天下之力聚三大帥數十萬衆盡沒遼水坐成厝火燎原之勢差爲不競耳昔唐文皇芟刈羣雄手定率土獨困於東方莫離支之外患近事亦略似之

梅客生司馬

麻城梅客生國楨大司馬少登公車高才任俠其中表劉思雲守有亦大司馬天和孫時領緹騎與江陵吳門二相相暱而好交天下士梅每游京師輒以羽林衞士給之因得縱游狎邪如杜牧之爲淮南書記時嘗題詩倡館有門垂夜月梨花冷簾捲東風燕子寒之句爲時所膾炙後至癸未始登第時已長矣出爲邑令入西臺會劉哱倡亂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薦遼帥李如松往討而請身監其軍至則親擐甲冑當矢石屢挫賊鋒鎭城窘急亦自相魚肉獻賊自贖因奏功還峻遷中丞開府雲中以至右都御史贈今官如松在環衞故與梅爲方外之游握手衘杯誓以功名各自奮果不負所期云如松後以遼帥戰歿梅亦終保身名而卒○如松爲寧遠伯成梁長子有弟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至大帥俱善以酒色苞苴籠致縉紳有徽州謝存仁號太涵者爲遼陽道參政如梅爲鎭帥出其愛妾一幅畫者與角飲謝酒

酣相娛遽立遣輿贈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兄弟才衘大都不出此今楊中丞滄嶼鎬撫遼時亦與如柏結義兄弟曲宴私覿大抵如前所云建■匪茹楊從田間起督師以大兵四路出關如柏時以遼帥起廢於家楊請於朝使將中軍以爲功在漏刻爲李氏茅土地旣知事不就陰檄如柏率部全師歸杜劉二帥不知其旨第春令尅期深入救援路絕隻輪不返李成梁始起遼東不爲無功至是一敗不復亦皆如柏之力楊李俱論斬如柏死獄中士大夫素以豪傑自命不幸爲此輩所豢誘入其彀中究至喪身以喪天下悲夫○先是

援朝鮮時蔚山之戰城已垂尅因楊鎬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許南將先入下令退還倭衆乘之天朝全師俱潰識者恨之

福將

古云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此語信然李少師丁田身長八尺腰腹十圍望之知為巨公播事正亟用為制帥一鼓滅之會以憂歸而運道告梗旋從苫次起治河因開泇河為百世利其舉動安詳語言敏贍又粹然文士也己酉遼東邊事漸棘時李已秉中樞余妄獻一議謂當亟將遼地改為郡縣使文吏得展其才專其責且

使武弁亦嚴刀筆吏不敢恣橫如舊時而靉陽寬奠淸河外諸要地為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擅行割棄者亦可從此淸出李大喜是其說而事體重大衆議未諧議因中格此舉果成亦不足為遼重輕而此公虛心聽採亦見一斑使其今日在事遼事未必敗壞至此如天之不慭遺何播奏凱後上欲踐初約封以世伯爵首捺沈四明力沮之而止〇少師乙巳年從淮上憂歸而安氏爭地事久不決李從苫次抗疏謂播地寸尺不可授安且悔當時不盡一時兵力并安氏滅之蓋才大氣銳自不以縣遼為非也

進銀立兵營

丁酉戊戌間礦稅盛興奸人輩競為欺罔己亥三月有福建福淸縣舉人林章者同百戶王官把總徐希昌等上疏乞於淮南一帶買鹽行引又求於大江天寧州黃天蕩二處養兵以防寇盜且進銀一萬三千兩以嘗上時閣臣憂之上疏直云大江之中浩渺賊藪此輩欲得之為巢穴以聚衆起事其志不小上允其奏逮諸人下詔獄治之則此萬餘金乃揚州監生代出而林章主其議以上疏法官恨之相繼死狴犴全盛之世上上偶計刀錐聲小遂借以售奸名在賢書者亦思淤兵逞志言

利之害至此

名器之濫

宋時雜技異途亦有虛銜如某州醫學助教之屬以優假閭里中雜流耳惟本朝則凡醫人出入貴家者輒求得告身稱太醫院吏目門下奴目客則稱禮部鑄印局大使遂儼然銓曹選人矣又如武途雖云雜冗乃兩都元樞以劄付餉親友初猶名色把總耳今乃不書都司則書守備矣初猶一二人近來普天皆是矣夫都閫係正二品大帥國初列方伯之上守備專制一路領勅行事此豈兵曹得給劄除授乎昔至德間大將軍告身纔

易一醉宦和間朱勔家奴皆拜橫行刺史衣金紫行酒炙無乃似之但其時何時也

武臣自稱

往時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謁張永嘉相公自稱走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應峻恥之至不與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戚繼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稟又何怪於副將之走狗耶

都督將軍

古人都督之名甚輕如賈充伐吳其帳下都督周覲見

錄充入一徑蓋不過牙門列校之屬耳然其時朝充已有都督秦涼諸軍事之拜出為方鎮大帥旦是六朝皆然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遂為都牧正任矣宋世以宣撫使為兵官第一得斬節度使以下其後又以宣撫不足重加宰相呂頤浩為都督而張浚因之乃至中書三省亦奉行其文書而尊寵古今無匹矣本朝以此銜為右列流官之冠其秩正一品而同知從一僉事正二超六卿之上其貴幾埒晉唐此後因以為正總兵官帶銜未幾而副將亦得之遂槩馳而趨走於撫院之庭又何論制府至嘉靖之末馬芳以遊擊奏功世宗特加右都督則偏裨亦領此秩愈不足重矣若將軍則秦漢以來乃制將軍號其後名稱漸繁不可僂指本朝以鎮國將軍為正一品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次則輔國奉國而大帥之掛印為將軍者如鎮西征西征虜平虜之屬尙是雄任若龍虎驃騎以下則為二品至五品散官姑為美稱而已其最猥下者則殿廷侍衛之大漢擺列之紅盔亦以市井丐乞得稱將軍而賤極矣

叉手橫杖

今胥吏之承官長與僕之侍主人與夫偏裨卒伍之事帥守每見必韝袖撒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

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為隸人呵之曰岳飛叉手正立岳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手為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倨也古伍伯在公庭必橫梃待命其怠傲不遵命者始直其杖余觀今禁門守卒與武弁輩每遇大僚出入俱直立其杖大呼送迎無一人敢橫持者蓋古今不同制如此又古大帥涖事文武官為之屬吏者不過庭趨聲喏今皆蒲伏叩頭無敢言及喏矣若撫按之待其下惟由科目者尙得打躬講揖讓之禮他如州邑佐貳俛首階下與隸卒無異想古人亦不然

野獲編卷十七終

野獲編卷十八目錄

刑部

野獲編卷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刑部

國初用法嚴

洪武九年丙辰營謹身殿誤奏中等匠作爲上等上怒命悉棄市不許覆奏時工部尚書薛祥極諫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則千人皆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之始可其請此猶工匠也至十五年上罪通政使曾秉政貿四歲幼女罰鄉不能爲人之父命閹之則極刑及於大臣矣然猶賜勑而遣之太祖晚年垂訓又云子孫

做皇帝不許用劓刵閹割等刑敢有請用者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其爲禁更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然至宣帝時尚用腐刑卽士人往往羅之正統初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擅閹幼童見之彈章上貸不問至天順二年七月命宮監徒四十四名則似乎淫刑然自此後不聞此刑及士大夫矣

籍沒奸黨

永樂初逮至嘉興知縣李鑑鑑言臣誠有罪幸陛下矜恕上問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亨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瑄亦有亨姓名上曰罪至於籍不輕矣雖當連坐而不籍亦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鑑爲吾邑令治狀不知云何但姚氏被其厚恩幾以身殉之賴上聖明得免蓋瑛之虐焰已布聞上亦稍厭之矣至永樂七年新進士王彥自陳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縶上曰學至中進士亦成材矣有罪能自陳可矜并其家宥之至十年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上曰濂儒者事皇考於開創有勞其孫子雖奸惡之親念濂當宥可遣歸是時上必已悟奸黨株連之濫俱出陳瑛羅織瑛

旋以罪誅死故解網之仁如此李鑑旋召入爲御史其實重辟救無辜直當於古人求之吾邑宜尸而祝之者

○永樂初發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軍營姦宿者多黃子澄練子寗方孝孺齊泰卓敬親屬而其他奸惡則稍輕矣其逢迎上意俱陳瑛一人卽赤族不枉也

熱審之始

今制遇暑月則刑部請上命審情罪之輕者釋之稍重減等恐獄狹人衆以致疫此實本朝聖政前代未有文皇之初其時止甦輕罪或出獄聽候而已至宣德二年七月上諭三法司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

畏罪因鬱蒸煩懣安得無病宜爲檢看仍具所犯來奏勿得久淹三法司刑部尚書金純等上奏疏決上聞之凡決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三年五月尚書金純以疾在告上令太醫往視藥時上以天氣炎熱勅法司疏決滯囚純不加意屢從朝貴宴飲上聞之怒下純錦衣獄治之上乃親閱獄囚決遣五百七人然猶閒歲一行至孝宗登極始令遇夏月凡監犯可矜疑者俱上聞減等或竟釋放歲歲行之自是熱審爲故事舉人如天之澤遠矣○按會典載永樂間采熱審但用三法司官至正統末年始以大璫一人會審又至成化間定五年一大

恤命司禮掌印內臣主之出則張蓋列騎正坐於棘寺堂秋卿以下俱列侍遂循行不改以至於今又據王弇州所紀以爲始於英宗朝遣司禮太監金英是矣但英之遣熱審在正統十四年此見之實錄者與會典所記正合其說似無可疑惟王毅愍傳云正統六年命大璫興安同王文審重囚則不始於十四年并不始於金英矣先朝典制俱付之傳疑非史官之責歟

罪臣家口異法

叛臣妻女賜勳臣此國初例至今行之若永樂初將奸黨方黃諸臣妻子配象奴發教坊司發浣衣局此又皇特典非律令所有也至正統十一年大理寺丞薛瑄以事忤王振及振所寵任錦衣馬順至籍沒其家屬充遼東廣寧軍將家口付浣衣局後雖赦還亦忤辱極矣天順初元于謙受將都督范廣爲曹石羅織死至以其家小賜降虜然皆爲權臣所陷也成化間福建指揮楊華故相楊文敏榮孫也以殺人逮至京伏法矣其妾因逃捕發浣衣局則亦以奸黨法處之然華之罪止一身榮之功可宥十世何至罹此慘禍哉宏治以來此等事不復聞矣○正統十四年五月御史柳華以福建捕賊時編夫民爲甲製兵器自衛致反賊鄧發七因以爲亂上

命籍其家華因服毒死其妻子俱送浣衣局男子盡充供廎軍是時王振肆惡諸淫刑類此者多

國學儒臣荷校

正統中李忠文公時勉以祭酒被三木天下恨王振之兇暴肆橫人士至今切齒然而忠文亦微有可議處先是正統七年國子監丞汪實以貪暴被枷於監門之首實求諸僚申救忠文怒其人疏發實在任同前祭酒貝泰不法有玷師儒且自請向來失糾之罪上下其章實竟坐戍威遠衞按實官雖卑亦儒臣也貝泰又其前任同寅豈可於兩人得罪之後復加下石當實荷校王振

竊柄已久則此輩必當諫止乃以白簡助其焰未一年而身亦攖此罰矣豈眞出爾反爾哉

法外用刑

列聖以來恪守太祖定制無用刑於律所不載者惟天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刑官奏于謙等罪惡惜由愈一日得旨云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免爲奴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俱發爲民蓋廷議于王等六人謀反凌遲循等九人知反故縱皆斬故皆下一等今史抹却謙等去手足不書意者慝爲先帝新政累故削之耶但杖刑寸磔則有之無斷絕手足者或覆奏時上又除手足之條此說近之○武宗朝剝流賊皮以飾馬鐙出入必乘踏之諫者以太祖有厲禁爲言而上不顧也太祖開國時亦有贓官剝皮實草之令遺此刑者卽於所治之地留貯其皮以示繼任之官聞今郡縣庫中尙有之而內官娶婦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嚴法且訓戒後聖其詞危切況臣下乎嘉靖間新城知縣吳瑗誤聽一後妻訴子不孝命支解之爲都御史金淸所劾且言此子非不孝者上怒杖一百戍

邊邑令寸磔無罪人竟不償死此是何法

朝審主筆

讞獄專屬刑部惟朝審則上請例以吏部尙書主筆所謂冢宰無所不統最爲近古至五年大審乃遣大璫一人涖之則巍然正坐而刑官夾侍左右殊令人短氣今人皆謂起於成化十七年四月遣太監懷恩及閣故相王毅愍（翱）傳則正統六年辛酉命中貴與安等錄囚法司罪囚文時爲大理卿於招情矜疑者悉能昔論與安欵服則似不始於成化○又景泰六年乙亥二月帝命太監王成會三法司及刑科審錄在京刑獄及南京各省皆然按是年既非丙辛大恤之年且二月又非熟審之候而以內官率刑官從事蓋又屬擲樂而申滑預聞詔獄已非一日矣

三楊子孫

楊文貞（士奇）之子稷淫惡殺人坐斬瘐死錦衣獄人知之矣楊文敏（榮）之子恭以尙寶司丞居家與人爭產法司論杖爲民遇赦求復職而英宗不許其孫泰爲建寧衞指揮與子華殺人爲西廠汪直所發坐斬籍沒楊文定之孫尙寶丞壽毆死家奴其奴乃宗宗賜其祖溥者事覺刑部尙書俞士悅言壽罪雖律當徒然奴出恩賜

又祖所愛今謬殺之有虧忠孝請勿以常律論賴大理卿蕭維禎爭之得免然則三楊後人俱不能承堂構矣寧特杜荷房遺愛爲千古所慨耶（胡廣之子種亦坐殺人抵罪

遣使審恤之始

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遣其屬分讞天下獄囚其事起於正統年間然而時舉時輟至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翼因災異陳言請如英廟時遣刑部審錄省直重犯寬恤以召和氣時廖恭敏莊爲刑部左侍郎以歲儉民貧差官不無擾民但令撫按及按察司自

清刑獄其遣官俟豐年再議時大司寇爲陸瑜以恭敏爲先朝重望直臣不能奪也至四年又奏行之然但及兩直隸耳又至成化八年壬辰始命刑部差郎中大理寺差寺正各奉勅往兩直各布政司遇重辟可矜者奏請寬貸於是五年一恤刑之差遂定時陸瑜尙長秋官也其用丙辛年不知始於何時說者謂取金火明烈之象亦不知何據今恤刑年分則三法司重囚俱奉旨命大璫一人捧勅涖事一如熱審之例眞儆規也按陳翼此疏造福徒犴不淺何以當年寢閣不行然其說格於一時終爲後世永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恭敏自是鐵漢此舉似太刻覈次年亦歿於位矣（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其墓舍輒畫壁寫像於南面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命於下以爲榮觀

恤刑

五年一恤刑此成化以後成例事體最重往年多選刑部年深正郎有聲者應其選益出使時得與各省撫臺講敵禮其所開釋者讞時即剖長枷以俟上命釋放爰書一出撫按不得撓其權嘉隆間尙然近年始有以副郎奉使者如吾鄕孫雲衢成泰憲副其一也初至江西多所減貸時按臺憎其太縱遇一二稍未當者於讞牘

上峻語駁之且云仍一面知會恤刑官備照孫怒上疏以故事爭之時論多不直按臣次年畢事陞江西饒州知府時直指尙在事孫又疏引嫌控辭得改福建之邵武今此差一聽司官以情請乞其資俸應得與否堂官不復問至有主事入部二三月即銜命稱恤使而出矣舊例境內各知府俱稱屬手板素服庭參惟免跪禮府同知以下一切庭趨折腰至是亦不肯盡執舊禮遂至彼此爭訴其所矜宥者亦不盡如所擬僅得稍及寬政而已蓋新進書生既未諳城旦家言不無任意高下老吏輩反得以深文譏切之也此差一出二三年凡嗜進

圖改他曹者往往不願就以故堂官反謂恬退無競乞此冷差欣然允之至覆盆之平反幾何不置諸久矣

吏役參東廠法司

孝宗時號爲極治盡釐成化積蠹廠衛不復敢恣然其時亦有弊政不減今日者先是彭城衛千戶吳能有女名滿倉兒託張媼鬻之媼私售之樂戶亦張姓而詭云周官後張攜至臨淸轉售樂戶焦氏再售袁璘亦樂工也時吳能巳死能妻聶氏蹤跡得之媚樓其女懟母不肯認乃與其子吳政强奪歸袁璘以金贖不許且訟之官刑部郎中丁哲恨其事笞袁璘稍過不數日死璘妻

遂訴於東廠太監楊鵬鵬逮治乃盡反其辭謂吳女自鬻皇親周氏此女故張媼妹也哲故殺無辜當死具奏以上上下之錦衣衛鎮撫司鞫問又如廠所擬上以事關人倫命三法司會錦衣必究其實乃索女於長寧伯周或家或言初未曾買聶氏女上始疑之復命撫部科道多官廷鞫之張媼及聶女始吐實諸臣會議哲罪當徒而滿倉兒者與其母聶氏俱擬杖時舉朝不平其事而莫敢言刑部典吏徐珪獨上疏直之謂丁哲獄允當而楊鵬之姪淫於聶女遂圖報復欲陷哲於死而鎮撫司官互相蒙蔽遂成其獄皇上令法司會勘又畏懼東廠莫敢辨明必待廷鞫朝堂始不能隱聶女自誣其母罪不容誅而僅與杖丁哲無罪見誣而坐徒刑官據廠衛之辭不敢擅更一字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將鎮撫司官永戍革襄丁哲等遷一階則太平可致矣上以徐珪辭語妄誕黜爲革役丁哲爲民滿倉兒者杖畢送浣衣局此獄始得結其時以一纍婦下殿上煩宸斷三四訊而始定孝宗聖明不厭煩瑣如此雖不能盡快人意以較之嘉靖初李福達一案則天淵矣但徐珪以一胥吏參東廠參錦衣參法司詆毀滿朝公卿而罪僅止此不踰年淸寧宮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

陳言雪徐珪之冤請還其舊職量與一官以示勸上感其言命授正八品職銜吏部覆奏授珪爲浙江桐鄉縣丞珪何等賤役士大夫昌言救之聖主特旨允之亦得起廢入仕使在今日死東廠之手久矣

矐仇人目

宏治間故御史何舜賓浙之蕭山人也坐事戍廣西之慶遠遇赦歸里所爲多不法適邑令鄒魯者亦以前御史謫至其人貪暴以迂客自命誕傲無禮與舜賓交惡積久遂成深仇魯與黠胥韭謀選健隸數輩詐稱西粤所遣討捕逃伍者縶執舜賓鋃鐺發解且悉收何氏子

弟下之獄何既行又命心腹胡紀等十二人追及衢州以沙袋塞其口壓殺之舜賓臨命與子競書言其故時已七十二矣何競尋脫走蘇州日夕爲報復計久之舜得擢山西僉事就道競伺其出率親故遮擊之從車中曳下以石灰瞇其雙目反接渡江連夜赴浙江臬司就獄浙省上其事上遣給事中李舉刑部郎李時往勘坐魯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坐絞但係篤疾宜別論何競坐毆本管五品以上官發口外爲民競母朱氏擊登聞訴冤乃再命大理寺正曹廉覆勘至是解人任觀等始吐往日實情改魯坐謀殺人斬爲從者絞競爲親報仇

當徒惟上裁時法司謂競所擬尚輕改戍後以赦歸時論共快稱何競孝子云○鄒魯爲御史監歲貢試內殿坐南面坐外謫至蕭山改縣廳爲寄豸堂其可笑如此

梁文康子殺人

梁文康儲之子次攄居鄉以奪田殺三百餘人屠滅三十餘家事在正德八年法當極典乃父方爲宰相法官僅擬發邊衛立功五年仍還職而已次攄先以銀納錦衣冠帶舍人尋冒湖廣軍功陞百戶歸而作亂文康曲法庇之舉朝無敢言者至命撫威武大將軍敕實文康視草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梁以死諍而委其罪

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故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今後生傳述及鄉會傳策中每娓娓頌其堅正如出一口傳訛至此則二書爲祟耳正德九年復與寧淸護衛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爲無罪而楊氏子孫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爲梁昭雪至十年春新都以憂去梁爲首揆且三年而楊再起梁仍讓居其下時以梁爲長者及興邸龍飛梁又奉迎於安陸比世宗登極甫匝月卽去位或云新都擠之然而不預大禮之罰亦幸事也○文康子次攄以任子未拜官夭死其孫承蔭乞封乃父上命贈州判官今胄子無追贈之例亦無止贈州

倅冗散者時文康尙在位也嘉靖以來閣臣任子非璽丞郎中翰郎他京秩不屑就矣

叛臣妻女沒官

正德初年廣西田州土官岑溶妾以叛逆家屬當沒官時焦泌陽芳爲相偵知其美賂主者得之嬖之專房此妾厭其老竊與焦之子編修黃中通好其父知之爭鬭於室時傳以爲笑但故事第給功臣爲奴婢泌陽文臣何以給與豈正閹瑾盜柄紊亂典制耶近年平播州楊應龍媳田氏當沒官田亦有豔稱諸勳戚爭先求得時申元渚用懋爲職方郎主其事乃置閫令措取恐安伯

張氏得之尋亦喬梓雄寵乃翁病髓竭而歿叛家尤物陷人聚麀前後一轍如此

趙麟陽司寇

趙麟陽錦司寇初以雲南清軍御史劾嚴分宜父子世宗怒逮至京拷掠定罪分宜恨之甚條旨杖一百梃爲民上抹去杖一百梃四字止削籍歸隆慶初詔起故官歷中丞撫貴州道經袁州時分宜卒已數年藁葬道左趙惻然傷心爲請於其地監司創置守冢人以護之萬歷初爲南冢宰與江陵稍忤因疏其私人劾去江陵敗起爲北總憲正遣大臣往楚籍張氏趙又上疏請寬之

因得小緩其不徇私怨如此時邱月林橓爲刑部侍郎爲籍江陵使者邱有清望而性偏戾爲給事時楚中撫臣方廉以五金遺之邱輒上疏發其事方因罷去江陵惡其不近人情後以貳卿歸里屢薦不起則江陵厄之也及銜命入楚東阿于宗伯穀峯慮其借此洩忿貽青爲寬解甚切比籍産時邱用刑過峻致江陵長子𡼏修自縊而後少解邱晉南太宰未幾卒子雲嵊乙丑進士早夭無子以姪雲嵺爲後舉戊戌進士趙邱二公俱一時重望一解仇一修怨不同乃爾趙浙之餘姚人邱山東諸城人○又一趙錦正德丁丑進士北直良鄉人官兵部尚書以嘉靖三十年論戍死

告訐

嘉靖己亥世宗南巡還後有任邱罷閒進士王聯以不法爲御史胡纘宗所按乃告胡作詩詛上比爲狩蒼梧事至逮下獄拷問後胡僅從編管而聯竟抵法至兩廣趙少保恨李太宰默不推爲本兵乃訐其試諸生策中有漢武帝唐憲宗紛更祖制語謂爲謗訕上怒逮李下獄刑官謂無律可比上竟批云自古無臣罵君律意謂必無之事今有之者處斬候決此王趙兩人舉動豈尙可列於士類至萬歷甲申御史丁芍原此呂追論侍御

高啓愚南場舜禹謳謌爲江陵謀逆張本而冢卿楊夢山巍等又劾丁以曖昧陷人族誅是先朝王聯趙文華故智御史輩不受反唇相攻以故太倉相公八不平疏內日此又誤矣柰何以禽獸律人誠然哉時同丁御史論高啓愚媚張江陵謀逆者尙有北給事劉一相南給事王亮○嘉靖初年又有錦衣革任千戶王邦奇者迎上意追論故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尙書彭澤等罪上逮廷和諸子壻訊治楊壻編修葉桂章自刎死○嘉靖九年故太監張容家奴朱𥼶宗告閣臣楊一清受其家士張永等賂遺又云一清盜寧府庫金一清致仕去次年

奪職十年江西刁民王棠告其鄉人原任文選郎中夏良勝刋所上大禮疏及爲夏所厚江西參議知縣等官上逮鞫良勝極邊充軍參議等官斥降若告訐之風一興此後浸尋不可止矣

劉東山

京師人劉東山狡猾多智善筆札兼習城旦家言初以射父論死得出素爲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門客託以心腹二張平日橫恣皆其發蹤因默籍其捻惡事狀時日毫髮不爽世宗入纘張氏失勢東山脅挾之得賂不貲最後挾奪延齡愛妾不得卽上變告二張反狀

上震怒議族張氏賴永嘉爲首揆與方南海力抗之得小挺錦衣帥王佐者素知東山奸宄力爲辨析且發其生平諸罪狀甚悉上始悟東山坐論如法枷示而死鶴齡奪爵貶南京尋又逮至瘐死詔獄延齡論斬長繫獄中京師人無不快東山之伏辜并服王佐之持正至稱爲王青天近日江陵敗言官亦有疏坐以謀反時刑部尚書潘季馴侍郎陸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雖不從言官奏然有本當斷棺戮屍之旨而季馴亦削籍爲編氓無論緹帥不能出一語卽政府亦無永嘉其人矣時掌錦衣麻緘劉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馴致貴顯方惴惴慮株連波及而言路以江陵事躐膺殊擢爭居故相爲奇貨得禍之慘幾與眞謀逆同矣○實錄中載劉東山始末甚誤

嘉靖大獄張本

世宗朝李福達之獄張桂諸人因結郭勳以陷多官天下後世皆知其冤矣而其端已先見於席書矣先是湖廣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以行劫爲業至拒捕殺死巡檢馮琳其子春雲訟之朝逮華瘐死於獄鑑又以爲盜燒良民房坐斬逃去詔急捕之長沙知府宋卿者因出追討時新貴席書尙撫湖廣因論宋卿而引李鑑事

爲故入上遣大臣往勘則鑑已就縛輸服請死宋卿所譏非枉上又命逮鑑至京再訊席書時已入爲禮部尙書久矣乃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楚中問官釋宋卿之罪而歸罪無辜之李鑑乞勅法司會勘以辨是非上下刑部會御史蘇恩評事杜鸞訊之合疏言李鑑殺官兵劫人財燒人屋昔衆證已獄成今覆審又無辭而席書欲實其劾宋卿之奏輒代爲死囚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本出聖意書以一言偶合援此要挾陛下且歷詆滿朝惟上深察之於是刑部尙書顏頤壽等請行湖廣再勘上曰鑑事既有席書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

命鑑免死戍遼東是時席元山雖狠愎亦未敢遽執其事尙請覆覈而世宗獨斷直謂議禮新貴所昭雪卽距躋亦必曾史遂將前後爰書一筆抹殺此嘉靖五年六月事也不數日而山西按臣馬錄劾張寅郭勛之疏見告矣今人但知李福達一案而不知先有席書李鑑同在一時因紀其概○先是給事陞僉事遞解爲民陳洸妻鄒以姦離異其子桓殺人坐死席書代爲稱冤云洸以議禮爲人嫉惡文致其罪乞恩稍寬之上命洸免遞解妻免離異子免死戍邊此獄亦不曾再訊竟以中旨寬釋此先一年事也蓋以議禮爲護身之符以曾議禮

者爲反坐之案情狀甚易見上亦心知其然但慮昔日考孝宗者乘機再用借此箝天下口耳

嘉靖丁亥大獄

張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勛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勳故命璁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時刑部尙書顏頤壽素輕璁萼至是乃命拶之且笑謂之曰汝今日服未顏不勝楚毒叩頭搶地曰爺饒我時京師爲十可笑之謠其一曰某可笑侍郎拶得尚書叫在事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喜予二品服璁卽拜相仍掌都察院纂張寅事爲書名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自是主上蔑視臣工動出中旨定獄羅織漸密告訐繁興外戚張延齡則坐某叛都御史胡纘宗則坐誹謗皆文武尊親拷掠瀕死以致諫臣楊允繩沈鍊楊繼盛等死於市馬從謙楊最等幾二十人死於杖而至丁汝夔之獄則署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俱箠楚闕廷仍降俸管事待之如奴隸無復優禮大臣之體蓋用顏頤壽等例也至季年而夏相公之伏法李太宰之斃獄特其甚者耳○

先是嘉靖丙戌刑部尚書趙鑑乞骸上以情詞懇切許之賜馳驛以歸歲給夫廩及鑑陛辭上特親賦五言古詩一首手書寵餞以寵其行蓋舉朝無此奇遇而顏壽以左都御史代之遂罹拶拷之酷其去鑑致政時僅一歲耳知足知止古語可味云至李福達張寅本係一人已見穆宗朝蔡伯貫招詞中（鑑初第以年晚生投賀宏世稱神童者）

再證李福達事

李福達之爲張寅直至隆慶間四川叛賊蔡伯貫一案而始明都御史龐尙鵬奏聞得旨矣今觀伍少參袁萃漫錄所記則又得一確證其言曰丁丑計偕至京同寓

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余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寅好結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寅齒名二子大仁大禮寅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寅俱故寅專有其貲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於武定侯郭勳同邑韓良相亦尙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錄繳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干武定書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眞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於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

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選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貴溪嘗質之江中丞(灝)子云當時常給舍(泰)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據此則福達卽寅不待言矣江中丞在當時亦以張寅事受重譴其子言必不誤然首張寅者名薛良而韓良相證之耳伍記亦微有誤云○按福達事本不必究論眞僞當其時君相作主昭雪郭勳明旨既頒且屈帝尊面鞫以楊一淸力諫訊獄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倖臣分掌三法司正如于謙逆狀徐石輩證之足矣尙嘵嘵稱冤愚哉

權臣述史

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御史馬錄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不必更述至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陷合州等七州縣僭號大唐大寶元年直至隆慶三年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五嫡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敎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論同坐斬福達剖

棺戮屍時世宗已升遐久矣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尙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郭勳世受國恩乃黨逆寃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勳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疏上穆宗是之下部議時郭勳久已瘐死獄中罪無可加而馬錄及顏頤壽聶賢等俱先以穆宗登極恩追復故官且與䘏典矣其他在事被譴者則俱爲昭雪而大獄之冤始大明是時閣不再加郭勳之罪而璁萼等欺君黨惡蔑法淫刑其罪何可勝

誅而揆地諸公終以故相體面不復議及已爲漏網至
隆慶四年九月則其事久已昭揭天下而高拱以次相
兼掌吏部復駁主事唐樞復官一事欲傾陷首輔徐階
疏中復云大逆獄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俱先
帝所去卽褒顯之且以武王反商政爲比蓋激上怒藉
上寬仁僅停樞官不復他及高之計始沮然其傾危狡
險顛倒是非亦已極矣至萬曆二年穆廟實錄進呈時
張居正柄國實錄皆其評定竟將穆宗洗雪大獄及龎
尙鵬疏削去不書反將高拱疏全載蓋張永嘉桂安仁
高新鄭之專愎皆其所師法每於世廟錄中褒譽張桂

甚至若新鄭雖其所逐而在先朝時二人同心翦除前
輩同列又加協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獄一案
千古奇冤乃欲削滅以泯其迹恣橫至此他日身後慘
禍謂非自取不可○福達爲山西之五臺人一名午一
名五以謀逆得末減戍邊尋逃伍居陝西之洛川縣正
德七年又謀亂都御史藍章破之五敗走匿至嘉靖五
年更姓名張寅買授太原右衛指揮使其子名大仁大
義大禮俱納貲入太學投武定侯郭勳門下以燒煉役
鬼受知破仇首告時馬錄爲山西巡按訊明論死此皆
李同供出者近王弇州首輔傳中尙云張寅之爲福達

與否終莫能明也是時弇州新起家在外依想耶報不
甚經心故偶誤耳

罪臣孥戮

國家故事大臣伏法後妻子俱流竄在先例行之其後
俱及寬政矣惟世宗朝戊申年輔臣夏言督臣曾銑以
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本人處斬妻子流二千里
則相嵩主其議也庚戌年樞臣丁汝夔督臣楊守謙以
失誤軍機律本人處斬妻流三千里子鐵嶺衛充軍則
相嵩紿之而聖怒不解也癸亥年督臣楊選以接引外
細律非時處斬梟示妻子流二千里則上以薊鎮失事

怒之刑官黃光昇阿上旨重擬也以上五臣不爲無罪
至禍及骨肉似稍過矣若壬子年咸寧侯仇鸞以通虜
戮屍傳首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女及孫發功臣爲奴
雖謀叛非實然鸞稔惡窮凶天下共恨故不以爲濫刑
而遠近稱快焉○近日樞臣石星以東事壞上謂其媚
倭誤國論極刑妻子亦坐流徙則數十年來僅見者○
嘉靖辛丑翊國公郭勳得罪法司擬本身坐斬家產籍
沒妻子發功臣之家爲奴蓋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
中不下蓋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論之也次年勳瘐死
而籍產爲奴俱免矣

官婢肆逆

嘉靖壬寅年宮婢相結行弒用繩繫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絶矣幸諸婢不諳綰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咯咯聲孝烈皇后率衆入解之立縛諸行弒者赴法時上乍甦未省人事一時處分盡出孝烈其中不無平日所憎乘機濫入者又寧嬪王氏首謀弒逆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俱載實錄中故老相傳曹妃爲上所嬖孝烈妒而竄入之實不與逆謀然而宮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實錄所載姓名稍異一二偶得當時底案錄其姓名并刑部奉旨於後曹端妃不列名於疏想正法禁中矣曹氏本端嬪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進封端妃是夜上寢於端妃所宮婢張金蓮報變於中宮蓋先同謀事露始告耳

刑部等衙門奏奉聖旨這羣逆宮婢楊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謀害弒朕於臥所凶惡悖亂好生悖逆天道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便都拏去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盡法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交官艾芙蓉係姊攔阻免究欽此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張佐等傳示臣等恭赴迎和門當衆發下前本并謀害黃花繩一條黃綾抹布二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陳寅等當將重犯楊金英等共十六名拏綁赴市曹遵奉明旨俱各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題知訖除將前項黃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備行錦衣衛捉拏各犯親屬至日依律問決別行提問請行合將前項司禮監題奉欽依本一本親賫送繳謹具

題知

計開

一、宮婢犯人一十六名

楊金英　楊蓮香　蘇川藥　姚淑翠　邢翠蓮

劉妙蓮　關梅香　黃秀蓮　黃玉蓮　尹翠香

王槐香　張金蓮　徐秋花　張春景　鄧金香

陳菊花

此法司決囚後回奏疏也其後拏到親屬誅死者十人發功臣家爲奴者二十人然宮婢作逆自在內廷與外人何預則親屬似可末減是時政府則貴溪新去諸城當國而刑曹則聞端簡亦初受事弇州又謂宮婢構逆伏誅後次輔分宜入閣甫月餘仍掌禮部上疏特請以其事布告天下上允之以掖廷謀逆幸而無成本非聖

朝佳事乃以頒示四方其傷國體甚矣此言亦不謬行刑之時大霧彌漫晝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時謂有冤哉指曹妃諸人○鄭端簡今言云嘉靖壬寅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工部尚書掌太醫院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紳以功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封四世一品廕子次年紳以用藥驚憂病死上悼惜賜䘏甚厚謚曰恭僖按此時上變瀕殆微紳幾不濟乃紳實冒死進藥且謂端簡曰吾此藥自分不效必先自盡蓋紳亦不能保其必瘥也賴

宗社之靈假手醫官又延聖明二十五年太平之治較之晉孝武之於張貴人唐憲宗之於陳宏志相去寔啻萬萬不可謂非天幸也○按壬寅年方士邵元節甫死陶仲文繼之二人俱掛大宗伯銜所進則紅鉛并含眞餅子乃嬰兒初生口中血醫家以爲父母胎毒痘殤多本於此不知當時何以無上藥仲文死盛端明顧可學繼之二人俱登甲科亦拜禮部尚書其所煉又秋石諸物矣至末年而王金輩進燥熱之藥致損聖躬許紳而在未必致此

馮益枉死

浙慈谿人馮益字損之者或云本山陰人也先任隴西教諭坐法遣戍逃伍游京師得出入昭武伯曹欽之門以軍功拜錦衣千戶時時進密計欽愛之及欽反伏誅爲欽妻賀氏所引初詬賀若不相識者冀得脫死賀反詬之曰若與吾夫議大事吾夫尚以宦寺苗裔爲疑若曰公家孟德非中常侍孫乎吾夫大悅命妾酌若觴豈不憶耶馮始伏罪無辭時欽族黨俱已屠滅惟賀尚存法司以律當給功臣爲奴上以賀促欽速反情罪加重特命磔於市遂與益同時伏法其時又有一馮益字謙之亦浙之鄞人以醫來京兼能雜技覓食諸大家初捕者先得之謂眞逆徒卽執至市方號呼辨非是則首已

在地矣再捕始獲慈谿人以故窮詰之初同名者眞是浪死乃知袁紹誅宦官無鬚者濫及冉閔殺胡高鼻多鬚者俱不免信哉○慈谿馮益嘗有詩云老去精神須勉強閒來文字莫思量爲時所稱

劇賊遁免

建文初廣東賊首鍾均道稱兵南雄州橫行嶺表太宗卽位貸其罪且以官招之竟不出嘉靖末年有徽人羅龍文者素負俠名能伏水中竟日夜且家素封善墨古胡梅林少保征倭以鄉曲厚禮之使招徠汪徐諸酋實

有勞勩因敘功得爲中書入內閣與嚴東樓款密且令品第所得江南諸寶玩其入幕無間朝夕後與嚴同敗同遣戍同逃伍閩林御史再參遂先逅去其後以叛臣法見殛者實羅氏族子非眞龍文也其子六一者後爲御史王汝正所劾云且亡入日本與汪直餘黨人犯詔亟收之亦亡命江湖詭名王延年雖言官屢劾亦奉嚴旨屢行緝捕幸無仇家首告今往來江南自若也均道固智矣龍文父子能豫營三窟以免斬僇乃知黃巢去爲雪竇禪師亦非浪語

嶺南論囚

沈司馬又爲余言粵中用法嚴凡遇劫盜即時論斬於市但承臺檄至雖縣令亦出淤刑如北方捕獲響馬賊例初不必奏聞也蓋是時爲穆廟末年殷石汀正茂以司馬督兩廣專征伐爲首揆高新鄭相知以故得度外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擅殺人之罪矣沈又云每決囚後見市人多手挈肝肺持歸啖之初以爲羊豕既乃知劫盜五臟也地近夷方殘忍至此想近年必無其事矣○初嶺外不靖連年用兵不得要領時新鄭相方兼領銓政遂用殷爲帥或謂殷貪墨恐敗閫事新鄭曰不然措大眼孔小畀以數十萬卽飽所欲今粵中歲餉豈止此耶且其人揮霍能以厚賞結士心吾第求辦賊何必會吏哉後果奏功如所策新鄭去位殷又爲江陵所器愛改長戶曹其黷貨彌甚而以嶺南異貨時時賂江陵遂得久於位亦其才術過人能於二相水火時交懽無少異也初沈司馬爲吏部選人每旅謁新鄭從稠人中指入火房與之談且曰君他日必爲骨鯁臣且丞貴仕願努力自愛其知人如此

王大臣

王大臣本名章龍浙之寧波人幼爲孌童稍長爲傒人素走大璫門下向來小內使挈入諸璫直房竊寶貨非

一日矣其倉卒遇上也事出不意未免張皇上顧而疑之隨卽挈下送東廠拷究主使之人時馮保恨高新鄭入骨故立意坐以族滅實非江陵意今病榻遺言乃謂出張相指授非也馮又惡故司禮掌印陳洪欲并坐之且洪與高素契厚也大臣既下獄保令辦事人俗稱將長者與之淫狎教以新鄭陳洪以千金爲賞使之直犯乘輿外論籍籍疑江陵與內臣同造此謀江陵商於所厚咸謂不可而不能得之於馮保時掌錦衣衞爲太傅朱希孝雖江陵幕客故與新鄭厚心憐而力救之且行數千金於諸大璫而諸璫中亦有善新鄭者力解於慈

聖之前會再行鞫而風雹大作保與諸問官俱失色遂送之法司時江陵已決計雪高恐獄時大臣尚執高主使便難收拾乃謀之刑部郎鄭汝璧鄭曰此不難某自有計乃密引囚於隱處鈎其舌翦之次日會審詰問含糊不復能語遂棄之市中元遺言中謂飲以瘖藥者亦誤也又謂其人從總兵戚繼光來是又不然鄭數日後即調儀郎又調吏部今現爲少司馬總制宣大

憂危竑議

癸卯冬妖書其名曰續憂危竑議其說甚怪妄事之起適當楚勘初停郭江夏甫去國之時言路憸人借以媢

首揆遂疑江夏爲之時人皆爲不平究終不能坐郭後來公論大暢暴其事者章滿公車然其根則始於戊戌之妖書也書名憂危竑議亦指斥儲官事故癸卯借以續之戊戌之書初發時御史趙之翰直以坐禮部主事萬建崑與給事中戴士衡等諸人以萬爲戎相張新建鄉人而士衡會爲新建知縣故牽合之以陷張相於不測賴上聖明戴僅遣戍萬削籍張相亦以東事閒住繼又爲民而不深窮其事時張方爲西北正人所聚攻故無敢昌言直之者近來議者止知訟江夏之冤而戊戌妖書幾不復記憶矣相去甫六年耳趙御史之傾危寂無人指摘則時趨使之然趙陝西之邠州人以壬辰庶常起家○東朝之立上意久定自出閤講學以來廷臣亦安意拱聽無復強聒矣庚子春刑部主事謝廷讚者欲於戚畹郭氏間宮中密傳上旨旦夕且將冊立郭喜見顏色漏其語謝遂欲因以爲功草疏跪闕下三日以得請爲期上震怒罷謝官而冊命亦遲至次年忽傳特旨行之中外歡呼益咎謝之釣奇妄發云○竑議全書已載前編

乙卯闖宮

乙卯四月張差闖宮事起一說主風癲輕結以安儲宮

一說主根究重處以絕禍本其是非未敢定而爭搆紛起各以惡語相加遺度其尋端正未已也有一刑部郎會訊此案者一日過鄭官庶方水以偽語及往事且以議論相左爲苦鄭曰今且未論此事當作何處分但事體干涉親王者俱會同文武府部科道衙門公勘以聽上裁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諸公以西曹郎吏擅自臆決其遠典制多矣尚論意見之柄鑿哉部郎爲爽然自失因憶往年癸卯妖書一事貽害朝士不少後來偶值一豪家少婦以失行下山者侍飲於客座談及妖書之作祟此婦忽然曰此皆比時大老及兩衙門無學無識以

致張皇如此不見國家律令乎凡遇匿名文書俱仰時焚毀其言一概不行當年只須依此行之頃刻消散矣安用舉朝紛紛爲余聞其言深歎息此輩中尙有見解及此者況詞館儒臣乎

廷杖

今上寛仁古今所無然廷杖一事則屢見之如丁丑之杖五賢則江陵相盛怒馮璫主之非上意也此後不用者幾十年而丙戌年盧禮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給事李沂以論廠璫張鯨得杖壬辰春則孟給事養浩請建儲杖一百又數年庚子而王給事德完詰

厚中宮亦杖一百此皆關係朝家綱常有功名教者雖見辱殿廷而朝紳視之有若登仙因思此風爲金元夷俗而本朝沿之趙宋時無有也然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內傷困臥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於逆瑾用事名賢多死迄今遂不改此在聖朝明主念可殺不可辱之旨亟宜停止者也○士人受杖古不經見惟後漢顯宗檟郎藥崧不過手自杖之然已非體六朝則南齊陸澄傳有之以郎吏積杖至千數意如尉簿受笞之類未必廷杖也北朝則元魏時有之此索虜陋習而宇文高氏遂因之隋文帝亦撻人於殿廷至唐猶然如李邕之杖死朝堂而極矣然姜皎裴伷先輩猶以曾爲大臣得免此辱蓋當時已覺其虧國體矣本朝如諫南巡及大禮大獄被杖者多或數十人至有再笞多死者惟今上時諸賢皆全活又當時被杖畢仍供職者即大臣有之如左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之屬今上則斥爲編氓使被笞者優游養創無靦顏視事之恥且賜環尋亦相繼其保完士節更勝前朝云○吾鄉鄒端簡曉子光祿少卿履淳父子俱以言事被杖者直聲亦本朝僅見○諫止江陵奪情被杖諸賢聞吳趙稍輕然亦創甚第二疏爲沈艾則加

重矣最後鄒疏入杖最毒余曾見沈繼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於左足之上以故止傷其半出則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傅之尻上用藥縫裹始得再生及行戍東粵徒步過嶺血猶涔涔下也鄒南臯先生爲余言每遇天陰骨間輒隱隱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揖至盧東麓先生則先人與陸葵日宗伯力爲經紀不至重傷余又問孟五岑給事亦云被杖最毒偶不死耳聞王希泉給事以上震怒操梃者不敢容情亦瀕殆云○聞鄒疏上時江陵聞之亦感動歎曰此人不怕死眞奇男子意欲竟貸之馮璫獨恨不許以故不免未知果否又

沈繼山云爲郎署時曾與曾確庵司空相識是時爲左司馬凡從戎定衞俱出兵部手注曾爲注廣之神電衞且致意云我宦粤知神電善地且沈令番禺有惠愛多門生與彼相近可藉以自給沈甚感其意若艾郊則俱貴州荒徼矣

立枷

三木囊頭自古有之蓋如桎梏示辱耳至唐酷吏始有鳳凰晒翅獼猴獻果諸名亦用以一時拷訊耳本朝枷號始漸濫行如正統間王振正德間劉瑾二閹盜柄始以重枷示威至及士大夫然亦未聞有立枷之說也近

來廠衞多用重枷以施御囚其頭號者至重三百觔爲期至二月已百無一全而最毒則爲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絶偶有稍延者命殘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以余所見聞蓋不勝數大抵皆因罪輕情重設爲此法以斃之或得罪禁廷萬無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樂新爐以及諸龍光則實出聖意命東廠速以死上聞蓋痛恨游棍之流謗也然自古無此慘刑雖五代之立釘坐釘無以過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廠衞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間竊餵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猶亦可偷生未知果否凡枷未滿期而死守者掊土掩之俟期

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値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酷於大辟云○嘉靖初年神棍劉東山告 戚畹張延齡兄弟大逆錦衣帥王佐力證其誣反坐東山用大枷三月發戍未幾死東山受恩反噬其罪蓋浮於諸龍光當時人心大快佐以此得縉紳聲然亦不云立枷

江南訛傳

壬辰癸巳間閭閻白事起婁江有士大夫爲桑梓計厚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慕義者因相從談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一時子弟俱佻達少年與同鄉紈袴輩驟見馳騁決拾諸事而悅

之益務招集健兒同居處乃至沈命胥徒場儈市棍未免闌入每出則弓刀侍衞輿馬鮮華人固已目屬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氣俠稱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爲閩游客某向撫臺許敬庵誇之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則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懇許老成人也心獨疑且私憂之寓書於江南撫臺朱中丞鑑塘名鴻謨者俾廉其狀蓋許湖州人恐有不逞乘間竊起爲兇越憂初不云諸公子蓄異謀也朱素喜事得書大悅遂欲以爲功與幕丁偏裨輩謀之此曹積爲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變在且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

朱遠露章言之朝直云連結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諸公子時余友王房仲士驌首羅其禍王為弇州愛子受桎梏如俘因意且非時見法疏入舉朝莫曉其端首次二揆又皆吳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時上意且不測賴閣中力持之得小挺許見疏始大悔恨而事已無及朱亦擢南刑侍郎去許次年入為大理卿事亦漸解王坐胥靡斥廢籍其他坐死者尚數人後皆瘐死獄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吳中有昭雪者選其任子今且拜官矣事始於世家之比暱匪人張於游氏之好為捭闔成於文帥之借端倖功諸公子之不至夷

滅者幸耳可為痛恨可為深戒

寃獄

錦衣帶俸指揮周世臣者故戚畹慶雲侯壽之孫也居東城小巷中喪其耦與婢荷花同臥起有奴王奎司啓閉歲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昏暮世臣率荷花執燎扃戶有數盜斧門入世臣持仗戰仆一人羣盜合力攻之敗而見殺荷花伏屏處私睨不敢仰視盜發笥得百五十金去遺金少許荷花攜之以報王奎時先帝梓宮就山陵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承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內盜戕國戚懼且受譴馳往求盜不得則至王奎室中

見荷花持金絮泣適鄰居盧錦來索內傾命邏卒至遂伏牀下國維曳出之訊知屠兒遂執為與荷花姦搆淫夫弒逆盧錦不勝楚毒誣伏又屬之宗七開盜來覘亦謂實然詈荷花曰主何負汝而反當斬萬段閻組喜益信其眞詔下法司鞫初稱寃且無驗乃請移他曹再讞時署刑部侍郎翁大立是其言第心恨大逆且先入語遂欲速磔之立嗾他署郎吏成獄郎力持不許翁益怒亟命上奏得旨如擬至萬歷四年而王奎盧錦荷花俱伏法人皆稱快乃羣盜則觀刑於市而竊笑之羣盜得志彌橫恣為椎埋鮮衣怒馬以游俠兒稱其魁名朱

國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彈詞博金錢夜則侍酒國臣時時醉詈且痛笞之二妓不能堪乃洩其殺周皇親及他流劫事聞兵部捕之與其黨劉汝成劉五等七人俱收縛都下皆痛荷花寃不已詔傳內廷會刑科亦追論其事上惻然傷之械國臣赴刑部俱吐實備列剽掠情狀乃知周世臣曾屢屬目國臣疑其辨貌討捕決意殺之而劉汝成戳其脇劉五斫其胸汝成又自列舉事未幾生女脇下有大創如世臣死時故已知其為厲矣時去決寃獄時已二年刑部尚書為嚴恭肅清慮初問諸臣當得罪謀之首揆江陵公江陵公云第以

眞情入告主上不得有所飾且首事者尤不可逭蓋謟張國維也嚴如教上疏上以所擬過輕命再擬乃謫三刑郎於外任翁司寇巳正位南樞遂奪官歸而張國維終於論成一時以爲縱或謂張弁有大力結强塄得麗輕典云

冤親

近癸巳年吳之閶門宋姓者以市川貴秘器爲業俗所謂沙板者是也其家累世積鏹號素封有子五人延一餘姚塾師課之其妻年四十餘矣蕩而悍與塾師淫通遂謀殺其夫諸子頗有與聞者一日以暴卒訃親友然

其謀衆皆稔知遂聞於官驗視信然乃論塾師大辟婦寸磔五子俱坐弒逆然二少子實不知也獄上於朝非時伏誅行刑之日二子號呼稱冤監刑以定案難改第憫默而巳佯若不聞宋氏一門俱滅時友人王房仲以蜚語繫請室市上訛傳將僇反者王驚悸幾欲自裁迨宋氏就法驚魂始復

大俠遁免

今上丁丑戊寅間有妖人曾光者不知所從來能爲大言惑衆慣游湖廣貴州土司中教以兵法圖大事撰造大乾啓運等妖書糾合倡亂被中大吏協謀圖之爲宣慰使彭竈年所賺并其黨縳之二省上其功於朝黔撫何起鳴等楚撫陳瑞等及竈年俱拜優詔厚賞而曾光竟遁去上命悉誅妖黨嚴緝曾光以靖亂本時有江西永豐人梁汝元者以講學自名鳩聚徒衆譏切時政時江陵公奪情事起彗出亙天汝元因指切之謂時相蔑倫擅權實召天變與其鄰邑吉水人羅巽者同聲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議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諸官方居爲奇貨適曾光事起遂竄入二人姓名謂且從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羅巽亦斃於獄光既久弗獲業巳張大其事不能中罷楚中撫

臣乃詭云巳得獲曾光并羅梁二人串成獄詞上之朝江陵亦佯若不覺下刑部定罪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耳目耳至於曾光者亦在爰書配發數內然終不知其蹤跡何在眞游俠之雄也若羅梁二生歿吻貲禍不過何心隱流亞耳近日李卓吾直以梁汝元即何心隱託名此固妄談不足憑然何亦吉安人也○先是捕曾光時圖其形懸四方通衢出重賞購之脩幹長髯稍目有異果非尋常人也光獄之成在庚辰之春而楚之密索直至江陵云亡始罷

逸囚正法

江陵當國時持法不少假如盜錢糧四百兩以上俱非
時殊死吳中有銀工管方洲者私用官帑千金事發問
斬奏請旨下即正法暫繫蘇州衛之獄撫司待時押赴
者王百戶即管兒女姻也防範稍疎聽其出入一夕忽
叛逸上臺震怒即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百戶家故温
出重賞募人四出搜討當事亦慫其苦督捕役甚急微
聞有浮海行者蹤跡可疑乃南至閩廣近海諸地無不
遍歷杳無消息捕者意已闌理歸裝矣一日至香山澳
忽傳走洋敗船飄至姑往觀之則桅舵俱失寂無人聲
僅火艙留一二垂死者則管在焉諸役大喜紿之曰吾

輩亦將入南夷市販今如此危險決意歸矣子可偕我
行子事已經大赦勿慮也遂拉之還吳時旨已下逕三
日百戶者赴市矣比管至立釋之吳人駭歎天網之巧
如此

手刃逆奴

王邑令伽者舉萬歷己丑進士湖廣之崇陽人也釋褐
為廣東新興知縣以大計入京留其僕王守貞等三人
於衙齋時時向縣佐有所關說又盜在官紙贖底籍皆
之易銀瓜分王令有妾父亦在署中備悉其事比仰歸
告之必銜未發而諸奴已覺之粵中故擷鄉僊毒草守
眞等潛採毒蘭貯於囊爲同輩名繼仔者所見詰以當
此何為云不能受拷掠將餌以自裁耳仰俄調福建之
閩縣途中見諸奴侍左右裂背恨罵於是逆謀轉急仰
抵閩未數日方拮据應酬雜務夜草竿牘告後守貞等
以所藏蘭草置飯中進之家人皆不覺也比入臥外齋
惟諸奴在側毒發就斃質明始入告其家人羣起呼藥
治療則醫家皆云中毒頗且久不可治矣同官來視七
竅皆流血詢治諸奴繼仔先逃往事諸奴亦不諱嚴刑
俱吐實時侍審於城隍廟仰子廷試者持刃對神前
一手刃剖其心以祭乃父多官哀之亦不能禁因以其狀

上之朝下理官共議此律文所不載而情實可矜上亦
謂廷試迫於父仇雖與律令不合亦人子至痛當從寬
政遂貸不問

齊韶冤死

刑部侍郎齊韶之斬西市也時為正統十三年之七月
初旬罪既不蔽其辜節次亦非其候天下至今冤之蓋
事涉王振并其姪二人故激上怒有此異常處分然中
尚有隱情也據錦衣指揮馬順讞詞謂百戶史宜女已
被上選召受賜歸韶託兵部侍郎徐琦駙馬都尉趙輝
逼取為妻已而琦輝二臣自輸為齊韶逼取選餘女子

則齊部又何辭以解蓋上大婚時選妃自內廷退出者本上所屬意時聖眷未忘宜其搆禍之速也近年一吏部郎亦重價購今上所擇宮中受賞退歸者然發之上聞而不發後以出守被白簡竟坐刑死多命特出中旨論斬至今繫獄未釋臣子乃與君父爭姝少與閒豪矣謂之知命則不可

弟子酖師

揚州興化人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議歸長孫弱冠矣漫游惰學而大父以堂構期之延丹徒名士陳脩者課以舉業陳繩督過嚴夏楚不少貸宗孫積憤出怨言陳聞之怒搒掠愈苦遂生惡心市砒雜殽藏伺之夜狂躁呼水禁不得入遂殞於塾其子諸生觀陽訟之官廣陵士庶久悉其狀而無人訟言江都知縣姚耐端健吏也呼伍伯如法檢驗先以片銀置尸口中少頃如墨遂時宗工部已行多金講解兩家俱有成議矣姚恨其事力持不可以獄牘上之撫按皆如擬抵償此庚戌年事今工部尚無恙其孫繫獄中百方求寬於上臺而公論持之終不許也

崔鑑孝烈

唐嚴武幼時以父挺之愛其妾元英不禮其母怒遂擊碎元英之首此古今所歎異而嘉靖中一衛山西保德人崔鑑年十四以父私鄰女魏氏斥逐其母忿不勝憤乃手刃魏氏其事上聞上以幼能激義特貸其死發附近徒工三年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武雖娶猶然世家胄允熟聞節烈鑑閭巷無知發於至誠較更難矣

野獲編卷十八終

野獲編卷十九目錄

野獲編卷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荿輯

工部

裴侍郎履歷

裴璉者湖廣監利縣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劍州知州陞浙江按察僉事再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召入爲北京道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後薦起爲廣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宮素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丞事又陞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至洪熙初以舊宮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降滄州知州而子

綸先以永樂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爲翰林編修嘗貤封父母璉乃棄其官受編修文林郎之封其人蓋三爲方州正倅兩爲御史三爲外臺憲臣再爲流人一爲宮僚再爲法司屬官再爲兩京貳卿而終以封公歸老其宦途所歷升沉變幻何異渠家先世之裴仙先也璉至宣德十年卒于家蓋仕宦幾五十年榮封公者又十年

工匠卿貳

嘉靖間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書當時在事諸公亦有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諫然先朝已有之宣德初有石匠陸祥者直隸無錫人以鄭王之國選工制以出

後陞營繕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祥有技
老病至命光祿寺日給酒饌且賜鈔爲養尤爲異數正
統間有木匠蒯祥者直隸吳縣人亦起營繕所丞歷工
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年八十四卒于位賜祭葬有加
二人皆吳人爲尤異至若吏員徐晞之爲兵部尚書余
亨之爲禮部侍郎且充廷試讀卷官廚役蔚能之爲光
祿卿俱在英憲二廟年間又不足言矣

趙尙書薦賢

趙甬江少保授任閱視征倭首薦唐司直荆川順之仝
中允白崖鳴頊俱爲兵部主事唐負重名有公輔望未

幾得僉都御史而歿於師中泰至中丞彭城以亞夫之
疾客死不及用也泰望非唐比且以主試中習諸城二
子罷歸此起亦屬幸事然兩公以木天近臣久抑林下
驟得賜環不無喜色少保侍臣強顏薦賢亦何異石亨
之薦吳康齋兩公出山雖顯晦稍異而所就止此不如
康齋不拜之得也

朱震川司空

朱震川大司空爲左少宰有才望且交歡首揆徐華亭
以此驕于公卿間時吾鄉陸五臺太宰爲選郎意薄之
會南司寇缺卽推用之朱不預聞也以此恨入骨卽嗾

其鼓厚門人御史孫立亭論之陸遂削籍去孫後再躓
再起爲少宰家居陸出秉銓卽起孫爲總憲與同事孫
感其恩盡捐前郤訂莫逆交人謂陸慣操權術以籠卓
名流豈其然乎孫後正位銓席與張新建有違言去位
張亦被蜚語繼歸仇隙至今不解人益追服陸之善處
怨家云朱後移北冬卿又見知于江陵幾正首曹之位
偶以小迕失歡罷歸朱歷多勞績前後皆受知于政
府終不得大柄蓋有數耶朱名衡陸名光祖孫名丕揚

劉晉川司空

沁水劉大司空晉川東星清修名臣也獨好爲矯厲之

行甲午年從協院副都御史轉少宰時其同年沈繼山
思孝司馬以大理卿召入故其極厚同志也初見卽招
入書室蔬飲正洽忽微諷沈曰兄此來甚愜衆朗屬望
但蘭谿公善人且耄可待幸姑留之數月何如沈不如
所謂面發赤曰我去國許年僅尾九卿之末首揆去留
我安從知之且主之耶卽艴然別是時太倉甫去位蘭
谿當國其次卽新建兩人已不相洽沈與新建素厚故
疑沈欲逐趙而劉又趙所厚也沈出邇詢始知其語有
由來心已蓄不平又一日過劉則李克菴名司寇在座
李先爲僉院與劉同事共儕脫粟固勸沈同進沈曰吾

已飽矣劉哂曰沈兄素豪侈不能啖此粗糲但我無從覓精鑿奈何奈何李固沈任光祿時待奚亦相善者乃正色謂李曰公且罷箸聽我言我忝大九卿月俸例得上白糯儘可供賓主饔飧今併其精者而以揉輦所請漕粟飼我此人全作公孫宏行徑不足信也李奈人最樸誠聞言大悟曰劉公信非端士即相率出門後來沈與劉趙隙遂不解以致富平太宰新建相公成賓首之仇雖非一事此段亦其張本云〇吾鄉吳水自中倖北部故劉司空督學浙江時所賞拔士也戊戌舉進士授南行人歸過淮陰時劉以故少宰起田間總督河漕與謁之留款坐話舊良久因留之飯又良久忽若有失者顧左右云可問內庖今日是買肉日劈乎抑買豆腐日也左右入問又對曰當買豆腐乃揖之出曰果如此今日不敢奉留矣奈何以上二事俱二公親爲余言

邵上葵工部

工部郎邵上葵輔忠浙之寧波人戊申年朱山陰當國不爲時情所附邵上書痛詆之時浙人被彈射無免者邵獨見推于名流郎得越次主山東試旋推銓部亦不得旨然駸駸嚮用矣次年復啚疏攻淮撫李修吾于是臺省郎署繼起白簡不絕救李者亦接踵佐鬬無虛日去年名流輩遂大恨之盡目之爲戎首邵尋以計典歸齒及其姓氏者輒戟手機詈邵之兩年具言其是非未可定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跖亦可以觀世變矣（邵今居憂聞至墓次相地自書爲人所刺幸觸刃而逸未知信否

京師營造

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窗槅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璫猶未滿志也蓋內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與夫匠頭之破冒及至實充經費所餘亦無多矣余幼時曾游城外一花園壯麗敞豁侔于勳戚曾園蒼頭及司灑掃者至數十人問之乃車頭洪仁別業也本推輓長夫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於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圍轎前驅呵叱甚厲窺其轎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傍觀者指曰此洪仁長子新入貲爲監生以拜司工內璫爲父故粧飾如此

兩京街道

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後則中皆糞壤泥濺腰膝久晴則風起塵揚覿面不識若京師雖大不如南比之開封似稍勝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屧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溝渠淬垢不免挑濬然每年應故

事而已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廳毅然任其事特疏請旨旣得之大書聖諭揭之牌上導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毀怨聲滿耳有一給事馬過拆房者擲磚誤中其顧不勝忿遂相奏訐工部上疏訴至云公道世間惟瓦礫黃門頭上不曾饒此給事故能作異同者遂有人贊欵工郎以爲風力工郎益自奮厲行建白暢論時事頗被正人之目矣其時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爲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領大用偶署工部値北有清街之舉慕豔其事亦出榜淸理街道凡係開國以後興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卽其宗戚先達毫不假借遠近公私駭怖失措施行未竟而以艱謝事矣街道一役本兩公職掌一以無心舉事橫罹時譽遂弄假成眞一以有意取名爲識者所窺不免舉故事失之時局移人卽公務亦在楸枰中生劫

工部管庫

近年工部郎多掛吏議然有極可哀者如節愼庫一差本冬曹職掌巡視者不過司監督稽察其弊耳丁未戊申有一給事滇人也以庶常起家爲時情所推兼司巡視則直專其出納一切領狀畢銜金錢入帑卽批允管庫主事卽開庫發銀惴惴不敢吐氣或發錙稍遲卽呼詈如奴隸但含淚謝過而已兩年間所索黃白及珠琲瑰異不下數十萬京師大沸相視莫敢發有一臺臣爲京師人稚魯不識物情露章彈之給事出不意盡寄其貲裝於所知不待旨下宵遁出城其時蓋有仇家恐嚇之詭云臺臣欲圍其宅搜其橐也行後而救者蜂起郞南都亦響應司庫主事反以失職被謫矣辛亥大計主事與給事俱坐鐫級物論亦有不平之者終稱給事負枉爭爲昭雪薦剡滿公車而主事者林居食貧每爲人言往事淚輒承睫滇給事之在事也權力震一時都中人爭媚事之有一錦衣以二女獻一其女一則姑也給事嬖之以冠諸妾錦衣因爲通賂富亦至巨萬友人馬仲良爲作桃葉歌今行於世給事係籍鳳陽其後因游江淮間遣人至都索所寄貲貨大半爲傳交乾沒殆氣而歸至甲寅乙卯間十御史閩人徐姓視鹺政於兩淮以曩被科臣白簡受重譴亦寄所得於江南相知家比再來徵故物則償者十不能二三也兩君俱高才負時望獨以簠簋稍被議云

工部差

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監同事迕之未免得禍若與叶邪必同染贓穢爲清流所擯後日吏議每從此搜抉以

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間有辭而不得者如扁鵲之重建則皖人胡伯玉瓚領之橋成轉大參而出大計竟以貪處福府之艱建則都人房潭柘楠領之亦以勞得大參至大計亦鐫秩蓋皆中官所波累也近偶有一二西臺談及云曾以視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適其同官已內官移匏在焉邂逅歡甚因留同集但席間每呼曹郎爲表兄曹郎有赧色西臺怪詢其故則云吾與工部公偕勤王事爲表裡衙門故有此呼以示親暱西臺駭笑而別更奇矣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譴

宏治元年御史楊鼐論輔臣劉吉及禮書周洪謨等劉恨之御史魏璋因承劉旨劾鼐云壽州知州劉槩嘗夢以妖言詒之鼐論風憲官受財議革職贖徒上特旨發肅州衛充軍正德初年以登極赦歸寓壽州爲州民王濡所訐坐以逃伍加杖八十仍戍一爲始仍舊經筵則王端毅亦其所不慊也意其人以搏擊樹威亦嘉靖初給事史道御史曹嘉隆慶之間給事韓楫曹大埜之流歟

嘉靖諸御史

嘉靖十八年上行幸承天御史胡守忠以扈蹕勞陞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二十九年御史王忬按順天以守通州功陞右僉都御史經略薊輔三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以禦倭陞右僉都御史撫浙江蓋非常之遇也胡守忠次年即以罪誅王忬遷至右都御史坐邊事下獄死于市胡宗憲加至少保兵部尚書坐劾逮至京死獄中此皆世宗朝可謂恩威並出以至四十二年御史姜儆者江西南昌人王大任者陝西保安人俱以訪仙訪法秘使還並陞翰林侍講學士尤爲西臺未有異恩甫三年而削奪及之則穆廟登極後事也諸君受主恩殊特俱不克終皆西臺非常之事

御史大夫被論

左都御史漢以爲亞相唐爲副相元尤雄劇秩從一品本朝洪武初亦一品後與尚書同正二品而六曹之事無所不預聞且提挈十三道爲風紀之長未有反遭彈射者今上御極三十餘年掌都察院者凡十餘人其間兩公被劾事出創見前則臨川陳炌爲科御史趙應元被戶部郎王用汲所詆後則仙居吳時來爲戊子場事被戶部郎姜士昌等所詆俱目爲相門私人品不可問陳僅王一疏論後猶在位數年始去吳自姜疏出攻擊

壓至身無完膚旋卒於位尋至奪諡此兩公俱以直臣起家致人信晚途遭訴不值一錢遠謫至是掃地矣若辛南[illegible]（自修）則爲丁亥大計與何司寇（起鳴）互訐兩罷近日溫三原（純）則爲乙巳大計與首揆沈四明相左去位非如前兩公坐而受詈噤不能出一聲也向己丑年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南掌院右都耿定向于明年北掌院左都李世達亦爲御史胡克儉所彈則又借堂爲也

南北臺員

十三道例設御史一百十員南道三十員北則溢額南或缺數然亦必十人之外近日考選久不行事故者又相繼北不及其半奉命巡方之外一人管道或數顆又有公出至大朝會侍班借諸幕僚經歷都事照磨之類以充數寮班寥寥殊失全盛之體若南中止二四員又有上下巡江屯倉諸差其巡視五城遂借刑部諸曹郎代攝此皆直越俎已甚竊則攝道亦宜爲獨計矣

南御史改北

吾邑故御史黃貞所（正色）者宮詹葵陽（洪憲）兄也以中書選南道御史而先務蒞刑差巡下江以參許不便行事改北道差巡按廣東事出創見謂其別有徑竇且宜并宮詹爲之委曲物論大不相諒尋積貲出爲福建遠副同郡陸莊簡爲太宰以壬辰外計論調次年癸巳內計竟坐斥其斥也人皆不以爲冤而亦未盡然同時有江亨泉（有源）爲吳之太倉人亦拜南御史以鄉曲情干申王兩政府已許之而難于獨舉適有黃北籍一事南臺長爲耿楚侗（定向）遂並題請改北識者駭之江故長者且寒士不爲人所屬目改後即以疾歸卒殁于家後更無人指及而黃獨受譏矣細思操江都御史管轄上下兩江延袤數省安得人人異地始任事耶即北直人爲畿輔巡方及他屯鹽諸差亦未聞有迴避者況前此

南直人授南臺者多矣從無調北之事而自黃江以後人亦自愛無敢引以求改者矣

劉畏所侍御

江右劉侍御（台）江陵辛未所錄士受知甚深乃北部郎改西臺出按遼左時方奏捷故事按臣主查覈不主報功劉不諳臺規以捷上聞江陵票旨詰責太峻劉遂疑懼露章數千言劾江陵諸不法頗中肯綮江陵聞盛怒然內愧且服止從褫籍但每對客詞色間多露憤恚不堪意諂者因思中之誣其在遼時婪賄撫按從而助實之又令劉鄉人告劉居鄉諸不法狀亦對簿追贓劉坐

戌廣西之潯州病死或云爲其戌長所酖莫能明也江陵敗後得昭雪原勘按撫王宗載于應昌等俱抵罪其後二十年議補諸名臣謚時江夏郭少宗伯正域署部事獨靳劉不與謂其抗疏乃遭詰提禍先發制人非本心云自劉疏後門生劾大座主者如李檢討植之於申吳門安禮部希范孫比部繼有丁中允元薦之於王太倉薛進士敷教之於許新安相繼而起不可屈指矣江陵籍沒時刑部侍郎邱月林橓銜命同大璫張誠行邱故張怨家也東阿于宗伯慎行與邱同里時爲宮僚特貽書爲寬解且請勿苦其太夫人趙氏人以于爲厚云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衙高坐命僕隸呼唱開門幷搜索內室喧呼而出報曰無賊然後家僮僕以次伏謁或訴爭鬪事爲剖決皆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官閑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房心宇侍御

房心宇寰侍御督學南畿時海忠介方自南少宰晉掌南臺自以夙望峻威稜留都庶僚不能堪而無敢議之者房頗以材諝矜稱獨奮起攻之至謂海瑞矯情飾詐種種奸僞賣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帶此眞公孫宏布被中夢想所不能到者時吾邑沈繼山思孝爲南冏卿又專疏爲海代辨而劾房以私怨擠直臣房復上章攻沈云臣砥礪二十年天下所知且思孝與臣同里同年而論議枘鑿不侔如此則臣之品行於此已見時房方盛氣其鋒距亦勁臺省爲之結舌惟丙戌候選三進士共疏攻房語頗峻然不能勝且得罪以去房尋外轉吳中張陳二給事以諸顧二人同里新進用邱論逐而身居言路不及先言乃各疏詆房以神海時三進之已得錄用爲府教授矣房念衆咻不止其勢且孤乃盡出二給事先後請託諸手柬呈上覽上爲申飭張陳而房亦降級語具所論私書中海之再出也年力已憊漸不及撫南畿時諸辨疏亦稍倦往次年遂卒於位房之試士用法太嚴江南士子恨之入骨至擬杜牧阿房宮賦作倭房公賦以譏切之俱用杜韻而其組織之巧叶字之穩幾令人絕倒房試南士以武臆貽人名曰公鑑錄合刻一等六等之文有一人以歲考領案補廩次年科考即以劣等斥之其文並列二日寄至郡下先人

見太倉王相公因問房心宇所寄考卷曾寓目否其一人忽賞忽擯亦覺太奇太倉公曰余閱之不許此人兩試無可殿最心宇品隲前後俱誤若余作文宗兩度俱入三等耳其輕之如此

私書

告訐之書先朝多有之終非長者之事然少有發人私書者丙戌年南直提學房御史心宇（寰）與海忠介相訴病人頗不直房羣起攻之新科三進士顧涇凡（允成）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俱以劾房斥歸士林高之而房外轉江西副使至戊子歲吳中張慎吾（鼎思）爲吏科都給事中與同里同年陳給事吳峰（燁）追論房諸不法房乃發二給事往年提學時囑托生童諸事幷其手書上之朝上嚴旨詰責二給事疏辯頗支飾上愈怒俱重貶房亦調去房遂不出張陳雖以量移終不振矣房發私書大非雅道有識者俱薄之自是人有戒心往還筆札故爲廋詞隱語以防漏洩或不署名或云覽焚毀乃至有乞卽擲還之語其機混沌彌巧彌深矣○撫按在地方有事須商權者致書于司道此始於嘉靖季年至今上初年而郡守司理州縣之長俱被兩臺書札矣就中受鄉紳請托者反乞靈郡邑讞問之官詞旣不典

氣亦欠揚或於紙尾書右緘二字則下吏仍將原書緘還上下相膠固亦上下相猜防欲求風裁之振難矣

御史與邊功

邊功自將帥而外止當及督撫司道若歸功兵部兵科以及閣臣已爲僭濫猶曰發蹤調度之功也乃於御史雖有監軍記功之責例主糾彈不主薦舉又主敘功後覆勘不主報捷時敘功此定規也自正德末[illegible]御史謝源等以王守仁起義兵征宸濠留之軍前而體褻矣自嘉靖初陝西巡按御史呂光詢分總兵周尙文之賞而職侵矣迨庚戌虜犯京師巡按御史王忬守通州奏功驟拜中丞而撻伐之勳等於介冑矣甲寅乙卯倭蹝江南巡按御史胡宗憲與侍臣趙文華合謀拒退亦拜中丞以至尙書三少而豸冠風力化爲繞指矣隆萬之間南北少事臺規稍振號能舉其職今上初年江陵當國益務飭紀綱御史不得他有所侵侔其門人劉臺按遼東以新入臺不知故事誤報捷音爲江陵票旨詰責臺懽甚摭張陰事訟言於朝劉得罪以死近年補諸臣謚郭宗伯尙不許臺易名則猶以報捷一事也近日寧夏之役梅御史國楨力薦李如松往討而身自領監軍二人本兄弟交至則協力成功其報捷一疏至比唐淮

蔡舊事蓋擬如松爲李愬而以裴度自居也其時廟議方喜告成歆至不加深詰梅即得問卿中丞人亦不以爲忝獨給事中王如堅特疏糾梅訶其與武弁交結李詡無人臣禮疏雖不行識者壯之○當寧夏奏功時今中丞許少微宏綱在兵科以叙功奉旨候京堂陞用許辭官且讓其功於巡按陝西御史劉芳譽上不許仍陞劉俸而已許雖名不伐然而非體矣劉未幾亦止擢郡守

按臣管將領

武臣自總戎而下即爲副將及參將體貌素崇與司道

同列近來多黠卒及游棍濫居之日以輕褻余所知則今上癸未順天巡按御史李順衡植廉知薊鎮東協副總兵陳文治掩敗爲功狀特疏劾之旨下即行御史逮問至日便補文治痛決三十板下之獄窮治問斬此猶待詔下始行鞭朴也近辛亥熊之岡中丞在遼東時有瀋陽參將佟鶴年者即虜族也亦報級不實熊先已具得其實即挈佟並馬至戰場過地墳起處發之則皆我戰士無首尸也其數不可勝計熊即于馬上褫佟下就地綑打一百收監隨亦奏聞正罪則又不待上命竟自以軍法行譴矣二弁死不足贖然按臣與制府事權終自不同撫之政體恐稍未安其他不及知者當尚多也○反是者則江太函司馬在閩之於戚繼光相倚若蛩蚷謝太函方伯在遼之於李如梅至結義兄弟一則就功名一則輸財色耳二公同別號又皆新安人也文武叶和固是佳話若峻風節者或不出此

行酖

頃年丙午丁未間今廷尉余少源懋衡在臺中按陝西與抽稅太監梁永不相能一日進飲而銀椀色黑疑永毒之奏于朝永不服極辯其枉余愈怒奏訐不休至余憂歸而後已同時按楚御史史企愚遷行部荆州與江

陵知縣過成山庭訓不甚相知亦進粥銀椀稍黑疑其毒出於過方悲恚大驚嗔過閽急走入亦不留辨但收其餘糜毀謚史怒始解史後與過同爲臺官仍不失懽因覩故戶部侍郎謚襄惠鄒守愚一事亦相類鄒爲廣州守時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雞事置之極典鄒明其不然呼囚再烹則雞仍黑乃拾之蓋拾物初爛入銀器必變黝色而按臣以法官子身居異方或執法太過每疑下人進酖以致有此舉動似當精爲辨之不然損憲體多矣

言官劾父

臺諫在事遇大奸居位卽奮筆而彈不避親嫌亦公爾忘私宜然若今上初劉御史臺之劾座師張江陵其詞峻其事確卒罹殺身之禍而議者猶以劉爲薄若正德間兵科給事高淓者奉命丈量滄州等處屯牧地還奏備參先任各官撥派不均之罪皆當追治而都御史高銓預焉銓卽淓父也時劉瑾播虐以威脅天下故淓逐其意遂及乃父焉時人皆切齒恨之淓以直隷江都人以庶常初授官未數月而瑾誅矣

臺省之玷

弇州紀臺省之玷首書永樂七年御史袁綱覃珩誣殺

壬事李貞一事而永樂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書北京御史鄒師顏等劾啓御史李公敏娶見禁罪囚親屬爲妾或挾其妻就飮人家通宵不返康恥蕩喪辭習成風致同僚御史劉先劉𢖍張縉郭衡商忠俱娶離異不明之婦皇長孫命鞫治俱處以罪夫以文皇何等威嚴而臺臣宣淫至此亦可駭矣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而弇州省垣之玷亦不書者吏科給事中陶瑾檢其鄉一匠不赴工役私買於外皇太子曰六科不以兵民休戚爲言而瑣瑣及此豈該有私憾乎命刑部訊之乃匠家居與瑾鄰素有夙怨故誣之遂下瑾獄又洪熙元年戶部給事中沈寧以賫詔往直隷各府索賄爲巡按御史所劾謫爲驛丞宣德元年禮科給事中章宣馬俊以受錦衣百戶劉鎮等囑斷放軍囚發交阯充吏正統元年行在刑科給事中王偡以聞父喪未授官不果進二十二日始發哀職爲民正統四年刑科給事中李原緝先以聞宣宗晏駕不哀臨私娶妾下獄久乃釋又受雲南中衛舍人童銘賂與堂弟童政爭襲代爲本章屢上不已兵部奏銘必有主使下法司鞫之得實遂論絞徒成化五年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爲出繼子爲科錄時所後爲父母又書本生母爲生母祭酒劉翊使先彼讓

劾乃言讓以所生母爲出繼父之妾讓慚托疾去成化十二年蘇州戶科給事蕭龍妄受投獻田地強占人女爲妾事覺謫邊衞軍宏治十七年蘇州給事中胡獻迫民豎墓爲地凡發冢九十有二又發宋葉學士墓碑其誌石又強娶子女論絞其玷青瑣亦甚矣至臺中敗類者更多洪熙元年御史馮泰居喪挾勢取倂有杜石碑充葬擅據按察分司受詞批發州縣提問事覺發爲民洪熙元年宣宗已卽位御史張珙前在處州盜官銀七十兩當斬免死罰役遇赦上命斥爲民宣德三年五月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耽溺酒色久不朝參事

覺上命枷項以徇言官苟校蓋自此始宣德三年八月巡按山東御史李素至歷城與縣民李信女姦娶爲妾御史趙純亦娶門子鄭能妹爲妾先後爲山東按察司所糾素時已死逮純下獄論罪巡按湖廣御史趙倫置宗官民羅綺收買入己又與樂婦姦通命斬戍遼東御史趙儼以非法杖死九人坐死繫獄中其同僚御史張循理具酒召儼出獄飲儼出奔關逃逸累循理逮下獄死獄中又三年儼被獲斬於市宣德四年御史宋準查盤至金華府娶妾索府官白金又私通民婦上命謫贓杖戍遼東又交阯道御史顧達巡按淮安爲通判何正

辱甞甘受之清軍鳳陽酗酒廢事上命改用行在御史楊拱正司鐸牟倫雷恭胡曄潘本以貪淫不稱爲都御史顧佐所奏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御史胡謙往處州府督糧課科斂白金杖殺民婦降典史御史洪潤受上虞黃金白金文綺出其殺人死罪戍遼東邊衛御史張衡巡按湖廣受罪人白金戍遼東行在御史林爲居喪不謹降戶部照磨宣德六年御史台綱言受典吏周宗本送馬一疋覓其斬罪上命依律流之宣德七年監福建銀場御史王寶斂民財發人墓謫戍遼東宣德九年御史頡文林坐索舖戶衣物又於公廨與囚婦姦通上命

杖之同家屬發遼東充軍宣德十年丁憂御史宋原端强葬父於他人塋收迷失婦勒夫貨財奪民良田坐法絞遇赦爲民宣德十年御史鄭禧差齊廠庫收侵物料又受匠吏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獄囚乖律爲御史劉楨所發俱下獄訊治正統元年御史王璉巡按回多索隸卒且攜杭州門子偕行爲浙江僉事商賢蘇州知府況鍾所劾下法司訊治正統二年御史王學敏受巡檢陳永證賄囑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覺上命杖一百枷示三日謫戍遼東邊衛御史廖文昌丁寧受賄當斥會選行人姑降授之既以出使有勞補縣丞

薄正統三年御史李純奏遼東御史趙玫趙璐衛年倫俱先任御史以貪淫無恥罷職璐倫逃詣京師玫假守制還鄉離役上命各杖一百發肅州哨守正統六年御史計珩馬謹以受千戶洪政白金減其斬罪下獄正統八年巡按陝西御史時紀至長垣縣托縣丞蕭悌娶殷氏爲妾其妻妬甚妾父母告紀挾娶刑部坐以奪良家子女當絞遇赦斥爲民上曰御史不才如此其謫邊戍南京御史王復以貪淫逮送錦衣衛戍邊正統十二年致仕御史陳溶以私忿杖同鄉訓導例贓又除名御史頡文林以代奸民仇庸誣奏王妃父命杖一百發邊

充軍文林郎宣德九年得罪入充軍赦回者正統十三年南御史葛崇以自京還舟中强奪人女爲妾充鐵嶺衛軍景泰元年巡關御史王壁數至軍妻家與之爲鄰御史王竑所劾發充鐵嶺衛軍景泰三年巡河御史王琰數于濟寧等處姦淫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忤其父母又索邏糧軍官餽贐尤多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奏事下勘實法司論贖徒爲民帝特謫充開平衛軍天順二年在籍御史葉普究福建同安縣人强奪人田宅又娶族女爲妾爲邑人所訐上命按之得實命錮其家天順元年南京御史顏正巡按直隸御史張㮣以受滁州

軍官賄囑拿問天順二年丁憂御史吉安人胡鍊受娼妓賄囑逃隸姪訟鞫得受賂狀上命戍開平衛天順七年巡按南直御史李鱗以醉酒擅用職官爲民成化四年巡按山西御史李傑以市狐裘不償其直除名守制御史唐震以欺取官物誣陷人罪逃至京坐贓爲民成化五年御史傅鼎母李氏愬鼎妾陵辱法司坐妾不孝并鼎謫外任成化十八年丁憂御史方榕占其叔田奪寡嫂棺具縱于制中作樂事發降肅州衛經歷宏治八年巡按貴州御史趙玹受將士賂千金及銀花綵段寄清平衛鎮撫周源家爲源盜取殆盡玹下源於獄爲仇家監生倪寬所發時玹已陞南大理寺丞訐稱丁憂逃歸自正嘉以後百年間見聞尙新者又不勝紀矣

科道被三木

正統二年七月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學敏納巡檢陳永證賂托行在工部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發上命杖一百枷示各衙門三月謫戍遼東邊衛其年九月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繪俱受死試明經儒士賂餽入午門代爲文字詔用大枷枷於長安門一月發遼東充軍事在一年兩月之內臺瑣清班俱膺三木雖其罪皆自取然辱言路甚矣至正統六年遂以枷項及大

臣戶部尙書劉中敷等未幾復官視事十二月又下獄又未幾王振用事遂及儒臣國子祭酒李時勉戚臣駙馬都尉焦敬而極矣天順復辟後坐法荷校者遂不可勝紀蓋錦衣門達動以調事酷綦得上眷也直至憲宗嗣位而縉紳之禍稍解云○王學敏事先見第一卷

六科章奏

嘉靖乙丑春千步廊燬於火先朝所貯疏稿底本俱成煨燼時上意恨惜以問輔臣徐階他日修史何所憑爲張本階跪對曰此皆積年堆棄殘帙各衙門緊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況有

成案可查此等無用故紙正合付一炬耳始愜意解拔此時去宏正間未遠若加蒐括尚可猶存一二乃逆迎意旨曲說解嘲眞所謂以順爲正也今之存者亦不禁往往被人借出不還他日恐遂如文淵閣書矣

吏垣都諫被彈

吏科都給事中爲諫官領袖貴倪宏鉅職復雄峻其陞擢後不稱或遭白簡固有之而在事時未聞反被抨擊者世宗朝夏貴溪言以侍讀學士兼是官仲與輔臣張永嘉相訐然皆爲爭寵互詬而張卒不勝其以居官爲時情所薄受彈治無完膚者無如今上之二陳戊子己丑間浙人陳與郊以輔臣王太倉門生在職稍久因考選引用推官李春開與同僚及淸議諸臣相左遂爲少卿王汝訓主事吳正志進士薛敷敎所聚攻雖獲轉太常請告歸竟以言章冠帶閒住至丁未戊申間浙人陳治則以輔臣朱山陰同里在職亦久以屢攻署部左侍郎楊時喬物情已不歸之會枚卜事起詞臣黃楊李三晉江爭爲相治則佐李黃以攻楊時楊爲言路所共推益恨之比新考選命下治則遂爲御史吳亮等露章十餘疏不休乃棄官去詔褫三級辛亥大計竟以不謹罷兩君在吏垣人品自有定論但言官之長顯受鋒鏑至

無奈衆咻狼狽而去雖時趨使然而國體與垣規掃地壞盡不可收拾矣兩人同姓同鄉相望二十年尤爲創見前與郊十年又有都給事陳三謨以首保江陵奪情見非於世後被彈褫斥亦陳姓亦吏科亦浙人然係陞太常少卿以後事非在任時也先與郊者爲吳人張鼎思以論考察反被訐遠貶代與郊者爲楊文舉以差職江南功方復命陞吏科都給事中甫命下亦爲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等所劾請病去癸巳大計以不謹斥則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時吏科之見輕如此

王聚洲給事

滇人王聚洲元翰以庶常授工科給事素著才名慷慨論事物情甚歸之忽爲鄭御史環樞芳所劾專指其贓蹟穢狀滿紙王不待處分竟歸而都給事史御史作背起代爲之辨鄭被攻無完膚同堂至有絕之不與往還入朝進署無復酬對者初甚疑駭何以　高貴人留樂朝爲之震動繼知其故則鄭疏太驕不識時趨自致之也初楊止菴少宰罷銓久卒於位繼之者當爲南大司馬孫月峰鑛浙人也其甲戌掄元出沈四明本房因已爲時所忌孫又每對人姍笑建言及講學諸君子謂當

蓋東高閣又與李淮撫修吾書亦如之時任留都又與
同事六卿得時譽者相左高閣之語因而傳播者召予
皆欲剸刃其腹而故太宰孫富平在林下年已八十向
故與浙人沈繼山爭訐並罷得之王遂上書閣部歷數
月峰罪狀盡詆其生平選郎爲毛肖巖一公亦浙人也
因以惡聲劾之吏部不得竹逐除浙孫名而富平所營
銓席矣然則王果哀乞如山猶當十世宥之況諸救疏
皆保其清操云遠勝楊震耶孫月峰沈繼山兩公以
同歲生最相善俱無嗣孫富平初與沈亦厚奇以丁考
原此呂事相仇富平亦無子三先生皆名臣無後又沈

與鄧定宇以讚支干八字俱同鄉以辛未會元鼎甲遲
沈一科官少宰先十年卒沈官至御史大夫後十年卒
然鄧亦無子亦異矣

喬給事

鄉會座師皆爲恩地而本房尤重本房又以會試爲重
此青也亦理也近年有喬給事名允者河南寧陵人戊
子鄉試則大主考爲山西澤州張元禕所以諫垣
與試次年己丑會試則出分考吏科都給事陳與郊之
門陳浙人也陳與張爭爲考官又爭爲吏垣其矛盾有
素矣後陳給事陞太常罷去張至少司農復爲御史許

聞造連疏攻擊許爲陳給事同邑人司農愈疑此舉出
陳指授恨遂入骨比張歿於里其家求喬給事爲行狀
時喬亦以言事罷歸作狀醜詆會試房師不遺餘力時
陳給事尚無恙也蓋二公品望原不同張難指爲正爲
物情所歸依故任意描寫乃爾喬或者自謂直筆孤直
然鄉會座師低昂至此律之門牆之誼似尚未安況喬
之得唐當又皆出陳之薦引乎

羅給事

辛卯九月閣中請建儲時首揆申吳門以疲言在高新
安山陰再具揭催請仍以申名冠其前上怒甚申復具

揭明其不與聞閣中特以故事列名耳兼有早定大定
等語揭上發下傳至科中羅匡湖大經以禮科給事守
科上疏糾之時工部主事岳元聲具疏將上而武英殿
辦中書事序班黃正賓者徽人也見之欲附名時省臣
未決因并岳疏亦寢會進士洪文衡者亦徽人有疏從
黃竊得遂傳農上之說者謂次揆新安公實使之以黃
爲同邑人也而實不然黃下獄訊治而羅斥歸矣羅清
望素著與鄉同年同邑鄒南皐元標爲講學友交其議
論如出一口羅歸二十餘年而與門公歿于里中其家
求鄒爲立傳申爲鄒丁丑會試大座師嘗劾江陵廷杖

時申爲營護甚力其特拜吏科與選入吏部申力居多素懷知己之感因許爲作傳已脫稿寄吳中矣羅聞之大怒鄒初亦尙以風誼爲詞羅至欲具揭告海內鄒不獲已毀其草并囑申氏勿刻事乃得已羅久爲人士宗仰與鄒相甲乙此舉不無稍徧後文定傳遂出鄒相李于章大司馬筆雖羅同里相厚然以其前耑不能遊矣

蝦蟆給事

先人門士湯義仍顯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日除參論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蟆給事而已饒號豫章爲比部郎曾抗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曾亢旱請

雨禁屠宰胡上章請禁捕蝦可以感召上帝故湯有此語余後叩湯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謔近於虐湯笑曰吾亦欲爲此君圖不朽與南宋鵝鴨諫議屬對親切耳三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更同郡

科道對偶

丁丑江陵奪情公疏保留者在言官則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爲首曾爲廣東之南海人時粵中新羅大盜曾一本之亂民生疾首共鄉人惡曾之諂朗號士楚爲曾一本蓋以前疏爲戲正與科中陳可作的對也未幾曾出按江南時吳人王荆石相公以侍郎家居力沮江陵奪情忤意以省親告歸里趙定宇吳復菴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門生首出疏促其奔喪俱切齒仇也蓋欲曾蹤跡三人居鄉狀以法中之曾既欵前疏之悞且以三君子無事端可摭拾遂托病歸江陵敗後自簡見及遂以三謨一本作確對並入彈章亦同得旨革斥曾坐此一事終身不復振人亦惜之而終無詞可解也舉事之不可不愼如此

言官迴避父兄

故事父兄現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爲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別衙門照例循資外補然宏治以前俱改授

行人此後寅緣恩寵遂改翰林編檢等史官識者不以爲然至嘉靖初給事中席春以避兄禮部尙書席書得改檢討未幾以武宗實錄成敍 春謂首揆費宏作意抑之訐奏於朝張璁桂萼亦連疏纖上助春劾宏上心知宏 執不謬因三臣皆大禮貴倖由改陞席春修撰給事中鄭一鵬言先朝大臣子弟爲臺諫者改行人其躐目詞林乃近年倖竇耳何不援往年成例而改春爲檢討席與張桂俱無以難也未久春仍外補僉事去此後大臣子弟之改詞臣者漸衰止矣今上初元禮部尙書陸樹

野獲編卷十九終

野獲編卷二十目錄

野獲編卷二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衎載輯

言事

章楓山封事

成化三年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楓山懋因內閣出小揭帖傳與學士吳節等諸詞臣分作煙火詞章約同官莊杲黃仲昭上疏力諫憲宗大怒三臣俱廷杖遠貶當世高之余謂太平盛世元夕張燈不爲過侈時英宗服制久闋孝莊孝穆兩太后並以天下養上元勝節亦宜上娛爲壽且翰林職在詞章宋時歐蘇諸公爲學士時歲時

撰進亦不以此貶望也此等諫諍與程伊川諫折柳何異欲以感動上聽不亦難乎此後李孜省鄧常恩僧繼曉輩左道競進皆無如之何矣

王虎谷封事

宏治初王虎谷雲鳳爲祠祭郎中以太監李廣交結藩府侯表裏爲奸特疏請斬廣以謝宗廟廣恨之用他事出爲陝州知州直聲振天下用此興介延綏尚爲提學以張綵薦召入爲國子祭酒時正德初年劉瑾用事虎谷上疏請以瑾所行新法刻板頒行永著爲令又請瑾臨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此載之武宗實錄中者一虎谷耳何慷慨於昔而媚諂於今耶豈以孝宗優容可博直聲瑾薇可畏名位爲重且報張西麓爲引恩耶介州公謂爲未必然然魏元忠力排二張幾死晚受則天后遺詔百戶實封涕泗不休想年衰氣索非眞鐵漢不能持久耳虎谷以諛瑾被論改通政歸又以書抵首揆楊石淙責其不能召還給事中王鋐且引李文正相抑羅一峰岳蒙泉爲喻得不爲楊所笑未幾又起僉都御史撫宣府被劾歸

王思再諫

編修王思江西泰和人先於正德九年武宗以狎猛獸被傷不能出思上疏極諫坐貶廣東三河驛丞時以庶常授官甫踰月耳比復故官値大禮議起思奮起力爭受杖闕下不勝創遂死獄中今建言之臣一承奇貶便自名氣節比還朝聲勢赫奕坐要顯官視昔抑蹈不測之淵哉若思之百折不回以身殉國眞無媿王文端曾孫後來繼起直臣惟容城楊忠愍可以儷美（文端名直）宣英朝名臣亦起家庶常

抗疏中輟

正德初林見素俊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劾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御史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

四川方能繢成前疏上奏時璁已正法復上疏稱慶今上十一年周一鶚宏禴疏論少卿李植等亦云當張居正擅權時曾具疏將劾之爲父母禁而止二公皆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倒往事果眞亦當忘言此等追敘似乎蛇足○宏治間楊少宰守陳亦云曾有疏請復建文位號及景帝本史尊號未及上

一人先忠後佞

豐坊先爲主事値大禮議起欲考獻皇同衙門有公本爭之坊附名得旨同衆廷杖降調及後考察以通州同知罷官家居又上疏請宗獻王入太廟自謂當時追於父學士熙嚴命不敢違非本意也其時又有主事陸澄亦以大禮抗疏異議請告歸及見張桂大用又疏詆張桂之功謂得之業師王守仁而始悟前說之非二人富貴熏心改口逢世又諉其責於父師眞悖逆之尤然其後皆不振先是孝宗朝王雲鳳以禮部郎中劾太監李廣直聲震天下久不賜環用張綵薦召爲祭酒因感其恩諂附劉瑾新法頒學宮詔天下永守而張綵者先爲吏部員外諫孝宗不當召還故瑞汗直劾遂時東官及劉瑾擅權用倖好起之綵感知己效死力躋于太宰不免論死此兩人先以建中官廢後以附中官用所得

義何而生平掃地矣故古人以晚節爲難○劉瑾未敗時祭酒王雲鳳建議以監生多至二千二百人原係不給宜令放回依親俟一年後行取但留歲貢二百人自備薪米肄業坐監者歲以一千二百爲限疏上甫行而瑾敗於是監生大譁謂此皆瑾私意且自備衍本月養賢體況雲貴遠方亦令放回人情不便官仍於例故以二三千人爲常詔可之蓋王虎谷第知迎逢瑾傳飾有之名不憚變易祖制如此乃爲監生輩直快其隱情又何顏更擁皋比以臨多士尚得改適政以去亦云幸矣按成均二千餘人較之今日誠云濟濟然擬宋世太學則寂寥已極天子育才之地不能還太祖盛事而紛議賤削兄誠何心先是虎谷督學陝西以酷法治生徒多有死者故劉瑾大愛之至是又疏請瑾親蒞太學如魚朝恩故事而瑾不從是閹尹之識猶高於大司成也

又先佞後忠

劉瑾盛時吏科都給事李憲者瑾同鄉人也素附麗之任以角距因凌忽同列時稱爲六科都給事又附瑾意新入科者皆試職一年如御史例且疏詆謝遷馬文升諸賢臣爲奸逆至奪誥命諸所選皆行其疏出自袖金袖中故遺於地曰此劉公見屬者瑾敗爲公論所棄乃

上疏劾璡不法八事璡在獄中嗟歎曰如李恕者亦糾我乎既而恕亦奪職歸近年御史楊四知亦久為江陵客江陵歿後攻擊四起乃抗章力詆故相其辭較諸言官更峻一時亦嘉其讜言後官大理少卿向日蹤跡漸為人覺給事王希泉德完直發往時與朱璉等交結狀亦以大計不謹坐廢與恕正相類

佞倖建言可採

世宗朝朱隆禧與顧可學盛端明等俱以甲科廢罷左道干上寵俱致位貴顯縉紳羞稱之然其人亦自有聞顧鼓為恥在京居間干謁揚揚得意盛翔閭門燿鑠

不干外事若朱本加銜里居未嘗入都也初朱為兵科都給事中時三邊總督劉天和建議以固原為套虜深入之衝而西路紅寺堡舊邊至黃河六百餘里地遠難以保障欲移進鳴沙州築新邊百二十里守之事下兵科隆禧覆奏謂河套本中國地自余子俊築邊牆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據寧夏與山後虜為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捌為新關而賀蘭山為虜據二鎮至今受患今天和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虜中使延寧二鎮俱在邊外我退一步虜進一步非所以為國長慮也上是其言乃薄責天和而止此疏深洞邊情使當時從天和議則人虜深入不待曾銑在事時矣此嘉靖丁酉事也至次年戊戌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鎮守分守內臣并委之取礦以資國用上乃命且着雲貴兩廣閩獨楚浙江西大同各用一人隆禧又力爭之謂皇上詔革內臣中外稱快今復鎮守取礦黷貨殃民天下洶洶臣不能計其所終上又是其言未幾命罷之此疏關係尤大其功豈在張孚敬之下徒以晚途失計不耐林居之寂至以方藥穢褻取寵邀榮可恨可惜然蓋忠懇何如功烈末年尚有米能天書一事若隆禧者在諫垣故自足稱今一槩抹殺

亦是大苛

陸澄六辨

刑部主事陸澄王文成高足弟子世宗初文成封伯家執忌之御史程啟光給事毛玉等承風旨劾文成學術之邪澄上疏為六辨以折之文成作書止之謂此論非有所私本出先儒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宜其非笑其他語氣甚平澄又疏詆考與獻之非投劾歸起補得禮部時張桂新用事復疏頌璁萼正論云以其事質之師王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禮臣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議之不經淘熾

侮無及疏下吏部尚書桂萼詶澄事君不欺宜聽自新
上優詔褒答未幾明倫大典成中載澄初疏甚言上大
怒責其悖逆奸巧謫廣東高州府通判旋陞廣東僉事
尙以頌禮得超擢云文成之附大禮不可知然其高弟
如方獻夫席書霍韜黃綰輩皆大禮貴人文成無一言
非之意澄言亦不妄

疏語不倫

世宗末年諱言儲嗣楊容城疏論分宜而引裕景二王
爲辭上震怒因置極典終以不免郭豐城繼之以釣奇
遂出安儲一疏中有慰諭二王之語時上怒更非常竟

行江西論斬不必再讞且傳首天下拔後則海瑞由指
斥上過失語太峻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穆宗在御
言者亦時羅譴謫甚至廷杖終未有論死者蓋上寬仁
亦告君之得體也穆宗升遐之冬御史胡涍者請放宮
人疏末乃云唐高不君則天爲虐馮璫見而切齒云是
何語言聞慈聖亦玉色不怡將處重典爲江陵公力救
得編氓以去夫釋內人以光新政固是美事然亦恒事
今上聖齡方十歲何至有先帝下陳更衣入侍之疑使
在先朝誅死久矣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
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郭希顏論廟制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於
是庶子江汝璧贊善郭希顏各獻議江陵用朱熹三昭
三穆列前成祖睿宗翼乎左右郭之議乃欲列太廟居
中祀太祖世室居左祀成祖而虛其右以立四親廟四
親爲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所以明未有無父之
國而二宗不在四親之列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故也
孝宗宜廟於成祖之右武宗宜廟於昔祀皇祖之宮或
祀或祧以待他日蓋明導上以棄統孝武二宗也其說
甚悖其心甚險禮臣駁之言官劾之上命宥之至二十

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議祔未定時希顏已貶兩浙
運副又申前說謂同堂一日則弗安一日況九室各已
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將來孝烈不識祔於何所時上本
有意祧仁宗而希顏窺見上旨篤念孝烈必欲先祔而
宏正兩朝又上所簡薄因妄意逢君必欲於孝武二廟
中祧其一猶前不祀伯不祀兄之議也上責其希引謬
論瀆擾仍貰其罪至三十九年則郭已罷官久居家無
聊恨首揆分宜公乃其鄉人不爲援密倡流言於京師
云嵩欲害裕王爲景王地而身釣奇以取大功乃疏請
安儲而以建帝爲名欲令上召二王及相嵩面諭以安

之且請二王分封留京內外各守永無猜防上怒甚摘疏中建帝立儲四字且謂不忠不義之民皆以君相久位不睹新政不攻君即攻相爲言蓋爲蒿先謂也法司坐以大逆不道妖言惑衆律上命巡按官即家斬首傳示天下是年十月忽傳諭蒿等命所司其禮送景王之國於是中外人情始曉然知上意蓋雖殺希顏之身實陰用其言矣郭之初意在擠蒿而自求富貴本非爲宗社起見況頗試廟制揣摩迎合既不得售再出此險計一旦誅死天下不以爲冤其後裕邸龍飛追卹死事諸臣以赴市者爲首杖死及斃獄者次之戍遣者又次之

於是以希顏同楊繼盛等僅四人置第一等贈翰林學士賜祭葬及廕甚備其他忠臣著聞如太僕卿楊最御史楊爵修撰楊愼學士豐熙中允羅洪先等褒卹反出其下士論皆惜當軸之謬云

武弁建言太驕

嘉靖元年羽林衛指揮使劉永昌上言人臣之惡有六曰貪贓曰竊託曰私意曰苟延曰驕縱曰淫濫僨事之綱有六曰欺君曰壞法曰慢罔曰害人曰用舍不公曰刑罰不平大抵譏切時事而末段則申言太祖能丞相立部院以分理世務太宗命史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至後世加以師保於是雖無丞相之名而行丞相之實伏望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汰宰權以守太祖之訓再倣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庶廣益聰明委任不至之人其時張璁桂萼當國以宰相自處視六曹爲屬吏而桂萼新入又助璁爲惡故永昌痛疾之眞昌言也事雖不行而天下壯之至次年辛卯又上言武職立功之人故絕其嫡孫以下但許承襲兵部議復姪孫以下其祖父俱無功之人宜傳襲請行內外軍職凡立功之人故絕同時親子姪方許如律保送其他不許蓋其說已窒礙不可行矣又十

年爲庚子則上視朝漸簡永昌又疏皇上欽命東宮監國此盛德事何不可而大臣固爭之則上幸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且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朝政惟皇上[illegible]疑思遠圖幸甚上始大怒下詔獄凡治永昌初疏本爲嵩論至再至三驟而僭矣武人無識自命敢言遂添蛇足至此且介胄之士尤不當言及儲宮昔岳飛請立皇子宋高宗尚謂邊將不宜預此議況永昌幺麼戍長哉纔永昌上疏者即羅洪先等三宮寮僚請朝賀亦斥去矣○羽林衛向爲巡城科道踞爲朔望視事之所永昌至其日必自拉僚黨公座其中科道以其分內不敢爭

也後拜邊將至遊擊罷歸衛降同知始上監因疏叅亦
啖名好奇人也

詹李二諫官

隆慶三年御史詹思亭仰庇請覈內官監十字庫錢糧
爲內監所譖廷杖削籍五年戶科都給事李己[illegible][illegible]物
太監崔敏亦杖一百爲民二人先後以彈治宦官得還
天下高之今上辛巳李從謫籍起爲南吏部考功正郎
司大計用江陵旨論斥異議諸臣如張新建相國趙南
溟司農俱在譴中李因得優擢後官至中丞以卒而詹
名不終矣詹亦起廢至副院稍稍稱久欲得少宰缺謝

揆地鄉人韓廷尉珠泉國藩使道地韓適有公事必當
入署留語稍久比行尙楊腹時盛暑跨馬韓體素肥碩
到彼已中暍不能語舁歸即捐館韓諸子欲以其事訟
之朝有力勸者而止詹尋推少司寇亦以彈章歸二公
剛爲先朝諫臣以重名出山而建豎乃爾非直於璫而
僨於朝也日暮途遠又有瓦注金注之別也

三御史爭壽宮

萬曆初年吳門柄政用禮卿徐學謨議定壽宮於大峪
山其時郎有形家謂其非吉地適御史江東之李植羊
可立以追論江陵馮璫得上眷驟拜卿寺因訟大峪所
定穴下有石引通政參議梁子琦等言爲證時吳門亦
無成必特以學謨新締姻好慮累及主議者遂力主徐
說上亦惑於兩造致兩勤鑾輿親閱又太倉新參亦至
共排三御史遂皆謫去初上之出也吏科齊世臣夜讀
雪心賦以備與子琦等面質且託疏保大峪山之吉又
御史柯挺怒上前厲聲云若大峪穴下有石臣敢以身
當之時班行中多怜二君之諂也目爲保山給事柯
爲石敢當御史

張寰應工部

戊申年考選諸公留滯闕下者三年矣忽得旨授官中

外歡呼新入言路者爭起建白而浙人喻養初安性者
授吏科給事抗疏彈司禮掌印太璫盧受行營緒郎中
張寰應嘉言者忽起擊喻謂其彈治中官實黨附申陰
首揆旨雖不下而喻旋以年例出爲廣東僉事矣喻疏
是非且不必言獨以數年待命一朝得請之言官諭一
用事中貴亦可以悚動中外而豸觀之曹郎反糾給事
以快宦寺是何肺腸後辛亥京察張以不謹罷歸公論
虛聚奎比部疏救七人張亦預焉張官評不及知然此
舉則太出格矣

言官一言之失

宰省以白簡爲職然有百疏不嫌其瀆而片語失當遂爲終身累者如予所目覩則今上辛巳兵科給事費尙伊論南吏部尙書趙錦謂久歷仕途無一善狀江陵公其閣師又同楚人也或疑有所授意江陵聞之怒謫小子敢妄詆名夙立出爲僉事丁亥大計又謫至今未出趙爲先朝直臣幾死杖下其時淸望滿朝端費新以庶常授官偶誤聽無成心也乙酉御史傅光宅論新任兵部尙書王遴時値上閱壽宮內臣索馬過多王不應恨之傅疏之上入謂承望內官然傅人望亦僅一月耳王爲郎時楊忠愍就法後以愛女妻其孤天下高之傅疏

遂見訾於世矣戊子則戶科給事陳尙象論禮部尙書沈鯉謂其挾持二心故稽冊儲沈因力請去位沈方負相望詞林後輩有忌其礙手揑造此謗陳不察而形之彈章時論大譁陳亦以病乞歸雖再出而公評措之已丑則吏科給事李春開糾吏部郎趙南星至自謂其亂政當斥實其垣長所嗾也一時名流如少師王汝訓輩聚攻之迄不能留壬辰以外察原任去官四君者甫入臺垣識力未定舉事偶謬望實頓輕眞實可惜其他占風望氣嘗爲跖自棄名敎者固不可勝數矣

禁嫖賭飲酒

京師五方所聚嫖飲及博徒浪子理亦宜禁但有可笑事如正統間順天大興知縣馬通所建白者眞令人絕倒謂京城有號風流浪子者專以嫖賭役錢充花酒費宜令娼妓家不得有雙陸骨牌紙牌骰子道上有醉臥者令火夫舉置鋪內俟其醒而枷之章下法司議嘗博者運糧口外但枷示醉人非律典不可行上允之夫醉人覺三木固爲非法若挾邪之博只決不能禁亦不必禁亦縣神君所見乃爾欲其肅淸輦轂不亦難乎近年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者出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充軍律懸賞購人告發時九門回回人號滿剌

者專以殺牛爲業皆束手無生計遂羣聚四知之門俟其出捫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旬月始敢視事

京職

通政司官

通政爲大九卿之一然兩參議以詞林爲職皆選儀貌整而聲音洪者其選時以大璫同大臣涖之臨一香案前震喉疾呼聞亦有不中選者且一轉參議須滿三考始一遷俱在本衙門即加至尙書亦無出局者以故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爲堂官所擯送多冤轉避之至有堂屬相詬詈者往時有倪光薦由翰林選入居官工

部尚書領司事司空朝班例居都察院之前時台鄉趙麟陽錦為左都御史恚不肯出云我不能居漏兒之後政府為請改加兵部尚書領西臺趙始視事○按六部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承惟通政無屬僚之前輩博洽者如臨朐馮宗伯琦河南宗伯龍云六科乃通政司屬官以承內旨封駁故列署於內府以後事權漸重僅有文移往還其文猶用呈字今則判然不相關涉矣都給事在國初係正八品左右從八品乃正九品耳○相傳通參選中後例於殿選大璫投刺稱門生其說舊矣今上初年言官與以入疏以為仕紳恥

陋之證時銀臺之長為倪光薦加秩已高力辨其無是事倪人通政已久莫知其有無也

章奏異名

今本章名色為公事則曰題本為他事則曰奏本故本之處在內則曰會極門在外則為通政司凡投通政者不盡得上聞其或事體窒礙或情節矯誣者一切駁回但存案備照以故近年梲徒以開礦抽稅請者必借託一在京武弁為疏首竟於會極門上疏則非封駁之司不得問矣此最為弊藪而無如之何前此正德朝逆璫時則有白紅二本人御前者名白本送璫所者曰紅本蓋以紙色分別過上無君乃至此世宗晚年西宮奉道凡內外朝臣封事直達大內者名為前朝本他方士非進藥餌進秘法以及齋醮諸邸發事皆不復經由上人之手竟從宦寺官人傳至御前以其西苑出入名為後朝本此直至隆慶初年始絕云○今各本章皆經上御筆批硃者亦名紅本以別於留中不下者

門下省

唐宋三省之制本朝不復行然其職掌自在如中書省為政本則閣臣操其大柄而仍留舍人之名但降四品為七品以司誥敕之事尚書省雖不設令與僕射而列

曹如故但陞三品為二品而事寄較重以分中書之權若通政司則全是門下省其長官有使有左右通政左右參議即侍中與散騎常侍諫議大夫之職其屬給事中四人今特分六科增至五十員以封駁兼補闕拾遺之責視前代獨加重焉但六科今自為內府清華之選不復肯屬通政而左右參議又以資本故必繇遴選而授班行厭薄之不肯就鸞臺重地積輕已非一日竊謂鴻臚既司引奏吐納殿廷何不即以資本屬之或以章奏非其攸司則以鴻臚堂官久次者改充庶彼既樂就而清流無避事之嫌似亦可行

見朝辭朝

故事以公事到京者至則陛見去則陛辭傳之邸報書曰見朝辭朝其來久矣壬子年有河南人安世鳳者癸未進士官郎署謫府判以祭典罷歸其人素爲士林不齒居鄉尤多穢迹偶與同里縉紳不成遂臚其陰事至都訐之其實皆誣也通政司知其仇口不爲上因欲擊登聞有與相識者勸止之始歸其人京則赴鴻臚寺報名稱原任主事某公務到見朝行則曰公務畢辭朝抄傳四方竟不曉所謂公務者何務也言路亦若罔聞無一言糾及之亦異矣○是年有江南巡撫徐檢吾民

式以蘇松縉紳田產過多定役與齊民等故相申少師亦僉白糧解戶數名惟常鎮以理學之鄉優免如故事徐乃申庚辰榜門人也申恚不能堪欲身自當役北上或問公果行上必怪問舊弼何以出此申答曰我竟報名云原任大學士某人解糧到見朝又安能難我也一時憤激之言而其子冏卿孝廉輩亦勸止之終不成行然其事可笑幾與中州公務作對矣

小九卿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其說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是爲小九列衙門或云詹事府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之職且皆雜流世業所窟穴祗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耳衆說紛紛莫有定論卽有公事會議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論亦竟不知何屬也近聞之侍從諸公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定爲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時○大理爲九棘之一詹事雖詞臣華貫終不得比向來居大理之次自申吳門爲詹長竟於朝班立大理卿之上自是遂爲故

事然二官皆正三品也又翰林侍讀雖六品亦班光祿少卿五品之上吾鄉沈繼山思孝以建言起兒官遂超侍讀而上之時有兩侍讀爲劉復齋元震劉相宇應秋不敢與爭他人繼之則如故矣此以强弱致異同非成規也

周寧宇少卿

辛未進士周寧宇應中浙之會稽人幼孤貧客京師爲針工以其暇爲舉子業輒工得以順天籍補庠生遂登辛未甲榜筮仕元氏令有聲調繁眞定縣俸滿將擢去時富平孫太宰新起田間受知江陵相公從殷儀曹轉

中丞撫眞定等府周所治邑正其駐節地周故强項厭
以事忤孫孫積不能平摭其過入丁丑外計備察疏中
且臚列贓私以萬計上雖沖聖留意民生覽疏大怒遽
欲逮治賴江陵力救得止僅以計典不及調楚之崇陽
孫恚甚又中之楚按楚撫計下考劣降崇府通判江陵
公痛惜之復於庚辰外計中議調得補故官又以他事
挂誤去今上辛卯壬辰間薦章滿公車起爲河間府同
知陞山西僉事又坐事被謫慰薦者又推轂之且云爲
江陵故相所仇以無罪屢廢周起而力辨云臣爲張居
正門生素稱相知且受其洗拔何嘗有隙臣死不敢誣

地下時趙南渚世卿爲大理卿亦其同年也因盛稱之
於公卿間謂其不肯昧心趨時卽此一事不忝古人因
起故官於湖廣入爲光祿少卿侵尋開府矣丁未考察
楚中按臣復白簡污之竟以原官調用時趙南渚爲大
司徒負重望方爲西北諸君子所側目且恐浙人柄用
以故決意去之又逾年己酉則富平再出秉銓凡爲所
擯者世方指爲跖蹻無一人敢齒及之矣周在林下至
今健飯如少年家無一廛敝衣徒步其清白東南所無
也聞其治劇更優恨不竟其用余嘗聞顧涇陽吏部稱
周不容口惜顧尚家食不得明其事於朝云○周以丁

丑劣陞王官趙以庚辰疏譏時事亦謫楚府長史此則
政府旨也兩公受抑時張相當國故特命符其事亦
坐江陵後來趙驟起至八座而周以銀青老蓋亦有數
趙同時又有王麟泉用汲亦以郎署疏忤江陵罷歸起
官至南司寇得請其清操與周趙埒而幹濟過之近歿
於家得上諡恭質趙亦新逝未聞有議易名者蓋時局
所憎也○周家居十年矣其辛未同年尚有吳文恪嫡
應者癸未年已爲知府凡降三次至丙辰又以參議降
處閒今將謁補則年過八旬久矣又馮文所時可辛巳
年已爲貴州督學副使屢起屢蹶丙辰亦大計鐫級今

補貴州參議以去雖年僅七旬然夫舊游之地已將四
十年反以貶秩再至幾於令威歸來行城郭人民之感
蓋才抱未展不能抑鬱邱園未必信咏之濯也

中書行人

中書行人二官爲進士筮仕所拜有臺瑣之望最爲清
秩今人並稱中行其實迥異太祖既革中書省自攬太
阿而以省中諸節目寄之舍人故稱科而無堂官且銜
門仍在內府後事權盡歸內閣特虛有鳳池之名然吳
中李應禎以鄉舉選入文華殿者尚與給事中爭班次
而楊文襄一清集中每稱予在西掖與外制時與某商

林同官云云二事俱在成化初年其後爲一品大臣廕敘之官始漸輕矣至行人司不過禮部一未屬耳國初設無定員尙未入流最後始陞正八品始限員數因有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之語其貴之如此然衙門孤子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闕闈中汲者無虛刻署中更無隸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書之云示仰鄰居挑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至今傳以爲笑故事出使還者例納書一部以故京師著書自文淵閣之外即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今爲盜者借者日月侵尋皆不足觀矣任子中書與進

士竝列其視科篆亦視貲敘此爲僚友不必言若兩房辦事者則雜乙科明經胄監兩殿供事者又皆貲郎與儒士劾勞而武英殿又有大璫提督考覈定高下見則叩頭尤爲猥下然皆中書科帶銜帶俸亦稱掌印者爲印君清流鄙賤之每出差則特寫進士中書科以自別而諸納級與白身者以兩殿在禁中反呼甲科爲外中書亦可哂矣

京官肩輿

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轎以故光祿太僕卿之陞僉都御史雖甚雄劇然以從三轉正四故有樗櫟謝恩騎馬到任之語萬歷初年承世廟末年朝儀久曠之後四品卿寺皆乘圍轎其下則兩人小輿相沿已久江陵當國數年復修舊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譚襄陵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時以僉都領操江亦改而跨馬然其子監生王之鼎者方卒業南雍以偏巾縱掖乘馬出入遇六曹卿貳俱不之避而卿貳欲得乃翁歡心各與揖鞭舉手以講敵禮則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視朝裕下肩輿紛紜載道恐當復如初元時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海寧縣長

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既嫁爲東陽人鄭氏妻生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於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於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官以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

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撤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余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敎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欽天太醫官

國初定欽天監官其長曰監令正儀大夫貳曰少監分判大夫其屬五官正司元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正靈臺郎蓋因元之舊制各取所職命名以別清流今散官與廷臣混然無別矣又宋制醫官階凡十四其長曰保安等三大夫階止從六品以至保安郎故元則有保康保宜等大夫階至從三品然皆階官也至本朝太醫院使雖止正五品然而職官矣其勳及散官與文臣亦無異矣其以用藥奏功者遞加至尙書侍郎至嘉靖許紳而東宮三師矣名器之濫前朝未有是宜釐正也

歷法

俗忌

今世忌正五九月不上官蓋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三月爲善月說者云唐藩鎭到官設宴用牲畜無算以爲宰殺傷和氣遂并涖任亦停止至於婚葬諸事則尤

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閏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則建文遜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錢氏比上北狩還幽南內者八年備極艱苦及享憲宗養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幾追廢蓋始終無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納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議皆云當忌不從終以廢斥蓋陰陽避忌之說固有之○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以正月五月九月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斷屠殺又引殷帝去綱齊王舍牛爲比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減去食羊錢亦用此意○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曰十月晦日月皆終不喜

華夷百刻之異

從來計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時八刻總計之則九十六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時中曰初初刻正初刻謂之小刻而所謂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則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初正初二刻總計之雖廿四刻實分八大刻之餘則每六刻只抵一大刻取義安在況制歷家時算亦以子正初刻爲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

初四刻爲先一日之夜其於晝夜晦明之義襃衒牽合
殊乖百刻定儀惟利西泰談其國每日分爲二十四時
每時止四刻合之僅九十六刻以故所製自鳴鐘以子
正午正爲始午初子初爲終共傳二十四辯以了一日
其國廿四時即中華十二時也蓋斟酌於華夷之間而
成者但終不知於古昔大撓所設垂合何如

歷學

中國歷法本不及外國之精密以故前元欽天監外又
有回回欽天監本朝亦設回回司天監有正儀大夫司
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廢之以其

敎歸倂之欽天但用彼國土板歷同算久之則法亦不
驗與中土無異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
歷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歷學
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近年因日食分數不相符
責欽天但唯唯謝罪以世學歲久無他術爲解而士大
夫中如參政邢雲路輩俱精於天文刻有成書皆云勝
僧一行及郭守敬諸人矣然未得用之推測也禁中大
璫輩又自有內靈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大抵與
外庭髣髴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瑪竇入都號精象數
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業似當令兼領天文如先朝

儒臣童軒華湘等可也○欽天造歷每年六月內禮部
先發歷樣兩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無加損
最合正朔大義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歷日以補京兆
所不足非體甚矣此事最宜釐正○宣德間欽天監歷
日共造五十萬九千餘本英宗登極省爲十一萬九千
餘蓋減十之八云

頒歷

正朔之頒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於十一月初一
日分賜百官頒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
於大朝會一切士民虎拜於廷者例但得賜[illegible][illegible]二十

一年頒歷之辰國子諸生受歷不均爭於陛前喧競遂
禮上大怒至論祭酒張袞官若外夷惟朝鮮國歲頒王
歷一冊民歷百冊蓋以恭順特優之其他琉球占城雖
朝貢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闕賜以本年歷日而已宋嘉
祐時各路發解舉子入朝班綴分錯每爲閤門使之累
歎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齊者有三色副舉人蕃人駱駝
也則受歷監生又何責焉

渾天儀

今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
四柱以龍承之懸儀於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

旁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行玉衡如尺又有銅毬象天圓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余按此非本朝人所能辦意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方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創矣

改造漏刻

正統五年上已御製渾天儀銘矣至十二年十一月欽天監正彭德清又上言蒙欽造鑄銅儀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今宮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上令內官監改造是時禁中官漏俱用新製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己巳曆樣益即用其言頒式天下矣按十二時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且爲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總謂之百刻冬夏二至晝夜均用之安得於聖朝正朔中妄自增加誕不經之尤矣今通用曆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並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隨英宗駕北征曾勸王振駐師不從郕王監國廷臣劾德清不擇善地駐札以致乘輿失陷并黨王振匿天變不奏諸大罪未數日郕王命籍沒其家德清尋死於獄命戮其尸

釐正曆法

正統戊辰上從欽天監正彭德清之請改加冬夏二至晝夜各五十一刻頒次年曆時皆效之爲異事次年己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馬軾始倡議乞改曆日時刻如故事帝命禮臣會官議之禮臣以監正許惇等議上謂正統間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南京則北極高出地上三度南極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奏准改入大統曆永爲遵守今軾起自軍匠不諳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曆雖成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爲準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四方以定四時今京師

觀象臺在堯典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難以憑準今後造歷悉照洪武永樂舊式讀帝此旨評駁精確頓令臺官緘口然其時已將歲終先期十一月朔頒歷於天下則景泰元年猶仍正統十四年之謬也其時彭德清以王振黨擬斬瘐死獄中僇尸籍產矣而同事疇人猶襲其說如此時胡忠安(濙)久位春卿亦附會執奏蓋以身主其事不免護前遂非其如景帝聖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異

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

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本監觀象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會衆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中之影仍差歷官往河南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今朔得眞交食不謬上僅報聞寢不行也朱裕蓋以兩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欲立圭於四方此卽唐堯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舊圭未審何代所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難憑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幼孜曰至此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然漠外去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商於日本古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問以星斗河漢皆云躔度方向與中華亡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閩廣東南不知幾萬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歟抑南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臆斷○再閱朱裕疏內云觀象臺晷表與南京矛盾是卽正統間彭德清測景不同之說也未審其說確否至於南陽土圭惟萬歷二年河南撫臣何天衢請祀周公疏中云登封縣有觀象測景二臺乃周公營洛邑時手建遺蹟其土圭表漏

尙存宜敕欽天官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憑授歷然則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陽矣總之歲久訛傳未足憑也

鄭世子論歲差

今上乙未鄭世子(載堉)進萬年歷上之其疏云洪武間監正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甲子爲歷元上考下推無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駮之謂不與經史相合宜用許衡辛巳元歷太祖謂二歷俱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今取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或以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今和會二家成歷書曰律歷融通

弁歷以上禮官議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新歷其時已名爲萬年歷矣未幾授時歷成萬年歷遂廢不行至於歲差之法上古無聞始於晉洛下閎唐虞喜元許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則每百年減一推來則每百年加一法號精密大統歷至今用之今如琦所云則弦望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議遂格然嘉靖二年華湘掌欽天監時曾以歲差改歷爲請謂堯時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巳歷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亦引洪武間元統言爲證則世子疏或未盡非也

日食訛謬

萬歷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欽天奏稱日食七分有餘未正一刻初虧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復圓春官正戈謙亨等又稱未正三刻初虧已互異矣既而兵部員外范守己駮之謂親驗日晷未正一刻不虧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見西南略有虧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餘蓋歷官前後俱誤也禮部因言自萬歷元年至今日食已十餘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如漢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元未修改三次本朝二百餘年未經修改豈能無訛今范守己及按察使邢雲路精通歷學雲路有古今律歷攷　採詳密可賜先朝給事樂濩主事華湘改光祿少卿提督欽天監又檢討徐光啓員外李之藻俱究心歷理以及大西洋歸化陪臣龐迪我熊三拔等俱攜有彼國歷法諸書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吳伯宗繙臺郎海達兒回回天師馬黑亦沙等譯修西域歷法事例盡錄其書以補典籍之闕庶歷法詳明有光前代疏上不報似此訛舛不急改訂歷律不知所終矣

歲節候

自古來歷家節候每月參差無有朔望之正值四序挨日排連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淸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此亘古今未有後來亦無繼之者直至今上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歲節氣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辛巳穀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滿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

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處暑八月初八癸丑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則每月節氣今上則每月中氣挨次接續無纖毫小爽又俱屬甲午年恰恰共三百載不知天運至此適相值耶抑璿璣必然之數也歷代史氏紀天官之異者多矣未有巧合一至此者

居第吉凶

地理吉凶時亦有驗如余所知嚴分宜有第已三度籍沒矣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衕衕亦闤闠鬧處英

宗時爲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寧侯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慘酷更甚於亨此第今爲鑄治開爐之所其旁一大宅卽石氏偏傍廳事亦宏敞過他第數倍今爲寧遠伯李成梁賜第成梁罷鎭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爲大帥皆至一品貴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歿松胄子名世忠當襲爵而頑嚚無賴貲產蕩盡遂無人肯保任之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十年不葬他屋悉質於人居帖囂雜過者歎息信乎形家之說不誣又景帝建大隆福寺壯麗甲京師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前門牌坊所謂天下第一叢林者并禁鐘鼓不鳴及天順後與隆永昌諸寺此寺雖幸存而香火寂寞廊院蕭條至今不振○正德間敎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詫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愛小優數人命閹之留於鐘鼓司俄以稱上意俱賞蟒玉近年丁酉南敎坊馬四娘號湘蘭者年過五旬雖畜妓十餘曹而門庭閴然愁窘無計有江右舒姓者憐之爲改其門且曰不出百日當驟富適金華虞生者年甫弱冠游南雍求見四娘重幣爲贄問其所屬意無一人曰者惟以婁豬爲請時馬謝客已久慚其諸妓因却之

苦請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數千金馬氏復如盛時者又數年

野獲編卷二十終

野獲編卷二十一目錄

野獲編卷二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禁衛

錦衣衛

今錦衣衛堂上官自指揮使以下俱本衛列銜不待言若陞至都督則帶銜於五軍府俱無足異惟加都指揮者亦書本衛意每疑之外省有都使司方有此官今京師安所得都司而稱之蓋外衛官歷任陞至都司必云某衛帶俸然軍職犯罪有革任帶俸差操之文其後官金吾者以帶俸二字爲不祥而去之遂使在京三品衛

門忽有外任二品之官於典制則乖於官守則外武人之無識無足責而邦政大臣亦覩爲固然無一糾正之者惜矣

錦衣衛鎮撫司

錦衣衛初以儀鑾司改設後改拱衛司其後又改爲親軍指揮使司爲二十二衛禁軍之首不復隸都督府至永樂而任寄漸重及英憲兩朝委以心膂乃至秋後大廷審錄重囚其堂上官遂得與三法司及各部大臣會讞而雄峻無可加矣至世宗南巡江漢一切前驅使遠蹕使及整搠鹵簿防護駕車諸使俱以本衛堂上充之

於是陸炳得於行宮救火建捧日之勳兼拜公孤與道
士恩榮宴而極若鎮撫司者在外各衛俱有之其任
本理獄訟惟錦衣為重洪武二十年太祖聞其拷訊過
酷盡焚刑具歸其事於刑部罷廢其官天下如脫水火
永樂間復設然不過如外衛止立一司耳俄又設北鎮
撫司專管詔獄而以軍匠諸事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
司之名亞於東廠其初重大事情一訊之後仍送法司
定罪不具審詞至成化初用參語覆奏而刑官始掣肘
矣然猶未有印也成化中葉又添鑄北司印信一切刑
獄不復關白本衛堂官即堂官所下行者亦徑自具奏

請旨堂官不得與聞遂與東廠稱表裏衙門兩曹行
恐後矣東廠設有旗校與錦衣同詗機密然其人俱從
本衛撥去以尤儇巧者充之彼此偵探錯綜固因故
廠衛未有不同心者然東廠能得之內廷因轉申上下
其手而外廷間有一二扞格至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
緝之北鎮撫司拷問之鍛鍊完密始入司寇之目即東
廠所獲大小不法亦擎送北司再鞫情由方得到貫城
中法官其勢力大於身者未易平反也

馬順范廣

侍講劉球之死於獄也錦衣指揮馬順承王振旨令小
校手刃之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其尸僵立不仆順
蹴倒之且詈之解其支體埋衛後小校廬氏入以役少
為琜清惠九疇所愛忽怪其貌變詰之始悔恨自首本
幾死順之子發狂疾作劉球言歷數順之罪謂劉能忠
附為厲而不能殺順又七年而假手於王竑撾殺之擢
督范廣驍勇善戰故于謙愛將委任用之先是人任
張軏以副總兵征貴州為謙劾其失機因成仇至是乃
恨廣切齒及奪門功成軏驟進侯爵既與石亨謀殺于
謙又誣廣同謙反并斬於市一日軏朝退還之於途望
拱揖狀左右怪之乃曰適范廣過耳尋病發回痛月餘

而死至天順初元馬順子升奏父為給事中王竑等箠死
降臣為百戶乞憐臣父死於非辜仍襲父職上曰順本
世鎮撫今陞為世副千戶蓋英宗猶憐順以為殉王
竑時已為都御史以鄉邸舊臣降為浙江參政又勒為
民子孫俱永不敘用矣則王振之復官與賜祠忠祠額
蓋聖心已先定而李德之劾竑賊臣想英宗亦不以為
謬獨德已前死其莊田第宅皆為英帝所發犒李惜兒
兄錦衣千戶李安所乞使德遇復辟未必不大用廣死
時京師人哀之為之語曰京城米貴那得飯廣此與時
人惜于少保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一時

的對亦至冤痛

駕帖之停

祖制錦衣衛拏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無如之何如正統王振成化汪直二豎用事時緹騎徧天下然不敢違露劄也弘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被逮者小人徐[illegible][illegible]妄逮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illegible]所指王昇遠近震驚然兵部無此官亦無此事官校[illegible]然而來寂然而返後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駕帖之出殊駭聽聞奸人僞造爲害尤大下命錦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然則此帖不但刑科不曾與聞即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乎適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窮究孝宗何等聖仁而魍魎晝行至此未幾逆瑾擅柄八黨縱橫已萌蘖於此矣美業難終信哉今駕帖拏人從無不由刑科亦無敢僞造不知宏治間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馮璫密差數校至新鄭聲云欽差拏人閤高文襄合門裁家人皆慟哭高獨呼校而詰索駕帖觀之諸校詞窘詞厰衛遣來奉慰耳非高諳故典幾浪死矣

陸劉二緹帥

景陵陸武惠炳領錦衣最久雖與厰分宜比周而愛敬士大夫世宗時有嚴譴下詔獄者每爲調護得全縉紳德之歿後雖削爵籍沒終昭雪蒙官今上江陵在事以同鄉麻城劉太傅守有領錦衣寄以心膂適本臣傅應楨劉臺等以劾江陵逮問賴劉調護得全鞏惜事起五君子先後抗疏拜杖闕下亦賴其加意省視且預戒行杖者得不死鎸楚劉後以厰璫張鯨株累罷歸而子孫貴盛不絕兩相何等威權而爪牙能庇外行出宣其有後頃者癸卯妖書一案緹帥因而下石幾滅人[illegible][illegible]二前輩風否

晝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規切上過已下錦衣拷問刑部擬絞其疏留中久不下戶部司務何以尚者疏請寬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錦衣鎮撫司獄命晝夜用刑初意用刑不問晝夜不決日必死矣後以尚逢穆宗登極赦出仕宦又二十餘年心嘗疑之以問前輩仕人云此刑以木籠四面攢釘內向令囚處其中少一轉側釘入其膚四之膺此刑者十二時中但危坐如偶人噫此亦不堪其苦矣史謂以尚探知上無殺瑞意故上此疏釣奇博名且疏內云臣已收買龍涎香若干爲

醮壇覶延聖壽之用其詞諂佞故上媚其奸而深罪之此史張江陵筆也以尙後起從部郎得光祿寺丞又外轉四川僉事尋以考察降調亦江陵意也其後又從謫籍起爲南戶部郎時海瑞已拜南少宰以尙欲與講鈞禮不許六疏而出不復再見海亦不悔謝蓋二人俱負氣士也五代史記閩臣薛文傑爲王鏻造檻車用古制疎略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旣成而首罹其毒今何以尙所入者正與此同

世錦衣掌衛印

世宗實錄載孫忠烈燧之子堪許忠節逵之子瑒校錦衣

正千戶現任管事祖制廕敘世職不得蒞務上以二臣先人忠孝表著特俞兵部之請弇州駁之謂先朝王忠肅翶之子竑余肅敏之子寘俱以世官得管理衛事不始於孫許二臣其考據固不謬但世祿出江陵手裁此公最熟本朝典故何以舛誤乃爾旣而思之史所云但不掌本衛大堂印耳此不特先朝爲然卽嘉靖末年分宜相之孫嚴紹庭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張簡修俱僉理南鎮撫司二相何等權勢不問乃嗣登大堂也卽如近代錦衣帥最著者嘉靖間則王佐起自卒伍繼則陸松及子炳起自興邸朱希孝雖廕敘固乃兄成公武弁

恩也蓋是時公卿大臣尙覶金吾爲粗官習于自愛亦不慕羨緹騎之長自萬歷初始用楚人劉守有掌衛印劉故大司馬謚莊襄天和之孫爲江陵牙爪故特擢之江陵敗劉復與政府及廠璫張鯨交結用事赫濯者幾二十年卒以善去自是世家子孫求綰衛篆如登碧落兼領銅山日講日欏日捨以至明攻暗擊鱗人間門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橓者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而終不得憤恨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後則王之禎崇古之孫攝衛十餘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周尙書詠之子嘉慶爭權起

大獄幾族滅之爲天下切齒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遠矣余見二三緹帥談余在近例以從列校奮者爲賤隸卽貴至極品不許有司理事況登大堂又稱中貴子弟廕者爲傳陞官覶同廝之斜封墨勅禁不使大用間有挾首璫勢以請者必有計齮齕之其人亦不敢爭此又起於今上中年正與舊制相反而在事大臣爲子孫計亦利有此等議相沿成故事矣

錦衣帥見首璫禮

緹帥體甚隆與東廠璫亦重朝廷有大獄則不復專任北

司惟錦衣帥與廠璫並獄如今上元年王大臣事則朱希孝與馮保鞫之癸卯皦生光事則王之楨與陳矩鞫之且馮陳俱司禮印公而並列共事無低昂也惟余兒時聞劉守有每謁首璫必叩頭歸邸而如死灰蓋劉係家子弟尙不甘儕奴隸也然其體何以異朱帥意者璫在事時彼仗其力得印耶

錦衣官考軍政

武職五年軍政一如京官六年大計其典至鉅至嚴錦衣一官尤無再振之理今上中年猶然頃歲僉軍政友人張念堂（懋忠）有議其人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李頴）孫也諸公競出全力救之歸德沈相國貽書本兵李霖寰至比之黃祖殺禰衡然不免革任已無復燃之想矣今忽從南司登大堂晉一品需次將篆蓋近日新例文武兩察雖罹永錮俱開生路諸與張同發者俱欣欣彈冠矣此又踰年朝廷一大變格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考軍政以錦衣類題掌衛都督陳寅疏錦衣以近侍直差辛難更易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上允之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繼書）故冏卿雁峯（際）庶子以鄉禦倭蔭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例請其生平豪貲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恒用軍法治其部卒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成南瑯（繼書）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美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有裝巨萬史必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西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訴逆者不啻命納之箠梃交集所謂綑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悸無措比至則姿至寢陋復痛傜日夕恣睢罵詈毆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算史性愎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余尙孩幼在都中目擊史金吾從弟念橋冏卿（繼辰）以庶常謫戍外補在丙申丁酉間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薄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剖白是非悲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它無芥蔕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終於兩罷何來紛呶徒瀆聖聽亦幸今上人度不詰

云

鎭撫司刑具

縉紳得罪雖極刑止下刑部若錦衣衛與東廠相表裏不過詗察諸不法凡廠衛所廉謀反杖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錦衣之鎭撫司拷問尋常止云打着問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云好生着實打着問必用刑一套凡爲具十八種無不試之亦從無及十人者不知何年始加之縉紳後遂爲極事士氣消折盡矣鎭撫司獄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牆厚數仞即隔壁嗥呼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驗查飲食之屬十

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面惟拷問之期得於堂下遙相望見葢即唐之麗景門宋之內軍巡院類也向年己亥王紳齋大參 貽德 從四川逮入亦下鎭撫司王曾守嘉興廉潔愛民吾郡人爲請於緹帥周篠臺 嘉慶 求少寛之周密囑曰諸刑俱可應故事惟拶指則毫難假借葢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稍寛則十指俱折矣若他刑果盡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盡用哉想諸公得罪時亦必皆然王後數年得白補故官於貴州又陞雲南以久不赴任勒致仕周掌鎭撫時已官

都督僉事上大堂僉書管事矣又數年爲癸卯周以次當柄用時掌衛者爲蒲州王之楨正用事知周欲得其位切齒恨之適妖書事起王遂指書出於周手逮其父子妻女一家備用全刑周瀕死數度終不肯承賴上聖明止勿再拷褫奪官歸後周之子 顯爾 亦官至緹帥每爲余言身與弟妹受刑狀未嘗不掩膺痛也周嘉慶歸數年病歿又數年王之楨抱病寢劇見周爲祟如貿灌守田蚡狀王因不起此即繼祚所述不知信否

儒臣校尉

南京國子監助教鄭如瑾者起家乙科受魏國公徐鵬

舉重賂以其庶次子邦寧僞稱嫡子應襲誠意伯劉世延發其事如瑾坐受贓枉法褫職爲民至今上初年大璫馮保用事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充錦衣校尉旋冒功陞鎭撫爵敗如瑾又斥去爵先以騙詐充軍逃伍走保門下官至南鎭撫司僉書都指揮同知其人善筆札又習城旦家言凡上手勑優獎江陵公者皆出其手世所稱樵野先生是也後同張家人尤七及馮名下掌家太監張大受俱論大辟死獄中天順間錦衣致仕千戶馮益與太監曹吉祥同反伏誅益先爲敎官坐事戍邊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與鄭如瑾相類

舍人校尉

舍人以中書省爲貴在唐宋秩四品與翰林學士對掌內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閤門宣贊舍人爲環衛近職凡大帥子弟蔭授者任之以故虞允文以中舍權師江上而軍中尚疑其爲宣贊也本朝廢中書省僅留舍人以掌誥勅尙存唐宋之舊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後閒以任子及雜流居之近代則閣臣之孫爲內殿之供役與夫入貲爲郎者亦帶此銜而流品迴然區別矣武職應襲支庶在衞所亦稱舍人俾供營使監司差遣旣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勳衞者爲帶刀散騎舍人其秩八品在試百戶之下而出外則皆僭繫金帶衣麟蟒體貌甚盛總之此輩紈袴非可以理喻法繩者又校尉在漢如戊己護羌城門之屬俱尊官劇任後世亦僅爲右列散官自六品以下始有此稱而卑瑣甚矣今錦衣所隸衞士亦稱校尉至數萬人卽外衞之軍丁也其白靴者爲緝事人有功則陞黑靴以至小旗總旗千百戶隆慶以前有官至一品掌衞者如陳寅王佐陸松之屬是也則此輩亦爲行伍中美談古來校尉未有如此之冗而賤者

禮儀房

都城內禮儀房者俗號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報少婦初孕者名奶口驗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時宣索每至期盡而內無所召則遣出再選充其事者爲錦衣緹帥有掌房有貼房其體貌稍亞於兩鎭撫司亦得開棍傳呼向年今上乙酉故相徐華亭曾孫名有慶者新綰此房事偶呵殿出巷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驢行者前驅叱之不下久之始引避道左亦不以爲意次日東廠大璫傳令掌禮儀房官不許用棍開路徐大驚懼詢之則昨所遇跨驢人爲邢尙智掌廠太監張鯨第一用事掌家也徐走璫所乞哀不得見又至尙智家扶服叩頭謝過且賂以多金姑爲寬罪於璫閱月餘方命復用棍始出治事拜客其時尙智未有官止衞中一黑靴校尉耳

佞倖

士人無賴

國朝士風之敝浸淫於正統而糜潰於成化當王振勢張太師英國公張輔輩尙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至憲宗朝萬安居外萬妃居內士習遂大壞萬以媚藥進御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至都御史李實給事中張善俱獻房中秘方得從廢籍復官以諫諍風紀之臣

爭談穢媟一時風尚可知矣如御史戴縉首薦太監汪直公忠復開西廠縉遂躐僉都御史以至尚書此其罪尤在王越陳鉞之上至正德初劉瑾用事焦芳張彩爲之角距兵科給事中屈銓國子監祭酒王雲鳳俱請將瑾新行事例刊書布告天下以垂萬世眞堪嘔噦其後兵部尚書王瓊頭戴貂刺褻衣潛入豹房與上通宵狎飲原任禮部主事楊循吉用伶人臧賢薦侍上於金陵行在應制撰雜劇詞曲至與諸優竝列通政張龍以古民婦章氏事發投錢寧門下因假寧名挾騙財物至坐法論斬而朝士之體澌滅盡矣嘉靖初年士大夫尙矜

名節自大禮獻媚而陳洸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元事與羣小託名方技希寵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煉藥貴顯而隆禧又自進太極衣爲上所眷寵乃房中術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建醮祝聖壽進尚寶少卿尚書趙文華進百花仙酒獨以忤相嵩敗亦有幸有不幸也其大臣獻瑞者巡撫都御史汪鋐首獻甘露繼之則督撫吳山李遂胡宗憲輩進白鵲白兔白鹿白龜等尤不可勝紀其他權門義子如鄢趙輩不足道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至以粉墨塗面博嚴世蕃歡笑詞臣唐汝楫袁紹儒竝出入交關先後白簡逐去當時諸風流天不甚以爲怪也今上辛巳壬午間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答部吏談進堂酒及張歿而事勢漸變有一御史入于彖辭者心悸甚乞哀於馮璫長跪涕泣其後亦不免褫斥此皆市狙庭隸所爲且亦有不屑爲者縉紳輩反恬然不以爲恥眞可駭也近日此風似少衰止

乳母異恩

仁宗初登極爲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冢十二戶恭聞上保母也已爲異典矣旣又封保母楊氏爲衛聖夫人則

上乳母用翊聖例未幾又追封楊氏故夫蔣廷珪爲保昌侯諡莊靖此本朝所未有之典而列聖亦更無援此以私保母者古來惟元魏有保太后元文宗亦封乳母夫爲營都王此夷狄不足訝本朝恩雖厚猶爲有節也永樂三年追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貞順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聖衛聖二嫗遂因之此後因以爲例宣德元年封乳母李氏奉聖夫人李夫呂斌張大傅勝俱贈都督僉事自是而後不可勝紀矣

詐稱佞倖

唐僖宗時陳敬瑄出鎭西川先有青城妖人僞稱敬瑄

赴鎮今驛供奉去卒以詐敗成化十四年有江西人楊福者曾爲崇府內使之僕隨入京師既而逃入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僞稱直而以所識者爲校尉自蕪湖歷蘇杭遍抵浙東諸府及市舶司皆信畏承受民詞訟操演兵馬査盤錢糧凌轢二司小官皆意者棍杖之所過假廉以取信而所隨僞校尉等役恣行納賂至福建諸府亦然抵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發論罪如律嘉靖三十四年有麻城民胡克僞爲中書舍奉恭誠伯陶仲文命往雲南定邊縣取龍涎至梯紫渠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鱗甲異常風

雲之狀黔國公以下大吏爭賂遺之事發亦論斬三十八年又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僞稱奉詔往四川鴻鳴山掛幡降香沿途索賂至荊州府爲知府徐學謨所發其奸得其所販少女無算并從行諸役俱就擒猶有逃去竟不獲至四十四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又奏有梁廷材者奉詔至雲南雞足山建醮自稱大眞人府賞敎因令有司致齋供具事竣以聞上大怒命錦衣緹捕竟不可得蓋亦假僞也彼倖用事奸人藉口而矯詔可名無忌憚至此今古蓋一轍云

武宗諸璧

武宗實錄宣府都督馬昂妹已嫁畢指揮有孕矣以其善騎射獻之上能胡語胡樂大愛之後上幸昂第召昂妾侍寢昂不可上怒而起并昂及女弟俱疏之至世宗實錄又云陝西總兵馬昂先因畢任結太監張忠端獻妹於上昂同其弟炅昶并分守陽和太監許金至指揮畢春家奪其妻昂大被寵傳陞昂右都督昂又進其美妾杜氏兄弟俱賜蟒又炅亦傳陞都指揮守備俱貢後買美人四人進之豹房名曰謝恩後世宗即位盡出諸女還其家是馬昂當時之妾未嘗不承恩而昂及妹并未嘗疏也二錄不同如此又上南巡留南京時凡寺觀

欽賜幡幢皆書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同夫人劉氏並列名於上此又見之世宗錄而武宗不載所謂劉夫人者蓋即太原所納妓女劉良女也是時從上南幸云漢成帝微行自稱張公子或云富平侯張放家人後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觀南齊後廢帝自稱李將軍或云劉統或云李統唐文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然皆以爲戲耳至宋徽宗之稱道君則直見之制勅而李師師趙元奴至封才人出入禁中與宮嬪不殊抑更異矣若秦中妓女李惜兒亦通籍宮掖

主上外嬖

今宣府鎭城爲武宗臨幸地既厭豹房遂呼爲家裡至今二三妓家尚朱其戶雖樞巳脫尚可辨認蓋微行所歷也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惟景帝與武廟有之其玷聖德不小因思趙宋最絕外嬖至徽宗始有李師師趙元奴俱拜才人南渡講和金人刻師師在北御集及師師像傳售之榷場而南朝理宗爲道學宗旨晚年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時召幸今史冊略不及之豈一時理學諸公曲爲之諱耶景帝初幸敎坊李惜兒召其兄李安爲錦衣賞金帛賜田宅後睿皇復辟安倂謫戍而

鐘鼓司內官陳義敎坊司左司樂晉榮以進妓誅錦衣百戶殳崇高以進淫藥誅武宗幸榆林取總兵戴欽女爲妃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愛幸攜以游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上南征劉氏以一簪贈上爲信後馳馬失去比至臨淸召劉氏劉以無信不肯行上輕舸疾歸至潞河挾以俱南又幸宣府時納宣府總兵都督僉事馬昂妹時巳適畢指揮有娠矣善騎射能胡語上嬖之進昂右都督擧小皆呼馬舅其他徵高麗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揚州刷處女寡婦儀眞選妓女又不可勝數也蓋上以宣府爲家有呼曰外者畢之故游幸留最久云武宗時又有霸州人王智女名王滿堂會預選入內廷不得留罷歸自恚絕色假寐不肯嫁且云頻夢有趙萬興者方是其夫時妖道士段鋹者詗知之乃改姓名入贅鋹聚衆反於山東之嶧縣至僭大號改元大順平定以滿堂爲后後敗俘入京同黨俱伏誅惟滿堂以中旨貸命入浣衣局尋得幸於豹房及上升遐始再出此事尤奇怪今詳載實錄中

伶人稱字

丈夫始冠則字之後來遂有字說重男子美稱也惟伶人最賤謂之娼夫亙古無字如伶官之盛莫過於唐羅

黑黑紀孩孩賀懷智黃幡綽雷海靑李龜年李可及穆刁綾刁俊朝李家明楊花飛敬新磨尙玉樓之屬俱以優名相呼雖至與人主狎終不敢立字後世此輩儕於四民既有字且有號然不過施於市廛游冶兒不聞稱於士人也惟正德間敎坊奉鑾臧賢者承武宗異寵扈從行幸至於金陵處士吳霖吳郡禮部郎楊循吉並侍左右時寧王宸濠妄窺神器潛與通書札呼爲良之契厚令伺上擧動良之賢字也逆濠之巧樂工之橫至此極矣賢至賜一品蟒玉終不改伶官故銜上兩幸霖家亦賜以一品服

教坊官一品服

武宗朝寵任伶人臧賢至賜一品服然雖繁蟒玉而承應如故也常欲改教坊司爲方印改所懸牙牌如朝官業已得請有一老伶怒詈之曰我衙門豈可與縉紳頡頏若寵眷可長恃耶行且戮矣賢懲而止上南巡時賢薦致仕禮部主事吳人楊南峯 循吉 之才召令供事左右屢進樂府上善之久而不得官賢爲之請上欲以伶官與之南峯大慚恨求歸不許又賴賢力爲之請得放還南峯隱居久負重名一旦輕出爲聖主所侮時以爲眞倡優畜之也司馬子長云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誠

言乃憤悱之詞也後南宋高宗朝議臣下配享洪景盧邁在翰苑欲進呂頤浩而不用張浚與秘書監楊誠齋萬里議不合右補闕薛叔似上疏乃抑洪而褒楊以楊比汲黯武帝不冠不見以洪比司馬遷不過文吏小校武帝以倡優畜之叔似引此辱洪不獨景盧媿不敢當即南峯生千載後亦生色矣教坊司正官爲奉鑾秩正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樂俱從九品其秩可謂至卑較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者迥異矣夷狄不足言如高齊之伶人封王後唐之伶人典郡與夫唐明皇之梨園子弟冠以皇帝之稱抑何褻壞哉明制眞足法也伶官牙牌秘不令人見入朝則袖之至大內始繫帶傍間其制上刻而下歧與中官相似或云正圓如餅餤

秘方見倖

陶仲文以倉官召見獻房中秘方得倖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祿廕至兼支大學士俸子爲尚寶司丞賞賜至銀十萬兩錦繡蟒龍斗牛鶴麟飛魚孔雀羅緞數百襲獅蠻玉帶五六圍玉印文圖記凡四封號至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見則與上同坐綳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至八十一歲而歿賜

四字謚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時大司馬譚二華綸受其術於仲文時尚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相馹致通顯以至今官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愼之張臨弔痛哭爲榮飾其身後者大備時譚年甫踰六十也張用譚術不已後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殁葢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叨忝富貴如此漢之昚卹膠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譚差有軍功故卹典俱無恙陶在隆慶初元巳盡削奪陶之前則有邵元節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謚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寵大遜

値容城楊忠愍赴義談號呼稱冤忠愍瞻顧目叱叔莊得伴我死可謂至榮何敢聲冤耶果爾亦頗榮矣

十俊

今上壬午癸未以後選乖巧內臣之尤俊點者十餘曹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爲十俊上偶託之祠祭外事此輩遂因之爲奸利爲張鯨等所彰聞上次第按罪杖殺數年間無一存者上之英斷非漢武可比也其時又有一緹帥爲穆廟初元元宵之侍年少美丰姿屈上駕幸天壽山中途邀頓亦倚帝寵狎之遂每爲同官訕笑輒慙恧避去

佞人涕泣

士人無恥莫甚於成正間至宏治而諂風稍衰惟嘉靖以來又見之當張永嘉之執政也正人棄絶之目爲異類因爲不恤其始終附麗之者則惟汪鋐一人汪先任巡按最久因得交議禮方霍二大臣引進永嘉之門更遂得領其長西臺總統均又以吏書兼兵書皆永嘉力也其後偶以小故失歡俞閽者拒却不許見汪無計乃負其鄰客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將出扶服叩首泣於階下永嘉駭笑雖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尋亦見逐矣又二十年而嚴分宜柄政有趙文華者先爲監生値分宜爲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爲刑部主事被察謫外分宜疏留之陞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爲義父愛踰所生乃子世蕃時時姍侮之又自以私進百花仙酒於上爲分宜所責幾絶其溫凊乃潛求救於歐陽夫人一日家宴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奈少文華耳嚴述其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輩小忤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席末因此復如而世蕃終厭之旋以觸上怒分宜不爲救斥爲民旋死又二十年而張江陵柄政給事陳三謨者本高新鄭入室弟子因郎署改至吏科都比丁艱歸出補則高已敗矣其

愛復補吏垣而奪情事起建議保留十道已行今言矣惟吏垣當爲首而同寅有謂不可者遲一日於江陵召去跪而言之陳亦累泣謂其門已負恩而欲奪爲首上之次年擢太常寺卿至辛巳大計亦以論劾點南則張猶以前疏之遲授指劾之也至江陵敗而陳亦斥矣是三人者滿足權門不足責顧而蒙詬習者必遠引自愛脫網矣乃以數行淸淚再荷收錄終以受嗤不免先冰山而泮何其愚也古人云婦人以泣市愛小人以泣售奸誠然哉

滇南異產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紀山獺云出宜州溪峒性最淫毒山中一有此獸則牝者皆遠避獺不得雌抱木而枯取以為媚藥甚驗又周草窗云出粵西之南丹州猺民插趨夷人珍之不令華人得售初疑其言之過今實南丘艮府小孟貢江產肥魚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夷性極淫無貴賤一人有數妻不相妒忌此正堪與山獺對為水陸珍羞又其地產鬱姜人餌刀圭即終世不復能行人道士人專以飼牡馬此又與肥魚相反極矣宇宙間真何所不有媚藥中又有膃肭臍俗名海狗腎其效益茂春鄉膠然百中無一真者試之用牝犬牽伏其上則枯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荔山房

腊皮間陽莖挺舉方為真物出山東登州海中皆張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專取門洞藥奇薊帥戚繼光所獻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藥雖奇驗終以熱發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暖承命賜煖耳無一人敢御張竟以此病亡

野獲編卷二十一終

野獲編卷二十二目錄

督撫

司道

府縣

野獲編卷二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督撫

總督軍務

宋世總兵權者以宣撫使為第一重臣得便宜制帥以下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飛吳玠輩亦為宣撫不足重於是張浚呂頤浩等始稱都督而事權無可加矣本朝宣德以後大臣總督止施於工程錢穀等項繼乃有總督軍務為文帥第一重任埒南宋之都督然祖宗朝無之僅見於正統初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督師征麓川始以總督軍務入銜至景泰初驥起為南兵書又以總督軍務入銜矣時于肅愍在本兵亦提督軍務論通目右副都御史守宣府亦稱總督軍務景泰七年工部尚書石璞征湖廣銅鼓叛苗亦以總督入銜自此而後由廣川貴及陝西三邊與山西宣大凡以部院而領者俱稱總督至成化間有應類者以福建副使奉敕專督事亦得稱總督海道則代言者之誤也至正德時武宗南征寧庶自稱總督軍務鎮國公於是臣下俱不敢稱總督改為總制至嘉靖中葉又以制字非臣子所敢當遂仍稱總督而添設薊遼河道漕運之屬俱復舊名矣

然而縉紳間稱謂猶云制臺兩廣尤為習聞今體貌漸淩夷近年關白事興又以總督為不足重始有經略之名經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權遠出總督下至是始加隆赫曾見宋桐江(應昌)以少司馬膺此任其敕書云凡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如違軍令者任自斬首其事權視先朝陸完彭澤等有加蓋文帥之重至此極矣隆慶間以北虜修款命兵部大臣每一年即兼憲職閱視九邊得舉劾督撫以至總兵等官其權倚之崇幾與故相楊文襄王文恪相埒以後大臣罷遣即以其事屬之巡閱御史體例漸卑今承平已久各邊恃此三

年大閱為了故事矣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命太監張永征之署銜為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兵部舊無總督太監關防詔鑄給之內臣有總督軍務僅見於此其後九年又總制宣大軍務至嘉靖六年以大學士楊一清薦起止掌御用監提督團營不得復稱總督矣至正德七年中原劉六劉七等盜起命太監谷大用征之陸完以部堂為文帥僅得稱提督而大用乃稱總督軍務蓋用張永例也

巡撫之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地方巡

撫之名始見於此以後漸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邊腹事畢報命仍停不遣其名或云巡撫或云鎮守後以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臣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但稱巡撫專制一方有提督有贊理又重有總督他如整飭邊關提督學校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設而非常設也其以部堂等官出者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往來官牒行始專定爲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鎮守陝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疇改右副都御史仍舊鎮守此專用憲臣之始其後凡尚書侍郎任督撫者俱兼都憲以便行事蓋欲以堂官臨御史初猶以屬禮待之繼而改稱晚生見猶侍坐今則彼此俱稱侍生文移亦鈞軒相對名爲察察撫臣反伺巡方嚬笑逢迎其意旨矣天順元年以總兵官石亨言盡革天下巡撫及亨敗復設如故至正德二年十一月劉瑾亂政取回天下巡撫官瑾誅復設如故蓋此官在國初可以無設今非督撫何以制總兵之橫斷不能一日罷矣

參贊軍務之始

今天下稱贊理軍務者惟巡撫一官俱在邊方蓋以排用總兵既稱總鎮故稍遜其詞以寄之如正統間令靡以刑部尚書同寧陽侯陳懋等征閩寇俱稱參贊軍務是也然國初又有不然者洪熙元年以武弁不嫻文墨遣方面部屬等官在各總兵處總理文案商搉戎務備稱參贊軍務其事寄非撫按比也又有參事協贊軍務之名若洪熙間命山東右參政沈固往大同總兵鎮守處畫辦則又出參謀協贊之外是後不再見矣景泰中大同則有參政沈固宣府則有參政劉璉山東則有參議周鼎廣西則有副使劉紹湖廣等受以郎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又景泰四年以御史練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似不過帥幕僚佐未知當時與總兵相處禮節何如景泰初又有于謙石亨軍前整理軍務者賜勅以往其人爲內臣興安李永昌則直比唐之觀軍容處置使矣

撫按重輕遼絕

弇州紀撫按重輕自正統至宏治凡四事而遺却一事最有關係者宏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金濂與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鼐訐奏上下其事於禮兵刑部會議云撫按公會文移宜各遵舊制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都御史劄付御史具呈上從之當時體制懸絕如此

提督軍務

國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揮使司其後漸設總兵事權最重今宇內文臣爲巡撫者俱係添設非國初舊制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如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其總兵非掛將軍印者則亦爲累朝添設其同事巡撫始得稱提督軍務蓋舊時名號尙稍低昂而事寄到今則一矣武臣以總兵官爲極重先朝公侯伯專征者皆列尙書之上自總督建後總兵稟奉約束即世爵俱不免庭趨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鎭秩位益卑當督撫到任之初兜鍪執仗叩首而出繼易冠帶肅謁乃加禮貌焉嘉靖中郎周尙文位三公近日李

成梁躋五等亦循此規不敢踰也正德之季上自稱大將軍總督軍務而江彬以平虜伯爲提督及諸義子諸大璫亦稱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鮮之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奏凱歸再以大帥征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宋無如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銜以入銜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僅素服隅坐一切櫜鞬盡廢矣武臣銜有提督始此又見時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如憲臣視學政者部屬管差務者內臣之奉勅管事者錦衣爾司房之管官校者皆得稱之但帶軍務則重耳楊遂庵初總三邊王陽明再起兩廣楊炎村節制援兵亦止稱提督然事權則制府也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鎭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并督撫麾下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

張半洲總督

張尙書經以南大司馬兼北右都御史督兵征倭所轄江南凡六省事權最雄重大功垂成而爲趙甬江少保所誣逮下獄死西市人至今冤之然在事時亦有稍任情處有張任者吳之嘉定人起家丁未進士爲郎

署尋從謫籍爲嘉興府同知運糧外郡不嘉興志期牛日張督府適出城遇之甕門內用軍興法斬之其使者爲哀請始去衣冠縛之將杖六十令遍城門曉軍民萬衆相顧駭怪先大父尙在公車親見之亦有可從不可辱之歎後張郡丞累晉秋卿以中丞開府有武功官少司馬歸長君名其廉字伯陽以任子於乙未高第

阮中丞被劾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夷寇東南吾浙首被其毒時按浙御史胡宗憲陞僉都御史督軍有功峻擢右都總制浙直福江四省而以浙江提學副使阮鶚陞僉都代撫浙

阮好大言然不甚知兵胡輕之頗成隙至丁巳年胡已
用蔣洲陳可願等謀與倭酋汪直講好倭酋徐海者未
得要領海聞阮避居桐鄉縣中且兵銜山積遂聚兵攻
之用空漕船實以瓦石衝其城雉堞搖動如篩筐胡幸
其敗不發援兵阮悸甚偃臥不能復出諸將吏謂其夕
不守矣有說胡倘失事法當并坐者始遣驍銳來援俞
和議亦成徐海始受命解圍罷兵尋被誅伏法阮調撫
福建以行方桐邑圍初解阮中丞始出視事時方盛夏
諸文武視其庭中如鏡無蔓草半莖怪之纔乃知偃臥
時稍起行即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阮在台佛時余家

老奴凌愷者偶入城與其麾下一卒爭訴卒入府愬即
命縛奴斬之旗牌將出而湯給事日新來訪遂稍停湯
故熟此奴者與言立釋之竟不問兩人曲直亦未曾覩
此奴何狀也奴明日返鄉居先大父始知之出見謝過
阮亦茫然已不省憶有此事矣其在閩被言以落詞部
略倭并他盜盜落職逮治然實以疏傲獲譴其事狀不
盡然

海忠介撫江南

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好爲不近人情之
事如搢紳之陞補及奉差者落臬之入覲爲詩者供費
有勘合而鼓吹旌旗八人者改爲一人與夫杠夫二十
四名改爲四人人不能堪或僱倩或迂道他去又合郡
邑庭參不得頫首然屬吏畏威莫敢仰視吾鄉一郡姓
者以乙科爲其屬績溪令高年皤腹偏仰難楚入謁時
獨起止迂緩腰領屹然海大喜以爲此第一強項吏也
立疏特薦新鄭即召入爲比部郎其治狀與否漸不問
也蓋矯枉過正亦賢者之一蔽云海開府吳中人人以
告訐爲事書生之無賴者惰農之辨黠者皆棄經籍釋
耒耜從事刀筆間後王弇州爲華亭畫計草匿名詞狀
稱盜跖告訐夷齊二人佔奪首陽薇田海悟爲之稍止

尋亦以言去位而此風既熾習爲故常至今三吳小民
才頑甲於海內則庚午辛未間啓之也又如吳中士習
最醇間有挾娼女出游者必託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
自丁亥有凌司馬洋山雲翼毆諸生一事大拂物情吳
士伏闕愬冤嚴旨繫治凌削官銜任子遣戍人心甚快
然此後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
伮子聞有豪民擁姝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
防意外至民間興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於是吳
中相侮遂有僱秀才打汝之語蓋民風士習惟上所導
所從來久矣海下獄時做事民怨舉朝亦謂必無生理

惟司務何以尙救之亦下詔獄幾死及隆慶復用海抗
疏論高新鄭蓋爲徐華亭地何亦請上方劍誅拱以助
海蓋兩人始終同志如此至萬歷丙戌海再出爲南少
宰何以部郎謁海而置其榻於坐隅何毅然曰若較名
位固宜踞但當年頗忝氣誼不能以爵禮見嚴乎海執
不可何奮衣竟出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語聞於時
何得轉爲光祿寺丞歷陞南鴻臚卿以老自免詔加太
僕卿致仕海尋晉南總憲卒於位海以乙科爲敎官聘
典試欲與衡文事時直指爲政不之許怒欲出闈乃許
其出一題而止遷淳安知縣再轉嘉興通判始入爲戶

部郎直諫論絞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

海忠介被糾

海忠介撫江南立意挫抑豪强至處徐華亭更大不堪
然以一時人望無敢議者獨刑科給事舒化首論之其
詞尙緩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爲南
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海辨疏太激至詆
舉朝無一人於是吏科都給事　光懋等河南道御史
成守節等俱恨怒各出公疏合糾而海始去說者謂徐
賓嫉戴爲此疏後戴遂歸女於徐氏則理或有之戴疏
參直臣固已甚其所指亦皆實事今節錄之一濫受詞
訟在皇上洞悉民奸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赦前事件
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進旅退動盈千紙累涉萬
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愛憎以決勝負
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極惡以
虛誕而揑作實情本以戶婚田土裝爲人命强盜或未
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旣告而講價以求和越訴者不笞
誣告者不杖律法埽地羅織成風人必至此眞人懷奉
一田產分贖在祖宗時亦慮紊事端定限五年也瑞則
不拘遠年交易違例問斷又不詳審干證隨告隨給眞
爲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無交或以彼此

情願而作逼獻致使棍徒不營活計專謀奪產而張史
新者徑以舊價回贖已業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或稱
投靠以嚇其白還或云占匿以肆其奪取剝壯民之肉
啖餓虎之喙風俗至此其極敝矣一道路公差所經有
溢固所當除正支亦不可革端出京時用夫三十餘名
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彼自謂分所應爾殊不知以
此處己亦當以此處人況昨年差祭海神假稱勑命民
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擾擾經人
二司中道致夫皁俱被責三十尙不愧悟勑以聖旨詰
其條約中有大聖人作爲等語而狀有欺天罔聖字恐

批准行恐聖名僭竊太甚又不諳民俗妄禁不許完租夫租既不完稅何從出致佃戸賴租產戸賠稅官脥荒廢國賦何所出辦又不遵明例妄禁不許還債夫債不還於今則借不通於後致使日用雖急稱貸無門束手待斃危困何以自蘇其他臚列尚多皆違時戾俗之事時新鄭以首揆掌銓海其所用也亦頗惻人地不宜之狀故覆疏有器小易盈晩節不竟諸語令其回籍候用新鄭方倚海爲股肱以蔵華亭終不能庇蓋不能抗一時公議也高雖專復此舉似稍釆物情云海忠介所頒條約云但知國法不知有閣老尚書於是刁民蜂起江

南鼎沸延及吾浙不問年月久近服屬尊卑以賤凌良以奴告主弟姪據兄叔之業祖遺蒙占奪之名自庚午至今將四十年少者壯壯者老習爲故常專此誣訐縉紳之賢者反謹避以博忠厚之名甞聞吳中楊震厓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風力者動云不畏强禦然則强禦乃我輩也不亦哀哉王弇州草疏詆告東齊一狀海覽之始稍悟眞所謂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矣

李尚書中丞父子

豐城人南兵部尚書李克齋遂以中丞撫淮揚適倭寇入犯圍淮安甚危急乃子中丞見羅材時上公車在圍城中單騎出勵將卒士民固守發漕司金明賞格又勸富家助械助餉晝夜憑城濟募通泰海兵數千夜衝圍入仍夜出狙擊之斬首五千倭卒遁去克齋以功晉今官此吾鄉沈太史晴峯懋孝所紀時沈正在李署中後又與見羅同登進士所紀當不謬其爲南本兵也値振武營卒戕害侍郎黃懋官之後益驁悍無狀李至即叙然其戡定之略如此此國史之言也而焦漪園太史則云李秪南樞任時散庫金數十萬以餌亂卒此則所謂戡定之略矣焦金陵人目擊其事則其言必亦非誣豈爾時淮陰之功盡出象賢方略及膺留鑰重任設施偶

止此耶見羅後官中丞以今上丁亥撫鄖陽遭參將米萬鍾率兵迫脅窘極出庫金爲賞又厚加月廩始得釋旋遁走樊襄以聽勘罷歸尋坐滇事被逮一中丞耳何以勇謀於逢掖而選懦於節鉞耶殆不可曉李克齋爲中丞時爾獻白兔蓋其人亦胡梅林流亞也後克齋長子杖爲御史請於朝克齋竟得上諡

鄖變

萬歷丁亥先外大父王公會泉諱倖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分守下荆南駐劄鄖陽時鄖撫爲李見羅名材故同榜進士又同爲郎署最稱知契得除目甚喜書

促兼程甫抵家即病幾不起稍間治裝復病發上乞休
疏其疏甫發而鄖變告矣見羅自負文武才以講學名
天下至拆毀參將公署改建書院爲其將米萬鍾設謀
鼓噪禁李於署不得出自爲疏通李上之例委罪文吏
及師儒曲爲諸弁卒解釋時新道臣為丁惟寧初至猶
以言呵止之遽遭毆詈丁故美髯鬚竟之殆盡衆乍然
軍叛逆賴守備王鳴鶴救止丁始得脫後雖僅調官然
羅辱極矣使王不抱病且赴官必能止書院之建即遇
變自有方略總不如家食之安也是始有數乎李得罷
勘去繼以他事論極典久之始釋遣戍王鳴鶴者淮安

衛世指揮以此知名今爲廣東大帥

李見羅中丞

豐城李中丞 材 以理學名天下後撫鄖陽毀參將署爲
講學之所爲士卒所譁備極窘辱竟以聽勘歸里久之
雲南巡撫蘇懷愚 酇 以前任金騰道冒功事劾之逮下
詔獄拷掠論死其同年吾鄉許司馬 孚遠 時爲應天府
丞疏救之詞愈事同年申王二相亦力援不得錮刑部
者六年始得編戍閩中其在獄也太夫人在家棄養人
謂李歸程必星馳抵里追服母喪矣竟以匿名久困沿
途迎慰者修贄者接踵未免留滯比至吾鄉已半歲矣
開有人心疑之以其名賢無敢顯議也至閩則許已累
官中丞正開府彼中適至郊外見其導從太侈遽過於
許許出語規之李怒見於色許解其意曰恐傷人要乃
擇最敞公署與寓命文武官旦晚巡捕一如撫臺體例
李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發文書但不鼓吹衆竊
耳議許或以爲未安

許中丞

吾上許敬菴司馬爲行誠心古人所少其在吏部爲從
人主素所排外轉僉事後漸陞南京屯田員外稍稍
敎李見羅再謫僉事由是名重天下其後漸晉副都以

中丞開府福建實心愛民自奉如寒士第僻於講學一
語相契信爲聖賢其黠者因得欺以其方他方不無騷
擾會見羅從獄中滅罪戍閩南人同時競集合併一方
文武奔附如狂於是有一省兩巡撫之謠又笑中經伸
淳以經世自豪與許素厚亦招之往至於閩擾衆合紛
詣教場較技繼乃親往覆覈於是麾下漸懷不平一日
調兵往漳南防守正申約束軍中忽譁許惶遽無措賴
兩道臣婉詞解之次日訪鼓譟者百餘人械其首盡赦
諸伍免其出戍事始定其事在壬辰年許同年張御史
天德 按閩親爲余言至甲午許推南大理卿是時要上

王相公新謝事余往候適邸報至王見之甚喜余因以
中丞得南冷局似非廟堂優賢意相公曰不然此兄右
君子而用兵非所長今倭奴正熾海上多事得早離劇
地公私俱便余又進曰然則許翁但深於理學而用世
稍窒宜其與李翁相知相公又振聲曰敬庵眞正好人
且老實不用虛頭豈見羅可比其持論如此必有窺其
微者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
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寧二公同籍同里又同志也

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選材官致書
幣於濟上附以百金云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媵妾
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
知汝主人後房音聲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
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
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李斗野中丞

李中丞名燾東粤人起家戊辰進士久歷外藩至雲南
左布政素無節鉞之望戊午冬入覲次年春計典舉適
滇撫缺出李輒營得之命下彈章交集李亟陛辭而行
甫出國門而旨下罷去矣李星馳返雲南覆中丞之任
彈壓文武申嚴號令晝夜視事較前數政諸公加精勵
焉事聞於朝自簡帽起李仍日坐堂皇治文書如故再
奉嚴旨詰責而終不去直至代者入境始交承印篇而
歸則在事許久陸賈之裝已不貲矣聖主寬大竟從寬
假眞異事也

秦中丞

秦舜峯燿無錫人以辛未庶常出爲直隸巡按僉都
御史撫南贛再遷右副都撫湖廣被論謫用潛行取贓
鍰羨餘以歸其屬吏閩人沈介庵鈇者爲衡州府同知

抗章臚列其狀上震怒遣緹騎逮下詔獄追贓論戍沈
登甲戌進士授粤之順德令以清峻稱入爲郎出爲守
俱有聲謗謫是官既訐上官得志意氣益發舒人多畏
惡之再擢九江守入己未外計用不謹條罷去時孫富
平丕揚銓政說者疑考功郎蔣蘭若時英有意修郤故沈
與丁芍原此呂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爲蔣同鄉人素
相仇丁江西人故蔣同年爲其鄉漳州推官曾痛裁抑
蔣者於是議論蠭起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爲蔣且丁
訪單呈御覽丁逮訊幾死僅得成去而當事與沈秀水
互訐兩罷蔣亦廢爲編氓沈介庵既歸閩以豪橫聞後

為閩撫按所奏下獄吏發其前後罪竟坐大辟至今長繫豈廉於官而黷於鄉耶先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為其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穢以丁憂行而錢亦已入為御史上特命刑部主事馬猶龍不勘往勘盡得其實祝亦坐贓遣戍馬尋以才望調禮部陞選江西提學未幾大計亦以不謹罷巻一時西臺諸公痛恨之遂坐永錮至今人惜之薦剡不絕於公車但是年當事者考功為趙夢白南星世所推為君子以故啓事終不見及自祝泰敗後一時撫按人人自危謂屬吏皆能伺其死命一切取用贓鍰票上俱寫繳同於是郡縣吏無短

長可持束手聽命無敢違言矣二公雖獲重譴然實大有造於後人云按乙未大計湖州吳平山秀以貪酷給尤枉吳有清望從山中起任揚州守為彼中鄉紳所恨中之與秦寡交又辛未第三人為王太倉所厚王方去位人尚引嫌遂無能白之者

經略大臣設罷

近年朝鮮告急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援時以總督為不足重特加經略之號繼之者為顧養謙孫鑛邢玠諸臣遂皆因之矣當倭事起時宋素無威望物論無以閫外相許者一旦特拔議者蠭起且謂事權過隆不知前此乙丑庚寅間鄭洛以尚書經略七鎮時虜橫且潮方以洛為孤注故無人指摘之而贊畫萬世德梁雲龍亦一時之選皆以邊才致通顯若宋所帶贊畫二主事亦特賜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遲暮未幾論罷亦非萬世德等儔匹也若丁酉年楊鎬以僉事經略更與邢玠已斥歸至戊午年鎬又以邊警再起經略遼東遂至三路喪師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前此嘉靖庚戌以虜至都下遣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尤為古今所無詩又置三輔經略以王忬當薊遼保定之凡四年俱革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上大不懌

煥以他事見逐然則經略之號非文帥所易當也

侍郎大僚

侍郎李汶次溪以乙未歲出總陝西三邊官為右都御史兼兵右侍同邑田東洲樂撫甘肅在其節制之下是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戊戌歲二公同以大兵恢復大小松山李自兵書太子太保進官傅田自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同膺世錦衣是年田入正位本兵而李督四鎮如故至辛丑李加少傅田加少保同為三孤已為異矣次年壬寅田以病告至乙巳年李入為戎政又加少師而徐理齋三畏以甘肅巡撫右都御史加兵部

尚書代之又任邱人也徐雖未登一品而關才素著將來功名正未可量彈丸邑中一時大僚同事一方柘雄邊開制府接武公孤延賞環衛亦近代所少隆慶間蒲坂之楊虞坡王鑑川又不足道矣

巡撫久任

撫臺一官最稱雄緊久任極爲得宜蓋地方利病既熟吏習而民安之然非久必遷則以欲炙者多不能久於熟地亦事理使之然乃近年啓事久滯往往踰期其最久者無如陳毓臺（用賓）之撫雲南自癸巳迄戊申凡十六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右都支從一品俸其間經己亥乙巳兩大計科道拾遺俱入斥幽終不去竟以武定府失事逮至京斃於獄次則李修吾（三才）之撫江北自己亥訖辛亥凡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戶部尚書以緊劾免歸魏見泉（允貞）之撫山西自癸巳迄乙巳亦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右副都以請告去黃鍾梅（克纘）之撫山東自辛丑訖壬子凡十二年其官自右副都加至兵部尚書召入爲南本兵此其最著者他如李文澂（汝華）之督三邊十一年戴鳳岐（燿）之督兩廣十年劉用齊（元霖）之撫浙江九年又不可勝紀矣此等事幾如先朝周文襄于肅愍故事恐此後未必能紀也黃鍾梅撫

東自時[illegible]摘陳毓臺逮治近又[illegible]用兵[illegible]寨徭黃机疏救之甚力且云身爲[illegible]行部受其魄遺且爲列爲章顯[illegible]儀之安李白黃疏上頗遭抨擊而陳[illegible]長繫或者謂黃稍近古道云

列營舉砲

近年中外備兵使者早晚堂俱舉砲至直指行[illegible]坐去而後作弇州紀之以爲不雅然此事亦非[illegible]遊臺使亦宜若總督軍門體貌位尊其用事容[illegible]乃分內事邢崑田少保在薊遼時遇巡關御史[illegible]亦命暫停舉砲各道爭之不能得御史喜過望以爲僭己疏爲語極其不情又涂鏡源宮保（宗濬）爲宣大制府嘗與按君宴會遇有公事按君須獨出見更衣領稍偏涂爲手整之此御史亦親爲人言二公皆著勳邊僃品無可議其隱忍以就功名亦猶胡襄懋（梅林）之屈於趙南江少保耳涂在宣大時値虜婦三娘子再與虜長婚媾時虜婦已將稱齡涂爲備房奩脂粉數十車至虜中脊藥所謂揭被香者亦百瓶此等駕馭籠絡亦兵家所有日而陲晏然者數年而議者嘗之亦不恕矣

司道

方印分司

太祖平定天下分十二布政司十五年增雲南只今按察都指揮司下及府州縣授方印此外則藩省所分巡爲四十二道亦以方印治事其事權特重俱列銜按察使其後廢北平增貴州交阯亦然若分守雖亦道然而無欽降方印猶記正嘉間內地分守尚刻私印條記今則外藩大吏未有不欽降關防者自是事體宜然但亦國初額設無改頒方印者惟都轉運鹽使司其僚佐爲同知爲副使爲判官各有分地亦得用方印蓋太祖特重鹽政以事關軍國非他官比亦猶宋轉運副使得與其長均體治事名曰漕司其遺意尚存今運司下吏於州郡爲二司屬官以知府劣考者爲之其諸僚則俱貲郎雜流潦倒不堪者充之鹽政因之大壞近始議振刷以兩淮課金爲天下最特隆體貌遴才品最高者任之至屢明旨云以道臣體行事且給專勑與之終以運司舊爲屬吏一旦超居等夷各責以長跪伏謁如故事至有棄官不赴者是則聖諭森嚴尚藐然不遵爲運使者安能更展布哉又如行太僕苑馬二司其體與京卿頡頏亦復視爲冗散以處藩臬中之有議者後以所屬不奉約束特加兼按察僉事而州縣之弁髦如故也近日因人情厭薄盡數革去但屬分巡及兵備兼攝普天惟存平涼一苑馬而已鹽政馬政俱屬國家最切最大事而廢弛至此賈生而在何止歎息

憲臣笞屬吏

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極有先任四川按察副使宋與言者以捕盜至郫縣怒知縣孫祥不設策緝捕杖之二十越五日祥死巡按御史請究與言罪上曰與言職專捕盜以賊故杖祥非私意也竟宥之此猶遠在事至嘉靖間巡按直隸御史蔣暘以細過杖殺寶坻知縣黃芝之爲芝家所告後勘明暘止降級御史雖尊然邑令之命不應輕至此至劉宇掌都察院每以瑣事笞辱御史則正德間事何御史之賤又如此又嘉靖十年廣東提學副使蕭鳴鳳亦曾爲御史剛愎任性因肇慶知府鄭璋歷忤之不勝忿撻之於廷璋遂投劾去按臣遣治彙咸不直鳴鳳兩京科道交章劾之鳴鳳坐降調鳳璋各上疏自理上令逮問既問結俱送部別用夫郡守師帥一方非可笞之官且副使去之一階耳當時鄭璋何以甘受其辱而廟堂竟平之殊不可解弘治初山西按察司笞郡守伊珍已見五卷

藩臣笞屬吏

正統五年陝西參政郝敬以公務至華池驛呼驛丞張耕野不至杖之至死按問當贖徒還職上曰敬以小忿斃官不仁甚矣難拘常律命編戍大同其事與朱與言相似且同英宗朝而處分已自迥異至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黃澤又撻鹽運司丁鎡爲鎡所奏并訐澤老滿自出行縣斂民銀三千兩補償官物乃俱下獄法司擬各贖徒還職上以澤掊斂三品官重斂不才命黜爲民夫三品方面亦至受撻其事與蕭鳴鳳亦相似且黃澤多贓僅與丁鎡同罪情法俱屬不平上之獨斷允矣其時又有山西左參政王來者杖死知縣張彬等十八法司

議其因公當徒未幾以三殿功成恩赦復調官廣東布政司則視屬官之命眞如草菅罪止奪廢已爲非法乃以原官調用尤爲怪事天順七年浙江右參議高崇以事撻衢州知府唐瑜瑜奏崇貪酷數事乃下巡按御史鞫治以上俱英宗朝事或其時官制與今不同惟蕭憲副笞李郡守蔣御史笞殺邑令二事則耳目未遠更可駭耳今人聞此未必肯信

方面官淫縱

正統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誘取福州中衛指揮單剛妻馬氏爲妾按察使謝莊誘取福建左衛指揮張敏女爲妾又在百戶陳亮家挾娼飲酒事發下巡按御史問得實遣戍大同是年遼東苑馬少卿黃玹娶所部定遼衛千戶蕭成翟廣女爲妾往來飲酒淫樂吏部都察院執治命降爲行太僕寺主簿同一淫縱伺在一年內而處分之異如此且方面大吏卽於所治宣淫亦未有之事也

藩臣被笞

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參政掌大同府鎮守右少監韋力轉恨其送都御史年富家衆杖十餘至拜亞卿始奏力轉諸不法上命逮治力轉亦天順元年事也內豎敢

笞方面抑更異矣其後力轉蒙上宥而瑄亦不聞瑄初守大同時虜擁太上皇至城下時城中嚴備不敢啓瑄從水竇出匍匐叩馬痛哭進膳及靴袍等物出府金銀犒虜上德之甫復辟卽召佐冬官瑄之見知於英宗宜矣獨不能稍抑力轉以一伸其忿耶

王吉死廉

王吉浙江餘姚人以進士起家筮仕刑部廣東司主事其署分轄錦衣衛時門達怙憲宗寵且兼任撫司勢張甚吉每事裁抑之遇其縱騎作奸者訊治加等達甚恨密偵其罪久無所得適吉嬰病誤朝參上以例送獄

達邏卒之矯健者痛捶之幾死比還職入且請纓指矣
執法彌峻出為廣東僉事以功陞副使守所部惠潮盜
再起身自搏戰歿於陣方出師時行偏師費千金用從
十之三主者名余文燧吝省無歸裝乘以畀其僕是夜
僕之婦忽出坐堂皇呼隸卒作吉聲大呼曰爾為我召
夏憲長來適胡僉事署稍近聞其異先至忽厲目曰非
也俄而夏至乃起揖曰不佞雖死受國恩厚無所恨第
恨余文不知我心以所剩官帑付我家鄉此中無可鈎
校我寧能受汙地下乎語訖仆地寂無他語矣其廉
勁如此是蓋天植其性若世之墨吏其作鬼亦必迥苞

苴也

藩臬官兼兩省

近日兩畿添司道多以近畿二司官帶銜此理勢之不
得不然惟宏治九年湖廣右布政司陶魯以功陞本省
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帶管廣東嶺東道以至中
官兼任粵省分巡此官制所無鄉事亦不便前此後
此俱未見其比時正極治之世必非奇倚常其中定有
說天順初順天府學教授邵玉陞雲南提學僉事兼督
貴州學校是時黔士尚附試於滇省也

整飭兵備之始

兵備官之設始於宏治十二年其時馬端肅文升為本
兵建議創立此官而劉文靖健在內閣獨力阻以為不
可馬執奏愈堅本年八月始設江西九江兵備官一員
蓋以九江既管江防又總轄鄱陽湖防故專官勅令
按察司官領之纔則湖廣之九永隨內之府是廣東之
瓊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設兵備蓋皆邊方多事地也
其時事寄本不輕此後以漸添設在正德間旋設劉六
等起中原皆設立矣至嘉靖末年東南倭事日棘於是
江浙閩廣之間凡為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其
始欲隆其柄以鈐制武臣訓習戰士用防不虞意非不
美但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無標兵可練無軍餉可

支雖普天皆云兵備而問其整飭者何事恐自中者亦
茫然也

尹憲使

嘉靖戊戌進士尹綸山東齊河縣人也以技擊騎射冠
一時又罷憲使家居其子秉衡從戎歷官副總兵當得
貤恩尹輒受其封誥改服尺帶稱補出西賓客先人父
時分藩其地屢與往還秉衡後至大帥屢立戰功

徐方伯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貫溪夏相公以夜分事伏法人下

哀而笑之次年庚戌則其同里又有一事爲元江徐方伯也徐名樾亦貴溪縣人少與夏才名相亞歷官雲南右布政司値元江府土舍那鑑倡亂弑其主知府那憲奪其印嘯聚逆徒攻劫諸州縣撫按官胡奎林應亮總兵沐朝弼不能禦非時上變上下兵部議會師討之朝弼乃與新撫臣石簡調集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官兵分五哨進勦那鑑佯爲順命遣其先所收紫經歷張維僞降於監軍僉事王養浩王疑之不敢往適樾以督餉至軍聞其言請行欲自以爲功初約次日即面縛出降衆皆力諫謂此詐不可信樾愈怒堅不從如期赴之比

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方呵責間象馬伏兵齊發樾及左右皆死姚安府土官高鵠奮身力救亦戰歿自此交兵連歲不能滅會鑑死諸酋悔過願納象贖罪世宗亦厭久役疲西南遂罷兵有作詩弔徐者云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値元江象八條亦寓嘲於惜也徐素講道學在仕途亦負時譽乃其貪功喜事與夏同科一則茅土熱中一則節鉞在望或狼籍都市或虀粉行間又在一邑一時足爲後來庸人妄想之戒徐號波石自名王文成高足兼文武才至今有稱之者

王大參馘倭

乙卯倭至禾郡劫漕卒褫其衣匿精銳於空舟令閩人嚮道者負板牽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王江涇湖賊已三舍聚落繁庶乃棄舟易衣操刀焚劫居民奔散老弱婦女兵死彌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余外祖王倉泉大參守舍獨不去匿隱處瞰倭往來蹤跡比其衆俺將行衆皆先發獨一悍者殿後溷於空室解刀置於旁大參忽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再仆倒時小日肩如勁漆眞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大喜即處以裨將堅不從僅受賞歸其後登甲第談者美其膽勇輒面赤不答仍戒後生勿學我捋虎鬚

布按二司官

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舉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順以前凡布政司按察司見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階一級立矣又俱坐轎開棍今則導以尺箠策馬帶眼紗與京師幕寮無異矣猶憶今上初年乙亥今司馬宋桐江應昌以吏科左給事陞濟南府知府時先大父以濟南守道入賀萬壽宋來見於邸中執禮甚恭即同時抵任無幾微慍色次年丙子今太宰李對泉戴以禮科都給事陞陝西參政自摩鈒花金帶示人某何德而堪此是時

尚存古道今言路視外轉如長流安置動色相爭且以定秉銓之邪正即己丑年今司徒張元沖〈諱㕘〉以戶科都給事陞河南參政亦不免稍見顏面此公非計官爲者但重內輕外其勢積成耳若辛丑年御史趙文炳以陞副使鬱死乙巳年給事鍾兆斗以陞參議推病自辨紛紛屢言又不足言矣

畿輔分道

今上戊子己丑間以南直隸四府在江南者止一巡偏道臣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差道臣陪巡晝夜不得休息更無暇治所部道事建議者欲析爲二道又疑

畿輔不便剖裂遲回未果適申王二相公在揆地爲桑梓力任之始分道爲二竟不知太祖時已有故事也洪武廿九年分天下爲四十二道而直隸居其六曰淮西道轄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太僕寺中都留守司曰淮東道轄淮安揚州二府六合縣兩淮運司曰蘇松道轄蘇州松江二府曰建安徽道轄池州安慶徽州三府曰常鎭道轄鎭江常州二府曰京畿道轄太平寧國二府廣德州句容溧水溧陽三縣蓋刪削分晝之明悉如此又洪熙元年設行都察院於北京罷府館布南黃北廣平四道每道置監察御史三員當時區晝南北兩都視外藩加詳此兩朝故事當今廷臣若或未盡知也時交阯未失都察院有十四道又置四道共十八道御史矣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

憲臣罪謫

士人得罪編管爲戍卒者多矣未有史之授杖者國初亦或充吏以辱之未幾輒復敍録者永樂間浙江按察使周觀政行罪謫爲河間府驛夫正統間巡按浙江御史薛鳳鳴以與武官飲酒投壺謫爲所治徐州弓手[illegible]臣之辱未有至是者即其辜自取亦非待士體矣

龍君揚少參

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學〉以諫止奪情忤江陵意然內媿其言又吳趙兩門生已叛之趙[illegible]同[illegible]又以有違言謫去廬館僚之怨也屢令其[illegible]編修〈時修〉致書[illegible]促其還朝沈亦[illegible]未決適有宣城狂生史仕期者草一書欲見江陵遍示所親人皆爲危之然[illegible]向日[illegible]初未嘗投京邸也維時又有無賴[illegible]名同庠吏僞造海中丞〈瑞〉疏[illegible]抵江陵[illegible]此不過欲博酒食資耳時操江胡都御史〈檟〉得之大喜以爲奇貨可居捕仕期入獄務令招稱爲懋學所遣轉授仕期者[illegible]官爲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素與沈善力旅於胡中

丞不能得胡乃先請江陵云即露章發其事江陵懼株連不可解而東有姑縱杖下之語胡遂命出之獄中沈始得免後吳妻貢氏聲冤胡戍貴州龍里巳自湖廣參政罷歸亦論戍粤東先是在期死時即有議沈者沈感其曲全逢人即明其不然且屢向當路白其冤但先揣卒事不得雪龍竟老於伍今尚在龍與羅匡湖給事爲姻家與鄒南皋吏部亦厚善兩公俱正人非肯濫交者

馮仰芹大參

辛卯順天鄉試馮宗伯琢庵琦時以諭德爲正考仰得陳祖皋春秋卷而置之者時其尊人仰芹子履以山

西參政備兵易州與管廠工部主事項元池德楨宴飲方洽適京師人來宗伯寄至試錄及家報方發封閱數行即大聲呵詈且歎恨曰馮氏從此不祀矣項怪問其故仰芹曰吾兒書來云以嫌疑易陳作榜首若問門爲功名地其如此子功名何因咄咄不休遂罷酒別去大參未幾亦以病謝事矣此項親爲余言者

鹽運使

天下六轉運使理鹺政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其事權最繁鉅先朝極重此官永樂間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陞兩淮運使重可知矣嗣後取清忠

以故都運轉侍郎仍出理鹽法歷朝皆特差都轉運使董其事嘉靖間靖如龐惺庵尚鵬潮如鄢劬泉懋卿俱中丞涖任故上下相安不致大決裂自隆慶初始罷大臣不遣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於是運使之權日輕體日削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胥子之日往往得之人亦不復自愛而鹺政日壞矣今上用言官建議命重運長之權且隆其體貌比藩臬得與鹽法道抗禮特選廉吏石楚陽崑玉充之石故守蘇州守紹興以清冠海內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爲禮敕令長跪庭參如舊儀石恚恨掛冠去繼之者俯首伏謁爲卑下矣至辛亥

年吾郡有馮桂海盛典者辛丑進士由彰德守遷是官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怪馮修謁不執屬禮叱之出轉聞撫按彈之馮遂謫去一時駭異運長爲鹽道所轄稱屬猶有說至漕儲與運課何關而苛責乃爾頃年丁巳戶科商等軒周祚建白特重鹽政擇戶部郎袁滄孺世振理其事而以按察副使銜稱疏理鹽法掌運使之印併鹽道運長爲一官袁始得行其意而兩淮困稍甦矣袁故材吏與石楚陽俱楚之黃州人石今以中丞在告

鄉紳見監司禮

弇州謂鄉大夫謁撫臺布政司官及府州縣宜以部民禮趨旁門走東階見巡按按察司官則入中門走甬道以守土與持憲者分別也然當時已不能行矣近年以來則撫按事權不殊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熟分其爲守爲巡之異職而各行一禮也即如弇州之鄉爲蘇州止一兵道是宜以憲禮別待之矣但彼中兵使一缺則蘇州守代攝其事此際倘一時兩謁則驩而於道署而反庭趨於府廨亦理勢之難通者事有古行之而今必不可行此亦其一也又漕儲道兼轄七省併管漕務他無所預辛亥壬子間吾鄉有一人爲此官暫過

里中勒令府縣行屬禮於是本府管糧通判長跪各縣管糧丞叩頭餘官以卑屬庭參猶怏怏不悅此官小易盈妄自尊大無足怪者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間慈谿趙少保以視師至浙坐臺受兩司以下伏謁不必言而同里鄉紳亦抑之使旁趨時武選[illegible]文踰[illegible]以史官在家獨中馳其甬道趙雖忿甚無以難也總亦斗筲之器耳

府縣

知府賜敕

今人傳說蘇州知府況鍾以吏員起家守郡本宣宗皇帝敕得便宜行事以爲異典其說誠是然其時不止況鍾一人蓋宣德三年上聞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當任適吏部闕守九員命部院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於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舉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俱陞知府其郡爲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與蘇皆要地內御史何文淵得溫州其後大用爲名卿是時九人皆賜敕中不過云公差人違法害民者即具實奏聞所屬官作奸害民者即提解來京非如今所傳凡其同僚皆得挐問也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濬闒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詣於巡撫侍郎成

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俱善狀因本府經歷傳得有求不遂又需索糧長濬禁不與因憤請於知府故有此訴忱均以聞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罷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鍾爲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因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一時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正統八年蘇州知府李從智亦賜敕

一邑二令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宋故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爲八仙

屯千戶掌之國朝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掌兵官莫氏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猺獞不靖知縣蘇寬不事事而獞老韋公泰等保舉莫保之元孫莫敬誠爲土官詔授敬誠特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繼寬爲令者益不振事柄盡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宏治中督臣鄧廷瓚奏革土官而土目韋湄等方爲鎮守內臣私人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無論宜流宜土必獨任乃爲得之然今日之政有可異者即以雲南一省言之省會之雲南府所屬安寧州有土流二知州曲靖府所屬霑益陸涼羅雄三州麗江府之巨津州與直隸之北勝州各有知州二員臨安府寧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員嵋峨蒙自二縣各有土流二知縣又大理府爲滇中第一奧區山水珍貨甲天下而所屬鄧川州有一何姓土官同一流官爲兩知州雲龍州亦然雲南縣知縣與土官楊姓者同爲知縣其他省不及考者尚多也若近日則有土官立功撫按題請加土知府虛銜專管巡捕其該府盡屬流官知府此正與宏治間忻城縣相反今雲南諸州縣大抵皆然揆之政體終爲淆舛豈可鄙夷邊服不爲一釐正哉嘉靖末年倭患方熾有光祿章煥者奏請每縣添設知縣一員世宗

不允夫滇僰夷酋叛服不常以故土流竝設爲一時權宜計巳非典制乃至東南財賦要地亦欲仿此例以擾地方如此建白不蒙聖主譴責亦幸矣土官府州縣衙門若僅土人一員爲正官掌印而流官爲之佐貳及首領者但食其廩餼不得與聞政事惟雲南武定府往年未改流時則印屬流官同知署掌其知府不過司巡捕之役嘉靖中女土官瞿氏奏請改正上下部議十加府始得印又廣西奉議州土知州革後以流官州判掌印治夷民至今不改

一府二推官

本朝府佐同知通判無定員而推官止一員盖普天皆然惟直隸之永平府帶衙薊遼諸鎮理刑則多設一二員隴右之臨鞏二府間遇有事亦於督府駐劄之地各設一推官然皆隨幕府受成未有於郡城竝留者況內地尤絕無之事惟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張鋭奏請以江西大家結黨爲非吉安尤爲健訟監犯至數千人官少不能決斷宜增設推官一員上從之此舉真屬創見後不知何時始罷

郡守被詈

南京戶部尚書雍正庵泰故成化間名臣也初筮仕吳縣

令有神明之稱以後歷西臺兩爲郡守令劾治元年爲山西按察使於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稍遲執而笞之珍訴於朝又訐其不法從降湖廣參政而已知府階已尊無可捷辱之理且身曾爲此官不知當時與役中皁長何以相處況太原省會之地其伯伯敢於手撻上官亦理之所無而事在雍墓志中又出其同鄉吕仲木楷傳非臆說也其後以右副都御史撫宣府又以大杖杖參將李傑爲言官劾罷其事亦見志中想雍之爲人廉潔而剛躁無疑矣

金元煥

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毆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人告以人命時郡守爲楚人石楚陽崑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猾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已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柳解隸人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辛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即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即行叟諧笑善飲人人只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闥則挈累一空囊橐如洗并飲叟亦無蹤影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杳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瘐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太司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婣至今尚無恙

劉際明太守

陳留人劉際明芳譽起家癸未進士以御史外改出守再改畿南之廣平爲人倜儻不甚拘小節會有襄陽人

高孩之出者以弱冠登戊戌進士授曲周令貌不揚而有才情與劉一見莫逆遂不復拘堂屬之體每宴會必投瓊藏彄酣酗連日夕至以市井淫媟語相戲日習而不較也遇有公席則邀府僚會飲其侮謔亦如之行一別駕起明經者偶以酒令與高相爭言遂各出揭相攻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至甲辰外計劉以浮躁降四級用劉高俱名士然爲守令一方則上下自有體何至蕩肆乃爾繩以功令亦未爲枉傳聞廣平別駕者椎野老悖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間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爲觴政不能者行罰乃先

出令曰左手相同綾絹紗頭上相同官官家不是這官官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絹紗其語質鄙俚高益愉之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座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屎屎屁不吃這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屎屁意蓋欲兩解之而別駕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囂無命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者亦視為尋常故套漫然准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戊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准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撐至聽檢其誣者立即加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迹鄧滋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邑令輕重

國初極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稱職者始陞為主事既而臺省漸重有大臣保薦者得同部屬出為藩臬知府而給事御史多從新進士除授以故外官極輕如程篁墩之言曰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以第三甲進士為之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自任其勞受人之挫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綴一筆之言曰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則主事得之則忻其親州縣守令若鵷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時邑令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於是外吏驟重而就中邑令尤為人所樂就

蓋宦橐之入可以結交要路取譽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强援三年奏最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降顏屈體反祈他日之陶鑄而二甲之為主事者積資待次不過兩司郡守方折腰手板仰覘臺省如在霄漢其清華一路惟有改調銓曹然必深締臺省之歡游揚擠奪始得入手而三甲進士縮墨綬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羨亦可以觀世變矣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屭贔穹石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俗儒

強醵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碑疏以獎勸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當首爲禁者

嫌名

前代仕宦每避嫌名如宗如周韓皋元絳之屬偶犯貽笑者俱載在典籍中本朝此禁稍弛然未有居官之地直犯其名者今上初元吾鄉戴春雨鳳翔嘉靖己未甲

榜以行人爲吏科給事被內計降補陝西鳳翔府郿縣丞咸疑當事者有意侮之宜棄官以去戴竟履任漸歷郎署以至出守又得鳳翔府知府在郡凡三年始轉陝西苑馬少卿又以外計斥歸五馬之榮雖可慕但吏民稱謂及上下文牒往還日日覩覲其名亦何以施顏面豈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時情灕之擠加穽而敗僨僕誠人戀戀難舫迄不能決也陶鑄之地前後兩度俱刻而巧矣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時南臺王仁榮者疏糾之謂弇州之父坐法極刑不宜受秩卿之命且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不知世貞何顏復坐此寀也

弇州辨疏語哀而苦若王侍御者亦更爲不恕矣

野獲編卷二十二終

野獲編卷二十三目錄

士人

唐伯虎　徐文長

張幼予　金華二名士

山人

恩詔逐山人　別號有所本

山人名號　山人歌

王百穀詩　山人對聯

山人愚妄

婦女

命婦朝賀　二婦全邊城

竇氏金印　宰相壽母

三太宰壽母　壽母禍福不同

江陵太夫人　閣老夫人所表

假星陽　婁江四王

黄取吾兵部　婦人能時藝

女郎吟咏　妒婦不絶嗣

沈歸德後生　燕姬

廣陵姬　女醫伏命

徐安生　婦人弓足

胡元瑞論纒足

妓女

妓鞋行酒　杜韋

劉鳳臺　俠娼

釣闥

野獲編卷二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士人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璺誤問革困厄終身間其事發於同里都閎卿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窗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閒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余尚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面目如晤星性跅弛不受羈馽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忭）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歿徐已羸老猶扶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懋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囑按君急收之徐故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銜之方入骨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視則鴻鳦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恚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勳貴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睪丸破碎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獨深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託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余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掃

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張幼予

吳中張幼予（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其一則幼予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娼小呼爲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敉予偶過伯起因微諷之曰炎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僕因

所頂一獻閫下郎就市曹大非吉徵余何伯起門客也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吾方深慮之未幾而有斷高私妓一事幼子羅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余歎狂言之驗先是幼子堂廡間掛十數牌皆曰張幼子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獃之屬余甚怪之以問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慮其再出一牌云幼子賣兄則吾危矣余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柰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群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

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子被難爲辛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老僧與姻家比隣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盗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税事再興市人葛成倡義徧拆毁諸富家有嚴豔者當事逗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金華二名士

藺谿吳少君孺子爲余大父客幼時曾識其人孤介有潔癖所攜樹癭爐鹿皮毯之屬俱極精好炊傲擇好米自視火候其貌亦似野麋爲詩俊冷自喜不受凡俗人供養視今日山人輩猶糞壤也又其邑胡元瑞應麟以丙子舉孝廉乃翁與先大父己未同籍因得與稱通門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既洽多所凌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士楨酒間酣中戲呼趙爲家丁趙拔刃刺之幾爲所中踰牆得免門[illegible][illegible]哉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勑中書官例取乙榜一人胡與首揆趙蘭谿密戚深交而許必得時論亦服胡當成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身東張孟奇啓得之張蓋納賂于首揆紀綱祝六者先爲道地矣或云張豫聲言胡倘見收當賊言官并首揆彈治之

故胡托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肯隨時俯仰既失意歸旋發病卒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榷稅於吳橐金巨萬今以養母子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見胡同里相善無後來游客氣下世俱已久前輩風規猶可想見趙常吉溫之樂清人游京師不得志善八法嘗書所作詩扇上宦官持以入今上方幼沖見之喜以布衣召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闕下趙故與艾沈諸公善因楚服橐饘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以此知名喜談兵事上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自效不報見公

卿臺諫抗不爲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供
奉十八年始晉中書舍人又十餘年不進秩以殁主上
之裁抑恩澤如此○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適
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并東南諸
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
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謂弇州曰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
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猝
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第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
賓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飲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
至目爲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

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兵敗走
萬松嶺然胡伸于戚而紬於趙亦罵座之報歟

山人

恩詔逐山人

恩詔內又一欵盡逐在京山人尤爲快事年來此輩作
奸妖訛百出如逐客鳴寃錄僅其小者耳昔年吳中有
山人歌描寫最巧今閟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
慶溥海沾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失體則可
若云已甚恐未必然○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
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申吳門有陸應陽諸人俱

降禮爲布衣交惟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厮隸役伴倡
優態又非諸君比矣

別號有所本

別號濫觴非一有出新意者有自鳴其志者似俯脫窠
然亦有所本如倪元鎮自謂倪迂而司馬君實之迂叟
晁明遠之景迂蕊又號司馬則因先之矣倪又自謂懶
瓚則唐僧懶殘宋馬永卿之懶眞子又先之矣近日陳
仲醇品格略與元鎮伯仲其別號眉公人頗稱其新但
國初詩人楊孟載名基者吳縣人已號眉菴謂如人眉
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以寓自謙仲醇意亦取此然

亦落第二義矣○楊在洪武間官至山西按察使與高
啟張羽徐賁齊名謂之吳中四傑初楊鐵崖游吳重其
才曰又得一鐵矣

山人名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
遊無籍輩以詩卷遍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之
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
極情狀著矣撫按藩臬大吏有事地方往檄文以開防
詐僞動稱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廣西貴州深僻
之地跧伏菁莽中不夷不漢粗貌粮稷者呼爲山總山

老其部落則名山人正德間鬱林州土吏葺觀倣上疏求入貢直署其銜曰山人某更屬可笑然南宋講學盛時如白鹿洞等書院主其教者亦稱山長故元尚沿之叁山派不同如此○唐太僕卿涓觀爲巫所陷哀懇曰願山人無以爲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劉叟以醫卜自稱山人又金元胡俗凡掌禮儐相亦稱山人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穀八歲亦猶憾王爲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久

人覩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并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卽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遲迴別故有此歌然亦偏矣

王百穀詩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爲袁元峯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奈憎王因改袍爲脖殿爲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廳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梅毒偏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效王詩上一聯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泥周亦目王書爲蝦蟆打拱似亦微肖云

山人對聯

向見王百穀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家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王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夢蘭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裡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詈爲吚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驥慣遊秣陵以

詩自負僦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傭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即並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群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寵之則曰此輩以文墨餬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矣○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婦女

命婦朝賀

明制三品以上命婦遇太后中宮大慶元會令節例得朝賀然朝士拜禮除朔望升殿外卽常朝亦五拜三叩頭命婦則不然僅行四拜禮止於下手立拜惟致賀受賚時一跪叩頭而已先三日赴諸王館習儀亦然此聞之故老者往時儀注則十二拜凡以三次行禮又或八拜以二次行禮猶然四拜也蓋自古婦人皆立拜惟後周天元帝令婦人朝天堂俱效男子俛伏武周時亦然然僅行之一時漢唐平世俱不爾也宋時不可考然宋天聖中明肅太后臨朝欲代郊天宰相薛簡肅不許曰

果爾太后將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事遂寢其時如古立拜可知矣今士民家婦人伏地頓首與男子無異恭裕故元之習也命婦入朝例許帶一婢俱以女或媳充之后妃賜鬨亦全不論匪偶字何氏嫁何年讀何書豔黠者多叨橫賜臣妾之禮大遜外廷近聞上下亦稍隔絕矣又每人給一圓屏一溲器可謂曲體之至但宮掖邃遠以春尖徒步爲苦耳　國家大喪凡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亦得入思善門哭臨貌既多瘦飾又皆藍縷且苴麻從事拜起跪跽宛然鄭俠所獻圖朝士見者往往破涕爲笑

二婦全邊城

正統己巳遼東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者守備鎭靜堡大虜入犯忠力戰不勝攻圍甚急其妻左氏曰此堡破在旦夕吾寧死不受辱君其勉之遂與母及其三女俱自經忠感憤拒守愈堅虜終不得志遂解圍城賴以全事聞上命贈左氏爲淑人諭祭賜葬旌其門曰貞烈而忠進指揮同知今上壬辰寧夏之役蕭如薰以參將守平虜城哱劉勾虜以數萬衆圍之守禦單弱人有危心蕭妻楊氏盾施大司空晴川兆女也盡出奩笄簪珥犒士身率健婦乘城命如薰出戰晝夜苦鬭賊竟退去不能東犯上以其功大立進大帥至今獨用楊氏後以病亡其時但以蕭功聞不及特旌其妻也二事頗相類但生死大異故國家之報亦不同蕭之賞固非倖得而趙忠當時僅進一階何酬庸之薄也　趙忠既爲守備則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入衙矣其在今日則必陞參遊等官即不然亦必都司佐擊矣而英宗朝尚不然蓋揮僉乃其實職故以正四轉從三非如今日但以流官方面之銜遽爲遷擢因有以實職自戶而竟致墮者不惟大司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曉祖職當如何遷陞矣

賫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華林大盜起圍瑞州府攻之時缺守臣獨通判姜榮署印姜先爲工部主事坐丁巳計典謫是官甫至郡倉皇無備亟集兵與戰不敵度勢不能守衛以印畀妾賫氏匿之賊果破城入廨索求姜倅勿得而得其妾欲殺之賴賫哀祈而免遂執賫潛行賫已先藏印圃池中矣時姜所部高安人盛豹父子同罹難潛語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紿賊曰可速遣盛父報主人持多金來贖我今有盛子作質不虞逸也賊信之偕至地名花塢鄉者詭以渴求飲急

投道旁井賊退匿于僧院以事上聞詔嘉其事旌之曰貞烈立祠樹碑而祀焉姜棄城當服上刑崇使者憐竇節俠特委婉開其罪且爲叙功進同知姜脫死歸部纔兩閱月復買一妹麗時議遂大薄之未幾竟褫職矣竇京師崇文坊人也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此女獨從容就義智勇兼備即史册亦僅見若姜榮貪心則犬豕不若矣余向見姜勝得盜者而偶遺此且貞烈亦祠額非謚也然足以不朽矣竇氏尚有唐淮西竇桂娘通謀陳仙奇事亦奇偉可與此女並稱俠烈

宰相壽母

正嘉以來宰相現任父母具慶者爲常熟嚴文靖興化李文定江陵張文忠蒲坂張文毅俱及見其子正位黃扉眞熙朝盛事內常熟興化二公又得解相印歸奉二老親以壽終尤爲全福蒲坂以外艱歸又奉其母胡喪然爲繼妣非親母也惟江陵公用封公歿奪情致目語而歿于位其太夫人親見子之削奪家之籍沒子孫滿前俱羅桎梏入囹圄至有雉經有遣戍眞所謂以壽爲戚也正德十一年故相李長沙歿于邸其母一品太夫人麻氏在堂直至嘉靖三年始歿在文忠身後又九年無子無孫孑然一嫠婦又貧窘不能支朝夕方之趙夫人情境不同苦趣則一也○成化間劉詡光翊拜相父母俱無恙

三太宰壽母

世宗朝太宰南昌熊北原浹有母九十請終養上不許賜其母廩米存問一時稱異典繼而太宰蘭谿唐漁石龍有母亦九十則已罷歸里矣至今上則有太宰海豐楊夢山巍有母一百餘歲尚康健何壽母之偏鍾于冢宰乃爾他如閣臣嚴常熟李興化張江陵皆有父母在堂然眉壽不及也○嘉靖間南兵部尚書浙之鄞人張文定邦奇以養母歸其母亦年百歲但文定以甲辰年

先卒而母之卒以甲寅凡哭子十年不爲全福又正德間南太宰王海日華其母亦九十餘又正德末太宰陸水邨完被籍遠戍其母葉氏逮治入獄後死于京邸則不如早歿爲愈矣

壽母禍福不同

趙括之母以豫言其子不可將及敗績免誅唐僕固懷恩母以持刀逐殺其子後亦不從坐且加禮焉本朝無此等賢母其荼苦亦過之正德之庚辰吳門陸水邨太宰以通逆濠下獄至俘獻于朝籍沒其家陸幸免正法斃於荒徼其母夫人葉氏就養京邸身罹其變竟客死

都下業九十餘歲矣嘉靖甲辰南大司馬張邦奇卒時僅六十餘而其母已九十又十數年壽百餘而殁雖獲令終然亦哭子近年則江陵張文忠以今上壬午終於邸第太夫人趙氏扶櫬南還未幾張削奪兒孫罪經餘亦遣戍趙已八旬目覩慘毒未幾亦以憂卒此兩母者皆以壽爲戚矣又遼廢王憲㸅以隆慶戊辰削爵除國錮于鳳陽至壬午江陵公捐館廢王繼之其生母爲莊王次妃王氏尚無恙上章爲廢王訴冤歸其罪於江陵公求復故封上終不允遼與張無深仇其時有導之者然千乘太妃歷盡艱楚時莊王薨日五十年矣何

如先驅螻蟻地下也壽母如永樂間兵部尚書趙羾賜宴華蓋殿因輟御筵所餕悉賜其母又以元宵節賜宴知戶部尚書夏原吉母來觀燈賜之酒食并鈔皆偶極寵榮兩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終天年而夏母之亡又荷仁宗鈔米諸賜且給驛護行有司治葬尤不易得嘉靖中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余曾記之近年則有樓王太倉在京時因母思歸特遣官乘傳送之回南王辭免而恩則厚矣比謝事數年太夫人始以壽終上特親酒宸翰曲加慰勉并致賻百金及麻白布紵絲衍鈔皆加等此從來故相居家所未有也此數母者皆可謂遇矣至江陵之與遼庶二母同處　方同時哭子且風隨剝褫勃谿詬誶眞皆不祥人也何以草木之壽爲　天順間工部右侍郎陸祥由石匠起先是有母老病上命光祿寺日給酒饌再賜鈔爲養其人與太宰陸完俱吳人也二姬同享祿養然陸母安於完多矣

江陵太夫人

江陵歸葬封公還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趙太夫人由江路入京將渡河私憂之私謂其奴婢如此洪流得無艱于涉乎語傳於外其詗察者已徧報守土官復傳泉曰過河尚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既而寂然漸近都下

太夫人必疑之又問何以不渡河則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即過黃河矣蓋豫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鉤連塡土於上插柳於兩旁舟行其間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時日午秋暑尚熾州守名張綸具綠豆粥以進但設瓜蔬筍蕨而不列他味其臧獲輩則飫以牲牢蓋張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屬厭反以涼糜爲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謂相公曰一路煩熱至通州一憩始遊淸涼國矣日綸即拜戶部員外郎管倉管糧儲諸美差相繼入手矣張號鈞石山東汶上人以歲貢至今官江陵敗張亦劣

轉長史

閣老夫人旌表

閭左小民不知禮義其婦女能勵志守節自宜旌異若士族固其分內事也況公卿大家乎以故京口鄭文僖繼室未三十而寡後年至請旌時吳文端山爲禮卿謂夫人生前享一品榮封自合務居何用表宅如何姓時徐文貞在政府亦爲之言吳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徐語塞事遂已此見之徐太宰宗伯獨兆中其時徐爲祠曹郎也然垂老再娶惟西北士夫居多江南則不盡然近長垣李霖寰以少保發歸服滿續娦時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七　扶荔山房

李年甫知命新夫人則僅二八耳當嚬罷出外宴客則室中悲泣不絕聲其女僕輩勸慰曰上脊衣蟒圍玉座八人輿富貴已極今夫人亦如之矣何所苦而不懌夫人叱詈曰汝奴才何知八人輿可舁至枕上耶少保聞之長吁而已乃知暮齡納正室眞是多事無已則小星三五他日任其去留爲得之○嘉靖間張永嘉相公亦繼娶潘氏上密賜金帛以助其聘時張已耳順久矣潘爲與邸舊姻說者譏其附托猶然議大禮故智也

假曇陽

王太倉以侍郎忤江陵予告歸其仲女曇陽子者得道化去一時名士如弇州兄弟沈太史懋學屠青浦隆馮太史夢楨瞿胃君汝稷輩無慮數百人皆頂禮稱弟子先是曇陽示化期至日遠集於其[illegible]者頗東南既者疑其爲蛇所祟蓋初遇仙有蛇蜒相隨直至道成人龕亦相依同掩關此說亦理所自然和同[illegible]殺力排旁門語俱具弇州傳中初非深僻也事傳南中給事牛惟炳者遂鑿以獻江陵疏論太倉以妖師女以女師人妖誕不經并弇州輩皆當置重典時徐太室學謨爲大宗伯太倉同里人也力[illegible]營救得以寢與端慈聖太后聞之亟呼馮璫傳諭政府江陵懿旨始寢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八　扶荔山房

其事曇陽之爲仙爲魔皆不可知乃其靈異昭彰灼辭世又明白則斷無可疑既而太倉人相傳漸有議曇陽尚在人間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鄞人娶妾者自云曾試童生以風水來吳越間[illegible]美多藝能且吳音甚[illegible]甚富[illegible]益者疑之蹤跡之甚急度不可脫則云我太倉人王姓汝勿得無禮於是[illegible]然以爲曇陽矣傳聞入婁江時相公在朝乃予[illegible]在亦隨侍僅一從叔諸生名夢周者代司家事急捕此夫婦以歸訊之則曰吾眞曇陽也當時實不死從龕後穴而逸耳夢周亦不能辨因自稱相公女愈堅裝中甚滿傳爲

怪事王氏之老僕鄉居者及宗黨之叢而曉事者獨心疑之諦覘詰辨良久忽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始色變吐實葢相公乃弟學憲鼎甫愛妾也學憲歿竊重貲背遁不知於何地遇婁遂嫁之二子其所育去凡四年矣初爲人所指目遂因訛就訛冀王氏忌器釋肴不虞尙有識之者夢周付幹僕嚴縶之以待京師返命處分此婦復誘幹僕私通乘其醉懈攜二稚并婁夜竄後竟杳無消息余嘗叩辰玉令姊升舉後曾有肸蠁相示以踐生前諸約否辰玉云絕無之想亦恨僞托者玷辱清名故秘其津導耶

婁江四王

初曇陽化去弇州與相公俱入道退居曇陽觀中屛葷血斷筆硯與家庭絕其弟麟洲和石兩學憲亦在其家薰修焚鍊謂驂鸞跨寉特剩事耳如是數年而麟洲起覘閩學未幾相公麻命下亦應詔北上弇州孑然若寂遂返里第尋和石不起弇州亦以南副樞出山不三年觀中遂無四王之跡曇陽高足僧名道印者以傳燈第一人守觀旋歿麟洲從太常子告亦繼之弇州從南大司寇得請歸追痛道心不堅再嬰世網未幾下世後來惟相公身正首揆子登鼎甲但於學道本來面目遠矣所以古來神仙必居窮山絕境○和石初於曇陽事與弇州俱不甚信後屢著靈異弇州遂北面而和石亦息喙矣時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違言其實不然葢故甚其辭以間其伯仲也

黃取吾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衷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湘衡司馬長女孀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

且述厥夫慇懃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遊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雅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幷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羅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婦人能時藝

山陰張雨若汝霖儀部曾爲余言同里孫司馬樾峰以甲戌舉南宮第一人而少時師傳惟其長嫂所授卽冢宰淸簡公嫡配而侯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又漢陽蕭象林鳴甲戶部爲余言其從兄大茹丁泰大行少時疎於制舉業屢試不第後入貲爲上舍其內子閱其文輙塗乙之殆盡戒其勿行不聽而終不售至庚子歲始謂曰今年屬草稍有文氣當偕子出乃買舟沿途與揚搉改竄至入試猶歷歎曰第可傳榜尾綴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將盡矣因挾之出都城僻處日夜課之及新春始稍色喜謂子功力盡矣奈天資不超技止此耳然尙可望本房首卷既撤闈遂舉第八名則給事王斗溟士昌所拔也夫孫之父爲文恪宗伯蕭之父爲漢沖會元而義方之訓反遜閨閤之玉成何也且艮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未聞嫻習時藝評隲精確乃爾卽擁臯比何忝耶眞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見之

女郞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雲薄淸冷不勝單裌衣以爲淸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遊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在吹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稱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幷及

妬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妬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余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閫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若曰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若之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徃謀納副箋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啟齒而退時沈夫人踰六望七矣乃知妬婦末路亦自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値其勞覺耳○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沈歸德身後

沈龍江相公涛節近世罕見室無姬媵謝政後伉儷皆將稀齡夫人猶剤調經藥因絶血亂其女尤奇妬沈繼子為所毒遂懵不識人相公彌留欲一見之遏不介通銜恨而絶其女必欲以他子承業而沈氏宗人不許其繼子尋夭所得諸蔭皆為羣從分受拜官而去丹旐素帷莫適為主閧靈柩至今在堂賜域尚虛蒸嘗失所先朝耆德一旦為若敖之鬼聞者憫默歸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必有經紀其家者

燕姬

縉紳羇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

婦女以伴寂寥其間豈無一二志節可取者無奈生長薋穀饞惰性成所酷嗜惟飲饌衣飾所諳解惟房闥淫酣吾輩每買一姬則其家之姑姊姨妹將至而嫐媄砧稍不自愛者一為所蠱輒流連旬月甚至更番迭進使才居男子髓竭告終則邸中囊橐皆席捲而歸不浹旬又尋一南人與講婚媾矣以余目覩覆轍相尋而士友輩尚如猩猩試酒未能盡悟其間命高福厚者每迫他事南還則此曹相率先行所餉不滿所望必齗齗彈舌猙兒萬狀以故晉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謂其出京不用也古人云燕趙多佳人意者別是一種耶

廣陵姬

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或有嫌其為瘦馬余深非之婦人以色為命此李文饒至言世間粉黛那有閥閱揚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為恒業卽仕宦豪門必蓄數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數十人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卽應對步趨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妬婦亦有嚴於他方寬於揚者上人益安之子久遊其地見鼓吹花輿而出邗關者日夜不絶更有貴顯過客尋覓母家眷屬悲喜諸狀時時有之又見購妾者多以技藝見收則大謬不然如能琴者不過顏回

或梅花一段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能奕者不過起局數着能歌者不過玉抱肚集賢賓一二調面試之後至再至三卽立窘矣又能書者更可哂若仕客則寫吏部尚書大學士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則書解元會元等字便相詫異以為奇絶承納聘不復他疑到家使之操筆則此數字之外不辨波畫蓋貌不甚揚始分習他藝以速售耳食之徒驟見未免歎羨且法眼者必自能辨又其俗最重童女若還一方白絹者徵其原值必立返以故下山者卽甚姝麗價僅十之三

女醫貨命

慈聖皇太后久病目疾屢治屢發至癸丑年有醫婦彭氏名入內頗奏微効且善談諧能道市井俚事甚懽太后聖意因留宮中而懷孕已久其腹皤然宮婢旁俱勸之速出彭貪戀賞賚遲遲不忍決一日忽產一男於慈聖位下宮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上大怒立命殺之賴慈聖力救宛轉再三上難逆慈旨命貸其死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聖即上俱崇奇產婦俗忌然不避者觸立見即已嫁之女有娠其夫并皆婿而歸寧者母家必避之行況宮禁乎

徐安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醫右善談為余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鄧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為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一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碁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為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質可念也余向紀徐姓女三人矣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只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為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又韓偓詩六寸膚圓光致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為今四寸二分亦弓足

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嬪窅娘作新月樣以為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屨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虜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為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為此弱虜制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女驅之出塞

骨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
世固有不愛雙纏者瞿君此策亦未爲制勝也○近日
刻褉事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
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
名王忠文得之士禽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書
太眞遂所惑耳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
說誠悞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昔人男方頭
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

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
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
皇后永興公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
履閤帥令輿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
可爲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
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
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窅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
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
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余已記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
之如此

妓女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
元鎭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
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
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鎭潔癖固宜有此晩年
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杜帬

角妓杜帬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艷冠一時雲間范牧之
允謙孝廉故學憲中吳之長公今學憲長倩之伯兄少

時佻達一見契合兩人誓同生死而范婦翁爲陸宗伯
樹聲中丞聞之大怒訟之官繫帬獄中牧之以重貲賂
取而出攜之遠逃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瘵殆
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於邸中矣帬扶柩歸自度歸時
陸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兩袖中一寶演棊一宣
宋硯二物俱牧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躍入水救
之無及矣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不必備錄獨死
後一事甚奇余頃北上渡楊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
皆力止以爲不可余怪問故則云近日江西一仕客過
此有小奚臨江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汚我

頭髮我名杜啇游戲水府者將三十年乃一旦見辱至此仕客大駭且不解吳音急泊舟詢故老知其事者爲述始末仕客具牲醴拜奠首過小奚始甦然聊啇爲水仙耶抑入鮫宮作織綃人耶總之怨忿所結未能托生沉滯滄波亦可哀矣○吳中張伯起曾語余曰丁丑春臨場時徃省牧之病時啇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方弱不能吐則啇以口承之即噏入喉一噏一咽絕頃刻間必數度吾觀牧之在死法不必言而啇情致故在亦憔悴無復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啇應曰君怯甚不可多語傷神我上天入地必隨君范亦

爲哽咽此時巳心知二人必無獨死理矣伯起每爲余談此淚尚承睫余亦爲之掩袂

劉鳳臺

燕京歌妓劉鳳臺以豔名一時今上丙子宣城沈君典吾鄉馮開之俱以公車入燕與之游後沈馮同爲丁丑廷會二元而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尙炅林本賈人字丙卿與沈馮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年劉死于燕林方賈於武林聞訃星馳以北馮以謫居在家爲詩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家却恨花開又落花司馬青衫舊時淚因風吹不到琵琶其感慨甚深林不以爲忤比入都迎劉嫗厚養之刻玉爲主書鳳臺名而題長短句於背曰人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空繞徧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竟作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因抱玉主自隨出則供食夕則附枕仍攜以賈於四方偶至粤西爲劇盜陳亞三等所戕而沉其尸於江會同邑人亦林姓者爲梧州府推官習聞玉主事適亞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橐中得玉主始駭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從得之盜始吐實得林尸於江斂而歸之盜盡服辜時謂非玉主則

林寃終不白劉蓋得請於冥司以報林始終之誼也林之姻家葉少宰巳爲丙卿傳紀其事而余又聞於林之姪號經宇者因記其略如此○開之先生曾語余曰鳳臺美不待言卽薦枕時肌體之柔膩情致之婉媚兼飛燕合德而有之宜林之惑溺至此也

俠娼

壬子季夏余以應試在邸中方逃暑習靜友人麻城邱長孺侵晨敲門入邀至其寓先有一客在云是浙鄞范仲子各進糜蔬並馬出城余苦辭不獲問以何往范曰弟去必有竟日歡從之出西郊十餘里日巳漸高抵一

第門甚壯入門一大廳事若勳戚家坐少頃有女奴持茶至云姑少待娘郎梳裹矣余已訝之旋招余輩入其臥室雖敞而不華所陳衣篋鏡奩左右充滿侍其粧畢始肅客問起居邱范皆其舊識問余此郎沈君否余曰是也因微笑吞口與貌不甚白皙而雙瞳特明秀髻髮如雲體纖弱不勝衣約年二十矣因導余輩從西角門入則又一徑喬木蔽日假山亦已古色又得堂廡加大前俯一池寬三數畝荷已盛花中有敗舟二因謂余曰此小舠久廢目下將葺治與兄采蓮爲江南之樂兄許之否余不測所以但唯唯謝尋以飯進少甜郎入內治

庖邱因謂余曰此人故狹邪不知所從來此即其新買第宅所蓄不貲將擇偶以托身彼謀之我我謂非兄不可今日之設意在定盟余兩人主議耳余疑駭不敢置對既而酒肴畢陳侍婢競出俱曉絲竹亦粗能南北曲第未精耳四人相對轟飲日漸旰其人亦微嚬相勸余請別再三邱范曰吾輩當先歸明日攜一樽與汝二人稱賀余變色不許請以場後再續此遊各跨馬辭去其人泫然若不勝情終無他言入城時日在虞淵矣余既下第不復其治兒往還尋謀南歸往別邱因叩以此妓近況邱答語支吾似已他有所主不欲明言余不復若

詰又數年邱從遼左從軍歸遇之邸舍余偶再及往事邱始歎息愀然曰悞此子性命者君也向年委誠於君君堅不從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誘之遂訂偕老范故好蒱博又謀復故官盡散其奩裝以及田園之値幾萬金往時會飲大第亦售二千金盡爲范所浪費以致簪珥俱盡姬侍亦散鬻子然一身不給朝夕范別暱一娼棄之不顧已投繯久矣其姓劉行二余至是始得其姓氏爲黯然不怡者數日范名家子曾登戊戌武進士官都閫中廢今亦已流落矣劉氏俠而憨初無遠謀定見爲雄狐所蠱竟至非命眞是可憐而范負心至此恐薄

倖二字不足以盡之○范字仲凝近見士友云其人慣誘娼女作此等伎倆非一度矣

釣闥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甃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箔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揲兒法穢亂宮掖延及戚里勳貴以至都中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特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覷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

於今若武林閶闔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

非坊曲比也

野獲編卷二十三終

野獲編卷二十四目錄

畿輔
媖山梳妝臺　京師舊城
四輔城　西苑豢畜
南內　射所
書院　會館
周宣王石鼓　京師園亭
房山縣石經　京師名實相違
白石　畿內三大
口外四絕　內市日期
廟市日期　京師俗對
棟花掃雪　帳房

外郡
南宋陵寢　雪山
鄭州　入滇三路
眞定縣　靈巖山

風俗
六月六日　傅粉
小唱　男色之靡
火把節　種羊

同川浴　丐戶

技藝
鬪物　李近樓琵琶
宋時諢語　戲物
縉紳餘技

野獲編卷二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今京師厚載門內逼紫禁城俗所謂煤山者本名萬歲山其高數十仞衆木森然相傳其下皆聚石炭以備閉城不虞之用者余初未之信後見宋景濂手跋一畫卷載金臺十二景而萬歲山居其一云韃靼初興時有山忽墳起說者謂王氣所生金人惡之乃鑿其山輦其石聚於苑中盡夷故地元滅金都燕以爲瑞徵乃賜今名

陶宗儀輟耕錄亦云然此其說確矣又有梳妝臺與此山相近予幼時往游尙有圮材數條今盡朽腐存臺基而已相傳爲耶律后蕭氏洗粧之所似亦猶煤山之說耳其旁又有兔兒山較煤山甚卑不知所始當遼盛時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遣人跡之其地乃一小山甚奇秀因鑿而輦致於此鑿之夜山鳥悲鳴事見遼史中疑卽此山因指以妝臺近地耶宣宗御製廣寒殿記竟不及此山所自來僅引宋艮岳爲喩蓋以艮岳足垂戒萬世也遼金爲厭勝之術致竭中國民力移山不恤非遼金必不忍爲然皆無裨於運數止資聖朝宮苑巨觀始信廢興天定徒費經營亦猶隋煬帝疏汴渠厭供宋朝漕運而已況犬羊之相噬哉高昌國之先有玉倫的斤者尙唐金蓮公主唐使相地者至其國云國有福山其强盛以此盡壞山以弱其國唐以婚姻求之的斤遂與之唐人焚以烈火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而去鳥獸俱悲號七日的斤死傳世者又數世乃遷於火州然則遼金又祖唐故智耳

京師舊城

都城之北有故土城環抱東西北三面與都城聯合相傳元時京城在此本朝移而稍南按今鼓樓正在城之

北頗壯麗或云此卽元之前朝門也以土城驗之理或然歟又今彰儀門之西近門有天寧寺者本隋文帝所建名宏業有高墖以藏舍利其墖至今完好像設木石堅緻古樸風鈴四徹聽之心魂肅然此墖在仁壽中放光文帝命繪圖以進今宦游京師者旣不能知問之寺僧亦懵不曉并古碑碣無一存者宜古蹟之日湮也

四輔城

今上壬辰寧夏劉哱之亂未寧而倭事又起時張新建新從田間起拜末相上奏云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竊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一二百里京西去宣

鎮不四百里東南去天津衞海口不二百里西南去紫荆關不三百里俱迫近輦轂倘有風塵之警何道犯都城可爲寒心今宜於近京周圍數十里内卜水土之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每城留兵萬人内設營房外設教場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以三大營爲中軍其四城各撥兵萬人以五府知兵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蓋倣漢南北二軍宋禁廂二軍及我太祖浦口大營之意謹繪圖進覽上允之下部已議於六里屯八里屯建城矣而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御史樊玉衡等稍稍尼之上乃命俟倭事寧息舉行其說遂中寢至戊

戌秋張以東事爲給事徐觀瀾所劾閑住去遂至今無議及之者余謂三輔相倚在西漢已爲勝策唐初太宗令武功麟遊諸縣各設府兵即其遺意中葉以神策軍領畿甸諸縣亦踵此制後以中官領之始授太阿於魚程輩耳而奉天一縣終以桑道茂之言聚兵糧其中得濟大中之難至末造而同華幽岐各領節鎮雖跋扈屢見而禦侮亦有力焉天下事本無全利全害今宦官久不操兵柄文臣爲制帥以統諸大將亦豈有藩鎮分裂之患則立四輔以擬三輔爲非時干掫之用其覘調遣召募勞逸百倍未爲無見但張欲於數十里内建四城

似乎太近宜用其意而變通之往時邱文莊建議立四輔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關一帶及扼控遼左以易州或眞定爲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淸爲南輔俾護漕運其說大抵與張新建同而所議建輔之地遠近大異邱欲以臨淸爲一輔則去京太遠似當立於河間天津之間即極南亦當在德州故城爲得之至若邱議盡罷兩直隷河南山東班軍之入操者其說最當蓋班軍昔猶攜家以來然已疲於道路不任執戈近日則領班都司即於近京傭老弱飢民冒名充數比事畢出都俱鳥獸散去又非邱在時比矣

西苑豢畜

余往年初應京兆試暇日同戚畹郭小侯游西苑見豢龍諸禽頗珍異足爲耳目玩至若虎豹之屬無慮數十俱貯檻中腥風逆鼻爪目可畏意甚憐之又有所謂虎城全如邊外墩堡式前後鐵門扃錮畜牝牡二於苑中設一廨事爲其避雨雪處昂首上覷如訴飢狀好事者多投以雞犬雞無知初尚啄其目虎一噓氣毛羽盡墮狗初投下即已悸而僵任其糜啜而已聞每一獸日給羊豕肉數十觔似此不經之費眞可省十年來無心續舊游聞上蓼虎噬足次日令人絶其食計虎城中但存

虎骨矣

南內

余曾游南內在禁城外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卽景泰時錮英宗處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具體而微旁有兩廡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聞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衛寂寥卽膳羞從竇入亦不時具并紙筆不多給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錢后日以鍼繡出貿或母家微有所進以供玉食故復辟後待錢氏甚厚至兩幸其第或云今所傳

誦三官經爲英廟無聊時所作南內諸樹石景帝俱移去建隆福寺後英宗反正將當時內官鎖項於彼既成壯麗大逾於舊雜植四方所貢奇花果於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閣臣游賞當天順修理畢工時尙書趙榮侍郎蒯祥陸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襲榮以楷書一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異途可笑

射所

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間燬於火後詔遂廢之爲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象以非時來偶一演之耳會試放榜次日新郎君並集於其中官廳內請見兩大座主榜首獻茶於前亦可作南宮一佳話竊謂慈恩寺名正與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卽以雁塔題名事屬之每三年觴許南宮諸彥泚筆記姓名於中亦聖朝盛事而僅充芻牧決拾之場耶射所東門卽雙塔寺寺隘甚而有二磚浮屠最古聞是唐憫忠寺故址寺本唐文皇征高麗回哀渡遼將士殞身行間作此寺追薦之後金人俘宣和靖康二帝至京曾寓於此至宋亡文信被執而北亦縶此中惜無有表彰故蹟者近聞一大老云憫忠寺在宣武門外當攷

書院

書院之設昉於宋之金山徂徠及白鹿洞本朝舊無額設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菴唐荊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爲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託吾道凡撫臺涖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徧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爲權相大罪之一而盡行

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皋比相高書院聿興不減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爲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戒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習各方建舍名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當正德間書院徧宇內因宸濠建陽春書院於南昌以劉養正爲講學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夢陽爲之記張璁尙爲鄉貢士亦立羅山書院於其鄉聚徒講學其不自揆類此

會館

京師五方所聚其鄉各有會館爲初至居停相沿甚便

惟吾鄉無之先人在史局時首議興鄉會館歸未成子再入都則巍然華構矣然往往爲同鄉貴游所據薄宦及士人輩不得一庇宇下大失初意今思唐人藩鎮俱有進奏院凡奏事將吏及鄉曲貿易都下者俱得居之卽跋扈如淄青李師道昭義劉從諫輩俱得置邸如故事蓋示王者無外其法甚善此又不止於桑梓萍聚如會館已者今天下一家省直撫按藩臬大吏其奏事承差舍人充牣都下散處旅店易作奸宄何如亦倣唐制令各處聽設一院以待二司各府之入覲及承舍之奉差者最便計也況巡撫及總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師專司邸報此亦進奏院遺意引而伸之不爲難見駭聞也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慶始徙置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又得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並列使後學得覩周世第一奇文卽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僕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沒罕催破城時日索金銀表段

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卽艮岳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爲文藝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尙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愼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京師園亭

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軒豁廊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游泛惟城西北淨業寺側有前後兩湖最宜開徑今惟徐定公文

壁

一園臨涯據涘似已遜勝而堂宇苦無幽致其大門棹楔顏曰太師圃則制作可知矣以予所見可觀者城外則李寧遠園最敞主人老憊不復修飾聞今已他屬張惠安園獨富芍藥至數萬本春杪貴游分日占賞或至相競又萬瞻明都尉園前憑小水芍藥亦繁雖高臺崇榭略有迴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又米仲詔進士園事事模效江南幾如桓溫之於劉琨無所不似其地名海淀頗幽潔旁有戚畹李武清新構亭館大數百畝穿池疊山所費已鉅萬尚屬經始耳其豪貴家苑囿甚夥併富估豪民列在郊垧杜曲者尚俟續游盍太平已久但能點綴京華即佳事也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衍即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余欲發其藏備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閟此爲迷津寶筏今藏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璫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軼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京師名實相違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稱也然正不止此儒生之曳白無如國子監官馬之駑下無如太僕寺曆學之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之謬誤無如太常寺帑藏之空之無如太倉庫士卒之老弱無如三大營書法之劣俗與畫學之蕪穢無如制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真可浩

歎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爲日課然皆不得自由一入衙門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間有苛察者欲自爲政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引久遠不行之例使其耳目昏亂精彩潟疲必至取上譴責而後已若套子宴會但憑小唱云請麵即麵請酒即酒請湯即湯弋陽戲數折之後各拱揖別去曾得飲趣否拜客則皆出長班授意除赴朝會謁貴要之外遠近遲速以及當求面當刺謁當刺門導引指揮惟其所適雖使置一偶人於輿馬間不過如此世間通弊固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者

前云諺語之屬則開刱之初必無此事

白石

本朝陵寢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兩朝再建三殿兩宮其取石更繁倘鑿之他方即傾國家物力亦不能辦乃近京數十里名三山大石窩者專產白石瑩徹無瑕俗謂之白御石頃年三殿災後曾見伐石入都供柱礎用者俱高廣數丈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又如嘉靖初改營興獻王顯陵正苦乏石而襄陽之棗陽縣忽得白石如京師之大石窩斧鑿相尋用之不盡不惟陵寢早竣楚之民力亦賴以少甦眞非偶然

畿南三大

今北方諺語云滄州獅子景州塔眞定府裡大菩薩爲畿南三壯觀余皆及睹實燕趙間所僅見大佛爲唐釋子澄空所鑄凡經三度最後投身火中始成然其像本三截不知當時冶鑄法云何余過時迫暮不及登閣大日四更即發至今以爲恨滄州鐵獅最大向曾有逸盜叛伏其中搜捕不獲後知其故遂劃破其腹滄在唐爲橫海軍節度使治所後又名義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以立威儀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冶訛傳也景州在唐爲橫海軍巡屬本在內地自石晉割羅龍諸道後遂爲極邊無復險隘可守乃詭云建墖實爲瞭望之所今墖比他方製狹而級高全與邊塞烽臺相似未登其巔燕一帶諸山俱在目下宋時此墖防契丹敗盟先事保聚今則無所用之矣因思南京報恩寺邇近聚寶門外其墖高入雲表文皇竭天下之力十六年始成當時爲報太祖孝慈后罔極大恩因以爲名然帝城睥睨一覽無遺萬一風塵之警城闉盡閉能不寒心昔人云凡京登雨花臺則城中飛走皆不能遁況此墖高於雨花臺二三倍耶

口外四絕

山西舊有四絕俱在石晉所割山後雲中一道中今呼爲口外盡在居庸關之北也曰宣府教場其縱十里橫四十里每督臣視師及巡關御史三年大閱所謂山西宣大三鎭將士至俱不滿一角蓋宇內無兩曰蔚州城牆相傳李克用所築無論精堅其甃石光澤可以照面赫連之統萬城不足道也曰朔州營房開其牆簷外向行人可以避雨房爲尉遲敬德所建尉遲本劉武周故將武周起此地又尉遲爲鄯陽人朔故鄯陽縣也理亦有之曰大同婆娘大同府爲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封國又納中山王徐達之女爲妃於太宗爲僚壻當時

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鼎峙故所畜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絃晝夜不絕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謂路歧散樂者是也此則絕在宋世俱棄之契丹真可痛惜然蔚州又出佳煤名水火炭燒紅置香爐中不煙不滓其灰如雪亦天下所最宜府出黃鼠最珍其肥甘脆美北味所無今都下相餽遺皆鹽漬其瘠者以入徒存其名耳

內市日期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

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設場貿易闕之內使云此三日例令內中賤役等竟藏出宮棄之以至各門俱啓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諸小璫相習爲推糞者必奉毆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酋事興言官建白欲禁內市恐慮勾引奸細窺伺禁近其說亦是但內府二十四監棊布星羅所設工匠廚役隸人圉人以及諸璫僮奴親屬不下數十萬人朝夕出入能保其無夾帶交構諸弊乎又請內市不許貨買刀劍諸利器尤爲舛謬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晝夜不絕武庫方貪以爲用市上刓缺廢物何足爲有無以此飭奸未爲通論

廟市日期

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羇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眞僞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爲吳儂以賤値收之其他剔紅塡漆舊物自內廷闌出者尤爲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窯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琖之屬初不過數金余兒時尚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予爲吐舌不能下宣銅香爐所酬亦略如之蓋皆吳中儇

薄倡爲雅談戚里與大估輩浮慕效尤瀾倒至此

京城俗對

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棋餅對骨牌糕棋盤街對幡杆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醞釀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

新蓮子衚衕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戲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僉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揀花埽雪

大內每於雪後卽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廷埽雪輪番出入或其年雪涌有至三數度者輒得宦婢所棄遺簪敝履及破壞淫巧之具以示外人每歲冬俱然亦有游閑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宮殿者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蓋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鋪餦之用今廢久矣五百揀花三千埽雪皆非兩都確對

帳房

今北方所用帳房卽古穹廬也其小如屠蘇團焦者則移屯下營及士大夫居恆於郊坰射獵宴飲諸事靡不需之至其大者可容千人關陝及近虜諸邊文武大臣按行塞上每過程頓之所輒張設羅列如階陛帷離合木城大將節樓士卒次舍靡不畢備然多以布帛爲之惟虜中大酋方以氊罽寨妻妾子女以及牛馬羊駝俱寢食其中如今宣府大同邊口某一路兵馬值其酋帳房是也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偶供賞花較獵之用未有絕大者惟正德九年九月陝西守臣奉上命製花毡帳房凡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廄廁溷影壁屏幔罷揄之屬俱備又有游幸出哨聲息諸名號令先是以紙裁成式頒示彼中踰年始成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臥此中不復御齋宮其他巡幸可知矣又最華侈者無如貂帳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亦上與尚妃在小貂帳房秘戲而熾至其後則江陵當國遼左帥臣各納貂爲帳其中椅榻機杌俱飾以貂皮初冬卽進歲歲皆然其後得以爲例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帳房爲廣野所必需江南則畫鷁文艗敞若華堂迅如奔馬安所用之

外郡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髠楊璉眞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戍豪民於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

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葬之因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柩日不還安所得燈檠也人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槨櫬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袞冕納之於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 辦真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說耳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處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即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叔畅 上若 有記而胡元瑞又撥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即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即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壘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多王叔畅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其色異於他處烏鵲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拔出諸境蓋即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

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鄭州

鄭州在雄縣之南任邱之北其地即公孫瓚所築易京有東坡詩可攷周世宗取契丹三關以立霸雄鄭三州者霸仍爲州雄降爲縣惟鄭則廢勿治聞文皇帝撤其城土基猶完好竊謂此地爲畿輔要害而去州縣稍遠響馬大影多盤據其中無守令彈壓任邱介大家又爲

之爲主幾不可詰問宜仍立一縣爲得之城外有藥王廟專祀扁鵲不知始自何年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宣大薊遼諸邊各方商賈輦運珍異幷布帛菽粟之屬入城爲市京師自勳戚金吾中貴大俠以及名娼麗豎車載馬馳云賀藥王生日幕夜遍野聲樂震天每日蓋搭篷廠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賃易游覽關兩旬方漸散頃年上偶違豫慈聖爲禱於藥王祠未幾聖躬復原因大出內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王之宇彌加輪奐近聞亦微有榷稅入於大內則更宜移一縣治統勁兵一枝駐其地以防意外之竊發矣扁鵲故鄚人邢子才亦產此地

入滇三路

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馬湖府以至雲南府屬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雲南武定府是爲北路自廣西之田州府至雲南之廣南府由廣南之廣西府是爲南路其自湖廣常德府入貴州鎮遠府以達雲南之曲靖府是爲中路則今日通行之道也蜀中粵西兩路久已荊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惟建昌爲滇撫所轄尚有商賈閒走此捷徑者亦千百之一耳丁未會試後雲南舉人楊提等上疏請開新路故道由省城竟抵廣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從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陸路竟達常德府其路較今走貴州者凡近三千餘里且列其便有五上下其疏於兵部部中亦是其說但云新路之闢事關三省倘新道開而故道不廢每歲協濟滇必有辭若夫裁永昌之兵餉酌錢糧之加派又係邊務民情未敢擅擬上命彼中撫按會議而迄不行蓋貴州本羅施鬼國特以通滇一線强名省會水西安氏力任郵傳以故聲息時聞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則普安以東便成荒徼安氏且據爲橐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節而四川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錯壤廣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獷悍難制與水西等耳故談滇事者謂不如仍由黔之便時土酋阿克稱兵據武定府焚劫會城雲南大震至戊申歲猶未平工科給事王元翰建議謂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借黔中一線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達四川之馬湖西有西粵一路由普安至四川皆不過旅次數驛登舟水穩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荊襄亟宜疏闢以廣入滇之道由黔由粵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並進則土司諸夷自失其負固之勢可不煩征勦其疏留中益元翰亦

滇人其說亦猶之楊提也廟堂察問迄今不行

貴定縣

貴州省治無府三司俱治貴州宣慰使司隆慶初始立貴陽府繼又立新貴縣至萬曆乙酉復改土司設一縣同新貴屬府撫按爲請名於朝時福清相公當國居堂謂吾閩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上二字俱同普天無兩至是黔疏適至乃議命縣名曰貴定得旨如所擬遂與閩成偶對

靈巖山

靈巖山有夫差館娃宮響屧廊浣花池采香徑等勝因

吳中麗矚也其石最佳者中硯材次亦當碑碣諸用年來山麓居民與石戶爲奸擬爲己有日夜椎鑿斷峴頹嶞非復舊觀山下有黃伯傳名吉遠者以詩游公卿間爲申文定客獨心哀之欲禁止而無力適馬仲良以戶部郎來司滸墅關登山慨歎黃遂以禁採之說進馬因出厚貲與居民贖此山爲官物立碑刻文永不許斧鑿居民石匠兩失重貲不勝恚恨乃進賂於吳令袁湘其名熙臣者袁雖嗜賄然爲馬所牽持未敢納第心銜之而已時又有吳人周中石名恭先者業中王文肅客也曾爲諸生去爲山人稱詩流寓襄陽馬少時即與相識頃暫歸里詭謂石匠我能遏止使君令若輩售石如初諸人大喜合貲爲壽周乃大張聲樂邀仲良於山中正樂飲間周忽談山事云公何苦愛此頑石不爲小民謀生計仲良已艴然色變忽聞譟然一聲震動山席坐中大驚問之則運斤轉石者從山頂椎下大石隕至山趾也馬大怒命捕之悉已逃走乃即周席上以歌童假塞扑之洩忿不終宴而別周懟甚私進讒於袁令謂馬使君知公以靈巖爲外府將不利公矣周已有老疾月忽病死周之子謂事起黃伯傳謀復此山以致乃翁之變不起訐之袁令袁立捕黃笞之三十囊三木於通衢周

之子又以不潔汙其面責其輸貨以免時仲良瓜期已滿方候代亦無計脫之吳中士人與申文定皆不直其事合詞訴冤於袁令黃始得釋而馬袁遂成隙越又逾年丁巳大計則襄陽鄭太宰爲政亦識周中石其因得以蜚語中之馬亦自用他事開罪於吏垣遂外貶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矣一山之廢興不足論二官之貪不必問即二吳儂之是非亦不暇辨獨恨游此地者別無他隙因山人爭構起見兩敗俱傷近賢者尚愛此輩如嗜痂然何耶馬仲良一去任樵石者蹋山亙谷琢伐之聲晝夜不絕今山腹已愓千載名勝夷爲

坡陀再一二十年吳中無靈巖矣

風俗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實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嬲於波浪中畢事精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惜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聞有黠者預目

茂樹濃陰之中俯首竊窺始得其情狀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遲誤則以上命賜杖必伏而受箠如數起又謝恩象亦日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即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敍行較人無少異眞物中之至靈者穆宗初登極天下恩貢陛見朝儀久不講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譴責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時謂明經諸生學識之不若象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及駕輦馱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則倩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求替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觱篥銅鼓諸聲入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數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鳴鳴出聲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撤屋觸樹人畜遇之俱糜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練縻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緹帥申報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題其變巳有餘鐵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幾穢京師嚼文人抵皆然

傅粉

婦人傅粉固爲恆事然國色必不爾古來惟宮掖尙之北周天元帝禁人間傅粉但令黃眉墨妝已屬可笑但北朝又笑南朝諸帝爲傅粉郎君蓋其時天子亦用此飾矣予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頰以表睟穆意其言或不妄至男子如佞倖籍閎之屬所不論若士人則惟漢之李固胡粉飾面魏何晏粉白不去手最爲妖異近見一大僚年已耳順猶白皙如美婦人密詗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昔齊文宣帝剝彭城王元韶鬚鬢加以粉黛目爲嬪御蓋譏其雌懦耳今劒賊

丈夫以嬪御自居亦怪矣金自章宗後諸王亦多傅粉爲臣下所竊笑豈宋世帝王亦有此風而完顏染之耶若乃陳思王粉妝作舞駭天下之觀李天下粉墨交塗分伶官之席此不過技癢戲劇耳

小唱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爲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此輩狡猾解人意每遇會客酒鎗十百計盡以付之席散納完無一遺漏僮奴輩藉手以免訶責然詗察時情傳布秘語緝事衙門亦藉以爲耳目則起於近年人始畏惡之其豔而

慧者類爲要津所據斷袖分桃之際贊以酒貲仕牒所充功曹加納候選突而弁兮旋拜命而躋清秩矣其子目猥巳不下數十輩甲辰乙巳間小唱吳秀者最有名首揆沈四明胄君名泰鴻者以重賂納之邸第最愛專房非親狎不得接席時同邑陳中允最稱入幕後爲御史宋燾所劾云與八十金贖身之吳秀偕跌於火樹銀花之下仕紳笑之大抵此輩俱浙之寧波人與沈陳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臨淸汴城以至眞定保定兒童無聊賴亦承乏充歌兒然必僞稱浙人一日遇一北童問汝生何方應聲曰浙之慈谿又問汝爲慈谿府慈谿州乎又對曰慈谿州再問汝曾渡錢塘江乎曰必經之途又問用何物以過來則曰騎頭口過來蓋曾聞儈輩浙東語而未曾親到遂墮一時笑海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託物比興見其生情理勢所不免又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毆訐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

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習尙成俗如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增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含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念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炬庭高

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問其原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將制王忠文（褘）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因此立節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任者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即令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淸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錢衛載按袁懋功滇記云南詔皮邏閣誅滅五詔得其土地而遺裔尚存乃於國中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陳設錦繡戶牖板楯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脂者易發而難息）每宴

臣下登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滇載記作初四日）二十五日値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詔助奠至期祭畢與宴延衆登樓歡飲須臾皮邏閣佯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皆領盡死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於是夕衢巷皆舉火名曰星回節（俗言火把節非只作火節又南詔通記漢時有酋長曼阿奴爲漢將郭世忠所殺其妻阿南漢將欲妻之阿南恐逼己紿之曰能從其三事則可一作幕祭故夫二焚故夫時衣易君衣三令國人徧知禮綵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明置表其下阿南袖中出刃火發當其夫衣告曰吾忍負君事仇引刀自斷身投火中國人哀之因是日然炬聚會以作弔節婦亦名星回節蓋臘月二十四日也）滇記二十三卷爲雲南巡撫袁香河（懋功）所著時康熙六年丁未至三十年甲戌雲貴總督丁廣寧泰巖（思孔）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無所聞後見人言諸葛武侯抵滇巳昏暮百姓喜因執火把迎之因沿以爲節惜未記詢其何日也與沈袁所記又不同附此以備攷訂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中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地有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蠶吐絲成繭繅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纍纍乃延僧持咒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數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中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彼土者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睹則疑之耳又如吳中之種鱉以莧菜和鱉剉成小餅與牝豕食之久之豕產小鱉以百計畜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鱉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取蚶稚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多蚶田値最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唐書西域傳驃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

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則食水草與所紀略同
但不云種耳元人白珽詩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
如兔食之肥美

同川浴

古云粵中多蜮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
余未之信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沈云余爲浙撫時
初不知有此風蓋命居廨者不及見耳及滿戍而遷衙
閒居每飯後孳奴皆出必移時而返日日皆然甚怪之
因痛箠亦效蜓跡欲棄擲我印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飯
後微伺之則僕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濱
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
堵略不羞澀始知此曹寧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余因
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昔但不
加箠楚而已每遇飯飽則我先率奴出門矣因抵掌大
笑此風不知今日尚然否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
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
辦吉凶及牙儈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
保媼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

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
民通婚姻即積鏹巨萬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
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余幼時亦曾服其藥
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
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
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役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
同鄉終合力擯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
等名色殊不見書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
戰歿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萌爲臣虜何以自晉陽
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
不可曉

技藝

鬬物

閩中鬬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鬬必更奇但無大膽
人能作耳最微爲蟋蟀鬬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
推核其智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尚與
羣妾踞地鬬蟋蟀置邊遽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
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

得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鬬雞爲唐元宗所好然金距芥羽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鬬鵝則見晉桓玄寶傳及宋徽宗好鬬鵪一鶉至直錢五十萬鬬鴨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郎亦曾見鬬蟻閩人多誇鬬魚余俱未得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故錦衣官裏有戶別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

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甚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所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畢舉酷似其聲老稚喜怒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今効不及從比余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余有神技可聞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以一小屏圍於座隅弄琵琶不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薑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殴於舖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徽姘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

已大哭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拘問兵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詰辨拜揖曲肖廷下喧鬧如市諸詈百出忽究出舖中姦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辨各操其鄉音逼肖畢事而散余驚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遍時再往求覓則亦不可得矣

宋時渾語

此宋全盛時士大夫耽於水厄或溺於手談因廢職業被白簡去位者不絕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楸枰曰木野狐又有以燒煉破家者則以丹竈爲火花娘京師

無賴者藏婦女於大溝渠之中自稱爲鬼樊樓其名甚彩本朝茶經者甚少至近年岕茶盛行其價頓絕幾與蔡君謨小龍團相埒余所見馮開之祭酒周本音處士皆精此藝而長興之洞山茶遂遍宇內今上初年有方子振者以弈冠海內因而致富入貲爲上舍得廣東鹽幕而出又有林符卿者以少年繼之名與方並馳諸貴人禮爲上客家亦起矣惟黃白一事習者多笑之而高明士大夫反篤信不怠如董思白太史陳眉公聘君皆酷好之此亦何異陳瑩中之談星命蘇子瞻之求長生乎今都下溝渠亦廣往往爲權堙剗竊者所窟穴或

化爲樊樓理亦有之

戲物

古來惟弄獅猴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碓羊鳴鼓龜迭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亦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諸蝦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隨起又合止頭面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者蓄一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之則羣鬭交戰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

之此更古來所未有矣近又有敎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物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亦鬭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亙古未聞

縉紳餘技

頃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余髫年見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眞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眞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成亦猶奈符諸公多嫻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昺]張縱師[世忠]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蹋鞠通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終

野獲編卷二十五目錄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桂方諸臣附和大禮以博官爵非爲勢利所逼耶乃當時世宗聖製一篇其略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熾盛彼之附和者師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復聽矣桂萼爲少保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疏矣勢利奪人之速可爲世戒楊一清代爲桂辨云喬宇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誠然若桂萼能持正論未可盡非上曰朕歎兄弟殊途吁嗟之餘偶不依卿言將原稿改之按世宗聖語即張璁寧悖理主不敢忤權臣之說矣故反以人欲熾甚坐持正諸臣楊丹徒迎合意旨亦矯矯湛以傅會時趨寧非勢利之尤乎然甫踰年亦爲璁萼所逐矣占風望氣亦復何益是眞可爲世戒矣

弇州評議禮

弇州作張永嘉傳云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必有以自見其語不甚謬然其中如黃綰之狡險彭澤之狠橫又豈可以磊磊目之若錦衣之聶能遷寺丞之何淵初以附永嘉得進後睹其暴貴又劾永嘉以自爲地此皆諸公所引爲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顏浹背乎至其後也則豐坊者起而疏請宗睿皇入太廟天下皆恨其諂使張桂而在亦必諫止然則何淵之世室未可盡非而既帝既考之後事體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張桂安能救正也貴溪之分祀四郊與親蠶諸改物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雖甚恨而屢攻之終無如之何最後則孝烈皇后之先祔太廟並徐華亭亦不敢諍乃知典制一越侵尋日深此實永嘉輩爲之俑至於末流不復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論

董思白太史嘗有言周之失計未有甚於東遷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綱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稷爲重君爲輕此子輿氏之言也于謙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蓋謂二公皆抱忠義而謀國或濟或不濟即往哲格言亦有不可盡泥者然二公不獨信古之有得失即識見亦不同今觀肅愍諸奏凡條陳兵食戰守事宜無一不中肯綮施之無不立效自是見地高卓加人數等李伯紀在宋無論兵援太原逗遛不進致憤大事即建炎初起

當國首建募兵買馬括財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否江淮既無馬可買而招兵括財之議尤爲舛謬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餉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全恃東南根本而乃盡括富民所蓄以充軍興將室愁戶歎人人思亂不待兀朮渡江而民心先變矣宋齊愈所以首駁之李慚恚以辨乃借書張邦昌三字罝之極刑亦太慘矣肅愍當英廟北狩時力拒南遷之議謂徐珵可斬然終不殺徐且力薦之爲祭酒致徐他日奪門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腸視之必謂忠定密于防患而肅愍拙于謀身矣○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出陝西招兵爲李綱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軍時見欽宗曰早聽老夫之言無今日之禍欽宗無以應也又粘罕初圍城時蔡京求入見陳退兵策蓋欲決河灌敵營使匹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許入國門遂貶潭州此時君相共亡其國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爲無見竟以人廢言若景泰之際則英主勞臣拮据以安廟社又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尚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世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儘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授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盛趨徽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強不肯攀附者目爲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反辱弇州者日衆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于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弇州公轉托其緩頰于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甚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作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俞安期輩又從而傳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幛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頌矣太函垂殁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評論前輩

王太倉之評張太岳曰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孫樾峯則又云江陵素留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騭每在司銓者上故其所長操夫能長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說又如此孫樾峯之評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紀載一出此公之手使人便疑其不眞而一時推服諸君子無不曰良史才或云世家九卿所聞見朝家事甚備其確往年陳文憲開史局亦有生不同時之恨而李本寧亦嘗孫言爲過則弇州之宜史與否終未可定而說者多謂孫語未然孫之譏弇州謂宦官用事者爲大璫杜撰無出欲以閹尹易之殊不知閹尹雖古語而大璫二字唐宋名公往往用之今紀載中甚多初非杜撰也孫素以博洽稱何輕議前輩乃爾

私史

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夥如弇州史乘考誤所列其不足據明甚而仇口汚衊顛倒是非又有弇州所不及見者如近年浙中一士紳亦登萬歷初元甲榜履蹤仕路官不及墨綬而罷著一私史紀世穆兩朝事自署永昭二陵信史其中舛謬不必言卽如每科所舉士則

總畧曰是年得士某某以功業文章著某某以貪酷奸邪著俱信筆任口無一得實有攉其姦而先知者颺以重賂相懇則鑿去姓名別易一人又賂則又改其楮墨互換處一覽洞然士大夫恨惡之而其人素橫健無敢與辨者至耿楚侗尚書雖與江陵素厚要其生平自有乃至云與徐文貞謀叛甚兩人俱其深仇也又自云江陵奪情欲草疏糾正爲其所覺搆陷被逮此不惟無疏可據卽考當時年月亦了不相涉此等書流傳俟後世不少弇州若在又不知如何浩歎也

林居漫錄

伍寧方袁萃憲使吳中人素名剛勁嫉惡任粵東憲以目告自免家居無聊著一書名林居漫錄有前集後集別集多集皆談時事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李修吾正撫淮時名獨重伍獨議其短謂才足以濟　世術足以交結時賢多取而人不以爲貪嗜殺而人不以爲酷掠名雖高徐覘其後可也不數年而李被彈自簡四起多祖其說因有稱其先見者至論乙巳京察謂用一事極詆沈四明之非有識皆以爲正論而歸咎吾鄉賀吏部燦然淸平一疏謂爲迎合時相賀好名人也見之不勝憤懣乃作一書名漫錄評正盡摘其說箋註于旁謂

無一語得實而於己清平之疏則直詆爲公正能動上聽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於國伍憤其飾非又作駁漫錄評正以糾之其詞轉峻賀不能堪又作駁駁漫錄評正則語愈支蔓且訐伍過端近於巷口伍爲吳下人望輔之者衆共爲切齒復作書名漫錄三評駁正援引指證詳明深刻讀者或謂快心或謂已甚賀已老多病見此恚哭嘔血不復能措一詞未幾下世其後憎伍者中之南都有給事黃元蕃建中特疏劾之專指漫錄則賀不及見矣黃後又坐京察去

袁中郎論詩

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曰而詈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即曰北極風烟還鄴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余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余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閒蟬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掀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沉魚陪治俠濤明石馬臥王侯謂予曰如此奇怪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也須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袁若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亦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行并不可列大家盡更訂之其人艴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妄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

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延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曷不明語之浙紳曰此等囈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詰惟有嘶批其頰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稍綫名薗布滿都下即園亭中扁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間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亦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著述

獻書被斥

永樂三年饒州府儒士朱友季著書傳專攻周程張朱
獻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書正統七年
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上謂僻謬悖理斥之勿
令誤後學天順二年常州布衣陳眞晟獻程朱正學不
報成化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
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惟以孟子爲婦章士
則之爲句時人傳之至宏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尙書
周易大學中庸註稱臣有一得頗能折衷通政司言公
懋不隸軍民籍自名爲庶人所進多穿鑿悖理上命焚
所著書押遣還鄉宏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進治安備

覽詔少詹事程敏政看詳敏政言其竊宋趙善琼自警
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詔以成狂妄還其書留不問嘉
靖八年二月太僕寺丞陳雲章上所註諸書及大學疑
中庸疑夜思錄各一上曰諸書姑收其學庸疑夜思錄
卽毀之有踵之者罪不赦嘉靖九年臨川王俊楠進所
著太文錄禮部尙書李時謂倣周子爲說用心雖勤無
補治道上命姑留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尙書湛若
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禮部尙書夏言云其立論以曲
禮爲先似與孔子戾但好學不倦宜加獎上曰旣戾孔
子之言何以傳後罷其書不省嘉靖二十六年陝西保

安縣歲貢任時上所著參兩貞明圖禮部謂其說不經
詔法司訊治贓罪爲民二十九年原任廣東僉事福建
同安人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所著易經存疑
並上呈御覽乞刊布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究
問褫其官萬歷二十四年四川僉事張世則著大學初
議專闢程朱爲行人高攀龍所駮其書亦廢不用蓋皆
以崇正學爲主也然諸書中亦未必無可採者燬火之
置之士之留心經學者蓋寡矣史稱林希元博學多聞
所獻書亦有見解時方習舉業不免遂得罪林又附上
書請征安南而郡縣之如國初時屢疏終不見省又世

宗初卽位林卽上疏勸上勤治進學議者謂一時建白
所未有

大學衍義

眞西山大學衍義其講修齊甚備而治平則畧之然雜
引前代宦官舊事分爲二款其忠謹受禍僅八條而預
政蒙禍者四十餘條故中官輩極憎之不得時上乙覽
宣德七年御史蘇州人陳祚勸上讀此書上怒逮祚下
詔獄并及子姪瑄等入九人長繫數年英宗登極始釋
成化時葉文莊盛亦以爲請不報至邱文莊作衍義補
進孝宗御覽遂大荷眷賞且奉旨發刊未幾門人相從

來詞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蓋補義中獨不列閣臣一門以故內廷德之因而大用其時議者即云修齊中已括盡治平何必又補特借此揄上知故入閣後即撮補義要務請上允行上嘉納之皆非無因也嘉宣宗御學於祕籍無所不窺故疑御史之見淺孝宗勤學凡獻替必虛心聽納故喜講臣之納忠然俞晞之由皆娛於內侍可歎也西山衍義列聖俱列講筵獨世宗尤嗜之然不過每月三八日進講耳惟今上于今乙巳年特召東阿于宗伯充日講仍下聖諭命專講大學衍義蓋深得修齊宗旨故以此書日置細旃非宋理宗務名比也

今上癸卯冬妖書起上盛怒難解東廠內臣陳矩慮有株連以大學衍義補內慎刑憲一項數卷進呈乙覽上意稍解既而僅置皦生光極典他無濫及人皆歸功於陳璫陳益大喜遂於乙巳年奏進衍義補二部請發重刊時陳以掌印帶廠上即命司禮監翻刻頒行至上親灑宸翰并其首蓋邱文莊著此書始終為宦寺所推服歿已百餘年猶受至尊知遇如此

詩禍

正統十四年福建勦賊都御史張楷作除夕詩云除夜深山動鼓鼙生民何苦際斯時又云亂離何處覓屠蘇濁酒三杯也勝無又云庭院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為給事中王詔所劾罷去宣德中楷先為御史作詩以獻宣宗意欲求進罪之賴學士陳循力救而免至是終以詩敗天順四年江西萬安縣民諸學淵進所作詩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中有哮犬吠豬咏龜嘲醜婦及譏當道者詞多謬妄上大怒出其詩命下獄究治集諸大臣廷鞫坐妖言律論斬弘治十二年雲南副使趙炯作詩十二首自序身論流落處使人言之功以獻上怒降為通判嘉靖四年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吳廷舉陞南工部尚書其疏辭中引白香山詩月俸百千官二品

朝廷僱我作閑人又引張詠詩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末又用嗚呼二字上怒令致仕又嘉靖十七年上幸承天府都御史胡纘宗作詩紀上南巡末句云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又云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極中夜幾曾移自刻而勒之石後為仇家任邱王聯所訐指為詛咒譏訕上震怒逮下詔獄拷掠論死後宥戍極邊此等拙筆無論為頌為規要無佳句何足塵乙覽時兩英主在御宜乎得罪此比蔡確車蓋亭詩不及遠甚直如古人目為衕準惡詩可也張楷浙江慈谿人吳廷舉廣西蒼梧人胡纘宗陝西泰安人○嘉

靖間又有錦衣經歷沈鍊以劾嚴嵩編置保安亦作詩譏督臣楊順被誣勾坐斬至穆宗初昭雪加郵翰林院編修趙祖鵬罷官居家被宗人趙馴訐其作詩訕上下詔獄論死亦至隆慶元年始得釋二人俱浙產其人雖燕猶然以詩得禍則一也

呂焦二書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竑為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進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為講員之首已不悅之極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為奇貨大璫陳矩購得數部以呈上覽於是物議閧然而張新建相公與郭江夏尤怒甚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丁酉焦又不幸承乏典試遂借闈事摭拾之調外去己亥復中之大計浮躁降調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啟事而議者終求多至今未起也同時則呂新吾坤初撫山西著閨範一書尋入為協院副憲其書偶為戚畹鄭國泰所睹進之翊坤宮皇貴妃極喜其議論因為作序刻之京師尋兩黨搆爭言官遂指呂懷二心別有推戴呂時已徙少司寇亦因此乞身歸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然尚未出山也兩公俱當世羽儀焦以博洽冠世呂以理學著名

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樸誠俱遭忌口動以宮闈見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慎慎況其他乎

國學刻書

南北兩雍所貯書籍俱漫漶不完近年北監奏請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可謂盛舉矣而校對魯莽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缺文動至數葉俱仍其脫簡接刻文理多不相續即云災木可也甲午春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成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聞頒發也按此書至二萬餘卷即大內止寫本一部至世宗重錄以備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勞諸臣俱敘功優陞若付梨棗更豈易言近日楊修齡鶴巡鹽兩浙欲刻太平御覽予極贊成之以仁錢兩令君大譁而止況大典又數十倍御覽乎

類雋類函

吳郡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粗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康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為

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末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詩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遍干朋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貲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時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工塡詞所著綉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槩以之頓減

焚通紀

皇明資治通紀嘉靖間廣東東莞縣人陳建所纂載國初以至正德事跡皆采掇野史及四方傳聞往往失實至隆慶間給事中李貴和上言我朝列聖實錄皆經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况時更二百年地隔萬餘里乃以一人聞見熒惑衆聽臧否時賢若不禁絕爲國是害非淺乞下禮部追焚原板仍諭史館勿得采用上從之按此書俚淺舛訛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來俗儒淺學多剽其略以誇博洽至是始命焚毁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近日復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乃知蕪陋之談易入人如此

迺年吾鄉又有永昭二陵信史者其書以嘉靖初元爲始似續陳建所著然專借以報夙仇且變亂以行其斷抑通紀之不若矣宜亟付秦焰免致訛惑後學可也○楊升庵云皇明通紀爲梁文康弟梁億所撰其言必有據豈億創之而嫁名於陳建耶况梁亦廣州之南海人○近代野史外總述本朝事蹟者如鄭曉之吾學編高岱之鴻猷錄薛應旂之憲章錄最爲表表然而得失各半又歷代實錄僅紀邸報所列至大臣小傳僅書平生官爵即有襃貶往往失實以故有志述史者未免望洋而返近年用陳南充言開館修史未幾中輟可爲浩歎

詞曲

蔡中郎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寃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未必實然又聞有傳爲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胡語以牛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

等不始於高則誠造曰業也弇州諸公辨亦從而信耳
〇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
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
韻爲難予謂古女以聲夫字平聲未爲也不如其斂勝
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
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
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
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儷梅香雜

劇曲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偏殺歌
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
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
本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
人之亞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
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
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皆不
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
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即如
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成宏間人又同時如
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
陂初學塡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
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塡詞名與康王
俱石友不嫺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
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
時惟臨朐馮海浮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自
陝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踈剌剌等套
尙是成宏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

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〇今傳誦南
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
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煙消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
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
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
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
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
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
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〇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
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牕下舊腔附一變黃印席致

辨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院客弥
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詠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
雜用庚清眞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俚鄙可笑眞不值
一文

邱文莊塡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
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
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
之因南太宰王與爲端毅作七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
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

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
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劾王遂去位所以
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
矣

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
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
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
何又敎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敎坊頓仁所賞頓曾
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
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
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
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人
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鈸絃皆有定則
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
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衾板矣此說眞不刋之論今
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
襖上著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調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爲
節奏也況北詞亦有不用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

亦有爲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曾見文人以漢隸自
誇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任其
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
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
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
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
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能脫盡奈何强
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淸唱則字
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卽以
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蚷相

倚不可暫撤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嘗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啟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轉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荊榛泥淖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存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妙

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

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宏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選入者殊尠檢爲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俱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閧之穢及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庵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頗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滿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鎭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矣

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菴生平塡詞甚工逸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付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絲不盡記矣

塡詞有他意

塡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紀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扊扅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璟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塡詞至今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歌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予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予用此例奈何訝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尚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緯眞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强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曇花記

今上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詞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上覽

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秖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啟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群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中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皆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挫策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

即寧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嘿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曇花記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予應曰此乃普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眞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粘蓋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上林猶爲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即旦兒冒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眞琵琶咽糠描眞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之作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

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予謂此必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辨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皆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証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眞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爲解

者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然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丹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為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

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閶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奇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為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即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為市嫗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守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以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粧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䯼髻三闋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

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技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筝篥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為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向不諧里耳如此況真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為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為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

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
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
綃紅線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
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大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
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俱四
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
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
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
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
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

辨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
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
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
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
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於是宋畫元曲千古
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
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
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
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
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
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絶唱眞井蛙之見耳今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
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
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
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
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
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誚梅香倩女離魂墻頭馬
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

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
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
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
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勳戚貴璫輩賞之耳若
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
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
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
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
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元人

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敎坊之部頭色長矣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鈎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鈎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俗樂有所本

都下貴璫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廝者先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淸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予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

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瓮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胡部樂器以代抃古人以抃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予向亦曾見今則四板矣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敎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後偶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琵琶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虜中馬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査正統年間賜廸北瓦剌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即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鷄鼓總皆虜樂也又北人詈婦之下劣者曰歪辣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通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

之粗婢後又聞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剌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寢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鬏髻兩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趨趨亦入聲之誤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元人呼命婦所帶丼曰罟罟蓋虜語也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義罟字作平聲

舞名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古婦人盤中掌上之還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槃舞鐸舞拂舞巾舞固絕不知何狀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頌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胡虜亦爲之若和凝起舞與張存業求纏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其人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令市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菻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虜習彌不可問今世學舞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即不然亦男子女妝以悅客古法澌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尙屬虞戚爲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巧工終非本色狀回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予言

金瓶梅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
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
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
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
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
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
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
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
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

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
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
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
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
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
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
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
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
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
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

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
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
不知落何所

野獲編卷二十五終

野獲編卷二十六目錄

野獲編卷二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玩具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擅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幾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何可了數乎也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窰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窰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贋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

瓷器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宣窰品最貴近日又貴成窰出宣窰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鬬雞百鳥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窰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窰加貴其值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見隆慶窰酒杯茗盌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塚則鑿甎畫壁俱有之凡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盌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窰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好事家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

崑兄弟并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
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未幾冰山既泮金穴亦
空或沒內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張江
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而所收精好蓋人
畏其焰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時韓太史
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間及
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賞鑒矣近
年董太史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篋笥
之藏爲時所艷山陰朱太常敬循同時以好古知名互
購相軋市賈又交構其間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而東

壁西園遂成戰壘比來則徽人爲政以臨邛程卓之貲
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僞書米海岳之
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爲異寶吳門新都諸市
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
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
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

假骨董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
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
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
敝黑几壁掛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爲吾故吳匏菴先生
初就外傅時所據梧此笠則太祖所賜高僧而吾郡
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以欺予予笑曰是誠
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昇時所留一雙破朱
泚破綻衲襖也王面頳無以應時張幼于敦宗侯
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會購一閻立本醉道士圖眞絕
筆也王以廉值脅得之索價千金徐之亦頗啟有好事
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
一本形模彷彿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千金王
所收者是也眞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眇一目儁爲王

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前後偏明耶
此語傳播合城引爲笑端王遂慚不敢出眞僞一言予
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
畫船至虎丘與韓胄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
惟余與黃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眞不減
武庫最後出顏淸臣書朱巨川告身一卷方欲定以爲
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寶異寶也予心不謂然
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予曰此吾
郡開氏鼻祖耶余應曰唐世不聞有姓開門南宋趙開
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爲兩姓況中書侍郎乃執政大

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盧杞所薦閻播臨摹人不通史冊偶訛筆為閑字耳魯公與盧閻正同時此誤何待言叢急應曰予言得之矣然為魯公所秘愛姑勿庸言亟卷而藏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閑字之曾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項韓宦滁陽偶談顏卷予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為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辟價俱兩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嫡子孫石晉時為虜騎將去帝羓歸日棄置中道今所傳宋搨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偽已不啻贋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欵肥瘦與定武略同此石遂以為真贋遞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唐刻見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為祭酒搨得數百本以貽朋友今石以敝葉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桑世昌蘭亭考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

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閣為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爲南北之淳熙秘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艱最爲難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傳泉州曰上下賀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過略存隆準已耳淳化宋搨近世惟吾邑項氏為藏為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予曾寓目即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弇州伯仲方購宋搨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畫用極薄故紙蠟墨搨之裝以法錦偽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啖弇公敬美初閱之喜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輩節贊歎以爲有目所僅見周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贗也兩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事露兩公與公瑕俱赧甚不復出以示人然盧初贗亦將百金淳熙秘閣及續帖近亦翻刻

晉唐小楷真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於小楷尤為寥寥予生江南幼時即從好事大家遍覩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其大半今項太學希憲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可當壓卷往年曾為先太史購得其值僅廉今輾轉歙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孝家褚登善陰符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

南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弘爽近聞爲嶶人厚募購去直是許高陽女貲嫁贈倘不止耶君和戎巳也若晉人書尤爲希世之寶韓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爲右軍眞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也今入婁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韓物長君寶護不輕示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沾濡而軒翥飛舞非復食烟火人所辦趙子昂斷以爲楊許之筆并非右軍換鵞書可及此言可稱賞音以上皆晉賢小楷眞蹟古所稱墨王墨寶此乃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

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嶶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題筆章宗酷嗜嶶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眞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仙鶴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卽眞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閒軟熟宗門斷非換鵞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淸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亦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眞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法書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幷形似失之予後晤韓冑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

幷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舊畫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買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恆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郞十餘曹皆倚醉偃仰老媼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買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閻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仕女也衣褶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出君迫從

予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戸部未陵得重價又一友世爵而爲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挂幅來重樓複殿巖泉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羣女擁持之甚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歎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値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卷雖無欵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辦也馮開之爲祭酒以賤値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歎定以爲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歎不容口以此著名東

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眞蹟仍在馮長君蓋初鬻時覓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肖海者臨槀逼肖又割董跋裝褫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晝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酬戲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波而秘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之模範惟古墓磚石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每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巹蓋慮睿稟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敕建諸

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閹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箑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僑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漢玉印

自顧氏印藪出而漢印裒聚無遺後學始認識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因在印數

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似衍
印藪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諸子孫日臨
蘭亭乃從門人者耳印藪中所列及顧氏續收玉章多
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爲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
得寓目若華琬玟不足比擬至今思之夢寐中猶爲色
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爲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云
此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也然厮養自是奇男子昔
許允拜鎮北將軍而印墮廁中印之榮辱亦何常哉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

肪切玉每番揭之爲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毫
穎所至鋒不留行眞可貴尙獨稍不宜於畫而董元宰
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
吝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
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止如宣和龍牋金粟藏經
紙俱可飾裝潢耳此外則涇縣紙枯之齋壁閣窻亦堪
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
用裱褙家複褙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墨而不顧紙理
之粗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尙能作澄心堂紙
妙冠古今乃全盛聖朝不遑與側釐結一勝緣耶近日
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溲烟爲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
財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
踰拱璧卽一兩博馬蹏一斤亦未必得眞者蓋墨之能
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於魯名最著汪太函司馬
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
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貿首深仇程墨曾介內
臣進之今上方愈妬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
墨苑鬪奇角異似又勝方眞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

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頗精以出內臣手不爲銀泖所貴
然人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傀
遺爲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縢置高閣間以給佐
掾輿儓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盡矣

端州硯材

端州爲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爲第一
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
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沙壅水深不
復可施工此硯遂爲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
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硯俱

沒盡爲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中爭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莆中贗物也眞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刓滑非器幾同頑石耳食者所櫝藏無一堪用頃己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殼紋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如玉璞臕裹絡包中含奇質繇之纔得硯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覩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永復大至蛋人幾溺旋洞以出而下巖又復閉矣憨師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下巖如還宣和舊觀皆憨師力也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黯而刻文拙者衆口賤之謂爲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於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爲郡縣滇工布滿內府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消滅嘉靖間又勅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若科擾滇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默不能對○近又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尚未辦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爲等威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典故動云宋物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爲骨董巨擘曾畜一宋刻新唐書索價甚高云此眞宋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爲然予適同集繙一紙覩之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誠字爲理宗舊名若此史刻於初盛時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雖無以應予而意色甚惡今之嚮古者大抵然矣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初無扇柄先朝有鎭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況此聚由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闆又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仕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尙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機斂之用牡笋管定濶僅寸許長尺餘宮好及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棕竹毛竹爲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所尙往時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物帶人號

古來用物至今猶繫其人者如韓熙載作輕紗帽號韓君輕格纙隱減樣方平帽今皆不傳其流傳後世者無如蘇子瞻秦會之二人爲著如胡床之有靠背者名東坡椅肉之大臠不割者名東坡肉幘之四面垂角者名東坡巾椅之桮棬聯前者名太師椅窗之中豁而上下疎者名太師槅皆至今用之稱之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花纈綾被及餅餌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蓋亦時尙使然若唐天復間之軍容頭南唐之天水碧宋崇寧之蔡家勅則近於妖讖矣又有直呼其人以當物者如古醋浸曹公湯燖右軍之類甚多正可供捧腹耳○今通用者又有陳子衣陽明巾此因名儒法服無論矣若細縫襇褶自是虜人上馬之衣何故士紳用之

以爲莊服也

皆謔

借蟹譏權貴

宋朱勔橫於吳中時有士人咏蟹譏之中聯云水清誰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勔少曾犯法鞭背黥面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張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郭索橫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閱乃漆書璁蕚姓名此大璫輩所爲也其後分宜擅權枉殺貴溪京師人惡之爲語曰可恨嚴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將冷眼覷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權貴然亦一蟹不

如一蟹矣○咏嚴後二句或又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語亦確

優人諷時事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武定家優人于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饑于闕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尚被減削何暇爲汝口食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改考爲伯悉嘗失所況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盍控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老夫婦二人向遭伍倆褻瀆先後不獲共歆下方寒畯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座皆驚散武定故助議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却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

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君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鬭雞行一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鑣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墜馬蓋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俗語有西風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傳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相謔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林後

輩屏氣斂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鋸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總督浙直巡撫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于舟中二人素相狎酒待者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慢柁胡應聲曰柁膂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曾飲璫有意侮搢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關工部君相識者即云予請我對人我

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遽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于痛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于駡詈言之徒嘔噦耳

賈實齋憲使

邑中先輩賈憲使實齋名儒里居與趙甬江文華少保前後門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徵倭歸至其鄉皆錮東桶中羅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僞不知問此中何物曰各處解到火藥也賈曰逼歲欲造火樹正需此願轉乞少許遂攜二桶歸趙不能爭乾笑而已其生平權譎

多類此一日雪後寒甚披貂裘立門前有一鄰舍少年號倪麻子者頗少慧好侮人賈見其屐呼謂曰我有一對汝能屬句否因出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對則能之但不敢耳賈云吾不罪汝即對曰皮襖披身假畜生賈面發赤咄嗟詬詈而入市人皆大笑

康吳二尙書

邑中吳默泉鵬太宰罷歸值甲子歲倭破閩之興化府其鄉紳康礪峯太和大司空避地來吾鄉故與吳厚因借其別宅以居寓公已數年偶值度歲迎春兩公乘箯同觀故事大家例邀春住命優侑酒優人爲儺語云吳

翁擎天碧玉柱康翁架海紫金梁語未畢一青衿從旁云柱耶梁耶斵材時須防截去梁柱頭二公大不懌罷酒而入是年康以議惡歸里未幾二公俱不起

術藝

嘉靖季年政以賂成入貲嚴氏者即擢美官人皆訐則貲異端封拜而大臣倖進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見求誠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知問以何故南歸云我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今則煞重身輕得爲大官

卽死不顧矣以此棄其舊雖寓言亦許事近年科道家
冢數人各爲上騰計建白殊尠又有什裁縫問答者一
言官遣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爲新進衙耶抑居
位有年耶或將滿九年候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
何用如許絮聒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氣揚凌轢
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須前長後短旣據要途已久漸
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我則前後如恒式倘及二考
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抉瘢穢遏其大用日惟俯首
鞠躬連揖深拱又當前短後長方得稱體此等語太尖
刻然于世情則酷肖矣又往時京師有謔云患奇疾者

百藥不效最後遇一名醫云須得五更不語唾塗之乃
問何處可得醫云但遇早朝於掖門候科道官入朝拜
求可也亦此意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蒞任未
臨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
講學至交實借此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
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僞號少
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强爲應天尹以戶曹隸
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懷
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强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大
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
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忿肆
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淸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
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
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餉之飲袋有鱸魚
因戲出對曰鱸魚四腮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蠏八足
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已亦爲一噱豈入其地卽
染其風耶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于時如丙戌年劉
中允瑊卒于京劉居鄉無脩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
恣偵其家延僧誦經先有夜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刹
夜叉个个都愁兒鬼到陽臺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
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
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
盈科以徵糧誤撥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
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
丑年蘇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

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于日也不爲不多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長洲令闞善政初至即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闞也俱有巧令人絶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鄉士大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間吾郡城搢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抑鬱者里中士人爲口號誚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被盜向打得哭趙南江少保時尚爲郎以佑寺基爲晃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

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婢潛與謀殺其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輿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紀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名命士簿入鄉勘荒簿至村落投宿於市溪寺中寺久名僥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脩其空手來嬲故紿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遂而濕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凉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逼床撫尻乘銳深擣簿黍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且啓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闍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饑雛刺我腸執摯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髡衆懾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羞慙叩首而已吳江人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貢糧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褲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似華初

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稍發時改節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棄六則心腹書辨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卯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謔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邇峯以南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衷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墻要學

尤同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背裝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吏部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壁經故同里合舉以誚之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家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驟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

壻李爲鍇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塁賢不認認傭頰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即吳夫人所出也詩語雖尖似近于薄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宏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

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尚乃遜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損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爲之捧腹

詠頭二謔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掇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謔者作詩詠

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裏鑽晝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訣蟲咸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因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詩堪以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志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油油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胸包權戴使人愁眞與前詩並堪噴飯

王弱生續句

大璫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諂其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孫號）別長堤在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北部（忠學）時尚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諸子盡情啊其奈東瀛沒將何未數日已有聖沒之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遊北中小兒每見出遊綴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叱而問之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者耳忽思宋人謂人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

踰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子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裁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着蘭州跎達裁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風盡日朦朧擁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又李本寧右丞流寓南都曲水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群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謔之云獨步平康較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會神厭惹得黃山老婦嗔背上揮來拳似鐵鬢邊撏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眞（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盡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縕藉不俗與文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甚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爲宗獨二什流麗可存

嗤鄙

臠壻

榜下臠壻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壻事亦譏當時風向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壻于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議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沖浙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艷値已未春榜後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兼趙光儀託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

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叕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歷踐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始終坐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嫠居貧悴困苦間今尚存予入都時過其門見有一貞婦扁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居也

衍聖公

衍聖公例朝賜下然來必有期事畢即行今公不知何故久居賜第數年不歸或云父子不咸恐有分美之禍以此避地未知信否但其舉動乖錯似得心疾有持物

欲售者過其門必强納之索價即痛毆人皆汪道以行尙可詐云其輿僮生事也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觴則全是勲戚舉動又非禮虐之其持票者在曲中必云聖人孔爺叫唱請妓進謁或重賂之得免夫聖人可施之叫唱耶嗣公本文官正二品而輿前二棍乃用武職棕竹細長者爲前驅時貴溪張眞人名國祥亦入覲其導輿者反用文大臣藤棍眞可謂冠履倒置○故事聖公毎歲聖誕必入賀且隨班常朝今上七年上以張眞人常朝爲非命此後不必再入幷云孔聖公以賓禮相待亦止其隨班至九年八月上又命衍聖公毎三年

覲期始入賀繼又下旨聖公孔尙忠凡大禮奏樂及有事於廟俱于廟戶內擬用其女樂二十六戶通行裁革益以凌虐庶母爲其所訐故上稍抑之今久居京師者卽其人○予過兗州路遇復聖世官五經博士者旗幟前導有斧鉞之屬繼以令旗二面轎後家丁十數人腰弓跨馬以從見之令人駭恨欲泣不止可笑而已

私印嗤鄙

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錦衣西席又洗馬江朝宗之壻曰什崇者刻印曰翰林東牀當時以爲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貞長孫元春爲太

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輿巳堪齒冷又吳江給事李龍門名周策者其長君私刻記曰禮科都諫長公子印又吾鄉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孫一太學生曰天子門生此皆俚下厮品徒堪嘔噦又見吳中一少年私記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蓋襲唐伯虎舊印殊不自揆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風月事見之扇頭此烟粉何足責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晚王履約中丞手書詩用上柱國章考其歲月正削秩里居尙未復職何以侈及前銜乃爾宜爲分宜所讒人臣無上以致奇禍也近年汪南溟作文其印則衮繡行邊江督以少

司馬圖視蓟遼然往事何足道時正家食圖起家竟終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竊鼠嚼日吻不足滿有道一笑惟楊文襄遂庵臨歿以陽住歸竟不得故官半字但書者從忠正楊公之柩于銘旌世宗初賜祭記乃此四字其家用楊治命也此最爲得之人之識見相遠如此

顔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甯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慚後人説黄石齋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于李本寧憲長衙

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即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黄貞甫攜盒相訪鄧遠遊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匆匆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余亦撫掌無以應

名刺自稱之異

弇州觚不觚錄載名刺有未面門生等項詞堪嘔噦因憶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外論入都投西臺舊僚稱道末生人共嗤之已去豸班安得尚云末因改爲道末生又一禮部郎白若圭媚翊國公郭勛其刺稱渺渺小學生京師爲之語曰道末道棄渺渺小學一條兩上徐如白若

竊舊句

河分岡勢山入燒痕雖剽舊句不害其佳向見兗州城樓榜云平野入青以爲此是何語既而思之乃用子美東郡趨庭詩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爲之胡盧不已又一山人家枯杜詩作對聯上句縱飲久拚人共棄而改下句懶朝爲懶游亦堪噴飯他如王敬美所紀滕王閣扁訛飛閣流丹爲流舟胡元瑞所紀温泉亭内五扁盡用朱晦翁半畝池塘一絶又不勝書矣近日更有可笑

者涿州城外有一太山玉女行宫香火甚盛道士鼎新之涿之城樓懸一舊聯云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道士乃用其語爲行宫對曰日邊衝要元君殿天下繁難碧霞宫即令包老睹之亦必絶倒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説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

而尚少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王之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于背上豈非眞忠至嘉靖間黃久菴尚書綰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鄮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覬近日有一松江太學生王彛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斲乃父

像高數尺具機發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縗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予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予言予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項四郎

今上乙酉歲有浙東人項四郎名一元者挾貲游太學年少美丰標時吳興臧顧渚懋循爲南監博士與之狎同里兵部郎吳湧瀾仕詮亦朝夕過從歡謔無間臧呈登第負僞聲每入成均署至懸毯子于輿後或時僻入曲中宴飲時黃儀庭鳳翔爲祭酒聞其事大怒將劾罷之并及吳兵部得旨俱外貶又一年丁亥內計俱坐不謹罷斥南中人爲之語曰誘童亦不妨但莫近南郎一壞兵部吳再壞國博臧餘不能忍記誠多才復爲先人鄉試同年與屠禮部俱浙名流同時同罷流竄過一棄不收二公在林下與予修通門誼甚敦致詢皆未聞人也

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畢集金陵

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暮秋邪冠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媼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于都下遇鄭君譽其塡詞

之妙鄭面發赤囑予勿再告人

非類效仕宦

士人同榜第者始有年兄弟之稱他不爾也近因士人久不考選科道其俸滿應行取同咨到部守候者充滿輦下相與郎中團聚遂亦認同年其事起于戊戌辛丑以後雖非故事理亦宜然獨有可笑者近遂得一命而出其同受職者亦刻齒錄稱同年已可駭歎近見閹宦輩以年兄年弟相呼益同時選入內廷者皆聞丁中甫比部談及同邑先達王恭簡公爲南中卿貳時與彼中一守備大璫席間談次問王何科得第答曰嘉靖丁

未科璫大喜曰我亦以是年簡進皇城然則與公同年也因講譜籍之誼王慚怒無策後竟以計避之又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盡數逐去久之稍稍復集人問其何以久不見則曰敝道中人人修潔無奈新進言官風聞言事以致被論出城待罪今公論已明矣一時爲之破顏予頃在都門偶閑步入教坊司京中所謂本司者至一舊識家則是日適有喜慶此家正充樂工俳長其艾豭俱應役出矣予問小姬者曰門庭何以寂然對曰家父母並入御前供奉侍宴上壽非暮不還余漫應曰無乃勞苦乎姬曰此敝衙門職掌安敢言勞今日不過禁中小排當耳若遇內廷大朝會時節奴家輩亦率敝同寅走馬待漏贊導大禮無刻不在天顏左右也予聞之俯首胡盧不能已蓋所謂不如此何以成京師

詩厄

北史紀楊五伴侶詩最拙惡市日傳寫以供人笑唐王氏見聞所紀楊鉾秀才故作落韻或醜猥語取人笑玩裝修卷軸投謁王侯到者無不倒屣隣藩大藉事馳車馬迎之竊謂主人無賴作此伎倆耳頃年台官見乃有閩之莆田人林少白者刻稿行京師俾拙之極見者

無不噴飯予幼時曾睹其集記其贈一吳中周山人者云蘇州城外有虎邱蘇州城內有老周圖書張張勝之繞楷書字字叶天球盡俱取周姓也其後四句則忘之矣一時公卿貴戚延爲上賓乞其咳唾以博歡笑益無日不飽五侯鯖也其自序云予號少白非少家父白齋也家父不知詩書何足少哉蓋老母夢太白而生予故號少白以少太白也予疑其詐狂貢媚後聞其人曾爲諸生見斥貧窶無計乃出奇北遊蓋奸人之尤也孰意楊鉾衣鉢直傳此人哉○怪率之詩起于玉州而極于打油釘鉸然而至今傳也我朝道學諸公皆爲鄙褻之

調欲以敵詞人徒增其醜耳如莊定山云枝頭鳥點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及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之類眞堪嘔噦而沾沾自以爲佳句試問陳白沙及王陽明唐荊川初年作何等淸新整栗有此一字否

野獲編卷二十六終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釋道

神仙

野獲編卷二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釋道

釋教盛衰

後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盡誅緇流毀梵字可謂備極慘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護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謀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幾嗣位者為宣宗旋興復之蓋授受之間不能盡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佛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間寵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頗于靈濟顯靈諸宮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剎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然上神聖雖皈依

淨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間紫柏老人遊輦下極為慈聖所注念即上亦出御劄與答問第至問戒壇諸事大璫輩屢屢力為之請終不許也後妖書事起紫柏逮入獄尋卒上亦不問○隆慶間北虜俺答通貢朝廷必遣僧于互市時賜以經像虜中奉之加禮膜拜稽角酋長及部下數十梵唱者如海潮音然後恭問皇帝聖躬萬福以及將相大臣僧為具說因果報應勸以戒殺修善酋長輩傾聽讚歎臨行哀戀不忍別厚加賜遺而返蓋自萬歷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時見敗於瓦刺益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象教所至皆設中國香花及中國所賜錦綺莊嚴之以當供養俺答死其子黃台吉襲封黃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封以至于今而三娘子者係俺答嫡外孫女自俺答晚年即為虜中哈屯哈屯者即閼氏可敦之轉語實正配也其子其孫相繼烝之世為哈屯其帳自別有精騎數萬虜部畏服勝于順義王虜酋代立未與結伉儷則支部皆不歸命以故牝晨者四十餘年且有權謀能以恩威御部落奉佛極精嚴每以入犯內地為戒予見其畫像面闊滿秀媚身亦纖長不類虜婦頸間掛數珠手中復有一串作數佛號狀亦氈毳中異人也蓋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

行于沙漠因之邊陲晏然其默祐聖朝不淺矣

僧道異法

弇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謂親見于刑部所藏事例以為異此誠異矣然正統間更有一事與之同者時山西有僧夜入姦婦家為同姦者毆死法司論毆者以殺評事王亮駁之曰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僧犯姦有之有妻其罪尤重毆死姦僧者宜蒙矜恤上命宥死戍邊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載入律中耳今陝西西

寧諸衛土僧俱倣西番有室且納于寺中而火居道士則遍天下矣又僧之犯姦者近止令追牒還俗正墮其計中若二法得行其于除淫蕩穢所裨不小

感通寺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蕩山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竺入中國時建唐時南詔重新之山徑曲折數十里林樾蔽虧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六年寺僧無極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上臨軒之頃山茶忽發一花上異之賜御製詩十八章敘其水陸往返之勞仍勅撰記畧曰此寺落成之時住持者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而奠位于此今大雄殿未塑像是也以上俱出太祖聖製其為傳信無疑佛法之靈異如此宜開天聖人之表彰尊信後世崇奉不衰也楊用修戍滇中寓此寺最久寫韻樓卽其臥室寺產茶甚佳

女僧投水

尼之作姦余向曾記之茲觀國初事蹟而知太祖之處姦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嘗使人察在京將官家有姦者時女僧誘引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將二家婦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既不

必讞鞫定罪亦不須刀鋸行刑盡付洪波俾登覺路真萬世良法也頃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間來撫江南因吳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觔照豕肉之價官賣與鰥夫眞一時快心事但坊市報名或先賂衙官胥吏輩得預匿大家因而願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做其意嚴為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逋逃藪天下事不得盡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

姚少師廣孝奉命賑荒歸吳中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

之爲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喜極遂以爲子命名曰繼郎承蔭爲尙寶以至太常少卿此王文恪守溪以語李文正西涯者李因述趙松雪一事爲證趙亦嗜酒識所署驚曰天下惟我書獨步今乃勝我何也旣知爲雪菴李溥光筆急命輿之來乃僧也語甚洽因薦之朝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加榮祿大夫茲兩事俱奇甚一釀肆傚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兩人俱釋氏係極文臣之位總借翠池一派延世賞冠延閣佛家所謂時節因緣眞有數耶今姚繼之後盛於吳中但不肯名應孝法嗣耳○元朝宮殿扁額初出李雪菴筆元世祖大加賞

愛趙松雪因讓之不復書

番僧賜印

大臣受主上殊寵賜以印章者始於仁宗優禮蹇夏諸公至宣宗亦有賜其後則世宗之賜爲多皆以閣部或勳舊得之非過也惟宣宗賜金英等而貂璫亦濫承矣憲廟賜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橫極矣世宗馭下嚴峻而內侍張佐麥福眞人陶仲文邵元節所得前後更多于輔弼今上則惟馮璫張相兩人受賜而已然歷朝雖有橫賜無及沙門者惟正統八年番僧麻答失吉陝西慶善寺修行特賜勅諭并賚圖書其文曰廣善慈化此後遂不絕書則實前代所未有○又正統八年陝西石屋寺靜悟禪師名阿難答者遍其姪女爲岷州衞諸生所發上曰出家人寧有是其有之不加詰譴也蓋亦假番僧類此○永樂間文皇得美玉欲刻印以賜大寶法王黃淮諫曰中國向來無此奇璞今特恩賜之將使番部輕天朝上遂止當時文皇之與禮胡乞盞不特哈立麻矣嘉靖中賜遼徽二廢王眞人印事因不經式亦奇大然止範金爲之耳

夷僧行法

兵部尙書靖遠伯王驥自征麓川思任發奏捷歸上言

征麓川時有雲南大理府阿吒力僧綱司土僧何淸在彼結壇行法將思任發及刀漢招父子縛草爲人背書名字枷鐐刀箭砍射驅魂在壇晝夜呪厭果有靑蛇花雀入壇黃昏神號鬼哭後隨大軍過江殺賊持旛行法直至賊門呼風止雨佐助火攻有驗宜錄其功上不允都綱董榮等復奏何淸且請增設僧綱司數處上始令授河淸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綱司不許增按驥上此疏時思任發已逃去不獲乃爲誕妄不經之語以誑主上其後凡三度南征驛騷半天下兵民死者數十萬蓋不待訓導詹英之彈章而已自呈其孔肆矣正統八年

分守獨石都督同知楊洪言雲州堡西金剛山崇眞宮其神能出光怪致靈異去秋巡徼至東凉猝遇虜騎勢張甚臣默禱于神虜遂遁去因以私錢修廟今已畢事乞賜勅額及道流住持上命賜名爲靈眞觀度道士主之是時王振欲已熾邊帥神其說以獻媚習爲故事以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元威爲疏首第一句則正統已爲之先鞭矣

主上崇異教

主上新登極輒度一人爲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處幾同王公間初選僧時卜其年命最貴始許披剃有

云重賂主者中貴人乃得之弟先朝必不然如憲宗登極輔臣李賢諫曰高皇帝祖訓明有寺院燒香降香之禁違者并領送之人處死近傳番僧入內誦經至晩乃出又有非奉聖旨傳送銀物於寺觀者乞明禁以嚴宮禁上優詔答曰祖訓敢不祗率武宗登極禮卿張昇諫曰近聞眞人陳應循西番國師那卜堅參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薦揚數入乾淸宮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無不駭愕請執諸人革其名號追其賞賜印誥斥逐發遣上允其言一一查革併追所賜玉帶諸物令有敢貿緣出入宮禁者并罪之其嚴於祖訓如此然成化之中年已爲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止親臨幸之正德之中年造萬壽寺於禁苑上身與番僧唄誦其中親前兩答詔榜何矛盾也英孝二祖一張一弛本朝聖主尚不免溺此教以貽新朝之補救況後聖耶世宗忿髡輩之積蠧焚慈恩焚佛骨而事元之盛又十倍焉

僧道異恩

成化十七年傳陞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爲太常卿蓋自永樂間陞右善世姚廣孝爲太子少師及金眞郎元淸爲太常卿後來未有異典然姚係佐命元勳郎曾爲監察御史常恩不過以房中術得之時尹恭毅(旻)任太

宰不能執奏又是年賜番僧萬行淸修眞如自在廣善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洪謨)爲宗伯亦不聞執奏也蓋憲宗於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即遣內臣召還令馳驛來京言官屢諫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恩寺蓋此時道教置不談而佛氏爲中宮及大璫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異也至正德間上親習西番梵唄與番僧聾演唱於禁中至自稱大慶法王給印賜下院爲

禮卿傅瀚所駁直至嘉靖中葉上居西內躬行齋醮邵陶輩寵冠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言焚棄佛牙頭骨幾盡而釋氏之不振極矣○番僧之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至正統初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禮部尚書胡濙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王佛子不動餘者去住聽其自裁蓋此輩於光祿寺日給酒饌牲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當宣德年間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盡革云

毀皇姑寺

皇姑寺在京師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諭輔臣楊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謂尼僧與僧道不同所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毀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後三四日不知何人哀奏兩宮皇伯母見諭以皇姑為孝宗所建似不可毀聖母亦以孝宗為言蓋小人進禍福之言故兩宮一時傳諭次日聖母又諭欲建一寺即將此寺與我亦好蓋此寺乃皇親內宮供給佈施必有請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見宮掖隱情既而聖諭又下輔臣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即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著終身不許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宣淫日甚檀施亦日益不貲矣蓋其根株俱在內廷以世宗英斷尚不能鏟除況後世乎自丁亥後又十年而霍文敏韜為南禮卿首逐尼僧盡毀其菴金陵一片地頓爾清淨皆去而尼復集菴復興更倍往日矣○是時上又下密諭閣臣曰朕又將有議此寺額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順天保明者明是我國朝號此言尼僧之祖能順聖祖奉天開極

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此寺云勅賜不云勅建便可見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觀世宗屢諭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是禹鼎秦鏡且開諭輔弼曲體兩宮之意然實錄中僅載一二語不能如此詳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諱也予今所紀亦僅十之四五耳○予向曾記汰尼因及皇姑寺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屢詔以見先朝遏邪之嚴

衣鉢

初祖衣鉢留粤東之黃梅寺實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恭簡莊渠校督學其地借觀之撲碎于地名爲闢異端今存者以漆膠非復完物惟衣尙無恙耳此等見解與張永嘉貶損孔廟何異卽盡廢佾舞聖衷未必愜盡焚衣鉢宗風未必墜眞所謂蚍蜉撼泰山不滿兩聖人一笑也況初祖衣鉢不過與孔子履等後人自不忘本珍收之耳莊渠與王新建爭名晩投桂安仁幕何異端之能闢哉○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鄒嶧宣尼行滕尙留兩籍耶又唐宣宗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質之博洽者

京師勅建寺

本朝主上及東宮與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今京師城南有海會寺者傳聞爲先帝穆宗初生受釐之所今上萬歷二年重修巨稱鉅麗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壯偉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蓋從龍泉寺移錫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成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璫谷大用故地始于萬歷四年凡二歲告成入山門卽有窣堵坡高入雲表名永安㙮華煥精嚴眞如游化城樂邦所費甚多蓋慈聖旣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于西直門外七里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廠年久頹圮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貯漢經于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寧安重樓複榭隱暎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其後疊石爲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蓋象普陀清凉峨眉凡占地四頃有奇亦浹歲卽成時司禮故大璫馮保領其事先助萬金潞邸及諸公主諸妃嬪以至各中貴無不捐貲其藻

繪丹雘視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盛幾同洛陽伽藍記所載矣予再遊萬壽時正值寺衲爲主上祝釐其梵唄者幾千人聲如海潮音內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婦問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蓋志善者已謝世此又代職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時上從內府賜出永樂間所鑄銅鐘內外範華嚴全部娑婆環讀此身眞在忉利天宮也以上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美鳩工聚材一以大璫涖之有司例不與聞民間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話也先是萬歷二年仁聖太后亦出貲金建仁壽寺于城南數里直至十三年始報竣○此外京城

内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未幾又從山西巡撫都御史朱鑑言謂風水當有所避乃命閉正門不開禁鐘鼓聲又拆寺門牌坊所謂第一叢林者而無救于禍難成化間又以妖僧繼曉建護國大永昌寺致勞憲宗親幸不逾時曉誅寺毀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籞隆福今尚存而永昌則無寸椽片瓦矣

僧家考課

兩京僧人俱隸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塡補往遊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

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爲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爲座師呼其同輩爲做寅堪爲破顏孩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級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親領最爲崇赫以故集慶寺爲閻貴妃香火理宗特加隆異遂有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無等本朝太祖爲之節制然而禪規亦嚴嘗見天界寺廊廡出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陞首座某人陞維那諸職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牓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囂浮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銓清愼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書于沈石田甫數月沈即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同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雀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貲遣之迨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穹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甚入荆關

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實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于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牓初偉爲童子侍虹臺硯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駸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旣而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闡關裏言密獻規

于位位不納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是且不屑與我鴈行矣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荆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中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筴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三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淸狂不慧俞亦不嫺于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于時遊太函弇州飮甄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紫柏拈偈

紫柏嘗拈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自謂已證得一句半耳向日馮祭酒與之同席主人出饌蟹甚肥馮手擘之自訟曰是不宜吃無柰口饞何紫柏振聲以杖擊之汝但恣噉不過識神偶昧今明知其非强作憫憐狀此眞泥犁種子非吾徒也坐中皆俯首服其上王荆石相公傳一稀痘方服之無不驗後傳漸廣效亦漸微紫柏以難王宇泰太史詰其故王曰衆生業力重立方之人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紫柏歎以爲然予恨相見之晚不及酬對

紫柏評晦菴

董思白太史嘗云程蘇之學角立于元祐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其說非出于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眞知言哉蓋習聞其說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菴許敬菴是爲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緒餘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菴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臺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今錫山諸公又祖楊龜山特于朱陸異同辨晰精核則二程淵源又將顯著于中天矣

紫柏禍本

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于機鋒籠罩豪傑于士大夫中最賞馮開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即馮禮闈弟子也紫柏旣北遊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也以醫遊

京師且久値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時大揆沈
歸德爲于鄉試座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于
於師門最厚時太倉王吏部冏伯與于同門日夕出入
大揆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
揆待命郭與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工部俱有力焉
因相與過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吾與于之交亦
得與郭宗伯往還每衆中大言以南事通妖書事起邏
城御史康丕揚捕令吾被其簡牘得紫柏與于二公手
書入呈御覽上始疑臣下與遊客交結作疑江夏矣紫
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處而主上靳不與

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然未嘗有意殺之
也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于獄槪歸塵示異比及
茶毗得堅固子無算今遺塔在徑山中峯沈令吾者亦
從輕典放歸足徵聖主之無成心矣○己亥庚子間楚
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愼軒
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纚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
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聞而憎之
其憎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師入都江左名公既久待瓶
鉢一時中禁大璫趨之如眞赴靈山佛會又游客輩附
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廣之恨非復袁陶淨社提象以故
黃愼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既知其不
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又自簡暗掉之引疾歸
時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未幾
大獄陡興諸公竄逐紫柏竟罹其禍眞定業難逃哉

二大教主

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
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劉晉川皆推尊爲聖人
流寓麻城與余友邱長孺一見莫逆因其彼中士女談
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狷性
如鐵不足污也獨與黃陂耿楚倥定向深仇至詈爲奸

逆則似稍過壬寅會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經
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
明相公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宇明遠
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憤極自
裁馬侮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并
郭所厚者數君御史康驤漢不揚因劾達觀師捕下獄
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恚發病歿師已倦
遊無意再遊輦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廢促之行師遂欲
大興其教慈聖太后素所欽重亦有意令來刱一大寺
處之不意伏機一發禍不旋踵兩年間喪二導師宗風

頓墜可爲怪歎雖俱出西明相公力然通人開士只宜匿跡川巖了徹性命京都名利之塲豈隱流所可托足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憨山之譴

憨山大師名德淸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利稍疎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自度不能勝乃北遊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璫輩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之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

處張本遽塡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艷妬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會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揑造道宮故名自稱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淸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繫獄良久後始謫發粤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大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師在詔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唄誦比出獄時嗟歎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眞于其中欒正子長又於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單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雪浪被逐

雪浪名洪恩初號三淮本金陵名家子棄俗爲僧儆慧能詩博通梵夾爲講師翹楚貌亦頎偉辨才無礙多遊縉紳間金陵大報恩寺塔壯麗爲海內第一嘉靖四十

二年寺被燬塔亦漸圮雪浪募修之始復舊觀然性佻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負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閒或時一赴物議譁然遂有摩登伽嬈摩羅什之謗實不至此江夏郭明龍爲南祭酒極憎之至書檄驅逐歷敘其淫媟諸狀幾不可聞或云雪浪曾背誹郭詩爲其同儕緇徒所語以致郭切齒未知然否雪浪自此汗漫江湖曾至吳越間士女如狂受戒禮拜者摩肩接踵城郭爲之罷市雪浪行侍者數人皆韶年麗質被服紈綺卽衵衣亦必紅紫幾同烟粉之飾

予曾疑之以問馮開之祭酒比邱舉動如此果于禪律有礙否馮笑曰正如吾輩蓄十數姬妾他日何害生西方登正覺耶其愛護之如此然郭卽代馮爲司成者亦最相善

禪林諸名宿

竺乾一時尊夙盡在東南最著則爲蓮池達觀兩大宗主然二老行徑迥異蓮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達則聰明超悟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蓮枯守三條椽下跬步不出達則折蘆飛錫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敎門雖不相下亦不相笑其後達老示寂獄中蓮柎膺悼歎亦微咎

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寓意甚遠非幸災也大抵蓮老一派主于靜默惟修淨土者遵之而達老直捷痛快佻達少年驟聞無不心折其時雪浪洪恩本講經法司而風流文藻辨博自喜有支郎高馬剪翟之風則蓮老頗不謂然蓋近日叢林議論崇尚宗門主于單刀入陣寸鐵殺人而鄙禪修爲齷齪如雪浪輩不禪不宗又欲兼有禪宗之美矣憨山歸自粵中聲譽轉盛來游吳越一時俊少以得奉盤匜滌溲器爲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語拔度而不得蓋雪憨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憨則至今神旺如盛年乃謦欬間多趨縉紳談時局以是信向者愈繁又作達老塔銘語含譏諷識者遂微有後言至如近日宗門諸名下爭以壇坫自高相駁相嘲以至相妬相詈眞一解不如一解矣○憨師每至佛寺登大雄殿說法及受諸供養禮拜俱南面正坐寺僧以大被遮蔽三世尊像設一如地方官長遊宴菴觀之體余竊疑之如來爲空門導師猶之儒教中孔孟我聖門之徒大儒授經必無踞大成殿背孔子四配自陞高座之理亦曾托友微規之度未必首肯也近見二三講師亦倣其體以自尊大眞可謂無忌憚矣又曾見憨老投刺署名奇大埒

閣部大老人尤駭之

西僧

余往年庚子在武林應試時正秋七月遇一西僧于馮開之年伯家其人約年四十日夜趺坐不臥食能斗許亦可不食連旬不飢便液亦較常人僅十之一每十日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國經呪以炭熾鐵釜洞赤擎掌上枯指其中取百沸湯沃人肌膚如冷雪亦能以呪禁癰瘍等疾葢其地去中國數萬里途中奇鬼毒蛇怪獸相撓非藉呪力禁持必不能達此特其小技耳別後十許年予在都下遊西山宏化寺遇西僧數輩持

螺唱梵胡拜于佛前內有一人屢睨予良久曰公得非
沈姓乎余怪問之則庚子武陵所遇也面目盡改全非
殊域氣貌且爲華言不爲梵語余詢其行業精進何如
則大悲哭曰自別公入京已茹葷酒出入聲利場中卽
經呪已無寸驗何論白業又問其瘦瘵如舊否則云日
苦大小便頻數夜臥齁聲達旦留塵世亦不久矣相與
歔欷各歎老大無成侵尋鬼籙灑泣而散此後不復再
見

僧慧秀

義興僧孤松名慧秀能詩有俊調其人亦瀟灑不俗爲

吳徹如正志比部所厚築菴居之予壬子游陽羨吳館
余于菴與同朝夕每謂余欲返初服以詩行人間初猶
勸止繼見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幾吳轉江
右兵使出山慧秀遂棄瓢笠稱山人茹葷娶婦余歸家
後不復通聞問忽聞其病亡固已訝之未幾徹如長君
允執名洪亮者試南宮歸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
時夢慧秀被桎梏至詞旨酸楚且云我不合爲僧不了
犯如來戒得罪將入重獄始不勝拷掠已引公甯相勸
誘爲解冀得輕比不意冥司彌怒并將逮公讞決今期
至矣吳驚悸汗流醒而沈劇以至不起

墖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
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
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
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迹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
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滇俗
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
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神其變化耶

墖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實不然南京牛首山寺

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
然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偃時窺之其影
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
可曉如此

眞人封號之異

太祖封張正常爲眞人以嗣龍虎山之業其號不過十
字宣宗寵劉淵然眞人封號至十八字而極矣此後恩
漸殺惟嘉靖間邵元節之封其眞人號亦同淵然雖一
時異數然兩朝濫典人以爲駭不知憲宗朝亦有之成
化廿三年詔贈靜一沖元守道清修履和養默崇教抱

朴安恬眞人王文彬父爲太常寺丞尋爲安人五亦十
八字而世無能記憶者蓋其時左道橫進如鄧常恩趙
玉芝輩方橫甚則眞人又爲恆事矣至宏治十七年上
命閣臣擬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劉健等力諫以爲宗廟
謚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宜令停
止則濫典亦如成化間矣若嘉靖末年陶仲文封伯加
柱國蔭襲承其眞人號遂至二十字此又當別論○成
化一朝僧道俱倖如西僧則劄巴堅參封至二十餘字
蓋沿故元舊俗并襲永樂間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國
師之屬料中國冒名者講經覺義每一旨傳升數十其

時僧道官各數千人先是以星變吏化李孜省降職僧
繼曉遣歸矣至成化二十三年復召孜省進禮部左侍
郎而先建大永昌寺以居繼曉者初亦發檄至是重建
其宏麗綿亘更倍于昔未幾上宴駕罷役二人亦正法
矣若世宗朝惟元門見禮而釋氏俱廢滅

羽流不列清班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帶銜爲禮部尚書會上
御經筵舊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獨不預乃上疏自請云
忝列春卿之長而經筵見擯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議之
輔臣等謂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臣從上是之寢

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龍虎山眞人張國祥以覲朝入
朝綴班二品上御門望見道冠羽衣以爲服飾不稚不
足以肅觀瞻卽下聖諭他是方外之人爲用朝參又無
民社之寄何須入覲自今非奉召命不必來京○聖十
與端處置恰當與不惡而嚴矣○己卯後數年仍命張
國祥三年一覲言官爭之不聽又至京師帆久留不去
恭中官輩誑上以祝延聖壽建醮爲詞然終不得預朝
會

月中仙人

嶽廢王載堉在國時奉元爲世廟所寵賜眞人號及印

嘗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際忽有一鶴從月中飛下
殿亭鶴載一羽士眞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禮之與談大
快因問師來有所請否對曰廣寒宮年久頗傾將更新
之他材已備惟少一梁願王留意王辭以力薄恐不辦
此羽士曰不必其材但需銀皮傅梁上約萬金足矣因
示廣袤長短之數姑令製就明年此日來取復乘鶴飛
去王果如言琢就龍鳳花紋極工至明年中秋則羽衣
者從月飛下添鶴一隻頂禮爲謝身跨一鶴以一鶴銜
銀梁返月宮王大駭以爲飛舉可卜忽一日有司捕道
士之宿娼者來疑其爲盜詰以能文銀作夜合資爲刺

姦者所蹤跡拷問之則對以誘騙殺存所得其人爲武當羽人向日跨鶴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僅得分銀道士數輩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時分宜相治第有鶴成羣繞其新構分宜爲文紀其瑞皆一時方士所爲也宋眞宗視朝罷招大臣入殿後潛游蓬島及徽宗郊天見空中眞仙雲物樓臺總之皆幻術耳○載埨爲英宗元孫世宗從姪建國僅四世與世宗同好道同師陶仲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殺妃嬪從死者又數十人子孫不紹罰不蔽罪其中必有說

道士娶妻

世宗寵任羽流雖多異典然有處分最可笑者如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金贇仁以三年考滿求蔭其徒協律郎陳自選科臣勃奏謂蔭敘無及異姓之例而禮部之議姑陞自選一級乃以自選爲太常典簿不爲例已屬可笑時嚴分宜爲禮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責甫逾年而贇仁與自選各私娶妻即居神樂觀中且毀天壇地以廣私室爲樂舞生所發上下刑部議罪發贇仁爲民自選永戍邊衞此二人既以娶婦得罪又安得有子孫世從戎哉其師以無妻子蔭其徒矣其徒荷戈時又必照例僉妻起解方有後人免勾補耳當時禮官刑官惟

知窺上意向不顧國法乖舛至此眞可笑可恨○其後工部尚書徐可成蔭徒劄義金爲太常博士又全用金贇仁例矣

二瘋子

成化中有襄陽人王臣者以跛名瘋子用方術見幸自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戸命同太監王敬下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至吳越鬬黷肆萬狀幾激變亂被劾伏誅嘉靖中段瘋子者亦以方藥進上賜高士眞人之號寵甚至今京師有紅爐廠爲易州場交納供炭之所世宗輟以賜段爲第宅今已廢罷尚存舊名二人俱廢疾俱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俱事敗得罪人猶以段不得正典刑爲恨王臣能使木人諸幻異皆奇絕少嘗犯死罪爲官法刑損其股事詳各紀載

段朝用

段瘋子名朝用廬州合肥人自言工點化之術初以術干翊國公郭勛勛築丹室居之以所煉爲仙銀製器百餘云飲食用之可不死因秉一眞人陶仲文進之上上大悅以薦二親凡筵又次第及八廟朝用又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益以爲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請歲進銀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

倖加郭勛祿歲百石已而其術漸不驗有徒王子徵者
害其寵乃發其諸誣穢隱惡日聞仲文所仲文懼累及
上章請禁子徵仍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用上曰眞
白之術自昔有之非眞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
彼進銀欺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迎順試不效何
預卿事令俱執赴錦衣鎮撫司拷問已而貸朝用改爲
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郭勛已進翊國公
得罪下獄未測上指朝用遂行謀騙執勛奴㧜掠之且
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贓勛奴不應辭
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勛奴行刺爲己所覺

邂逅致斃且署銜爲羽林千戶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
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詔獄訊治法司議
題斃沒入妻子財產朝用與勛相繼瘐死于獄○二十
七年又賜方士郭宏經號清微輔教志靜宣誠高士王
永寧清微輔道翊範通眞高士各鑄印以賜後二十九
年二人亦進眞人

方士亡兩國

梁散人者名高輔俗呼梁指甲先游鈞川得幸于徽府
時徽王載埨好長生家言因寵異加等旋因陶典眞恩薦
于世宗頓荷上恩亞于陶矣上一日與梁談徽邸事問
王爲何如人時王已封眞人賜金印如其父禮遇冠諸
藩不謂梁以索藥事恨徽未發適荷清問遂盛訴載埨
材武奮魚服遊鳳陽祖陵往還無人能覺上愕然不復
他詢則徽禍本已成矣會載埨強奪州民女又殺之爲
其父所訐上心銜埨微行事遂決意廢之載埨自殺又
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典楧在國多不法又所封洛陽
古都會仕紳素貴倨王每事裁抑之令執臣禮不少假
于是衆謀攻之然亦好道與梁指甲爲中道夾攻梁
既得上眷日夜侍左右因術談典楧諸淫僭狀撫按屢
陳其橫恣上命撤所建違式宮殿出他放佔宮女與楧

佯順命不即遵行撫按故甚其辭以激上怒上入梁譖
既深亦削爵廢國錮之高墻按梁高輔本南陽一左道
無賴徽伊兩王俱爲所蠱卒因鑠金相繼就誠問其罪
狀則徽且不至失國況伊之釁又不過徽之十一耳何
必八公然後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內庭

道士龔中佩者幼入崑山縣之猛將廟落魄貧苦漫遊
京師因入眞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接詞諸人其人愚
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盡知諸神名號
入直諸老時從攷問諸靈位業遂爲婚娶薦爲太常博

壬馴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內廷教習諸宮人科儀然暁酣酗侮諸中貴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飲于刑部郎鄧畯家上偶呼不至爲諸璫所譖上大怒下詔獄杖死世宗宮闈防範最嚴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與武宗朝西僧直豹房何異雖即誅殛已非體矣

樂工道士之横

伶官之盛莫過正德道流之盛莫過嘉靖然成化間已濫觴矣如教坊司奉鑾臧賢奏舊制宿娼者犯罪追贓不得累及樂戶犯罪止由禮部行提別衙門不得擅拘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議謂盜賊賭博多匿娼家其不知

者宜依舊制其知而容隱者仍究問爲是若犯罪者則不由兵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於撓法且上瀆聖聰既不以爲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違曲從之亦異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顧玨者自陳在顯靈宮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葬上下禮部議謂三品妻舊無祭葬近例更嚴不宜許上命與之不爲例按玨以道士爲廟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形之奏疏宗伯亦不爲駭怪但以無例尼之是時大臣幾于七聖俱迷矣嘉靖間道士徐可成亦至禮部尚書但蔭其徒皆義金而不及其妻則猶方外行逕也

眞人諸印俱備

玉印惟天子璽有之此外則金銀銅只次遞降從來未有兼得之者龍虎山張氏四十二代天師名正常者以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師之號改爲大眞人秩正二品賜以銀印至其子宇初奏云欽給眞人銀印止敢用之所上表牋前朝舊有正一元壇之印乃用之符籙者乞如例頒給上允其請命鑄銅印照六品式賜之至英宗朝又命改其舊賜正一嗣教大眞人銀印爲金以示寵異而張氏之僭紊極矣至孝宗朝則又別賜玉印日陽平治都功印蓋相傳張氏始祖道陵得道舊有此

印乃雲雷篆文上慮其遺失別作此以賜于是金銀銅玉無所不備眞異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眞人二品寵爵降爲提點六品并收所賜玉印天下稱快至今上初年又復其初號想孝宗賜印亦給還矣○按世宗最寵方士如邵元節陶仲文俱拜白玉烏玉印章之賜而無金銀與銅且皆別號私記如西番法王等圖書而已不以施之牋奏也憲宗賜李孜省趙玉芝輩亦然至徽王遼王俱於嘉靖中附會事元得賜眞人金印則視王例得用金寶尚爲有說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中書談相者號尤泉自胥吏起幼工書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匾聯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賓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即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默嚴少師嵩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祿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顏俱奉旨留用尋積勞至工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葬母許之欽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即行上怒令撫按遣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艤舟亟進意不過鑾階供

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現時召相與語呼爲談侍郎日夕相酬答惟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次年死於市今上初有徐爵者號樵野粗能文墨以罪遣戍尋逃伍入京素嫺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爲洗罪籍積官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鎮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數以茹素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欲於張蒲坂相公家强以一觴爵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即尤之曰汝敗不旋踵矣爵拒絕葷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幾保敗爵坐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騶役本無足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膴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敗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爲鬼趣所簿錄矣談爲予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克恭俱郡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櫬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尚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

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爲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厖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發觀世音持藥療之

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科斗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覩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石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賢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者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

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為余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壖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祉公而改銓部為黜為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啟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

張三丰在國初靈蹟紀傳所載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則時所罕傳今誌之張三丰名猷初為閩獄吏洪武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偽浴沉于水蓋得各司回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長為千戶張信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謂信云吾已為汝父得葬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骨入一巖穴曰汝入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貴不可言信如所教入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僅掛其角而出三丰歎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囑以止可出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三丰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後至永樂十二年奉命祭武當山復見三丰于山中飲以茶餉以一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丰即張邋遢未知然否又云三丰為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

永樂間仙女焦奉真奏詔召入京薦其甥婿馮仲彝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為真武廟官尋陞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陞上命特陞為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

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爲妖婦焦奉貞之姪邪佞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覆奏當如議遂削職爲民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攷○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卽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爲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爲容臺上佐驟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

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秘方於世宗得召入爲禮部尚

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有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上心動命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遯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事以仙姑事屬之聞其行縢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曰我無秘術但能絕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借我入朝其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爲陛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

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幾卽謂之仙亦可

王子龍

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起事爲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虔撫秦中丞舜峯耀等俱蒙敘賚閱三歲矣纔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異人謂曰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爲黃白然僅

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愼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吾戒收入泥犁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爲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脅之不與以不道流布百端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艷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繼文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富貴汝亦能拏戮汝二端惟所自擇王曰吾守仙師戒戮卽戮耳斷不敢輕洩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卽虔鎮叛賊王子龍向日齊斧者僞也遺兵卒捕繫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尙冀其可感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爲黃金吾欲面驗

始信以揩前死磔授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縻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赦汝不爾旦夕誅死矣王堅守師約不聽劉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孫臨夾光嶽令如律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囘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嘗奏請于朝時秦中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斷劉既見人情不協而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啓以手書諭太守孔言亦不啓令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迺謝病不往報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漸杞者獨欣然承其旨濟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皆府已人爲

司農將大用矣坐此罷歸未幾卒通判遂至擬抵償尋得遣戍孫起爲濟南守積資參政歿于位矣夫仙以點化授人且許以昇舉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謂當以神術脫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顧也劉直隸靈璧人聞已無後孫吾邑人早世亦無子總之皆不可曉

尸解

太陰鍊形異人尸解儒者以爲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菴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行人間閱至今尙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亨司空寓邸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道洲文卿初訝不信偵之果然蓋晦菴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爲故威寧伯王越還遊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皤然似唉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卽方士不足比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野獲編卷二十七終

野獲編卷二十八目錄

野獲編卷二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古來勝國婦女多能覆邦前人紀之甚備卽如石虎侯景梟雄蓋代一以劉曜幼女一以溧陽公主遂能惑之致亂金之衰也亦由天水郡王趙佶之女鄆王允蹈之母骨肉相殘以致于亡則盜賊夷狄尚以禍水受殃況中國帝王乎本朝太祖獲故元后妃公主俱分護視送還眞千古大聖人舉動唯陳友諒故妾一說稍爲日月

之食然大誥中明白說出則又佛菩薩心事令人感歎無已○偶于友人處見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圖太宗頭戴幞頭面黔色而體肥器具甚偉周后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作蹙額不能勝之狀蓋后爲周宗幼女卽野史所云每從諸夫人入禁中輒留數日不出其出時必詈辱後主後主宛轉避之卽其事也此圖後題跋頗多但記有元人馮海粟學士題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蓋指靖康之辱以寓無往不復之旨

亡國后妃流落

李煜以宋開寶八年乙亥失國小周后已隨封鄭國夫人久在命婦之列矣至太宗而始被幸尤於此猶見太祖厚德云又唐中主女號李芳儀者備太宗後宮北征契丹侍駕以行岐溝之敗陷入虜經復爲遼景宗所寵沒於北方此其薄命飄泊幾與隋煬帝蕭后無異蕭后始在廣陵陷于宇文化及旋沒于竇建德又送入突厥爲閼氏再返唐宮每侍巡幸我太祖待降王以禮卽涼國公藍玉大功當封亦以私侍元妃主得罪其示戒爲世者至矣○陸游漫抄云李景女嫁[illegible][illegible]宋供奉官孫某爲武強都監其後爲遼聖宗所獲愛之封爲芳儀其

說稍異（蕭后閼氏事見杜牧詩中）○按亡國妃主之辱無過晉惠之羊后沒爲劉曜僞后與生二子惠帝賈后女臨海公主爲人略賣于吳興錢強因以送女女遇主甚酷東海王司馬越妻裴妃略賣於吳氏此皆宣王父子因德之遺殃也高齊亡後其后妃酷貧至竟發燭以自給發燭卽今之取燈也利亦微矣此亦武成諸帝殘忍之報乎又若帝后之降爲妃妾者在北朝尤多如魏孝武后高歡女也孝武入關后再嫁爲彭城王元韶妃東魏孝靜帝后高歡第二女也齊受禪后再嫁尚書僕射楊愔孝莊后爾朱氏榮之女也齊神武納爲別室天保初尊爲太

妃後文宣帝欲行無禮遇禍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齊神武納之生任城王後又適范陽盧景璋齊後主后斛律光之女也齊亡嫁開府元仁後主左皇后馮小憐初入周武帝以賜宇文達後宣文帝又以賜李詢終自殺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以后父奔陳降庶人嫁同州刺史李丹此雖夷俗然而母命所逼也故元泰定帝后宏吉剌氏下爲丞相燕帖木兒之妾又其本朝天下母也于是天地易位矣一北涼沮渠牧犍之后元魏武威公主也改嫁南郡公李蓋其後牧犍死又以公主合葬焉尤爲怪事此段俱前代事因太祖御德漫及之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之太和人舉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一甲第二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帝視朝頗宴昌隆抗疏力諫詔云此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皆得而知及燕師日迫又勸建文罷兵息戰許燕王入朝設有蹉跌須舉位讓之不失作藩王不報文皇入京捕方孝孺黃齊等並昌隆爲奸黨戮之昌隆稱冤引前禪位疏爲證檢奏果得之上爲流涕大嘉歎曰朕長子在北京可往輔之永樂二年立太子即陞左春坊左中允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其尚書呂震方有盛寵白事不當震意叱出之或曰何不倚宮僚竟取太子令旨行之可也即從其計震大怒上言昌隆曾事庶人名在奸黨籍今身爲東朝官陰欲樹結不忠交而之了上逮之下獄既而赦之呂震又譖之下錦衣獄籍其家上方巡狩與重犯以從謂之隨駕重囚遂與焉後谷王謀反王曾保昌隆爲長史震遂誣陷其謀叛論死夷其族震尋病疽見昌隆坐守號呼尹相尹相以至于死昌隆初倡禪讓之議其忠邪不可知然亦可謂冒死不顧矣至文皇廷詰得免且令輔佐儲宮則知遇亦頗不淺終以觸忤堂官再羅讒口至于寸磔夷宗則不如同方黃輩先死于革除時猶得保令名不至列逆籍也呂震以太子所允之事敢離間于文皇之前其罪何可勝誅及仁宗登極何以尚優遇之使死牖下且恩禮始終也昌隆爲厲自是古來冤報載在史冊凜凜可畏惟近年癸卯妖書一案浙人沈裕爲御史竟坐皦生光以免縉紳之禍功德甚大次年沈病亦見生光作祟而卒則不可解矣

仇鬼責人

永樂間禮部尚書呂震譖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

見尹爲崇明頭呼尹相面死天順間太平侯張軏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誣以科場作弊敏政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寧侯仇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後二年見二人以斧砍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人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于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寧夏兵變鏚字閎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哱氏爲主而已濟佐之及城

圍急又勸哱氏降而獻計督府俾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尋見爲祟乃爲僧而逃者何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景泰間逆黨

原任給事中徐正先於景泰時嘗密見言事帝許之乃奏遷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於沂州帝不懌謫爲雲南經歷戀妓不行又謫鐵嶺衛軍上皇復位命凌遲於市三日此人所知也西樵野記又紀蘇州衛人黃鑑其父舞文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上悅其年貌美官以近侍蘇州人咸謂天理何在景泰間尤被寵遲及英宗北還從南宮復辟以舊恩進大理寺少卿召對無虛日一日上偶見舊章疏露一角者取觀之乃鑑所進本請禁錮上者亟召見擲示之鑑伏罪伏誅遂滅族弇州駁之謂無其事且無其人及查是年登科錄則果有黃鑑者登三甲進士果爲蘇州衛軍籍長洲學軍生登第時其父尚在與徐正同科進士徐亦蘇之吳江人乃知是科一榜得二逆臣又同郡人亦異矣

趙少保祭六大臣

世宗末年趙甬江少保文華以分宜相昵厚從侍郎驟

拜三孤既而失相君歡奪職歸里因先贅項氏家於禾城抵家即病彌留之際特設廟張樂迎薦六大臣盡皆生平所構陷者一爲張半洲經一爲李太宰默一爲李中丞天寵一爲丁司馬汝夔其二人失記未幾不起彷彿有所見云其督師過里中詩以倭功成晉少保適改歲自書桃符云仗鉞專征萬里平南之府鳴珂人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聞之大恚云是兒將謀踞我位矣尋有仙酒進御一事怒遂不可解因決意逐去或云是鄢劍泉懋卿爭寵讒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翺子直至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盱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晩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謁羅愛其辨才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莊提學爲戸部郎時其兒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當年而其僕遇兒於城墻下則爲乞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孌妾蘇氏

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于鄰邑爲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復罪復爵賜䘏此子且勞冠當拜廕丞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佛像等焚佛牙骨數千觔皆文愍導之豈受修世之報豈其然乎正統間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禮部尙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歿時年將望八矣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謂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殮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食日碏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燧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不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

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歿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菴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即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相公亦不介懷即擢爲本省參政馴至通顯楊素和易有湖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歿於位而無嗣豈其時即以箕裘繫念耶○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謔亦學詩爲予友沈千秋客沈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遊優薄習爲樗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扑責胠篋不

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弍日其魂卽叩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生方憂撓復日覩厥子入室白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皃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毋夙世冤對耶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上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妓于曲室酒酣出以薦枕遂以爲恒王因是居間請托橐爲之充牣癸未甲申間臨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獄所娶金陵角

妓劉八者亦在讞中劉素自艷稱對簿日呼之上諦視之果光麗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于某所遂輕其罪發回教坊未幾邢去令人從南中潛竄入舟中至家許久方別二公俱東省人才名噪海內居官俱有惠愛而不矜曲謹如此是時江陵甫歿當事者一切以寬大爲政故吏議不見及云　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生子球璧二人球有心計惡弟中分其產因酖之弟無後球自謂得計旋生子名成少年卽入貲爲南國子生狠戾淫恣父愛之一任其孟浪初入監新祭酒未任而張相公洪陽位以司業

署印見其名詫曰奈何與故大司成同名蓋前致政祭酒爲潘宗伯水簾晟也沈吟許久曰爲爾增一字因名曰潘璧成歸家而父驚愕不已蓋已心知所謂矣璧成在南中游狎邪所攜金不足則貸之魏公府凡數千金比還索逋者蹤至成遠匿不復見父爲之償而不及數徐氏紀綱與相毆稍傷其父憤病發成始告官謂徐僕實毆死乃父至于暴骨檢驗當事謂禍起于成并成囚之搒掠甚楚成之弟亦蓄異謀潛屑金于酒肴賂獄卒餉之積歲成腰骨日重尋斃獄中甫死而妖厲百出先至獄卒家呼其名拳之立殞旋至弟所日夜祟酒食衣

褚之屬弟病已困其弟婦之父登己丑進士爲水部郎以緋袍入叱之鬼答詈甚橫且發其陰事水部赧恚歸發病死其弟宛轉牀褥間數年而歿兩家子嗣相繼夭亡潘氏遂滅前後不過三十餘年耳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存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于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冢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余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

墓也雖稍爲葺治開壙中他物散去多矣邢侍小前驗
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
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爵辭年登
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苗強仕即世竟無
後

現報

今崑人有現世報之說意爲俚說耳不知竟有其事只
如嘉靖末年宣大總督楊順以媚分宜之故誣沈鍊左
道通虜發之于市及隆慶初年順坐前事入獄病死刑
部侍郎洪朝選以順會發華亭公子倩人入閣爲華亭

公所恨不許埋尸致蟲流于戶而朝選歸鄉又爲撫臣
勞堪所劾縊死獄中數日始許領埋亦有小白之訕其
好還如此又今上初元有王大臣入禁中事大璫馮保
實刃其袖中謂高新鄭遣刺聖躬及保敗爲兵部郎中
前御史陳希美所論指其諸惡首舉王大臣實保所使
引入爲第一當誅之罪疏上未下上一日取刑部原招
閱之忽傳旨謂此大事何以如此輕結命查原訊官來
與馮保對質輔臣張四維等回奏云此事已十年當日
問官衛則朱希孝其人已死廠印馮保也況罪犯已決
何從相質希美所奏保主使引入亦無確證若復行窮

究恐駭聽聞上意始解此事非閣臣力救保夷宗矣因
乎爾反乎爾豈不信哉

冤報

蘇州衛軍人丁姓者曾以小譴收獄中既得免忽驟富
充漕卒之長運糧入京竣事歸與其儕徵飲于舟中忽
作異方語瞪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衆皆怪問則曰
我實盜也與丁同處囹圄相暱私語之云我案定無活
理但富有金寶分瘞某地某地君可盡取之爲我償遺
胳少賑我妻子足矣丁諾之比得釋如其教盡發伏藏
歸囊中反賂獄卒速斃之此冤不可解我遍覓南北今

日始得萬無相放理遂再批其頰獰惡不可制衆懼哀
請曰君言良是我曹不敢代爲解第數人同入都比歸
而殯亡人死狀不明何以自白且事屬既往向已濡遲
何不少濡之俟其抵家與索命未晚也忽首肯曰此說
事理明白我且去矣丁遂昏臥若沉醉者比醒詢之竟
不知前語衆皆懦懦竊相告語亟促行到吳不數日
市人喧傳丁軍中惡于闤闠中矣同行者齊往視之則
復理前說而加詳焉因自抉其口拔其舌狂走移日始
斃于街衢有再問其受害年月則數年而往矣又問何
以久不報乃歎息曰我死後魂被收禁不能出今值新

天子登極赦書至日神人始釋我許復仇耳時隆慶初元也吳中張伯起目覩爲予言甚詳

仇鬼下隷

吳門顧上舍號一巷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稍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貲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溺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婁城晤晚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從何來則拊掌言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且苦近日遇某坊土地

神設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巳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巳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主上海人少年頗有色爲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糈餽主贖身去且入貲爲京職其子名巽志遂思結姻士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娶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

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鬪之官有一不材有司戴无告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許揮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畀之藏匿其金紿曰巳爲君道地旦夕出囹圄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斃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子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譴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燬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寧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官御覲

察[illegible]寧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二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闕即如發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衆俯跪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見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毀道當陷泥犂以愛民故姑謫爲三石半齋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若請願持齋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更還官舍則已瞑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在欺誠其矣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用計典外貶相逢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在客江山千里各歸人筆墨尚新

義馬

成化元年丙戌五月荊襄賊石和尚等流劫入夔州時知府王某受檄討捕怯不敢往通判王楨吉水人也獨忿然責數王守代勒兵出戰勝歸促守同出再戰守約之先行至大昌縣入重圍中人馬俱疲誤入淖田救兵不至被賊斷喉及臂而死馬得逸去時五月九日有所識木商得其屍以淺土覆之至二十五日其子廣始來收骸面尚如生以貧不能葬欲賣馬以充費其馬自逸後從大昌奔歸府凡三百餘里夜嘶府門躑躅其扃若告急狀流血淋漓毛鬣盡赤人始知楨戰殞矣王守愛楨馬竟徒手得之不與其子一文楨柩既行夜半馬哀鳴特異圉人飼之不食王守自往闞馬忽前嚙其項不肯釋久乃得脫又以首撞其胸傷重次日死羅文恭洪先與楨同邑因爲之記古紀義馬多矣或臨難相濟或沒後效死則有之然未有義烈明白如此者此與岳珂所紀王成義騎事相類但騎所殺者雖賊帥之弟未必卽殺成之人若王守之誘王楨于死爲計甚狡卽部曲未必深喻其機而此馬能曲解人情報仇雪恨如此眞可與袁粲家猘狗同傳

微夢

甲戌狀元

嘉靖五年丙戌進士陸埏號蕢齋官至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吾郡之嘉善人清正名臣也先爲湖廣岳州太守以循良第一徵入爲太僕少卿時爲戊申已且聞陸喪夫人不復娶但撫其子號杏源者名申俾起官延塾師一人陸夜必與乃嗣同榻寢杏源少頴敏絕人有神童之目至是且年十六七矣其寓館有太僕寺街與同寅一少卿比鄰鄰有笄女絕艶杏源窺見心蕩賦詩挑之未果一日遇朔且同塾師詣都城隍廟所禱以鄰女爲請且許事成酬謝塾師從旁亦代爲祝禱歸之夜正酣寢忽大慟叫號其父驚怪叩其故則曰一念之差遂不可救矣備述朝來禱神之事云頃夢爲都城隍攝去大怒見詰汝何人敢以淫媟事上瀆丞呼主籍者檢其祿則註定甲戌科狀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年七十九歲乃沉吟曰是不可殺當奏之上帝再檢塾師則終身無官祿卽令抽腸戮之須臾天符下陸某宜革去狀元少宰其壽如故但使貧絕瘋絕以至于死今將奈何其父尙疑信間急視塾師則稱腹痛未午而殞絕矣中丞公始駭恨然已無可奈何再問其子尙有何言則云適悲悼中忘之都城隍閱天符之末云當再降一人以補甲

戌狀元之缺是時孫柏潭狀元尙未生也孫之父嘗
人殺剌稱唐皋來拜唐爲正德甲戌狀元而潭即墮地
因名之曰繼皋恰符所夢云孫後果至吏部左侍郞以
歸杏源自夢諸後即得心疾亦入庠爲諸生而性理狂
錯往往不竟闈中試而出時藝奇麗與馮祭酒開之袁
職方了凡同社相善兩公每每爲予言少年推高才愼
勿爲桑濮之行即舉念且不可況身蹈之乎予其戒之
中丞故廉至杏元益困衣食時或不給無子僅一女嫁
彭比部沖起之第三子又坐法遣戍改適一市儈流落
可歎杏源今已老死中丞之嗣竟斬

儀銘袁中舉

儀銘者山東高密人禮部右侍郞謚文簡儀智之子以
父蔭授禮科給事中遷翰林修撰晉侍講成國初建改
爲左長史未幾景泰登極即擢禮部左侍郞尋陞南京
禮部尙書召還以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又兼掌詹事
府景泰五年病卒贈太師謚忠襄以任子夕拜且人史
局既爲非望及叟祏王門官已不振反以潛邸攀附致
位上卿一品前後富貴者三十年而後殁榮褒悉備世
無貶詞可謂幸矣至景泰六年又蔭銘子泰爲禮科給
事中尤爲異典嗣後則有興府右長史袁中皋者湖廣
石首人舉宏治庚戌進士次年即授王官以大至正德
十六年辛巳世宗入紹則已滯藩邸三十年矣驟遷吏
部左侍郞尋以禮部尙書入文淵閣甫踰四月而殁於
位雖贈謚有加竟不及見嘉靖改元名爲入相僅同朝
薺視儀銘享受眞天淵矣方袁爲長史時一日晝寢夢
一美姬扶牀跪曰妾爲李白洲侍兒今願充公下陳白
洲乃前右都御史李士實別號也醒而怪之未幾李附
寧濠反誅死妻妾俱塡宮世宗憐宗皋老賜以宮婢六
人內一婢宛如夢中所見問之果白洲妾也因寵而嬖
之以致不起夫以殘膏剩蕉神已先示則其福祚有限
可知而袁妖夢是踐不以爲戒而以身殉焉亦必非高
明士矣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
衞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
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則如異
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
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
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宛肖
起揖之月中人亦舉手揚鞭由是果于稱制降北此古

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會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以爲生封五等殁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毁爲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帝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眞妖夢也

董驤菴尚書

今董大司寇（裕）爲御史督畿學與先人素相善乙酉冬以目籍中式事調行人司正時董在西臺資俸第一當遷廷尉丞或冏卿矣先一日先人夢人投一刺曰差出行人司正董某謝辭醒而以爲怪謂董或建白得罪然

是時無大政事可爭者未幾而罣誤及之竟叶所夢

夢宗汝霖

鎭江守君許葵東（國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嘗夢于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合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報第三考也例不覲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嬉游最後去城闉稍遠忽遇暴雨亟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慓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毋退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倏得也命乎此耶抑尚有小望也是不可曉

鬼怪

太山主者

故太僕卿費唐備（堯年）鉛山人也一旦病没入冥至泰岱謁主者入門廡即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窺殿上有主者南面侍衛甚嚴座後列卿侍以千計視似亦公衙塲開之然不敢旁問忽被呼引見上階果塲也云別久甚念君雖已合來此然此事我爲政尚能爲君寬數年亦

故人情誼當爾目揖而遣之遂甦則屬纊已三日矣因作祭章與馮墓致厚賻備述始末如此馮於內典究心平日以蓮邦自許一旦淪入神鬼趣中爲修證耶爲沈滯耶俱未可定也

穆象元判冥

穆象元名天顏楚之黃岡人登甲辰進士令南海人西臺少時爲諸生被召爲冥吏每以夜分入幽府決事間遇親識逮繫者亦委曲爲道地或得同生或附輕比往往有之其居間請托多屬比邸每一倩至輒降階加禮所囑事莫不響應其僚十人如人間曹局一切受成於

主者所謂閻羅天子是也得第後入冥漸稀近來兩三月一往皆係舊案大獄未結會經穆獻訊者始召與平章諸僚新舊代去者或未識面間以相問則侍者告以此舊貢丈穆公重加欽挼間比來已絕跡矣穆初為人言今苦衆咻多默不應云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能使鬼客助貲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妓樂飲食猷撤甚盛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袖袍袖中人即無跡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置亦如

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宜府督鎮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終以作奸繫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錢一切刀劍及砲俱不能入石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大帥宋相江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刓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元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錢不效蓋皆鍊鬼用錢布彩術以為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

三孝廉作鬼

余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為役曾至了宋炎往事如目觀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中人名章日閒舜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以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鏹償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為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已勝章能遠遊白

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麟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改補段相公搖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跡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為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輩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舉命姻粉隨逐嬉遊尤狡獪之雄也○陶郎駐世不過成地仙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奇鬼

吳士曹蒔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破罰來京辦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槇面白而濶衣團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但開目卽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游則無所覩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沉疴亦脫然余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徧攷梵冊不得

馬仲良戶部

余友馬仲良之駿甫踰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罷自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悞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墻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呼馬呵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至後相過詰以閒濶之故云方移

居無暇冉多姬侍皆北者亦數輩因日侍兒俱幾驚死吾室後廢圃頻有祟昔見頓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姤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現形怖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獻縣盜鬼

頃戊午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讎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其中貴人既知衆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之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初江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謗書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

以贊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生夙業耶

大風吹人

遼史記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哱魯里至鼻灑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會聞新城王宗宰（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余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詢之云果然嗟乎亦異甚矣

食人

柳跖之膾人肝趙思綰之呑人膽以至朱粲秦宗權之屬捕人爲糧此皆盜賊及亂離無食時偶一見之耳若契丹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血至刺婢妾臂而吮之猶夷狄也若盛世天潢亦有之則眞可怪矣周府新安王有熹者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子也性狠戾嗜生食人肝及腦膽常以薄暮伺有過門者輒誘入殺而食之其府第前日未晡卽斷行跡後以僞作兒祥符王有爝書與趙王高燧同反逮至京鞫得其奸削奪居京師[illegible]踰梟獍乃出帝系亦宗藩異事也近日福建抽稅太監高寀謬聽方士言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復生如故乃徧買童稚潛殺之久而事彰聞民間無肯鬻者則令人徧往他所盜至送入四方失兒者無算遂至激變[illegible]回此等俱飛天夜叉化身也頃年又有孫太公者自云安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縉紳間乃調熱劑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藥凡殺稚兒數十百矣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採割生人律或以爲未允士大夫尙有爲之求貸者會逢大赦當事恐其有詞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古來食人肉非出亂世者唐則臨[illegible]尉薛震節度使張茂昭五代則金吾上將軍萇從簡宋則有副都王繼勳知欽州林千支又飲人血者三國時吳將軍高澧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寧夏脩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紗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寧先生談及云此余宦彼中所目覩者卽命鋪工用土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圯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

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illegible]續
太史而紀之者王麟州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書之
雜紀弇州又別記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
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
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涼銀
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
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馬紀者多矣今何以
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在涼分據
古稱沃土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
穴狐鼯者此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丙集載隆興

府鈐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塚列小石人與
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
葉下爲荷傍花中有眞書文曰武神聖文皇帝之廟兩
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
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殁謚神武孝文
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
可曉也隆興即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塚
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余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
某妃之類耳

鄧子龍香木

武弁鄧子龍東南驍將也初以偏裨在粵東勦海寇忽
有一浮木觸舟棄去復來不暫離子龍試鈎取其氣作
沉檀香聞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若大半
置之臥室以爲肖已狀貌時時撫弄之後入粵西入滇
南爲參戎副將屢蹶屢起每以香木自隨至關白事興
鄧已久廢邪邑田爲制府起之鋼籍拜大將命督水師
與倭衆戰於對馬島海中初獲全勝深入遇伏發而歿
後求得其尸而失其元即以所刻香木續版人斂其至
朝鮮時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撫傍手摩此木不舍甚
怪之已而遇害時鄧年已七十餘距得木時且四十年

矣雖云運數前定何物枯柟能預示妖變乃爾乃知桓
元之頭著敗籠中房琯之得梓木爲棺信乎不妄

草木之妖

今上丙戌丁亥間京師明智草場火發薪芻如山一夕
盡爲煨燼次晨喧傳有異余稚幼隨衆往觀見兒童輩
在餘焰中競拾諸物小者如拳大者如柞盆色正黑有
光叩之聲甚淸越絕類英石之佳者第質稍輕耳其狀
或爲筆架或爲硯山或爲立屏俱可供玩又有作人馬
犬豕諸色者無不畢肖余攜得數件歸尋爲人持去至
丁酉年八月河南柘城縣柳樹破裂迸出人物數斗爲

牧豎所見競往收取以呈地方官時巡按御史爲呂邑姚羅浮思仁因開礦之擾奏爲災異進之御覽姚左遷到家出以示余其人僅長寸餘每頸皮肋結成色微黃自有冠冕者有小帽者亦有髫齔者纖毫無異更有婦人其裝梳全類江南略不似中州更爲可異古來草木之妖多矣未有如此奇詭者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宮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魅晝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

常初甚惶駭後習覩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對即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蹌踉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余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余善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孽魅嘯其中非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鬼爲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汛埽以俟明夕啟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鐍鑰沈驚問若爲知之對曰昨三更時孽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吾地避之因相率逬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知所謂曰吾埽除之吾將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任至南大司成歸至辛丑周尚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余曰魅

語果信其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亦定人矣子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殁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戲必非真有其事以余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遊遊郊坰仰有裴䭾驢馬鷀犬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興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洸然若失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為吏部寧菴學憲定菴公愛弟幼長統綺惰於學業遂入行列拔後分閫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惡之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沈怒不聽乍施斧斤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身中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其官歸蛇出入鼻孔耳凡數度其孔膚色光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

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喧闐之聲徹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瘳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為余內親今尚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假有夙冤者終以遁去獲全豈眞如刀俊朝婁頊下瘤中猴適限已滿耶

京師狐媚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䐁廠為窟穴值鄉會試期則暫他徙友人云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避暑上都此猶其故習然漸南漸少齊趙宋之間尚時作媚惑過江則絕不聞有言其稟性不能渡江是不然余游浙東西諸山稍入幽邃時時遇之但不能逞妖如北地耳問之故老云京師無廁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狐竊食之遂能幻化百出成千年狐為元為首不可問矣然聞先朝駙馬都尉趙輝者尚太祖第十六女寶慶公主生平嗜飲女子月經寒暑不輟凡爲禁衛者六十九年壽百餘歲直至成化間始卒則狐與人俱得此藥力似不誣矣今世皆重紅鉛亦煉童女經事爲藥進之不特士人為然即嘉靖中邵陶顧盛之徒咸以此致三公六卿想亦因趙輝多壽倣其遺意耶

人痾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為男寵大興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囊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沁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

傳貍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今京師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爲徃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貍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野獲編卷二十八終

野獲編卷二十九目錄

野獲編卷二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禨祥

黃河清

景泰五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黃河自龍門至芮城清同一色此上至德所感廷臣欲行賀禮帝曰此乃偶然不必賀按此卽二年後英宗復辟休徵而景帝之不受賀見亦卓矣其後至正德二年八月南黃河又淸此年此月世宗生於興邸可見吉祥善事別有徵應非一時蠡見所能測也○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

正月山東河南淮徐諸處以至江南蘇常等府浙江杭嘉湖三府大雪平地數尺海水亦氷結四十餘里人畜死者不可勝計災祥一時並見亦異

先知

唐開元初以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末云上元降鑒方建隆基此二字爲元宗御名以爲受命之符宰相姚崇等表賀因宣示史官頒誥中外又唐宣宗御製邊陲曲其詞有云海岳咸通未幾其子懿宗嗣位建元爲咸通人皆異之本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寧藩後至廬山刻石記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龍飛遂用二字紀年其偶合如此說者謂王文成本間世異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然媚娘之爲異人更出文成之上豈亦預知其孫之爲五十年太平天子而先著讖應以示後世耶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稱宜其暗合也顯陵初建時於興邸享殿中立名曰隆慶此時穆宗未生也後之紀年亦如之此則無心脗合固上天示以休徵矣○宋艮岳神運石之旁有兩檜徽宗愛之以玉牌金字書自製五言詩云拔萃珙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紅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後高宗御名爲構南渡秦檜作相分天下之半而

時論謂檜倡和誤國負南朝之眷字字應前詩蓋事已前定矣豈道君能先知耶此比唐武后鼎銘更爲奇確但高宗雖稱中興實遜明皇百倍矣

甘露瑞雪

世宗登極詔罷四方獻祥瑞者時汪鋐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首進甘露以媚上得召爲刑部侍郎會修明倫大典璁萼等標鋐所獻甘露於卷末以爲此上孝感之應尋進掌院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寵眷幾與張桂等而其人之横惡爲天下唾罵則至今如一日也汪之後獻祥瑞者直至世宗季年而猶未已又嘉靖十年禮

部侍郎顧鼎成奏上設醮時先一日陰雲解散二之日雲物一色復降瑞雪此皇上精誠格天所致因進步虛詞七章又言七日奏請青詞尤爲至要仍列五事奏之其事皆齋壇香水供獻之群也上大悅報曰覽奏具見忠愛步虛詞留覽朕已竭誠諸臣宜仰體朕心秉丹誠以承天鑒顧由此得大拜上南巡奉勅居守尋歿於位自顧疏後齋醮日盛凡事元三十餘年及上升遐始止按二公俱以獻媚得寵得冢宰得宰相如取諸寄而事業毫無聞焉顧雖和易非汪鋐毒可比然流穢史册亦不細矣

獻芝

嘉靖中葉以後大小臣工進白鹿白兎白鷹者固多而後乃以芝草爲重下至細民亦競上獻如三十七年陝西鄠縣民王金進芝山一座聚芝一百八十一本名曰仙應萬年芝以祝聖壽其間徑一尺八寸者凡數本上悅賚以金帛是年冬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四本詔猶以徑尺以上者尚少命廣求以進于是命輔臣嚴嵩李本等煉以爲藥且詔次輔徐階曰卿政本之重不以相溷也階惶恐請煉藥如二臣上始悅自是督臣胡宗憲獻芝與白龜同進上以之謝元壇告宗廟賜宗憲鶴袍而陝西撫臣程軏按臣李秋獻白鹿芝草云得之部內書堂萬壽宮中蓋詭爲美名以媚上也二臣各拜幣鈔之賜仍命謝元告廟至四十一年王金者又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備豈非上元之賜仍告太廟百官表賀拜金爲御醫四十三年太醫院御醫王金又進萬壽香山三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者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爲上祝釐建醮者不絕各承賞賚又一年而上鼎成龍去王金坐進藥損上躬論大辟高新鄭爲政貸出

歲朝牡丹

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豆生黃瓜一蔕至數鏹皆戚里及中貴爲之倣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謂上初年元旦即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璫亦各一花以爲異余見時在京師亦闕而未見比數年來元夕前後姚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弇州語信然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時纔過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紫牡丹二三朵方駭詫歎羨問乃曰此尋常物每花秖值百錢耳尋携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留數夕始萎

白鹿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爲大臣諂媚之始

白兎白龜白鵲相繼不絕惟浙直總督胡宗憲兩進白鹿俱蒙褒賞時世廟方崇道教喜聞祥異胡正勛倭立功名每事輒稱引元威以自固勢自不能不爾至壬戌會試遂以靈臺命題而鶴鹿悉登於闈牘矣時主試爲袁元峯(煒)相公董潯陽(份)尚書俱在直與青詞本無可責者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龜生㲉嚴分宜方李詞林在直諸公上表稱賀他可知矣此後則萬歷甲戌白蓮白燕見於翰林院江陵大喜進之上方沖齡謙讓不受歸之閣臣雖以渺躬自處而獻諛一念已爲聖主所窺張方以伊周自命而舉動乃與先朝諸媚諸公如出一轍蓋上秉慈聖下結璫不覺瀾倒至此宜相業之不終也

死麟

麒麟之生多牝牛腹成化二十年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咸以爲怪殺之工部侍郎賈俊出差偶至得其一足歸以示人嘉靖十二年癸巳山東聊城縣民家牝牛產一麟形狀瑰異甫出腹即嚙一鐵煎盤食之盡民婦駭怒撲殺之萬歷十三年乙酉河南光山縣有一麟亦牛所孕其產時光怪照耀比鄰皆謂火發來救愚民不識詈爲妖孽共擊死前二事皆聞之朝惟乙酉則上欲取觀閣臣力阻不從御史王學曾有疏諫止被謫至甲午年鎮江府復獲異獸大抵與前二物相類亦奇斃於杖箠郡守王應麟慮生事不敢申告上臺第命瘞之今麒麟塚尚存瑞物無故而生見戕庸奴眞是可惜

孿生子之異

孿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脉技亦大行每入謁即以蕃殖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問有姬妾則云此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資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而妖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俱雙生凡得男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元旦日食免賀

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當日食先期鴻臚寺奏請當賀與否上問大臣當如何禮部尚書呂震對以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翰臣黃淮楊榮俱未及對

楊士奇獨以不當受賀爲言且引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撤樂且恐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果然仁宗悔之之事爲證太宗皇帝允之但賜百官節鈔而已十三年元旦又日食免賀亦如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亦當日食天陰晦色不甚辨諸臣遂以當食不食上表稱賀上大喜獨禮部尚書吳山曰明明薄蝕吾誰欺欺天乎首揆嚴嵩密以其語奏聞上已不平山自上疏以救護禮畢爲言上愈怒未幾用言章奪吳職兩朝前後一事而閣臣之忠邪霄別矣嚴次年壬戌卽得罪去士奇自甲午至正統九年始卒蓋相四朝又三十年耆耆者

豈堪矯誣哉

鰲山致火災

鼇山燈火禁中年例亦淸朝樂事然亦有最出意外者如永樂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鼇山火發焚死多人都督馬旺亦與焉時上在北京聞之驚惋命太子修省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上於宮庭中依檐設氈幙而貯火藥其中偶不戒延燒乾淸宮以至坤寧宮一時俱燼時上往豹房回顧火燄燭天戲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煙火也或云是年寧王宸濠別獻奇巧之燈卽令寧府遣來人入宮懸掛皆附壁著柱以致此變云○萬歷初元燈節當如例設鼇山首揆張江陵諫止以爲鼇山起於憲宗時今諒陰中未可輒置上嘉納之江陵此舉甚善但以成化創始爲言蓋止據詞臣章懋等諫止憲宗之疏而不知國初已有故事也

山裂

正統十四年己巳陝西某縣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民家數十戶是秋卽有英宗北狩之變成化十六年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雪山中裂分爲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是年大閹汪直用事佳兵與尙書王越比周黷武越冒封威寧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陝西澄城縣界頭嶺

吼聲如風者數晝夜山四裂而去東西各五里南北各十里是年督臣曾銑與首揆夏言議復河套徵調兵糧關中騷動次年二人俱論斬山至鎭重而崩裂至此其徵上應紫徵下亦主將相其驗如此○宏治十年雲南師宗州有馬者籠山其高插天去山二十里阿定鄉有一小山一夕移於馬者籠山之側有三大樹隨山而徙皆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雷震撼且起視舊處已爲平地近年萬歷己亥八月陝西狄道縣毛家坡山崩裂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凡五座此等皆極異事而無災沴應之者時聖君有以消弭之也又云雲南鎭南州有石吠

山頂有石類犬每遇凶年則石有聲如犬吠因以名山此尤奇事又正德末年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忽有石浮出反臥岸傍猛惡之密遣數百人夜移他處至明復然未幾猛敗滅此石不復見

土木之禍咎徵

正統十三年戊辰京師盛唱妻上夫墳曲婦女童幼俱習之其聲悽惋靜夜聽之疑身在墟墓間次年八月車駕陷於土木將士死沙漠者數十萬人都下禁軍孩婦祭望哀號聲徹原野則此曲實應之其年三月進士傳臚適狀元彭時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顧疑駭謂龍首忽

失是何祥也未幾而龍馭不返人間遂有喪元之說以及小民所傳兩地城隍土地諸謠讖種種無一不驗最可怪者則是冬所頒大統歷日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晝冬至之夜俱書六十一刻見者皆駭愕以為振古未有之事至秋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因登天位遙尊上為太上皇說者寒暑失度天地易位即陰陽二至不能守其常矣當時造歷者以私意擅改時禮臣為胡忠安不足言乃舉朝無一語詰責僅見岳季方所紀亦以為怪然亦北狩以後追述往事耳當其時亦未能昌言相駁也○己巳六月南京宮殿一時俱燼先朝所留圖籍法物並盡不兩月而變興北狩

郊壇大風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井樂官俱凍死此祝枝山大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亦有此異時后李氏竊至齋宮嬿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厲風震蕩從官辟易至不能成禮而罷帝既怖恐又聞李后擅殺所嬖貴妃黃氏遂得心疾以至於崩憲廟明聖謹干事天非宋主可比萬一且雍容成禮對越上帝即風霾何損獨此時正商文

毅當國邦不聞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求退何也

朝參訛傳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文官中若聞有甲兵聲衆皆辟易不復成列備士皆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上命班居下者百餘人悉跪於午門外踰時釋之御史尋覆奏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禮部因奏朝班驚喧定申明朝儀八事亦聊以塞一時之責耳攷之傳記無形有聲所謂鼓妖者殆類是歟○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四散嚙人其色正黑及蹤跡之又不能得上遣太常寺少卿劉岌祭都城隍

神御製祭文詣責之纔又於禁中祭告天地爲文引躬自咎久之妖始漸息蓋是時汪直設西廠詗事官民遍受其荼毒有四出傷人之象內臣梁方妖僧繼曉方士李孜省輩左右熒惑王越輩又黷武邀功於外四方騷動中外驚疑故天心示警乃爾

宏治異變

并州紀奇事云宏治爲極盛之世而已酉庚戌浙江陝西山中有二異物而不知辛酉壬戌癸亥之更異也宏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韓城縣地震有聲如雷傾倒官民房屋壓死男婦無數自朔至望震猶不止縣東八

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一二丈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重慶府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起視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次蚤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阻不能前詢之故老云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被打死有被打顯跡有因沉病死者有病在家爲鬼壓死者百姓死將半初五日至十二日止十四年秋一日蜀忠州大渰等三里晝晦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嘗之畧如稻味久而生苗如粱後值霜侵枯槁州守汾州人姚宋以爲瑞郡守華陰人姚屆以爲災申達莆田林中丞取驗奏聞後州人竟無災惟宋守卒於官十四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四川烏撒府可渡河巡檢司大雷雨三晝夜水漲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湧出清泉數十派壞廨舍橋梁壓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廣東瓊山縣颶風暴雨海水漲平地水高七尺壞房屋軍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廣西融縣昏刻星大如箕長丈餘流西北方河水既紅濁如黃河日炎如暑夜寒如冬疫癘大行至一家全無㷀者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馬湖渦江水色變白明

瑩可鑑翌日濁如漿凝兩岸沙石上者如粉十七日復清本月十二日敘州府東南一河水亦如之如漿濃者三日十四年十一月江西贛州府連日大雷雨各縣遂多瘴病有朝病暮死者雲南景東府自宏治十五年正月以後人畜疫死不可勝計十一月十九雲霧黑暗人往來面目不辨晝夜不分凡七日又隴川宣撫司十月大雨雹大者如掌小者如雞卵盡殺田禾十五年南太常卿楊一清奏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盪掀翻江潮洶湧江東諸門號如陂湖水浸入城五尺餘中下新河官民船飄溺入水多溺死孝陵及天地山川壇太廟社

稷拔樹木萬餘是日正上聖誕當時尤以爲異而鳳陽
祖陵亦以是日遭變萬歲山龍興寺一應壇壝俱毀上
命祭告修省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雲南宜良縣地震有
聲如雷搖動房屋二月初三日宜良縣復黑氣迷空咫
尺不辨人形狂風晝夜不息地中雷有聲又正月雲南
曲靖軍民府火發七次撫臣陳金以聞上命南京刑部
左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往巡視雲貴奏不職大小文
武官共一千七百餘人以弭天變蓋用景泰壬申命南
京禮部侍郎姚夔考察雲南官吏例也而樊瑩所斥滇
南將吏之多更本朝未有之事其後瑩至南刑部尚書

論淸簡以上皆辛酉壬戌癸亥三年間事其變異較之
弇州所紀更繁而怪矣○先是宏治元年閏正月南京
奏連朝雷電交行大雨雪又陜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
百萬自下而入二年二月十四日河南地方晝晦如夜
咫尺不辨人物黃塵障天赤光如火三年二月陜西慶
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觔小者二三觔擊死人數萬
宏治三年十一月彗見五年四月彗又見又有異鳥三
鳴於禁中六年五月北京東廠內地無故陷二三丈廣
亦如之又本月內在京明時坊鋪內白晝見二人進鋪
久之不出管鋪者疑之但見二衣委地傍有積血竟不

見二人蹤跡又是年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
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女皆無首二女臍下各有一
口吻啼相應數日俱死有報到京六年十二月初一南
京金星晝見未位次日大雷電風雨拔孝陵樹無數湖
廣鄖陽府亦是日雷電大雪平地深三尺凍死人畜無
算七年七月初三日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拔木飄瓦
潮水泛溢平地水深五尺臨江深一丈民皆溺死八年
三月寧夏地震一日十二次其聲如雷八年四月都御
史劉大夏祭張秋湖神天陰帛不能燃欲焚不焚之處
宛如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八年十二月京師大震電天

鼓鳴江西大震電九年五月四川長寧縣南樹生蓮花
李樹生豆莢江西安遠縣馬鞍山頂巨石趨走下山報
至縣已走山麓官命燒醋沃之又槌碎不敢上聞是年
八月北京西直門有黑熊上城嚙死一人傷一人又十
月京營開操中軍大旗曳之不起墜死引繩千戶十年
二月河南修武縣黑氣墜地化爲石聲如雷狀如羊首
雲南師宗州阿定鄉有一山蟠二十餘丈反移二十里
有大樹皆隨山而徙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雨聲且視舊
處皆爲平地宏治十一年十月淸寧宮災內閣劉健等
疏云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重軍器監火藥經廠

火乾清宮西七所火而內官監與清寧宮之災更爲大異蓋孝宗朝火患亦最劇最後則十七年六月江西廬山如雷鳴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口無算又直隸崇明縣民顧孟文雞伏卵猴頭而人形身長四寸有尾活動而無聲尤爲怪極蓋未期而孝宗上賓矣按宏治間災異實累朝所無此天心仁愛示警聖明且其時上下同心遇災而懼以故無損太平之萬一云○宏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當月食不應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當月食至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望又當月食凡三次至期皆不驗禮部請治欽天監

推算不明之罪上命宥之竊意是時中宮擅夕陽不敵陰日魄無能掩月未必推步者有候也使其事在嘉靖中葉必舉朝稱賀獻賦頌者盈廷矣○又宏治十二年己未曲阜孔廟災柏樹被焚枝榦俱盡尤爲異變

正德龍異

正德七年六月山東招遠縣夜有赤龍懸空如火自西北轉東南盤旋而上時上在豹房遊戲晝夜不還大內十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遊幸是年六月直隸山陽縣有九龍晝見俱黑色一龍吸水聲聞數里吸漁舟并舟中女子於空中復墜而無傷十三年八月雲南順寧府瀾滄江龍鬬水湧百丈行人不能渡者七日時上在宣府十四年五月上在喜峯口時直隸常熟縣俞野村迅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口吐火目如炬鱗甲頭角俱見撤去民間房三百餘家吸舟二十餘艘并舟人空中墜地有怖死者十四年初夏江西大雨鄱陽湖漲小孤山亦沒不見水退死黑龍一蛟二十餘未幾宸濠反被擒於鄱陽時上南征至金陵京口蓋六飛四出人皆有魚服之憂次年漁于汜光湖上墜水得疾北還實與前吸舟湧水事相應即鄱陽之怪亦似闗舉躬寧庶人長鯨耳不足當此變也○正德十五年七月上

在南京時有物如猪頭其色正綠墮於上前又拘刷諸婦人之所皆有人頭懸掛滿壁時隨駕大學士梁儲等上疏切諫謂耳目所未見而不敢斥言不二月而上不豫僅得至京師而龍馭上賓矣意豕首及人頭皆屬殘寧江彬輩蘗衍之徵歟○又陸粲庚巳編云正德某年雲南騰越衛舉人汪誠家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八仙桌上頭角爪尾悉具其色如粉搨之鱗甲如刺以來觀者衆汪氏取狗血塗之乃滅

赤眚黑眚

正德八年二月有二火星隕於浙江之常山縣官舍中

大如鵝卵七月浙江龍泉縣[illegible]自空中隕於縣
廨形大亦如鵝卵流入民[illegible]跳躍如鬬良久不見後四
日復隕二火塊燒官民房四十餘家有一眚見於河間
民家三十八間死此赤眚也先是正德七年六月黑眚
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夜出傷人有死者俄又見於京
師形赤黑色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有聲居民夜持
刀斗相警達旦不寐踰月始息既又見於河南封邱縣
其狀亦如之此黑眚也時逆瑾雖除八黨正熾朝政日
紕水火皆違其性故南北變異如此

雷震陵碑

嘉靖[illegible]諡太宗曰成祖其時武定侯郭勛上言
宜盡磨舊字更書之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命鑱
木書今稱加於舊碑之上蓋世宗雖以興獻帝之故改
文皇廟號而心仍有未安者耳今上三十二年雷震長
陵碑上命重建時內臣督工竣事敘薦閣部科道諸臣
皆用駢語如憲臣勘功臚列無異識者已駭其僭矣而
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世宗欲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
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續成祖德乘此
改立新碑此莫大之祥亦莫大之慶也上優旨允行夫
天變示警於祖陵正宜君臣修省反以為瑞應形之章

奏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說更悖矣而言路無一語
詆譏之異哉○嘉靖辛酉西苑萬壽宮災工部雷禮疏
言此宮係皇祖受命吉地王氣所鍾今天啓佑皇上鼎
新丕基宜及時營繕以承天眷上優詔答之命速備物
料興工自來容悅事君前後一轍如此

地震

嘉靖乙卯年關西地震河渭充溢韓苑洛王槐野諸名
公俱罹其禍人知之矣然嘉靖十五年蜀中之震亦奇
是年爲丙申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四川行都司附郭
建昌衛建昌前衛以至寧番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都
[illegible]與三衛[illegible]時皆倒壓死都指揮
一人指揮二人千戶一人百戶二人鎮撫一人吏三人
士夫一人太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其他軍民夷
獠不可數計又徐都司父子書吏軍伴等百餘無一人
得脫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俱若浮塊震至
次月初六日猶未止○寧番衛東連越巂衛北至西天
烏思藏其屬夷有名麻些者其俗喪葬不用棺槨將猪
去腸帶毛用物壓扁名曰猪脹用綾緞布疋裹屍用柴
燒化此等喪禮古今夷漢皆所未聞又建昌行都司所
屬會川衛夷名撲廝者能夜變爲鬼盜人財物又掘新

壙屍咒使變魚形入市賣之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所轄去蜀省城不遠何以凶狠幻怪至此先大父曾備兵其地知之最詳

又

南學憲暘谷軒陝西渭南人嘉靖癸丑庶常後爲南吏部郎與先大父甲子同分幾試述其乙卯遭關中地震云從地坼中出廬舍不必言卽山川移易見之紀載者已不勝書如韓苑洛尚書王槐野祭酒被難者尤衆惟南自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瀕危無恙幼子師仲尙在襁褓中聞空中喧云此下尙有大貴人忽撻

出門外覵之尙鼾睡也地裂深者至二三十丈然其中或有破沙鍋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豈眞大地之下復有地耶師仲字子輿當甲子歲尙未弱冠又三十年乙未成進士時吾鄉沈繼山司馬爲少司空與南厚善薦入爲庶常今游歷坊局大貴之讖正可踐也〇時渭南民因地震行刦爲學憲父憲副修吉手斬二人而止

萬壽宮災

萬壽宮者文皇帝舊宮也世宗初名永壽宮自壬寅從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五日辛亥夜火大作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盡付一炬相傳上是夕被酒與新幸宮姬尙美人者於貂帳中試小烟火延灼遂熾此後卽下詔雲南買諸寶石及紫石英屢進不當意仍責再買如命戶部尙書高耀求龍涎香經年僅得八兩蓋諸珍煨燼無一存者故索之急耳尙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命我未封宮御尙氏爲壽妃賜其父臣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而同封貴妃文氏乃從敬妃進封者其誕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甲子蓋亟尊貴之以侑大慶

上觴云〇曾聞一中貴云尙氏承恩時年僅十三至冊封妃則已十八矣又聞伊王典楧暴橫不法內結尙貴人爲援故撫按俱莫敢問後終以罪廢失國尙妃亦不能救

己亥山水大災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上以章聖太后崩改葬顯陵駕至趙州臨洺鎭二處行宮火發已逮治所司矣比至衛輝府夜四更火發於行殿內人及內侍多死法物寶玉俱燬聖躬亦幾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撫按布按守巡俱下獄知府王聘等送都護軍門御押駕前導

示衆亦可謂異變矣是年六月浙江天目山崩一角出蛇數千衢嚴二府大水高二丈餘漂溺人民無算七月揚州大水漂沒鹽場數十處是日揚子江水陷下數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陸蓋大風捲水而北也是年災變何多且怪如此然是春冊立莊敬太子時日下五色雲現中外懽呼大慶然莊敬終夭瑞之不驗又如此

訛言火廟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時東草場火起京師人遂訛傳火焚宗廟遠近惶駭至暮大雨雹且風霆大震

成謂災止草場今且熄矣夜分以後火忽從仁宗廟起延燒成廟及太廟各廟盡付煨燼惟新立睿宗廟獨存果應訛言眞可異也按成廟舊號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稱祖而與獻帝新稱宗其主與成祖同入廟說者謂文皇帝神靈不豫使然或有云諸廟盡燬獨留新廟亦祖在天之靈不安於並祀因有此變訛言之發蓋神告之矣

玉芝非瑞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有白芝生於獻帝舊廟上大喜改其名玉芝宮歲時祭祀大小吉凶必告蓋兼太廟及奉先殿之禮且又日上膳羞如南京孝陵故事其祭之繁縟古來未有也甫踰年而世宗遂棄羣臣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芝白爲喪而宋世張震爲成都安撫司其府治柱礎忽生三白芝歲餘震卒於官蓋灾而非瑞也是時獻芝以千以百計者徧天下故廢廟亦產此物所謂妖由人興也

雨血

北地冬春間每遇天際昏暗日曈曨無光謂之紅沙天則邊圉必有爭戰及敗軍陷將之事都人相傳以爲占驗自去年遼左大帥張承允敗沒遠近大震朝議起故

右都御史楊鎬於家今年選二月之廿二日四路出師其上疏自敘方畧云某人率大兵若干從某路出云云且自誇有成師而出盡賊而還之語蓋兵未授甲而敵已盡知其情嚴備久矣其前一日未申間友人馬時良太史邀飲途中遇雨沾衣履盡作血色比至馬寓中方歎訝間天宇陡黑對面不辨急呼張燭則坊巷無賴已乘暗剽掠衣物食味道上行人俱顛仆凡十餘刻天漸明朗始滅燭把酒日圭尚未晡也不五日而喪敗報至正遼左出師之日也時大帥劉綎欲待所部川兵盡至方與交鋒而楊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一舉殲焉

妖言進士

今上戊申年內臣輩建西頂娘娘廟於內府內織染局時都中忽興進士之說一切男婦不論貴賤或車運或馬載以至豔婦處女亦坐兩人小輿懷中各抱一土袋以香楮隨其後入廟獻之久之始漸衰止又數年今上宮中忽作掠城之戲其法畫地爲八方令大璫輩以八寶投之自十兩至三兩能入者卽爲賞未幾戊午歲有遼東失陷撫順事次年己未春大敗喪地人以爲讖〇按宋政和七年汴京修二郎廟俱云獻土或云納土說相擔負晝夜喧闐街陌充塞自春歷夏不休說者以爲不祥徽宗始下詔禁之乃止不數年女眞犯順

花石之禍

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京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因仆之劃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過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儀部力諫以爲不宜旨此妖石適吳中徐冏卿漁浦來願得而脇意焉徐卽宗伯愛壻也轉以[illegible]之徐復挈還吳方叢竪此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illegible]乃子中翰君欲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又蘇州南從來無牡丹卽移植者俱不作花樹傳花則損主故相梁文康公之孫紹績攜歸種之盛花以爲奇瑞開宴會客未幾不起故相張江陵擅國日內閣白蓮雙帶者二江陵疏賀上謙讓不受而手詔歸美張相德所致未數年張殁被籍盡削諸恩典然則花石之異者類足招殃可弔不可慶也〇嘉靖庚申年南京振武營兵變殺戶部侍郎

黃光昇先數日黃之私第忽聚蜂數萬結巢簇擁自喜以爲吉徵不崇朝而禍及萬歷辛卯年寧夏副總兵哱拜有雀馴擾其肩不去詫謂旦夕登壇次年叛兵殺黨中丞推拜父子爲主正去歲雀集之日也因決意作逆以致夷滅蓋蜂雀孽禍不減石花云

衣內出火

余觀張芳洲寧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寧維楨憲長於

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予矧
爲何祥余謾應曰此爲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
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
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畜油紙千番
於樓上年久火出燀燀連雲莽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
祥也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元末韓林兒起稱小明王改元龍鳳爲史所載久矣其
時相去無幾又有襲其年號者陝西妖賊王金剛奴于

洪武初聚衆于沔縣西黑山等處以佛法惑衆後又與
沔縣邵福等作亂其黨田九成者自號漢明皇帝改元
龍鳳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奴稱四天王後長興侯耿
炳文討平之惟金剛奴未獲仍聚西黑山至永樂七年
潛還本州始爲官軍所擒送京師伏誅此盜當開創之
初乃敢嘯聚隴西積三朝四十餘年而始正法亦劇賊
矣

四僭羅平國號

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
羅平至昭宗朝董昌據越州又稱羅平國改元天冊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廣州新會縣賊林桂方又僞號羅平
國改元曰延康蓋已三稱羅平矣至本朝永樂十七年
交阯東潮州安老縣妖僧范玉亦僭號羅平國紀元永
寧以賊萬善爲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以賊
吳忠爲入內行遣右尙書知軍國重事以陶成爲車騎
大將軍黎行爲司空諸賊尋爲總兵官豐城侯李彬等
所擒而玉終不獲○按是時正張英國三下南交之後
天威震疊而交人猶反覆若此則此方之狡很可知矣
宣德間棄之未爲非策○後報范玉就擒亦僞

妖婦人

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
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
爲人馬相鬭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
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上命使馳
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
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
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
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旣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
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
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寳

劍賽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李白洲

李白洲士實 江西人初登第與羅懿正倫 李賓之東陽 林見素俊 楊遂庵一淸 李獻吉夢陽 相善其才名亦相埒歟歷中外官至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子宦賜馳驛歸且命有司續夫廩恩禮甚備居家十許年爲寧庶人宸濠所刧遂從之反時年且八十餘被獲爲按察使伍文定所撻創甚死獄中詔剉其屍妻妾俱沒官使其早死數載則名列耆碩且更叨飾終之典矣此何異喬琳之從朱泚夏貴劉整之降元所謂名德不昌遂

有期頤之壽也○李白洲預爲墓道托李獻吉爲生志竟不及葬其中當時獻吉爲逆濠陽春書院記幾羅大僇使其時更舉白洲誌文以許者獻吉必不免矣○宸濠之叛以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軍師蓋竊取太祖時善長基二公同姓也然韓國以嫌賜死靑田爲胡惟庸所毒在當時已凶終矣

馬祖師

吾郡西北數十里聚落名烏鎮者嘉湖蘇三府交互之地最爲奸宄淵藪嘉靖丁巳有妖人馬祖師寓居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毛荃計中等爲之羽翼更相誑飾誘脅愚民約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吾嘉興府會有密告其奸者官司以兵捕之其黨有被擒者有授首者惟馬妖樹靑白二旗縱火肆掠官兵追及於南潯雙林間衆皆殲獨馬祖師逸去時嘉禾兵備爲滄洲劉燾有威望以拒倭著聲績亦遍蹤跡之不能得此等劇賊幾與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伯仲若宋李順遁去三十餘年終被獲受誅眞不足數矣○烏鎮雖一區仕宦及富人甚夥今上初鄉紳建議請于朝設一府同知專治其地欽給關防得竟自發兵省直補緝盜賊而奸終不止徒供隸卒擾害良善毫無裨于地方也今事權日替同

知但坐府不復至其地與無官同又塘西鎮亦添設一通判督捕總之贅員也同知列銜湖州府通判杭州府○正德間四川賊首劉烈本名樂眉州人冒爲舉人匿保寧山中尋又他逃或傳由雲南入外番時川東賊藍五廖麻子等僭稱王號川陝中多竊名劉烈者因募能擒烈者賞銀二千兩至圖形以購之而眞劉烈竟不知所在時總制爲兵部尚書洪鍾巡撫四川則右副都御史林俊云

武定府初叛

嘉靖六年冬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略尋甸府嵩明等

縣俱陷之七年三月武定府土舍鳳朝文反殺同知以下官吏刼奪府州印信舉兵與安銓合攻圍雲南省城是時安銓方熾朝文又起全滇震動會議舉才望大臣督兵討之詔以伍文定爲兵部尚書督四省土漢官兵戶部左侍郎梁材兼憲職持金三十萬備餉以行二臣皆一時選也鎮臣黔公沐紹勛初遣武臣往撫不從反見殺遂進兵二賊會敗逃歸尋甸武定二府初朝文誑其部內謂土知府鳳詔母子已受天朝誅戮且將盡殺武定夷民人俱信之未幾鳳詔同其母自省城歸武定夷民震駭失措俱奉新詔降附朝文計窮絕普渡河道

走官兵追敗之乃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欲走東川至湯郎箐被大兵追及碎其尸安銓未知其死亡入東川糾合芒部爲土舍祿信所執滇中遂平是役也始于朝文助逆逼逐其主鳳詔至圍困會城與今上丁未年阿克索印之變無異相去凡八十年終覆其宗祀蓋其天性好亂非一日矣但伍司馬大兵未至而亂已平則黔公之才亦非近日沐叡可及

武定府改流

雲南武定軍民府在唐爲姚州地名羅婺府元爲武定路本朝洪武十六年酋長地法叔（一名弄積）妻商勝者倡義歸附太祖嘉之命爲土知府至正德間其孫名阿英者始改姓鳳傳至土知府鳳詔死無嗣其母瞿氏代襲既久而老乃舉詔妻鳳索林自代已而悔之索林嗣事頗失事姑禮瞿氏恚怒收異姓兒名繼祖爲鳳氏後欲立之而廢索林既不克乃具疏稱爲索林所囚令繼祖詣闕上之繼祖歸卽僞受朝命襲職逼奪府印索林挈印奔省城撫按恐生變諭索林歸視事仍聽繼祖與瞿氏居由是姑媳愈相猜有土總管鄭宏故寺向土舍也索林以爲子用其計欲誅繼祖謀洩繼祖大發兵圍府且攻掠和曲祿勸等州縣索林復挈印奔省城與鄭

宏同處于是繼祖益肆朝議集土漢兵討之殺其弟繼英衆潰而繼祖遁去而武定民刼于積威不能安索林不敢復居府而他徙繼祖復入武定願獻銀千五百兩分四莊自贍永奉約束鎮巡官以聞世宗許之仍議立新城以居流官令鄭宏歸府復業繼祖聞而大怒執宏殺之以兵攻新城土官百戶李鼇等敗死僉事張澤督兵馳救亦被殺亡失士卒無算于是諸道及夷兵赴勦者俱集土官祿紹先女土官安㩦儀等與戰大破之先以捷聞會女土官鳳氏先班師抵家卽爲仇刺殺蓋繼祖爲之也穆宗命與棺殮銀三十兩川貴二省益大會

兵圍之繼祖棄新城擕鳳索林遁入四川會甲州依東川婦家阿科等既二省官軍與漢土兵盡會緝捕窮蹙賊師者先乃斬繼祖以降其黨姚安府同知高欽等亦爲姚州土官高繼先擒以獻穆宗命貸欽死降與姚安府土經歷武定府遂改設流官知府云按宋淳熙間段智興有國時以阿歴爲羅武部長其裔孫法瓦浸盛併有鄰部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餘年至是而失之其禍起于瞿氏小忿謀立假子致尋干戈以致覆亡初商勝以土婦效順太祖至賜敕獎諭其詞曰爾羅婺淑志尚堅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

軍民府知府并賜朝服織金衣紗帽金帶至瞿氏亦以土婦某禍家國興亡係一女子可爲永鑒矣正統二年雲南武定府又有女土官知府商智

武定三叛

鳳繼祖既滅鳳索林者亦削籍安置雲南省城矣朝廷尚不欲絶鳳氏之後授鳳氏宗人思堯爲土經歷給以莊田百餘處思堯卽索林支屬也其父鳳歴者尚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寅撫諭之不聽遂聚衆自稱知府夜襲府城城中先有備不能入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

鳥剌山擒歴以聞時隆慶三年也上命誅歴以國亨赴叛未發姑宥之

武定四叛

鳳歴既誅其餘孽走金沙江外心未嘗忘武定也雖伏者四十載至今上三十五年武定土舍阿克卽鳳克倚四川東川土知府祿氏爲穴始漸强盛乘巡撫都御史陳敏臺用賓之抬克夷漢俱不堪之用其謀士鄭舉賓遂稱兵攻武定陷府城其鄉紳傑堯可等附之遁聞雲南省城索府印時守備空虛城垂陷用賓乃與鎭守總兵沐叡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夢雷等謀之竟以印畀

阿克始歡躍辭去克本夷奴之下劣者既得印自謂眞爲知府且圖拓地遂幷攻下府屬元謀祿勸等州縣并取雲南府屬之嵩明州羅次富民祿豐等縣祿豐知縣蘇夢暘死焉用賓乃大發兵進征生擒阿克盡復所失州縣上功于朝言路始昌言攻用賓失城棄印之罪逮繫入都論斬以至知府陳典推官臼明遇祿勸知州黃榜俱從極典後陳瘐死獄中武定凡四叛皆夷滅固夷性使然然陳撫滇十六年實少善狀棄印失地固可罪旋復地俘逆亦足稍贖一二陳之子斗昭者以父軍功蔭錦衣世千戶爲北鎭撫理刑其父逮入詔獄尚呵毆

出入視事如故人咸以爲駭○阿克之祖改姓鳳氏久矣克稱兵日忽自改姓名曰烏騰霄人咸怪之且臆之曰烏何物而能騰霄耶是且立敗已而果然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向來白蓮無爲之教盛行如宋人所謂吃菜事魔者南北並起蓋不勝書惟稍涉時事展轉蔓延者姑記其略己丑年廣東始興縣人李圓朗者習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紙爲人馬飛劍斬人頭有起死回生之術因結翁源人王子龍稱黃巢後裔祖遺金十二窖欲與人均用因以聚衆托云彌勒下生至龍南縣亦有從之者因肆焚

掠攻南雄府不下虔撫秦燿檄兵討捕擒斬于陣事已結矣至次年庚寅而兩廣督臣劉繼文因惠州奡人王子龍能點化奇方索之不得詭稱此眞王子龍逃逸未獲欲以叛臣法誅之爲知府孫光啟所持乃潛斃之獄孫棄官去劉事彰聞爲給事王德完論劾罷歸光啟從廢籍再起事始得白乃知妖妄固當誅滅即九轉眞丹亦徒足殺身但兩人同姓名同在一方一時並罹非命眞天壤間怪事劉既弄假成眞失官歸家尋亦鬱死大抵燒煉一說高明士人溺之尤深往日王曇陽僻世以不信黃白男女爲第一戒眞癡狂格論曾見一二少年躬親爐火被藥物之毒熏腹夭殁安得見死水銀分毫也如王子龍遇眞仙授仙術不幸橫死者萬中無一

妖人趙古元

庚子之冬江南傳聞淮泗間大盜起且如赤眉黃巾旦夕擾宇內既而次第就擒則當事張皇太過耳時有趙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陰人慣習妖妄有麗水縣妖婦人王氏亦假佛號惑人傳派孫枝與義烏縣吏人陳天寵同志淫朋傳香浙東一路愚民皆爲所誑誘會王氏夫死一平搆娶爲配造爲指南經等妖書令天寵等諸黨投散各省會以及兩京其事漸彰懼禍及乃走杭州復聚衆逞妖爲詰盜者所譏何輒拒捕殺人竄走徐州改今名時稅監陳增橫于彭城諸無賴蝟集頗從古元習其教撫院李修吾偵得密遣健卒搜捕盡獲其徒黨李欲張大其功上捷于朝云古元造反窺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趙趕朱意且將圖革命而徐州兵備郭光復又附會其說益侈言立擒大逆朝野之福時四明當國田任邱秉樞皆謂事小不足當封拜重典且古元禍首逸去未獲遂遲其賞未幾古元復亡命三輔至寶坻縣被獲械送都下訊驗其狀法司會讞用妖言律古元王氏陳天寵三人梟示餘或論斬遣戍有差是役也古

元正與楊應龍俱授首李中丞自負再安宗社功出播州上而爲廟堂所排怏怏見詞色次年辛丑外計郭光復坐浮躁降級以獲古元功得復原職獨不及中丞自是中丞益不平與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劉天緒事起一時持論者遂立意挫抑之時中丞方擬入相諸參疏攻孫司馬實代中丞洩憤也不知古元罪狀止此無可加而李中丞極力描寫謂古元爲宋朝苗裔生有異姿題詩見志僞帖總兵十萬約以二月二日八路齊起先取淮陽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萬夾禩糊船幇內其反狀甚眞總皆風影之詞毫無證佐比近纔獲

古元則事在刑曹情狀畢現有識者益笑李說之誕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緒之僭帝號擅拜官且謀震驚陵寢戕害公卿逆謀顯著此豈可同日語哉操白簡者以意中所愛憎評議公罪而事變之大小刑賞之輕重概置不論矣

妖人劉天緒

萬歷三十四年之十月南中獲妖人劉天緒本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臨淮縣朱龍橋嘗奉無爲教上妄言近橋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卽脫骨成佛里民王宗張名吳鳳龍等皆信從之各署僞號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之名久之徒黨日衆至千餘人天緒遂懷不軌自稱爲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與南京寡婦岳氏姦通與宗等約曰若等以十一月朔日從我至神烈山拜天卽有紫氣上騰如無此氣卽吾無帝分至期宗等如言與天緒登山升誌公說法臺拜天望氣無所見旣下山至朝陽門外果見黑氣一道狀如天河自西北至于東南宗等遂信爲眞主相與定謀購造弓刀器械勇巾紅服天緒又自號爲龍華帝主岳氏爲觀音僭封爲后岳氏子用赭帛書封護國將軍又僞封王宗等十餘人爲國公侯伯將軍指揮等官約于是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百官

謁陵擧事會其黨操府家丁陳維岳張應登等懼事發禍及先期告變御史李雲鵠密捕盡獲之訊實以聞事下兵部方妖民事起南本兵孫鑛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南中十年九收思亂者衆宜一大創之上意以爲然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輕之僅從妖言律置劉天緒一人于斬餘悉寬貸上不悅以逆狀甚顯豈得僅比妖言駁發北刑部審乃以徐州趙古元例上請天緒等二名剉尸餘五人坐斬而赦其餘猶用妖言律也時方議宣捷且告廟敘功于是南北科道孫居相曹于汴等齊起而攻孫鑛以及南職方郎劉宇指爲悖旨殃民貪功生

事上留中不下意蓋不直言者而孫木亦疏其激上
乃傳旨欲重處言官以肅法紀賴輔臣力救得解于是
僅告廟宣捷而賞功之典一切報罷自此孫愈爲言路
側目至己酉冢宰之推遂用全力擯之尚指及前事劾
宇先亦降級調外矣時門戶之說盛興但問趨向異同
不問事理曲直自孫劉被論後一時當事者俱以詰奸
爲戒日事姑息妖黨蔓延充徧南北白蓮等教在在見
告致煩興師動衆滅而復起者數年人始有謂孫鑛劉
宇當日處分非過者終不敢訟言白之也

隨僉事

山東魚臺人隨府己丑進士官按察副使奪師之產爲
師子屈瑤所奏上方冲年欲置重典賴其座主張蒲州
相公爲力奏云告訐不可長乃止從勘處後習鄉陸五
臺掌銓獨器愛之從廢籍起知州超爲寧夏河西道僉
事黨石被戕隨幸免禍爲哱承恩諸賊劫以爲謀主遂
執偏裨之禮後事平論罪從永戍議者猶以爲漏網又
有寧夏鄉紳穆通政名來輔以奉命閱視暫歸亦爲叛
卒用與隨同戍隨爲鄉論所薄上以其悖本亦深恨之
不知何以見知于陸然因見知而得重譴倚伏自有不
可知者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
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
至成都好事者戲秤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
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稍貸獻之
久而不得富家索逋甚急又爲仇隣訐其竊盜遂決計
謀反至殺都督何洪綿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
朝廷之威其故甚微鼠吏富民實爲禍首

婦人行劫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譁

名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于馬
上用長鎗置一豆于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剖爲二再
馳再下則擘爲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
鬭必爲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人稍不當意
卽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藝
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仗講解留以爲夫有嫪
毐之能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兵漸謀取
之恐并入網遂潛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
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選鋒軍往捕此婦驍出城
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爲所殺然諸軍愈盛其從騎

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于市

發塚

塚墓被發卽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爲盜朶頤如王荆公滿苦料無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監石巖者營治壽穴苦乏大磚或獻言云近處古塚磚奇大遂拆以充用視其碣乃介甫也則薄葬亦受禍矣又正德九年揚州府海門縣城東有古墓見發視其題乃駱賓王冢啟棺見一人儼貌如生須臾卽滅蓋英爽未散也則義士亦受禍矣順德府邢臺縣有元劉秉忠墓嘉靖初被發不知主名視其識記云發塚者李淮也官司

捕得其人正罪秉恕卽秉忠弟蓋精于術數者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題后陵寢其中珍異最多俱未名之寶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爲殉其尸得寶玉之氣尙未銷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記之遠者不及詳矣又數年前吾邑沈純甫司馬避■湖州彼中發一墓碑記云梁昭明太子妃沈約女也尙生能言云我鍊形已滿飛舉在邇愼勿見傷盜不聽斵其一指血縷縷出遂死其棺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沈得其冠簪一枝長數寸而古作紺碧色出以示余○按史昭明傳及沈約傳俱無沈女爲妃事乃知傳紀失載多矣○陶隱居墓宋元祐中亦爲內侍羅淳一所發豈神仙亦難逃定業耶

野獲編卷二十九終

野獲編卷三十目錄

土司

外國

野獲編卷三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

土司

土官職名

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舊如宣慰使始于唐不過一時因事而設初非兵官亦非守土吏事定卽罷又如宣撫使則始于宋其事權最重文武大臣至兩府始得拜而安撫使少次之尚得專僇大將今去使字為從四品從五品官且屬都司或府鈐轄而卑極矣至若招討使一官在唐為制將遇外夷不廷及藩鎮違命始暫設遣征

吐突承璀以宦官得之白居易力諫而改命其重可知今秩亦與安撫同然今海內惟四川有天全六番招討使司一衙門他方更無此官不知何故然而正副兩招討一高氏一楊氏世相婚姻世相仇殺僅通西番入貢之路耳無能為西陲藩蔽也

夷姓

傳聞西南諸夷初無氏族國初黔寧王出鎮諸夷來降乞姓者凡三族黔寧曰汝輩無他但怕刀剝耳卽以三字分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者惟孟艮禦夷府土官一家其剝姓則未之見也滇載又云

南夷曾姓曰刀曰罕曰曩者甚多相傳國初定諸夷時高皇帝惡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其砍氏今作罕亦作坎但無斧姓者意其已滅絶耶夷姓又別有茶只御卡可扌切阿絞些皆矣此等字俱中華所無其所紀似不妄然則云黔寧賜怕刀剌三字姓或是他夷柳本一事訛為二事也

夷曾好佛致禍

靖遠伯王驥之平麓川思任發也事在正統初年世所共傳而國初洪武間叛亂事人或未知也麓川本名平緬宣慰使司其俗無不喜佛教至是有僧自雲南來為因果報應之說思任發之父名倫發者信向之又有金齒成卒能為火器炮銃逃入其境亦為所喜賜以金帶列諸部落之上其所屬曾刀幹孟者惡之遂借其類俗內叛率兵襲騰衝府倫發畏怖挈家走雲南守臣沐春送之京師太祖仍遣還雲南賜之敕仍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諭幹孟必歸其主如不從然後加兵春又奏幹孟求入貢別授土官蓋聞朝廷致討震懼而倫發故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黃東等處俱向化歸朝幹孟懼為所攻欲挾朝廷之威以拒之上謂遠夷譎詐誠有之今且撫諭忽

都而審度幹孟誠偽已而幹孟終不肯納倫發乃大發兵直擣南甸殺其酋刀名孟會春病卒于軍改命都督何福其討幹孟始就擒倫發得歸國未幾卒而太祖亦宴駕矣初上之遣倫發也勅諭曰古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爾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為下人所不容蓋以古有國者待之初不謂其信佛之非也大哉王言遠人安得不感服其後思任發叛討平之降為隴川宣撫司更立多氏者為宣撫騰衝府今為衛怒江今為潞江以長官司陞安撫

夷婦宣淫叛弑

宏治十二年六月貴州巡撫都御史錢鉞始以夷婦米魯叛入奏蓋米魯之擾黔久矣魯為霑益州土官安氏女嫁普安州土官隆暢為妾暢老以其子禮代其職時魯以罪為暢所逐乃依禮以居而與營長阿保私通禮亦烝焉魯謀奪其上地因構禮令與暢成仇暢怒燬保居室擄其財物阿保與禮遂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暢遂大發兵誅禮阿保見禮死遂與米魯圖篡竊乃命其子阿鮓莫阿互見等發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甚衆暢懼走遁雲南亦佐縣鎮巡官乃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會罷米魯潛令人掖暢上

馬因中毒而死保與魯爲亂滋盛屢破堡寨殺傷官軍撫臣屢撫之不聽先是暢有庶子隆珀與其母居安南衛城中阿保復欲害其母子而併其地乃于安南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于普安城外築普嵒硬寨令阿歹兒守之于梔長江東築猴場硬寨令阿鮓莫守之又築查剌硬寨據險自固相去各三百餘里自稱無敵大王號所居爲承天都御史錢鉞大懼與總兵東寧伯焦俊等大興兵討之賊潰去乃召霑益土知州安民賞之令訪賊所在率土兵爲先鋒深入得阿保于查剌山箐中阿歹兒阿鮓莫亦被擒俊鉞等以聞謂賊阿保弄

兵十一載終就平殄上功于朝其辭頗張大而米魯及諸從賊張容保等俱擁餘燼遁矣至十四年秋七月米魯久匿其姪霑益土官安氏家借以兵再出夜襲殺故夫隆暢妾適烏埶其子隆珀隆塔俱殺之凡十五人其故營長福祐等迎魯歸本營四出焚劫又攻普安欲據之普安危甚並以上聞乃命官兵會討都指揮吳達與戰大敗被執鎭守太監楊友乃奏大兵失利主帥遭擄臣躬親招撫賺出吳達然後進兵征勦巡撫總兵不聽臣言掣肘難行乞命諮臣罪兵部覆議云賊之未盛不能早圖撲滅及米魯福祐逃遁不能追勦使復歸普安

糾聚衆兵戕其夫主及其子女滅其宗裔又臨敵不知設備以致敗衂損滅楊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今事敗妄言巧飾宜并撫臣錢鉞總兵豐潤伯曹愷取回別遣大臣往勦上是之命戶部尙書王軾兼憲職以行米魯聞之乃納欵于楊友友信之奏于朝普安州土婦米魯已聽撫送出官馬如其土俗以財物償殺死官軍以求罷兵事下兵部議不可且謂楊友專恣初受魯降獨奏以爲己功當罪上是之俄米魯果兵圍普安幾陷時軾師未至楊友貪功統兵先入其地米魯又戰勝執友以去監軍右布政閻鉦按察使劉福將帥都指揮李忠

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俱戰歿貴州大震王軾既至乃大調漢土官兵及湖廣雲南各兵協勦凡二十萬人起致仕都督王通于家爲大帥立紀功御史監其軍八道俱進若戰幾匝歲次年七月各路俱奏捷米魯兵敗欲遁爲邏者所獲福祐就陣授首事平陞賞有差未幾獻又械米魯餘黨阿襍等五人至京師上命不必覆奏俱斬之係給功臣爲奴是役也西南驛騷十餘載兩擧大兵喪失文武大吏數人糜士卒金錢無算而其禍止因一夷婦宣淫盡滅隆氏之宗其弑逆忍伎唐之武韋不足道也蓋始于隆暢之耄聵成于楊友之倖功何物化

孽梗我全盛衽席之上纂賊輿爲持太阿者可以戒矣

流官屬土府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則爲流官不知堂屬體統亦如內地否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爲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狀道逐流官知縣而自領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于今又思明府所屬有祿州西平二土州正嘉之間爲交阯所侵陷思明既不能赴復大司馬亦不能討漠然置之罔聞國事如此何以鞭箠四夷○在內地則

安樂自在二州其知州皆文臣流官乃屬遼東都司亦奇

土官之異

土官入爲京朝近吏者隆慶辛未進士宋儒爲禮部主事中國人出爲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趙天錫皆奇事也宋爲麻哈州世襲土同知冒北直隸定州籍登第且選爲庶常趙本江南女優游粵西見嬖于土酋因得襲職尤奇之奇也宋以木天華選仕不得志謫布政司經歷坐大計歸其父珠已老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襲替儒擅用軍興法調土兵殺人構亂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誅

死趙善肇札會與舊知書婉媚纖弱全是黛奩本色乃聞其得官之故則酖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夷法婦襲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則此婦雖夏而變於夷似賢於宋多矣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彭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留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

穀畀夷婢四人侍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强羈縻捷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棲托馮得乘間逸走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間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川縣人世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女初爲楊應龍入婺川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娓娓焉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鄰問其宦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官

順知縣譎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中丞文
其姓名也馮大驚巽立招卧中欵之令嫜窺于屏後果
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叙親疏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
苦喜極而慟馮故本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
可養此皆余所目覩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人貲且晚
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
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故其
部内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
敢事殺人亦献首於其廟俗能徒手制虎麋而生祭之
方敢開剥聞楚徼外保靖石硅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
猗居有何神靈獨饗此夷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
應龍爲其姻家安疆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
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數仇
安氏以此誣構之耶抑眞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
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
人家無宿舂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餘夜所
舂卽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

坐是三端謀叛輒沮余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侯
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
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
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令入
覲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中夷人
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苗謀不小因思各宣
慰司亦有設學者何不倣以徧行使皷冠帶栖儒生或
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
進士騐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
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爲主簿

故元錦猶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
州刺史彭士■者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
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仇殺此固土夷故態
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蒍翟
之後沓香卽其始祖母

岳鳳投緬

岳鳳者本江南之蘇州人其先世賈于隴川至鳳而多
才有智數因充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倚以心膂以妹
妻之鳳旣柄事謀篡其位與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暱而
木邦宣慰使罕拔尤爲同心因相與歃血叛逆乃誘士

寧入擺古謁緬酋莽瑞體鳳以計燭士寧殺之盡殺其妻子攘隴川欽頒金牌印信以投緬時瑞體方四出闢土受其降僞授宣撫因爲效死力莽應裏既嗣位與子曩烏等俱爲帥誘天朝兵大敗之擄士寧册胡氏及其宗族六百餘人送應裏盡殪之又譖殺諸同列并有其衆始約孟璉土司叛目刁落參同逆力勸應裏入寇遂率衆兵數十萬分道犯內地陷干崖南甸諸土司因騰充永昌大理蒙化順寧景東鎮沅元江等郡破順寧府焚之又使其子曩烏領緬兵六萬突至孟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聲勢大震鄧川土知州何鈺者鳳友壻也

遣人以好言招之鳳輒縛以送緬緬酋應裏因督鳳內侵愈急時罕拔已貳於緬其子罕效忠亦單騎歸我師應裏怒遂攻陷其城而據之何知州又遣人說鳳降附時我中國大兵已四集刁落參者被戮于陣鳳頗震懼始命姪岳亨詣永昌軍前聽撫時撫臣遣遊擊劉綎受其降綎至隴川則緬人之戍隴川者已調知情狀其酋名散奪者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萬曆十二年正月之朔鳳偕其妻子弟姪及所統夷漢歸命盡獻所受緬書緬銀及緬賜傘袱器甲刀鎗鞍馬蟒衣并僞給關防一顆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俘獻鳳等上御午門受俘及廷臣稱賀磔鳳于市盡誅其妻子族屬撫臣與黔公沐恩俱晉官與世錦衣輔臣申余許三公俱峻加公孤蔭子璽丞中書而緬酋之稱兵掠地則如故也岳鳳中國良民亡命裔夷戕賊故主奪據封壤計已得矣狼心未厭招緬以抗本朝連兵十年蹂躪數郡比窮蹙受降而緬人不救天朝不赦終於寸斬噍類無遺蓋亦天綱云

叛酋岳鳳

甲申年雲南隴川叛酋岳鳳擒至京獻俘輔臣俱晉師傅復推恩效勞諸臣普行陞賞其實滇中文武誘使降

而縛之雖檻車到闕其執見閣部大臣於騶象所俱好語撫慰許以官爵比就西市猶懵不知當誅也鳳本華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爲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勳臣家鈴本振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猶搖蕩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寧居也嗣後壬辰寧夏之役初亦以高爵誘之許其黨能殺哱魁且以城獻者得進總兵世有其土故哱承恩戕劉東陽而以鎮城降比俘至時給之亦如岳鳳都人猶以哱大爺呼之哱終不悟以至寸磔此亦朝廷爽約於夷虜然承恩背父弑母素毒寧

其罪浮岳鳳數倍直至勢窮始甦竄自縛部吏解非
過但詔令既不見信在行間者亦犯殺降不武之戒以
後播州構亂楊酋懲前事決計負固合天下兵力數年
而後克之則滇事爲之倡也

大候州

今雲南新設雲州故大候州也先爲長官司宣德三年
陞州其酋姓奉與接境之順寧府土官猛氏世爲婚姻
今上丁酉戊戌間大候之候襲土舍奉學者順寧土知
府猛廷瑞婦翁也翁壻素不叶學又與三猛相仇殺時
參將吳顯忠者知廷瑞巨富誣以助惡索其金不應遂

讒于按臣張應揚而信之轉聞撫臣陳用賓下檄責廷
瑞大恐斬奉學以首獻矣撫臺又入吳弁之譖捃爲奇
貨誣以僞欵又發其殺兄姦嫂事兩院具題得旨會兵
大勦廷瑞出見獻印獻子以候命吳弁不從直擣其巢
盡取其十八代之積數千百萬誘廷瑞至省擒之僞獻
大捷于朝廷瑞所部十三寨盡怒遂眞聚兵反陳撫極
兵力盡芟之陳晉右都御史蔭子世襲錦衣按臣亦受
賞未幾張應揚改按閩中卒於官用賓亦坐武定府事
逮下獄詔坐大辟繫獄八載有天道云先是泰和郭青
螺子章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覷郭公覺問曰猛廷瑞
何人郭咤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爲夫人
曰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人來謁云我猛廷瑞也
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郭曰汝曷問其
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爲陳巡撫冤死訴帝
得請乃歸耳郭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
報至是萬曆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時幾及十年矣按猛
氏爲孟獲之後世效忠節陳中丞以貪功一念覆其
家奏功後又繫廷瑞子于獄以杜後患于是猛氏絶矣
今雲州與順寧府俱改流官且歲歲發兵戍守其上所
出無一絲入府庫而歲費餉數萬至今滇人言之切齒

○大候之先土官奉祿者娶順寧知府猛雍女雍惑後
妻言欲改嫁女于土舍奉詰其女不從詰糾木邦夷攻
破大候擄奉祿去其妻偶先往父家得免雍與奉詰又
强刦之女以刀自防爲父所毒臨死作緬書辭其夫詞
甚酸楚亦夷邦所未見也○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
漢者以正統三年入貢繼又上疏願同木邦宣慰司共
起夷兵十萬協同征勦麓川請給金牌符信以安人心
詔特賜之仍降勅獎勵後奉漢男辭歸命賜文綺絨錦
諸物及厚賜奉漢之妻與占城國王同遣其寵遇如此
奉漢子名奉外法爲麓川思任發所擄竊遠伯王驥以

奉漢弟刀奉送代爲知州麓川平外法补歸與奉送共理州事因遣弟刀奉辦朝貢以原降金牌信符被擄爲言詔再給之賜奉辦宴及彩幣又命奉辦賫勅并紵絲紗羅賜外法奉送二人及其妻則大候之恭順異他酋而英宗之厚待亦非諸土夷可比一旦以同類相戕遂至夷滅亦可憐矣所謂三猛者曰猛緬曰猛猛曰猛撒而猛猛最強世與大候相仇殺大候本姓刀宣德間其酋名刀奉罕不知何以易爲奉姓及查英宗實錄則天順三年刀奉送入貢已有奉送法兩名矣想惡其故姓不美而改之耶○正統七年七月順寧知府猛蓋勳加大中大夫資治尹賜誥及金帶綵幣與千夫長三十人加秩賞有差以助平麓川功也

土酋名號

今土司衙門稱號其字多複疊非內地州縣一字二字之例如湖廣都司所屬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人貢當事者不知析爲三地楊用修面駁改正且筆之書以譏當時大臣之不學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如貴州鎮遠府屬邛水一十五洞長官司𫟼剖六洞橫坡等處長官司鎮遠金容金達蠻夷長官司皆六字也都勻府屬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至于西北番又有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則俱七字又東北夷有果龍江地方葬方帖站則又至八字矣其爲五字者則四川都司屬占藏先結簇長官司行都司屬鹽井打冲河中左千戶所貴州思州府屬都坪峨異溪長官司雲南元江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永昌軍民府屬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皆爲五字其四字而下不可勝紀矣

滇南寶井

雲南寶井環孟艮孟養諸夷俱有之惟孟養所出稱最孟養故木邦宣慰司所轄地井所出色類不一其價亦

懸殊有銖兩即值千金者世宗末年索寶于戶部尚書高燿至傾全滇物力不能如數未幾上宴駕得寢即此地也木邦既專寶井之利四方估客麕集其境乃命所愛陶猛名司歪者守之陶猛即頭目也宣慰使罕擺至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歪既擅有寶井遂藐視其父家因據孟密以叛成化中南寧伯毛勝太監錢能等鎮守滇中受其重賂許其得自入貢不復關木邦因略取木邦地以自廣繼錢能者爲王舉請征之時有江西人周賓王者逃罪在孟密私說罕弄曰今閣老萬安貪黷天下而內結昭德萬貴妃若以重寶投之不苐免討可得

世官如木邦罕弄喜從其計萬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
撫以所略木邦地界之開說安撫司令罕弄子孫世襲
萬安大快意即以程宗鎮雲南官至尚書于是孟密盡
奪木邦故地木邦酋罕空出亡雲南諸夷俱怨誓必共
滅孟密宏治間孟養遂亦擅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
而西南夷從此怨朝廷多跋扈矣此後則嘉靖三十九
年孟密酋思眞死嫡庶爭立爲緬甸所徒奪勢復中衰
又至今上之十三年滇中多事撫臣劉世曾請升孟密
安撫爲宣撫而以蠻莫耿馬二安撫司屬之孟密益尊
大不可復制比癸卯甲辰間礦稅事起太監楊榮入滇

開採䆉頤寶井之利與孟密爭屢撫屢叛避入蠻莫緬
人乘之蠻莫思政逃入中國緬以大兵來索撫鎮懼禍
至斬思政首畀之始解而楊榮爲滇人所切齒忽聚衆
鼓譟捕榮出殺之焚其骨揚灰于金沙江朝廷懼生亂
悉貸不問而滇中諸夷益輕天朝矣一寶井耳司丕以
之反君罕弄以之叛父罕空以之失國毛勝錢能萬安
諸奸以之納賄生邊釁當其時滇中土司無一不思奮
臂逆我顏行矣賴孝宗初政清明而林見素俊適備兵
其地百方招誘撫之以恩懼之以兵孟密稍稍還故主
侵地夷心始寧帖以至于今者百年而楊榮凶豎生事

還荒又以寶井蠱惑必欲令滇地搖動猶幸積忿之極
驟變蜂起縱焚雖虀粉而一方稍得安枕寶井亦從此封
閉無瑕議開僅聽孟密之獨擅金穴而已國體至此已
糜爛不可收拾僅一切付之羈縻古人不貴異物有以
哉

外國

西天功德國

洪武七年西天阿難功德國王卜哈魯遣講主必尼也
來貢并獻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等物古來不聞有
此夷名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并金元諸史皆無

又僅其國與和林國使臣來亦遣講主朝貢獻方物及
元所賜金玉銅銀等印按和林爲元舊都何以改稱國
必胡僧賺賞拜功德國亦僞造美名天朝姑妄聽之耳

琉球女太學

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國入貢先是其國山南王遣其姪
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學既三年歸省
至是復與貢使善佳古耶等來乞仍入太學許之至三
十一年其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匏等貢馬及方
物先是其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來謝恩因
而入貢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書者間游國學或至

登第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向慕華風至此眞史牒未見

西域記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牕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氈毯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剌帽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鬆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蓋華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箸釀酒多用葡萄飲則坐于地大宴會則設小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入私造無禁造成輸納

稅于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什取其二以資國用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惟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王與管事者凡有事施行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其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于罰錢婚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靑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尸瘞之常于墳墓設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射葫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末懸葫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葫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有通回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剌爲國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二三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

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
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貝馬牛羊雞犬獅子生于阿木河
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恒于目閉之時
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致云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
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
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
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
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間有土屋為拜
天之所規制甚精皆青石雕鏤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

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人物秀美工巧過于哈烈而風俗
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
大都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為哈烈
屬國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
廣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
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
木河東岸城西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

蘆林獅子所產之處也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
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
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
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
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叢生棘刺葉細
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餳採煮如糖
名達郎古賓

塞藍在達失千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
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間草

中生黑蜘蛛甚小噬人遍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
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徧體皮膚
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止宿必近水之地可以避之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都周十
餘里俱小山多菘思檀果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
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鐵門
關路通東西

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
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
蒙古部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

主之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居則設帳鋪氈毯寒暑坐臥于地其王帶小罩刺帽簪鵝鴿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間種穄麥及織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羊馬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河中產玉又有哈石之地亦產實石金銀云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燕山靑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城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隸別失八里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川度流沙河有山靑紅如火餤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即魯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瑣瑣葡萄畜有牛羊馬駝氣和候煖人皆醇樸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布垂髻于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帽號回回挑婦女白布裹頭號畏兀兒粧方音皆畏兀兒之語風俗大略與火州相同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即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二三里地平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葡萄畜多羊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爲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流倚爲城故名廣僅二里城中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于土魯番矣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千餘里城居平川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㟼山產石鹽堅白可琢爲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畊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與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胡往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襍處禮俗各異

達失千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頁誠則任牛車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使西域之賞

文皇初平內難即使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睹

者甚尠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密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賚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政使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遜國伏戎爲慮以故軺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而已後安終此官

瓦剌厚賞

北虜之賞莫盛于正統時其四年及十四年若介州異典已盡記之矣惟六年之賞更異今錄之賜可汗五色綵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褡𧞅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皮圈金雲肩膝襴通袖衣一皂鹿皮藍條銅線靴一雙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大字孝經一本鎖金涼繖一綃雨繖一箜篌火撥思三絃各一幅并賜其妃胭脂絨線絲線等物至八年又賜可汗紵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襴暗花八寶骨朵六十疋織金胸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綠共四疋八寶

青朵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綵段八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妃二人白澤虎豹朵雲細花等段十六疋綵段十六疋花減金鐵盔一頂戧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撥思胡琴等樂器及鈷砂碗碟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朵雲紵絲四疋綵絹四疋素絹九疋其餘平章伯顏帖木兒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兒僉院南刺兒尚書八里等皆賞綵段絹絹有差上又賜御書諭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也先賜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織金麒麟白澤獅子虎豹紵絲

四并絲絹表裏又賜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諸織金紵絲所以懷柔之者至矣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禍至上皇陷虜後尙有黃白金諸賜以羈縻之直至彰義門一戰得勝嗣後撻伐旣張可汗弑死也先以驕虐見戕虜勢漸衰中國賞亦頓薄蓋禦虎狼者飼以肉不若制以穽也○中國賜外夷最厚而縟者如元魏明帝正光二年蠕蠕主阿那瓌歸國命引見賜坐詔賜以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毦赤漆槊七張并白毦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拓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花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十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十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乃次年即入寇至執行臺尙書元孚以去未數歲而魏亦大亂分東西矣宋靖康初元斡離不入犯犒師銀二千二百餘

萬兩金三十餘萬兩又侑以女樂百人珍禽異寶等物及斡離不還師欽宗又賜以白紵束帶一條共北珠五十顆正透金鳳犀帶一條金陵眞玉注椀一副玉酒鍾十隻細鈒鑾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爲賭餞之禮其媚之已不遺餘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夷王名之異

人名多複字者至五胡元魏及遼金元止而本朝入貢諸國更有異者于正統十年三月滿剌加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奏討貢船以便往來者其名凡十字又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新即位暹羅國王國隆㖿剌略坤息利尤地亞入貢其名凡十二字亘古未之見

兩使外國不賞

今制使琉球者每報命正使給事轉四品京堂副使行人轉六品京堂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皆謂舊例固然而先朝不爾也正統乙丑進士邊永拜行人以景泰庚午使安南歸無賞蓋或以陸行僅比朝鮮也至壬申又使占城則泛海亦終無褒賞會哈密入貢又奉命館伴來使送至甘肅而還至天順間又遣至楚府行祀禮又遣至代府掌行喪禮又使河南山東陝西雲南後以九年再秩滿始得陞戶部員外郎以年至乞致仕永爲行人

及戸部者凡三十年其在使署他勞不待言而異域兩度出疆竟不沾寸賞豈當時事例固然耶今行人以三差爲滿又有兩差即轉者俸止四年更無久任若矣○邊永北直任邱人林下垂二十年以子瀟貴封僉都御史及見其孫憲成化甲辰進士同時萬文康在内閣子翼爲侍郎孫宏璧爲吉士其盛似稍勝而名德遜之百倍矣瀟官至刑部右侍郎憲至掌院都御史憲弟亦以庶常中允至僉都御史

賜四夷宴

本朝賜四夷貢使宴皆總理戎政勳臣主席惟朝鮮琉球則以大宗伯主之蓋以兩邦俱衣冠禮義非他蠻貊比也其侑席之樂以教坊供事兩國尚循儀矩侍坐庭下若他夷則睢盱振袂離坐恣觀拊掌頓足殊不成禮所設宴席俱爲庖人侵削至于腐敗不堪入口亦有黠者作侏儒語怨詈主者草草畢事置不問也竊意綏懷殊俗宜加意撫恤本朝既無接伴館伴之使僅以主客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館已爲簡略而賜宴又粗糲如此何以柔遠人然宏治十四年錦衣千戸牟斌曾上言四夷宴時宜命光祿寺堂上官主其辦設務從豐厚再委侍班御史一員巡視上從之今日久制湮不復講及此

矣斌于正德元年以指揮僉事理錦衣撫鎭司事坐救護言官廷杖三十降湖廣沔陽衛百戸閑住此後再起再廢其人非庸弁也○崔仲凫王弇州記牟斌事小異其稱許則同近日言官更爲請謚矣

活佛

正德十年上用内臣言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來事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立麻事例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爲使入番往返以十年爲期以珠琲爲幡幢金寶爲法供内府瑰異爲之一空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見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衆夜襲我營盡奪所齎珍寶兵械以去將士戰死過半允單騎逃歸上已賓天世宗入繼大統矣此事頗涉妖妄雖見國史疑非實錄及萬歷五年虜酋俺答迎活佛于西海求飲長生水其人實烏思藏僧姓鎖南堅其名曰錯或曰即闡化王答賴剌麻也專以傳經說法爲教戒淫殺虜中尊禮之虜酋順義王俺答所部數十萬衆出靈夏邊外河套之間以奉堅錯教不戕殺漢人不輕戮部卒往來寂然至七年鎖南堅錯獻書於江陵張相公餽以四臂觀音大士金剛結子及氆氇等異物有捌下分付順義王丞登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等語張[illegible]

開市上命納之俺答自此仁慵惡殺而勢亦漸衰俺答傳黃台吉以至其子孫世世奉之不少懈萬曆十八年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遂盤踞甘涼之外廷議大舉用兵旋以舊總督鄭範溪洛經略七鎭遣使游說火酋迄就戎索歛所部東歸守欵貢如往時豈所謂活佛者眞能活夷夏之人耶何以正德間倚非常之寵而堅不赴召至爲虜用則數世而猶不絕意者天生異人使馴擾虎狼安我赤子即僭名曰佛亦無不可元泰定間以帝師之兄鎖南藏卜尚公主封白蘭王並鎖南本其姓本朝永樂以後帝師俱承鎖南之姓以至于今

順義王

俺答欵塞乞封詔封爲順義王一時稱當事者善于制虜特剏美名暗寓羈馭之旨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永樂七年封瓦剌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義王把禿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此三王名號亦係廟堂所剏以示羈縻而階勳爲正一品尤爲妥當使隆慶間亦冠於順義王之上則虜酋决不敢爭禮欲如代王體統以致道臣受其折辱矣

夷人市瓷器

余于京師見北館伴[illegible]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眞諸虜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行萬里旣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叠數十个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纒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創爲此法無所承受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塡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圜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虞此蓋出朱勔父子小巧何猶鹵館夫亦暗合乃爾

冊封琉球

本朝入貢諸國惟琉球朝鮮最恭順朝廷禮之亦迥異他夷朝鮮以翰林及給事往琉球則給事爲正行人副之琉球小國最貧其隨中朝奉使者皆海上無俚游手充中軍諸名色官造船于閩先奉檄行八府指材索價云此堪桅此堪柁滿欲飽索賄又剸他郡動經數年始成其船廣不必言深亦數丈梯而下之所聘皆市井下私

貨一至彼行禮畢其王郎遣去櫂爲天使諸役所需索
且責以償物價也其往返有程在途不過半年而留閩
必四五歲奉使近臣與守土長吏未有不成深仇者近
年夏鵠田黄門子艮出使以壬寅銜命丁未復命在閩
時適福州缺守阮堅之自林以司理署篆因公事相搆
撫臣徐石樓學聚又不善調停幾激大變夏還術例陞
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發尋告歸不起阮亦用前事謫
去當廷遣時夏不當行而其僚有不願去者至撤禮
官得免夏以先上封事犯時忌遂非次用之往時曾議
置勅境上令彼國來取省費巨萬似亦可行

出使琉球得罪

刑科給事中陳傳福建人奉命使琉球道過其家未行
禮科都給事中章瑾劾傳閩人地隣琉球當避嫌乃朦
朧給內府金織衣及鈔以往上命使回治之比及反命
訊治法司比盜內府財物律當贖斬爲民上命謫戍大
同邊衛此正統間事也至嘉靖末年浙之仙居人給事
中吳時來以奉命使琉球未行疏劾嚴分宜下獄以避
遠差詭托建言訊治罪至遣戍今上辛丑省中有當使
琉球者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時署宗伯爲其姻家
因恨怨相詈始改遣夏子陽而浙給事至乙巳大計以
不及謫外遠差辭受益俱不免云

烏思藏

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
州入京師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
王大臣居之長茹素披緇王無官眷官絕妻室土堆外
僧有妻孥食牛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
年一換將死日語群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
母爲某汝等依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從脇
下出三日即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會
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

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
暴長如成人即能登壇說法往事來事無不通曉經典
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
大都多生番地番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
番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舊王
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寶石其異如此第國無刑罰無
兵革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愈其人壽
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飾最尚瑟瑟瑟
瑟者綠珠也婦人豬面辮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
國王用牛乳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犬高至三尺一牛

能藏二十人則犛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餘此皆
史書未載特記之云○此郭青螺司馬所紀所得于烏
思藏僧蔣觸匝巴者然則活佛信有之且至今不絕也
匝巴以萬曆三十年入貢因留中國

紅毛夷

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
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于
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時稅監高寀肆詐遂許
其市易以撫按力遏而止至歲甲辰徐石樓學聚撫閩
忽有此夷船近海擄住泊時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

大泥國習與紅夷貿易且恃稅監與主因先世于舊港
嶼通貢市為辭兩院仍拒絕遂罷議而通番奸商私與
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習海
道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恐終不能禁說者又以廣
之香山嶼夷盤踞為戒似亦非通論也當此夷初至內
地海上官軍素不習見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
亦未曉其技能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遮攻之彼姑以舟
中所貯相酬答第見青烟一縷此即應手糜爛無聲迹
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海上
驚怖以其鬚髮通赤遂呼為紅毛夷云次年復漂洋出

粵東廹近省會粵人謀之香山嶼諸貢夷皆云彼火器
即精工萬無加于我曹願首挫其鋒比舳艫相接砲銃
互發則香山夷大衂所喪失以萬計及誘之登岸焚其
舟則伎倆立窮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與講解議和往
來大凌聽其販鬻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自來中國惟
重佛郎機大礮蓋正統以後始有之為禦夷第一神器
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諸礮因倣其式幷方製造即
未能盡傳其精奧已足凴為長城矣其人雙瞳深碧舉
體潔白如截肪不甚為寇掠亦有俘執解京者大抵海
上諸弁誘致取賞非盡盜也近且騷騷內徙願為天朝
用亦亙古未有之事

大西洋

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終于邸上
賜賻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時子游京師曾與卜隣
果異人也初來即寓香山嶼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
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時在今上庚子年塗經天津
為稅監馬堂所譙何盡留其未名之寶僅以天主像及
天主母像為獻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為會典所不載難
比客部久貢諸夷姑量賞遣還上不聽俾從便僦居焉
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今職里

諸國亦稱西洋與中國附近列于職貢而實非也今中
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
是西方一種釋氏所云旁門外道亦自奇快動人若以
為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丙辰南京署
禮部侍郎沈漼給事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肅等以
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衆且疑其佛郎機夷
種宜行驅逐得旨豐肅等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其龐
廸義等曉知歷法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係向化
西來亦令歸還本國至戊午十月廸義等奏曰先臣利
瑪竇等千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食大官者十七

載近見要行驅逐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謀
甘墮惡業乞聖明憐察候風歸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
疑望并南京等處陪臣一併寬假疏上不報聞其尚留
香山嶴中○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
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并行李時
吾鄉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上疏曰
會典止有瑣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眞偽不可知又寄住
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
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
骨等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

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經臣
部譯驗徑行賫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
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
給與利瑪竇冠帶速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
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眩惑愚民不報公諱國祚字兆
隆號養醇秀水人以太醫院籍中萬歷壬午順天鄉試
癸未進士第一人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其在禮部請建儲
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參鄭國泰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

册立非國泰所宜言戚臣爲側目公立朝無偏黨守至
清既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風百世又云生且無
居歿焉能葬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文介爲顧秉謙所
持定下謚曰文懿廷議不平乃更謚文恪云

利西泰

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最詆釋氏曾謂余曰
君國有仲尼震旦聖人也然西狩獲麟時已死矣釋迦
亦慈嶺聖人也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安得尚有佛余
不謂然亦不以爲忤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
無敢負者飲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權子母術而日用

優渥無窮狀因疑其工爐火之術似未必然其徒有麗
順陽名廸義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此君遠矣渠病
時搽擦蘇合油等物徧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余因
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即此是也彼法既以闢佛為
生何風俗又與暗合耶利甫踰知命而卒

香山嶴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澳夷仍歸
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蓋其時澳夷
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
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燿也又

七年甲寅則督臣為張鳴岡疏言澳夷近狀謂澳中私
畜倭奴且私築墻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妻子廬舍今不
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澳中之患一旦祛
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
彈外憂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
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
所需咸仰給于我一懷異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制其
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稽詰
奸徒接濟何從堵截勾倭釀釁莫可問矣若以為非我
族類必扳而去之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蓋其說與盧

廷龍疏柄鑿之極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此與河套
一議正同當世宗時以為安邊第一要着今日談虜事
者以為套不可復亦不宜復其說甚辨蓋彊圉多故時
異勢殊不可執泥隅見今澳夷安堵亦不聞蠢動也

朝鮮國詩文

朝鮮俗最崇詩文亦舉鄉會試其來朝貢陪臣多大僚
稱議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監之皆妙選文學著稱
者充使介至闕必收買圖籍偶欲弇州四部稿書肆故
靳之增價至十倍其篤好如此天朝使其國以一翰林
一給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國濡毫以待唱和我之

銜命者才或反遜之前輩一二北扉遭其姍侮非一大
為皇華之辱此後似宜遴擇而使勿為元菟四郡人所
笑可也

外國王儀仗

浡泥國王之來朝也上賜以儀仗用銀交椅銀水盆銀
水罐白羅銷金繖扇金裝鞍馬二又賜錦綺衣下逮王
妃弟妹陪臣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國惟女服從其俗又
命朝見親王一如公侯大臣禮蓋儀仗稍亞于向卿哈
立麻而稠縟則過之至于朝謁朱邸亦同羣臣賢于漢
之位在諸侯王上遠矣

野獲編卷三十終

野獲編　卷三十　四十　扶荔山房

野獲編
補遺

扶荔山房校本

萬曆野獲編補遺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堯舜之世雖閒處菰蘆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衙闕時事名其泚渭自明若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俗尚之改革又漸與往年稍不同矣自丙午丁未間有萬曆野獲編其卅卷業置篋笥中且輟筆已十餘年而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頹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舊所遺忘未盡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舊輒隨意錄寫亦復成帙緒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延以萬曆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剽目覩皆德符有生來所親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扉淹該絕世故筆談一書傳誦至今吾家石田雖高逸出存中上終以布衣老死吳下故所著客座新聞時有牴牾德符少生京國長游辟雍較存中甚賤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首下者或稍過石田因妄爲泚筆總之書生語言舛誤不少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或比於九怪瀟湘諸錄差爲不妄今聖人在宥嘗如紀年所稱萬數與天罔極野之所獲正不勝書也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歲新秋題於敝帚齋

野獲編補遺卷一目錄

列朝

宮闈

野獲編補遺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列朝

聖祖兼三教

太祖深於竺乾之學如御製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及明施修教諸論游新庵靈谷寺諸記又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蔣山佛會諸靈應紀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于注道德經出以示羣臣至十年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臣傅藻等皆以蔡氏書傳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觀天象

十有三年矣天氣清爽夜一宿爲主則太陰漸逼而東則是左旋此歷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右旋此則儒家之說若不折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乎其後遂召諸名儒考訂損益成書傳會通一書蓋上於吾儒及釋道二氏精究秘奧雖專門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無封帝師西天佛之異典講道而羽流輩無孤卿伯爵之橫恩卽表章聖學而不屑屑議籩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論和合同異具在御製集中尤爲扶微扼要萬古至言眞天生聖人也

義惠侯

洪武十一年誥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其詞略云朕微時罹親喪難於宅兆爾發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見惠安厝皇考妣大惠云何可忘因贈以侯并贈其妻婁氏爲侯夫人仍爲文以祭宅兆卽今泗州祖陵是矣不諱龍潛之事不忘馬鬣之恩存故舊報德施大哉聖孝眞隻千古矣○劉繼祖字大秀

里士社士

洪武十九年上下詔謂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吾民樂生有漸矣今特命有司撫問高年及篤廢殘疾者八十九十鄉黨稱善人者以時存問給酒肉絮帛惟應天鳳陽

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賜爵社士與縣官平禮其優禮耆壽及富室如此其年五月以嘉興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博執法不容奸惡其年七月以蘇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恆經歷王■箠死奸宄府吏錢英俱遣行人賫專勅往諭并勞以醴其裁抑奸惡及吏胥又如此一年之間聖諭屢下無一不爲良民計今有司所行多反是或以摧鋤豪富爲辭惟恐朘削之不貧而市狙衙蠹則傳以羽翼令其恣吞良善不知於聖祖法當何如按里士社士之名甚古至次年閏六月復下詔如前其富民里社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命禮部以朕命申諭之十九年蘇州常熟知縣成天奇以府吏至縣徑由中道上公堂奇怒而執之事聞上嘉其能遣使賜勅以酒勞之今上丁酉崇德知縣薛近兖以事箠府吏比薛至嘉興府吏聚衆辱之薛訴於署印同知陳文炅竟不罪吏薛不能堪投劾以去其倒置如此

總裁永樂大典

文皇帝修永樂大典其書爲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數萬嘉靖間遇大內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輔臣徐階等以此被陞賞然其初纂集用人多不次先是常州府武進縣人陳濟

字伯載中外薦其學行文皇命召至京以爲大典都總裁書成拜右春坊右贊善永樂十五年命侍皇太孫後卒於官其爲總裁時故布衣也又都總裁之名惟元時有之在本朝未之見斯亦異矣今人但知濟曾爲重修太祖實錄總裁耳○大典一書初文皇命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解縉等修輯未朞而書成上賜宴賞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既而上以紀載尚多未備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廣孝及解縉等董其事翰林學士王景等爲副總裁纂修等官開館於文淵閣光祿朝夕給膳且命禮部簡四方

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之陳濟之得名蓋正此時也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上爲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弁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蓋劾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與國中不啻十倍此書藏之秘閣未幾文皇遷都往來無定且犂庭四出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卽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惟世宗篤嗜之掮扆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近李本寧太史云其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蓋當時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非有翦裁釐正之功且太宗聖諭解

縉等欲倣韻府如探囊取物毋厭浩繁其義例可知矣

直諫奇刑

李忠文時勉初爲侍讀以疏忤旨下獄時永樂初年至二十一年始釋得復官已而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怳惚中見有朱衣人庇之曳出下獄先是折肋內向不相續及用鋌紐斷骨忽自接至宣德初以學士晉祭酒至正統中又以忤王振枷項尋得釋告歸此李本傳所紀也又宣德間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極諫不可上命以氊裹至大內問之不屈乃射傷其顱血流被面下錦衣獄至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仕至廣東參政卒於官此見英宗史者以仁宣二聖神明而二臣不免奇刑若此李爲安福人郭爲廬陵人俱吉州產也

宣宗御筆

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書畫俱非臣下可及幼時曾見御筆一扇上畫折枝花及竹石卽自題六言於端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埽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淸涼烘染設色直追宋人書學顏淸臣而微帶沈度姿態今上御書幾出宣宗上第不知給事曾留意否○

宣宗此詩屢見御筆想得意之什

宣宗擊射

永樂十一年五月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先是命行在禮部議分擊毬官爲兩朋是日天淸日朗風埃不作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領左朋寧陽侯陳懋領右朋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進皇太孫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馬錦綺羅紗及番

國布因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時太孫侍上在北京明年上北征仍以太孫隨侍軍中比報大捷勅上蚤還遂以七月班師蓋太孫神武不殺久為文皇所默契卽太子苦救漢王文皇屢顧太孫謂朕不欲以禍本貽爾則神算託付祖孫一揆他年樂安州之叛一皷天戈如摧枯拉朽眞天授非人力也○今京師午節倘行射柳之戲但在天壇俱勳戚中貴居多各邊文武大帥例亦舉射行宴犒禮至禁中則有走驃騎划龍船二戲上與宮眷臨觀極歡命詞臣進詩詞對聯頒賜優渥邇年亦漸減矣

天順初元盛德

英宗初復位誅戮郕邸故臣自于王諸大臣外以至內官武夫稍有微隙者俱逮責無遺亦有爲曹石輩私怨濫及者不少至本年八月上諭戶部曰王竑爲首犯闕當死朕不忍加誅已遣爲民今念其瀆逆有功戶部可遣官送原籍陝西安置該管官司務待以禮不許欺侮竑卽上北狩時以給事中捶死王振黨指揮馬順者上初復位以都御史謫參政又令爲民茲復念舊勞而安置之且命待以禮想廉知其受侮不堪也未幾遂復大用矣十月又命太監吳昱管送建文子孫庶人鳳陽居住任其自便仍許親戚往來此心眞天地之心也時徐有貞已遠謫石亨亦漸疏此等仁厚俱出聖斷獨倚道堅者故西域僧也景帝愛之至召入禁中緇熙服親受法後以復辟時謫戍矣至是召還爲右闡教又命名故禮部尚書掌太常寺蔣守約還舊任守約直隸宜興人乃道士以郕邸舊臣例遣歸至是復起此二事俱在元年內似於新政不免少損蓋二氏之教入人易深自古然矣○道士爲大宗伯者自蔣守約始繼之者成化四年之李希安宏治十七年之崔志端以黃冠領夔伯之寄不謂乃見之淸朝李文達陳莊靖劉文靖諸公能辭責乎

世廟改稱

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諭禮卿夏言前以皇考廟比之世室卽名世廟今思之不甚穩且今分建宗廟惟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讓尊於太宗且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皇考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遂改爲獻皇帝廟蓋是時上已爲身後謚號計正與郃經邦所云謚爲世宗者暗合皆陽諱其人而陰用其言耶何淵小人議立世室不數年而改稱時張孚敬去位而桂萼死久矣至十七年用豐坊言舉

獻帝爲睿宗祔太廟并改太宗爲祖時見言擬稱烈祖
孝皇帝上改爲成祖與睿宗主同入廟蓋上亦慮後世
以親盡議祧故並尊二祖則上爲中興有德之宗永享
禋祀其後廟號果不爽亦輔臣徐階等能仰體上遺意
也

穆宗仁儉

穆宗御極不久然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尚膳近侍傳
頭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粮餳等物其值數
千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
勾闌衚衕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頸退蓋上

在潛邸久稔知其價也又一日思食驢腸近侍請增入
御膳中上曰如此則大官將日殺一驢以備上供矣竟
不許時中宮偶以疾避別宮御史詹仰庇聞之具疏力
諫時中宮未有子而今上生母已爲皇貴妃詹蓋恐有
容悅者引先朝恭讓后及孝恭后故事以此傾危其處
甚遠上雖怒而內慚其直僅批妄言姑不究長陵借他
事命廷杖爲民自是恩禮中宮有加焉蓋已行其言矣
其後仁聖慈聖兩宮並享天下養謂非當年上聖臣直
之效不可此事與近年王給事德完篤厚中宮一疏詞
旨略同均有裨聖德不淺惜詹晚致通顯爲儕所薄不

克保令名耳○初穆宗好觀武事時江陵爲末相遂於
條陳疏中特列一款曰寶武備請上每秋大閱躬詣校
肄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內教場習射等事起矣此
公善於逢君如此

禁殿更名

今大內建極殿故謹身殿也建文三年八月改名曰正
心殿蓋方黃諸公正以格致聖學歆少帝故易今名至
文皇登極始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三殿俱燬比落成又
改爲建極此一殿名凡三易矣建文三年九月又改承
天門爲皋門改午門爲端門改端門爲應門改前門爲

路門蓋倣成周之舊亦靖難後還故名當時輔政諸老
但知慕古不知皇祖手定無故議改亦變亂舊章之一
也若金陵十五歌樓中有醉仙等三樓洪武間被火災
至永樂八年上命鼎新之且仍舊號蓋先朝所建有與
莫廢即一教坊尚存故事如此益覺建文紛更總授燕
師以口實耳

聖諭門

嘉靖丁巳三[illegible]殿門俱災時上急於門工詔朝會之
地覲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門樓時長工部者爲趙文
華惶窘無計支詞以對上怒逐之而門工迄無趲期上

乃諭大學士嚴嵩昨徐杲言門樓不敢以杉材代深恐
不堅欲俟材至又慮延久昨工部所獲門樓之料已有
所少者殿材耳今其言又如此若輩第弄紙筆支調安
有力任事者夫楠材堅矣昨至大之質未一日殿之
與棟材不異久近非物可定惟天神垂脈帯亦可久於
是門工不數月而就緒聖諭眞切帯亦可久一語眞萬
世至言令古來峻宇雕牆之主媿汗入地至辛酉年冬
萬壽宮災久輔徐階身任其事僅三閱月告成時永順
致仕宣慰使彭明輔其子宣慰彭翼南各以獻大材濟
急用上喜甚進明輔湖廣都指揮使賜以蟒衣翼南進

雲南右布政使賜飛魚服此二服惟寵司禮大璫其後
乃及輔臣間有特賜部院大臣者以爲異數今二酋父
子貧得之最爲殊典且非軍功之賞尤特恩也與門工
時聖諭所云迥別矣○晉府交城王表栩先以應詔納
賄故輔嚴嵩冒襲郡爵迨宗藩條例頒行表栩爲濫封
之首應革乃表進白鹿自言得之平陽府貌姑射山仙
洞中且撰頌以獻其言俱妄也上大悅賜白金百兩大
紅金彩衮龍袍二襲自來人臣賜服以坐蟒爲極時猶
以爲逼上至衮龍二字非至尊不敢稱永樂間始有賜
親王及他王者以爲非常之典然皆親皇弟姪也自英
宗以來間及疏屬郡王最爲濫典而無人救正世宗英
主亟宜釐革反以寵貢諛稗王時乙丑年事正大小臣
工相率獻瑞時也穆宗以後藩府之得此賜者少矣○
賜夷王者止稱蟒龍

聖學心法

永樂七年上巡幸北京賜太子聖學心法四卷皆出上
手纂其綱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御製序文亦至五千
餘言且自比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以示仰止蓋兩文皇
靖内難攘外夷功德略同故著作亦合轍如此

文華殿

文華殿在奉天門今改稱皇極之東北其制度較諸殿
稍小而加精工焉蓋至尊所嘗御便殿且爲開設經筵
之所中設鍍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以口銜香乃外國
所貢狀如細燭遇開講時展書等官立鶴之下及講畢
事即知經筵大臣亦繞鶴下出又賜酒飯於左順門今
改會極之北實奉天門東廡也光祿官珍羞良醞二罌
設宴惟此爲第一精腆講官家人以及隸胥俱得攜入
挈餕餘以歸先人每自講筵返邸寓時余甫齔亦得嘗
今朝講久不舉行此典希絶矣本殿之側則爲精一堂
恭默室九五齋皆世宗所建殿之後則名玉食館爲上

進膳之所又過小門西北曰省愆居本殿東西兩廡
左右春坊憲宗再立爲太子講學文華以上頻御避居
左春坊即此文華殿對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
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
於几席游禮門翔藝圃六經道顯於彝臚又曰縱橫圖
史發天經地緯之蘊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
四海昇平翠幄延容探六籍萬幾淸暇瑤編披覽惜三
餘又曰西崑峙翠玉之峯寶氣高騰冊府東壁耿雙星
之曜祥輝遙接書林他不能復記此等對聯想亦諸殿
所無也殿舊覆靑琉璃瓦嘉靖中易以黃瓦廿八年莊

敬太子行冠禮故事在文華殿中至是禮臣以黃瓦避
尊上請上命設座文華殿門左南向然以侍衞未備暫
止之太子加冠甫三日而薨時年十四不及御門今上
元子出閣亦在文華殿之東楹不敢居中

禁中齋醮

嘉靖六年秋時屆聖誕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一
應該衙門援例請建齋所壽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能
致果能敬天凡朕身代命事一切致謹必得長生今將
內二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禁止
所謂省一分有一分益止存朝天官一醮以做春祈秋
報庶見崇正之意上此諭洞達天人之際杜革淫祀可
謂至嚴又十許年而齋醮事興移蹕西苑躬銜元修自
旱潦兵戎以至吉凶典禮先則叩元壇後則謝元恩若
報捷又云仰仗元威如此幾三十年視六年聖諭遂若
兩截矣

建吳二庶人

天順元年十月上命太監吳昱送建文君子孫建吳二
庶人並其母楊氏共一十八口鳳陽居住每月支食米
二十五石柴三千觔木炭三百觔聽其自擇婚配衣食
許出市交易仍令內使暨傳等看守門戶詔諭在廷文

武知之按此詔則從京師送至鳳陽而吾學編謂久錮
中都廣安宮赦從自便者誤也弇州亦因而不改又誤
以爲天順四年出之鳳陽亦非是建文少子文圭既釋
後未幾而逝終無子吳庶人之卒在永樂十三年亦無
子懿文太子遂絕嗣而吳庶人之妹錮在高牆者直至
成化二十一年始卒年八十六歲上命爲營葬域然不
聞所適者何人蓋竟以室女終身也悲夫

大峪山用舍

獻皇帝葬承天之純德山後崇爲顯陵尊極矣自張桂
輩以議禮驟貴重垂涎者紛紛起鑿空妄議創爲遷奉

獻皇之說始於百戶隨全鑾以廚役王福等又繼以千
戶陳昇條事監生詹添等屢請俱不行至聽選官王維
臣等被重譴而此議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謁諸陵
假祈督壽官於西山於是京師遂有北傳遷陵者時順
天府儒士潘漢錦衣軍匠金桂各上疏請遷顯陵於天
壽山蓋預爲希恩地也旨下禮部參看尚書夏言等奏
往者千戶陳昇等皆以遷陵爲言陛下杖遞訓誡之矣
今因上親謁七陵預覘山陵將謂有不逞之心者故希
望風進言必有姦人主使希冀非望宜並逮治上深然
其言下錦衣送法司訊治於是議者益睨然知上意無

一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聖太后崩上忽下詔
遷顯陵梓宮改葬於北六飛親閱得吉壤於天壽山之
大峪諸云林茂草鬱岡阜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命太師
翊國公郭勛知山陵建造總督工程以十七年十二月
十五日辰時興工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各具獻皇
梓宮啓行圖及奉遷儀注上呈矣上忽頒諭謂奉藏體
魄已二十載啓露風塵搖撼遠道朕心不寧於是嵩等
又會議從上聖意停啓攢三使不發別遣錦衣指揮趙
俊者往視而遷事中輟上命次年二月十五日太后梓
宮南祔顯陵擇日發引禮部已移文所司遵行矣已而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元宮有水於是衆嘖嘖又謂顯
陵當北遷上命梓宮且停待駕南行還京再奏而上以
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時車駕瀕行工部郎中岳倫
上言梓宮南祔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誠請堅北遷之衆
勿惑羣臣之議上怒命錦衣逮訊已而褫職永不敘用
蓋猶祖遷陵之說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至十六日發
京師至四月朔自承天回鑾上諭行在禮部曰吉壤卑
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皇考聖靈安悅寧妥久矣覘地
悉已之行宮道路止勿治蓋上意欲皇考仍舊葬而北
葬太后於大峪故示意如此又途中得御史謝少南疏

請慶都堯母祀典上喜曰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
少南才識可嘉改司直郎兼檢討至四月十五日還京
十九日丙辰上諭輔臣曰大峪之工元寢已成不奉梓
宮早安恐夏雨流入枉費人力可於五月三日子時發
引五日抵陵六日掩元宮七日神主還京益力斥南行
之說矣是月二十七日上復親至大峪視太后陵工既
閱畢召禮部尚書嚴嵩諭之曰朕南巡謁陵今又視大
峪山峪地空凄豈如純德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駕南
祔其發引吉辰另擇至是顯陵合葬之議始定而太后
梓宮仍南行矣三數月之間陵寢大事或南或北或行

吹止更改數番一惟聖意自裁宰執大臣惟唯諾奉行不復設一謀出一見如傀儡之受牽可恨亦可哂矣○方大峪之初興工也御史陳讓上疏引舜葬九疑二女不從之事謂宜奉睿宗衣冠與章聖太后合葬大峪山以章聖衣冠合葬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於大峪山則承天舊陵爲二聖衣冠几杖別藏以當荆襄旺氣上曰竝建二陵用衣冠交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命斥爲民當時顯陵建白惟此一疏耳然其乖謬則誠如聖語矣○章聖后南祔顯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錦衣千戶李拱辰上言聖母南祔之後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宮俱葬

天壽山上斥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治

大峪山再用

大峪今爲今上所建壽宮向年江李諸公謂其地不吉歸咎於首揆申吳縣及舊宗伯徐嘉定舉朝聚訟至煩聖駕再出而始決想世宗何等英斷始而曰豐衍既而曰窒湊尚未有定見如此況臣下書生臆斷乎○太僕少卿李楨江東之議壽宮止以大峪有石爲言而不及世宗改卜一事想未諳先朝故實也當時輔臣禮臣豈不知世宗再閱不用特輕信欽天監官張邦垣等之言致此紛紛亦幸上不以皇祖窒湊之語致詰耳不然諸大臣禍且叵測矣其後訓導龐尙鵬等又謂大峪開鑿時元宮有水督工諸臣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未知信否但顯陵遺閟時趙俊亦有有水之言世宗竟以梓宮南遷何也○孝宗山陵初起吏部郎中楊子器亦上言石中有水時內臣主其事上不允行仍切責子器

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屬鐘鼓司頗采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諢如

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特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膳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竝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卽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謂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組練成羣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虎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卽王恭襄瓊亦在其中非劇也

供御茶

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擣爲細餅已失眞味宋時又有宮中繡茶之制尤爲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眞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也陸鴻漸有靈必頫首服膺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年號別稱

文皇靖難兵起屢進表章自霄者所不論即他指斥書檄俱用建文年號直至建文四年六月登極改次年爲永樂元年以本年不宜復稱建文乃仍洪武號爲三十五年實無所謂革除也至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初欲改元順德爲李士實力諫乃止稱己卯年則逆狀昭然未幾而敗按李煜爲宋太祖所攻遂罷開寶年號不書竟署乙丑年宸濠蓋用此故事嘗見故老云國初歷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買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也以上各有所謂且有所本今人多不知倘見者則以爲駭

矣○一歲兩元本朝所無惟景泰巳稱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反正改稱天順元年

承天大誌

承天大誌者世宗既追宗獻皇益務張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誌一書時工部尙書顧璘以督顯陵工程在事即命之總理璘乃聘楚人顏木王廷陳等纂修蓋諸君俱高名廢棄欲借此爲出山計也書成而聖意不愜遂報罷不復議嘉靖末年給事郎岳復迎上意請重修乃命閣臣徐階等總裁而諸詞臣分領之時情咸謂書成必有異擢爭求入局以至徐華亭與袁慈谿之相左瞿文懿與高新鄭之相詬俱起於此書比進呈乙覽上以卷中脫簡不復敘勞僅各得賞諸公大失所望時去鼎湖不數月耳獨邱岳以建議始功超爲禮部右侍郎次年穆宗大計京官岳坐降調外任○是時侍講學士廖道南亦修楚紀以求媚既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獻聖皇南巡江漢賦上以付史館又上瑞應頌四篇亦命留覽既而朝見時廖居憂乃服緋袍上大怒褫其職道楚紀成終不名

今上史學

今上以沖聖御宇張江陵相公進帝鑑圖說以勸講內

刘聖哲芳規任恩覆轍二項以蠲勸戒上固夭縱目是
益勸史學更命進講貞觀政要至十六年閣臣進太祖
御札在內閣者凡七十餘通上命留內恭藏再宗景朝
實錄進覽閣臣對以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稿於芭
蕉園人間竝無底稿惟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
聖寶錄寶訓但冊槔稍廣宜減爲書冊庶使展閱容令
中書官賠進陸續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匱石室之藏俱
登乙覽矣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爲法自沖年卽有小世
宗之號然亦緣帝鑑一書啓沃聖心故孜孜講究不輟
宋朝大儒如王荊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六經如

程伊川以看資治通鑑爲玩物喪志禁人弗習宜其末
造之不競也○初修帝鑑時分派各詞林編纂江陵特
總其成耳比進御時江陵竟以己名獨上上褒諭甚至
無一語及他臣一時有事筆札者相顧愕眙憤歎此公
之失權於後輩此亦其一事也近年焦漪園之進養正
圖說亦不以聞之同事遂至被口語指摘藉爲之一字
爲崇如此

重修國史

太祖實錄建文一修永樂兩修蓋以初本及續纂俱未
允也然而眞是非愈不可問矣嗣後直至嘉靖元年御
史盧瓊建議孝宗實錄成於焦芳之手賢否混淆是非
顚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實錄竝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
錄雖焦芳筆削任情但當時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
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其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
事別白之蓋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轍復任私意
上慮遠矣

宮闈

仁廟殉葬諸妃

會典云獻陵七妃二葬金山餘俱從葬按仁宗上仙宣
宗諡皇庶母貴妃郭氏淑妃王氏麗妃王氏順妃譚氏

元妃黃氏五人又益以先贈張氏順妃李氏麗妃俱係
潛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極所封貴妃郭氏賢妃
李氏惠妃趙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僅郭貴妃王淑妃
在所殉中何也況貴妃所出有滕懷王梁莊王衞恭王
三朱邸在例不當殉豈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耶又上
未崩前之兩月曾封張氏爲敬妃爲榮國忠顯王之孫
今太師英國公輔之女冊文中贊美甚備亦不從殉蓋
以乃祖父勳舊特恩也是時六宮止以貴妃爲極貴下
中宮一等至宣廟始加孫氏爲皇貴妃尋正位中宮矣

妃諡

本朝典制大行皇帝尊謚十七字大行皇后十二字皇妃及太子與太子妃止二字而已惟永樂間高廟惠妃崔氏薨謚莊靖安榮四字謚始見於此而文皇嬪御如淑妃楊氏之謚端靜恭惠惠妃李氏之謚恭和榮順麗妃陳氏之謚恭順榮穆順妃王氏之謚昭惠恭懿賢妃王氏之謚昭肅靖惠賢妃喻氏之謚忠敬昭順麗妃韓氏之謚康惠莊肅順妃錢氏之謚惠穆昭敬惠妃吳氏之謚康穆懿恭此皆歿於永樂間亦謚四字斯爲異典但文皇賓天後從殉諸妃史皆失載今遂無可考據至天順七年敬妃劉氏薨上輟朝五日特賜惠妃謚貞順

懿恭恭儉文皇諸妃例然前是天順五年宣廟賢妃吳氏薨上僅輟朝一日謚曰榮思妃故景帝生母景泰間帝位尊爲皇太后上復辟仍爲賢妃而喪禮僅止此曾不敢望敬妃萬一上友于素篤惟此舉似有遺憾至成化間惠妃王氏之謚端靜安和德妃惠氏之謚恭莊端惠順妃樊氏之謚恭和安靖安妃楊氏之謚莊僖端肅賢妃王氏之謚昭肅靖端宸妃萬氏之謚靖莊安穆皆英廟所遺瞽履得謚四字於禮亦稱其後直至正德中英宗淑妃高氏薨年八十二歲謚曰莊靖安榮英宗麗妃劉氏薨年八十七謚曰安和榮靖皆四字此二妃於上爲庶曾祖母恭又仰體先朝遺意因思裕陵在天之靈且從來妃嬪壽考未有及二妃者此英宗獨見止殉葬使得享高年其遺澤遠矣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紀氏薨特謚恭恪莊僖則孝宗生母用天順間劉妃例崇進四字非過也而憲廟賢妃柏氏爲悼恭太子生母至嘉靖六年始薨於上爲庶祖母者亦年八十餘僅謚端順他典亦殺似乎過薄惟成化十二年正月皇貴妃萬氏薨輟朝至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遂至六字此本朝創見則以上異寵特加然較之唐■宗之追謚貞順武皇后宋仁宗追謚溫成張皇后大有間矣此祖

宗家法之嚴不敢踰僭也嘉靖十八年■月貴妃閻氏薨贈皇貴妃謚榮安惠順端僖蓋倣成化年間萬妃之例以閻爲哀沖太子生母也三十年莊敬太子生母皇貴妃王氏薨謚端和恭順■僖又用閻妃例可謂恩禮兼備矣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杜爲裕王生母尚書歐陽德等引先朝淑妃紀氏爲比宜令裕王服斬衰三年上不從輔臣嚴嵩等引太祖孝慈錄序爲證上復諭當避君父之尊不當服斬衰三年欲用賢妃鄭氏例歐德等力爭裕王得於府第燕居終喪時上輟朝止一日及議謚號止用榮淑二字而無贈且改儀注爲賜祭

賜謚行禮之時差官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所以翦抑之者至矣上意以先有哀沖莊敬二太子在前則穆宗爲庶第三子故閻妃當從厚杜妃則殺其儀耳然憲宗朝紀妃薨時皇第一子及悼恭太子亦已先殁孝宗獨非庶第三子乎憲宗雖嬖萬氏而於紀妃猶備禮不少貶固諸輔臣匡正之力亦以聖心無所猜忌耳如嘉靖末年動有久待之嫌因並簡禮於所生也○嘉靖四十五年未封妃楊氏薨追封爲榮妃謚恭淑安僖喪禮如皇貴妃閻氏例四之一贈其父驃騎將軍錦衣都指揮使授兄廷美錦衣指揮僉事妃仍祔享奉先殿而穆宗

生母康妃不與焉又皇貴妃沈氏薨謚莊順安榮貞靜此妃不聞有所出而六字謚遂同閻王二妃尤異

宮詞

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内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弇州嘉靖宮詞所云靈犀一點未曾通又云只緣身作延年藥是也

萬妃晚倖

史云萬貴妃生於宣德庚戌四歲選入侍聖烈慈壽皇太后即宣宗孝恭皇后孫氏也云及笄侍上於青宮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爲太子時方三歲妃已二十歲矣後至天順元年憲宗從沂邸復儲位年僅十一而妃則已二十八矣又云上即位遂專寵此年七月大婚聖齡十八而妃則已三十五次年妃舉皇長子未晬而薨進封貴妃此後遂不復孕又進皇貴妃嬖倖終憲宗之世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計其年蓋已五十八而上以是年秋八月上昇聖壽僅四十一則妃實長於憲宗十七年竊以爲必無之事或者史臣紀載之訛然成化四年秋彗星見大學士彭時上疏乞正宮闈以綿

聖嗣且言專寵者年日以邁宜子者恩或未逮宜更新以回天意又云凡女子年過四十雖有所生而多不育蓋謂皇長子之薨已直指其事不復諱是年妃蓋已三十九矣彭文憲謂之年邁似史臣所述又未必誣矣自古妃嬪承恩最晚而最專最久未有如此者然則夏姬之三少宜主之内視信乎有之○北周宣帝天太皇后朱氏靜帝生母亦長於宣帝十餘年然而無寵

選江南女子

洪武五年遣蘇杭二府婦女願入宮者四十四人授内職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各賜白金遣還任

其適人洪武十四年勅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爲道里費送赴京師蓋女子以備後宮而婦人則充六尚也時孝慈皇后正母天下其注意江南如此此後天順間命內臣選南方女婦已昉於此

女官

宮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後則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爲准先是分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又有宮正司其長爲正六品嗣又陞爲正

五品最後官秩如之而僚屬加詳焉尚宮之屬有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尚食之屬有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珍司計其司之長爲正六品而堂屬佐貳以次遞降焉宮正司主糾察宮闈視外憲臣其局各有女史六人或四人如外官掾吏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焉初設官時爲七十四人其後蓋倍之矣

採女官

天順三年上命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江西太監葉達福建少監馮讓曰宮中原設六尚女官以紀內事須識字婦人充任近年多放還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勅至卽密訪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無夫婦人四十以下能讀書寫字並諳曉算法者四五十人籍記之待明春遣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觀此勅則禁中須女官甚急向來宮掖充滿俱係北產不諳文理故命江南選擇不獨取其美麗亦以慧黠堪給事左右也且是時孝莊錢后正位中宮故浙之仁和人宜其追念桑梓注意南人第不知次年所選者果幾人當聖意耳○選江南女子入宮洪武時已兩見矣

女秀才

凡諸宮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爲女秀才遞陞女史陞官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爲清華內職比外廷通顯矣但止六品銜門蓋太監亦僅四品此又次之然監局各內臣用事者俱有蟒玉之賜蓋竟用一品章服不知六局亦有遞加者否若外廷士子惟翰林院有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篁墩楊石淙輩俱曾爲之受詞臣教習非尋常諸生比至修實錄等大典亦得預焉然不登第授官者僅得鴻臚寺序班與鑄印局儒士出身無異其不逮女秀才多矣○永樂二年左都御史

陳瑛誣駙馬梅殷與女秀才劉氏爲邪謀則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親蠶禮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爲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反次之以地在禁密廚役難辨命尙膳監祗待則女秀才與夫人竝稱其貴近可知

宗藩

親王娶夷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爲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淸河王愈女反

屈居其下時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狀元爲襄陽人任亨泰其妻亦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母爲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至文皇帝時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爲敬妃■氏侍上北征迴師薨於嶧縣遂藁葬焉蓋是時尙仍元舊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古來中國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閭氏爲蠕蠕主阿那瓌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氏而納之復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殺而阿那瓌次女又爲齊神武后蓋中國仰其鼻息以爲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強大彌甚中國爭倚以爲援宇文與高氏本欲共求其女爲后終爲周所得賴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中國之和親公主矣本朝英宗北狩時也先欲進其妹上毅然不許迄不能行聖主英槩奚止羞恥百王已也

谷王反覆

谷庶人穗初封宣府會燕邸靖難師起走還京師建文君命守金川門文皇臨城下穗開門納燕師以此寵異冠諸邸本年即改國於湖廣長沙府至國首造圖讖僞作妖言謀襲爵入貢潛納壯士於御前會蜀府崇陽王悅𤉷以事逃入長沙穗邀入府詐云建文君實不死此

即眞故主來歸欲奉以舉事崇陽不從蜀王椿其同母兄也聞其謀遣使諭止之弗悛乃以聞於朝於是太宗遣兵取之穗倉卒不及發遂就執至京錮西門內時永樂十五年也是時建文二弟惟庶人允熥一人在自穗有此舉是年即以訃聞蓋上慮不逞者復欲借以干紀不得不除之也穗初意欲爲劉濞楊諒之舉然一叛義師再獻都城全似司馬消難劉知俊之衆動上賞其功已疑其心矣即建文果從田間再起谷王佐之收合餘燼亦徒成將帥功名耳金川門之役曹公李景隆與谷王同啓扉納義師皆受文皇上賞景隆至爲班首重臣

列淇成二公功臣也永樂四年以嫉被幽與族錮鑰其子孫至自相婚耦至正統間始釋自便蓋景隆之死竟以凍餒終太祖神靈在天與谷王同殛矣

公主

主婿遭辱

今上丙戌正月望後駙馬都尉侯拱宸夜歸府邸一人假寐太甚執而捶之少頃則有中使趣所者倚醉入府扭結拱宸窘辱甚至詢之則被捶者其家奴而所則永寧公主所役也拱宸憤甚上疏旨下罰俸而已仍戒拱宸毋生事侯所尙壽寧公主與永寧公主俱今上同胞

妹而永寧則嫠居久矣小豎橫恣已極而處分僅止此使在江陵柄國時必無此事卽有之亦必大創矣拱宸事後至戊子冬駙馬萬煒奏司宮老婢沈銀蟾與內使李忠盜金銀等物反遭詬辱上大怒謂聖母生辰煩瀆蓋革其蟒玉並奪所掌宗人府印送國子監習禮三月再奏而宮婢內使盜竊詬辱等事不問也

公主下嫁貴族

本朝公主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尙之不許文武大臣子弟得預爲慮甚遠然亦有偶値不盡然者如高帝長女下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祺次女寧國公主下嫁汝南侯梅思祖子殷第五女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第八女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麟子龍第九女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第十一女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鎭第十五女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謝彥子達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文子璿以上俱開國功臣因結肺腑且其時禁制未定也至文皇則長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子容第三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琥第四女咸寧公主下嫁宋晟子瑛蓋宋氏兄弟俱尙主亦皆靖難功臣也

至正統間則禁例已大定矣而宣宗第二女常德公主下嫁薛桓則鄭國公薛祿子以上雖貴臣然皆右列也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周璟則參政周賢子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則靖遠伯王驥孫第四女崇德公主下嫁楊偉則興濟伯楊善子周騆進鴻臚卿不任事二伯俱以文臣起家拜五等得連姻帝室亦是奇事此後則憲宗長女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爲尙寶卿齊佑子佑亦進鴻臚卿奉朝請用周騆故事也其後公主出降例皆白屋直至今上長女榮昌公主選尙駙馬都督楊春元爲故太僕卿維璁孫正德辛巳狀元也始復爲衣

冠之族云榮昌爲中官王氏出

尙主見斥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及笄選禁𦂳而得陳釗旣爲仇家所訐罷矣上命再選恭主爲興獻帝第四女上加意憐愛之必欲得佳偶時高中元相公年十六隨父少卿尙賢在京邸風骨秀異因而見收故事三人入宮惟內廷所擇時官嬪內臣皆目屬中元乃章聖太后取中者爲河南謝詔高同里人也中元歸之次年卽以禮經魁其鄕主旣下降因謝寡髮爲時所嘲弄意已不慊旣聞高才貌又未娶登賢書不無心艷又數年而成進士高第

居詞林有盛名主滋介介形之悔歎謝懼無計佯以好語謀之主欲借桑梓招中元宴會主欣然允之比至而窺於青瑣高時已偉軀榦美鬚髯儼然河北傖父無復少年姿態主夙慕頓盡伉儷遂加篤人謂謝能以小智回天人亦非凡磔粉侯所辦

勳戚

武定異封

武定侯郭勳以六世祖母永嘉大長公主請謚世宗允之賜謚貞懿已爲異典比進拜太師兼太子太傅復請追贈其始祖郭英亦許之命賜誥追爵英如其官此古今未有之事

國公文臣

國公爵雖至貴然歷朝勳號俱稱武臣惟太祖朝韓國公李善長生前疏封時得稱文臣至太宗則姚廣孝贈榮國亦被文臣之稱以緇徒得比隆開國元勳亦異矣恭國朝止此二人若通侯則無之至伯爵之稱文臣不勝紀矣

朱勇郵典

成國公朱勇自宣宗時已總禁兵且二十年後英宗北征扈駕以出爲大營總兵官還至宣府虜騎漸逼勇以

精卒四萬爲前鋒大敗身死無匹馬得還越二日大駕遂陷於土木至景泰元年其子儀以父歿王事請祭葬景帝曰勇爲大帥喪師辱國致陷乘輿尙可以公侯禮禮之乎斥不許至英宗復辟卽贈勇爲平陰王謚武愍勇統兵敗績其事與英公張輔等不侔景皇帝聖語嚴正何啻斧鉞乃英皇反責以眞王且爲易名比開國靖難功臣有加焉不特忠義解體而賞罰之無章亦甚矣

○朱氏凡贈三王最後爲定襄希忠事在今上初年其後言者謂出自江陵公受賄私予破壞祖宗典制竟從追奪希忠雖無裹革之績亦免輿尸之凶且與陸炳同

出世宗於行宮火中厥勞纂泯若勇者罪宥於邸福十倍使在文皇時必奪公弗嗣矣後生知今不知昔類如此初希忠之追王也引武宗朝英公張懋卒得封寧陽王例爲比至言官追論希忠奪王爵遂幷張懋之寧陽而追褫之眞池魚之殃也然懋生前宿衞微勞大遜希忠

陸炳䘏典

陸炳以三公兼三少歿贈忠誠伯諡武惠誠爲濫典但世宗追念衞輝行宮翼衞且有發仇讐逆狀功恩䘏不免過隆至穆宗朝奪爵奪諡法如是止矣至高新鄭再

起復嗾言路劾其罪狀籍沒其家且謂當斲棺戮尸而姑宥之蓋高與炳無大仇特以炳爲華亭故相連姻欲誣其寄贓而幷籍之也時新鄭於王俊民補䘏唐樞復官事抗疏力爭謂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盡褒顯之幾同武王反商欲以坐華亭之悖然則陸炳者又非先帝所褒顯者乎何以必戮尸籍沒而後快也專恣誣罔如此卽不遇張江陵焉保能無敗乎

內監

封朝鮮

朝鮮爲守禮之邦朝廷待之亦與諸夷迥異然國初冊封多用內官自成化間內臣鄭同翟安二人竝使而言官糾其非事得寢此後多用文臣亦有內外兼用者至嘉靖間則大璫例不遣矣隆慶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同行人歐希稷弔祭朝鮮封其姪署國事李昖若爲王卽今王爲日本所侵幾至亡國者是也其時華亭當國不宜有此至今上屢遣使其國皆用詞臣及使署充之體統始正矣

內府諸司

內官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俱在禁地惟浣衣局則在皇城之外爲異耳又有寶鈔局今稱司

此外則有鞍轡局內承運庫供用庫司鑰庫贓罰庫甲乙丙諸庫內靈臺御酒房彈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漢經廠道經廠盔甲廠王恭廠又洗白廠一名絳作卽織造兜羅絨之所不許外人窺覘傳出者而乾淸宮內則有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煠局手盒局冰膳局鑲膳局麪觔局凍湯房司房菓庫房又有御藥房弓箭房御茶房貓兒房俱有大璫主之所役殆數萬人此外則有鷹房豹房百鳥房御花房蟲蟻房之屬其名目最夥其役日多其費日繁莫可稽核蓋中官相承窟穴深固雖以世廟初年新都相之肅淸今上初年江

陵相之嚴刻亦無所措手國計之匱此第一漏卮也

孔廟內臣降香

太祖廢天下神祇王公等號而獨存孔子文宣王尊稱及塑像蓋有深意至世宗用張璁言改王稱師毀像用主儒者至今飲恨惟太祖初制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歷朝遵行亦至嘉靖九年始罷之此璁獨見也

內廷豢畜

大內自畜虎豹諸奇獸外又有百鳥房則海外珍禽靡所不備眞足洞心駭目至於御前又最重貓兒其爲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宮所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

更奇牝者曰某丫頭牡者曰某小廝若已騸者則呼曰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直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祿以豢畜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最喜跳驀宮中聖胤初誕未長成者間過其相遘而爭相誘而嘷往往驚搐成疾其乳母又不敢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騸貓其高大者踰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即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殷殷如豹

劾大璫子弟

武宗朝劉瑾敗後次年禮科給事中陳鼎劾奏河南鄉試第七名廖鎧乃鎮守太監堂之姪黎陽錦衣指揮使鵬之子本福建人冒河南籍鄉試入彀乞命禮部削去試錄鎧名照例問革并治有事科場者之罪上命除鎧名而貸執事試院者繼而巡撫河南都御史鄧洋又奏河南盜起皆由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括利害人所致乞正典刑詔降鵬二級爲指揮僉事南京閒住仍籍其私宅鵬大窘欲求救於朱寧思寶貨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所寵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疏辨仍鵬復

職是時逆瑾雖誅入黨正熾而鼎一言遽忤權璫從子之籍又賊寧方冒國姓自稱皇庶子倖能止廖鵬之禍扶而鄧洋之言初未嘗以爲非也及陳鼎以言事忤旨內批鼎附瑾估價匿下之詔獄固權倖爲廖鵬報仇然以吏部尚書楊一淸之救得釋罷歸蓋是時公道猶僅有存者此後漸不然矣○萬歷初年彈治江陵公者尙不乏人至馮璫則無片言及之即其姪都督馮邦寧及名下用事大璫張大受亦無人指及之迨馮璫將敗最初言者亦不過借司房徐爵牽及之耳未幾追論者連篇累牘諺所云打死虎也可以觀世變矣○馮邦寧者

瑺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於長安莫敢
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詬辱之曠不遜因
相爭鬬爲邦寧徒御箠擊稍過歸訴於主人卽遣人逮
其事於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
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
以江陵片言不難笞猶子以謝過似亦非他內官所及
○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叱之下馬
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內官定制

太祖定宦官之制亦歷五次而始有成規其初吳元年

內史監至有正三品者洪武四年降爲正五品其長曰
令十七年又降其長爲正六品著爲秩遜女官之六尙
焉至二十八年始定爲十監以太監爲之長秩正四品
不復更矣監曰神宮曰尙寶曰尙膳曰尙衣曰司設曰
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又增御用監凡十
一至三十年又增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
勘合其設官品秩一如各監今通呼爲十二監云又設
六局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
麪而先所設皮作司收顏料三局廢不復見想竝統於
他署矣三十年又增銀作寶鈔二局其庫有三曰司鑰

曰內承運曰內府供用其司有二曰鐘鼓曰惜薪今中
官輩例稱爲二十四衙門然今又有浣衣等局與混堂
諸司未審何屬也司禮今爲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
首揆對柄機要僉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
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
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爲上司雖前輩
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爲禮也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遷
差遣之事今雖稱請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御馬監雖
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廐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
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

馬中丞亦僭擬甚矣內職惟鐘鼓司最賤至不齒於內
廷呼曰東衙門闖入此司者例不他遷如外藩王官然
而正德初劉瑾乃以鐘鼓司入司禮者又傳先朝曾召
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閹之爲此司之長以故其儕鄙爲
倡優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近又聞內臣輩云惟
都知監爲下等衙門不得他陞今內府所稱十二監與
前無異而六局之外又以浣衣銀作爲八局而司則鐘
鼓惜薪外又益以寶鈔混堂爲四司是爲二十四衙門
與國初制小異不知何故○洪武四年命吏部定內官
散官正四品正中大夫從四品中侍大夫五品中衛大

夫從五品侍直大夫正六品內侍郎從六品內直郎正七品正奉郎從七品正衛郎正八品司奉郎從八品司直郎是時未有太監也後以四品授太監遂爲中官極品葢其名肇於金元本朝因之以至於今唐制宦者官階與廷臣同最爲失體宋則別置勳階神宗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至徽宗一變其制遂至建節矣本朝內臣俱爲吏部所領葢周禮冢宰統閹人之例至永樂始歸其事於內而史諱之

內臣罪譴

內臣得罪祖宗時俱下法司近代以來多自內批出其輕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閒住葢猶爲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發南京新房閑住或云往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矣又重者則云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其更甚者至云夾四夾拶四拶打一百發南海子常川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聞之中官輩云種菜者至南京其守備大璫坐堂皇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竝杓趨過前而去雖司禮首璫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

禁自宮

永樂二十九年仁宗初卽位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爲內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任左右發爲卒戍邊未幾興州左屯衛軍餘徐翊奏有子自宮今爲內豎乞除軍籍上曰爲父教子爲子養親爾有子不教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皆原於爾出其子使伏軍役又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今後有自宮者死不貸若加宮刑者朕亦惡之宮刑下死刑一等須嚴禁止因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其禁止自宮幷宮刑如此然洪熙元年宣宗登極赦書內又云在京工人犯罪被刑劓刺已成殘疾者卽與開除差役是年行在工部奏舊經閹刺銀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陳老疾乞免役上曰刑餘之人其稱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閑住則肉刑在太宗朝未除也至本年有軍民任本等數人自宮求用上曰皇考時有自宮者皆發戍交趾此人尚敢爾耶卽循例發遣以上兩朝兩年事也未幾宣宗又下太僕卿戴希文子懷恩及前翰林庶吉士成敬於蠶室豈僅禁自宮而腐刑仍用耶宣德以後始廢論腐英宗禁自宮尤嚴犯者俱戍極邊正統十三年江西鄱陽民樊侃陝西盩厔民李囘漢自宮詭云病痱及墜馬損傷求用上以故違禁令俱發遼東鐵嶺充軍仍著

爲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諭禮部尙書胡濙開民間自宮者甚多可榜論敢犯者及投王府勢官之家俱如律例處以不孝然天順二年七月命宮監徒四十四名女口八十人送浣衣局又何也此後不復用宮刑而禁自宮加厲宏治六年五月軍人馬英妻羅氏自宮其幼男馬五事覺羅氏坐下手之人當斬律刑部郎王嘉慶等三人改議杖罪上怒謫嘉慶於外羅氏坐死如律以孝宗仁恕而痛嫉此事乃爾正德二年九月申嚴自宮之禁但有潛留京師者論死時宦官寵盛愚民盡閹其子孫以圖富貴有一村至數百人者雖禁之莫能止是月

即審錄重囚有自宮坐罪者十二人擬以可矜上詔作幼姑繫之勿釋至八年三月又嚴自宮論斬之法武宗最任內臣亦力禁如此嘉隆而後自宮者愈禁愈多其入內與宮婢配偶不必言乃出外恣游狹邪即妓女亦願與結好倡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有之昔南宋大璫陳源得官人菊部頭爲婦爲高宗再宣入禁中源結恨而死豈此曹之前茅歟古人以宦者守內今雖宦不足以止淫矣余謂都下椓人之闘坊曲江南兒牝之涸閨房逆男女之性變交接之具眞宇宙間兩大妖孼若其中每伏勾引奇禍則兒牝之毒尤烈矣○自宮之禁惟今上壬辰年處滇事用律文先是黔國公沐昌祚以縱下人貪虐爲撫按所參內有私閹男子李時孝名上命立斬之按楊用修云黔公府舊有內使二十人名到坐

中官廕胄子

內臣恩澤廕弟姪爲錦衣者累朝俱有之惟任子則罕見宏治十五年太監莊旺死其名下尙膳太監王安等爲旺姪比例乞恩送監讀書給事倪儀劾安故違成憲妄請宜罪禮部亦謂昔無此例近太監孫振姪漢得請故安等引以爲例併漢遣回上從其言自是中官無復

敢以胄子請者矣○天順三年左順門正忽思忽奏臣海西女直人自洪武入內廷有姪佟預在京生長粗知章句故鄉萬里無家可歸欲圖報効無由進身乞入國子監讀書上從之蓋又不始於孫振矣是時曹吉祥之姪欽方封昭武伯用事又何有於一胄子也

考察內官

宏治十七年以四方災異日闢吏科給事許天錫上言乞定京官考察之制謂十年太疎宜以六年爲率又言輔導之臣不能引咎避位今縱不能如古策免三公欲將文武大臣暫革公少之銜待天意既回還職又內府

二十四監局掌印僉書太多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將
各內官內使考察嚴加裁革南京監局亦行一體考察
上曰此奏深切時弊其詳議以聞既而吏部覆奏京察
六年一舉永爲定制其大臣兼官少銜者惟英公張懋
大學士劉健等凡六人其革留惟上命上是其議惟官
少銜免革而考察中官一事吏部不覆奏內閣不張主
卽言官亦不再請遂使給事讜言付之逝波時秉銓者
馬端肅當國者劉文靖且值孝宗聖主而扞格如此豈
路馬不當齒耶何況因循至今日敢復糾及闒尹耶合
人浩歎○許天錫在省垣建白最多俱中肯綮至正德

二年爲工科都給事中爲劉瑾所憎欲羅織之於六月
初一日自經死蓋畏橫禍凌辱甘心溝瀆也天錫福建
閩縣人宏治癸丑進士

鎭滇二內臣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於成化間曰喜曰
福者俱用事先死能號三錢出鎭雲南其怙寵驕蹇貪
淫侈虐尤爲古所未有其時有二事最可資笑雲南有
富翁病癩其子頗孝能名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
便且又老矣今將沉於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貲乃免又
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

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盡出所有方免後繼
之者雖貪求無厭閒斯事未嘗不失笑也能後守備南
京宏治末老死京師正德初賜葬最勝寺人疑無天道
其幼畜錢寧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
毒於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
子然則能之惡亦不爲漏網錢寧後被武宗異眷至賜
國姓其投刺公卿直書皇庶子朱寧後以交通寧庶人
爲同類江彬所發奪爵下獄至世宗登極寧坐寸磔其
子永安官後府右都督時方八歲亦坐斬報應之說似
亦不誣至宏治中內官吉慶出守金齒路邊京師惡少

從行括民財不遺錙銖勢若擄掠所收貨皆寶石擇最
珍者櫝以自隨籍扃一室晝夜守之羣偸垂涎不能得
日謀所以死慶者會慶病渴各偸禁水弗與醫來私賂
之進金石藥慶燥極呼親信出櫝中寶易水活命得寶
者復馳去不顧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死從者各載貨
逃去屍蛆逾月官司方爲瘞之成化中無足論若孝宗
朝號極治而中官之橫至此卽滇南一方而普天可知
矣究皆爲輿儓所毒多藏之能殺身至此哉世廟初政
毅然盡革之眞千古卓見今上二十六年又遣中使楊
榮入滇開採諸礦因而蒐取寶石詐擾諸夷土司俱蠢

蠢謀亂若不徹回西南憂未艾也若天津之馬堂福建之高寀遼東之高淮徐州之陳增湖廣之陳奉廣東之李鳳李敬通灣之張燁湖口之李道儀眞之暨祿兩淮之魯保山西之孫朝陝西之梁永江西之潘相宣大之王虎河南之胡濱幾徧天下其播毒皆楊伯仲也

請內官體訪考察

正統五年南京御史魏淡爲堂官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論其老疾致仕乃疏言南京諸司富者朋比爲私貧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憲考察少合公論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察上不許幷其疏不行景泰二年鎮守

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奏請會同右監丞戴細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員吏科糾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屬內臣希璉乃借以媚權殊失大體有負重任乞正其罪上詔考察仍如舊例宥希璉不問正統初年王振已盜權魏淡以此逢迎求復官而其計不得行景帝待中官最嚴希璉獻媚至欲以黜陟大權歸宦寺其罪正合結交近侍紊亂朝政之律乃帝終不怒自福建任滿又改鎮山東英宗復辟又召入爲南京刑部尚書而卒於位皆不可解之事也

老兒當

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如張忠藿皆在其中則見之彈章者此則不得其解矣○正德末年京城內建造鎮國府及老兒院等大工蓋又與至尊並列俱嘉靖初年拆毀

閹幼童

英宗朝最嚴自宮之禁而臣下不奉行者則時時有之如正統十四年麓川之役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奏征思機發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自用爲四川

衞訓導詹英所奏上以驥有功姑宥之至天順四年鎮守湖廣貴州太監阮讓閹割東苗俘獲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聞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復買之以足數仍閹之事聞上降旨切責讓幷責巡撫都御史白圭以不能救正而已此兩事猶曰用兵誅叛翦其逆種也至如正統間福建總兵寧陽侯陳懋進淨身幼男百八人收之又如正統四年雲南三司揀選黔公沐斌家閹者福住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禮監又景泰間鎮守福建右監監丞戴細保送淨身小口陳石孫等五十九人帝命送司禮監此又無罪而刑矣豈閩中爲唐

宋中官寵宅至今尙然卽古所稱私白者耶又如景泰
五年七月永興王志漢擅收閹者十四人詔宥其罪收
入司禮監則又勳臣藩府違禁閹割不究其罪且收其
人是主上先置三尺於高閣矣欲釐做習不亦難乎

內臣辱朝士

成化二十一年尙寶司丞許辯遇太監邵才濩於途不
避令人以杖箠之碎其牙牌事聞下辯及才於錦衣獄
旣而才辯送司禮監治之辯杖三十復職宏治二年掌
尙寶司■政■薄爲尙寶監奉御姜榮所毆破身流血
事聞上怒杖榮三十降小火者以薄忍辱不言有玷朝

列亦冠帶閒住則內官爲得計矣後至隆慶二年亦有
內官許義詐人財事發巡城御史李學道不待奏請竟
笞之羣閹忿恨次日聚毆學道於左順門上大怒杖之
百戍爲首者於煙瘴其餘俱發孝陵充淨軍又萬歷三
十年禮部侍郎敖文楨過宣武門遇三醉閹乘馬突過
無端肆詈且行兇肆毆碎其扇轎敖避門官郭成家比
錦衣官校至救解亦被毆或云鄭妃宮內侍也明日疏
控於朝今上亦大怒痛治此宦斥爲淨軍此二事爲得
體云然邇年礦稅諸璫凌轢督撫大臣屬視藩臬監司
參提郡邑長吏縉紳慘禍又不可勝紀矣

內官被劾重譴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備司禮少監邱得請復守備廳
諸役科道官雷賀等劾之謂得爲江彬餘黨向充孝陵
淨軍又夤緣起用已爲幸矣今明旨淸役而得故違冒
請宜正其罪上卽命革去新增軍丁邱得仍充淨軍從
來參及大璫未有立斷快意如此者肅皇眞聖之英者
也○又內臣侯章之母殺使女而支解藏之事發疑絞
世宗命立斬之又己亥歲世宗自幸承天還獻后梓宮
南發御史劉士逵劾內官監丞閻綬錦衣指揮趙俊奉
命整理梓宮乃綬狠戾俊貪穢乞賜裁斷上曰趙俊屢

差未聞若是必是同閻綬習染爲非俊令改過任事綬
著捕繫解京治之其裁抑中官如此

內臣賜私印

先朝多賜大臣印記自蹇夏諸公始後漸及大璫世宗
朝凡文武貴倖者俱有賜獨不聞及大臣今上初賜馮
保曰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爾惟鹽梅則直以宰相
待之非復先朝所刻金貂貴客之比矣又有曰魚水相
逢曰風雲會合時甚又對聯也馮印俱牙刻未幾籍沒
不知諸印亦入天府否馮保之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
京司香其後數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召保還

京始請保爲淨軍發孝陵種菜馮別號雙林

紀述內臣

古來史冊自范蔚宗始紀宦者傳後代述史者因之然未有特作一書者惟唐末致仕樞密使嚴遵美有南北司治亂志遵美於閹宦中號賢者是時呼朝士爲南司而宦者爲北司以典兵在禁城之北所謂左右神策兩中尉居之耆猶以樞密及兩中尉與宰相對稱不專屬中官也邱文莊在先朝曾上大學衍義補一書孝宗嘉納累朝俱置之講幄然當時譏其中獨無內官一款實迎合中涓遂蒙聖眷或論者苛責之過近日今上二十

年四川僉事張世則上所撰貂璫史鑑則專指中貴人蓋採掇載籍而有評有考有論又爲贊爲箴爲詩其中備列善惡上下其章於禮部時部覆極稱許之謂內書堂宜進世則所進與忠鑑條同立課程使其口誦心維可以遷善改過上命留覽但不聞發付史局人間亦無刻本恐遂湮沒不傳可惜可歎

王振恩䘏

正統己巳之難全由王振英宗錮南內者七年亦良苦矣復辟之冬十月卽用太監劉恒等言命招魂以葬振次年又下廣西參政羅綺於法司禁錮之綺磁州人爲仇家告其本州同知龍約自京還傳言當今又寵宦官鏤香木爲王振形葬之綺聞而笑遂有是命約與綺俱以妖言論斬又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勝又奏故太監王振有功社稷巳賜祠名旌忠立碑於祠前再乞贈謚爲萬世勸上命禮部議之至天順六年然勝又奏召化寺成於太監王振舊有賜經及勅諭正統十四年散失無存乞仍頒賜以慰振於冥漠上又從之耆振之罪上通於天而英宗之寵眷生死不替正如唐德宗奉天圍困解後尙思盧杞欲名用之也王振像尙存智化寺中至今香火不絕異哉○天順七年河南裕州民告其知

州秦永昌貪暴上命錦衣官校覈之逮至京師鞫籍沒其家斬永昌於市時五月初旬非行刑時也且以部民訐州官至論殊死此古來奇事時曹石擬誅而告密之風轉熾始掌錦衣者爲逯杲以酷暴激曹欽及杲見殺門達繼之酷加甚焉故終天順一朝刑僇乃爾

陪臣飛魚服

正德初年橫賜如武弁自參遊以下俱得飛魚服此出劉瑾右武巳爲濫恩至湖廣荆州知府王綬者貪暴一方遇朝覲時都察院署其考曰兩司畏其箝制而考語欺天百姓苦其誅求而怨聲動地時以爲實錄然爲劉

瑾所厚終不敢去也綬自陳有捕盜功乞恩上命賜以飛魚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眞異事矣其時有日本國使臣宋素卿者入貢賂瑾黄金千兩亦得飛魚則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賜者尤奇之奇者也素卿名朱縞本浙之鄞人至嘉靖間遂啓倭賊入犯之禍

野獲編補遺卷一終

野獲編補遺卷二目錄

內閣

詞林

吏部

戶部

禮部

科場

場題成讖　場題犯諱

預傳考官　士子謗訕

贈進士　建文庚辰榜

勳戚司文衡　陳尚書陪所

野獲編補遺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事寄

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革中書省置四輔官秩從一品以代丞相至洪武十五年以王大中敗事革四輔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劉仲質為華蓋殿吳伯宗為武英殿宋訥為文淵閣吳沉為東閣俱稱大學士十八年朱善又為文淵閣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建文朝以尚書卿寺參國政方孝孺僅文學博士亦預政地無殿閣之名文皇卽位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其後列聖輔臣以保傅尚書入為殿閣大學士者不過曰直文淵閣或曰直內閣或曰入閣辦事俱為眞相而徐有貞至以掌文淵閣入銜則閣名之重實昉於永樂初年至今稱政地諸公及諸公自稱亦曰閣臣如故也洪熙元年正月仁宗肇建宏文閣蓋昉太祖宏文館而改閣名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選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於是鑄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親以印付之命之曰朕用卿等於左右欲廣知民事為治道之助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其

委寄幾出文淵閣之上時楊溥未爲輔臣而士奇以少
師進華蓋殿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因以侍講王進
及儒士陳繼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至仁宗昇遐宣宗
嗣立溥乃以宏文閣印繳進上命溥入內閣輔政王進
等各還原任人知閣臣之有文淵而不知有宏文權任
之重也

閣臣喪子賜賻

本朝閣部大臣闔喪賜賚者如仁宗朝夏原吉以至今
上張四維俱有恩䘏至於卑幼之喪則未之及也惟宏
治十四年大學士李東陽以冑子兆先夭歿在告上命

太監甯誠賜賻金五十兩曲加慰諭命喪畢卽入閣辦
事則前代所無之典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輔翼嗣
皇値逆瑾八黨諸變亂當亦追念此等恩遇至嘉靖十
八年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上亦命賻三十金
葢用長沙公例

內閣密封之體

宏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昨太監陳寬傳旨今
後但有票擬文書卿等自書自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仰見上委任腹心防閑漏洩之意但內閣事情誠爲秘
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訪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屏開

左右造膝密諭以爲常制且如宣宗屢幸內閣令閣臣
不敢中坐英宗不時名李賢憲宗亦名李賢陳文彭時
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
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臣等所目見今朝參講讀之外
不得復見天顏卽司禮監亦少至內閣上有命令必傳
之內侍內侍傳之文書房文書房傳至閣臣等有陳說
亦必宛轉如前達至御前今聖上若有咨議乞仍照祖
宗舊事或名臣等面諭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或遣太
監密傳聖意庶事無漏洩上是之葢自十年三月一名
之後至是兩期餘矣上雖納其說直至次年四月廿九

日始名劉李謝三閣臣至平臺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
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名亦爲勳臣請解兵權其後亦
不復名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聖慈太皇太后崩復
名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煖閣議陵寢祔葬事葢自十
三年後又閱四期矣廿二日又名對爲祀孝穆皇后奉
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名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
連奉顧問以爲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虜中逃回
人口又名三臣入對於煖閣至七月十五日又名三臣
對於煖閣爲邊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來日開且
講名三臣入對煖閣又半載爲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

又名劉健等至內閣議吏戶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漸矣故孝宗實錄於名對一事但紀內閣三輔而劉華容之爲本兵戴浮梁之爲總憲其名對頻數十倍於三輔而一字不之及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孝宗憑几之詔僅命三輔臣受遺而不及劉戴二公則內外親疏之別也二公尚不能見幾而作華容遠戍貽於此矣但孝宗朝最稱宮府一體而閣臣密奏與主上密諭上下傳達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蓋扞格之端開已久矣孝宗雖能與劉戴諸公屏人謀斷不免爲政地所忌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百叩不能一答況部院之長敢望晝日之接耶

儒生保輔臣

嘉靖九年八月桂萼被給事中陸粲彈章與張璁同罷以尚書致仕未幾璁卽召還而萼仍家居史館儒士蔡圻揣知上意上疏頌萼功請名之上卽俞其言賜萼勅奬諭敦促上道矣至十二月萼未至聽選監生錢潮等又上疏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與璁共輔政時去歲終禁封三日耳上怒謂大臣進退斷自朝廷乃敢狂率奏擾且倡自蔡圻幷圻下法司逮訊時人快之時萼尚在家宜卽堅辭未聞赴闕然已與張隙不得行意邑邑歲餘仍致仕去遂死蓋在得患失兼而有之蔡錢二生何足責也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淸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鎭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illegible]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淸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爲祟如此今上河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卽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

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宏治名對

宏治十年三月經筵畢名對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商議處分本章史謂宣名顧問實始於此先一日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論救內臣何文鼎疏皆仵直請宥其罪上嚴旨切責謂事在內廷何由而知令其回話次日四臣名對而不敢及此事名對之次日禮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吳宗周又各特疏力救何文鼎上報聞而已四輔臣終無一言蓋鼎疏正糾張鶴齡兄弟溷濁宮闈中官方盛怒必欲殺之以故大

臣杜口文鼎竟死於杖下焉用彼相哉其負孝宗恩禮甚矣

桂文襄受賂

雲南巡撫傅習者桂少保（萼）同鄉進賢人也在滇時令僕以金寶二罐通於桂求內轉標題曰黃雀銀魚桂時方秉銓受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得南京去罷踰月遂推南廷尉行至鎮遠而死此嘉靖戊子年事時人紀以一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罌長安陌上肆公行若教冢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滇人至今能道之若傳桂見山有素絲之節謬矣

閣臣奉使

輔臣出使者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翟文懿之閱九邊而不知二公之前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時淵以故相從丁艱服滿至京也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卹時文正居三揆從閣中出俱許便宜行事較之改官兵部行邊落閣銜者又不同然江王之前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經略甘肅雖係閣臣亦因邊事與嘉靖同

閣臣奪情奉差

閣臣百僚師表奪情不喪何以示天下成化間李南陽與今上張江陵俱以此蒙大詬然在先朝則有之永樂間楊榮先丁父憂繼丁母憂兩情俱奪黃淮母喪胡廣母喪俱以特旨奪情宣德初金幼孜母憂張瑛父憂楊溥母憂亦邀眷留之旨起未嘗終喪內惟張瑛無所建立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自以主上心膂所寄不忍起然猶為有說未有借綸扉而號軺車者惟景泰間閣臣江淵以憂請景帝留之不數月即以江淮大祲奉勅往賑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亦以奪情賑濟江南皆同時報命又二年而英廟復位淵以出理工部僅謫戍而文

則西市矣輔臣荳麻下充賑使寧不汗顏此景泰四年事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不候新任御史戚寧交代爲右都御史羅通所糾命宥之以王威寧生平有此一事人固不可量至若李南陽甫爲羅倫所糾卽持節立皇貴妃萬氏張江陵甫爲吳趙等所糾卽持節立今上中宮王氏無論於國家吉典爲不祥且何顏對同衙門建言三詞臣較之江王抑更異矣

成化三相之去

憲宗中葉自首揆商文毅去後則萬眉州安代之最爲不才次揆爲劉壽光珝三揆爲劉博野吉雖貪險稍亞於萬其爲庸碌一也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直至二十年壽光始行二十三年眉州亦逐時去憲宗升遐僅匝月耳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直至宏治六年始去位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且進淫藥俱見擯於憲宗末年及孝宗初政爲天下所快博野因撰壽寧侯張巒誥命稽遲忤旨正在極治之世反得美名以行眞小人之幸也

正德三相之去

閣臣自三楊以後體貌漸成眞相拜罷俱以禮惟天順初元王千之陳芳洲誅竄最爲重典然鼎革之際所不論也其後則萬眉州之斥狼狽爲甚至孝宗一朝而隆禮輔弼有加矣正德初年逆閹竊柄如焦如劉如曹固厮劣下材品尤在眉州之下然泌陽稔惡最久其敗乃在逆瑾之前雖云致政毫無禮遇鈞州入閣僅三日亦爲張綵所擠借省墓以行未幾瑾誅而二公削奪及之矣曹含山拜相最後不三月而去位自知爲瑾親舊上疏願赦罪爲太平之民遂斥爲編氓是三人者卽僕隸亦羞稱然而黃扉之體糜爛已盡駸至嘉靖中葉貴溪檻車之徵今上初元新鄭羸車之譴已權輿於此矣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擠由同列近歲張新建之閑住指出內廷雖俱蹤跡就道識者皆知其故

隆慶七相之去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張公爲末相次揆新鄭高公旣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懽南北言路蓮章攻之張故徐門生爲之調停其間慫恿高避位三揆安陽郭公爲公同鄉厚善亦非徐所喜張亦佐徐逐之未幾徐首揆被言張又與大璫李芳謀令歸里興化李公代徐爲政益爲張所輕乃市恩於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陳公與興化俱爲張與高所厭相繼逐矣其最後入閣者內江趙公歷城殷公趙有時譽時時凌高

張二公出其上般人在下中且與高隙張既乘間擠去趙亦與高爭權張合黨排之行至穆宗憑几僅高張二公受遺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悒悒不得志卒於位蓋隆慶一朝首尾六年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計次第見逐新鄭公初爲刎頸交究不免嚴譴此公才術故非前後諸公所及

閹臣賜蟒之始

蟒衣爲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正統初始以賞虜酋其賜司禮大璫不知起自何時想必王振汪直諸閹始有之而閣部大臣固未之及也自宏

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以違豫獲安適大祀天地視朝誓戒時內閣爲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弼得蟒衣自此始最後賜坐蟒更爲僭擬嘉隆間閣臣徐張諸公俱受賜至三至四沿襲至今此前代所未有也至於飛魚斗牛等服亞於蟒衣古亦未聞今以頒及六部大臣及出鎮視師大帥以至各王府內臣名承奉者其官僅六品但爲王保奏亦以賜之濫典極矣○大帥得賜蟒始於尚書王驥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次年即封拜此雖邊功實係恩澤且出自王振不可訓也

閹臣橫恩之始

閹臣預邊功始於正德初年然云帷幄之勞猶爲有說至嘉靖中葉遇萬壽聖節加恩閹臣如夏貴溪之加官銜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及後拜上柱國徐華亭之子進璽卿俱以此得之嚴雖辭上柱以傾夏言而其子世蕃亦因以進太常卿其他聖節進秩加祿則與華亭歲歲拜命已可異矣至主上上婚禮何關臣下而嘉靖十三年立孝烈后首揆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次揆方南海李任邱禮卿夏貴溪俱以官保進少保至今上戊寅大婚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三輔張蒲州以官保進少保首揆江陵雖力辭而取償於服闋之日此何說

也至壬午年今上元子生首揆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次揆吳縣公以宮保進少保三揆鄞縣公以尚書進太子太保儼然與戚畹及大璫輩同拜恩命尤本朝所未聞○弇州謂輔臣受大婚之賞始於江陵者誤若邊功武廕則自華亭後惟江陵受之其後皆力辭以至於今

贈上柱國

弇州述異典大臣爲上柱國者生拜則夏貴溪言歿贈則張江陵居正 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而贈官尚有江陰侯贈特進江國公吳良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得追崇上柱國其生前勳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宜力武臣榮

蘇大夫柱國僅蘘一輩至永樂失侯又太子少師姚廣孝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其生前以未開五等且無子不襲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一文一武一僧其後人俱泯泯亦異矣○吳良贈上柱國見吳伯宗所撰神道碑廣孝贈上柱國見文皇御製神道碑

內閣失印

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筯篆文乃宣宗所賜止許閣臣用以進奏不得施於外廷歷世相傳珍護至萬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忽爲何人連匣盜去大學士申時行

等上疏請罪上命窮追嚴治竟杳無蹤跡上不得已重鑄以賜今所用者是也自此閣權漸輕官府日以隔絕至今日而天顏咫尺輔臣不得一望淸光或云失印致然恐亦揣摩之說當失印時典籍吳果司其事僅奪俸兩月而已識者以爲罰太輕果杭州人後加官至太僕卿按失印一事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但裴旋得之而此終於失耳○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記所謂忠敏安愼者於內閣亦被竊去具疏以聞上命所司遍緝亦不得

閣臣久任

自永樂以後閣臣始尊爲輔弼而在事久者如胡吉水廣在閣十七年楊建安榮在閣三十九年楊太和士奇在閣四十三年金新建幼孜在閣三十年此輔政之最久者次則楊石首溥兩任實在閣十六年正統以來則陳太和循十四年而不免於戍彭安福時兩任實在閣十八年高興化穀十三年商淳安輅兩任實在閣十九年李南陽賢十年萬眉州安十九年劉壽光珝十一年劉博野吉十八年徐宜興溥十二年劉洛陽健二十年李茶陵東陽十八年楊新都廷和兩任實在閣十六年費鉛山宏三任實在閣廿五年謝餘姚遷廿五年再出

止半年梁南海儲十五年翟諸城鑾二任實在閣十三年張永嘉孚敬三任實在閣十年夏貴溪言二任實在閣十一年嚴分宜嵩二十一年徐華亭階十七年張江陵居正十六年申吳縣時行十四年王太倉錫爵十一年今再召未出○國初眞爲宰相則有李善長自高皇帝建元帥府稱都事稱參議參政司馬以至丞相凡十七年胡惟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此罷丞相置四輔官僅三年乃改置大學士終高帝之世至建文帝卽位又廢大學士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至文皇復設閣臣以至於今

宰相前世僧

前代宰相如房次律張天覺輩以比邱轉世爲大官者不勝紀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心遂投胎爲史彌遠以償其淫侈此眞佛家所謂一念墮落也本朝楊文襄公一淸本雲南安寧州人徙居丹徒因終老焉自云前生爲安寧老僧薰修頗久嘗得小果因慾心尙熾被罰爲士人生而天閹雖出將入相窮極富貴猶之內廷一大璫耳以世福論之楊邃史百倍然史以再世恣其漁色楊以再世斷其淫根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不可謂不厚矣楊自號石淙蓋安

寧勝境也以示不忘本云楊生於滇楚人又曾流寓巴陵晚始定居南徐楊爲提學時年甫三旬即立姪爲嗣蓋久以不男自安矣○世傳其夫人晚年有諷以畜妾生子者夫人笑曰老身尙是女兒人始知楊之隱宮此妄傳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即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勳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少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踞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牴牾察完未匝月高即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趙辯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人所能也臣眞庸臣耳若拱乃可爲橫臣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終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本末然總非制也○張寅即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著辨者亦衆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讞詞中載有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鉗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同事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爲重也

參高新鄭疏反覆

徐高二相之相傾也御史齊康劾徐華亭六科陳瓚等十三道凌儒等各公疏攻康謂康座師高新鄭實嗾之六卿亦各有疏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爲首至戶部公本則葛端肅守禮當首列名力辭不可左侍郎劉自强

新鄭同里素厚也奮然代爲首上之其劾康與新鄭大
指同臺省康既重貶新鄭去位葛亦請告歸又次年華
亭復爲給事張齊所劾六卿復有疏留仍楊襄毅爲之
首華亭既去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坐枉法受
贓遣戍至三年而新鄭再起以輔臣兼吏部時自强已
爲南司徒矣新鄭終以鄉曲故舊未忍遽逐且召爲北
司寇至則面數其罪訶厲甚至久而釋之自强乃爲張
齊白冤狀謂王廷阿當事意比附成獄齊所坐毫無實
事上命昭雪齊罪名補州佐尋進京堂而自强仍爲新
鄭所昵如初至六年新鄭爲給事曹大埜劾以十大不

忠時穆宗方重眷新鄭衆竊其必不去於是九卿科道
復參大埜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時楊襄毅再起以
太宰領兵部仍爲疏首高徐相業與疏之是非不必論
但前後背馳一至於此劉自强何足言若楊襄毅亦竟
作兩截人可惜可歎

江陵議分祀天地

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本世宗聖意又因張永嘉微
露其旨而獨疏上請舉朝莫能抗至隆慶初卽有言其
非者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時禮卿爲高儀以議出中
官力阻之至今上登極之三年張江陵當國深以分祀
爲謬欲仍太祖合祀之舊乃上郊禮圖考一書首敘分
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檯爲二冊以呈
御覽名曰新舊考其末斷以己意其略曰臣等按國初
分祀天地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以正月上辛行
禮於南郊大祀殿行之百六十年至世宗始按周禮古
文分建南北郊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
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凡四郊焉隆慶初議者請罷祈
穀大享復合祀天地於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議
獨罷祈享二祭而分祀姑仍其舊蓋有待云爾夫以冬
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

之中一歲之中六飛再駕時義斯爲戾矣且文皇再造
宇宙功同開闢配享百餘年而罷之故世宗雖分建方
圜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而歲時禮祀止
於內殿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況後世乎臣以
爲宜遵高皇定制歲一舉合祀之禮而二祖並配斯時
義協人情順矣今未敢輕議以俟聖明從容裁斷此疏
上不匝月卽有御史劉臺參劾一事江陵後亦因循不
復談及按合祀一說最爲確當使其久柄政府必仍舊
貫無疑然江陵身後攻之者尋弊索瘢以功爲罪若此
說得行必又以悖逆皇祖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

任事甚難言哉

厚宰相使者

吾宗少河公諱元華當萬歷間以銀臺秩滿當遷時申吳縣領首揆遣人詢之少河公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然廷尉清著恐非所宜公縛其人於柱鞭而遣之復之曰吾家世守清白位之冷淡非所患也申亦不罪遂轉南大理申與公爲同年故不至責然十年廷尉終申之相不得再遷則申亦不能無識焉

朱成國張眞人

成國朱希忠卒詔贈定襄王朱宿衛多年謹厚無過然從無軍功忽得異姓王典外戚之而無一人敢指言者則江陵相主之也又龍虎山張眞人自隆慶初年革其一品銜降爲提點天下快之萬歷初復還其故秩亦無有擬其非也江陵公專擅不必言若此二事謂非苞苴所致我不敢信壬午以後追劾江陵毛舉瘢索不遺餘力猶未有舉張眞人事以實其罪者朱亦最後始有言者奪王然江陵罪不因之加而眞人爵終亦如故孔裒論至今驗如此

天啓聖聰

頃自乙巳大典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爲朝論所不與杜門不復出時次揆歸德代爲政羣賢輻輳其門未相山陰捧手受成而已歸德既在事亦毅然以天下自任凡諸政事不便者屢進揭爭之上或可或否既而以其煩數稍厭之歸德無計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筒上橫書天啓聖聰四字下細書列爲六款曰復御朝講曰批發章奏曰補用臣僚曰考選科道曰起用遺佚曰停止礦稅置之南面每晨進謁輒肅拜稽首且有祈禱之語以冀挽回天聽無日不然內璫素憎其權且笑其迂遂以其事上聞四明因得乘隙間之上意始漸怒謂此傖父直欲詛咒我耶其所獻替若十不得一矣午春三沈並去者聖意已大定而恩禮之厚薄亦遂頓別矣

歸德去國

歸德得請未行有傳其服喪馳游西山觀形勝者有傳其未歸且迂途南行訪所厚者將因緹騎以還禁廷歸德憂甚作書辨之復諾其書首云甫仁卿兄不知定屬何人或云卽歸德門下生僞造此爾弁此書以實四明通內逐歸德之罪未知孰是

致堂胡氏

胡致堂名寅字明仲爲胡安國長子雖垂髫孺子亦知之孝宗一日在宮中閱通鑑綱目有致堂胡氏斷語未

知其人因出御札付內閣問其本末時洛陽劉文靖諸公在閣俱茫然失對遂直陳以謝比出閣翻閱故籍始得之具揭以復且以寡學引愆上亦不罪也是時李長沙爲次相以博雅稱豈不嫺此或恐劉護前故韜晦示拙耶胡所著讀史管見等書初非秘冊想劉亦未嘗寓目宜邱仲深笑其一屋串子却無散錢其後馬端肅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

蔭璽丞

故事首揆任子得拜尚寶司丞係在京堂上官以爲極[illegible]次揆雖一品不過中書舍人間亦有得璽丞者則出上特恩不以爲例惟世宗時桂萼席書霍韜皆以參預得此蔭則議禮貴人亦非故事也惟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宮父蔭子紹祖爲尚寶司丞其後秉一眞人陶仲文以一品六年滿蔭子世恩爲尚寶司丞一則戚畹一則方士一在嘉靖初年一在嘉靖末年其始泰和伯拜恩尚有上疏諫止者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仲文考績時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竟是正任宰相體例矣尤爲拗見仲文先名典恩先是致一眞人邵元節已蔭子啓南爲太常寺卿矣

江陵奪情詞林自吳趙抗疏之外有張新建趙蘭谿俱有違言因以辛巳大計謫爲州同知後辛卯二公同起拜相時人改宋詩嘲之云龍樓鳳閣九城重新築沙堤走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宰相下獄

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漢惟蕭何周勃出而復位唐則狄仁傑魏元忠皆重貶再相蓋雄猜之世使然本朝永樂閣臣則解縉外論僅得譴死惟楊士奇凡再下獄再入相以功名終黃淮錮獄凡十年至仁宗始赦出亦危甚矣至天順元年徐有貞下獄幾罹王文而誅貸命戍金齒[illegible]得[illegible]歸夏言以少詹事與張孚敬至訐下[illegible]獄[illegible]出未幾拜相後三逐三召還再下獄卽死西市本朝[illegible]宰相[illegible]又罹極法者惟夏一人而已[illegible]

詞林

考吉士變體

吉士一科兩試者爲永樂之甲申嘉靖之壬辰一年三試四試者爲宣德之癸丑僅選江浙閩蜀南直隸而北省無一人爲永樂之戊戌僅選中原江北四川而南士無一人爲正統之戊辰僅選兩直隸江浙閩蜀而中原

及楚秦兩廣滇黔無一人爲景泰之辛未不試而中旨
竟傳改者爲正德之戊辰已改庶吉士而無一人留爲
史官者爲嘉靖之丙戌己丑二科臨考擬題已進呈而
又罷不考者爲嘉靖之壬戌正卷已定呈御覽而館元
斥不許者爲萬歷之辛丑皆詞林中異事至於吉士員
數文皇初爲二十八人當循其例然未久已大不然如
永樂乙未科至六十二名正統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
三十名宏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
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
慶戊辰三十名隆慶辛未三十名此皆溢於額者若不

及數者二十名外不具論永樂丙戌十四名永樂辛卯
十一名永樂壬辰十七名永樂戊戌十六名永樂辛丑
十五名永樂甲辰六名正統丙辰十三名景泰甲戌十
八名天順庚辰十五名天順甲申十八名成化乙丑十
八名宏治癸丑二十名宏治丙辰二十名宏治壬戌二
十名正德戊辰八名嘉靖丙戌二十名嘉靖己丑二十
名萬歷壬辰十八名萬歷乙未十八名

吉士閣試詩

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吾郡之平湖人是年選改後初
進館赴閣試長安新秋感興七言律詩云鳷鵲樓高灝
氣橫堯蓂商律又敷榮六龍扶日明華袞五鳳搴雲薄
太清西北烽煙新入警東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際遇涯
無補退食遲遲媿友生當時以爲第一後授官止得主
事少年儁才乞假歸里未幾夭無子其名遂無傳并問
其邑人無知者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選者改入梅前
後皆預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拜給事蓋用前二
科袁袠唐順之例末名兩度俱郭希顏反留爲史館時
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狀元
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
親出爲提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

遣戍其吉士中受極刑者二人一爲胡守中其一即郭
希顏○次科爲乙未吉士三十人留者至二十人主事
止一人其前列十三人者俱以廷試策有御批不試即
改庶常後散館俱授史官惟任瀛一人出爲給事中時
李任邱爲首揆也雖聖主有意抑揚而當國者之立心
厚薄亦略見矣○王辛卯浙江第七名廷試三甲與紹
興沈錬同榜戊戌三甲同邑馮汝弼趙伊鄉會同登馮
保會魁

鄉紳異法

成化初羅一峯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陽奪情謫外謫而

名震天下未幾復官議告里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
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强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
命其徒共執投水中一峯旋亦下世鄉人白其事於所
司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爲從者律受重辟使羅尚
在不知當時何以置對此公品格豈可議但此等舉動
太覺出格貽累多人亦學術未純所致歟先是章楓山
聞羅行鄉約作長書峻詞力止之比書到已無及矣○
又崔後渠洹詞云羅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或卽此事
抑又一事耶

吏部

大計添浮躁

舊例考察自老病貪酷外則素行不謹罷軟無爲二項
一切罷斥無降級調用者後以立法太苛謂踈放者似
不謹遲緩者似罷軟槪棄不無可惜乃創爲浮躁淺露
才力不及二款爲次等京官降一級調外任若外計皆
以貪酷等項罷斥無降調之例成化丁未年太宰李裕
始奏請才力不及一條對品調用嘉靖間不及者俱降
一級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此法行之已久至今
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溫御史爲政乃建議外
吏亦豈無負才而輕佻者亦宜增入浮躁爲不謹之次
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爲輕重上允之今遂遵用之或
云是年有才士被妒難處以不及故立此例未知信否
其年拾遺卽以浮躁處李本寧憲使降一級矣

外計及大京兆

三年外計六年內計初無定期至憲宗朝漸有成議且
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惟成化二年丙戌則應天
府尹王弼坐老病罷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已異
矣次年丁亥應內計卻不舉行至五年己丑止當外察
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與外官同斥
謫何也八年壬辰內外計後次年癸巳當內計又不行
矣而三年外計竣後又不時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時

府同知毛瓊以爲言上不省也蓋官評之嚴於外而寬
於內自昔然矣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
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鴟鴞近日陳
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遂
目爲陳老鴉亦與鄭鷓鴣袁白燕等異矣

二胡暴貴不終

世宗所進用者後多不終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胡守

中以庶常爲刑部主事用翊國公郭勳力改御史扈上幸承天以治具精辦得異眷改春坊司直郎尋進僉都御史又晉副都俱兼詹事府丞時去登第時甫八年耳會上怒郭勳將寘其奸守中懼株及乃極論勳罪自解時人笑而惡之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上特陞守中兵部侍郎以往面賜飛魚服勉以努力行且大用守中貪暴不法爲言官所劾逮下獄論斬又二年與建昌侯張延齡同死西市年幾四十其後則胡宗憲以御史按浙江用倖臣趙文華薦超爲僉都御史禦倭尋以功進副都進侍郎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言官劾

其貪淫逮下獄論罪上以獻瑞有勞釋歸又三年嚴世蕃羅龍文坐法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又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再下詔獄始斥宗憲爲編氓再下刑部訊問死獄中二胡皆以權奸薦用亦以材諝受上知皆驟貴而死非命守中初爲郭勳所厚自言善彭祖御女術郭信愛之使出入臥內因與勳諸妾媵通宗憲在江南亦恣情妓樂自負嫪毐之器至權諸倡女與幕客宣淫於制府乘醉狎御史門役至發旗牌斬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納鄉官洪楩之女爲妾蓄二胡功罪稍不同其以淫肆扞網則一也○嘉靖初年超擢者如議禮諸臣結託最悍例得保功名他如夏文愍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與胡守中之都憲兼官倖相似而皆不令終胡梅林之陞與王思質不異而受禍亦同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訐遂晉尚書加太子太保蓋以三品直躋一品敗在胡宗憲之前其入益不足數矣君恩如朝露信然哉○夏文愍之兼都諫雖極異然以從五品帶正七品猶之可也天順間商文毅薦林莊敏聰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則以宮臣之從六品帶侍臣之正七品從來並無此體制實一時特恩亦省垣中佳話也

後輩侮前輩

嘉靖間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驟貴往往凌前輩每出其上如初元時張璁劾楊廷和得志既而與楊一清費宏輩同事又百端侮之使不安其位然張特聖眷深重雖屢斥而仍屢召不及禍也繼之者爲夏貴溪與嚴分宜同里也夏舉丁丑科驟貴嚴爲乙丑科相去十二年而宮每躡其後夏作意狼籍之嚴僞爲遜讓而夏不悟卒爲所陷死西市至甲寅乙卯間王思質忬用禦虜功驟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時唐荊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亦同吳人也唐舉己丑

科王辛丑科相去亦十二年王位已重視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恚王之簡倨役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介溪之險荆川之褊然二公亦自取之至世宗末年袁慈谿入與徐華亭竝相袁舉戊戌徐舉癸未相去十五年袁又徐督學時諸生也袁倚上恩幸遇事輒專決不少讓徐故爲贊歎自以爲不及袁深信之不疑居半載以病去卒於途徐積前憾僅與下諡徐雖非嚴比然亦可爲後輩前輩之戒矣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癖與同僚不叶被其搆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惜其倨立意羅織之獄日當受笞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即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偽命痛箠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即以是年列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縟餽餉無間汪亦偽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蕭絲之譽汪潛瞰其簠簋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上之直指白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尚未忘再出也

朝士匿喪

永樂七年御史方岐匿喪不丁憂太子曰御史朝廷紀綱忘官從[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糾正百官執送上行在治之永樂十四年刑科給事中丁鈺者本淮安府山陽縣民以才訐著名因里人賽社誣告其聚衆爲妖坐死者凡數十人法司上言以爲忠特授今官後坐母憂未滿輒隨衆大祀齋宮爲御史所劾時上亦行幸北京逮至行在以大不敬論戍正統元年禮部司務范繼先聞母喪匿不舉命降邊遠雜職正統五年博興知縣梁吉襄陽訓導馬坐俱坐匿母喪爲民正統十四年給事中王汝霖父永和死於土木不知哀而嬉笑自如爲刑部侍郎耿九[illegible]所發嘉靖九年十[illegible]吏部侍郎董玘聞父喪

不去位御史胡明善發其事上命都察院行勘既而都
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不妄下部覆議命革職為民
永不敘用夫方恨丁鑑王汝霖皆列臺省繼先亦在部
署其餘亦士人讀書乃敢悖逆至此固可怪恨董中峯
以會元鼎甲負一代重名乃作此喪心事已無面目居
人世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身後崇贈大宗伯賜上諡
文簡似不可解穆宗初元濫恩亦其一也

不跪部院

吏部都察院綱維百辟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臣而
外見於公署未有不廷參長跪者若外吏則上自藩臬

之長而下一切行跪禮[illegible]涉異惟正統初江西提學
副使王鈺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左都御史陳智怒其
失禮呵斥之甚厲鈺遂引疾掛冠歸楊文貞士奇其部
民也重其節為詩送之稱其直道此時正為首揆不能
挽留之也宏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莊昶以薦名用至
京見吏部亦三揖不跪時耿文恪裕為冢宰以其夙望
留之恭令司官送之邱文莊濬最憎之謂為背叛朝廷
比轉南吏部郎中值京察則倪文毅岳為南冢宰以老
疾去之倪與莊俱應天府人也蓋亦嫉其傲云夫上下
自有等威即跪亦屈於官非屈於其人也兩公抗顏自

高甘心廢退謂之存品則可謂之知體則未然

考察科道

高新鄭再起以首揆兼銓追恨臺省之聚劾也乃從中
構得特旨謂朝覲考察在邇糾劾宜公先將科道官奸
邪不職者嚴加考察其去隆慶己巳京察甫一年耳時
言路俱聽考不敢言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
諫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斥且
引漢唐宋鈎黨之事為鑒更有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
盡之語疏末又云臣兼掌都察院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上趙意專指新

鄭也新鄭知其意事後必將駁正莫若引與同泣以杜
其口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疏中尚引閣臣李本掌部
管察而都察院不與為言以嘗上意上命趙同往察於
是新鄭不盡得行其意而斥不謹者九人以前給事魏
時亮為首浮躁者八人以前給事陳瓚為首皆往時彈
高最峻者事既竣恨趙終不解乃以疏授門人都給事
韓楫劾內江去位甫踰年而上登遐新鄭見逐楫亦以
考察斥而時亮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驟至卿貳蓋計
典仍不足錮人而韓楫為世大詬不復振云高新鄭生
平彷彿似桂安仁其才鋒氣魄同悻忿專愎同其受主

上眷知亦同故皆能秉權行意如此頃今上乙巳一察則又不然矣時沈四明爲政臺省寥寥晨星吏部上應譴者數人皆內批留用時考察久不舉四明密揭以言路之人爲言故上下此旨此嘉靖間留彭澤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沈揣其時其勢非可用亢壯之時別爲此術以結言官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賈秋壑繼之自度必不能勝乃厚加寵命以博其譽事若相反而作用則一也

星變考察

成化四年彗星見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給事朱清等

劾章綸外又及刑部侍郎王恕謂其到任半月卽託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耦失節之婦宜加斥責上并命葉盛等按治之亦得實上亦以革前姑宥按章恭毅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生平無玷猶不免爲庭闈之愛閨閣之私受一時指摘情昵之難割如此哉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則大節昭昭耳目也

辰巳考察

朝覲以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巳亥年考京官此成化後例也而亦不盡然如宏治九年丙辰朝覲去布政葉萱等是矣至三月終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數人如例致仕閑住而不及庶僚已爲異矣至十年丁巳正大計京官之年吏科都給事李源又請考察浙江布政雍泰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事畢踰月始考京官此皆事理之難解者時徐文靖溥當國而劉梅庵李西涯謝木齋爲佐

官臣詞臣兼吏科

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景泰中林聰以春坊司直郎兼嘉靖中夏言以侍講學士兼而李準者初以鳳陽府照磨得陞賓客啻以九品冗員升三

品官僚尤爲異事其他詞林言路互換官職如金達李昊輩之以檢討改給事者儲懋以吏科給事陞翰林修撰者儀銘耿裕劉夔張思許詰以給事改檢討御史許瓚改編修者又不足異矣

徐晞三代遭際

吏員徐晞仕國初至正統間正位兵部尙書致仕以異途任六卿世所共豔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晞之子訥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養病歸至天順元年復任乞升上命升爲尙寶司丞是直以首揆任子待之也爲奇事訥之子世英者以善書入中書科寫誥勅授中書

合人積勞至通政參議又進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致仕歸宏治二年卒賜諭祭如例又非吏員非任子竟以白身致九列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噫睎何修而得此

施丐

好施固是天性又是陰德然亦有儘可商者如予幼時在都中見故相許新安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輿後遇寒餒者輒乞之每出則鶉衣千百繞其左右有時錢不給則爭奪喧呶間至詬詈至命促輿急去時首揆申公三揆王公輩以非體勸止之許行之自若也近年南中則李九我宗伯丁敬宇廷尉亦行之貧丐無厭每值一

施輒三四及詭名以博青蚨天街闐擁時或枳道不得前亦聞有諷之者終不納也三公俱具菩薩行是憐人言偷得請於朝如唐之病坊宋之施藥慈幼局行於輦下爲惠更溥諸公豈見不及此想限於時勢物力不能遂其志耳

戶部

安南戶口

古今戶口之盛至一千萬戶而極矣永樂六年蕩平交阯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此彈丸地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俱太盈溢恐未可信

江南白糧

江南白糧之爲害至今日而極矣吳中士大夫亦攢眉相對而無能上控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內一款云成化已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戶不與內臣相接故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宏治以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責小民運送內府是故有白糧一石加至

一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取銀四百餘兩乃得批迴者矣雖有法禁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無爲之上聞者乞勅各部改正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疏入上令所司議之以聞而弊猶故也至隆慶二年蘇州知府蔡國熙奏民運白糧如內官監白熟細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庫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於鋪墊等費每石酌議三分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糙二體收納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戶部覆奏如其請上命允行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故允二臣

之奏然當時已未必能行僥尋至今其加耗且十倍內臣需索日增無已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南浙之蘇松常杭嘉湖六郡徵解然蘇州府則長洲吳崑山常熟吳江五縣太倉一州而嘉定縣無之常州府則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四縣而靖江縣無之湖州府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五縣而安吉州孝豐縣無之松江府則華亭上海青浦三縣俱有嘉興府則所轄七縣俱有

貢害

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鱭起自洪武間太祖幸江陰侯吳

國興宅以鱭供御膳上賞其味命歲貢萬觔為一縣大害至隆慶二年用光祿寺趙錦言始減其半國興卽吳良時未改名也松江府紅紅雲布至今為巨害重繁之役相傳其鄉人錢文通溥為翰林時服以進講為英宗所屬目問知出於松江遂命歲充御服又太倉州白苧布本閣左所衣不足供上方偶有以餉壽寧者服以侍內廷曲宴孝宗與孝康后亟稱其嘉命本州歲貢六十匹時州治初建軍民未安撫臣彭禮力爭之乃得稍減又數年而停止蓋聖主皆無心厲民無奈邪臣導誘為害一方遂至於此

歲入

今宇內歲入各項帑金不及千萬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不滿四百萬前元取民最輕固不可法乃稽之宋則大不然太宗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已可駭然猶全盛天下也南渡以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數固為橫征然以此支方強之蒙古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而民尙不告病當時主計者勝今日萬萬矣

禮部

郭宗伯論謚

近年郭宗伯明龍上疏議補謚奪謚以身犯衆怒而不顧天下壯之然其中亦有未確以予所知如嘉靖中戶部左侍郎唐冑正直忠讜法宜補而不議及又如吏部尙書汪鋐邪佞狠惡蓋世無兩法當奪而亦不議及豈智者之千慮乎

文廟不祀周公

文廟自唐以前俱祀周公為先聖南面坐以孔子配為先師東向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得竝坐南面其後又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今制獨崇孔子固為至當但顏子猶得降居四配以周公上聖僅祀於文華

殿之東室則五帝三王之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然不
得復享大祭是亦當討論

議革張浚祀

南宋宰相張浚萬口吠聲以爲聖賢朱晦翁晚年深自
悔咎輕信其子張栻家稿遽草行狀以致天下不信本
朝安陽崔銑極憎之語見洹詞中又長洲祝允明罪知
錄深譏其失近日婁中王衡力詆其人俱千古快論然
俱未及聞之朝至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馬比部一
疏今載其略僅十之二云○刑部署員外郎馬貫奏爲
議革濫祀前代宰臣以正大典事臣惟國家設立帝王
廟其臣之輔佐有功者旁列焉皆合祀典無可得而議

獨宋臣張浚者亦與列則與諸臣賢否頓殊不可概論
也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張浚
之爲將有累中興者多矣張浚受宋重任三命爲將三
至敗績蓋以量狹果於自用而不能聽諫智闇於兵
機而不善用材故也建炎初浚奉命出兵合熙河六路
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使人告曲端端曰彼
將士精銳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
擾其耕穫使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
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浚以爲不然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之情未相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
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
未大失也浚復不然吳玠郭浩諫浚又不然願以爲東
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遂大會平縣婁室引兵聚至諸
軍皆潰自是關陜不可復此富平之敗一也紹興七年
後視師淮西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詔飛詣浚議事浚
問王德淮西軍所服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壓之在上則必
爭呂尚書不習軍旅不足服衆又問張俊楊沂中如何
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師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
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

與浚忤即日上章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飛積慮
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呂祉爲都督以王
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列狀交訟瓊以衆
叛降於劉豫呂祉死之此酈瓊之叛二也孝宗即位命
浚都督江淮總率李顯忠邵宏淵二帥顯忠與宏淵不
相能而顯忠則竭忠報國宏淵則懷私誤國者也浚不
能辨乃使之竝戰金孛撒引兵來攻宏淵則按兵不動
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又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
當此盛夏搖扇於淸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

平人必遂搖無復圖志諸將各遁浚不能聲宏淵之罪
而領職仍前反安置顯忠使懷恨而歿此符離之潰三
也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
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
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
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秦檜
爲之首而張浚爲之從也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以曲
端之將才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乃不聽其謀受
讒而遠謫之既謫矣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而不知其
事已洩遂至大潰既以潰爲慚復圖用之而又聽吳玠

之譖陷之獄中端仰天長呼指戰馬云天不欲復中原
乎泣數行下浚又必欲置之死地隨使康隨坐之鐵籠
熾火逼之一時九竅流血而死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
飛乎岳飛之見殺百世之下雖婦人女子亦知憐其冤
若曲端之見殺及浚之屢敗史冊事俱雖掩而中不無
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而反謂其能雪讎
復土謬歸以中興之功後世儒臣不加詳察誤入帝王
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必羞與之
列矣疏上得旨下禮部會議以聞竟以衆論不同而止
馬疏雖正大然皆世共傳之事如富平之敗歸罪趙哲

斬之羞討苗劉時哲爲首功浚欲盡歸於一身故忌而
殺之正如正三歲兒僭位之罪殺太子旉同一肺腸無
非張大其復辟功也符離敗後尚敘賞諸將疏云殺傷
相當而私遣使詣金請和孝宗始大怒逐之近有友人
云張浚游談惑世似王衍自以爲是執拗不回似王安
石不知兵而妄談兵似李元平擅封拜專生殺似王浚
掩敗爲功似鮮于仲通厚結幕客抗脅朝廷似王敦掀
設小使輸情於敵似王黼報恩私門不惜公家始終庇
黃潛善似張全義妒賢嫉能黨同伐異巧譖李綱岳飛
又似元載李逢吉諸人其然豈其然乎○按高宗崩時

將祔廟史官楊萬里宰相周必大輩凡號理學大儒俱
欲以張浚配獨翰林學士洪邁謂宜以趙鼎呂頤浩陪
祀廷臣右浚者紛起爭之孝宗卒用洪邁議祀趙呂二
臣浚終不得侑食則浚在當時已有定論矣豈有見擯
於本國而崇祀於異代者馬比部之論百世不易也馬
號具泉吳郡人與祝枝山王辰玉俱同里三君子不謀
而合眞卓見哉○浚獄太子旉并乳母同埋其事與朱
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但浚不反耳今謂宮人觸金
香爐有聲致旉驚殞此李煌太子事浚黨妄移之以飾
浚罪正如以韓琦處元昊刺客事亦移之浚謂遇苗劉

行刺於秀州同一囈語

孔廟禮樂

宏治九年孔廟春祭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已用天子禮增爲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尙用諸侯爲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爲七十二人如天子制禮部復請通行天下幷南京國學一體遵行上謂所言良是如擬以副朕肅奉先師之意閱五日爲丁祭卽如擬行之時太常寺卿爲崔志端本黃冠也至嘉靖初大學士張孚敬迎合上意改八佾爲六佾樂器亦遞減之是孔子之徒反背其師不如猶龍弟子有人也惜哉

孔廟尊稱

孔子徽號久已有定稱卽加至百言不足揄揚而宏治間議加美名有可笑者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請加孔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已屬未妥至十三年常熟知縣楊子器又請加孔子爲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雖襃頌倍尊似更支衍當時俱置不行此又非禮之禮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至二十餘字極古今之懿美總之皆贅也此等建白恐夫子聞之亦未必樂○景泰三年國子助教劉翔乞尊孔子爲帝增樂舞爲八佾事下禮部時胡濙爲尙書不許然八佾之議成化間竟行之○成化間周宏謨請加孔子號廣運聖神會議不允則周正爲禮官

考察官議禮不納

嘉靖四年大禮集議書成加禮部尙書席書太子太保書乃上言自臣等正議五人外附議者六人則參議熊浹等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則侍郎胡世寧乞附名禮書者二人則百戶聶能遷等請附太廟一人則署丞何淵助大禮一人則先任給事中陳洸以議禮爲人嫉惡誣其妻鄭以奸離異誣其子杜殺人重辟乞爲開釋得旨如議洸免解爲民鄭免離杜免死於是人思欒進求

陞求復職者俱如所請至是考察罷閑御史虞守隨者襲百戶隨全之說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陵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聞獻議今以罷去妄議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又諭大學士璁與萼甯議璁言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正論當從上嘉納之至七年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謫知州乞原銜致仕幷言章聖后謁世廟時侍郎劉龍執不可臣力諍之不得近閱纂禮書僴於聖母謁廟之條大書禮臣昧禮違諂之失而繫臣名於下則臣之心白矣疏入上不省蓋世宗之嚴愼計典不肯輕破成例如此固

不待豐坊之獻諂不收也

命名禁字

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大之名至改高祖稱遠祖後世非之至宋政和中給事中趙野奏陛下寅奉高眞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者悉令釐正尚有以天字爲稱亦當禁約徽宗依奏本朝正德初劉瑾盜柄時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總皆非盛世事也惟避諱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輕如太祖舊名單一字及後御諱下一字當時即不避宣宗英宗廟諱下一字與憲宗潛邸舊名及再立東宮所

改新名下一字則士民至今用之無一避者斯爲異矣

尚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何用萬言書兩字做尚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事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科場

永樂補試再試

永樂元年癸未三月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猝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合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其北京郡縣學校近廢於兵者宜暫停止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制曰可本年秋八月命侍讀胡廣編修王達爲應天考官次年甲申卽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爲本朝稀有之盛蓋補癸未會試且倣洪武乙丑科例也至四年丙戌會試始爲正科僅取二百十六人放榜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人爲一甲授史官如制矣再命乙榜舉人廷試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則異典也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璲等八十四人其數益少時文帝幸北京未及賜廷對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謬爲左中允竟賜出身雖用丙戌例而正榜多士尚未試先拜乙榜爲官僚

尤爲殊寵會御史劾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誤謬下獄命再試下第者得熊概等十數人俱候至辛卯年上自行在回同廷試蓋數年間鄉試會試事俱非尋常所有也○試官王達者先以編修主應天試次科乙酉以侍讀學士再主應天試次年丙戌復以讀學主會試連司文衡三次亦前後未有而熊概等十餘人其後多至亞卿中丞等官○按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取中四百七十二人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不妨多收文皇靖難開科與開國無異故所錄如其數又洪武十七年甲子應天鄉試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亦鄉闈所絕無

但不知永樂壬午鄉試數若何孟瞻登進士爲承勅監庶吉士以受贓論斬

鄉試怪事

正統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湖廣岳州府通判林文秸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取中舉人胡鼎治易刑程家人卦象辭義九五陽剛誤作六五柔順爲御史邱俊所劾并言湖廣試錄自增知貢舉官二員俱有罪鼎當斥同肄業三考官宜治罪如湖廣例者亦宜禁革上允之國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職至宏治間始間用京官尋廢罷矣何以英宗初年卽有京官典試且其副林文秸者爲永樂乙未庶常雖云名士乃鄰省有司也何以得竝列又分考教官豈少人而以休致者承之耶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豈鄉舉所得僭稱當時典制了不可曉卽紀述諸書更無有及此等事者惟宣德己酉編修董璘主浙江試正統丁卯修撰許彬主福建試則奉欽遣以出亦未定制也○又正統十二年山西鄉錄內詩經題維周之楨以楨字犯楚昭王諱爲禮部所糾上宥之但令罰俸今若如例迴避將無題可出矣又景泰五年山西鄉試錄刊中庸義一篇考官徐霖批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宜府巡撫都御史李秉

劾之云如霖所云則蹈襲雷同之文且戾旨背理今其文不然宜追霖綵幣入官景帝從之此等批語亦常事何至吹毛若此

科目別舉

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至六年罷勿舉十三年正月詔左丞相胡惟庸罷丞相官不設別置四輔官命天下舉山林之士其科曰聰明正直曰孝悌力田曰賢良方正曰文學術數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至有竟拜方面大僚者然雖科舉選止此矣其名稱最繁者無如唐其次則宋唐設科自進士之外從高宗顯慶二

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其目皆可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素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吏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識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材沉淪草澤

自舉科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詠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邱園科軍謀越衆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相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乃至上動上相如郭子儀者又出翹關負米科則紀載尚有未盡者而考功之法亦甚詳綜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

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稱四日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日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日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日揚清激濁褒貶必考爲考較之最四日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日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日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日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領之最九日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日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日賞

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軍之最十四日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日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日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爲監掌之最十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日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日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日察檢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日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二

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其至明備矣宋世制科初為賢良方正與茂才異等又增博學宏詞建隆間增書判拔萃開寶又增孝弟力田又奇材異行文武材幹等科至仁宗天聖七年乃酌舊制定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凡六科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司馬光為相又奏設十科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崇寧三年又設八行其等第孝弟忠和為上睦婣為中任卹為下苟備八行貢入太學免試補為上舍釋褐優升然而當時賤之後迄不行其最重無如制科入等者不十年至卿相然屢罷屢行南渡後尤重之有博學宏詞與詞學兼茂兩科蓋即本朝館選意也太祖自洪武十八

年再開科試士遂迄今循其制他途並廢不得進矣

不求聞達科

宋自諸科之外又有律科明法科其後罷明法科而置律學又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百詩也僅得趙百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宋太宗特命賜及第後無繼者又有不求聞達科然非有司所敢舉也本朝陳靜誠吳康齋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最為盛典此後薦辟漸多漸輕授官亦漸卑矣

場題成讖

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

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黃諸公耶抑偶出無心耶即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

場題犯諱

世宗朝章奏偏忌者例得重譴至中年而鄉會試錄尤多諱忌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初登極時不必論嘉靖十六年丁酉順天鄉試次題為天地之道博也一節則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會試出博厚所以載物一節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誠無息五節凡四犯御名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題

為博厚配地一節亦犯御名是年山東以無為而治程文語涉譏訕逮按巡御史葉經死於杖下何以獨不問浙江也至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博厚所以載物二節則兩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雲南貴州俱出徵則悠遠三節則三犯御名俱置若不聞至四十年辛酉順天山東俱出久則徵至博厚則高明湖廣出徵則悠遠一節俱兩犯御名以上俱不見詰雖云二名不偏諱然張永嘉嫌名亦已奏欽改何諸臣不照顧及此蓋上是時方修新年永命故事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故至誠無息一章層出迭見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較之唐

宋臣子避諱同音者何啻千里云

預傳考官

各省改遣京官主試定於今上之乙酉至辛卯則三報矣時山東鄉試預傳為吏科左給事李周策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為正副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貽書於同官李以唐言其事以唐未遽發及差試官疏上果係二臣李始具疏云臣於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已云主考為李楊二臣直至今七月十三日禮部具題與向所傳聞不爽此實尚書于慎行之罪蓋以于為山東人他有所私也于具疏力辨李楊二人亦各上疏辭乃改差刑科給事劉為楫吏部主事蔡應麟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詆慎行抗違明旨蒙蔽弄權時于方負時望旦夕且大拜坐是事詰責之未踰月即允致仕歸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則有之然被白簡則難解釋矣○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已陞禮部都給事中充同考官蓋償其不赴山東之差也又次年癸巳以京察左官稍遷兗州府判又分考山東時譏其辭主考而受分校且俱在東省似乎厚顏於是外計再坐謫歸遂不出

士子誚訕

武宗初年貂璫盜柄國事不必論即科場亦被姍笑如

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傅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學士梁儲為主考放榜後以取舍不愜士心流謗入禁中大內演戲優人為主司問答狀或譏其不公則對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安所得佳文字蓋以良為梁也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主者有難色瑾特為增額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劉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黃中俱以奸黨冒上第又傳奉黃中等八人為庶常之事士子之肆詆固宜六年辛未科少傅大學士劉忠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為主考首題為德行顏淵一節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狀於闕部者內稱訴

冤人顏淵為乞恩改職事某家累朝聖恩久為四配忽降居十哲之列使四人虛一位又使子張無處可居乞為辨明復職蓋亦不得志者為之是科會元鄒東郭狀元楊升庵真無忝科名郎諸詞何足為主司損但言官有糾靳京口家人通賂竊題疏上不報時蓮雖除而入虎正恣也

贍進士

天順七年會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既而加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祭之斂其骸為六大塚葬於朝陽

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至宏治十七年南禮部主事王偉奏其父王照以是年會試被焚亦九十餘人之一人今官無主守歲無祭祀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視以致居民侵毀乞令有司修築立祠壇與之祭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題其門扁且立祭亭三間奏刻英宗御製祭文令人看守禁絕樵採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歲久事湮漸不可問至嘉靖末年增築外城則并六塚遺址俱夷平陸矣其如英廟聖製何

建文庚辰榜

建文帝在位止開南宮一次是科為庚辰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為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副之知貢舉為禮部尚書陳迪禮部侍郎黃觀監試御史為王度俞士吉同考試官為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吳溥吉水王艮廬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黃鉞武進胡濙莆田陳繼之建安楊子榮石首楊溥太康顧佐俱知名於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諡文靖東楊改名榮官大學士太師諡文敏南楊官大學士太師諡文定顧佐官左都御史吳溥為是年會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編修雖官不振而其子與弼為大儒陪祀孔廟亦榮異甚矣惟狀元胡

靖本名廣建文賜改今名後文皇御極仍復其名為廣雖官為宰相少師得謚文穆然依阿附會時人以配漢之胡廣若胡濙受知文皇為禮部尚書踰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謚忠安亦以循謹致大位以上諸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濟後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獨王艮一人能狥節而知舉兩大臣監試兩御史亦以死難見稱斯為可貴耳高遜志者本產徐之蕭縣後以元亂徙居吾邑遂為嘉興人洪武中以布衣徵修元史授編修至今官而故老無能舉之者因併一時在事諸人紀之○初胡廣對策極談藩王之橫

有是家令之謀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後宣力永樂間備極勤瘁以結主知顏亦孔厚矣高遜志字士敏靖難後匿跡不出竟免於難且全節善終較之殉國諸賢忠稍後而智足多矣○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艮亦吉水人第三李貫爲廬陵俱同郡人眞奇事而永樂初元開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萹倫前序云是年入試者千餘人較之洪武辛亥會試已五倍之矣

勳戚司文衡

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國子監祭酒事以駙馬都尉梅■司山東學政今人或知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上言國子生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遞來俱無甄別高下不分宜考次之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官同詣考試仍令吏部尚書杜澤以次錄用則又兼冢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蓋聖祖手刈羣雄顚倒豪傑故從橫用之以示不測非右武人也

陳尚書陪所

陳陪所長蔣尚書父名瑞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撫楚時値張封公歿苴麻哭號以謁太夫人驟遷至戶部尚書爲世所嗤笑陪所又爲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以兩世通門入幕無間癸未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宮今首揆葉福唐今冢宰張滻陽其所得士也陳官至參政以病告歸其人在下中林居凡二十四年無一慰薦及之者何論啓事至萬歷戊申則福唐已大拜當軸滻陽以都諫轉太常爲西北正人領袖遂起升憲長以至方伯比福唐去位遂以白簡歸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國滻陽又正統均復起故官以至淸卿佐部直拜大司空時論遂厭薄之然以兩門人故無敢指摘及之者兩世尚書俱用埽門得之又因緣師生屢躓屢起終以通顯無惑乎時情營求典試至爭訐同事蔑廉恥不顧也

○陳瑞曾爲蘇松巡按御史有祠在吳之虎邱久圯無迹近因乃子爲司空復鼎新巍煥吳紳有欲毀之者未知能行否

野獲編補遺卷三目錄

野獲編補遺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兵部

武廟

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爲武成王開元間始置亞聖十哲以從祀尋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卽位卽詔修廟與國學相對未幾幸廟以白起殺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間又升張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西向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東向爲十哲而兩廡則白起吳起各爲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後又升管

仲郭子儀於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間禮部請如前代故事設武學仍建武成廟上謂是歧文武爲二矣但以太公從祀帝王廟而廢武成廟幷武學不設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衞武學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廢武學天順二年復設成化四年用國子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學必有廟乞將武學餘楹改爲廟使知禮先勇後之義上許之而太公不得祀猶故也嘉靖間世宗修舉曠典無不明備至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四人其從祀儀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

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至十人蓋擬十哲復增伊尹
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
樸子葛洪巢元方眞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元子王
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
兩廡殿曰景惠門曰咸濟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
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蓋幾與文宣廟
竝峙而武成之廟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議以武
學太窄請拓其制改建於大興隆寺故址上命會禮工
二部共議皆言宜倣唐制立武成王廟其配食者舍以
尉繚子黃石公李廣趙充國宋將則增韓世忠岳飛本

朝則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
冬請車駕幸學之講武殿大閱上允之卽命擬議圖說
以聞於是文武兩廟并醫王凡三大祀巢立於京師矣
○今鄭州立藥王廟專祀扁鵲蓋扁故鄭人也神廟建
像慈聖祈禱有效遂巢新之香火繁盛爲畿南冠然鵲
居專位而三皇反祀於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

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爲遼東總兵官照感上知遇涅
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其與巡撫侯汝諒戶部管餉郎中
何東序互訐徊衛久之復起感憤不平誓死與虜角因
之戰歿無子有母貧不免饑寒巡撫王之誥以聞上命
月給米三石復其家此累朝曠典然以勵各邊壯士不
爲過也按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飛誓殺紅巾至我
明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
上怒命本衛杖而戍之嶺南至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
綰爲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可驗上雖
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蓋至照而五矣割股剖肝固盡
孝美事然效颦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足言惜
黃楊之見不及此

請武舉殿試

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權方務邊功右武人乃上疏
請武舉設科亦用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上下
其疏於兵部時余肅敏爲大司馬不敢決請廷臣集議
於是會同英國公張輔文武諸大臣及科道議之衆知
不可然不敢逆直遂條上大略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
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
三場試策以四月初一殿試賜武舉及第出身恩榮次
第刻錄立碑一如進士制時萬文康當國心知其非恐
沮之且得禍須有術以緩之乃密奏上內批出武舉重
事未易卽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

巡按提學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寵獨此事調停最妥然至宏治中畢竟行之但不殿試耳以孝宗親禮儒臣四方清晏猶不免爲纓弁破格今南北多事武夫俱有躍冶之心或議及殿試未可知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請武舉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命已之給事中王夢弼請六年一舉亦不許未久復行之

刺軍

宋健兒刺面以防逃逸韓琦欲刺陝西義勇手司馬光爭之不從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後從劉錡敗兀朮於順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

本朝極重黥刺太祖厲禁不許亂聖濫用乃有極可笑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爲總兵請征勦也先軍人一勝二勝者得保家産四勝五勝者左右臂各刺赤心報國四字景帝曰領軍勝虜刺字是刑罰加於無罪不近情不許武人不學妄議至此

戚帥懼內

汪太涵與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歿而汪志其墓述其爲妻所困幾至絕祀其說甚備內所稱一品者是也然汪之怕婦亦與戚相伯仲卽汪長君無疆爲其婦所詈亦母夫人導之也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自古然矣

武弁之橫

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昌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爲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時都司之橫如此又二年爲景泰元年萬全參將楊峻以挾私杖死都指揮僉事陶忠初擬斬未幾景帝宥之命隨父昌平侯楊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賤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見撻於健兒其時縉紳道喪可爲短氣又宣德間寧州知州劉綱河南鈞州人以進士起家出守凡歷九考廿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遷致仕歸然則甲科郡守將

終身爲偏裨箠耶當時典制亦難解矣

倭患

比歲倭犯朝鮮中朝傾兵力救之一時大帥非人蹂躪其境剽掠淫恣更倍於倭頃閩人談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興化府僞爲官軍赴救城中開門納之倭遂入據其城踰歲方去其慘毒不必言其時立功大將如劉顯者卽今劉綎父也其在東南號爲良弁然御軍全無紀律興化城逃出婦人遇軍卽掠奪之卽原任參政王鳳臺者其新繼妻年少姝麗亦爲顯所納諸大吏俱不敢詰顯後以積勞奏凱登壇入蜀平九絲夷酋與蜀撫

曾尚書省吾同爲江陵公器重其子緌從滇黔起屢奏
功其後朝鮮之役亦以凱旋爲時向用方倭事起時吾
鄉有朱先者以販鹽拒捕傷官兵論斬會募壯士爲前
鋒先奮身應募以貌偉充隊長一日馘倭十三人胡襄
愍爲督府卽以便宜拜守備踰年至參將然性倔强不
能事上官俄進副總兵被臺使白簡論斬久之事得白
降參將再進再謫終爲福建大帥廉勇善戰有惠愛能
撫士卒得其死力閩人愛之以年至請老優禮允歸今
臥林下四壁蕭然術健無恙余幼熟識之其同時立功
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

文士表章戰績遂爲世所侈談朱先爲將軍有古人風
似不在諸弁下竟沒沒無聞惜哉

軍令

胡襄愍提兵在吾郡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鮓欲啖
而不酬其値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
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
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爲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鮓則已不
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剖之則鮓尚在遂釋酤者而
倍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武弁僭服

今武弁所衣繡胸不循欽定品級概服獅子至錦衣自
指揮僉事而上則無不服麒麟者人皆謂起於嘉靖間
後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錦衣指揮同知畢旺疏援永樂
舊例謂環衞近臣不比他官概許麟服亦猶世宗西苑
奉元諸學士得衣鶴袍猶爲有說至於獅子補又不特
卑秩武人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爲常服偶犯令輒
和衣受縛宛轉於鞭撻之下少頃卽供役如故孰知一
二品采章辱褻至此

武職比試

今武弁襲替至京比試徒應故事其目不識丁射不穿

札者俱金紫銀靑而歸徒糜廩餼緩急不得絲毫之用
偶檢得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題浙江巡撫趙都
御史陳將材一節而申明之請飭各撫按督學憲臣將
應襲舍人年十五以上資質可造者送學充附作養凡
遇襲替年及二十應比試者學臣考韜鈐策一道轉送
撫按覆閱韜鈐貫通弓馬嫻熟者爲上等韜鈐疏而弓
馬熟者爲次等韜鈐弓馬俱不習爲下等送部比試上
等候缺管事中等帶俸差操下等與支半俸候第二年
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邦政例仍支半俸三次
不中者革發爲軍別選子弟襲職奉旨依擬行按此法

於武弁考核最嚴亦最恕久而不廢此輩必思自奮竟不知廢於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載何也

家丁

家丁蓋昉於唐季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呂用之之莫邪都楊行密之黑雲都楊師厚之銀鎗効節都而始盛至沙陀以健兒為義子而極矣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勳勞巳朝鮮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邇不欲他兵分其功潛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其家丁李友昇者積勞巳至副總兵隻身殿後戰歿如松始得脫昇初為健兒眤一妓因違令失期當斬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貲買妓并為製奩具共費千金賜之至是以死報云

土兵

土兵之設始於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以營伍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闘宜選民兵之壯者編成什伍為土兵量免戶租凡得五千人訓練之土兵強盛時毛里孩入寇為之退却祥去而此法遂廢今內地所謂民壯者始於正統已巳之變亦非祖制初招募時器械鞍馬俱從官給地方有司春秋訓練遇警調用宏治二年復命行之此後照例編僉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尚用之以殲寧叛沿至今日竟列輿皂之中捕拏民犯虛費工食毫無所用各邊將領又專倚家丁為鋒銳并土兵亦久不講矣然延綏之兵至今為諸邊冠他鎮則不然以故嘉靖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思質中丞以此坐重辟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為帥反用浙兵於薊由是精兵稱朔方第一亦時勢使然若土兵之在東南則倭警時趙文華督師浙江故令鄉官領兵團結出戰又查籍閒田百萬畝以贍新兵時蒲坂楊襄毅新從薊遼召領中樞覆疏謂鄉紳為帥督責未便且閒田出於何所事遂得巳趙之說蓋欲借以籠桑梓張威福尤舛謬之談也

解軍

解軍一役以本圖里長充長解先為娶妻備貲裝事之如嚴父防之如大敵尚恐中途逃逸相累其践更得此遣者舉家震怖哀號至有因而抵罪破家者近年則稍不然曾記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啖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衞充

罪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愼勿再來偷此犯遁去柰何丁不願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遁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云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迴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逍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僱一二男女一爲軍妻一爲解人投批到衞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私橐而荷戈之人優游閭里更無誰何之者向來長解凡遇逃叛必告所在官司追捕即羈留之然後發卒追討百中不得一二自蹈重典者比比抑何拙也

刑部

山人蜚語

山人樂新爐者江西臨川人本監生也來京師以抑闔游公卿間多造口語人多畏惡之然頗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與之暱者時爲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給事中王建中特疏糾之內云新爐揑造飛語以鄒元標雒於仁李沂梁子琦吳中行沈思孝饒伸盧洪春李植江東之爲十君子以趙卿洪聲遠張程蔡系周胡汝寧陳與郊張鼎思李春開爲八狗以楊四知楊文煥楊文舉爲三羊又爲謠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又與郎補僉事李琯改作參由閣下本稿并與原任給事中羅大紘爲同鄉交好講究禪學及他諸不法事上命逮新爐於詔獄鞫之具伏諸罪狀上命荷立枷戍之尋死張鼎思故爲吏科都給事中謫爲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身本蘇州人首揆申爲會試大座師次揆王爲座常時教習師俱同里人因在言路抗直不附二相被貶今新爐所指自有人獨臣爲人所易致招詞中遂改入臣姓名不得不辨其易與否不可知而吳吻儇薄遂嘲爲張換狗云王次年外補僉事又二年癸巳大計以不及謫爲半此疏云○新爐事先爲東廠所發已得旨訊鞫王給事參疏繼之非王始禍也新爐先年曾入大璫張宏幕下稱契厚馮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爐以轉授言官論之原任順天通判周宏禴建言疏中曾發其事蓋新爐之傾險有素矣

戊戌謗書

呂新吾司寇初刻閨範一書行京師未久而皇貴妃重刻之且爲之序光豔照一時胡士奇購置案頭亦漸有潝訿而無敢昌言者吏科給事中戴士衡首發大難參

包藏禍心有敬宗林甫之謀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
縣樊士衡者繼之舉朝駭愕蓋以首篇明德馬后進封
一事不免稍礙眼耳其時有爲圖說跋者又專攻呂司
寇其語深文且雜引在事知名大臣數人以實之於是
諸貴張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呂與秀水沈繼
山爭爲少宰俱不得而沈獨見逐沈與新建素厚呂遂
疑新建爲沈報復矣呂先有疏其疏語爲直陳天下安
危而疏尾云敬上憂危之疏以故跋語之前又標名云
憂危竑議以譏切之其云燕山朱東吉者詭名也竟不
知何人所造又書本名閨範易名閨鑑亦不知出自何

人今閨範改本人間尚行而貴妃所刻原本及鄭畹辨
說錄世已不多見矣恐國史他日未必全載本末今錄
其全文於後至若呂刻書之有成心與否張相於士衡
疏果預聞與否則冥冥中有鬼神鑒之兩家聚訟正如
姑女勃谿俱不足憑也

重刊閨範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

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皇咸慎重之予
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
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恭巾櫛
倚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慚叨皇號愧無圖報
徵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賴乾剛獨斷出閤講
學天人共悅疑義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
我慈聖皇太后女鑑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
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訓誡諸書庶幾勉修
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
廣是心公諸天下求諸明白易簡足爲民法者近得
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
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

日月眞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已
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敘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
明詞約眞閨壼之箴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
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
事也獨惜傳播未廣徽勸有遺願出宮貲命官重梓
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
金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
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
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萬歷
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此貴妃舊序妃兄鄭國泰之伯鄭承恩重刻今行於世
但圖說第一段明德馬后居首者今已刪去不存不知
何故戴給事既疏參呂司寇矣承恩辨疏卽以跋語爲
出於給事之筆此仇口往復之常亦無足訝惟是樊知
縣疏承恩以爲遠臣不宜攙此大逆必士衡之黨大奸
大權主使之則明指張新建矣蓋士衡曾爲新建知縣
故直坐張主使而御史趙之翰一疏又附會戚畹謂新
建實造此謀而同謀者則劉楚先劉應秋徐作萬建崑
等諸人上怒谷不可解不兩月張相遂借東事見逐初
旨位冠帶閒住第二旨謂張位倡言爲首著革冠帶爲

民蓋直用周之翰及承恩疏中語矣○鄭承恩上疏後
又刻辨冤續言盡載貴妃序并跋矣承恩辨疏云圖說
乃皇貴妃頒自內府重加再序卽貴妃序中亦不過云
近得呂氏閨範一書而已而明旨忽下云閨範是朕付
與貴妃所看於是臣下緘口不敢復爲戴樊陳冤至癸
卯妖書起上密旨忽問陳矩張位怎麼打發了蓋舊疑
未釋也矩回奏云以東事打發上意始解

閨鑑圖說跋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
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
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
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濡水捷足勢迫
無奈遂諾瓢在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
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
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夤緣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
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
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
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會見從古
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
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

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
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
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
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后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
其繇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
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
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
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綵幣十目所視
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
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

朝門無乃欲蓋而彌章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
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
危寧諭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鈌
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語有所忌倘明
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
自掐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
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淸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
平天子今內廷咸踏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
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
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

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
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
陋所能爲況事尙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
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眞井
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
鄭公承恩鄒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
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
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閹執命天子門生
宋奸弄權神器脊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帝布

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
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
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

跋

癸卯妖書

東宮未建自乙酉姜給事應麟孫比部如法沈吏部璟
三君抗疏後無歲不以建儲爲請至壬辰春申吳縣以
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倉以竝封被議上懟言者滋甚
冊立再三緩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從中下立東宮封
福王不繇羣臣建白天下共曉然知聖意久定特不欲

臣下居以爲功耳至癸卯歲則震方久安者已歷三年
乃妖書陡起復借改易東朝爲名而指朱次揆姓名以
實之其立意甚毒造語甚巧而其詞旨甚不經時上怒
莫測舉朝鼎沸偵捕嗷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責完局耳
至於造撰之人終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概今錄全文
於後

續憂危竑議 附

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
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圖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聖
覽

國本攸關本書用釘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無邊欄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鄭貴妃之專權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

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㑹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其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格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

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鄭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棻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壓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

于或人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部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此妖書立意踵前圖說跋而作故名續憂危竑議但其所傾陷者別是一番人耳所云鄭福成者則指鄭貴妃與福王所謀必成前之說名朱東吉亦是此意其時文武要津各緣天怒以報夙仇如緹帥王之楨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歸德諸公俱幾不保首領實此書爲之祟眞所謂交亂四國豺虎不受者曾聞一鉅公云此錦衣鄭樸者實爲之其意借以傾其同類不虞貽禍至此鄭爲故大司馬洛之第三子素狡獪無賴先於壬寅年與

枕徒吳中■誣大將劉綎金事發革職居京益多穢狀即儕輩亦畏惡之其後患惡疾不起五官俱潰喪始絕識者快之以爲報應理或然與都下之人又有云出自中書趙士楨手趙爲浙之樂清人生平甚口好訐以故人亦相疑但趙以布衣能書選入文華殿與所指諸公毫無怨隙何以作此伎倆是殆不然

奴婢弑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彎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葢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舊僕獨與愛婢春桃孌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貲遁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踰半歲始得三弑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骼以歸葢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

語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尚書潘季馴

請寬故相江陵子孫而御史李植劾其往年自敘河工以發蹤人功推江陵而以狗功自居又云父訪察充軍兄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則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詞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後彈章所指誣及家門蔓延閭閣其穢令人掩耳矣

賭博厲禁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葢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購博者俱行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法至善葢人情畏死自

然衰止又有嗜賭者將妻妾賣姦以償負進亦有弁妻注而輸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正統間大興知縣馬通建白治賭博之法法司覆議已定犯者運糧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僅從初制擬杖即加重者不過枷示何耶

天順議罰之異

英宗復辟後刑賞最爲失平而殺人抵償更有極倒置可駭者今聊記一二如天順二年九月有湖廣常德衛

指揮使夏瑄殺依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察司馮誠奏鞫凌遲處死刑部郎中許振以審刑至辨所殺爲傭工人減論絞後瑄數陳訴冤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願代父刑且謂父殺家奴非傭工人都察院謂其情可憫瑄遂得復職誠以失入人死下錦衣獄至三年四月沂州衛指揮僉事王有忠殺其所部爲盜者遂嗾所部殺之事覺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謀殺人造意斬巡按山東御史郝淵之謂殺一人而死七人況忠非親殺者情可憫上命有忠發充甘肅衛軍夫殺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變一得復官一僅遣戍此何律也至

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視光祿眢作奸廚役朱辛逾月而死命錦衣訊之下刑部獄擬贖杖還職上命枷於都察院前三月滿日以聞至九月始釋枷降爲廣西平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廚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木且至三月較之兩指揮殺多命者何啻天壤蓋是時曹石擅權專右武人以至臺臣僇辱至此

臺省

御史墨敗

世宗末年寵賂滋彰上下相蒙無聞以贓吏上聞者至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浙江黃廷聘回籍過衡山縣

不禮知縣陳安志陳怒發其篋得金銀諸物甚夥廷聘惶懼遜謝始還之其事傳聞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發其狀上命廷聘冠帶閑住臺長可謂能舉其職矣四十五年給事中何起鳴追論巡撫鄖陽都御史陳志先任御史按江西歸家過崇安縣亡其四橐建寧府推官吳維京爲捕獲得之其中皆金寶且有簿一扇載賂遺不下數萬上亦命革職閑住蓋以省垣糾西臺也至穆宗初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劾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宜令先革職聽勘上允之是又同事憲臣相糾與前兩事稍異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

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贓賄數萬奉旨追贓遣戍此以堂官參治臺臣正與張永明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廬陵知縣新任試御史錢一本追論巡按江西丁憂御史祝大舟臨行票取多贓上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往勘得實乃命緹騎逮大舟至京下詔獄遣戍追贓蓋以舊屬吏新臺臣發同官穢狀也至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蘇酇按滇貪肆贓盈鉅萬次年大計以貪例斥爲編氓是兩事皆同寅自相訐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處分亦較世宗朝加重蓋巡方不檢固自取之而𨶒臺體面埽地盡矣

○永樂八年北京御史鄒師顏劾啓監察御史白春巡視驛站貪受賄賂皇太孫命都察院鞫之時上北征未還太孫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嚴皚受賂事露爲御史劉洪道劾罷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極御史劉楨劾御史鄒贍侵欺物料受匠吏銀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命逮下獄又御史孫純鄒夏劾御史胡正巡視倉糧爲表兄千戶納糧囑託徇私亦下法司逮治蓋國初臺臣已相訐如此近日有臺不攻臺之說雖非國體亦近於厚

科道互糾

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張璁以兵部左侍郎爲北科道所糾桂蕚以禮部右侍郎爲南科道所糾雖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蕚乃疏謂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引憲宗初年例於拾遺後互相糾察吏部謂此宏治十七年事而憲宗無之蕚又以成化三年八月憲綱載其事上以蕚言爲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糾拾時考察內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劉隅等執奏願聽吏部再考於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給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宏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宏終養家居不必考惟儲良材一人罷職閒住

而中旨批出兵科都給事鄭自璧一門三纍戶科給事孟奇被劾勘問不引避各降二級調外此二人罪狀昭然部院掩覆而以無關係者爲解殊負委任今再稽輿論嚴察乃又上四人被論而止未幾良材上章自辨謂臣爲楊廷和所恨今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右副都御史劉文莊素黨廷和將引用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時孟春署部文莊署院也上責部院不持公論爲人報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謹者今以不及調外任侍郎桂蕚等又疏救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命良材復職按部院初考止四人其三已不動惟良材已罷

而降已降而留是終無一人去位也惟內批諭二科臣乃張桂初不慊者附出以報私怨耳然則奚以考為況桂萼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時惟延綏巡撫缺不當上因命互糾一時外補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遺例也至於吏部所引宏治十七年例則更無之是年惟給事中吳蕣等論馬文升等不當為御史所劾因罷蕣職然則不惟桂萼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懵然典故欲以拒萼輩方張之焰難矣內計大典似此顛倒披猖書之史冊令人戟手追詈權奸且萼始終引楊廷和及大禮為言聳動上聽以要必允必雖狠而識則陋矣

苛求姓名

古來以姓名誚人者如裴度之緋衣坦腹朱邪之國姓祀天讖口造言為千古痛恨近日儇薄成俗亦有串合名字供嘲謔者然未敢達之天聽不意年來慣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齊世臣初保張居正再保大峪山則目之為齊人齊保山吏科都給事連有陳姓者則曰陳陳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吳人也初名申錫後去下字舉進士言官追論之以為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彈章云去太倉之嫌名附吳縣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後則癸卯冬之妖書云上起朱山陰於田間專以易儲示意朱乃國姓而賡者更也穿鑿矯誣惑亂遠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於皦生光耳

御史呵內侍

正統二年五月御史鄭顒奏張家灣宣課司及崇文門分司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命抽盤不無停滯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上日但戒所司勿滯不必專委內官事竟不行當時臺長顧佐號為清正甫去位而御史輒有此等建白時王振初竊柄顒奏非結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門稅課屬之戶部郎尚或厲民若行顒言貽害無窮矣是時三楊在內

閣故尚能杜禍萌但不知此御史尚堪處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雲南御史郭瑞奏鎮守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能有疾恐名還京師乞聖恩憫念永令鎮守上報聞而已能之稔惡天下所恨瑞以憲臣奏保寸斬不足蔽辜也未幾御史戴縉之諛汪直此已見其端矣

臺疏議謔

海忠介為房寰所論列憤極上疏辨析其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挾忿妄辨大肆鴟張為名其他所云破靴易帶諸事及譏誚孔孟不廉諸說俱不必錄惟其

矢口笑謔者最堪捧腹今節錄於後
瑞謂臣論其一言一動無不爲士論所嗤笑者之誣請舉一二實之可乎瑞爲牘令兵馬司申之於給事鍾宇淳宇淳批其牘尾曰海外奇談又送監生到國子監令祭酒黄鳳翔責治鳳翔批其來文曰本堂先生且將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與他講解凡此皆爲嗤笑瑞豈以是爲二臣褒美之詞耶至於諸臣往來賓主之間借瑞而供談笑者何可勝數臣一日偕司業習孔敎會見其屬官屠謙陳文衡等座中有問及瑞之舉動者曰貴堂翁放告受狀不見發行如何

謙曰他要行我四司執定不肯說問理詞狀原不是本部衙門職掌所以沒奈何只得住了臣又問曰然則近日何爲文衡曰在家讀程策臣曰讀策經生事大臣何日爲之文衡曰要條陳笑曰要條陳不過就事論事可矣何必程策頃瑞所陳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卽來自終日杜門熟讀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將成竭必思於匝歲之久而效之速能計治安於一日之間臣終未敢信之謙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擬甚是苦事臣語謙曰老法家何難於此謙曰題目古怪難做他招題說南直隸之有徽州猶十省之有福建考日諸吏俱不喻其意吾堂翁曉諭之曰徽閩人多慾你每只將殷正茂與沈汝梁兩箇來取供問罪就是了題內又有漢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知府重責二十汲黯氣憤不過抱石投江而死如此題目敎人怎做習孔敎歎曰此老不出反獲盛名今此一出露出許多本相此見造化之妙不容人竊取虛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時所習聞於諸臣者皆如此近過蘇松會撫臣王元敬按臣鄧鍊又相與言及瑞之爲人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居家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

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問其妻女有可出可殺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殺之罪而出之殺之則賢者之能事非所謂不近人情矣臣長歎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奈何世之賢瑞者嘖嘖耶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時萬歷十四年之七月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未及有言惟諸顧彭三進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勝而見逐未幾房亦外轉副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絶一時無端性褊而執既以清驕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謾罵人多

不堪然　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攖其鋒遂有潑皮無賴之稱房言雖不盡誣但謂海迂戇則可乃曰大奸曰極詐曰穿窬則失之矣宜三君子之不平也不數日南閣卿沈繼山參房之疏亦至

言事

疏論奪情

景泰五年吏科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復奪情內云曩者吏科都給事林聰奏凡京官非與機要者有父母喪悉聽終制不必奪情或有以奪情爲善事覩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其時已蒙俞允今又

令復奪情復發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職典機務者乞上收回綸命上不允秉彝所引蓋林聰先一年疏也其持論可謂正矣至天順三年則林聰已爲右副都御史以憂歸里奉旨行取來京林亦有疏請終喪然一辭不允卽赴任矣然當時倘有以前疏質之者林何詞致辨豈以中丞典機要可視父母爲路人耶林莊敏一代名臣非後生所敢擅議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京職

劉文泰

劉文泰先任右通政管太醫院使以投劑乖方致損憲宗爲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交章公疏參劾孝宗命降爲院判至宏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訛誤命官改修以劉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於本業實懵然乃請用翰林官任校正閣臣劉健爭之云豈有詞臣爲醫士校書之理上乃命翰林專修其書而太醫官不預蓋文泰曾得故大學士邱濬所著醫書俱在十三科之外者欲另奏以爲已功因有此議也劉健又力爭臣等職在論思理難侵越太醫院官數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該院自修取回詞臣以太監張瑜主其事文泰因此益與瑜相表裏於是援引專侍禁中遇上及中官有疾無論內

外科俱令文泰直入矣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熱得疾文泰誤投大熱之劑煩躁不堪以至上賓蓋孝康后素亦信任文泰及瑜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極法司會奏張瑜向與文泰爲奸又薦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泰藥不對證宜比諸司官與內臣交結作弊扶同奏啓各斬上允之於是南北科道劉蓓等咸謂請速誅文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上僅報聞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已俱免死遣戍史云是時大臣暱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他律因得爲後日解脫之地所指大臣蓋指謝李二相也文泰一庸醫致促兩朝聖

壽寸磔不足償竟免於死若其誣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馬從謙

光祿少卿馬從謙嘉靖間劾提督光祿太監杜泰乾沒內帑數萬泰亦誣從謙誹謗不忠上信而怒之詔杖八十卽斃杖下葢馬先有疏彈相嵩留中不發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謂至冤及穆宗登極凡先朝忠諫得罪者悉荷褒卹言官建白屢爲馬請恩典而中官輩追恨之譁言從謙實謗先帝死有餘僇上竟抑不許直至今上之辛卯從謙之子馬有騨籲請甚哀上始命與他祭

葬而他郵尙未之及

光祿官竊物

光祿寺大官署丞張寬奏本寺卿李亨借供祀盜取豬鵝肉及麪食爲私用上命亨對狀亨具狀上曰爾爲堂官貪饕如此論法難容姑宥之此正統六年時也至萬歷十八年光祿署丞茅一桂盜署中火腿爲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問徒爲民兩事略同而處分略異按亨以廚役得官盜竊固其長技然有罪之後至正統十年十三年兩以戶侍郎充廷試讀卷官又廕子鏞爲中書舍人十四年亨以久疾乞免朝參但出視事上又許之亨之厚顏不足責而恩寵之濫亦甚矣

歷法

算學

算學亦書數中要事而於勾稽錢穀尤爲吃緊本朝定制以浙江及蘇松二府爲財賦之地江西土風譎詭遂禁此三處士人不得官計曹然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竊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官長猶木偶釋褐版曹者又視簿書爲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籌不知縱橫任其下爲谿壑皆坐算學不講之故惟宋崇寧三年特立算學其業以九章周髀

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算法并唐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大觀中命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鄆荊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兩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愼卜楚邱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翌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會元王樸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

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綽劉焯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𧂐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其後又改黃帝為先師且試學與太學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閎與鮮于妄人俱同定太初歷者而所習亦似以天文書為本科則兼通歷學有裨世用更大今日欽天監世學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識見固非今世所及○按廣典故云以貲為郎非貲財也貲郎訾字訾算也積而算之士人挾此技効於官及格者酬以職謂之

貲郎漢世自有此一途如張釋之司馬相如之屬皆是也後世誤以為納錢買爵如今開事例耳然則算學之重正不始於宋季矣

佞倖

太極

太極本無極自宋周子加以一圖其後迂儒鑄太極圖其式如圈人遂云今乃知太極之為物圓而中空而本朝大儒吳康齋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圈勢自云無時不見太極浮薄者遂以蘆菔投其中又有一顯官以隸人裸露發出治罪云衝破太極又有作太極訴冤文者而聖賢道理受人褻慢至矣至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極衣以獻蓋房中術也上大喜進卿並侍郎又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緬鈴相餽遺登之簡牘曰太極丸侮聖至此可痛可恨

兩六卿之進

河南鄢陵人劉睿者為吏科都給事中路遇王振跪於道旁振大喜升為戶部左侍郎後升戶部尚書致仕歸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湯陰人李燧者歷官工部尚書致仕歸其後張永西征還京過湯陰燧敝衣破冠而束上所賜玉帶跪迎於路永驚曰何至於是燧因以情乞

憐永至京師吏部薦之名復故官再長冬曹又十二年致仕歸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乃其媒進之術如此然皆功名始終老死林下不罹訶譴燧得謚恭敏崇贈太保後僅奪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

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土芝妻父宋閔以人命問抵償繫常州府獄芝尚未娶而駕行已迫巡按御史李東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喚閔出獄免罪歸家取女送府官為具衣飾送之從上至京師厚賞而還

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爲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頭上白爲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諱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否逮上起諸大璫遂閹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後此優竟不名同爲歌童而幸不幸至此○按唐人諱不出詔命而自官爲私白本朝無此名今聖語云云必從史冊得之者○宣德間漢府軍餘王敏善蹴鞠宣宗喜之閹爲內侍後進太監鎮守陝西此則與唐太宗閹伶人羅黑黑命敎官人琵琶事相類

名臣一事之失

嘉靖大禮之議自張桂倡之至稱宗至入廟配上帝以至奉遷顯陵下至廚役王福隨全等賤隸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無一人以爲可者惟汪鋐獨主遷移一說則章聖太后尚無恙也鋐元惡大憝亦何足責柰何阿諛成風卽一時號爲正人亦獻諛希寵有中人所不爲者如魏恭簡莊渠因桂萼引用得以祭酒侍講筵則託桂密進種子秘方高文瑞南宇爲禮卿時則撰元文叩壇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謨之龍團寇平仲之天書更堪嘔噦士風披靡卽賢者不免謂非張桂作俑不可

論芝

嘉靖丙辰八月上問禮臣古用芝草入藥當求之何所今可得否尙書吳山對云本草論芝有黑赤靑白黃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服輕身王充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遺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書會閬風瑤池之上搜神芝圖十卷其條對甚析上詔有司採芝於元岳龍虎鶴鳴三茅齊雲諸山及五岳又訪之民間於是宛平縣民張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獻上悅賚以金帛於是臣民

獻芝者接踵采芝使亦四出次年九月禮部類進五岳及名山所采獲鮮芝巳千餘本直至末年王金獻芝之大得聖眷名爲御醫煉芝爲藥雜進他不經之劑致損聖躬上仙後坐子殺父律論剮最後貸出當煉芝時用顧可學陶仲文等言須眞龍涎香配和并得礦穴先天眞銀爲器進之可得長生於是主事王健等以采龍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開礦出保定撫臣吳嶽等獻金銀砂所至採辦遍天下矣○吳山爲禮部尙書時值辛酉年正旦以日食不及分數當免救上欲臣下稱賀山不從遂罷歸蓋借以飾昔日之逢迎也此吳山爲江西高安

人今上初謚文端非河南撫臣進白兔者然其人亦至刑部尙書直隸吳江人

督撫

周文襄

周文襄忱之撫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吳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譎兼用時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規度其廳事內室廣狹長短命松江府織絨地衣以餽振鋪之不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請其批答無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虜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觀音背鐫云孝孫周忱進爲司籍沒御史錢昕所目覩甚委曲以從

事亦豪傑作用如李德裕之於中尉楊欽義馬存亮也○秦檜造格天閣成蜀帥鄭剛中賂其匠偵量廣袤造毯爲獻盡如其式檜愠謂探其陰事因事竄之幸王振無此見解耳○前乎此則唐李璋爲宣州觀察使時宰相楊收造白檀亭子會親友落成之先是璋潛度其廣袤織成地毯至日以獻後收敗璋亦得罪蓋藩臣以地衣賂權要亦有所本

白兔

唐有白兔御史之誚蓋以不得爪踐民園也若眞有其事無如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滄獲白兔於梁山縣以獻禮部請賀上辭以菲薄不敢當再請乃許以獻於太廟世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尙書汪鋐侍講學士蔡昂獻詩禮部尙書夏言少詹事張潮翰林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家獻頌禮部侍郎湛若水獻演雅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學士吳惠王教修撰姚淶獻賦修撰倫以訓獻歌上皆優詔褒答惟侍講學士郭維藩以獻賦忤旨詰責革職閒住盖撫鎭重臣貢瑞取媚自嘉靖八年汪鋐獻甘露後所僅見且下及禽獸從此進瑞物者接踵若宋滄者亦可呼爲白兔都御史矣嗣後則十二年河南撫臣吳山得白鹿

於靈寶縣上命獻廟呈兩宮受賀如前汪鋐等又獻頌賦而掌詹侍郎顧鼎臣則獻樂章輔臣李時方獻夫翟鑾各以白鹿呈瑞詩爲獻上皆優答是年又有應天撫臣陳軾獻白兔上日白鵲鹿兔重出不必舉獻汪鋐又作詩三章美上謙沖之德上益大懌然四方撫臣以禽獸瑞物進者史不絕書終上之世盖肇於宋滄云○先宋滄而獻白鵲者有嘉靖十年之鄭王厚烷後吳山而獻白兔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爝十七年之伊王典楧俱係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發高牆革爵典楧革爵削國厚爝之子載埨至削爵自殺最後則四十一年

淮王厚燆進白雁不數月王亦薨吁亦異矣

羅汝敬

羅汝敬初爲吉士被文皇帝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謫成江西越數月名回釋之尋擢修撰升侍講坐事降監察御史受宣宗知超爲工部右侍郎往諭交阯黎利以利設女樂不悅盡碎其飲器黎懼遣使馳謝尋提督陝西屯田受指揮傅敏等金銀器貂鼠皮事覺論絞追贓入官未幾蒙恩宥充爲事官再往陝西賜之勑曰爾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屈法以伸恩宥而復用仍往總督遇有訴訟重則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

問輕則量情責罰汝敬甫脫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按御史尙承受撫臣詞狀如屬吏亦何廢祖宗時制度汝敬撫陝未幾又以妄引例復職坐斬尋疏稱枉英宗甫卽位令再鞫以在陝有勞宥死戍赤城衞再起又以原官撫陝西以老罷歸卒於家訃聞與祭葬如例按敬一坐斬一坐絞兩謫戍又以貳卿善去得飾終之典遭際亦不常云弇州奇事云汝敬爲吉士時曾充刑部吏又謫戍交阯果爾則更奇矣汝敬曾爲侍郞爲于謙所戲扃之空室命賦詩三十韻始啓之出俄頃詩成蓋才而不羈士也

司道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幕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鄉士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動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仲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

扶服頓顙於邑令禾郡爲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縣士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鼠狐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眞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於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村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一品富一郡何出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踰年謝世

士人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恭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念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衾夢中不覺爛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

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幼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好外羸憊而歿

沈祖量

吳中才士好爲小令不過閨奩煙粉中語吾友沈祖量同生贈妓作一詞末句云任他百般打罵百般希也只是昔日生薄福難消受余謂柔情亦吾輩往事何至卑下委媟乃爾此君雖有才名其如風雲氣短何況未幾以貧鬱早世

婦女

命婦以妒受杖

禮部致仕左侍郎楊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殺侍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擬贖如律宜則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命婦例應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於今足使士紳之妻慚懼不敢恣但恐貴臣如楊宣隱忍不敢發耳○宣直隸新城人進士起家天順初爲御史時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采上目屬之立拜鴻臚少卿歷憲宗朝甚被眷注上作連環詩以賜之以今官致仕歸家後妾生子匿之鄰家其妻又求搜之不獲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後事也宣至宏治十年始卒

宏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許確妻孫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藥毒之不死用鐵椎擊其腦朱懼自縊死復以石壓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載出復活事發上命杖孫氏八十離異○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毆妾中其要害妾自縊死當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爲疑上曰婦妒已是惡行況以妒殺人其惡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審諸囚有毆妻死者坐抵償時禮部侍郎尹直獨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妒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世之妒婦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遂得不死○元太宗時命婦人有妒者乘以驏牛徇部中論罪即聚財

爲更娶

南和伯妾

僧官常㫊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爲父因與修武伯沈煜等交奸琇至各家飲俱設妓樂比更衣即與妓亂又通瑛妾爲其徒所告詔下錦衣衛獄以琇奸義父之妾杖一百充鐵嶺衛軍煜停祿戴平巾閑住又御馬監左監丞龍閏娶方瑛妾許氏爲妻事發上命離異閏送司禮監治之彼瑛生前屢爲大帥頗著勞績而身後姬侍或褻妖尨或配涯閹俱徹聖聽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間事

畿輔

元夕放燈

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欽奉太宗文皇帝聖旨太祖開基創業平定天下四十餘年禮樂政令都已備具朕即位以來務遵成法如今風調雨順軍民樂業今年上元節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著他閒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緊的事明白寫了封進來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兵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生事攪擾生事永爲定例恁官人每更要用心守着太祖皇帝法度愛恤軍民永保富貴共享太平欽此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宣宗皇帝勅諭文武羣臣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創建守成之艱夙夕兢惕一遵成憲以撫天下賴上天垂佑海宇清平雨暘時若年穀遂成嘉與臣等共享太平之樂今歲維新上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聞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爲樂五城兵馬弛夜禁但戒飭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因而生事違者罪之永爲定例欽此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至年終禮部上疏援引前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凡十晝夜盎比之宋初錢俶買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樂七年己丑

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輦下繁富百倍外方燈市之盛日新月異諸司堂屬俱放假遨游省署爲空惟辰戌丑未年係入計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覲外吏舊皆有禁而微服私觀者仍不乏也其時南宮試士大半麟集呼朋命伎徹夜歌呼無人訶詰至若侯門戚里貴主大璫則又先期重價各占燈樓尺寸隙地僅容旋馬價亦不貲初至京師者駭歎瞻眙正如宋汴京春如紅錦堆中過人似靑羅幔裏行眞太平佳話也余見時目覩繁華至今入夢聞近年亦稍稍減舊觀矣蓋聖主游幸漸稀而鰲山之

殺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按文皇帝朝正用官妓至
宣德二年尚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擁蛾
眉爲娛則燈樓之盛尤爲奇豔士生斯世抑何多幸近
偶與黃貞甫談及官妓余謂若循唐宋及國初故事則
公輩眞神仙不如矣時黃以外吏詣部候考選乃振聲
曰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則曲中佳麗俱爲吏部科道所
據其與吾輩周旋必麻瞎跛禿之屬令人益不堪耳爲
之大噱○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元
宵夜名羣臣悉赴御苑觀燈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係
特恩非常例也

內府畜豹

世宗初年革內府鷹房諸鷹犬令放縱幾盡矣至嘉靖
八年鷹房內臣又以祖廟獻新奏請存留蓋以禋祀大
典嘗上仍豢其中也上嚴旨不許且命禮部查議獻
新時物以聞禮部言宗廟獻新及奉先殿歲薦品味不
過鹿雁兔豬鵝鴨雞等物載在會典掌之太常後因畜
有鷹犬或間以奉薦然非例也請一切罷之上納其言
遂依會典罷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張昇奏西苑
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廩二千八
百石占地十頃歲租七百金其實皆典守內臣侵牟請
量留勇士四十人餘還營差操仍令該監覈其奸利以
報上從之按內廷鳥獸之畜所費不貲舉一豹而他物
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見虎豹之檻者及牡牝白額之
在虎城者不可枚舉啗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樓

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
十酒樓於江東門外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
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
宴於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侑酒歌妓者蓋倣宋世
故事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最爲清朝佳事宴百官後

不數日定正蔡氏書傳上又命宴博士錢宰等於新成
酒樓各獻詩謝上大悅比書成賜書名曰書傳會通命
禮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觀蔡氏書傳日月星辰運行與
朱子詩傳不同及他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
遂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國
子致仕博士錢宰致仕助教靳權教授高讓等共二十
七人俱遣行人馳傳徵至上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
局翰林院禮遇諸儒甚厚至御製詩以賜命之厨和及
其歸又賜宴馳驛而還以修書鉅典而令之歌館爲歡
非開天聖人無此韻致但鄒季友者何人致勤高皇討

菲之衆至永樂二年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書專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爲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

太祖所建十樓尙有淸江石城樂民集賢四名而五樓則云輕煙淡粉梅妍柳翠而遺其一此史所未載者皆歌妓之藪也國初臨川人揭軌以舉明經至京宴南市樓有詩云詔出金錢送酒罏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則知不

第儒臣錫宴卽舉子亦叨聖賜高會其中矣今南市樓雖居六院之一而價在下中第爲商賈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狹邪不修職業爲左都御史顧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職迄今不改好事者以爲太平缺陷遠遜唐宋但唐以宜春教坊二地爲內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爲女優之類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學士亦得闌入教坊此僖宗以後事非盛世之得也惟藩鎭軍府例設酒糺以供宴享名曰營妓其知名者如薛濤劉采春之屬而京師則無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過州郡守倅應奉過客及佳節令辰侍觴侑酒與之狎者仍有厲禁如秦弱蘭之制使臣王宮花之誘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則顧佐一疏保全士人實多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樓而不知有十五樓因續建五樓其一偶失其名耳

安樂堂

禁城北安門外有安樂堂爲永樂十五年所建以處工匠之疾病者近來則與工匠無涉惟內臣卑秩無私宅可住無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卽徙入此中以待其殞且棺送淨樂堂焚化不欲以遺骼汚禁掖也其中或氣未絕稍能言動尙爲攤錢博塞之戲爭勝嘵嘵聞者

歎笑○內廷宮人無位號名秩而病故或以譴責死者其尸亦傳達安樂堂又轉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願焚者則瘞之地亦內中貴嬪所捨焚塚也

門官不避諱

今禁城北門名厚載卽元武門也相傳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廟諱上一字上下通稱不避又如今上皇貴妃鄭氏所居宮名曰翊坤宮上一字卽今上御名何以銀榜高懸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爲怪亦無一人議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淹九

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游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席地布飲都人名爲耍煙九意以爲火樹星橋市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東中稱爲淹九或云燕事闌珊未忍遽舍故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耆舊則云全眞道人邱元淸以是日就閹故名閹九邱初從黃得願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有司又以賢才薦爲御史矣上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眞儼然一嫗也後轉太常卿封三代歿於京師邱之事蹟甚著但自宮之日月不可

考然京師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眞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偉分曹而談出世之業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都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閹九之說亦似不妄全眞有南北二宗起於金海陵王中孚其後有譚馬邱劉之屬其教始盛大抵以收攝精氣爲主今并陽具去之不知何以求長生也京師自此日後冠紳閭閻尋春選勝繼以上塚踏青寶馬鈿車更番雜沓競出西關水邊林下壺榼無虛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漸歇矣○魏文帝典論云左慈到人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今觀邱元淸事則嚴峻不爲謬妄而魏文之論失之矣

風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父母撫愛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㚻奸㚻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

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姣首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illegible]從海神好尙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凍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僧達與之私款後欲逼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

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
兇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野獲編補遺卷三終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著述

經傳佚書

永樂中御史劉有年沅州人上儀禮逸經八篇上不省其後朝鮮國進箕子一部亦不收箕子在彼國今當尚存若儀禮則不可問矣二書無論眞僞當非漢以後人所辦今乾坤鑿度等贋書盛行何獨置二書不錄也近年癸巳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令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全書在倭宜詔取以補伏生之缺蓋祖宋時歐陽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語也時議以爲迂亦罷不行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年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鳥聲僞艷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人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諧也余少時曾與友人賭鈔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斝參嬌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拖逗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邵邵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顫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半守茲昝一日三秋背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悔求那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媟亦自有致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忠義錄

景泰元年山西天城衞令史賈斌上言漢唐宋俱用宦官馴致敗亡今宜法高祖事無大小必歸宸斷閹人不許竊柄臣於歷代忠義之臣撮其尤者爲忠義錄及特寵宦官附之乞刊布臣僚庶官者不得行其姦宄矣此奏蓋懲王振之亂也禮部尚書胡濙言斌語雖有理然

章聖皇帝臣鑑已行此書不必且斌擅自辭役宜押發回衞上從其言後斌不知所終濙素柔佞不足道然以景帝素抑宦官而不免爲濙所惑幾日可提哉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祖朱子綱目尊蜀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承祚三國志自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寧亦爲之敍其推許甚至間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

編葺成全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遠甚便用手做成器不特謝生之書非出獨見卽吳之舊本亦徒自苦耳至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竇如馬如袁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季雄之與漢不幸而他姓耳

唐之後存勗稱唐然雖虜而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昪則冒吳王恪之後也僭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幅相廟祿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獻異書

本朝讖緯之書皆有厲禁惟奇門六壬之屬人間多有之士大夫亦有篤好且奇驗者苦不得秘本眞傳徒以影響推測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開封府封邱縣民劉安壽進禁書其目曰五符太乙書一十冊景祐太乙書一十卷附渤金歌太乙新歷十品各二卷九宮大乙太乙人運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祐符應經六壬心鏡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帳賦玉律鈴法中黃五變經草裏尋針法訣心印諸賦大六壬斷訣雜六壬書東方朔射覆命書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術秘訣今不知內府尙存此等書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元修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天下法秘歸而駿進學士於是方士進大壽者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眞傳特授道錄司右演法勅還鄉已乞留靜虛觀爲上祈祝不許至四

十四年天壽又獻法秘二十三種上留覽終無他賞甚上是時已覺方術之不足信矣太祖時劉安壽進書亦不聞有賜賚亦竟罷歸去

玩具

瑪瑙

瑪瑙以西洋爲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紅者爲上紅白相間者爲纏絲品最下製爲酒杯者嘗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做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遍行天下其値不過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昔物聞出遼東宣

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上言嚴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illegible]封禁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之絕必更踊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艱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頗賤

書畫學

本朝列聖極重書畫文皇特眷雲間二沈度粲兄弟至直拜學士然其書不過元虁子山周伯琦饒介輩何不能敵宋景濂也畫學則宣宗篤嗜御筆當染傳世不少而憲宗孝宗尤精繪事人間不恆見耳又當時承制

待詔者僅僅林良呂紀之屬無能為聖藝役使之宋畫苑諸公不啻重儓矣宋制書畫二學俱令習說文爾雅方言等書并論語孟子又各占一大經書以篆隸草三體隸法又以虞褚歐陽楷體為宗畫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人主時出新意校試以第其上下至出身畧與算學同以故宋世書畫遠非本朝可企萬一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講究及此

秦璽始末

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臺通事闊闊朮告太師國王木黎華之孫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眞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降沛公傳至孺子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為其所有盆子奉璽降於光武至董卓等作亂掌者投於井中孫堅得之袁術奪之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得獻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在懷帝遇害璽歸劉聰傳曜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冉閔得其將軍蔣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尚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

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后奉璽歸唐後朱溫篡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得之以獻至徽宗為金所虜寶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泰天順三朝虜酋挾以自誇稱欲進獻者俱此說今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為秦寶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右魏讀自左秦璽已不在魏矣晉人自刻璽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者皆偽也

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郗恢傳侯
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以誤爲秦物而
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
齊梁陳而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
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倣唐太
宗舊文爲之此石晉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物
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府
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何要又曰梁臺城之破
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匿之投於棲霞寺井中僧
永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璽上不云入

於高齊也又云隋江東之禍爲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
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蕭后
以攜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內難寶爲火灼文字訛缺
清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然則秦璽之厄正
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
得所售者又何物也況秦初刻時既以爲趙璧則卞和
所寶藺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玉
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制如魚龍鳳鳥之狀
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直云始皇刻
藍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

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至晉謝尚所得正與藍
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故李心傳
斷以爲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
其勢爲摹印之祖則又似眞秦制非典午時所辨矣然
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毁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
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
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都皆魏
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塚故智李心傳所云秦璽不在
魏又屬臆說且并晉書所紀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璽上
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非石璽明甚楊桓

何所據而定以爲傳國璽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
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妾吉烈氏于長
成宗於即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
永昌何耶況秦璽爲漢元后所擲已缺一角今明傳者
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
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寶其文云
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倣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
開運間獻於契丹者果屬何璽耶今但就近世驗之後
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眞所獻傳國寶遂即大位不三年
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大

下遂亂元世祖亦即以得璽之年朔於大都矣則阿魯台也先帖擭竊紛紛不旋踵著僇設使眞爲趙璧亦非嘉瑞宜聖明之無取也○漢元后之擲璽也已目爲亡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沒於劉石北人珍之至稱東晉諸帝爲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至若郗恢所得西燕之璽傳之蕭梁爲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入隋文帝命爲傳國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眞璽然謂秦寶爲後世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爲第一而秦璽次之隋

亡竇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爲元符以昭神貺蔡京請以五月朔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爲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遺貲徐慶等奉傳國璽納降於伯顏伯顏即遣囊加歹獻於世祖則拾得所收與阿魯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時物也

楊桓所考首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脗合其說頗矣然當時冉閔太子智獻晉求救都督戴施馳先入者其文乃爲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間郗恢再得於西燕者無異然與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爲合之一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孝武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故後劉裕入關上之晉恭帝者始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李斯傳但知駁晉三次得璽之非眞而忘云郗恢所獻文如秦璽文矣紀魏太武鑿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終不

謂哲宗所受爲眞若楊桓曲論後唐潞王焚璽之非遂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傳會以實其事以啟亡元遺種猶得珍爲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謬又不始此也後趙石虎克上邽時既得劉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强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自有兩璽前燕慕容儁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矣而儁又自謂獲傳國璽爲閔后董氏所獻封之爲奉璽君因僭即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據一璽爲重及後秦姚萇之擒符堅索其傳國璽堅怒叱之以璽送晉爲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北齊天

保三年得璽於李衛以爲即永和間冉智歸之晉者然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合恭高氏君間劉石得於永嘉者眞爲秦物以此璽屬之其説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璽然所實用者果爲誰尙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祖所治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璽自云其師得於僞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啓二年在蜀僖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命楊涉奉以入汴朱温末年付朱友文妻及朱友貞將汴鄭珏請懷以詣降唐軍者

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陽枋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璽者爲金虜去元時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離不敗遼主於應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尙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璽同燼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并璽一炬爲眞爲僞漫無證佐況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尙功符本璽文尙有三種即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爲秦物況恭酪胡奴可貴以博古耶○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

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僧施楊桓所云王恭校尉乃姚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況公賓就得璽以與王獻獻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詣宛上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遼興宗重熙十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八字爲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桑乾河因以失國得非讖耶

印章

古來印章俱用銅王者璽用玉次則王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貲唐人自名與字之外

始有堂室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非銀印自魏晉間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璽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將相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爲文房之玩溫栗雅潤遂冠千古

諧謔

兵法用烟

宋相江應昌侍郎經略朝鮮命將士積草發烟以禦倭奴衆謂此等兵法古不經見聞之先生云此法不載六韜三略僅於孟子見之坐客駭問故則徐曰首篇即

有之矣不日齊人伐燕勝之乎一坐絕倒

嗤鄙

大臣異服

馬尾裙者不知所起獨盛行於成化年間云來自朝鮮國其始閣臣萬安服之旣而六卿張悅輩俱效之獨禮部尙書周洪謨至重服二腰尤爲怪事萬眉州亦何足責如洪謨素以理學自命哆口談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況司風化重寄何以示四方耶適彈射直至宏治初元始去位亦覥顏甚矣似此服妖與雉頭裘集翠裘何異今中國已絕無之向在都見高麗陪臣出

館袍帶之下褶四張蓬然可笑意其尙服此裙耶

傲人自傲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秃子之秃字若爲寫僧應聲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士爲屈服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蓮第出勞木工因誚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綵絹爲汝製幞褁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幞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花蔚宗之謗竟慚恧不能對

釋道

道家兩府

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兩府之目謂其尊貴如中書省樞密院也然林靈素署銜不過曰大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其官稱本與朝士爰異而侍宸視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於眞人之外加至少師兼少傅少保並拜三孤帶禮部尙書封恭誠伯則文武極品矣林靈素尙守本敎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既比執政受京堂蔭矣至仇鸞死後敢僇仲文亦以元功蔭次子世昌爲國子生其義何居○陶仲文先拜眞人卽

封父母并妻給誥命益用龍虎山張氏故事而其妻封誥乃得一品夫人不稱元君又張氏所不敢望

道官封爵

太祖旣封張正常爲大眞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宇初又襲職封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眞人仁宗封劉淵然爲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演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眞人而弇州異典謨以爲宣德間事又封道士沈道寧爲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淸淨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尙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嗣教淸虛沖素光祖演道崇虛守

淨洞元眞人張宇淸爲大眞人領天下道教嗣宇淸以劉淵然已爲大眞人意欲與之並上不得已勉從之且示訓於其號中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爲正一嗣教崇修至道演法眞人周思得爲履和養素高士恭道教之崇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矣

番僧封爵

永樂三年賜尙師哈立麻法王佛號十年又賜其徒尙師昆澤思巴法王佛號弇州紀之異典矣而不知宣宗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尙書胡濙同成國

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巴失爲萬行妙明眞如上勝淸淨般若宏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蓋又不待成化年間之尙師劄巴堅參與領占竹𧑅矣且宗伯掌文學而下行賛御之役其品安在哉

眞君進爵

成化二十二年進封二徐眞君爲金玉二闕上帝上命少傅大學士萬安往靈濟宮致祭太常寺請祭薦用素饌今既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賖誕辰用太牢餘如舊迄宏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學士李東陽祭靈濟宮少師劉健等言二徐之廟建於石晉時二人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不當使輔臣往祭時武宗初卽位乃改命太常寺官若劉晦菴者可以言禮矣彼萬文康者其柔佞倍於胡忠安以預遣爲幸要之釋道二家均不足煩閣部大臣也○按永樂十五年加封徐知證徐知諤二眞君曰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淸微洞元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眞君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高明宏靜沖湛妙應仁惠護國佑民隆福洪恩眞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號則僅十八字猶雖崇而徽稱減矣宏治初年追褫帝號仍稱眞君

廢佛氏

除佛之禁莫酷於元魏太武帝時用崔浩言盡誅沙門焚毀經像下令人間不出沙門者門誅浩至以妻所誦經投厠中不三年而浩受誅至夷三族其得禍亦最酷次則唐武宗會昌中用李德裕議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不一年而德裕貶朱崖以死次則周顯德中毀天下寺院三萬三百有奇僧四萬二千尼萬八千而江浙湖廣與越并晉不與焉并毀佛銅像鑄錢又次則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爲大覺金仙佛寺爲神霄宮僧加冠簪爲德士其事皆徽

宗獨斷法師永道一疏歷陳往事以諫不從剃配道州
京附會將順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媒進又於合方
士王仔昔者黑幘頭鐵簡以取寵由然與林靈素為深
訛其罪在蔡故周世宗用師幽州疽發於前旋軍而殂
道君北遷終死沙漠而蔡京僅貶死潭州豈大端獨答
於帝王焉本朝嘉靖十五年上以敕毀禁中大善佛殿
址建太后宮交禮部尚書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
頭佛牙等乃建議請敕有司俱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
惑上曰今雖毀之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承所以永除
之於是言復議投之火上從之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

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燔之通衢
此舉皆夏一人力主之亦越十年夏坐法死西市竟無
後豈真竺乾氏能為祟耶抑數之偶合也

劄巴堅參

據憲宗史劄巴堅參外同時封者有劄實巴為清修正
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領
南堅參為靜修宏善國師端竹也失為淨慈普濟國師
俱賜誥命而俱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擬於王者出
入乘金棍輿衛士以金吾仗前導達官奔不避路令入
大內誦經咒散花米贊吉祥日給大官酒饌牲餼者再
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跪拜俱坐受法王等皆有牒
至數十字者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兒法也元順帝以
此寵信淫禿致亂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聖上
然元時所封以西天佛子為貴極今以為第二等號所
稱法王者直呼曰佛即於彼教亦僭紊極矣幸逃顯戮
至孝宗而仍還京師豈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譯為大喜
樂耶

二徐真君之始

今都城靈濟宮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溫子知證知諤初
祀於福建之會城名洪恩靈濟宮我成祖永樂十五年

聖躬不豫或云神靈異旋禱之而效又云夢授靈藥因
並封為金闕玉闕真人立廟京師賜額如閩中次年加
封真君正統初又加為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
年加伯號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
上帝號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宏淨上
帝先已有四時皮弁冠大紅雲龍服至是又加平天冠
明黃羅紵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悲聖帝其他在京
同時更換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內官入閩賚送如京師
至宏治元年禮部尚書倪岳疏正祀典廢諸淫祀他神
俱已得旨惟二真人僅革帝號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

六年一次差官不藎革也成化末年濫典俱李孜省鄧
常恩輩爲之倪岳後毅然奏革孝宗斷然力行足光新
政但福建之祀謂二徐提兵平福建閩人德之圖像以
祀至宋而賜今額按徐氏專政時全閩尙爲王延鈞所
據至王曦遇弑延政亂閩南唐遣查文徽邊鎬等入閩
取其地尋爲留從效所據而福州入於吳越錢氏是時
李昪篡位已沒其子璟嗣位二徐足跡何由涉閩境也
則不但本朝祀典爲不經并宋時君臣於近代事亦昧
昧矣

薩王二眞君之始

國朝永樂間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師以王靈官法降
體附神所謂靈官者爲王樞火府天將在宋徽宗時先
從天師張繼先及林靈素等傳道法又從師蜀人薩眞
君諱堅者學符術因請於上建天將廟於禁城之西宣
德間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
隆恩眞君成化年間改觀曰宮又加顯靈二字每年四
季遷換袍服焚化如靈濟宮而珠玉錦繡歲費千數萬
焉按元人雜劇有薩眞人夜斷碧桃花者蓋屬此在上
靈官今神廟俱有之若武當山則處處皆是如釋氏之
伽藍不知何以獨顯於都城乃爾此二宮者俱在京師
於隅雉塍軒敞不下宮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顧寂
寂無聞豈神之廟食亦有數歟

張天師之始

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於漢光武十年居吳之天目
山以符水治病靈帝永壽元年白日上昇年百二十歲
唐天寶七年册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
宋熙寧中加輔元二字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眞君
子孫相傳以至於今東晉王獻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
後魏寇謙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宋相沿皆有宋眞宗
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立授籙

院及上淸觀蠲其時崇奉天書故有天師之稱胡元至
元十三年始命張氏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天
師演道靈應沖和眞人遂眞拜天師至於今俚俗相傳
猶循此稱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師之號封
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眞人
秩二品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復眞人
其中有故一時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孫赴吏部承襲
時必青衣小帽進驗封司門報道士進來叩四頭司官
坐受至襲號見部始加禮貌○洪邁云徽宗政和間張
氏三十代孫虛靜天師治同州白蛇事最異至宣和二

年又治蔡京孫媳被魅更爲靈怪後知汴京將亂潛歸鄉尸解去復隱峨眉山蜀人時見之虛靜平生不娶遂無嗣以族緒其後蓋其嫡派自北宋已絕宜其法之無傳也

眞人張元吉

天順元年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妙契元機宏悟大眞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進封爲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怏樂清淨元同大眞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沖靜元君賜以誥命至天順八年憲宗卽位又疏請加封號且請改母封爲太夫人并乞加六字爲號吏部執奏云無故事上曲從之改封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宏化妙應大眞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貞淑太元君獨不封太夫人耳至成化五年元吉殺人事發其死者皆下私獄幽暗慘酷或縊之或囊沙壓之或縛投深淵凡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强奪良人婦女詐取平人財物不可計數上命械至京庭鞫之具服刑部擬凌遲處死流其妻子黨與絕其廕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監候待誅刑科都給事中毛宏等執奏云元吉於十惡之內干犯數條爲一死於獄中全其首領無以洩神人之憤乞仰押赴市誅之

上命仍監候未幾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肅衛又以母老乞恩復命還家竟死牖下其子元慶仍得嗣爲眞人又傳至嗣孫張永緒荒淫不檢死無嫡子爲吏部主事郭諫臣所奏不當復襲江西守臣又言張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永裁革禮部覆奏請革封號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改鑄提點印上從之其後復襲眞人卽以國祥嗣爵其人時時入朝京師頻留主齋醮與其子爲狎邪之遊各買樂婦爲姬妾至今遨游諸貴戚間飲博詼謔之外他無所解

神仙

神名誤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余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成貿首仇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僞名於關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誥余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踰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禨祥

黃衣人歌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於建昌至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訖不見溥遣人來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細按其語龍蟠虎踞本金陵舊語赤帝爲漢而漢高祖以乙未稱漢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帥府用李善長汪廣洋等爲僚屬與蕭曹正同六朝之祚訖於陳後主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復爲正統都城至太祖

始定鼎恰七百八十年比文皇靖難師入則距陳亡時八百十三年正所云八百終而王氣復者文皇即位已決都燕之計重華紹唐正合二祖堯舜相傳故事蓋於兩朝開緒靡弗合者意黃衣者固即周顛仙張三丰之前茅而陳希夷邵堯夫劉秉忠輩之後身也因附史僭爲解之

宮殿被災

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八日庚子三殿災正統十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宮殿災宏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兩宮災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二十六年丁巳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門并三殿午門災嘉靖四十年辛酉十一月萬壽宮災萬歷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九丙子南宮災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日戊寅三殿災其年月支干俱巳酉午戌及丙丁戊辛說者以爲此天道實爲之竊不敢謂然今按宮殿被災惟世宗丁巳與今上丙申丁酉尤爲酷烈前殿正殿雖燬而外門尚存若非大慶及朔望升殿尚可御門及常朝之禮今禁廷一望俱爲瓦礫之塲殊非全盛景象雖天心示儆或者聖主心固與天通耶今一切大禮俱改行於文華殿偪窄

淺隘大損觀瞻憶嘉靖丁巳之災至壬戌年巳落成相去僅五六年今礦稅流毒遍滿區宇動以三殿兩宮大工爲辭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變

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爲清明節節後三日辰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直至午未間始開朗後至隆慶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日驟寒如窮冬至晚大風雪京師城內九門凡凍死者一百七十餘人崇文門下肩輿中婦人并所抱孩子俱僵死并輿夫二人

亦仆俄亦偃踞不復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
異事不知徵驗何屬

聖主徵應

孝宗初在東宮以萬貴妃相阨日在危疑値成化二十
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時
大震戌時又震五日丑時又震十三十四日又各震一
次十九日震二次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此青宮不安之
象憲宗大悟立命選婚儲位從此益安至宏治十八年
春朝鐘新成其鈕忽絶奉天門寶座之石忽自裂至五
月初九日上已大漸忽黃霧四塞加以大風咫尺不辨

午後上遂升遐蓋龍潛之年與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
至風霧各著靈異如此宜其列聖中第一聖也

婦人鬚

婦人有鬚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媼朱氏元則順
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鬚尺餘
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
生鬚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鬚人呼爲三鬚
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閒廣陽郡王童貫頷下
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
必藏假鬚以令其衆益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陳耳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
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
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
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各齊生非男北齊隴
漳合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虜所傷皆是也
本朝藩王則瀋王英燿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
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天隱宦無嗣
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賜宮
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

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
玉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
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睪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
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絶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
下蠶室故事此馮開之祭酒及予中甫比部者王與柯
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
託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
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吾王濟煽亂
腐刑爲郕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貸寵一時其宦績
竟與司馬遷無異却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

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嬖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虜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行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之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余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間吳興王濟者曰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在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

爲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非目覩者斷不可臆斷。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並蒂瓜

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獻二瓜俱同蒂禮部尙書陶凱奏曰句容上祖鄉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上日草木之瑞如嘉禾並穗連理合歡兩歧之麥同蒂之瓜皆是只歸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但賜其民錢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姓名按其民爲張觀產瓜未幾兄弟坐事并斬於市太祖之卓識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同駢戮之象歟近日民間池塘開並頭蓮者俱非吉徵如嘉靖九年楊石淙相公家弁丁卯橋及他莊三處開蓮俱作並頭人以爲名還吉兆秋八月楊以疽背卒且予所見開並蒂蓮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楊也又頃甲辰歲湖廣撫臺署中池內有蓮一莖開七花楚中士人盛爲詩歌美之是年撫臣趙寧宇遷尙書人以爲瑞蓮休徵至閏九月有宗室之變趙竟以非命去蓮瑞亦僅數月耳○嘉靖十年曲周縣產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縣丞侯廷訓繪圖以獻上奇之以示禮部以爲本支繁

衍之兆上親獻內殿時前星尙未耀也踰年而生哀冲太子然彌月後即薨安見其瑞耶

致大鳥

後漢楊震以忤嬖倖死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此忠直所致至震孫奇爲侍中靈帝問曰朕何如桓帝奇對以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曰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此不過忿極之言乃於楊斛山驗之斛山名爵嘉靖間爲御史時方以言爲諱爵抗疏指上過擧語甚切直下獄拷掠無完膚瀕死者數次救爵者周天佐至不勝楚毒死爵錮獄久忽遇赦放

還抵家前一夕復捕至仍錮之前後在錦衣獄七年始赦歸未幾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果卒爵爲陝西之富平人豈關西苗裔耶何其亦致大鳥也漢靈之爲靈其言乃驗於千載後亦異矣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人尚以未得諡爲歎近已謚忠介矣

鬼怪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眞人在都面請手書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投瓦石甚擲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姓善所得重搆華麗以餽吏部侍郎徐檢菴侍郎先與先人比隣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破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戕則亟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第密邇告先人云迎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果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土司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到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噬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人中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爲彼所食甚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熱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於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於拜塚俟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僰夷以音相近訛耳○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斯○按閩神記

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夷兵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嘉靖間倭警調陽麻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其用頃救朝鮮又赦播州楊應龍之罪調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之亂亦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剿一路聚刼人不能堪流賊

戲謂我民曰吾輩來不過為汝梳彼土司兵乃為汝鎞矣蓋詆其搜刮之愈密也○應龍播州宣慰司

土司文職

本朝設土司除知府知州知縣俱文職其品秩一如流官此外夷官則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俱為文官屬吏部文選司除授是宜竟為左列矣然查會典則又不然戶部所開州縣凡宣慰司三從四川之播州屬焉四川宣撫司三一屬戶部二屬兵部長官十六司屬戶廿九司又屬兵何也至雲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徼外即朝貢亦不盡如期而亦收之戶部版圖中抑異矣至若湖廣一省則永順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撫九安撫及諸長官司又俱隸兵部無一入戶曹者而貴州宣慰一司則又屬戶部矣似此職掌分裂當以守土受軍民者與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為文臣何以俱屬都司鈐轄又如雲南之瀾滄軍民指揮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統浪蕖州文官耶此皆官制之紊當議者且宣慰司雖從三品文職終是夷人嘉靖末年以獻大木功加永順致仕宣慰彭明輔為都指揮使則文而以武優之是矣其子彭翼南先以俘功加右參政至是又加雲南右布政使遂躋藩臣極品皆正德

間加播州宣慰使楊域為四川按察使是以綱紀重臣下領夷酋抑更異矣

緬甸盛衰始末

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撣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卽大秦國也唐謂之驃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征服之大德中封為緬國王其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勝衛西南千餘里其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為媚藥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值至數百金中國珍為異寶男子

善浮水縮髻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髻縮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爲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諭脩稱爲緬國二十九年始内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答遣使郎尋賽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阻遏貢道爲辭上優詔答之爲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緬塔爲宣慰使未幾羅塔加兵孟養殺其宣慰刀木旦事聞上嚴論之始以地歸孟養五年又遵父遺命從其弟馬者速所轄地其弟來訴上又鐫戒令還弟貧產不聽既而木邦

宣慰罕賓法代孟養報仇破緬城寨二十餘處獲其象馬諸物以獻上受之時永樂十一年也其後入貢屢愆期朝廷亦不深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所殺至宣德五年緬甸宣慰莽得剌貢方物蓋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爲姓宣德八年莽得剌欲殺東倘長官其子入奏得剌又奏木邦宣慰罕門法入境朝廷兩解之正統元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養及緬甸欲盡有其地雲南總兵沐晟奏之上命計議撫捕蓋麓川之征張本於此矣正統三年大征麓川命上官協剿至七年任發大敗走過金沙江緬甸宣慰男卜剌浪馬哈省速剌

以兵夾攻任發走入緬爲莽得剌所得因之阿瓦城奏請并其子思機法械送仍要中國分以麓川故地雲南屢檄往取未發至十年十二月以兵臨之以地賂之始以任發副千戶王政殺之函首入獻爭機法又索其孥二年緬人入麓川又執思機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獻俘於朝自是麓川與緬世爲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遺孽思陸發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養據其地又取緬甸之聽蓋等城緬甸遂微弱不振宏治元年緬甸宣慰卜剌浪奏成化間蒙給金牌信符不戒於火乞并批文底簿及勘合給賜詔如其請進貢頭目奏此行路經孟養恐

爲思陸發所阻乞官兵護送上又許之至嘉靖五年孟養夷酋思倫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無算遂與木邦酋罕列瓜分其地詔遣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紀歲竟爲孟養及孟密土酋思真所殺其幼子名瑞體者本名噠喇避思倫難奔洞吾且二十餘年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衆夷絕其道路二夷皆死瑞體有其地緬自此復盛瑞體已并有古喇因以兵脅服鄰國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養八百老撾於是緬勢益張卽木邦先以征緬功受賞搆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於緬反爲嚮導以

境中國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酋思眞與其子思
漢相繼死嫡庶爭立境內大亂莽喇爲報父仇乃納思
漢之次子思琢爲壻遣孟密教以纂國奪其兄思宋印
因假道以攻孟養迤西諸夷必盡復世仇而後已會所
遣將卓吉爲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大怒自將征之生
擒別混父子於是威振諸夷隴川千崖南甸三土司亦
聽其役屬矣隆慶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殺其主
多士寧投緬至萬曆四年緬遂大舉入寇攻迤西至裏
南副使羅汝芳拒却之至七年緬兵破迤西據有其地
至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千崖宣撫司執土婦罕氏以去

未幾緬酋莽瑞體病死體生時値大雪惟瑞屋上獨無
夜居室燁燁有光及長沈鷙狡譎善用兵信賞必罰故
千然亡命拓地萬里滇爲之儆既死子應裏嗣亦凡險
詐有謀畧瑞體在上開疆多賴其力十一年緬酋莽應
裏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掠
無算命以劉綎爲游擊將軍鄧子龍爲參將會諸夷兵
共擊大破之俘岳鳳至京寸磔之應裏遁去十五年緬
酋應裏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合騰兵備李材整
破之復二城時劉綎鄧子龍功居多至十八年緬入孟
養二十年緬入蠻莫鄧子龍擊却二十一年緬又入蠻莫

破等練城與投緬叛夷猛卯多俺諸酋首分道入寇巡
撫陳用賓廣南知府潘文昌議於騰衝築關城凡八以
防緬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將多俺斬之川賓復傲局
國暹羅同攻緬暹羅陽諾之然畏緬不敢加兵也二十
三年應裏託孟璉孟艮二土司僞請納欵朝議許之比
差官賞銀幣以往旣至境託詞不受其僞慢不恭在此
至二十七年緬攻孟養三十年緬又攻蠻莫土官思政
敗奔內地緬以重兵入滇索之撫臣大懼斬思政首畀
之緬乃益驕三十一年緬酋雍罕始遣使欵貢滇守益
應裏子三十四年緬酋阿瓦攻陷木邦宣慰司我軍不

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宣慰司復盡爲緬所陷而廟堂置
不問矣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
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爲西
南第一逋逃藪識者憂之按瑞體初年衆無一旅寄食
異邦奮臂一呼修復舊業轉弱爲强蠶食殊鄰威行錫
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拙元昊哉應裏少有父風用奇
制勝益闢故封雲南自此虛耗矣此父子者雖聖朝之
猰貐亦酋豪之駃騠也雲南所統自府州縣外被聲教
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剌請安
三慰久爲緬所奪滇中可以調遣者惟車里等五夷非

緬甸爲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盡入緬輿圖中他時南中倘有徵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竺之李宓全軍俱覆非前車耶迤西者蓋俗名寶孟養宣慰司也世世爲刀姓正統間爲麓川所侵奪訴於朝王驥因而三出師追思任走匿朝議以孟養故地賂緬人緬始以思任獻既而思陸復取孟養土私據之於是孟養宣慰司不復在屬國之列矣宏治初例繳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志存事亦誤給孟養於是思氏遂自立爲酋長屢請復稱宣慰朝廷不許然與緬爲世仇自緬再盛無歲不攻之亦互有勝

負至萬曆十三年始許降稱孟養長官司按麓川之滅兆於孟養之入訴其酋父子相繼存斧鑕矣彼思陸者以逆子逋誅潛復舊起復父祖仇恥反奪其地據爲已有雖故封失守而取償於仇鄰再領民社者又將二百年思氏之有後亦何減莽瑞體哉是皆未可以夷裔忽之也○孟養舊名蒙様

六慰

雲南徼外土官以永樂二年給銅鑄信符又給勘合如外國蓋例外得之者僅六宣慰司曰車里曰木邦曰緬甸曰麓川平緬曰八百大甸曰老撾視他宣慰加重初四夷館通事僅譯外國惟緬甸亦設數名其後八百亦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差人俱稱頭目惟木邦及緬甸凡有附孟及招綱等各孟養司又有招入俱夷稱本朝亦因其俗不以華言釐正館中譯字官於是失職矣

大古喇

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爲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所存極重古喇水爲眞龍涎之亞其價超蘇合油薔薇露加倍即其國所產耶又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有

蕎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聖俞春雪詩眞賞玩也其地即古喇亦名古剌錦殆謂是歟自嘉靖中葉見吞於緬久不入貢矣薔薇露夷言爲阿剌吉今中國人能僞爲之然其芬馥減眞者遠矣永樂四年大古剌土酋潑的浪那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剌爲長官司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壻跌倒怕莽入貢此後不復再見

老撾之始

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裳氏之國自周後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爲

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
尙二千餘里爲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爲天王盖天王
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竊意媼公何等聲教越裳已列
王會何獨吝錫氏耶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天朝使
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絶不生女亦
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歷二十六年遣使入貢
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
近聞亦入於緬矣宣德十年老撾宣慰司遣使刀胱掌
入貢景泰元年宣慰刀線歹死其子板雅蘭掌若襲職
宏治十二年老撾土舍招攬章遣使入貢并請金牌信

符嘉靖九年老撾宣慰招攬章上疏言安南事狀嘉靖
四十四年老撾宣慰怕雅簡章獻馴象然終不曉其何
姓

老撾反覆

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人護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胡季犛胡查父子簒逆之罪請
上弔伐上命納而廩之未幾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
使者識其故王孫皆下拜感泣則老撾實能於交阯與
滅繼絶其加意鄰邦甚厚及天平歸國胡查兵殺之上
大怒興師南征邊臣又奏老撾刀線歹與安南交通上
賜勅責讓何也及交阯黎利第三次反逆時爲宣德二
年南征大帥安遠侯柳升卒於軍保定侯梁銘戰死王
師大衂黎利又上表請降云陳氏有陳暠者爲故王陳
日烇三世嫡孫竄身老撾者二十年欲立之以中國
上許之命罷兵則老撾又再造安南人也陳暠既立已
入貢奉矣宣德三年四月雲南總兵沐晟復奏刀線歹
協助交阯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閱月而黎利以
本年正月陳暠病死上告矣上以師老兵疲遂棄交阯
布政司以黎利權署國事然則老撾反覆狡猾始終與
胡氏黎氏朋比以侮天朝眞夷酋中之窮奇檮杌也朝

議既棄安南交人益肆舉兵侵老撾竟欲郡縣之不意
爲老撾所敗喪失無算正統間又舉兵攻老撾殺其宣
慰板雅簡章八百夷來援安南又敗歸於是與交阯仇
不解矣

夷酋三公

夷酋得王號者如瓦剌之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
安樂王禿孛羅至近日北虜順義王俺答之屬皆以穹
秩羈縻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於朝得授王
爵最爲異典然自永樂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蓋官秩
之不輕畀如此惟永樂十一年封韃靼夷酋阿魯台爲

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則直拜三公且勲階與在朝文武同號最為殊寵又賜以誥命金印金盔鞍馬文綺羢錦又封其母為和寧太夫人妻為和寧王夫人俱有賜誥是時文皇方將討瓦剌故褒賞以攜其交至永樂二十年脅台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後宣德間為瓦剌所殺蓋負上恩寵敢逞螳臂卒致屠滅而忠富貴考終一如勳舊順逆之報不爽矣

土教官

土官以文職居任與流官同稱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職必用朝廷除授蓋以文學非守令比也惟宣德

間有選貢李源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人入監宣撫蘇奏本司生員俱土獠朝家所授言語不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事例授源教職上允之命源為本司訓導蓋是時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縣學儒生王稽為本縣訓導則王文端 直 子也時文端正任禮部侍郎在內閣亦宣德年事則異甚矣又土官之設惟雲貴川湖及廣西而廣東瓊州府亦間有撫黎之土縣佐若內地則絕無惟江西贛州府安遠縣信豐縣會昌縣內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員土副巡檢一員以土人李梅五等為之亦宣德間事從巡撫侍郎趙新之言也又成宏間贛州之龍南縣又設土官主簿一員則不憶何年開容再考○成化間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有土官知縣姜鑑又永樂三年秋七月刑部都給事中楊宏升陝西左布政使宏西安人疏辭不允則土人任本處藩伯其後以兵事拜督撫隸本土者蓋不可勝紀矣

土官承襲

武官襲替例有貲為憑其紀載生時鄰佑及收生婦人甚詳蓋防異姓假冒及乞養之溷也近世作僞者多憑空揑造苟得金錢兵部武選司吏胥概為准行誰詰奸弊可恨然仗此為隄防稍杜爭競至於土官則全憑宗

支一圖為據今惟雲南布政司貯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襲替最便而貴州廣西諸土官竟自以所藏譜牒上請以致彼此紛爭累年不決稱兵構難而不肯監司又借以收漁人之利此最大弊事

外國

華人夷官

弇州紀琉球國相程復以饒州人為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歸故鄉許之命以相國兼長史賜四品服以為奇事然正統元年更有爪哇國入貢使臣名財富八致滿榮者自稱福建龍溪縣人姓洪名茂仔取魚

爲業被倭虜去逃至爪哇爲改今名遣充使進方物今乞復業上命給口粮脚力送還其家正堪與程復作對時爪哇同遣使臣名郭信其國王名揚惟西沙上賜特勅具海船遣回并以永樂間眞臈等十一國貢使附之同行至正統三年爪哇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貝奏臣等俱福建龍溪人因漁飄墮其國今殷欲與家屬同來者還鄉用良文旦欲歸祭祖造祠堂仍還其國上命殷冠帶還鄉閒住用良文旦但許祭祖恭接洪茂仔例也宏治十年又暹羅國通事奈羅自言爲福建清流縣人因渡海飄至其國今使回便道乞展墓歸國許之至正德間鄞人宋素卿爲日本國王壻更異矣○成化十三年暹羅使臣坤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入貢其名美亞者汀州士人謝文彬也官拜岳坤郎中華學士

外夷誇誕

小說載仙居落成稱淸寧幾千幾百幾十年此齊諧虛初之說與道經所云赤明開皇諸年號相類非實有其事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餘年然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國入貢其移文乃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爲一姓與否亦難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也先誇國寶

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弒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書朝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末稱天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凡受天命已得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且致意於太上皇帝帝加禮宴賚答書削稱爲瓦剌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爲嫚書幾同敵國然尙不言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孛來與阿哈剌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眞即眞亦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虜自此必析此後不敢復言進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台曰爾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主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爲寶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脫忽歹等回特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台方强盛故峻詞折之至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殺魯台得其玉璽遣使朝貢

請獻之上報曰王克紹先志遣入進馬具見勤誠稽
阿魯台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王意然前代傳
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
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

奉使伏節

工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
留撒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永樂五年始遣使臣送還
安等因言元帖木兒駙馬已死哈里嗣之仍帖木兒之
孫上乃命發使往祭而賜哈里璽書銀幣安等僅以原
官改禮科其賞比之蘇屬國更薄是時胡文穆黃文簡

西楊東楊在政府蹇忠定爲冢宰皆建文故臣豈愧見
伏節之士故有意抑之耶○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馬
兒罕遣使奉表貢馬二百疋其表中頌上聖德光明廣
大昭若天鏡又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
然光明蓋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明光徹照之可
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答之但其國本古罽
賓國與蒙古道里隔絕何以知彼國駙馬事且既向化
歸誠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觀周王孫睦
㮮爲安傳乃云安奉使時負長諷安使降安叱之因留
虜廷凡十三年備嘗艱苦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并
獻名馬珠玉以謝歸時以老病乞骸上賜一品服致仕
仍月給米十二石夫入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
葬據此則安之寵數厚矣然考之晉襄敏榮所爲傳安
西游勝覽詩卷序則殊不然安字志道世爲中州名家
太祖方懷遠人乃遣安往使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二
千餘里至哈迷哩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高昌又西
行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
兒罕其主與羣下驕倨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
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魯諸
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反其國以終不爲屈羈不遣至

其主死始得還蒙給祿免朝又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
國皆入貢獅子名馬珍寶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
養因不復遠出遣使戶部侍郎王綸送安祭掃戶口公
竣事還朝文皇屢加賞賜第東華門外宣德二年追崇
先考封母安人許歸祭掃是安歸後又仕宦出使二十
餘年初未嘗告老並無一品服大夫之賜死後亦不聞
賜祭葬也睦㮮過侈其鄉人近陳眉公又因其說而筆
之未及詳考耳

奉使被議

累朝以奉使被譴者不勝紀即今上己卯以後東西兵

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職得罪初火命投於西北主用廷議遣侍從有時名者閱視九邊楚中周二爵宏禴以尙寶少卿兼御史使寧夏事竣擢副總兵時拜可爲大將軍拜本降虜以善戰知名次年領兵殺撫臣以叛推拜爲主朝議責周不能先事發覺謫爲典史甲午年關白事興行人司晉臺憲奉使遼東司中州人負氣而躁妄自許大爲撫臣趙楫所怒盡發其受將領賂遺至■追沒其參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職方主事丁元甫應本以簡命贊畫遼左與督臣邢少保不咸時給事中澤州人徐涵碧觀瀾奉使勘功至則與丁協力傾在事諸文武軍中數十萬人皆切齒恨之遂爲朝鮮人所訐至揭榜指涵碧爲天朝賊臣約日殺之丁徐俱棄使事逃歸己亥大計諸京員徐坐浮躁斥除去此數君俱才諝著聞以出疆僨事一時同入廢籍且近在七八年間皆一蹶不復振云同時使日本者有臨淮侯應襄李宗城亦爲沈惟敬所紿盡棄其節印宵遁歸坐斬繫獄後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紀也

野獲編補遺卷四終